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二六・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卷十九至卷三十六）

〔明〕焦竑輯

……

1911.11.19
261116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

詹事府二

春坊庶子

鄒緝

周旋

童承叙

諭德

林誌

趙琬

沈燕

屠應埈

中允

李貫

林長懋

廖道南

李學詩

陳謹

贊善

李希顏

陳濟

周述

張大瑞

王祖嫡

黎恬

劉戩

倫文叙

張元朴

趙文

景賜

孫紹祖

秦鳴夏

王汝玉

梁濟

陳完

徐善述

羅洪先

司直

汪敝

司經局洗馬

尹襄

楊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全校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

左春坊左庶子鄒公緝傳

黃佐

鄒緝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幼力學博極羣書為文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筮仕星子縣學教諭革除年間用薦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紳友善皆能敦行以率諸生 成祖初即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左中允國子闕祭酒屢奉 命署監事永樂庚子北京行部鄉試借侍講王英為考試官警校精覆多得名士秩滿陞左庶子仍兼侍講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歲祭卯九月卒於京邸緝居官廉潔錄 卷之十九 一 受山作

勤慎小心北監初建緝署事多所建明以文行受知於 成祖嘗患背疽 上特命中官督醫往療仍賜名藥每 朝廷有大事大疑緝務持正論與眾辨難不苟為異同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淪患難必極力濟之性澹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祿食三十年儉素不改布衣時其嗜學如饑渴之於飲食見異書必露抄雪碁耽玩羣籍意裕如也及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千卷自覽素庵所作詩清勁可法有素庵集藏於家子循為翰林待詔宣德八年當受 勅命循乃上疏自陳臣父緝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官春坊

事 昭皇帝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羣臣必寵及父母 賜之誥勅願臣二親早沒不獲生受 誥命之榮今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愚誠而特賜之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瑾曰永樂八年 皇祖征胡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止益良臣也其特與之勿為例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七

受山作

左庶子周公述傳 弟孟簡附 王時槐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甲申述與從弟孟簡並及第成祖皇帝特 賜親閱試策手書述卷曰瑰璋之文充實之學書孟簡卷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並授翰林編修入文淵閣讀中秘書述預修永樂大典扈從北巡累進左春坊論德兼侍讀從 皇太子居守南都 上諭述曰汝素重厚道途尤資匡弼 太子雖聰明純謹然知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 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於人心述力為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

卷之十九

上

夏山集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周君旋墓表

蕭 鏞

周君諱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為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泰壬申懷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舊官授奉政大夫又明年是為景泰甲戌正月二日夙興方盥櫛造朝忽得疾卒君曾祖德銘祖思賢父大順皆弗仕大順以君貴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安人君六歲喪父未冠又喪母然自立入郡庠為弟子員即奮發刻若於學章類成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第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 詔選庶吉士俾續學 中秋月為文章而考其成君既在選首遂日夜進學不厭其業益修其名益重同考壬戌會試得今春坊大學士劉君儼所作大稱賞擬實高等同事者沮之君不平爭之愈力已而 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君疾在告久之還朝遭 今上即位慨然歎曰安夏攘夷此其時也上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勸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 經筵六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珍域有

卷之十九

四

夏山集

過從者興至卽歡留之奕棋繡詠忘其日之夕也爲文章恥陳腐務出己意爲奇語每日作輒呼酒引滿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求者接踵於戶而君應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國朝自洪武辛亥以來至正統丙辰六十六年之間凡二十設科狀元及第者蓋二十人率皆磊落瑰偉之士其間位公卿處宿衛建功立業往往有之然鬱埋沈滯未及一命之遷而忽焉以沒者豈少哉君自少卽有志於天下及遭其時意謂可行也不幸困於疾既疾之平乃不克少延以竟所願豈人之君

歐陽修

卷之九

五

吳山館

左春坊左庶子張天瑞傳

張天瑞字天祥山東清平縣人成化十七年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與修 憲宗實錄陞侍講充經建講官改右中二兼侍 今上於春宮爲講讀官秋滿陞左春坊左庶子與修資治通鑑纂要弘治十七年八月卒特賜以諭祭天瑞天資絕人爲詩文數千言常信筆成篇不復檢窠對客輿閒居無異其言妙轍古今他人貯思者但不及見者莫不驚服人或有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期以限百篇使成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自負才人亦不爲計也其蘊經濟而不及施人甚惜之云

歐陽修

卷之九

六

吳山館

左春坊左庶子童公承叙傳

童承叙字士疇其先隨州人元季始祖避兵居沔陽遂為沔陽人承叙方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餘歲通經史百家言登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壬午授編修乙酉以父中憲憂倚廬哀毀遂致羸病服闋買舟至清源聞大獄起且念兄承德鰥處輒嘆曰此尚可逐逐狗祿仕哉率帆而返未幾承德灰矣人咸服承叙之為智且孝壬辰北上充 經筵官甲午充講官時 上御文華殿承叙進講周書立政篇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忠詞意婉切上改容聽焉乙未充會試同考官尋陞右春坊右中允丙申以重書歷朝 訓錄成陞司經句洗馬仍理司業事承叙為司業嘗疏明監規五事飭學政六事上之皆鑿鑿可紀祭酒呂柟以推明正學為已任乃計樂律與典禮崇先王之化承叙之志咸與協合柟喜曰天作之合吾教其有與乎巳亥 上因正冊儲位乃進承叙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慎輔導之選也庚子奉命主順天鄉試檄棘之且莫不以得士稱權貴子弟被黜者或構之承叙弗理久之恬如也壬寅以先墓歷歲弗省茸疏乞假歸未幾卒 上

家範

卷之十九

七

吳山館

賜諭祭

Blank area for the '賜諭祭' section.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祖

嫡行次

陸可敬

公諱祖嫡字胤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有諱汝

錫者 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 復從

文皇帝靖難戰於白溝河攻拔其子悅河南信陽

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司馬恕平荆襄寇有獲雋功

進世爵指揮僉事端生瑀瑀生詔是為竹里公竹里

公文武有大畧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

率才公有事驟委用而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詿誤具

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後以公及

子延世賞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累進封淑人是為

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於衛署左右彷彿

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

愈往省竹里公於獄吏抱從實入公大言而啼聲聞

州治守異之躬往撫摩俾啟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

有子如此復何慮稍長口誦數千言父師課以詩句

咸脫口破的嘗從竹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絲

管隨春棹鶯花入古山之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成

之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輒屈其儕輩年十六補

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臺使者每見公文咸歎為

國器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爾爾治喪哀

毀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於是哀淑人悉哀集竹里
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世
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吾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
世爵而絕於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歎服矣今將
畢歿垂十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日微
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
去鉛槧事且誓於神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
日遂走 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寃事下大司馬
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欲
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杖淚抗
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堯登耶所
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
又走白他曹耶他曹耶力從與遂得復竹里公如故
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屆試期公以前
誓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論之不得則撫府大慟曰而
不記而母完而父通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福市
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
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辛未舉進士當
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諧媚語為自

卷之十九

九

受山

卷之十九

十一

受山

謀計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且言房縮入相則汾陽
減聲樂京兆去騶從以諷執政執政不憚下其等幾
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綬與讀卷親語公其故俄改翰
林院庶吉士呂文簡為諸吉士師督課甚峻顧獨雅
重公時時謂諸吉士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待
文執絕人而已居久之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詈吏部
椽椽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為太宰意諸吉士
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
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
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競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
狀教錄 卷之十九 十一 曼山館

明年 詔管理文官誥勅是歲延世始葉世職以部
試異等牒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壬
午 皇上第一子生奉 詔誥 慶淮益三府而淑
人卒奉祔於竹里公兆尋建堂廬居其側服闋遂具
疏乞休於時政府四先生咸力尼毋上且各以書趣
就職而荆石王先生開諭尤懇雖可教亦數移書勸
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為雪先將軍冤耳 先帝已
白將軍冤 主上又以延世遼左功晉世爵指揮使
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耶抑風木之悲自人
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悒鬱以卒之心及袁淑人板輿
狀教錄 卷之十九 十一 曼山館

奮言以吉士而殿晉部椽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
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
紛紛自白徒為詞林垢辱為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
子言良是吾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
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以 上卽位覃恩進竹
里公廣威將軍袁淑人封恭人而公是時已浩然有
歸志矣明年奉 詔冊封韓藩以袁淑人歸使竣事
又明年以袁淑人趨復 命遂復奉以北是年與修
會典丁丑分典南官試甫竣事而袁淑人歸亡何
公亦歸家居且三年以纂修之役復奉袁淑人以北

六往返之心思之似姑倪勉一出於義為允且復以
革除舊疏為勸革除疏者言 建文君及 景皇帝
實錄事公初入史館時私念 國朝史事之闕無大
於此因具疏請及時釐正而江陵公力尼之公快意
而止然終未嘗一日去心也於是公悟復趨駕以北
俄遷國子司業遂以前疏上得 旨許重錄 景皇
帝事而 建文君事姑止毋議蓋終以事闕 成祖
云明年遷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修撰纂修玉牒九月
扈 駕閱壽宮賜四品大紅羅衣一襲特延世亦遷
神機十營佐擊同受賜觀者榮之明年復分典南官

試九月典武試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恸頗甚因復具疏乞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暇往過之力以寺碑為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間內也忽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鏤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膏蒙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可致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九 十一 史部

事不當聞止耶然懼非聖母意且奈何可教言茲事外庭所創見蓋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咤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延世奉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是然雅尚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歸歲餘而趙先生入內閣方與諸公謀強起公而公歿矣書僅六十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誌墓表 楊士奇

君姓林氏世為侯官人父興母游氏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為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為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鏘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為字之日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於學涵浸淳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巳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成受賜資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修撰甲辰陞侍讀考順天府鄉試未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洪熙元年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封其母妻宜人宣德元年赴應天府鄉試預修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數月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九 西 史部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熙齋黎公括墓碑

楊士奇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訥告歸清江得疾卒於家嗚呼黎君之擢第也為良進士入風憲為良御史於長民為良郡守於近侍為良輔臣柰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曾大考允誠大考惟琇考宗瑞妣鄒氏以君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諱恬字潛輝天資清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問永樂壬辰擢馬驛榜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內艱去服闋除陝西道監察御史以正直揚風裁歲辛丑朝廷以災異求言羣御史同上察實君具草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上曰御史言是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於上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君得交陞南靈州尤僻遠君怡然曰聖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其民如子民皆父母師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及其眾日盛總帥王通孱弱不能制為吏所脇遂矯制三司郡縣官吏悉解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及協謀者皆坐法朝廷以事不出於眾悉置不問宣德七年士奇率同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為右春坊右諭

德授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旨入翰林與纂述考最賜誥追贈其考妣預修宣廟實錄簡充經筵官奉命考禮部會試者二用心公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既展墓樹碑墓側退而治其親戚鄉里惟甚將行得疾醫藥久弗効以正統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君為孝友之行而磊落有大志耻屑屑流俗事學博而正論議沛然為文章波瀾藻麗而根於理存心公平於論人之邪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心公務未嘗苟且非其人弗與處容色潔白如玉儀度恭肅人不可犯而雅度

歐敬集

卷之十九

十六

吳山館

灑落良朋勝友卒然邂逅詩酒俱和酬酢半極懽而罷其藏修之齋名熙熙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諭德梅庵先生趙公琬行狀 商 裕

公姓趙氏諱琬字叔琰系出宋宗室魏王德昭之後
 父敏善以公貴初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再贈奉直大
 夫左諭德母陳氏繼母戴氏俱贈安人進宜人公生
 而穎異自幼凝重不好嬉戲讀書數過能背誦八歲
 出就外傳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十歲值母陳氏喪
 哀毀如成人十四補郡庠生永樂辛卯歲以詩經中
 京闈鄉試第二人時考官評其卷有云經學則融傳
 註而成文策問則據事實而敷答簡而且明詳而不
 冗非有學者不能也明年會試春官中乙榜授浙之
 奉化教諭甫半載代還調闕之德化公善於訓迪士
 子翕然向方閱七寒暑以父憂去服闋除保定之慶
 都未幾聞繼母戴氏喪去復除山東之金鄉皆教諭
 宣德甲寅歲用衍聖公薦赴京辭三氏子孫教授職
 弗就遷翰林院待詔明年陞北京國子監司業階承
 直郎已而 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正統甲子春三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易之文言翼日 賜織金
 紵絲羅衣各一襲賜宴於 奉天門明年陞左春坊
 左諭德階奉訓大夫已又 命公兼 經筵官 賜
 織金紵絲衣一襲白金三十兩鈔三千貫景泰辛未

二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書之泰誓 賜織

金紵絲羅衣各一襲及紗帽犀帶復 賜宴於 奉
 天門公深自感激歷陳七事皆學政當務 上命禮
 部議多見施行是歲冬得疾醫莫能效遂卒享年六
 十有五公丰姿秀偉言詞動止雍容閑雅所著詩文
 渾厚典則類其為人其教學者每以古人嘉言善行
 諄諄開導故所至人化其德久而益親在太學十有
 七年規矩整飭修德講學教人有序始至嘗議修胡
 安定湖學之教職居佐貳勢莫得行公處已甚節儉
 而急於周人之急太學諸生中有親在遠弗及養者
 必致書其郡縣俾存問之貧弗能娶者助其貲為擇
 配婚之喪弗能舉者厚賻之設藥房選諸生知醫者
 五六人領其事以已貲置藥物其中以濟人之急又
 買地都城之北環植萬柳名萬柳庄設義塚以葬凡
 畏之不能歸者其於師生恩義可謂兼盡矣然好善
 惡惡之心大明諸生有善行者曲加禮遇至忘其勢
 分敬之如賓或少有過差則色色待之過而弗改者
 遠絕之至弗與言其多取怨於人以此在慶都金鄉
 時嘗考山東山西鄉試及禮部會試在太學兩奉
 命代祀鄒魯及會稽諸祠所至竭其誠敬於民秋毫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八

無擾魯王重公為人親書禋祀二大字并爲文述之
而會稽諸鄉老亦爭爲詩歌稱頌其美公每與人言
必及聖賢事業忠孝大節勢利事絕口不論晝夜汲
汲惟以教育賢才爲已任聞有司官失職則曰此我
輩典教者之罪也其忠厚謹飭終始無間焉

東坡志林卷之十九
遺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王時槐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
修進侍講弘治改元 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
侵緬甸頗覬鴛食難其行戩被 命卽從兩僮乘肩
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
屬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
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 大明集禮受之不與
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
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
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
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登敬棟
初戩至交地若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
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未有廷臣清日之語進
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戩配胡氏早有數請置貳室
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鍾既荷莊叟之骸如遺
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諭德東溪沈先生壽墓

顧清

先生諱燾字良德姓沈氏別號東溪蘇之長洲人也
 先世以醫事宋家汴京有諱某者當建炎初扈駕南
 渡始家於長洲思陵親御翰墨書良惠二字賜之時
 稱為良惠沈氏六世祖元醫學提領諱瑛生彥才為
 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德
 輝生日章日章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是為君祖
 以潛生宙字孟循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是為君
 父妣楊氏封宜人先生其仲子也少穎異與兄方伯
 公杰自相師友並有聲庠序開成化丙午以易經薦
 南畿弘治癸丑擢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試文
 優等閣老義興徐公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咸器之除
 國史編修教內書館嚴而善誨諸生皆敬愛之癸亥
 校正本草以先生家學命為總裁始就局聞儉人欲
 餽以倖進即上疏力辭人稱其有執乙丑修 孝廟
 實錄充纂修官已未封安南王 命為正使據經執
 禮几餽遺悉不受交人尤憚服焉使還滿三考陞侍
 講充 經筵講官已巳 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
 右春坊右諭德丁內艱起復忽遭疾乞歸疏再上乃
 得請仍諭以即來乙亥四月九日竟不起年六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倫公文叙傳

黃佐

倫文叙字伯疇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五
 歲時與羣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弘
 治已酉以儒士就試巡按御史周南得其卷於遺材
 中嗟異之入試果中高等肄業太學已未會試殿試
 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為世所推重乙丑
 武宗登極頒朔安南充正使會丁外艱歸不果行庚
 午起復充 經筵講官尋推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壬申九月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
 知諷語癸酉春進修玉牒考覈惟詳是秋被 命主
 考應天府比選得病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天
 性純厚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為君子篤於孝友甘
 旨必盡而室無私財雅有弘量未嘗與物競尤能仗
 大義明族黨恤孤寡既以文章連擢大魁人皆期為
 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為文宗韓楊悠長宛轉類其
 為人居嘗以書史自娛手不釋卷尤善教子長以諒
 字彥周鄉試第一辛巳進士入翰林累官南京通政
 參議次以訓字彥式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南京
 國子監祭酒贈文叙如已官穎悟過人詩文立筆而
 就流監待士以寬養病卒於家次以詔登進士高等

卷之十九

五

吳山館

卷之十九

五

吳山館

南京兵部郎中父子三元海內衣冠盛事未能式之先也

屠論德應坡傳

戚元佐

屠公應坡者康僖公第六子也字文升平湖人少疎朗曠達不繩細行一出語輒警其先生長老初以父蔭入太學既而見其兄應墳應坤皆列方面金紫耻獨以聞恩貴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公自負備倖意不下一世人而屬中秘清燕羅百氏言盡讀之其學益日闊大窮變爲文善比事屬辭陳詛類情縱橫子史經傳而宗本子長詩法凡淵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操其勝於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已下

徵錄

卷之十九

三

吳山館

之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子潛晉江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公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論又館中諸吉士盡負才名與公厲行而列公寔衙官命之方其居常賦咏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爲美及公脫彙出羣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似他事罷去已調

禮部主事歷儀制郎中諸 郊廟典禮多所裁定癸
 巳改翰林修撰同校列聖訓錄成賜宴 謹身殿仍
 賜金幣進侍讀巳亥轉右春坊右諭德時 春官初
 建大簡宮僚廷臣無不覬倖以進卒亦有倖進者故
 給事中御史以為言公進已久無可言而忌才者輒
 橫及之章一再上罷免者十七人而公獨以稱其位
 聞於是人情藉藉以公輔望之矣公雖獨留憤當世
 之不見知也力求解職歸疏四三上得請歸即疾作
 數年不能起先是 天子大狩承天儒臣走扈從有
 司供帳具餽酒甚備然從官夥不能辦先至者縱其
 豪有力奪之及踵至清顯竟闕然不給公常與所知
 投民舍以止或枵腹馳數十里倦臥沙際或冒風雨
 馳驅甲馬中夜聞聲攬攬車轂擊逐徒但驚失僕夫
 互相呼移時乃合勞頓如是者踰月之半因得奇疾
 交趾弗靖不臣貢者且二十年所 詔廷臣議才望
 者使往諭廷臣議以公應 詔公奮然曰人臣無橫
 草之功侍講幄得奉使命常宜 天子威聲萬里外
 吾之願也而議乃寢不行然公志寔壯矣公前時好
 為奇節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
 稚齒媵媵稅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

皆然或云愆令損真公疾則宜也籍令不病則不自
 廢退即病能勉留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
 卒以病廢病亦遂卒可勝惜哉所著有蘭暉堂集行
 於世余嘗論 國朝二百年來吾嘉肄詩文者無慮
 數十百家然卒承宋元遺習間有悟而自拔者學不
 充其量才不絢其采以稱大方則難而遇公詞壇之
 上不免盡俯於下風矣但公志未艾長筭屈於短日
 可勝恨哉子仲律廬州知府叔芳山東副使孫謙山
 東副使蒙甲子省試貢士大壯戊子順天鄉試貢士

歐陽修 卷之十九 五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元怵墓誌銘

王錫爵

太子左諭德張君諱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諡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君君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君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成君遂為誅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

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

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

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

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

風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畔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

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原稟期有以自樹日案

筆守宮下苑羅金匱靈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史

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

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稽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

學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

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於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

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君

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躬督蘇非

人乎乃取中鑿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

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

因土匡虛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糕闢

漫筆中已過家省太安人太安人趣君行復命君行

固不樂比出境忽心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病不

起矣人以爲孝感云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

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孳孳嚮學嘔喻受

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迓 宸聽非夫也

每喁喁然盟心待對真有所感乎焉初 上御曆單

恩君即疏白太僕公寬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

詔予太僕公冠服至是復中前請忤 旨格不行

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吳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蓋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酬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慘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暇君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

狀教錄

卷之十九

二十九

雙山館

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君君拊之恩義隆備兩弟怙君忘父之亡也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君行詎力追古人雖他多類是其文章春容爾推惇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君續成之已又創編與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越人為余言始君族中蓋夢文昌降而君生其後龍山鳴而君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吏夢文昌

狀教錄

卷之十九

三十

雙山館

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妍媚事人然坦焉胸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君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而君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余曰某門人也早蒙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甯病請禱某即歿弗為之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椿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

陸而君始始終殆開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數以生君而又歿君竟使功業不顯何也然君既歿而學士大夫之推轂君滋甚僉謂 明興大廷首與諸碩哲位不過五品而名重天下唯一峯梓溪念庵三先生得君而四之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夫三先生皆軼軻不邁世故其名彰而君優游金馬門名輒與三先生埒詩不云乎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君子亦務闡修質行而已奚必奇節哉

中允李貫傳

李貫江西廬陵人華朝庚辰進士第三人為翰林院
修撰北師入都貫歸附復官 文皇一日持建文時
羣臣封事千餘通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徧閱之凡
關係軍馬錢糧者留殿語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
容問縉等曰爾等亦宜有衆稽首未對貫獨曰臣實
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
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平朕非惡盡心
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濫亂政之臣耳爾等前
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為遮
諷也貫後陸中允以烟家累坐罪下獄次

嚴懲錄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受山第

中允趙先生文傳

先生諱文字煥然世為山東齊河舊族父處士欽母
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極聰慧九歲充邑庠生
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貢入太學季考率占上列洪
武癸亥 詔選堪為人師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
太祖皇帝面諭諸生若不耻下問三年來朝皆為老
儒矣遂注四川重慶府巴縣學教諭授 符一勅一
奉二親遵陸由漢中以往抵任正身示教而於課試
訓飭之餘亦備且嚴諸生化服三載考績復任仍奉
二親沂荆江而上間關萬里孝養愈篤歷九年所教
士取科第甚眾乙亥陞徽州府學教授會處士君辛
亥毀踰禮不用浮屠法賃地安厝於歛東關服闋赴
京上書自陳母老乞一資於鄰郡以便養遂授江西
饒州府鄱陽縣學教諭食教諭祿永樂元年以例赴
京復除徽州府學教授母卒日夕悲泣以親喪在沒
土乃竭力定卜於星洲馬尾山祈兩瑤奉二親葬焉
服闋還齊河祭掃祖墓至京師歷事刑科參駁一年
授湖廣岳州府學教授先生凡歷三學恪守教法蜀
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安若都憲程公富輩皆弟
子也辛卯 詔吏部選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

嚴懲錄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受山第

公義以先生名上 太宗皇帝召至御前面諭授左
春坊左中允賜宴俾輔仁宗皇帝於東宮先生被知
遇夙夜惓惓惟懼弗稱進講經史敷釋明盡應 制
有作悉寓箴規 睿旨為大慶已正月二十日卒於
南京年五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三十三

史部

前春坊中允林公長懋傳

林長懋字景時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永樂三
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十八年擢翰林編
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長懋以老
成自處凡小愆違多所匡救 仁廟崩從臣扈從東
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卽
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鬱林州因上言宮僚遷擢
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為部屬一為監生路遙此
孤願降繁難京職忤旨下錦衣獄一繫十年溫習不
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官以恩信撫下自奉清儉年
六十卒於官無子長懋為人剛嚴稍狹非其人不交
往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進絕不與通性耽書手
不釋卷為文質而有味

林長懋

卷之十九

三十三

史部

景中允賜傳

澹園集

景賜字伯時少產楊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為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勢凌轡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為阿者賜及何璿崔鏡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禱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閭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道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

賦錄 卷之九 三五 景山館

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寒暑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為誇為勢譽為誕為凡近為誦為易為飾為謹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邪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州慎為兄弟妻媵妻女凌童僕與早里開婚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

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善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為講官當進講必遞宿齋沐說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為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

賦錄 卷之九 三五 景山館

六館諸生人人以為待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廉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賦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之地即其懸孤處也人咸異之賜為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驚疾如夫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為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

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
蹠行勞觀者若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
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為榮為文以意勝耻
事鈞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為工
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
者避其言所皆有前谿集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為傳
不得職至哭泣以灰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
近世視為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賜為詞以自勉責
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為念而
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狀教錄 卷之十九 三七 史部傳

廖中允道南傳

胡 直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登正德辛巳進士嘉靖改元
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四年纂修明倫大典成陞中允六年陳洪範以懋聖
學因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星變
日食應詔陳言進靈雪賦九年奏遵論以陳舊制申
明祀典又陳未議以禋典禮得毀夷鬼淫像罷姚廣
孝配享 太廟移祀大興隆寺又奏稽古樂以禋盛
典進大祀園丘賦十年彗星見陳議修省及議崇典
禮等事有詩賦進申明 宗廟大典有頌進又申明
禘祭及稽古禮以崇帝禋賜甘露進寶露頌祀方澤
進方澤頌又進 帝苑農蚕賦十一年進 聖駕臨
雍頌進景德崇聖頌十二年坐不代講謫徽州府通
判十三年取回復職賜大報歌進和奉御札和聖製
鍾粹官步虛詞進九五齊恭默室頌十四年丁憂該
禮部為進呈訓錄事吏部查奉欽依廖道南制滿陞
一級用十五年紀祀典有頌十八年 世宗駕幸承
天恭紀盛烈有頌又奏恭紀瑞應以彰天貺有諸頌
進言官拾遺者間住十九年奏昭聖謨以崇國本二
十年奏恭述聖謨以懋昭聖政進獻頌歌歲其前後

九五 嘉靖

狀教錄 卷之十九 三八 史部傳

奏章俱蒙欽依褒譽所進和詩詞歌頌箴賦悉蒙
覽付史館二十六年卒於家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三十九 夏山序

右春坊右中允孫君紹祖墓誌銘

君諱紹祖字遠宗別號我山其先直隸廣德人高祖
諱福二者從戎振武衛始家於代曾祖諱才隱德弗
仕祖諱勝贈光祿少卿考諱璋以易鳴代領弘治壬
子鄉薦贈檢討生子五人長紹先任翰林院檢討早
世次即君幼警敏過人方七歲時聞講周易輒能會
大義少檢討君二歲檢討君亦畏其通嘗與兄屬對
語意卓犖若或駕之聞者以為雙鳳長補郡庠弟子
員即受知督學王凝齋石東溥諸公咸以儲器稱之
正德丁卯舉於鄉會試弗偶游太學太學生樂與之
遊以資麗澤比卒業將歸謀於檢討君曰先君齋志
蚤逝授封館職叔宰扶風者以節顯吾兄弟 既忝
衣冠後各率其身矣兩叔猶布衣能無歎乎檢討君
然之遂稱貸為補散官且製衣冠亟至代召親黨祝
壽獻之咸榮其家而多君之舉城東故有小園構精
舍講習代之文士多就之益大有得辛未舉進士改
庶吉士初扶風君委城畧陽遇賊力戰而歿畧陽尹
爾某者畏罪匿不以聞君贊檢討君力為疏理 朝
廷嘉其節贈光祿少卿 諭祭一壇于紹鄉蔭補胃
監今為裕州同知癸酉授編修蔚有文名為倅輩推

重會檢討君訃至自代即疏請歸葬蒙允時一子方
疹殤二日劉孺人以哭子病幾死君馳往不暇顧路
經廣昌諸邊邑警報方急竟冒險兼程抵家痛迫若
不欲生其友愛類如此既葬事奉母太孺人張入京
攜兄所遺孤視如己出母素性嚴君與劉孺人曲為
奉承問所欲而進務得其歡心戊寅秋太孺人誕日
堂下忽生瑞草一本秀異天成鄉人僉謂孝感繪為
圖賦詩詠之庚辰丁太孺人憂服闋 召修 武宗
實錄筆削多中肯綮為總裁諸公所嘉乙酉實錄成
賜銀幣衣服膳甚晉右春坊右中允 經筵進講必
積誠累日色溫氣和開陳懇切 上特嘉納君白而
長身儀觀甚偉性明敏見事即了無滯礙尤善談吐
論世符情論經符理聽者唯唯忘倦仗義好施友人
嘗貸金若干聞其歿往弔取券焚之既入翰林嘗學
益篤博極羣書詩文超軼自成一家工書法為時所
尚襟度夷曠不嬰世故與人無忤一見猶平生病在
告問遺相望卒之日遠近驚駭或失聲曰孫宮允一
至此乎壽四十有二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學詩墓表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
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
為萊州府平度州人父推官公生二子而君為長君
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寔夢桃
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
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為永平府推官法麗於
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為稽勳司主事頃之陞
考功司員外郎會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
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為
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為人豐肉疎眉目進止雍
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
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為巧其考
課也未嘗以按吏為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
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為諸生而浚川公為提學則
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為遠器數
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為遠器也君
居閒獨喜為詩然在眾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
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為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
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二本高尺許然君不自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以為瑜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人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東出為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為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為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

天啟錄 卷之十九 四三 吳山館

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為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天啟錄 卷之十九 四四 吳山館

右春坊右中允秦君鳴夏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名鳴夏字子亨號白崖浙之臨海人也僉事公聚
 包宜人嘗夢仙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而
 君居其次其長刑部員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修撰
 鳴雷也僉事公按察福建時君年纔十歲已能日記
 數千言且善屬文文多敏思僉事公故不樂仕一日
 稱君解官去行次崇安發病卒君以童穉扶觀執禮
 如成人伯父參政公奇之曰吾弟不歿矣授以家學
 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意教習去雷視諸科為特
 異君賢既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
 激殊遇蓋自刻礪務為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
 編修乙未會試為同考試官丙申奉 命冊立魯王
 戊戌廷試進士為受卷官扈從謁山陵應制撰 大
 上神冊表已亥春 哀冲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選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
 翰林修撰庚子補經筵官同修大明會典諸書是時
 同拜者三十餘人獨壬辰科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
 偉長髯隆準而白哲尤為人所注目辛丑再奉 命

冊立周王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
 金文綺癸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檢言者力擊以去
 獨君諸所取士一一稱當絕無可嫌明年會試故宰
 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構或疑有他久之
 影辭漸騰為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
 而兩人鄉試故在君所取士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
 置獄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人試文為據然進士中
 同逮者業已坐他官賊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
 成而上怒亦解罰兩人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
 冠還鄉里蓋從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
 嚴義自飾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釐殺下門客
 遊士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 命主試勤小察通
 密若禦寇而竟以註誤見廢心跡不白固已不能無
 少邑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
 廉清日夕矻矻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
 守攻取之勢乃更慨然憤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
 是撫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為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
 視師北歸復以名聞新 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籍
 以售其所為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
 六日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

魁梧與人欵欵胸次盡披不為深刻拜春坊時御史
論薛文清應祀典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
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
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與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
汗馬者而况吾道之於著述耶目秦火烈異端熾諸
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
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
八流邇尋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
有述下矣臣以為昭代必欲崇異從祀以風示學者
非瑄不可其策優寇則曰不守海而守城猶納寇於
門而拒之堂也不習水戰而角於陸是示人走而背
其成敵也其諸擇將練兵設守節財具有餘議未及
盡試聞者悲之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謹墓誌銘

徐階

嗚呼此予癸丑所舉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
修陳君之墓也 國家以文章取士往往因言以得
人而邇年士所為文率恠誕浮靡豐肉而少骨君獨
溫厚平實間指言時事不激不阿予徧語同考曰茲
其所謂有德者之言歟及撤棘君來見拜起跪揖不
拘拘為恭敬而規矩繩尺無一不合踰月對 大廷
天子親擢以為第一君又來見坦坦翼翼如前時予
心語曰茲有德者之容歎留與之語其於天理人欲
君子小人之際辯之甚晰持之甚堅而退然若無能
者已又察其所為自朝謁後日閉門讀書不輕與人
接尤不輕有所取予益重之曰君真可謂有德矣
天子以是人儲之翰林他日講筵綸閣當必大有所
補益非獨文為國華已也後三年 天子降節冊遣
使封諸藩君入拜 命後期柄臣素惡君慢已遂出
為惠州推官予意君必愠君顧深自咎無幾微不平
見於顏面亦無憔悴可憐之色又以予嘗推延平數
過予問所以理刑之要至聞小民為吏侮法所苦輒
感然若身受之子於是又歎曰君之德滋益厚矣夫

德厚者其所享必裕雖出當復還抑天將使習民事以全其才而大授之耶明年予力薦於銓部改南京太僕寺丞改尚寶司丞又三年轉南京國子司業甲子考績入都予時濫秉政因請雷為中允管 誥勅子以為昔所望於君者行且副矣踰年丁其父修撰君憂明年得疾卒告者屢至予終不肯信最後洗馬林君恒貞涕泣為予言之予始哭曰嗟乎 朝廷失一士矣凡予所望者既不可副而天亦於是乎不可知矣方為文祭君而君之弟誥與其子以編修張君子維狀乞予銘墓中之石予不忍聞恒貞復謂子曰

歐陽宗 卷之十九 四十九 夏山館

德言待此以瞑目予乃為之銘冀以慰君而塞予志焉然予每中夜屈指天下士可為朝廷用者必及君蓋予望之素深每忘其夙如此嗚呼予之悲其殆非銘所能塞也夫君諱謹字德言別號環江世為福州之閩縣人曾祖志祖琛壽官父伯亮以君貴封翰林修撰母卓氏元配石氏繼鄧氏贈封皆安人子一廩虞君生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十二日卒丙寅三月十日年僅四十二君在翰林同考會試者再得士甚多其他善行亦多可紀予獨識其悲君者故不及備書然有子維狀事核而語文亦足以傳矣銘曰 力而

升之兮孰抑而卑之曲而進之兮孰拒而睨之望而不果則兮姑銘之以塞吾悲嗚呼悲可塞兮不可塞今重為君臨文以嗟咨其將奈何今天實為之

歐陽宗

卷之十九

五十一

夏山館

春坊贊善大夫愚菴李公希顏墓碑銘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公性行峻
茂質剛羣籍 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
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
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 帝撫而怒仁孝高皇
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
雖立朝風節雖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
而 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
意則客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
廟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頽頽時或陶情以酒
或資以曠所器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憤憤足跡
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與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
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笠笠
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
也築屨莫周鄉井同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
卒忍氣以死

春坊贊善王公汝玉傳

王汝玉名璣以字行其先蜀之遂寧人六世祖極仕
宋為吏部侍郎僑居吳中遂為長洲人父立中字彥
強元末老儒士至知松江府人 國朝致仕有文學
善書汝玉穎敏強記年十七中浙江鄉試洪武末以
薦攝郡學授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
初進檢討再進春坊贊善預修永樂大典 仁廟在
東宮特深眷注嘗與學士解籍應制撰神龜賦汝玉
第一名大振然忌者眾竟以他事下獄死洪熙初追
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為文兼古
今體製而賦尤瞻麗詩語雋永得唐人風格舉筆數
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武進陳公濟行狀

金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父貞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貨還比還先生以其貲之半贖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恢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勝指無憚勞動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朕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五 另山

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為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眾數千人繕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舐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摭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啟沃甲辰

夏五月日暴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先生重厚修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太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教篤二弟底於成立尚書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位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時書問往來不絕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園閣一室蓬戶葦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澤卷為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

朕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五 另山

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贊善梁公潛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官
 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
 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
 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
 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僂倖飾詐為
 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
 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
 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
 事覺今旨諭交趾數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朕後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五 曼山館

上曰 上所請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
 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
 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
 潛他日又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
 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
 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
 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此京慟
 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
 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

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
 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辯無
 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
 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
 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
 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且
 暮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
 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
 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
 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
 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徒來歸以累
 千尋有流橋河世傳更有廉平之政印河水清自用
 之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
 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橋檉環處稍不
 得所欲即默怒跳躐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相
 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
 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
 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賜白
 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
 兼右春坊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館學老

成克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舉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眾者代賜遠舉用之用之公方明決蒞事有程而隋慢放肆者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其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為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拜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次年及於揭曉呼用之聞奕弘教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衰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杜而益探其微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論然有相輔之

義人有過而諫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惟好如初焉用之歿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蔡楨榆皆知務學果蔡皆舉鄉貢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次年及於揭曉呼用之聞奕弘教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衰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杜而益探其微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論然有相輔之

翰林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編修陳先生完

墓誌銘

楊榮

始余游郡岸間長樂陳先生仲完以文學行誼著於
鄉心甚慕之而以未識為恨暨余入翰林之四載為
永樂初元遂得會於京師觀其儀表聆其論議述其
操存踐履於是益敬而愛之而信昔之所聞者為弗
虛也既而先生用薦擢翰林編修明年陞左春坊左
贊善仍兼編修皆同寮由是日得相親鄉郡之好萬
然甚歎也不數年余以扈從北上而先生留南京雖
睽遠既久嚮慕彌切每復一見情意益密惟先生之

卷之九

五九

曼山

在詞林日侍內廷小心慎密編摩纂輯克專克勤其
在春坊論思精切贊輔得宜夙夜在公恪盡乃職以
是深蒙 恩眷錫賚益隆時 東宮以皇孫日長察
先生忠厚特命侍講學先生貌恭氣和詞意懇款敢
進有方多所裨益十五年春三月隨侍來北十八年
夏五月復還南是秋大比承命主京闈文衡去取惟
公上論悅服比冬復至北恭先生崇道敦德樂善好
義之志愈老而愈篤人無戚疏賢愚貴賤皆稱其為
有德君子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以疾卒於北京之
寓舍方疾亟時以其子冷在鄉遣命訓飭之甚至而

殞殮一皆以命其從子中書舍人登與冷而復得甥

婿文選主事陳良鄉友翰林修撰李駉贊襄之一時
斯文莫不臨哭弔祭歎太息以為無復有斯人矣
明年春冷聞訃而來將奉喪歸葬其鄉大溪山之原
以登所述行實來謁余銘按狀先生諱完仲完其字
也以其恬憺簡約自號曰簡齋其先光州固始人五
代時因避梁難入閩居玉融南陽之新豐至諱泰者
析居長樂之江田再世有諱龜圖者登宋進士第歷
國子監丞朝散大夫信州府知府又傳十一世諱叔
友者為宋興化軍主學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世榮
祖諱榮 卷之九 曼山

卷之九

五九

曼山

任福清知縣有善政祖諱宗舉考諱天雄皆隱居弗
仕而樂善好施輕財重義人多德之母張氏有賢行
先生自幼務學孝友謙恭年十五選充邑庠生從吳
彥信葉希武二先生受學洪武甲子與從子湜洵皆
薦於鄉鄉人有一門三舉子之誦是年丁外艱弗及
會試服闋用薦分教延平郡學復改直隸寧國其為
人雍容和緩簡默凝重而表裏一致其為學務窮理
實踐而不屑屑章句其教人循循有序不厭不倦而
多所造就其接人禮意兼盡而無忤於物求詩文者
輒舉筆成之雖若不經意而詞理俱造人鮮能及有

迂蒙若干卷藏於家嘗以事還鄉率宗人建祠堂以奉先而尤諄諄訓戒子姓以務學力善無忝祖宗姻戚鄉族莫不倚賴焉先生生元至正己亥十月八日八日享年六十有四未卒前數日余與學士金公幼孜往問之先生從容與語移時若無事者及屬續之際神氣清明未嘗少亂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為人溫厚質實與物競平居寡言至於論事是非可否據理揆義無所回撓嘗有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太子令兩坊長官簡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為左坊長執筆畏縮不敢下逮起稱疾不出次當仲完長

大政

卷之十九

至

史山

坊事即提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皆服其明決被汰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 皇孫經多所輔益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 皇太子恒言春坊如陳仲完不易得

寶錄

贊善徐公善述傳

黃佐

徐善述字好古浙江天台人遂於經學且工為詩以爲授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秩滿陞國子監助教立簿籍以稽課業因鑒別其人之高下有犯小過而素行不疚者輒進言得免於罰以是諸生多競勸同官侯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論之復自是忿戾消沮每遇善述曰我見公心平權如飲醇然何也自非賦性冲和何以至此因曰爲今之叔度云 仁宗爲皇太子時簡入宮寮爲左春坊左司直郎每作詩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廢製以賜之善述亦廉後錄 卷之十九

廉後錄

卷之十九

至

史山

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善述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鏞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

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簡靜皆為縉紳君子所重後
十年景範年八十致事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
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縉紳
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
學尤邃尚書其講說及作為經義皆精確非眾所及
少為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
入太學六館士皆推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
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為州縣教官好古為首授桂
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
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嘗預纂修翰林者累
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
用所學進對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
之日 皇太子親為文祭之極哀惜之意好古平居
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已徇外性澹泊寡交處
家貧於於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
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
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為進義副尉者率鄉兵
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
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妯負所乳兒脫走得
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士奇初被徵

秋後錄

卷之十九

奎

史山洋

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祭相與者二十
年 仁廟在東官時天台徐好古為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
書稱之為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言裨益欲望輔導
之意辭極謙抑冬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
悼不已自為文以祭及即位又為之 勅守臣特祭
於其家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
之盛德云好古名善述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秋後錄

卷之十九

奎

史山洋

明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念菴羅公洪先墓誌

銘

徐階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道工夫則日入於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舉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為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為理以任情為率性以戒慎恐懼為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羅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

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日好惡為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為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上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

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階昔未冠即幸受業雙江菴公之門及舉進士與南野歐陽公為同年益得相切磋於同學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後六年始獲識公公於時所交游盡一世名士而與予言獨相入未幾公請告予亦以論孔子祀典謫不相見者十年已乃同召為官僚明年夏予適先夫人憂歸其冬公及荆川唐公浚谷趙公論 東官朝儀罷為民自是不復見以卒每憶與公對榻劇談宛然前日事未嘗不泫然而泣也公為學尤務力行居父母喪終三年不入室先世

狀徵錄

卷之十九

李本

曼山傳

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季卒哭之累月寢食為失常與人處言語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動以利所居沒於水邊撫中丞馬公殿公前後所却坊值謀改築焉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既推較荆川起家為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意於公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荆川邀公會齊雲巖將強與借出公辭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為而未能者得兄為之即比自效可也罷贊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關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間益與世別跡然同民所疾苦輒感額思去之邑故多虛糧言於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弊頓絕

建同江水次倉去邑之虛丁二萬民以不困於賦役
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千石率士友躬賑給之聞廣
寇流入吉安握兵者不能制公爲請京守嚴而戰力
寇遁去嘗遊衡嶽僧楚石欲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
自足寧須此友人以保學招者作長書拒之故公
之初士大夫或疑其學近禪久乃知公真能主講歸
寂本無欲以措之經世卓然得致知之真傳也公嘗
世宗皇帝朝既屢爲時宰所擯沮 今皇帝登極
公論明矣乃公則已先卒僅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
卿諡文恭而不及見諸用豈非斯世斯文之厄歟公
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厥初豫章人三從而居官
水曾祖良廣海衛經歷祖玉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兵
部員外郎考循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副使嘗抗逆
理侃侃著風節娶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
公公年十五卽下視舉子業得傳習錄手抄而讀之
晝夜不置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
世宗批其文口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
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痊起充經筵展 官已
亥 召拜善善充經筵講官 三 立朝皆不踰歲而
歸甲子八月十五日卒於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配

會氏生子世光吉水邑庠生能世其學孫 靜良靜
公卒之明年三月劍室劉氏生子曰奕光某年某月
某日世光葬公赤石潭山之原介其姻文選曾君同
子暨公門人曾乾亨王暹劉教以公門人提學憲則
胡君狀來徵銘予與公友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
焉起之則今誌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得辭也公
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子蕪子已斃梓邑齊而公
嘗手書一冊與今提學侍御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說
爲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
不存而存爲學之至公絕筆也子且告周君刻而存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六
之銘曰 昔在洙泗以聖爲師於道之傳者或失之
別世之下學以口耳違道日遠理固宜爾獨公奮起
獨悟道真非矯以言實率以身傳佛詞章一時盡
斯道復明厥惟公力公身雖隱公言則彰我銘揚之
彌久弗亡
念菴羅先生傳 王時槐
念菴羅先生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
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
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操操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
告母母宜人識者知非埃墟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

然其舉一舉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處
 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誦
 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先生奔假手抄
 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時同里谷平李公
 家食先生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
 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論而意必忠宜擢之首
 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
 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
 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觀其頰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遂微服 卷之十九 李九 身山
 乃及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
 虛日 召政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官朝儀作
 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
 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於謙未
 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消清
 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
 故為虎穴荆莽蒼藜開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
 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
 者日衆歎江水漲先生宅合漂沒假宿田家樵院馬
 公森以先生家故窶而嘗都臺省餽坊數千金財

帝徵縣取助先生構室先生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
 事起官約先生借出先生曰天下事為之非平則乙
 某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矣必我出
 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
 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
 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
 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先生念詭麗重為民病戒
 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先生任之於
 是宿弊頓革貧者歡若更生比疾作于世光適赴省
 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遂微服 卷之十九 李九 身山
 諸生環侍以意示今扶起危坐正巾傲手端默而卒
 年六十有一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
 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
 洞中問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
 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
 非至靜為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
 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
 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
 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

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故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龍溪公歲以專靜不達順應為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人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者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

賦後錄

卷之十九

十一

夏山館

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益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為序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益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柳節推周公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洞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

生生復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先生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為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先生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始先生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擊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句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視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飲渴由已捷市引奉之衷未嘗一日少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賦後錄

卷之十九

十一

夏山館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行狀

程汝器

先生諱叙字仲會號貞一道人晚年尼喘疾自稱貞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先生曾祖諱瑛祖諱審考諱闈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敏穎悟過人幼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夏不就涼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質超邁務學之勤收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凡有疑難必籍記逐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翁捐

定為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執弟子服衰哭之慟

禮葬於里之高路先生既冠遊於江淮兩浙一時知名之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嘗應浙江鄉試不合有司歸家取友於鄉里如倪仲弘鄭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雲庵玉蓮僧舍窮日夜潛心於諸經子史靡不研窮攷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變至於山川嶽瀆草木昆虫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充養其端以實踐焉會元季干戈肆興四海鼎沸鄉里橫潰殺人如刈草菅先生惻然不忍

乃設策與其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 天兵以復郡邑凶愚者鋤之柔善者扶之諸大家來依者亦督誦勸化相為保全之計事寧退歸田里不希進用惟以悅親為心至正丁酉居內艱已亥居外艱哀毀踴頓幾絕葬祭以禮廬於墓側扁其樓曰春暉庚子秋弟同提兵爭鄱易不克棄妻孥軍馬原庫亡之西瀾用兵姑蘇 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并次子淵存寓江寧為質已而知同遇張士誠之害方釋授先生安慶稅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請事宜還京師而安慶城陷於陳寇夫人與隣婦襁褓赤

子淮賈入山谷勢急棄赤子於草野以身免難家僅余奴亦從賈避見遺赤子抱以尋夫人不獲求乳於材婦逾旬而後于母以完城復平定先生自京師復任未逾月 朝廷選儒官委參軍詹同領入川蜀隨軍參贊先生以肺疾辭得歸田里洪武初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入閩先生長子澤先從事王公幕下公素知先生學行迺專使禮延先生至三山關館於中山之陽載越歲以疾辭歸洪武甲寅乙卯之歲屢奉 朝命郡邑交劄勘問先生疾愈與否郡府命醫視曰肺疾難療由是復命得遂田

園雖臥病中猶激厲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邑之季
文徵休陽范平仲吳韞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於
朝凡遠近祖宗墳墓有傾圮者務堅完之荒蕪者
芟除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白誅者濠梁人也壬寅
之歲來宰婺源廉公有威強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
鄰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厥暴於河事平先生
備衣衾棺槨買地於環村營塚塋葬之鄉里兵燹後
有喪不能葬者亦皆爲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
制割田四十畝立定規俾子孫永守立祠額曰君存
長亂之餘鄰境銀鋒泊水浮梁有流移顛沛來依者
咸徵錄 卷之十九 七十五 吳山館

際人有罪至死先生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
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常旣先生爲善人
明年頒 詔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
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載至可其請三月間 上
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先生既至賜坐語次顧曰
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曰未知日非不嘗
以老病故請覽還婺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
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
喘嗽爲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
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
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
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
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閉門以絕否
則筆之於東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于
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
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 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
敢不欽佩以矢母負上心明日辭 朝都門送車百
兩觀者填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爲千載一遇也先生

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默而智言
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
其中所為文章深而博厚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
咸歸於正積有十帙名曰潛溪集又十有六年考終
於正寢年七十有九

狀

卷之十九

七

山陰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尹君襄墓志銘

董祀

嗟乎舜弼吉之永新人蓋國朝翰林文學之臣吉最
盛其在永新則呆齋劉文安其一也舜弼少有名比
入翰林人咸期之曰是且繼文安者乃不意其止此
也舜弼姓尹氏諱襄舜弼字也尹於永新最故而衍
父諱某博覽能詩號松陰以舜弼貴贈翰林編修母
某氏贈孺人舜弼生有異質日記數千言年十九為
縣學生二泉邵公督學江右獨器重焉二十舉鄉試
第一時松陰公已沒念母孺人老久不赴禮部試正

狀

卷之十九

主人

德辛未予得所試卷將寘魁列有抑之者數爭弗能
得為梓其文以傳尋被選為翰林庶吉士閣試屢先
羣輩踰年以母憂歸丙子服闋特授編修明年丁丑
同考禮部 今上登極奉 命祭告南嶽及古帝陵
之在湖湘者比還與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予為副
總裁日與同事乙酉秩滿遷侍講尋以實錄成進司
經局洗馬經筵直講丙戌予主試事舜弼復為同考
居無何疾作醫誤利之加憤悶予往視已不能言矣
猶舉手如揖狀翌日遂卒 上念講臣 特命有司
諭祭前此五品非學士不予祭蓋其異數也舜弼性

醇厚端靜言笑不苟其為學沈思力誦多自得者隨所讀書有見輒筆之簡端又病近世異程朱為說者嘗著論辯析曲中其隱兩為同考校閱恒達旦不懈得名士為多在史局紀述詳確有體每直講意寓規諷一日講說命罷有旨詰問講章誰為首人為危之應曰吾職也孝友尤篤幼時於陰公所口授語佩服終其身奔母喪月風清必於舟幾覆事伯兄成郁君甚謹小事必咨而後行女兒貧歲分粟遺之以為常有里師嘗從役句讀者既沒撫視其二子不衰與人無宿怨也家有基宇者不與校既而以事謁復厚遇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七十九

曼山館

之其人卒愧服家居與官府不相聞親故請求殆絕居常不問有無疾革假貸為棺斂費為詩文典實不事斷削有巽峯稿若干卷年止四十有三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楊公傑墓誌銘

陸深

公諱傑廷俊其字也別號立齋世為平定州人曾祖叔成祖玘舉於鄉授鳳陽府通判再遷鎮江府同知父灝修隱操以公貴累贈司經局洗馬初鎮江府君之歸也囊無餘貲時時教授鄉里至教公聰悟異常奇焉比成童為邑諸生每試必先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讀書其中以餘暇為詩歌追古作者後進士多從之遊蔬食菜羹淡如也時鐵郡之守素不知公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八十

曼山館

意欲公往而後修好公終不往素知公者或從他郡招公公亦不往其自守如此壬辰再試再不利再入國學時太宰耿先生好問為司業知公數與議論天下士多與之游戊戌禮部試廷試俱高等為庶吉士時學益進造詣益深庚子授翰林編修聲望日重癸卯滿三載賜勅進階文林郎贈考封母如制甲辰會試為同考官稱得士戊申孝宗敬皇帝龍飛充經筵官有文綺白金之賜已酉滿九載陞侍講尋充講官啟沃得體辛亥同修憲宗實錄成有銀幣襲衣之賜遂陞司經局洗馬壬子為應天府

者試官是科最稱得士甲寅滿三載賜 誥進階奉
直大夫加贈考加封母復如 制配黃儒人進封宜
人尋充日講官復以大臣薦充 東宮講官一與
修 大明會典未終事而疾作竟不起享年五十有
六事聞賜 祭一壇益持恩云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之十九 十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

翰林院一

學士

宋 濂

劉三吾

潘廷堅 子藺附

王 景

沈 度

蘭從善

黃 諫

孫 賢

豐 熙

太常卿兼講讀學士

劉 儼

吳 節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之二十目錄

林 文

王 獻

郭維藩

侍講學士

朱 升

方孝孺

武周文

曾鶴齡

侍讀學士

張以寧

王 達

徐 穆

姚 沐

弘文館學士

羅復仁

侍講

宋全

王進

劉球

彭教

侍讀

唐愚士

陳振

尹鳳岐

待制

王禕

黃哲

起居注

范常

庶常

唐肅

山陰張耀芳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全校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終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太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濂

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

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

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

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

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

又伍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

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

獻徵錄 卷之二十

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

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

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

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

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

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

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先生以一月為答初

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

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

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

携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菴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思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末幾悉得其間與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二

吳山翰

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弟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 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

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已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三

吳山翰

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輯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記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金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

狀徵錄

卷之二十

四

吳山傳

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煖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五

吳山傳

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欵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

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且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

麻徵錄 卷之二十 六 曼山館

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問與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

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

麻徵錄 卷之二十 七 曼山館

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敢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

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

獻徵錄 卷之二 八 曼山館

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晷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今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

獻徵錄 卷之二 九 曼山館

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今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置 葉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盃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欲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上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宜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冢子璣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璣除中書舍人 上伏後錄 卷之二十時休職輒命題試璣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璣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

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詩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升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築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一

受山作

謝曰非陛下番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壁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詣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閣閣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受山作

不請日本

文集

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投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

及先生之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何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

獻徵錄

卷之二十

西

易山館

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實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業以

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璵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恒嗚呼惜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感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

獻徵錄

卷之二十

西

易山館

袁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濟舊著
小傳及同門友人所作歷官紀合為行狀一通俟嘗
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廕庶幾他日太常
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宋太史傳

王禕

朱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
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正德間
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松謚文通先生
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
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者復遷金

獻徵錄

卷之十

六

景山館

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
為俊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
者多矣景濂在姬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
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
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
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今從名師即有成爾
乃携之人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去先生習詩書春秋
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女胡君翰曰舉
子業不足為景濂蓋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流陽從
吳萊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

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為文初若不
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
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
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

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
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
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
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
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
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

獻徵錄

卷之十

七

景山館

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
為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疑如泰山之雲層鋪疊
湧香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
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
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
淵源乎益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
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濂文氣
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商
周彝龍紋湯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

景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逾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擢徵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冝就會世亂益韜閤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狀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終貴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蘇徵錄 卷之二十 十八 世山

氏王相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娶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杳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扼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汁

冰狀貌豈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墜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捍閤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辭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

蘇徵錄 卷之二十 十九 世山

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禠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一第下... 丹...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昆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齋以字行系出
宋楚國公之裔世為茶陵人大父平楚父兀翁皆宿
學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庠存吾登庚午進士令臨武
元未俱歿節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鶴之姿性資警
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自
撰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
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為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
歲鐘之歲與兀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
廢文墨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
吾幡然應聘而起日與宋濂詹同孫善暹侍 上左
右眷顧特隆 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
詰表判策三吾多所刊定因著學業啟蒙官被旨考
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
為之屢典文衡克讀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三吾時
經筵首進嘉禾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
為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遠邇騰
懽蓋聞水陸草木之英為瓜為蓮所茁必駢所毓必
成矧是嘉禾為五穀之長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
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耀芒而森森鋒起其穎

常結實而顆顆珠明莖之森也日出理空漏萬項黃
金之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連一色碧玉之晶爨
蓋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之豐稔地不愛寶故
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其在成周則異畝同
穎於地為陶唐其在炎漢則一莖九穗於地為洛陽
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靡常往聖有德必於往聖
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闡揚聖莫聖於 大
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
進劑 聖躬奏效於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
昔者而有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
快徵祥 卷之二十
言也宜郡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 皇上
曰噫我茲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為朝
廷之盛事荷荷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種殊並
昔生周朝今來明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則以是禾
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脉之所本有國王業之所自
也既告宗廟乃教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必
熟而薦者不敢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獲
之程程積之粟粟其崇如壻其比如獅以開百室此
又可見嘉禾之祥為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耜之什
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為圖今

國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區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以曰碑之紀遂為之誦曰天心降祥今萬宇薰和地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今維此之瑞不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欲自為註三吾時為左春坊贊善 上召謂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敢效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史山館

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書成及大誥三編成皆命三吾序其後三吾序成稿上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無疵其二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為翰林學士獨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集

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上嘗命宋濂贊其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壑其文燦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峭崖之磊落高立驚山拜恩鴻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逝清風其浩渺此縉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見重於 上如此未幾乞骸骨去年已老矣而世之傳者多謂三吾不能保終吉云所著有坦坦齋集十有一卷傳於世贊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不獨擅華 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厭微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史山館

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實過之勇退不如唐回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劉三吾傳 廖道南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孫皆事元夙難三吾少習舉子業元末避兵廣西授靖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屏承顧問悉多稱行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屏民安否三吾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
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
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
忘之三吾曰 聖心奉奉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匠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
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上
常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
者萃爲一書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
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吳山館
甲辰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
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
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
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
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
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
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
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也 上曰
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古德靡悔災亦可弭
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

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
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者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畏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
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嚼食飲酒嗜之
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雅恕以行吾
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
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家
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
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吳山館
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懼凶咎無不自己求之者
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
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媿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
何願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
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
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
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
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
離於下積怨聚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
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

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
 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
 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褊絕賢
 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也已 上曰人主以天
 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
 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 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
 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
 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
 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上因改定書傳
 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二十六 曼山傳

暨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
 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
 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於侍衛之
 前燕享則坐於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
 及修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
 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誦竟以是獲罪三吾爲人慷
 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
 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
 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爲
 博士久之乃復爲學士 史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
 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啟
 沃格心居多至於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
 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祗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
 台輔之器學顏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
 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獻徵錄

毛

曼山傳

翰林院學士潘廷堅子補傳 郡志

潘廷堅字叔聞當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然皆遁跡丘園不干祿仕至廷堅天資穎拔學問老成教授鄉邦往往為富家延主西席元時用薦為富陽縣學教諭歲乙未奉迎車駕駐蹕太平遂擢為本府儒學教授明年取金陵改為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寅召入拜翰林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仕廷堅為人慎密謙恭未嘗有過為一時所重詩文亦有可觀子補

潘補字章甫廷堅子幼穎悟絕人總角時廷堅與談

鄉邦籍紳文獻模楷典則輒能強識博記故於鄉曲前輩多所敬慕比長師事陶安而託交於李淮兄弟初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縣主簿未幾擢為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拜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年尚未及四十會修大明令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律成尋卒補為人肖父而文章清雅過之一時所作序碑傳贊皆散失不存子孫家多福鄉惟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尚存焉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常齋王公景某碑銘

陳璉

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為括蒼松陽人唐觀察使朗之後代有聞人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性理之學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關常齋以屏世紛益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大遍發為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公拳拳服膺及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荆榛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士子多有成就上於天官考為九州二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安然以公應詔既至訪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見錫宴西序製藩王朝觀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京城鐘鼓樓記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知州政寬平明恕民皆安之復修學宮建壇墀勸農桑均賦役得新藉戶三千口若干田賦稱是會以疾歸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二十九 曼山制

鄉里明年徵赴闕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
 成奏日給食大官亡何授山西右叅政與右布政使
 韓宜可俱乘傳至官夙夜祗若以承流宣化爲已任
 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情吏弊善彰惡瘴百司肅然
 上下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意有以稅糧撓法者按
 之不伏辜上章誣以事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單馱
 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者
 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
 思朝廷聲教軼於前代擬鏡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
 敬聖德以潤色鴻業爲碑銘記序雜文若干卷洪武
 狀後錄 卷之二十 三十 吳山館

李年召回入翰林太宗卽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
 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寵眷日隆及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資優渥復督
 清文武官貼黃舉有成績兩典文衡去取至公號爲
 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葬江寧鳳棲鄉之原享年七
 十有三靖難時言建文歿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
 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度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性敦敏言
 動不苟刻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
 尤精洪武中郡邑以文學薦而以家艱坐稽緩謫戍
 南詔岷王聞其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
 南詔一見公甚相敬愛董公歸朝首薦公召還未及
 登用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今
 禮部尚書楊公弘濟首薦之擢翰林典籍與修 太
 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金紗衣復承命書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吳山館

孝慈皇后傳及古今 女傳書法精妙式稱 上意
 自是詔誥制勅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公未幾陞
 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講學士 上嘉其清勤賜二品
 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藻爲
 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祭扈從往來兩京蒙
 被恩贈賚不可勝計 仁宗皇帝登祚賜誥推恩贈
 其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黃詔賜鈔幣給驛
 傳仍命藻待其行鄉里榮之 皇上嗣位陞今職年
 七十有三屢乞致事不允逾年特命食祿不煩以事
 卒年七十有八

翰林院學士蘭公從善傳 崔 統

蘭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州府學教授 宣皇為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擇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母得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從善端行貌重所論上皆帝王道經先師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贊善 宣皇為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煥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細書暇即取秘書讀遇休沐與抑菴公載酒郊遊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吳山館

覽勝賦詩意泊如也又數年以久次遷學士 上方 嚮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 上日久 宦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哉年七十授例求謝事 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黃學士諫傳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其先家本高郵元提舉士源之後國初遷蘭縣後為州人諫為人博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於八分書正統壬戌進士及第第 三人授編修館閣中稱其有應變才為經筵講官 景帝改冊東宮諫以侍講擢春坊庶子天順初改尚 寶司卿仍兼侍講出使安南詰迂路定禮儀辦坐席 辭銳屢論請王胡凡為書十一通悉按經史其王皆 不敢違風節凜然交人至今稱之還 朝遷翰林院 學士嘗作金城黃河二賦及 大明鏡歌鼓吹辭李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吳山館

賢劉定之輩皆稱美之好評品泉水自郊畿論之玉 泉為第一自京城論之 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為第 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 內府必啜厨井水所 烹茶比眾過多或初寒暑雨罷講則連飲數盃曰嘗 與汝辭眾皆譁然一笑談者以為嘉話忠國公石亨 事敗以鄉人出入其門被劾謫廣州通判至廣每遊 遊白雲蒲澗諸山水亦評廣州泉水以雞井為第一 更名學士泉鑄題各勝多作八分書廣人多從之遊 以其別號蘭坡至此之東坡云後召還卒於梅嶺驛

翰林院學士孫公賢傳略 朱睦㮮

孫賢字舜卿杞縣人也景泰五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七年預修寰宇通志成轉侍講天順初為會試同考未幾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讀三年考最推恩封父如其官及母妻俱授安人 純皇即位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六年乞歸省 上念侍從舊勞特命乘傳且有金綺寶鏹之賜滿三月還朝會修曆皇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十四年以家艱還盡以遺產昇其二弟服除以學士命掌翰林院事時 皇儲未建乃上疏請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覬意

獻徵錄

卷之三

三四

雙山館

章並上 上皆允之 皇子立是為悼恭太子賢歸

六年卒年五十四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諡襄

敏所著有鳴盛集若干卷刻於家 論曰余聞景泰

易儲時詞林加宮保二十餘人而有恒獨守官如

舊安安於里遜未嘗見之辭色舜卿 上建儲儀即

拂衣歸終其身不出若二子其視世之競勢利者不

啻徑庭矣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豐公熙墓碑 黃佐

先生諱熙字原學鄞人系出宋名臣清敏公履之後曾祖考寅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祖考慶正統己未進士累官至布政使卜葬遇室者得豐之華喜曰卦符吾姓名子孫其逢吉乎所著有古易筆法簡庵集考耘郡學教授世傳儒業以先生貴 封翰林編修加贈春坊右諭德母王氏繼母周氏皆宜人先生生而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精舍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選第一等事於人即非夫也十歲後集 卷之二十 三五 雙山館 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昂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弱冠師姚鎮授毛鄭詩舉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已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寵之注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侍 孝宗實錄轉春坊右諭德時連瑾用事朝士多媚之先生獨不附瑾銜刺骨出掌南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沒喪之一如喪母既免喪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資望隆赫中外士莫不傾心謂宜握持鈞軸以兼化理而忘者陰沮之久之不調 今上御極陞學士 詔定大禮先生議不

合方進用事者概以危禍蓋得附已而先坐卒守前
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
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某月日卒先是彗星見文昌
卒之日天鼓鳴浙省榜眼石坊忽崩壞先生性嚴重
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見中底而不可者即通
顯人未嘗一跡其門故卒與世齟齬博極羣籍潛心
六經而尤邃於禮為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
入弛張一不益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擅長者
也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各一得人最多所著
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庵集一齋集配
賦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一 長山館

史氏封宜人子男二長坊鄉舉解元嘉靖癸未進士
南京吏部主事次燁

中順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掌院事贈
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劉公儼墓碑

李賢

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泰和
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為望族考原性號退菴隱居
不仕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講妣楊氏贈宜人公為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
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遺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為
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不為口耳之學務探底裡嘗
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甫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
賦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七 長山館

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
傳春闈廷對有鯁直忠諫之詞遂擢進士及第授翰
林修撰階儒林郎學益進遂以古文明天下八年與
修五倫書十一年為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二年考
滿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
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
士十八人為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
賜誥命是年修寰宇通志為副總裁續宋元通鑑綱
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
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

功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之獲免天順改元皇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不起訃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其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囑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今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五等坐公罪重開科取士 上命高文義公穀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八

吳山館

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今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李氏續藏書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節神道

碑銘

周洪謨

先生諱節字與儉竹坡其號姓吳氏世為安福人先生德宇寬平詞氣溫潤宣德乙酉領江西鄉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入翰林為庶吉士 賜御製詩勉勵於中秘書無不讀而究極蘊奧乙卯擢為編修 正統戊午同修 宣廟實錄成增俸一級賜金幣衣服 詔宴內苑西湖上三載績最得膺勅命贈封如制暨修五倫書成 賜御製書及五經四書九載績最陞侍講食從五品俸景泰庚午奉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九

吳山館

命祀魯先王及泰山孔林是秋主考應天府鄉試尋遷南監祭酒視廟廡堂門多腐敝久即奏請修葺詔靖遠伯王驥督理踰年落成三載獻最 賜誥命其畧曰端慎周詳已著育材之效公勤穎敏尤成興學之功父母及室加恩贈封九載秩滿陞從三品俸仍掌國學者又三載以老請休致 英廟特留之曰國家師傅正須老成卿宜懇稱母唐懇辭又踰年英廟上賓今 上嗣位詔赴 闕改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同修 英廟實錄以先生為副總裁丁亥實錄成賜金織衣銀幣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學

士少選特 賜誥贈封其祖父母以下及王淑人卒
蒙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服闋赴京謝 恩卽乞
致仕 制允命兵部給舟歸既至家容與泉石者十
餘年卒時成化辛丑七月十八日也得壽八十有五
訃聞 朝廷賜祭葬如式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

受山館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林公文傳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上林人與環同出宣德五年
廷對第三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成
轉修撰時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爲優叙
不計也丁內外艱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
諭德兼翰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寰宇
志成陞庶子兼侍講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罷康定
時官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
者七人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
八學士是不爲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 上謂內閣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

受山館

李賢曰林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畱供職五年克
修大明一統志副總裁八年 憲廟卽位以舊講讀
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仕歸文
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
無大小皆以誠意詩文體格溫醇自成一家縉紳推
爲醇儒咸自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
者稱爲上林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遺官
論祭營葬

出彭志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
事贈禮部左侍郎退菴王公獻墓誌銘

王 俱

公姓王氏諱獻字惟臣號退菴杭州仁和人也會祖
諱思誠元醫學提領祖諱性安冠帶醫士贈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楊氏贈淑人考諱智初
封編修後累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
氏亦累贈淑人繼母俞氏封太淑人公少賦穎異羈
貫知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
歲學通經肆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明年景泰
獻徵錄 卷之二十

聖一 吳山作

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
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
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公
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
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
焉癸酉授編修修寰宇通志陞修撰天順初乞歸省
賜路費寶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
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為同考是科先後
兩人兼不敗命者惟公一人丙戌修撰秩且滿先公
計至即日陞辭星夜行抵家治喪葬咸易兩至暇日

與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侈之態人以爲
難尋用薦起復之公疏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
德兼修撰庚寅命克經進日講官賜大紅緞金襲衣
東帶冠履辛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
鄉試壬辰克廷試讀卷官賜寶鏡千緡未幾陞翰林
學士癸巳賜金帶本朝學士非典密務侍日講者皆
不與是賜蓋異數也乙未復克廷試讀卷官賜寶鏡
千緡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公祭告
闕里比還適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
事仍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於文華
獻徵錄 卷之二十

聖一 吳山作

殿又命借學士南昌謝公教庶吉士梁儲等於玉堂
外署滿三載乞恩移封父母詔許之今制凡朝臣五
品已封者即四品不封先是既贈諭德今加贈詹事
皆兼兩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罕與為媿辛丑主
考會試壬寅修文華大訓成陞今官丁未再克廷試
讀卷官復再賜寶鈔蓋自擢第入翰林於今三十有
七年先後握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年已五十餘後進
推公為先達知已期公於大用公雖謙不自居而亦
頗自信其必至然訖不登樞筦履屐劇以少展其所
抱負君子惜之

十六年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价

夫郭先生維藩墓誌銘 吳國倫

先生姓郭名維藩字价夫大梁儀封人卜居杏岡之東門人稱杏東先生父廷珪中憲公起家進士授南京戶部郎調刑部郎坐執法忤權貴人謫膠州稍遷至程蕃太守程蕃去中州萬里所治多蠻夷部落公遂無行意與配太恭人賈偕隱里中課子終其身先生自少丰神慧朗十餘歲即強記善屬文弱冠從中憲公南京時南陽王公為他曹郎先生慕而師之自是問學日益精贍而文思日益哀然絕羣比還中州

賦徵錄

卷之二

四十四 吳山作

則中州諸經生未有不下先生者弘治戊午先生舉於鄉正德辛未舉進士推擇為庶吉士入史館讀中秘書雅有公輔之度甲戌授翰林檢討丁丑春命同會試所取多海內名人是年四月考績 上嘉之誥封其父母已即請告銜命馳里中奉 上所賜金緋為中憲公太恭人壽里中父老皆喜而相告曰往公棄二千石如敝屣今厚發其嗣而席有餘榮若此哲士哉辛巳擢南京國子司業先生謂大學賢士所關乃毅然修復師氏之教日端坐惟中與六館諸博士弟子講授經業蓋居國子三年士習一正嘉靖乙

酉擢侍講學士視南院事先是院廨蕪圯官屬多不備即視院者又多傳舍居之已遂鞠為場礫先生曰

茲豈非昔人所比於登瀛地乎奈何坐令其蕪圯而不支一木也乃括院中所儲公貲得數百金又稍稍捐月俸佐之未數月葺治一新觀者竊歎曰郭先生來吾曹復覩翰林矣丁亥奔中憲公喪歸己丑又喪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卒卯起復故官尋改侍讀學士典 內制壬辰春 命主會試先生以史臣嫻於辭令又數為 朝廷得士稱任使以故受知今皇帝有 詔進講經進又輒從講中開陳化理啟沃 上心嘗講尚書天惟純佑命章末獻言曰願去操急之習而務惇大之風 上諭輔臣曰維藩言有指其使究言之於是先生草疏無慮數千言防民邪

賦徵錄

卷之二

四十五 吳山作

正士風辨賢才關偽學罷選貢復吉士崇師儒廣言路則其大槩也疏入 上多采納行之後又講尚書古之人猶胥訓告章末又獻言曰古人非止殷三宗周三王乃爾聖如帝舜其臣猶以逸樂戒之而舜不以為忤此正胥訓告保惠教誨意惟 陛下裁擇未幾坐失頌自免瑞免官歸里中乙未 上思舊臣召還先生官如故先生又進講大學衍義 上甚嘉

悅賜金幣寶緘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視院事是時朝士大夫見 上簡遇正人謂先生且
入相乃一夕疾忽作不起訃聞 上悼之賜諭祭敕
有司營葬事先生其可謂以榮名終乎

朱禮傳

卷之二十

皇六

朱侍講學士升傳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樞
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樸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
楚望講道湓浦借趙汭子常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
城紫陽祠始作經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
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
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
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
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
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
賦散錄

卷之二十

皇七

南歸而斬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
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
年丁酉大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潛邸冬辭歸明
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
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
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次年 聖上肇登鴻寶改元洪武車
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未再行 以年高得請致
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
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實用為工上窮道體

由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

職後錄

卷之二

禮人

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宋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偽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

職後錄

卷之二

禮人

禮人

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與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聞洙泗集羣賢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闡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銷禮法之康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 曼山作

場超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聞基以來歲每徵聘彛彛東帛為矜式於園中青青子矜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闡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叅於筆削天地交泰有咨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

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 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合時祭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

也夫內嬖惑人甚於婦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
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
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
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
之歸石門後終於家 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
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爲禮部試侍郎同翰林院學士
升之子也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
等裝衣
東華雜記云翰林朱允升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
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一 吳山館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傳 侍講學士 鄭曉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
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公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
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
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
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
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公頗末視文藝恒
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
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
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三 吳山館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起兵
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
鄂公則曰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
曹彬於劉誠意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
實今文衡皆未收入

召見 上嘉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輸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公名特開釋令奉祖母孀妻子還二十
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
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
子師公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
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初廷臣交薦
召授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經筵
備顧問公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
公 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

面議可否必命公就展前批答公嘗作書事詩曰斧
 晨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攜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透
 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
 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為總裁會改謹
 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凝命神寶公又獻頌皆規正
 君德比定官制改公為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
 議詔檄皆出公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
 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
 屈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公草詔及見
 憲微錄 卷之二十 五月 曼山作
 悉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公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公
 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
 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
 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公大
 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
 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公慨然就戮為絕
 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
 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
 呼哀哉兮庶不我九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已經先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公和粹真諒事
 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
 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荆榛
 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婺備至與林右王紳
 郭濬列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叔
 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為言公深然之及與政又
 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
 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
 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
 賦微錄 卷之二十 五月 曼山作
 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
 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
 輿商得一字實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
 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
 親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
 曰若孝猶童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
 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文始行或曰
 孫公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
 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先節事
 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

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
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
日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
筆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
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赦坊司錦
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存者旣經大赦並
若爲民給還田土尋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
君雖迫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
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
下始取稱孝孺諸先義者爲忠臣云

歐陽修 卷之二十

五十六

受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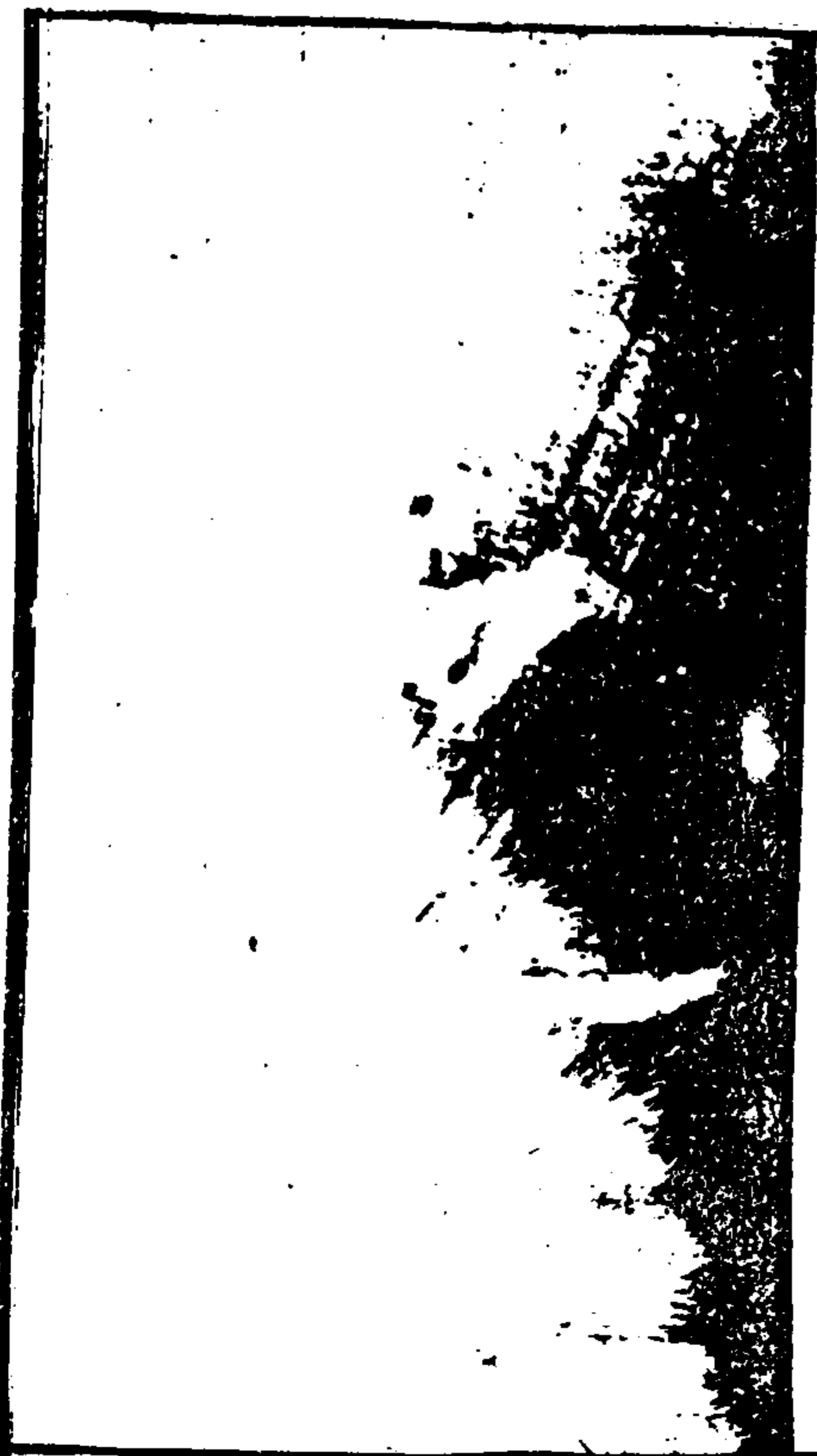
翰林院侍講學士武周文

永樂四年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講學士武周文陛
辭命畱之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
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
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
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
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
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
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
耳

歐陽修 卷之二十

五十七

受山館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泰和曾公鶴齡行

狀 劉球

曾公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父贈翰林修撰伯高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臥内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須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承樂乙酉鄉薦明年春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為翰林吉士翰林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新然無足賴者投學徒以自給而從焉者衆賢入蓋不貨迺營故業邑城之西為久安計諸子頗厭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九

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承樂辛丑會試嘗今少即虛陵楊公同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其公文優拔梓行之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洪熙乙未勅封贈父母妻宜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二陵修祀事宜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 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讀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 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

惟欲請茸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除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言眾皆佩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旦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沒館閣中大為之慟歷春秋五十九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九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以寧墓碑

楊榮

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
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
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
始居古田之梅溪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煒煜襁褓中
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
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欲羨八歲時
人訟其伯父逮於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
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
蒙徵錄
卷之二十
卒
見山作
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歷五年
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大定丁
卯進士第初任黃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檢捕海寇
殲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
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為兵所阻教授淮南者
十年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翰林既入國朝拜翰
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
多所裨益賜詔褒諭恩養特厚馬洪武己酉夏六月
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
殺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於朝且教其世子服三

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
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
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

張公以寧

卒

見山作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傳 黃佐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世編氓至達始業儒家素
 貪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為文辭援筆立就
 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則之嘗受
 經於鄉先生張壽甚見器重後壽拜禮部尚書復往
 卒業京師學士宋濂見達端重簡默而丰儀卓偉嘆
 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及歸而縣令辟為鄉校師達
 訓迪有方學者多所造就改除大同府學訓導教如
 鄉校時革除年間以為人為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
 忽其門朝夕請益達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懈
 成德建材之士彬彬然出達門下初成祖居燕藩聞
 達名及即位召與語稱 旨太子少師姚廣孝復薦
 之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方治革除年間奸惡 上聞
 同建文君過失達對曰可與為善但輔導非人故誤
 之耳 上不以為忤與修 高皇帝實錄尋陞侍讀
 學士編纂永樂大典為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嘗
 獻觀學頌達謙和恭慎為文章有典則援引證據必
 本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韻晚號耐軒又號天游道
 者有耐軒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尚友編桂林機要
 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藏於家達性不飲酒甘嗜薄

味然常患氣疾時遇寒暑輒發及臥病篤 上命醫
 往視永樂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大德元年 六月 十三日 葬山陰

侍讀學士徐穆傳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手同考會試者再得倫文叙董玘皆為榜首及其他名士尤多人服其藻鑑。上即位命充正使領朔於朝鮮及境驛告國王迎詔不郊迎不道跪穆援古證今反復折辯不能以禮屈之王屢遣陪臣代贊疑義剖析不遺凡所覬獻悉拒弗納國人皆嘆服與修。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劉瑾專政託橫充政務名謂諸翰林為部屬穆時已丁憂去猶不免擬。本朝 史山 為南京禮部員外郎服除改南京兵部未至任瑾敗復為侍讀比內閣以翰林春坊多屬員疏其有資望者陞補穆名在疏中翌日遽卒其子承年以請特予為侍讀學士蓋異數也穆才性明敏筆千百言若不經意者博極子史於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以及四方地理險易俗尚淳厚歷如指諸掌每稠人廣坐中議論英發畧無諱避穆素所自負蓋欲一試以就功業年僅四十餘而卒人皆惜之

學士姚明山先生涑墓誌銘

趙時春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公涑字維東號明山浙之慈谿人也考總制兵部尚書諱鎮以文學進士高第歷禮部郎督學按察晉都御史撫延綏督廣兵討叛叛牧舉猛以明大義法皆應具。國史配張夫人夢吞日事與五色鳥投懷遂生公六歲夫人卒公踊頓如禮七年就學聰慧強記尚書命為龍文公以代天行雨降世教民對成童知屬文於途得遺書遂引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序焉尤好觀史窮其成敗治忽及長狀貌奇偉世稱鉅人尚書兵備汀漳山寇發闔人大震。本朝 史山 公即挾弓矢助討寇廣設方略寇遂靖舉正德丙子鄉試第七人嘉靖癸未禮部第二人及。廷對遂冠多士拜翰林院修撰尚書亦自延綏還拜工部左侍郎父子同誥。闕謝縉紳以為榮次年大禮議起公偕臣象伏。闕爭之同杖於。廷得復官尚書以三品陞公子公推與庶弟其孝繼母友諸弟類如此丙戌為會試考官尋命備經筵官奉使清黃公撮其要為錄使世臣咸知。國制以馭吏奸壬辰為。廷試受卷官充經筵講官丰儀峻偉陳義誠切。上嘉焉九載考績例進左春坊左諭德與修明倫大典每晨

入贖出盡心縞摩大同兵變戕主帥公密謀告當柄者以誅其首惡而有其脅附且薦同年進士楚公書可任楚竟平大同常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正華夷之分初被卻後卒如公言十奉 命校 累朝實訓成 上賜宴內廷加錦繡襲衣晉侍讀學士安南不貢時議欲討伐公謂此舉使事耳可不煩兵卒如所料丁酉主北歲試得士登甲榜者多文詞爾雅明俊世以為式某歲丁尚書愛特賜馳驛歸葬孝勤備至遠感疾卒後 上嘗問壽狀兀何在或以公憂去及卒對者深悼惜之 特賜祭公明達魁岸其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六十七 史部

長於史務求政要為經濟事不拘拘文詞常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齊梁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 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為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阻之處相諸掌不幸熾於火謂海運當講於平居時又曰中國之兵強吳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養草昧法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命繁而寬所以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

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持論侃侃聽者忘疲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六十七

史部

弘文館學士羅公復仁傳

王時槐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僞
 漢辟為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諒盜雄非帝王器遁去
 壬寅 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 大祖甚喜
 置左右祭卯從破友諒於鄱陽齋蠟書招袁臨吉轅
 請郡甲辰友諒子理固守武昌不下 命往諭降之
 權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每宜見賜坐食
 歛丙午使山西反覆以天命人心曉譬之橫廓感悟
 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祿詔諭安南歸所侵地
 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 大祖聞其事益義而
 服徵集 卷之二十 木人 曼山
 嘉之隨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樸若草野倨侮
 而腹中了了 大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
 陳南音以對 大祖顧賢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不
 名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
 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 賜第城內遇 天書
 即製水龍吟一闕以獻 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許
 之陛辭 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
 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滅江
 西秋糧軍糈等事 上憐其老畱三月乃賜玉帶錢
 杖裘馬食具遣還於家復仁從容侍帷幄隱至於璞

深受 上知始終無替以壽考終有玉堂倡和集行
 於世

則林之
 不九

侍講林公環傳

林環字崇璧後塘人唐九牧葦之後幼儻不羈聰慧過人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澤宮時文章已為人所重永樂四年 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總裁官兩考會試聲名籍甚十三年 扈從巡幸卒於北京年四十環負材晚世務行爲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沒無不悼惜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

七十

夏山傳

翰林侍講陳先生全墓誌銘 陳循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陳之先光之固始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南陽又自玉融析居長樂之江四里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戴氏先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既生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魯受業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郎峯皆有賦詠時先生踰十齡亦預侍行作詩諸父益器服敬銘 卷之二十 七十 夏山傳 重之令攻塲屋之文為邑庠生卒業於其族兄澹齋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園亭既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綬微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於鄉比還預修永樂大典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資陞侍講 車駕南還比復巡守先生以老得免扈從後署院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為人謙和而篤實其居官慎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先生老成每見稱重無間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

故事京官有喪皆赴 行在請 命然後歸葬時先生適有疾且值水凍或勸少待疾瘳冰解而後北行先生曰有是哉死生命也吾為君親不得顧此遂行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輟還至南京越十三日而卒距其生元至正己亥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一日呼榦語曰吾荷 國恩至此肯托祖父之餘蔭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君親不能報為可憾耳爾兄弟其母陸先業庶有望於他日餘無所及平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一

曼山作

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一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實內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為文章和平寬厚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者非徒以寮案之故交游之私也其先京兆人家蘇之長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二

曼山作

洲立中仕松江府知府生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釋義理已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

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王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王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蓋於汝嘉無間言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四

吳山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贈翰林院學士諡忠愍劉

公球傳

彭 韶

公諱球字求永一江西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輯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不煩考索一檢閱之項可盡得之尚書胡濙加敬重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正統初詔求文學之臣濙首以公薦預修宣廟實錄成改翰林院侍講食五品祿公事冗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蒲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五

吳山

其在經筵奉奉於開道啟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歲己未庚申京師大水民饑上陳築漕極濟之方時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為慮已而麓川不靖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大意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癸亥夏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言時麓川再叛發兵往征之公復陳十事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大監王振覽之怒欲置之法適編修董璘自陳極為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指揮馬順深探其獄謂

公齒此謀陛前梓去公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遂死於獄年五十二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文愍

劉忠愍公死事狀

羅洪先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

狀敘錄

卷之二十

七十六

吳山館

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今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無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啟啟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塘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

狀敘錄

卷之二十

七十七

吳山館

日戰時兩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墮首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借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稭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仗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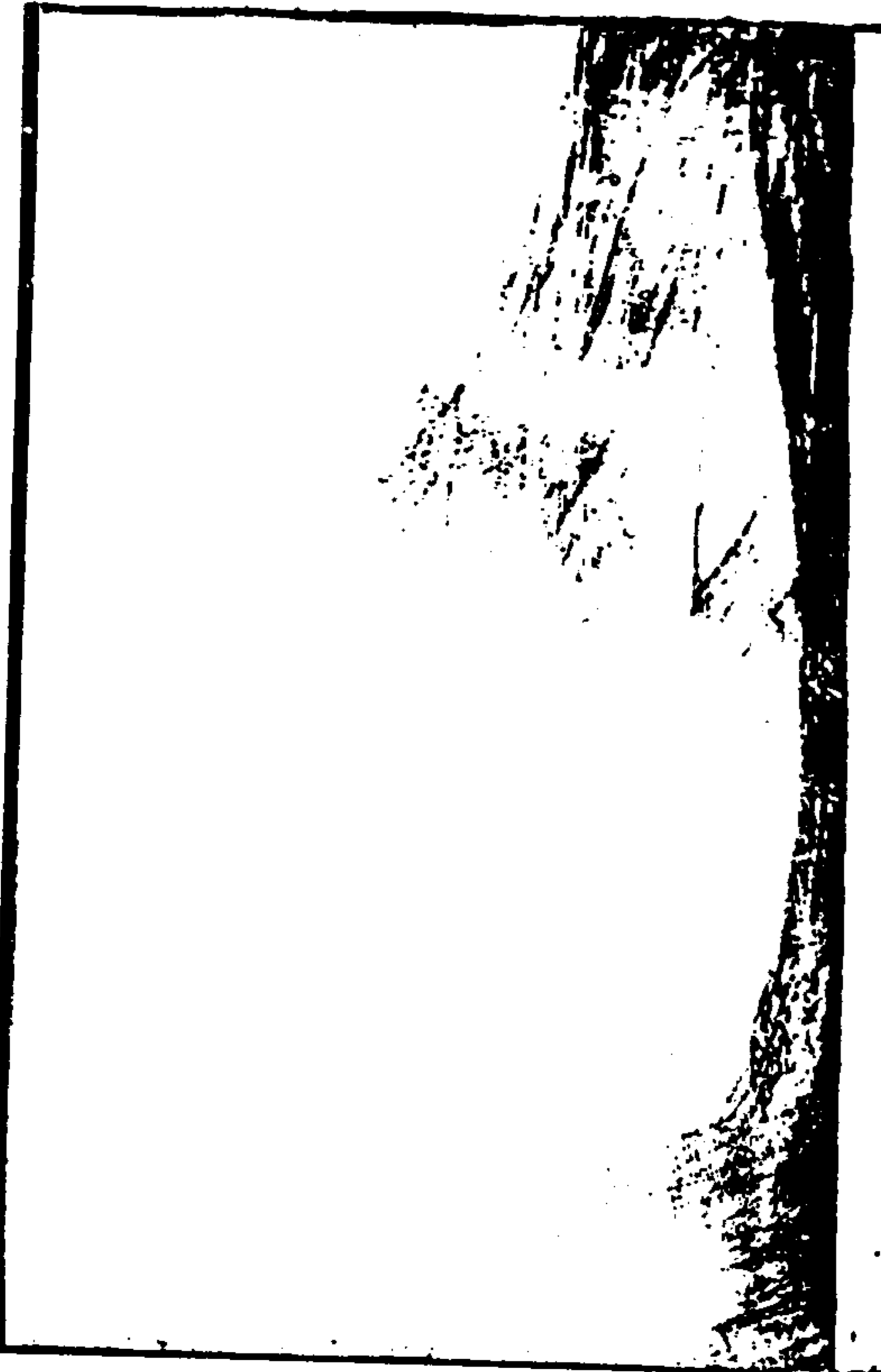


翰林侍講彭公教基誌銘 彭華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文學志識行檢若彭敷五者於今何可多得迺僅四十有三而沒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邪敷五病是慎醫藥更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每力疾起坐卒之日始不能出予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月館閣自保傅以下咸弔祭痛惜之敷五自幼穎悟出羣未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問焉即能歷指以復四五歲教之書捉筆書點畫不爽口占韻語輒成章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年會試中第二又明年廷試權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預修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郎賜勅褒嘉并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直郎賜白金文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會試尋丁內艱丙申起復丁酉考順天鄉試己亥始侍經筵於是已沾疾矣敷五博學強記窮探力索必得乃已為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鍛句鍊典則森嚴評論今古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於事無微鉅動欲方駕古人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蔬食苦寢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

倉皇遷避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人以為孝誠所致山澤湍悍作舟以濟且規為經久計其它所欲為者尚多敷五莊重英毅崖岸嶄絕言動不苟抱負遠大初自書生不四五年間進位侍從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俯視功業可拾取也既連遭喪優游無所事乃杜門刻勵自持無一躁戚語然竟不及一施以至於沒敷五諱放吉灑江人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九 長山



唐愚士侍讀傳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有異質負奇志
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愚士侍肅歷遊名士大
夫間宋濂亟許其才勉之學年二十已有聲於時肅
謫死臨濂愚士辛勤扶喪歸葬求父遺文荒郵敗壁
高崖斷石靡不窮探備錄時時伏讀凄切聞者掩泣
愚士善草札為文瞻蔚有俊氣尤長於詩洪武中當
道屢為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為勳戚第一聞
愚士名聘為子師征行四方皆與之俱歷燕蘇秦周
覽前代遺跡援筆而賦詞旨超絕躡蹠一時性善飲
酒飲酣高談傾座時間諧謔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
詞臣集經史中數千載事為一書以考治亂昭鑑戒
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共事編纂方孝孺以愚士薦
帝亦雅知其名趨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讀與孝孺
同領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卒年五十二
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唐愚士 八十 曼山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振行狀 劉 球

陳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檄者從王審知
入國至君父週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母林氏
福人君諱振字叔剛以字行號網齋自幼端重不與
羣童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岡訓導劉九疇受春
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偶退即閉
戶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第辛丑進士例得依
親以廣學乃就論德林尚默先生問古文法先生作
原文貽之歸則旁搜遠討其功倍於肄業時其學
與文遂並進宣德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
會修兩朝實錄膺薦預纂修之列以課最推恩封其
父母妻實錄成受襲衣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修撰
時以他官預纂修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眾以為榮
君亦早夜孳孳圖報稱非有疾痛不安即無一日不
在官於職務尤克勤恭以底績同列中或有他故以
其職事託之亦無不盡心公退輒坐靜室讀書為學
不倦非其分內事未嘗預人以故多賢之先生長者
咸器焉丁母憂去官廬墓側哀毀逾禮終喪復故職
止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 上將御經筵慎選儒臣
充講官君在選列進講之初受銀鈔表裏之賜纂修

陳公振 八十一 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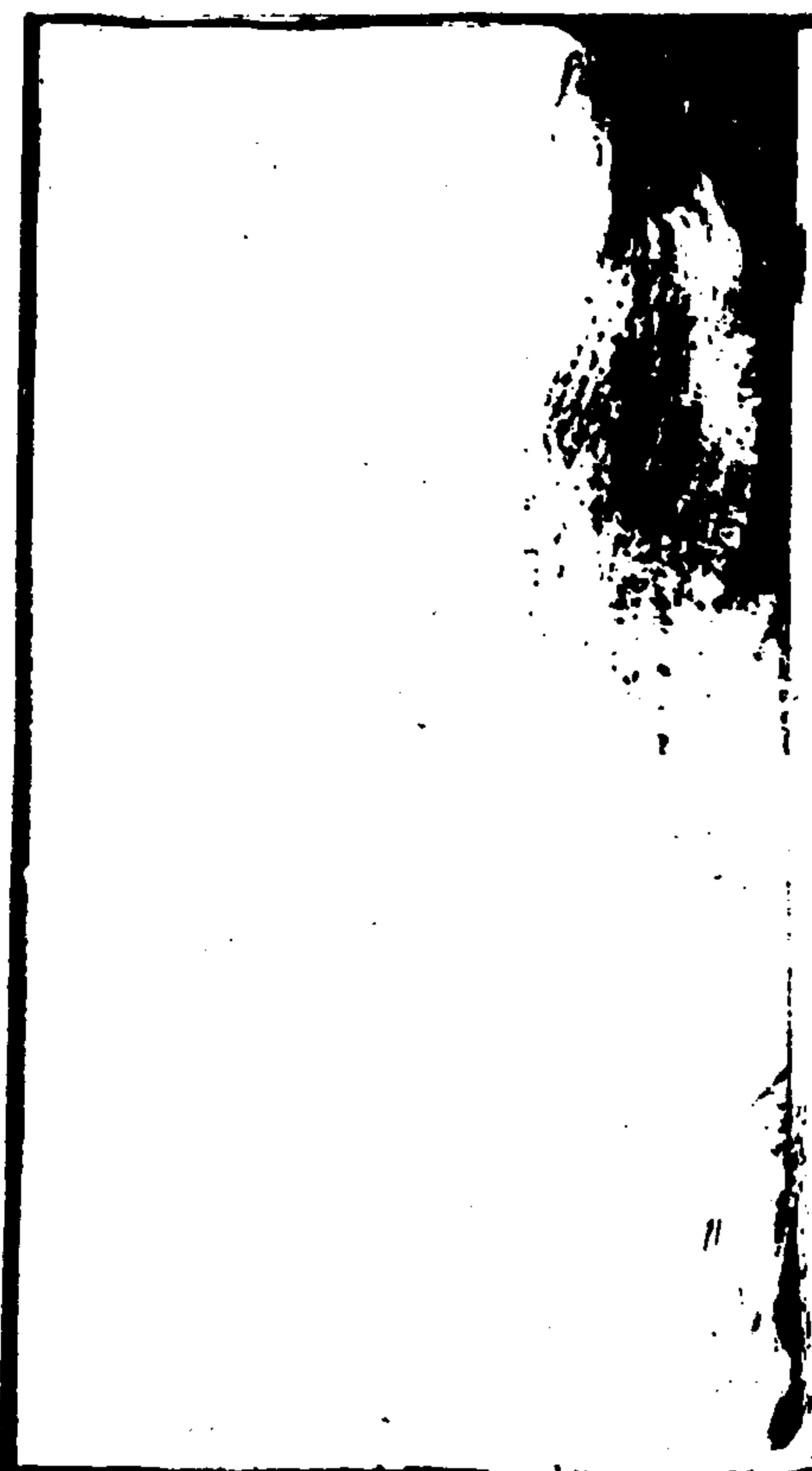
宣廟實錄成陞翰林侍讀受賜加於初聞其父病
疽疏乞歸省既得命而有產子之喜比俗子未滿月
忽出室或勸之緩發君曰自聞家君病來食不知味
寢不安席得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滯
吾行耶即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聚甚
歡明年將上京沾狂惑之病服藥少愈遭父喪而疾
盛作以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歷春秋四十有
七

宣廟實錄

卷之十

八十一

宣廟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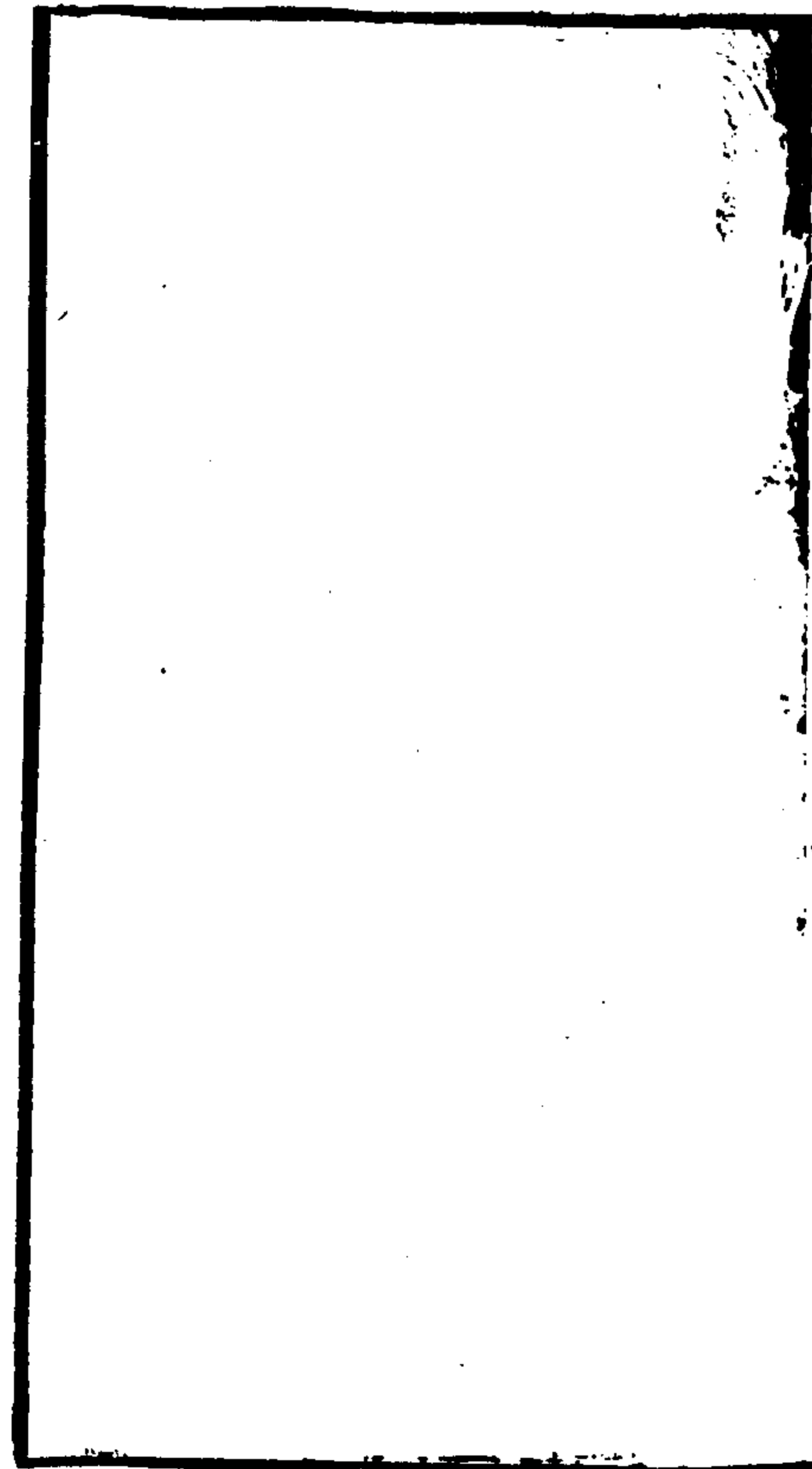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江西吉水縣人永樂丁酉解元
明年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修撰與修
宣廟實錄書成陞侍讀鳳岐為文敏捷詳贍性剛
直持論侃侃無所避用是忤於當道以刺員退歸竟
不復召用天順三年三月卒士論惜之

宣廟實錄

卷之十

八十二

宣廟實錄



宣廟實錄 卷之十 八十一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禕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
便方起自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
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
官應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
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
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
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
七日與山長公寔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
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

歲後錄

卷之二十

八十四

史山

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為文
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
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
然閱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
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
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
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
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
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
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

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

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 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

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

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

中書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

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

詩以授 皇太子辛丑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

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

歲後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五

史山

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
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謹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
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
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帥大位召還
議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
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
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於史
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
判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

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庭必賜坐久則賜飲饌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即命齋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眾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微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規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囚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决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為懼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

康徵錄

卷之三十

八十六

梁山館

諱所擢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間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遺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王禕字子充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洪武五年春正月命下之日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以六月至雲南見梁王君臣禕諭之曰 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 天子不忍鄙夷命禕輯寧汝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不聽館禕別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又曰 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剽故令開諭若族拒不服自遠

康徵錄

卷之三十

八十七

梁山館

恩化必奉行 天討命秦甲發蜀犢循棧道畧沉
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腹
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
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畧祗
以自憊 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
爲池雖多無所用之禱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
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玉珍據蜀彼皆重關峻
嶺長江天塹險邁金湯况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
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爲悠久乎不四五年率膏鉄
質雖爾元君北走以死擴閣帖木兒輩實降恐後往
殊微錄 卷之二十 八
事具在可鑒也已今王自度謀勇悍遠孰愈誠諒兵
士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 天朝推亡固存
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之所與誰能禦之
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爲此謀者
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始就館吾其圖之
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
拒必欲迫梁王殺禕王不忍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
請讓益甚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曰吾不能庇汝矣
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既訖汝元命我 皇明代有
天下 上卽寶位已五年汝如燭火餘燼乃與日月

爭光耶吾與汝皆使也以凶威脅我我寧畏死耶脫
脫厲聲言梁王或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
之彼何罪也况王公文行天下無雙空有以全之脫
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存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梁王
曰雲南之禍自此始矣遂遇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
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雲南城中莫不流涕梁王遣
司徒達里麻致祭具棺殮之昇至地藏寺後火之
遇害之所則今崇正門外三市街是也後十年天兵
下雲南始自於 朝洪武二十三年 贈翰林學士
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間改謚忠文成化間 賜祭
殊微錄 卷之二十 九
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秩祭

翰林院待制黃公哲傳 黃佐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為荔灣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抄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湖栖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為未足乃辭家度度嶺過吳楚遊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詠沽酒大噉二人惜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 太祖為吳王駐師金陵招徠名儒哲為丞相李善長參政張昺汪廣洋所知交薦獻徵錄 卷之二十 九十一 吳山館

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 太子讀書尋兼典籤輔道盡職 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擒元右丞相忻都會江浙平章長壽駕右丞達蘭帖木兒北還皆應制賦詩稱旨未幾歲旱 上祈雨鍾山獲應 御製七言詩志喜命哲賡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繳統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苗盡凋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躍呼曰此

黃公兩也狼溪有怪物為幻竊人啗之哲為文禱於天頂輿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攀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境乃返是歲黃河決梁山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乃胡元為覆轍可以戒不可以為法事遂寢尋上疏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 上怒其狂斐會山東分省奏哲柏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 上

名聽雪蓬學者稱為雪蓬先生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九十一 吳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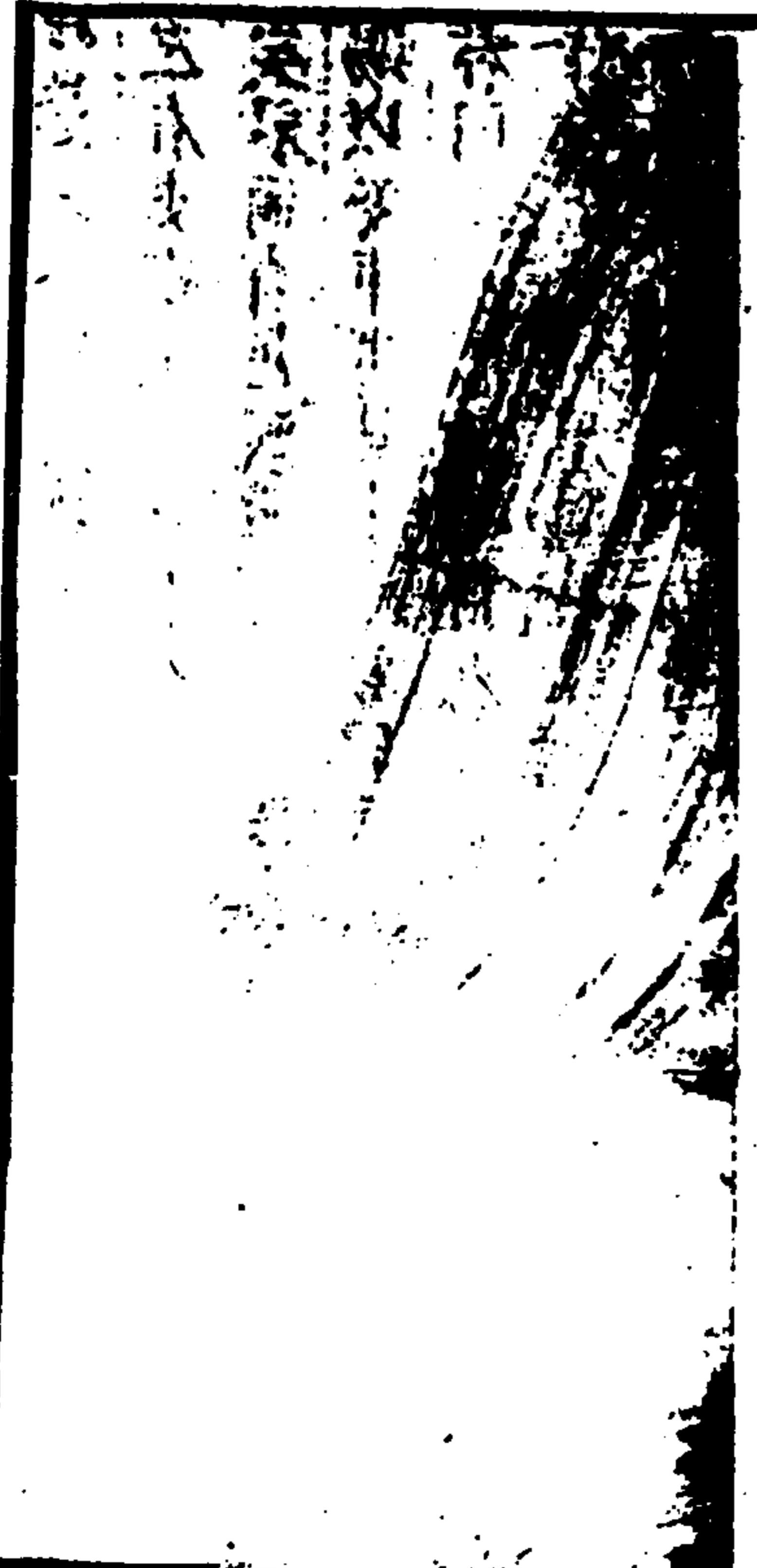
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 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註誤竟置於法郡邑人士爭購之且家為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說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

起居注范君常傳

王 禕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為城
 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
 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為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首得滁君即杖策謁軍
 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
 有所疑即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
 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為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九十三 黃山行
 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既而 上渡江取
 姑孰君以帥閫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
 揚會姑孰關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為政居
 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 上
 既即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為翰林直學士
 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去歲餘 上念舊
 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
 謝曰 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
 事 陛下 上每宴閑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為樂君
 輒操紙揮翰先成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朴而

無華不亦類其為人者乎尋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
 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益親密
 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 上即傳旨令其善自愛又
 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眾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
 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 天子左右為
 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為稱乎君曠然應之曰子
 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
 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
 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
 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其
 意所在云
 卷之二十 九十三 黃山行



翰林院二

參撰

蔣官

韓克忠

王元采

王良

徐旭

王褒

張嗣祖

彭璉

馬鐸

李騏

董璘

張洪

劉矩

施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目錄

羅倫

錢福

陳瀾

康海

楊慎

舒芬

蕭與成

林大欽

王庭謨

編修

高啓

張唯

張九韶

程濟

楊珙

周與

戚瀾

宋應奎

李仁儀

華巒

王思

王相

駱文盛

羅程

楊實卿

王正道

公家臣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揆

刊行

目錄終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二

翰林院修撰蔣公官傳

蔣官字伯維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表章庸孟之書居父喪勺水不入口毀瘠踰制從學陳子山子山方銳意釋經而官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官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官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

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有聲丙午 皇

朝刻平封吟宮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官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官廣為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苗捍患掩骼埋胔通商販理寃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拜滿 朝京以疾卒

翰林院修撰韓公克忠傳

于慎行

韓克忠字守信武城人登洪武丁丑進士第一授行在翰林院修撰 太祖愛其學行淳實僅三月命署國子監司業自祭酒宋訥後學政多弊忠與祭酒張顯宗創制立法興廢補壞編立監規參酌時宜永為遵守學政自此振舉革除二年陞河南僉事未幾卒官初忠之會試也不與中式之列考官劉三吾自信稍所取者朱琮等五十二人江北無與者及殿試賜閩人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太祖怒命講讀官張信戴舜等十一人再問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或傳言三吾復囑信等以卷之陋者進呈 太祖益怒謂其胡益餘黨 詔誥三吾成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復問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六月朔殿試再賜策問以忠為第一今祀學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

一第八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靜學王公元采傳

黃 結

先生姓王氏諱元采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采寔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縣洪武中為僊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為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曰正學薦之也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鋤強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宜熒其血氣禾稼草

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如此者數千百言初在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召詔書曰子房於高帝察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如樊呂信

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

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辭果全置道上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庭之招月明犬吠隸人啓戶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為葬于橫山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與方先生死先後聞耳邏捕其家妻金氏死于獄二女死于井殉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衣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為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為遂致薦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為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歲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曼山館

後為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瓊語知之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抱之痛哭乃復與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孟範後為治中云亦云文貞薦之嗚呼先生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先生矣第元默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會鄉有金寬者識之告 太宗捕而斬之劉其屍令其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傳也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一 五 史山

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 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胎正學書為之至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遠哉

翰林院修撰王公叔英傳 鄭 曉

王公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大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學陞

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公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指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而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公奉詔行至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公曰太貳心矣急擒太至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一 六 史山

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椁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公將死移書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天台人收葬公墓在洲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采之墓士奇本公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公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巖上公著有靜學集

王良

王良字欽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初元發解明年對大廷狀元及第以貌不及胡廣推廣第一良亞之用洪武乙丑事例良與第三人李貫並授翰林修撰良自聞北師起常憂慙不食日就羸憊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良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鴆死良子修後亦首鄉薦云

翰林院修撰王公良墓志銘

解縉

嗚呼功業既成而人推服之恩惠及人而人懷思之

天下皆是也無功業而人推服無恩惠而人懷思古

今天下之人甚少也若漢之賈誼唐之劉蕡其功業

何所成恩惠何所及其文章亦甚少也然使人思而

嘆息之至今而推服之無異辭豈非世之人惜俊材

之風成悲壯志之蚤謝歟抑憫其不遇於時而以窮

死歟誠有足以感動人心而非淺志者之所能度歟

醴泉之浸不必為江河芝草之榮不必為松柏而人

信其為祥若人者不必有功業恩惠而人信之以其

誠有感動人者而功若惠特其餘事也予友翰林修

撰王君欽止諱良歿之日識者皆歎息推服而懷思

之而悲哀之其朋友之失聲將推劉蕡賈誼而與之

同無異辭其行孚於人者久矣君少失父知讀書為

文其祖與耕先生治尚書學聞天下著經書管見藏

于家能發前儒所未發君世其業為學愈勵而家事

未嘗廢雖甚攻苦皆親之其母以君篤於孝君被病

即告母曰我病且死幸有弟三人我無足哀天壽命

也其母以為達於理言不及其妻子妻子不謂君忍

父歿時弟皆幼今皆成立皆以為君篤於慈其族人

親戚無間言皆以君為難其在府學課試輒魁合府

縣不以為忌試江西鄉薦第一人 上親灑宸翰魁

名天下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未幾設文史館

待之陞秩一等分類秘閣書目預修 高廟實錄總

集類要祁寒盛暑終日不怠與胡廣等奏修時政記

如故事參酌攸當屢上書言當時切務 上皆欣然

納之飭身正色不可狎玩聽其言侃侃如也然未嘗

妄言其所不可決不能詭隨自奉甚約矧急如將不

及與人交久而益敬此其行孚於人也類如此獨共

於死生之際從容安泰無毫髮可憐之色預與母訣

斂手待終予往視之一辭不亂足以信其平生所蘊

非淺智之所能度也不知賈誼劉蕡之死能如此否

君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於理而工於辭者非不知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恥之詩喜古一以理為主整其策淵永字畫精楷皆稱其為人其稿若干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

修撰徐公旭傳

梁潛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晉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為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為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湖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給事中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萃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稱 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諭教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 安王府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

善用薦者陞為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為考功員外郎及 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 高皇帝實錄明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為翰林修撰以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高帝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也及在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遺其情而尤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教官弗稱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眾望風誼騰公持之益堅及在太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

也雖盛威嚴而中情簡直好惡出乎至誠至于卓卓
自守激之而不動判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
大學僅一年諸生凜凜僅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便
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者方側目于下忌之者又背
沮之于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為公以此竟罷改雲
南參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 上察其無他特命
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方向用之
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 上聞之悼惜勅賜棺以斂
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身坦夷不事表襮
而其族惡剛動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
此齟齬于世者眾也其為學明于義利之辨為文約
而明喜薦士所薦最多且賢屢試科舉其得士最
盛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者 河南時人 朝告歸
省其母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 母疾忽為之
愈數日竟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贊曰考功與大
司成皆 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居之誠
不可也然而信道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天
下豪傑羣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罩
之才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 大學與考功人情固
多不附也及其歿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
聖上于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
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
次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修撰王褒傳

王褒福建閩縣人也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褒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年朝京師考上最已而薦者以文學表修高廟實錄遂擢褒為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充總裁官褒性剛正居家以孝友聞與人交敬久而不衰人有善汲汲然獎進之聞志列在儒行傳中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七

翰林院修撰張公嗣祖墓表

楊榮

西江有清慎剛介君子曰張君伯穎者累官至翰林修撰以疾卒於永樂癸卯十二月一日距今蓋十有六年矣其子承翰以明經分教應天府庠乃奉學士錢君所為述事行謂予表諸墓道子昔在翰林素重君為人乃不辭而次第之曰張氏為吉水文昌鄉右族累世業儒而多望士曾祖震可號南澗博學工文祖道益號道山元延祐中舉進士考安禮洪武初以經行修明仕河南鄧州學正學者稱為後山先生君諱嗣祖字伯穎母劉氏君以元至正辛卯十月八日

卒

卷之二十一

七

生自幼眉宇秀朗出羣書過目輒成誦嘗為童掠去養為已子久之出牧田間過者怪其異於常見因就問之而得其里居與所生遂走報其父贖以重貲既歸教之學闡悟絕人肆力羣經而尤達于書洪武甲子領江西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得乙榜授廣東陽山縣學教諭無何以外艱去官服除調蕪湖所至以師道自任開導諸生曲折詳盡以是士多成材出而擢科取仕者相繼永樂初以近臣薦擢翰林五經博士與修高廟實錄書成遷檢討賜白金文綺裝衣未幾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復膺楮幣之賚秩滿

陞修撰時 車駕幸北京留署南京翰林院事嘗考
應天府鄉試去取公明士論服之晚得腫疾二子自
鄉來省疾既少間亟遣歸報其母不數月而劇致僚
友之親厚者語之曰吾以一介下士致身禁近死復
何恨第上無以報 國恩下不及見吾兒為憾爾言
訖神爽如平時是夕奄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君平生
孝於親敬於兄信於朋友厚於宗族母嘗臥疾躬侍
湯藥不去左右衣不解帶者連旬既歿而毀頓不勝
宗族子弟以先世田產贖諸人而不能自贖者損贖
為贖而界之喜賓客過輒相與款洽然不嗜酒當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五

人大會中盃酌淋漓衆皆譁譁失次公凝然中處率
不為所亂為人長身山立髮髯奮張見者為之改容
家居雖燕私必嚴以飭當溽暑而食不去巾服僅使
長婢戶內肅然無譁後生輩疎蕩少檢者唯讓不少
貸或與坐移時不交一談其莊敬自持者接以溫顏
慰藉以好語既去尤稱道之不置居官廉勤臨財錮
銖不苟取有官外郡而餽銀器者謂其所得非義峻
辭却之出入館閣二十年足未嘗履貴勢之門以希
合幸進公退終日清坐玩誦書史雖家用弗給一不
經意為文賦正似其為人所著述有書附誦說中
庸析理苦淡齊集無名翁傳通若干卷藏于家

翰林院修撰彭公璉墓志銘 胡 廣

永樂七年春 天子巡狩北京文學之巨與扈從者
暨廣凡十二人修撰彭汝器其一焉明年九月丙寅
以疾卒于五雲坊官舍得年三十有三凡交游者皆
哭而惜之廣言于 天子深加悼惜乃勅行在吏部
以其族兄孚恂護喪歸葬其友翰林庶吉士李時勉
述其行徵廣銘其墓乃序而為之銘汝器名璉汝器
其字姓彭氏世家安成自為童子時疑然有成人志
一日請於父曰儕兒童讀書徒字誦句讀無益也願
擇所從游父以其幼未許固請以行登鄉先生劉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清之門詰難疑義下筆綴文辭藻渙發迥出流輩
甚奇之宗族皆期其顯大家門縣令聞其聰敏選入
鄉校永樂元年以易中鄉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大
廷俱在高等入翰林為庶吉士 天子嚮用文學選
二十人入讀書秘閣學古文章紹司馬子長班孟堅
韓柳歐蘇之述汝器在二十八人中年最少才最優
同輩多推讓之五年陞修撰嘗承顧問敷答稱旨下
筆為文發舒所蘊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駸駸
入古人之域聲譽日起汝器不以此自足自視欤然
故人尤以此重之恒積苦于學因得瘧疾凡四年或

作或愈疾劇書藉紙筆堆積于床榻間猶讀書為文
重不廢程度或勸其少休則曰天壽命也豈可一日
廢學竟坐是而沒沒時絕無一言及他事但以不得
見其親為恨於乎悲夫汝器性剛呆急於為義論事
有氣槩力有可為者即奮然直前不顧利害與人交
意豁如也惜其負才器而天不及見其成使天假之
年當必大有名於天下後世其止於此亦命也夫

厥後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翰林修撰馬君鐸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
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
所當為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
屢顧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質實無偽者也
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命攝其
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眾咸謂 皇太子明
於用人而鮮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先家饒州
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龍之後有
兄弟三人曰陰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夫伯載谷
厥後錄 卷之二十一 十八
進其曾祖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嶷然異常兒
稍長即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宣遂旁通
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為文援筆輒就自太
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試 廷對
賜及第為修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三考皆最
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
國子學學師生將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彥
聲來署學事即具裝行眾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
不可則相率助道里費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
耶一謝却之處事公恕監官有挾前輩數與為異同

者彥聲面折之以大義卒帖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國子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者及彥聲行事卒辨而復之居家有孝友之行一第篤愛之弟死哀慟甚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願其子斯曰他日葬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諒直無崖岸表裏一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為外飾自奉儉薄雖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所居道側沔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逃出之幾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物久乃蘇所為類此皆未嘗自言閒暇讀書鼓琴以自適

八

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為號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

翰林修撰承德郎李君騏墓志銘

承樂乙巳某月某日翰林修撰李德良卒于官其孤輝奉樞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某山之原而以監察御史吳實狀來乞銘予忝同鄉且又同官素與之善誼弗可辭按狀德良其字姓李名騏閩之長樂人其先有仕宋為提幹者至今鄉人稱提幹李家德良少穎悟甫十歲輒能通孝經論語悉其義既長學益進入補縣庠弟子員斯夕勤勵弗懈肆筆為文出人意外多讓之歲丁酉鄉薦戊戌試南宮皆居前列三月朔旦殿試士凡二百五十人 上親閱其文擢為第一德良初名馬至是 上改其名曰騏越三日傳制唱名凡三唱無敢應者 上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明日賜紗帽銀帶朝服拜翰林修撰中外相傳以為榮德良為人嚴毅方正事父母極孝敬奉繼母尤謹與人交和而有節直而能信非禮之言不出諸口人有不善輒面言之無有所隱平居慷慨然若無所為及議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倦親族有孤貧者必收撫之鄉黨有窮匿者必賑卹之其與內庭纂修及在翰林考校恭勤廉恪不怠於所事癸卯秋承命典文衡京闈去取進退一循至

公士論歸之甲辰夏忽避疾逾時乃愈方愈值 太
宗皇帝升遐聞之驚悸哀悼即出哭臨或勸其宜且
慎疾則曰吾受 主上厚恩不能他有所裨益今
龍顏天語不可復瞻聽矣如又不獲一哭于几筵以
罄臣子之情將抱恨無極豈暇恤吾身哉未幾疾復
作久而弗差雖未至殆劇然不能復事筆硯矣明年
己巳春正月蒙朝廷恩典頒賜勅命得以推恩賜其
父原善如德良之官贈嫡母葉氏為安人繼母黃氏
及妻陳氏皆封安人冀病愈欲得所請以歸焚黃不
數月而繼母計至扶疾奔喪抵家幾一月喪其配又
歲後年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越月德良竟以疾卒年四十有八配即陳氏有賢行
子男一人即輝嗚呼若德良者可謂賢也已而位未
及大顯年未及中壽夫婦相繼而歿誠可哀也已

翰林院修撰董公璘傳

董璘字德文揚州高郵人少穎敏勤學永樂十六年
會試第一登李騏榜進士授翰林編修有時名尋以
母老乞歸養一日母病思鱗魚時無鱗者即詣鎮江
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鱗以歸鄉里驚異陞修
撰與修實錄後憤太常職典禮樂不可昇異流乞以
已為其官遂獲諡歸卒于家所著有玉堂清餘集

歲後年 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修撰張公洪傳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間以事被逮詢成雲南後以明經被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遼東修茶馬舊政于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且併其地命洪資詔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還入翰林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書成陞行人司副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

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等總若干

翰林院修撰止菴張先生洪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常熟人敏于疾甫五日而母即亡父常復客燕不歸靡為顧復張翁烟姐下憐而乳之故從張姓幼穎獻詩書臚傳精義神會靈瓊發珠乎尹旁達識者已知其非凡矣就計然策逐什一資大起踰冠比鄰事連成滇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都護羅登之賢問無何夷木邦刁于孟亂廷酋長思倫法 高皇帝詔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難題互

攻我可勿預先生語都護瞿曰思倫法擁三十六旬之衆嘗闖入寇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警察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以殺其強彼既被逐得復雖分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內弱外完策也三司因其議議上 上俞行遂捕斬刁于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賴者定既以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徵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既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且而據其地奉詔責那羅塔歸所侵

地立孟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論始如詔夫蠻夷之人惟力是估而無藉寸兵徒騰頰輔收既侵之區宇績既絕之君長比績隨賈伴勳唐馬豈越越能臧哉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宣德元年同修 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比歸杜闢謝將迎日事著述有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書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四書解義琴川新志日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年八十有四卒乃今篇帙湮滅索之好事汝蒙靡蕪河間絕獻而苗裔家宗姓無考祀同中郎假甚羊舌寗夜之托

登嘉靖末郭徵君登賢至祖塋得仆碑剝落不可讀
 俾有先生姓字知為馬鬣所寄倡謀復封樹綠以修
 垣逮萬曆戊戌太學生徐汝良謂非表以貞石則無
 以示永久特管碑石于是徵君子悟乞余文勒焉嗟
 乎大暮同歸聖賢莫度秉彝好德今古不渝張先生
 宦轍茂于徽烈邑乘列于名臣生宜威于萬里死不
 保于一杯谷遷陵變詎可前期芝焚蕙歎何堪旋視
 夫歲秦稱虐尚表展封唐德方明首隆僑寔昔人于
 鄉桑梓必敬此日追遠儀刑未磨遺文已不可求于
 茂陵靈冢可使泯于原兆諸君子力為章之均可尚
 歎數年 卷之二十一 五言
 吳勳碑示遠其辭曰東則日際西則月窈北及蕩海
 南窮緬裔溟渤無涯吞吐天地夷微薪昨出入瘴癘
 獨乘一節奚遠弗詣卉服文身旃裘推紉豺虎為姿
 狻猊同鷲三王所外五帝莫制先生有諭脅息聽誓
 生控蠻貊窮髮悚企死靡自衛不保遺骸若斧既淫
 叢薄蒙翳狐狸潛拊收豎嬉戲含識有覩疇不掩涕
 爰復垣封刻銘永脈凡我君子幸繹茲誼於萬斯年
 克稟母替

內翰劉公矩墓表

張元贖

吾自幼則聞北方有醇雅君子曰劉內翰先生先生
 門人侯公世傑吾同年也歷憲職江右有年吾因益
 得其行履之詳深切嘆仰以為風流波靡中如先生
 可少哉先生世家澶淵矩其名字曰中方體貌魁梧
 器宇凝重垂髫時恪執禮度不苟過市未嘗一舉目
 它顧孜孜問學未嘗少以外物嬰其心鄉黨固已待
 以鉅人長者既長從好直張先生受進士業不數載
 就試行部侍講曾子啓中允鄒仲熙見其文大嘉之
 拔置第二比廷對 太宗文皇帝復於羣策中親擢
 為第二蓋永樂八科中北士之及第者自先生始也
 先生官翰林山編修陞修撰前後僅九載引疾家居
 逾二十年其德性溫粹如玉生平殊無疾言遽色尤
 孝愛天至外艱歸毀瘠終三年禮無少違內艱亦然
 方母疾聞卽疏乞歸侍時 宣廟實錄成立遷官不
 俟也在職忠敬其事雖微必謹一時朝野自宰執下
 見者罔不稱曰君子家居嚴於祀先一蔬果必薦播
 述公門人過失口未嘗一談犯者弗校酒愈酣語益
 不輕清苦之操始終不渝視非義物淡如也嘗有寄
 之金帛百十數者死初無遺言亟致書其子悉歸之

故人魏良夫以蒲守遠戍窘甚卽惻然出囊中賜金濟焉環所居無遠過強梗者率革而良士夫無論及門與否僉表式之有過者恒慄然懼先生之聞人才藉以造就尤衆爲文詞黜華藻務以理勝若世傑及程鑑紀欽谷琰劉輔其門人之登甲科者劉珙張著谷瑛黃欽李新之衛英彭英楊儼韓儼俊其門人弟子領鄉薦者皆列職中外卓卓爲時聞士於是乎有以見先生之功矣先生壽七十一卒葬郡城東岡祖塋之右送者千餘人哭無不盡哀者

風俗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施修撰榮哀辭

正統四年三月 土臨軒策士共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蘇之吳縣施榮也余時歸江西得廷試錄閱之良喜蓋非獨爲施氏吾友侍郎周君恂如之巡撫三吳也作意興學初吳縣學舍隘陋且敝周君擇勝從而新之小人不擇者造謗誣之周君如周問且益選民間俊秀充弟子員其中而榮與焉至是亦爲吳學與周君喜也無幾余北還道淮安榮父道道棹小舟迂余雖初識之而重其有子也執其手賀之遵道日非走之能父也十數年前攜榮客山陽

風俗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羅氏以居羅之老長曰文振特愛榮如子育之教之又求儒師授之經凡朝夕寒暑事師禮皆出羅氏既冠以歸吳侍郎君於羅故嘗知榮之爲所愛也亦愛之遂得入學所以致榮有今日實文振之德言旣文振來迂於舟亦吾故也余爲舉遵道之言文振曰榮令質夙成固施氏有先德錚何預力余竊嘆遵道之弗昧人德文振之不居其功非皆君子人乎余旣至北京日與榮處榮字宗銘濯濯乎其資也秩秩乎其儀也坦坦乎其存也孜孜乎其學也顛顛乎其於職務也旦暮在公其志端且銳而於余久益親余固遠

大望之一日得寒疾同官悉往視之則醫投補劑不
勝困矣眾更爲求他醫兩醫欲下之一醫持不可宗
銘拒不聽竟從下者既下之又明日竟卒五月二十
六也年二十有四無子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而始
終經紀喪事編修徐瑾行人吳德嗟乎宗銘之不幸
非命也夫

數身

卷之二十一

壬人

翰林院修撰羅公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
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
不可輒而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
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
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
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
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
終喪劉琪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
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遂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
言以素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
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
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
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
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

數身

卷之二十一

壬九

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盡知也嘗欲
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
具飯其妻語其子曰飢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
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
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于嘗遣人訪
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
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
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
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
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
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
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序正一峰先生事狀

鄒智

一峰先生諱倫字辨正姓羅氏吉之永豐人成化二
年進士第一人翰林爲修撰時朝廷援楊溥故事
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先王親詣公第力勸其不可旣
而公竟起復乃抗疏言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
命三年不遇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

錄後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錄後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子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富弼辭之曰何必遵故事以徇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此二君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輒起其臣然而功澤加于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史筆修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使臣孝於其親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起復爲丞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此數君者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而生靈以之困社稷以之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親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臣爲萬世之大君若欲任以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

雖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溫旨俾如劉琪不可以
 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
 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
 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
 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
 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臣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
 方則水隨以方孟圓則水隨以圓君好諫則臣隨以
 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
 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
 祿不安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
 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
 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餘清閒之燕略崇高
 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尊延講
 聖學之要寃為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
 否論政事之得失明道術之邪正攷古今之治亂咨
 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
 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
 使責諫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
 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則賢所能言者人亦能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晏山唐

羣策舉陳衆賢畢用又何必拘 先朝之故事違先
 王之禮法損大臣之全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
 下可治哉且婦與舅姑喪亦三年孫與祖父母禮有
 期服奪情止于夫初無與於婦起復止於父初無于
 其子今舍館如故妻孥不動將以號於天下曰本欲
 終喪 朝廷不許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
 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
 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比年以來 朝廷以
 起復為常典縉紳以奪情為美名利在得恩則匿服
 以受恩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選官則匿服
 以俟逸利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貪職則匿服
 以居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
 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
 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之
 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終喪依劉
 珙故事言事則內不失愛親之道外不失事君之忠
 其餘未起復者並許終制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止奪
 情之典嚴匿服之禁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
 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不孝醜類於不忠乎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
監察御史楊公瓊陳公選相繼請留皆不報三年丁
亥召還四年戊子至京師復修撰改南京翰林院
供職兩月以疾辭不報六年再辭乃得歸十四年戊
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金牛書院之正密堂享
年四十有八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
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
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
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寒凍之人則
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
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
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
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

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讞之先生
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置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
曰堯叟元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
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許之卽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
人乞許得濕粟穀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
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翰林修撰錢福墓表

李東陽

錢生與謙既卒且葬其子元上京師乞予表墓予傷之未復也其弟祚比有建德之命為申前請曰非先生文安用慰吾兄地下予益傷之與謙蚤從今少保吏部尚書達菴楊先生遊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已以文著一失意禮部眾輒譁之時達菴已仕在外與謙乃因其友就質于予試司馬温公贊因錄以誌於謝文肅公公以為予作也亟譽許之謂數語間用舍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其人大駭歎焉在國學屢試皆前多士名益起弘治庚戌禮部試畢誦所為文予

曰無以易子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子曰悉不

此是已而果第一與謙每為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

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構然者彌封官以無藝難之東

謂科場必欲其彙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覩

何錄之避開劉文穆公得之嘖嘖不容口曰程式中

乃有此等文字邪以請于 上復賜第一與謙幼時

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公尚

家食后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 國朝未

皆入翰林有名其父為蘭州同知聞與謙及第即乞致仕歸自京師與謙亦以疾乞歸就醫藥居數年以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為文藻出入微纒維志所適遠近購請建扣嚮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羣客競請各用幅紙為起居酬酢交錯不廢諸謙以其陳述績之比酒罷無弗就者此遠菴所親見因相與賞歎之以為稍自新惜擇言而省度其所造詣雖吾輩亦當避路而恃才任達不遠後即久之以酒成癖手書抵子若為永訣者子怪之甲子八月二日遂不起年四十有四而已與謙始為文高自負許方人之議

不能終有以成之世有才如此而弗克究其所欲為

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具疏乞移近地例

不得行以考績進階儒林郎被錫命封父如其官且

嗟氏自安人居喪毀瘠葬祭皆如禮教躬耕俾學于

子亦領鄉舉與人坦率不立町疇有犯者笑而受之

不為報故雖以才凡思而怨怒不及云與謙諱帽字

時欽子為改字與謙其先本嘉興桐鄉人五世祖德

明徙華亭養于西閩薄氏高祖實出居 曾祖德

能然中唐學以名于鄉至祖自未有仕者又諱中舉

卿貢陸安人悲而能敘葬與謙之三日一慟而泥而與謙不及見矣與謙爲詩文多散佚祚及元方輯錄之經義則爲京師人錢倅以傳多至若干卷

錢鶴灘先生遺事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鶴灘因自號鶴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閱肆凌駕今古波瀾橫溢鋒峭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稱爲三傑嘗遊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魁省試及奉廷對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非

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氣豪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日飲亡何當其醉後衙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浙墅聞寺權稅郎他往公駐舟三日從者執執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爲媿謝願厚其酒費以酬公公却之曰不候且爲哀蹄止哉梁溪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游謁華氏稱爲公

師者華氏張樂款之生權臯比上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退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跪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山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毋急若生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非

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曉間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捷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暱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貲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爲狀而請願公清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關公幽者

先廷尉徵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而寧知其有隱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為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採焉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謝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在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閣廷對果占首選 西湖談塵錄

翰林院修撰陳公淵行狀

王九思

本初姓陳諱淵字本初京師宛平人也其先山陽人泗州同知文中生至善至善生銘銘生貞國朝永樂初貞以間右實京師遂為宛平人貞生二子其仲子曰顯顯生四子本初其長子也母曰常氏本初年十七為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未有如本初者然無能識本初少師洛陽劉公則奇之府丞畢公嘉會亦有以奇之也弘治乙卯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丙辰會試禮部第一人 天子策問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其年年二十四也又二年以父喪歸又三年復其官供奉經筵已而考其功稱贈其父翰林院編修母封太孺人壬戌同考禮部會試其年冬預修大明會典成晉修撰後二年甲子太孺人終又以其喪免喪畢會 天子新即位為正德丙寅詔復其官修孝宗皇帝實錄其明年丁卯八月五日病卒年三十五配蔡氏一子二女子曰田田生六歲矣居官者半中又病其半則喪居然以後日有適也幾意其死死之日甚貧蓋祿之所入者盡以養其家餘二十口又葬其親又為其二弟娶婦又歸其二妹故聞嘗有稱貸焉然其處人倫者與其所守可知也且其貌豐

粹有威儀又慎其口皆可不死先是星者云死相者云死果死死矣恨太早耳蓋其科舉之文式之者衆後乃脫去爲古文又能古文爲詩又能詩當其爲之也沉思久而後下筆雖一字不苟至于一奕一謔皆有思慮使不死豈僅若是已也方其病也予往問焉後又往問焉曰愈矣又數日也以爲愈且起乃一旦死矣所與厚者會哭盡哀聞者歎息其弟某等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于都城北溝泥河之原以九思爲行狀請執事爲墓志銘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爲狀他人在稱其德爲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許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天折其次卽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

康長公 康長公 康長公

特提學楊遠菴先生奇其才卽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 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觀焉修撰一年歸闕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敬手服之又嘗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

關也時 武宗皇帝初卽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與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甚多聞先生名嘗欲其至而先生獨不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勸沮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歷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爲主事時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怵怵莫敢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康徵事 卷之二十一 是山語 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植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爲關中增光先生詎言曰海何足言人稱關中有三才

公聞之否瑾驚曰何三才先生曰其一爲公次則李郎中如海亦從二公後幸矣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罷晚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宦卽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爲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謂先生曰 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康徵事 卷之二十一 是山語 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爲御史有名瑾銜之拿焉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旣來受官矣苟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爲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冢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爲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 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 主上其子丕爲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爲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

與互為標榜焦欲引先生為附一日置酒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愧服銜先生者益眾矣是時李西涯言責之座客皆愧服銜先生者益眾矣是時李西涯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為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鄆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徐昌穀為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銜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為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廉微錄 卷之十一 聖天 曼山

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為主考甚怒先生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闕中往時京官值親硃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為榮而先生獨不求內閣文自為狀而以鄆杜王敬夫為志銘北郡李獻吉為墓表臯蘭段德光為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為漢文復作可以洗近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為子字股蓋以數公為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歸闕中居喪以禮哀毀怨慕無何瑾敗而忌者警者喞言官以鄉里指為瑾黨論

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讒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為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為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為國慶也余官何惜余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焉中古服放情山水為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常曰為官化民為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族微錄 卷之二十一 聖天

中長者教幼者育窮者周頌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其歡心而數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之爭罔爭以至給人困之扶人顛踣婚喪不得舉者贊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生聞之適有先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遺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聘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曷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

克葬事其教友人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為徧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篆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三代堯舜固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詁以為學庸冗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

卷之二十一

東

所聞寒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圍牆傾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其為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遷詩以興致為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為伊傳不足迫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傳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為嬉師焉父儲

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於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所辜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魄焉已矣嘗之酒善飲者澆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估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

卷之二十一

九

曼山

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嗟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難眾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于劍也在史館三年凡論著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之偽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遣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則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網爲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
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爲交瑾忌者徵
焉由是陷於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網也以文爲身
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
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于太常氏又自
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
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
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
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
歲後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
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堂
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
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
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
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
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
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
則陶杜則杜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
立傍人門戶效頌而學步志意性情畧無見焉無乃
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楊升菴太史慎年譜

陳文燭

公姓楊氏諱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六世
祖諱世賢者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
亂入蜀居新都世賢生壽山習春秋善歐書生子二
曰遠曰政再傳子三曰春曰惠曰哲春卽公大父留
耕公也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家舊藏周易一部昕夕
研究日漸有得乃入縣學爲諸生成化元年舉於鄉
十七年舉進士移疾歸養弘治元年以熊夫人命北
上投行人司司正八年陞湖廣提學僉事踰年乞歸
留耕公配葉氏子七人長廷和卽石齋公由翰林院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首相兩朝有除難定
策之功焉子四長卽升菴公先是石齋與黃夫人以
黽嗣爲憂嘗禱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
昇君又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
庸十八章輔之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
於京師之孝順衛衙岐嶽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
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又以筆管印紙作圈令公
書字於中曰吾雖不知書然卽此則楷正自可觀矣
公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戊午年十一作近體詩有一
盞孤燈照玉堂之句石齋公曰句佳矣但恨太孤寂

耳不悅已未果罹母夫人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太夫人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留耕公與其弟大奇之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公舉元微之詩以對龍崖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公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公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公年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公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師福建鄉進士雪溪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魏先生浚習舉子業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非尋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沙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於禮閣時崔公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公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經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竟為平生知己時公年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馮驥石天柱夏邦謨劉景宇程啓充為麗澤會即墨藍田承旨張含結社倡和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南峰劉公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

是秋果擢易魁九月安人王氏來嬪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主考王公整梁公儲得公文已置首選卷偶失燭遂下第一人國學祭酒周公試之曰天下士也已歷事禮部周旋朝夕不倦尚書劉公宇一日見公問日子為誰公對曰楊慎劉曰日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費公宏知貢舉入總文衡則新公貴權公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公東陽劉公忠楊公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公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夫人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憂居家讀禮丙子服闋復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杖文獻通考同館則鄒公守益王公思尹公襄劉公泉孫公紹祖張公潮也丁丑為殿試掌卷官得舒公芬策以陳閣老梁公欲置之第三公力爭乃得首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公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明年王安人卒已卯繼室得遂寧黃簡肅公珂女時江西寧藩之變值石齋公當國公經廣漢詩曰遊子戀所生不獲常懷安大哉宇宙內吾道何盤桓庚辰九月公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即位五月公為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

公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用
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
時大閹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
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公代祀江濱及蜀落諸陵
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公浹御史簡公霄遊浣花溪
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
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
廟實錄公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公冕費公宏
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草錄付校時
六年考滿吏部侍郎羅公欽順考公語曰文章克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
悅而疾愈七月攜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
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交亦起攻掠城堡爲
患孔棘公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僅及
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峩謀固
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公
促城中兵鼓噪開門出戰以助賊敗去公復歸會城
戊子春疫殍大作乃徙居珥海城疫息仍居雲峰尚
書伍公文定黔國沐公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同來問
疾時公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舜之句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李中溪元陽遊石寶山七月還戍所戊戌奉戎檄歸蜀便道獲拜於壘阡事畢還滇已亥十月再領戎役於重慶道庚子役事竣至遂寧七月歸新都八月巡撫東阜劉公大謨聘公及玉壘王公元正方洲楊公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巡 龍山戴公全留之返成都與梓谷黃公珥江劉公遊青城丹景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戍所癸卯十一月子寧仁生是年公復領戎役於蜀甲辰至瀘州與少岷曾公璣遊九十九峰山四月還戍所乙巳二月徙居大理與門生董難尋罷谷山泃水源會弘山諸公倡和九月秋微錄 卷之二十一 李素

還戍所丙午冬公與簡紹芳遊易門有龍口洞山人臥梅諸作時大理推官吳宗微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摧民墮牛公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嶂水莊名十二景日與文遊倡和四月公屬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冬十月公復通臨安訪兵憲樊公景麟暨桐岡葉公遊諸巖洞勝境戊申春至晉寧與侍御池南唐公錡遊海寶蟠龍生佛諸山已酉居高嶂夏秋每與滇之鄉大夫兩湖葉公在軒胡公借紹芳數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疏海口雲南臺司

顧若溪諸公請公記其事於石辛亥十一月命長子同仁娶遂寧侍御歐公珠女於新都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歸肆狂惑復丁夫六千督之往瀘剝衆利州人苦之有言於公者公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公炳然罷之三月劉蓉峰明刑持先廷尉執齋公詩文集請公批選於太華寺癸丑公復領戎役於蜀攜諸子僑寓瀘州丁巳八月歸新都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月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遷謫本非明秋微錄 卷之二十一 李素

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魍魎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為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遺逸篇中溪 李元陽 半谷 張合 池南 唐錡 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七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二時巡撫雲南游公居敬命殯殮歸新都庚申冬附葬石齋公墓側丁卯穆宗皇帝即位奉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公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釋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

其趣而訂其訛謬焉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又作汪張遣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公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公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字鬼瑣之語上問之內閣公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賦晉室辨太王之非剪商魯之重祭不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為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公之深者矣公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坐老而不倦又嘗自贊曰臨利不改先人見義不收後身雖無補於事業要不自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咏擊壤以終餘年天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沖而盈寵為辱平為福者耶此公自狀實錄也平生著述百餘種散逸者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翰林院修撰舒公行實 孫琛

公姓舒氏諱芬字國裳學者稱梓溪先生公之先出吳泰伯後居浙之東陽宋元間自東陽三遷至梓溪世有聞人至第七世野江翁諱法乃公之考也嗜古力学問識不凡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母聶氏封安人公生而穎異不羣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公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遂大奇之薦補郡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選輒語人曰此他日大魁天下士也以詩經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宵夜分不寐于書無所不讀而實勵

歐復

卷之二十一

李

志于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釋義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釋說三十餘篇一時號稱天下士者咸推讓焉建丁丑春考官陸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名及對大廷頃刻萬言立就是科制題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數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于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諭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

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筑筑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而不服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又言 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主必于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之駕入于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歐復

卷之二十一

李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亮考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與矣宜 陛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復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漢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疏上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泝江漢登太嶽且過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為內應時帝星又明于江漢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以為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 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速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日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利干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位或濫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以沮抑諫者謂主上問直諫使舉刀為刎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

賦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公良勝儀制萬公朝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南以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遂迎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華陸震等刑部陸偉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整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為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

于午門前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于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探出之公吃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先是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請此公官同謫同其地又同閩人乃立祠並祀二公云即喪落就道或勸俟痊日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為野祭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

賦徵錄 卷之七十一

反敗季秋九日偕年友劉世揚楊叔器龐世賜郭廷舉遊烏石板崖長嘯各為詩若干首屬公錄而序之以記遊公曰屈子作離騷人謂忿怨嫉世非知屈子者古仁人立言深遠余何敢也集成有三山紀會錄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于家公開訃備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時鄉多寇有請避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卽位諸寮請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官宇壇場堂閣覽山川脉榮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

胡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馳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為皇帝為皇考命下羣臣議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偽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門人魏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幾公辭世使天假之

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翊 聖皇致休治不難矣嗚呼痛哉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之旨于凡仰觀俯察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其奧而于天文尤精每日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朧朧伏逆遲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素泉亦自以為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躋之七歲能詩十二工賦論議必折其衷感時乃見乎志至于大或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翔然于萬物之表而多所自得若制策封事雖董賢良胡邦衡不能過焉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息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共讓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于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于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載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是正之何也五經管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

功于聖門而周禮尤為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真者能
然邪少擢倫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愠容嘗獨
立敢言瀕于九死不撓不懼至謝馳恩騎入吏部堂
屬實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人曰人于怒時當遠
忘其怒公即焚其草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
夜必計過自訟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
尺寸居常溫清定省出于誠篤每聞庭訓則敬而守
之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于國曰此太史
公教也一聞洪水之災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
度十疏至于以犯顏諍君為悅親之實以不愧屋漏
敢微傳 卷之二十一 本末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願
讀而力行之曰此可以溯洙泗之源矣又曰退之雖
不信佛然何必與太顛遊故于削髮之流羽衣之客
悉殺然疾之不示半面至于權倖奄宦之輩即有求
通者絕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適奔父喪琉球國人
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
垂波立舟楫危甚乃為文額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
劇切無幾微矯飭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
惓于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
于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為世名卿者其始
生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邵歿之前日
門生譙林夢天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
越一日果不起是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
其死生出處之關係有如此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
踰凡相見者必勉之勤學臨終沐浴欲自告于廟時
家廟稍遠兄弟子姪恐出有不利固留乃止命長子
泰往行禮畢復與眾揖曰連日多勞時入室少坐曰
此非廟也即徑行出廳自整衣冠端凝不動長子泣
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
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

昔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
未及進為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
皇帝有精醇端介之褒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州
國一清諸公稱為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則又
奉泉先生之斷也直道扶 國家之元氣論議發前
賢之未發又張公整萬公虞愷之論也凡海內士聞
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過之其見于公
如如此公生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月十有二日亥時
卒嘉靖六年丁亥三月十有四日辰時年四十有四
葬新地象山之原

林

林

翰林院修撰蕭公與成行狀 林懷春

先生諱與成字宗樂號鐵峰潮縣人也在趙宋時有
蕭國梁者乾道中狀元以事出知漳州府卒葬于漳
因家焉國梁生煜為左司郎中煜生洵為潮陽令潮
之有蕭氏自洵始也洵生昭元昭元生規舉宋咸淳
進士及第拜容州文學規生禦疾為巡海憲會禦疾
生唐福有隱操唐福生德俊辟茂才為程鄉學教諭
德俊之六子曰星好善樂施大昌厥後星之長子曰
正庚庚之次子曰鎰鎰之三子曰崑崑之三子曰廷
國號方齋立心制行有古人風事詳郡誌是為先生

小傳

卷之二十一

七

父先生生而穎悟三歲即能記誦論語諸書十二歲
能為時文二十一歲為正德癸酉與季父廷達同舉
廣東鄉薦居第一二十五歲丁丑中舒芬榜進士宰
輔重其才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授國史檢討嘉靖改
元上三官徽號推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氏為孀
人癸未同修 武廟實錄官錄成獲賜白金文綺進
官修撰承務郎乙酉冬方齋公卒于家丙戌計至哀
毀幾絕比歸杜門守制三年不見齒既免喪超然有
終養之志人有勸其北上者先生訐曰嗟汝欲我再
抱終天之恨邪于父母生子兄弟二人弟幼予以侍

謙下不及見父屬績業已抱恨靡及今母年且老
斯何日也可弗愛而再為萬里行耶是時巡臺諸公
以先生年富行高堪任重寄屢交章薦用促有司勸
駕先生竟以病辭築精舍于城西題曰半間園有茂
林脩竹水石魚鳥之趣先生素性坦夷不修邊幅每
逢風日晴和具樽俎招良朋葛巾野服翱翔其間與
客論文賦詩終日不厭曾遇月嶼詩人吳蘭見其氣
貌迥異前揖問曰君為吳月山耶迎入禮待之談論
達夕蘭歸語人曰先生陟華履要卿相可立待也而
毅然勇退道遠雲水間詎不難乎居家雅尚節儉人
以為先生在仕日淺俸薄而識于財耳後三子皆顯
先生愈謙抑訓子弟以儉素恭謹為先常舉解之故
事以示日華末厚味身之灾也驕縱淫佚德之蠹也
恭儉如某某則家世彌昌驕奢如某某則索然萎矣
若輩當遠而戒之每招延師儒于家塾必謂其師曰
讀書以體聖言行仁義為本徒拘拘于文藝間則未
矣見世之役志記誦者歎曰是尚足為學乎譬之以
葉投火焰熄而燼亦亡矣聞節義之士必誘掖而表
揚之惟恐其淪沒也問曾語諸子曰惟願汝輩立好
心行好事做得一分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是十分

好人故先生之長子端蒙為御史有聲次子端貴倅
廷平有聲三子端升遊于吉水羅念菴之門其所就
昂然可望皆不愧先生之教者先生性孝友事太夫
人旦暮不離側或出遊必亟反曰得無使吾母倚闥
望乎有女弟某某太夫人心愛之歲時餽遺必使有
以當太夫人意稍不當則慼慼不自安季女弟早逝
為之鞠其遺孤如已子太夫人喜曰是能善體我志
者先生之弟光祿君曰與潔者先生愛之至年五十
猶與同爨食凡所營創悉先生自為不以煩光祿君
及諸子俱婚娶于是為光祿君營宅第舉所創業者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授之光祿君以先生長有積勞且有六子而已子二
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者之業辭弗受先生論之曰
汝獨不念先君之愛汝猶我乎我但知弟與我一體
耳不知其他辭讓弗決乃請命于太夫人太夫人命
以十分之四授光祿君焉光祿君儻不羈素以詩
字自豪乃先生則為之經畫其生事俾不至匱乏人
曰光祿君之有蕭太史譬則魚之泳于淵而忘乎淵
者矣其在家庭間怡怡蕭蕭非古今孝友事不以道
恒嘆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于是特建
祠宇立蒸嘗田若干畝以祀其父方齋公又推父之

意割已租五十餘石以祀其高祖玉湖公又推母之意割租五十餘石以祀其外祖某公一念孝思無間于內外遠邇鄉之人至今常舉其事以為子孫勸曰汝獨不憶蕭太史乎其為人所慕類如此先生家世為望族近以屬蕃或不能一一皆閑于度乃先生益自謹飭躬禮讓為子弟先厚捐已貲率族人重拓大小宗祠致隆祀事俾諸人有所觀法復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中有孤者貧者喪不能葬女不能嫁者多為之扶植或助以財或資以布無不得其歡心焉先生待人甚厚而自待則甚廉往被命封靖江王

王儷贈倍常儀一無所受王疑先生不欲顯受之也乃以二酒自納前物于中以儷先生竟不受又嘗有人持百數金與先生驚海產者既旬月懼無所贏利欲返原直度夙議不可或者傳以告先生曰吁是若輩命也若不得贏利則俯仰無資柰何以利我故而損若也即召而還之鬻者欲分其二以謝竟却不受其輕財利人類如此故先生家食三十餘年未嘗輕以一刺干郡司而通關節至人有冤抑不能伸理者無論親疎每為之暴白如鄭世剛吳肇贊李光祐諸人被誣陷大辟先生前後悉為白而出之比出而諸

人莫知也先生負振世之才抱濟世之志以太夫人老侍養于家而不得一施設會其子端蒙登道士由庶吉士改侍御史戒之曰御史面承 天子命得專制一方一方之休戚係焉必以簡詞訟察冤理枉為能否則民將病矣故侍御君巡歷所至咸有惠民之政比之京復為畫湖中民瘼六事令上之至鄉中有利益斯民事亦每每為民出力不懈先是邑有俄革除地方虛糧數千石歲為民累先生乃熟計從容白有司請以郡之廣濟橋釐稅代焉迄今為便邑城河南北通潮當河口處墜于泥沙舟者病焉先生為言于有司弗聽乃自出募直濬之邑中值大旱邑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競來告先生曰天地鬼神詎忍憔悴我一邑哉或禱之不誠重罹雨師之怒耳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即應嗣後邑有旱鄉人輒以請先生輒禱而輒應歲遇大饑先生奉太夫人命出粟米為糜粥以給餓者有俄而至死者復收其骨瘞之邑城界大海舊有領設守禦歲久漸廢往遇海寇連巨艘數十薄城下幾不能支先生率鄉人設策捍禦賊夜自引去鄉人以此益慕先生事無大小必以告其加志于斯民雖見任者莫能過也故鄉人甚德之咸

王儷贈倍常儀一無所受王疑先生不欲顯受之也乃以二酒自納前物于中以儷先生竟不受又嘗有人持百數金與先生驚海產者既旬月懼無所贏利欲返原直度夙議不可或者傳以告先生曰吁是若輩命也若不得贏利則俯仰無資柰何以利我故而損若也即召而還之鬻者欲分其二以謝竟却不受其輕財利人類如此故先生家食三十餘年未嘗輕以一刺干郡司而通關節至人有冤抑不能伸理者無論親疎每為之暴白如鄭世剛吳肇贊李光祐諸人被誣陷大辟先生前後悉為白而出之比出而諸

人莫知也先生負振世之才抱濟世之志以太夫人老侍養于家而不得一施設會其子端蒙登道士由庶吉士改侍御史戒之曰御史面承 天子命得專制一方一方之休戚係焉必以簡詞訟察冤理枉為能否則民將病矣故侍御君巡歷所至咸有惠民之政比之京復為畫湖中民瘼六事令上之至鄉中有利益斯民事亦每每為民出力不懈先是邑有俄革除地方虛糧數千石歲為民累先生乃熟計從容白有司請以郡之廣濟橋釐稅代焉迄今為便邑城河南北通潮當河口處墜于泥沙舟者病焉先生為言于有司弗聽乃自出募直濬之邑中值大旱邑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競來告先生曰天地鬼神詎忍憔悴我一邑哉或禱之不誠重罹雨師之怒耳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即應嗣後邑有旱鄉人輒以請先生輒禱而輒應歲遇大饑先生奉太夫人命出粟米為糜粥以給餓者有俄而至死者復收其骨瘞之邑城界大海舊有領設守禦歲久漸廢往遇海寇連巨艘數十薄城下幾不能支先生率鄉人設策捍禦賊夜自引去鄉人以此益慕先生事無大小必以告其加志于斯民雖見任者莫能過也故鄉人甚德之咸

倚先生爲重焉生于弘治癸丑九月十二日卒嘉靖
丁巳五月三日年六十有五

七十四

東莆太史林大欽傳

林大春

余嘗屢觀自宋以來制科士至東莆太史歎曰嗚呼
才不其難乎乃太史一朝崛起海隅受知當宁名動
京師可謂奇士而論者乃不深惟本始徒以其年弗
永勲業未就之故將并其人泯之以是靡所稱述於
後世焉此其責宜在予矣於是爲之傳以廣之曰東
莆者以里爲號大欽名敬夫其字也其先世與予俱
出股太師之後宋元之間始自閩遷海陽或居南桂
或居東莆而在南桂者爲子族氏至太史始以對策
入翰林爲展書官已退而里居故稱東莆太史也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史生而穎敏幼嗜學家貧無書年十二三時嘗從其
父如潮過書肆見眉山蘇氏嘉祐集心絕好之輒行
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已乃操筆爲文文絕似經
紳長老先生咸器重焉會中道失怙家益貧獨與其
母居常自備書給之間頗交遊邑士人資其載籍以
自廣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揣摩曰此足以角當世
之士矣嘉靖辛卯就試有司督學王公慎中得其文
奇之以薦于巡按御史相與嘆曰是必大魁天下者
其年果魁于鄉連舉進士及第如其言先是 天子
臨軒賜對一特待問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餘人

殿閣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造而太史不與 上見而問曰是安得無特異者始以太史對 上遂大稱自比制下中外莫不翕然以為海內復有蘇子矣久之以母老疏乞歸養居東蒲山中築室以聚族人族人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而吉水羅念菴武進唐荆川復時時寓書潮州言學問事太史顧獨自負奇以為儒者名論議而寡事實又繩趨尺步弗獲舒其志意乃遂寄意詩酒臺榭聲技之間自謂豪舉其故所與遊謝生黃生之徒輒稍稍引去客至或莫見其面其簡抗如此後母以天年終太史哀毀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集

翰林修撰蓮塘王公庭謨墓表 馮琦
太史王公臥病京邸不佞數過訊之輒謝不見一日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不復多語公許我遂泣下喉咯咯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廿六也嗟乎當其時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贈禮及既葬歸道病竟卒天下聞而惜之論曰余嘗聞之謝生言吳侍御之知太史也實以李綱十事之對其辭直其事核至今讀之猶令人耿耿有誅奸諛泣忠憤之氣假令一日立朝即澹菴封事何足異者乃使之弗克見其用以歿亦可悲矣然太史故以好遊稱及既貴輒隱居自癯頗著嵇生之書恣東山之娛以致交遊却步語有之後官盛飾則賢者隱處豈謂是歟豈謂是歟蓋子於是而益信才之難也

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為狀稍論次之公名庭謨字敬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鄭別號蓮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八世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廣布政使仲仰公叔庭謀為諸生名甚著季庭論與公同舉進士闕西衣冠之盛一時無與儔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如其官母楊為宜人云公生而敦敏少如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閉闕下帷大略如諸生明年更置史館時奉詔有撰述多美麗之文壬午以元

子生被勅命授階文林郎奉御書諭諸侯王便道省
觀歸子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踊而哭曰安用子
為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乎哀毀過禮杖而後起
葬構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讀禮之暇盡發
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卒公旦夕哭其
父冢下小憩書舍則憶其弟復哭而返體駸駸病矣
已亥服闋授原官丙戌分校禮闈所賞識多知名士
即所置亦評隲其取瑜而次第之是年修大明會典
丁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尋子告以歸庚寅還闕下
子見推擇為經筵講官公再而豐下脩幹闕步儀觀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子復死構所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請告時會大
旱流民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所積穀以周之而
出俸金掩其柩曰吾力不能給若棺姑無使為鴟為
食耳生平操行脩潔慷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真致
不為纖起小文率心所安而語無慙心亦無溢詞其
為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撫大率類其叔祖
倪野先生而於前輩中所服膺者無如洹上崔公以
為士要以意識為主筆輓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
務人物臧否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技累朝訓
錄見沿革利弊先臣所建今可施行者輒手自記籍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其偉少能飲酒不復問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飲
而體日益羸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愛之而公讀書
吟咏自如也余嘗規之曰公所由病讀書飲酒兩端
能止酒不能無讀書病何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
廢書廢書則亦病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日病大
作暴下如注臥榻兩月病垂絕嘆曰生不能報明主
死不能見老母子罪也夫其配東孺人泣于榻下而
專絕公張目曰汝善自愛吾以老母兩弱子為託汝
豈以一痛易沒身之託哉遂瞑時年三十八矣公有
至性奉母孝事兄如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

編修高公啓傳

李志光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詎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葉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水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始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羨玄酒之味不開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古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驗推士悉推之無嫌為文尚氣多辨難攻擊之

賦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

體諷之聲聲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兼美張士誠有浙右時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松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詩自豪及見啓歎服啓尤好權略論事聳人聽故與饒如投左契之交者若王穉楊基杜寅張憲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資之徒胥不羈贖才爽邁有文談辯華給惘然以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以某臣薦借謝徽等間於朝與脩元史授翰林國史編脩官復命教授諸王久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恩辭乞歸田里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

上遊遊青丘甫里之墟始號桂軒又號青丘子銳志不少衰居幾何忽從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邇適江夏理初為郡老而好士延見王穉輩尤禮遇啓不得已亦剛為容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悒不樂遂蹇連以沒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駸入曹劉李杜之壘奚止此哉其詩類稿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實生欲為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歎羨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庶貽不朽云先是啓嘗以史事為國子祭酒魏觀屬官雅相知及及觀守蘇為徒居城中延問郡中政事得失接

賦錄

卷之二十一

全

見甚密會觀得罪連坐死年甫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有文武才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史其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采與發而詩尤號名家云

翰林院編修張公唯傳

陸 樺

張唯者永豐人也寓南陽洪武六年以尚書舉第一
 是年 上開文華堂於禁中以為儲材地詔擇解額
 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唯等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
 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
 編修以質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
 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
 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
 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願諸生皆
 敬謹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問詢及肄
 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
 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三月 上命唯等各歸展墓
 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又有祥符
 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紳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車
 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

翰林院編修張公九韶傳

黃 佐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
 解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
 為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為人篤實每教諸
 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
 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
 月戊子致仕 高皇帝親為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
 士莫不脩己行仁為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
 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
 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
 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
 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
 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
 然全其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
 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 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
 編八卷羣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翰林院編脩程公濟傳 鄭曉

程公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公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公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絨推碑再推遽曰止止乃我銘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公姓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全書

翰林院編脩湯公珙傳

湯珙字廷瑞上海人幼歲重穎敏過人讀書過目即成誦於其難疑不煩師資皆能自條析不爽于理文辭暢達有程度永樂丁酉以第一人舉于鄉明年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久之以疾告歸卒珙性至孝以祖德亨從宦葬陝西之靈寶百方規畫卒返其柩于鄉祖母祭臨終遺言用浮屠法火葬珙曰非泊命也卒棺殮如禮一于早卒無後有二女武岡學正高博其外孫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全書

翰林院編修周興傳

周興字廷參其先汴人始祖宋團練使至元有仕南方者建家華亭興少悟靜惟刻志問學及長書無不通而尤精于史至終卷然誦不遺廬陵孫鼎教於江時門下有十才子興為首稱正統丁卯薦南畿復為之冠尋登進士除翰林編修丁內艱廬居三年足跡不一入城府亦未嘗以貧為戚一時輩流論行誼超卓同學該員者獨推興年四十六卒子佩亦甲科今刑部郎中致仕

卷之二十一

全去

翰林院編修戚公淵紀事

餘姚戚淵字文淵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嘗詣京渡殘暑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輒首榜鞞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賊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問曰若輩非桑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等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湖家人曰某日吾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踴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

卷之二十一

全去

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樓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滙夢中見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嗚呼人傳君之為神滄胥濤而享祀即今所遇而驗之無乃兼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友道之廢也久矣日友日朋如兄如弟推金石以為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牛

野亦有干丈之勢半臂纒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避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舉落筆不接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建恤况伉儷平生為人也尚然况易世乎嗚呼文潛生死無二心始終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出之士細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鐘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酌靈神如在來鑒於是鄙世人之凡言特飲御醴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

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恨與難填負舊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牛

野亦有干丈之勢半臂纒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避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舉落筆不接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建恤况伉儷平生為人也尚然况易世乎嗚呼文潛生死無二心始終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出之士細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鐘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酌靈神如在來鑒於是鄙世人之凡言特飲御醴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

宋編修應奎墓表

劉定之

宋編修爾章以成化己丑正月十日卒于長安右門外寓舍距其生宣德壬子四月十一日得年三十有八卒之日晨迎駕還自郊祀行慶成禮畢抵舍釋簪紱飭宴服將赴翼旦奉天殿廷宴復坐哦詩若將紀盛典者遽仆弗能語至夕卒噫可哀也爾章名應奎家吉水其三族皆顯盛大父越府長史子環父尚寶卿生阜伯爾章相繼登科其母胡文穆公光大女其妻長史同年友周文襄公恂如女孫爾章問學漸染有從自髻亂時予見危坐繩牀上鼓琴音調諧美及長屢挫乙科弗就丙戌春闈予持文衡得之選為庶吉士予復被命教習文辭月試內閣輒前列再更冬授編修其時陳莊靖公安簡與今官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公純道斟酌去留得留院授職者甚少而吉郡惟爾章二公與予咸喜鄉郡後進能自拔于精汰中由其有源委故然焉文穆子邑老儒吳莘樂外孫爾章又文穆外孫予意爾章當大成遠到非但光其邑而已豈料其止此其可哀也

翰林院編修李君仁傑墓表

吳寬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續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勅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且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常數十人身且躬猶矻矻坐堂上為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殆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卜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諧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

以經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為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生

翰林院編修華公密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伯瞻乃止是邪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遏其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財三年官一命年二十有四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冠學于揚遂菴應寧與太原喬宇希大並價予見伯瞻書勢已逼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伯瞻舉鄉試第一連得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汪寅軒傅鸞齊二公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閣試與藁城石珪相甲乙授官為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玉其成也予與廷佐君同鄉又遂菴知己友故伯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生

願我厚至是又同習日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見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舉子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達粲然成章予嘗以問諸劉文安公者告之謂為文必先博而後約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為然然執不變意者天將速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果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涵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為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人覲歸伯瞻已病秋益劇臥不見客予數往乃強見之怪其神藹然比得告猶具書致予曰密且別願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

而訃及子既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彥所
著狀為銘屬希大書而刻之伯瞻姓莘氏密其名世
居新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丁亥十月八日卒弘治
庚戌七月二十八日某月某日葬于州之某原

歐陽修

李

翰林院編修改齋王公思墓志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
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
人命以季弟愬次子東為喪主愬十有四年丁酉尚
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
乃檄縣庀葬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于官卜吉縣
東之蹊徑柎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
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
謂愬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
宜莫若東廓子愬致其詞甚哀相與淚漣漣下志曰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一 李

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
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秦和自宋戶部
侍郎知諫院諱贊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
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
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諡文端
有傳在國史祖諱稹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
擬其德考諱休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菴
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
冠而舉于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
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

以出入及遺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林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六

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請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關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拳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聲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

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諤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涕泣者無子壻解進士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饒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俯手書贈廣德詩道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七

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為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所俎豆戀戀於兒女子邪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確論

翰林院編脩王公相傳

張時徹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慧絕倫少受家學輒奮勵
 誦習昕夕不懈稍長卽沉酣經典鈎稽史氏而力殫
 於淵學吐英摘華樹聲藝林名隱隱起矣嘗授徒高
 錢山中每夜灼一燈琅琅誦不休饑則拾蹲鴟火而
 嚼之或竟夕不眠隣傭厭苦之竊議曰何物怪孽欲
 以是博官邪聞之迄不爲止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
 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
 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如
 宋士爲文根柢六經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卽伸紙
 灑毫頃刻千餘言氣洶洶不斷辟之騁驥而下埃坂
 也諸學士先生曰奇哉士班馬不足爲也壬午授翰
 林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
 時年三十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志節初甚
 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疎貴
 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
 其歡心家貧屢空晏如也諸生束修之饋不絲毫入
 私室里黨莫不稱之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
 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嘗署府事輒濟沐兒河盡
 除貴戚之壅水爲利者民不病潦又嘗署開州民號

馬千頃者與厚負爲饋輒發其奸寘之罪以治行稱
 旣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九

翰林院編修駱公文盛墓志銘 孫陞

吾友兩谿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質甫別號兩谿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勉者徙家武康遂世為武康人至我朝有處士諱鏞者居鄉恤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為大使嘉之仲子諱濶公父也個儻好義鄉人重之後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生公自幼質厚才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如成人弱冠補邑庠生善屬文蚤擅時譽正德己卯領浙江鄉薦嘉靖乙未舉進士閣大臣以

狀錄

卷之二十一

一百

所對策高等十二篇進呈宸覽并梓其文公與焉已又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選進士三十人為庶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已亥使魯鄭諸藩饋遺秋毫弗受辛丑為會試同考官所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明王右文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子約歲時燕于公堂分韻詠菊公各為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又與諸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高才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誦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公性溫醇接人和遜其中則屹屹莫撓憤世嫉邪

殷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語

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請還鄉果絕意

仕進構小墅於舍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更號侶

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趨再三高臥不起事母唐

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乃後遇考妣忌辰素服

戚容却事默坐以為常處見弟友愛彌篤聯絡宗族

鄉黨意義高然片楮不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叟遊覽

川壑間過從啜茗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

荒歉高座典衣以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

書京園舊遊顧於余通問弗絕詞皆勸德獎善不為

賦教錄 卷之二十一 一百

世修老屋語癸丑余奉先夫人喪歸餘公已抱病

彌紙詞遺弔余銜感山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

是亦通同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

月十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前

三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鑿代誦之歎曰

吾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冰清葉苦完德全名

是副當時握手相許意何嘗負余哉但天負駱公耳

公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儉壬會暴濟惡不才者或

致荷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問耶公與子鳴鑿訣令

遺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顯垂絕整衣衾誠勿焚楮

受聘可謂至死不亂者矣遠近交游聞公訃無弗悲
悼聞井俚夫卽素弗識公面者亦爲之撫膺酸鼻卒
未踰月而邑諸生鄉文老相率請諸令長闢白督學
使者祀公鄉賢祠天道福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其
粹貌癯而骨清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
似唐人聲調有遺稿十二卷雜談二卷藏于家配費
氏封孺人子男三鳴珂鳴球早世今惟鳴鑾在爲邑
岸生文行不失世守孫男一仲華鳴鑾將以丙辰二
月八日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公
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嗟乎忍虛余友托哉余三
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猶耿耿而葬期甚迫也勉爲
之銘銘曰於昭駱公暫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
隱者耶家匱貲產心蘊道真其貧而寔富者耶形容
泉臺名留天壤其死而寔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
塋千楹靡窮必以余言爲足徵矣

水鏡

卷之二十一

五

翰林院編修歐齋羅公理墓志銘

陳昌積

嘉靖十七年戊戌 上以仁義並用策士歐齋羅君
奉對首云臣聞有仁以育天下必有義以裁天下置
論條悉甚當 上以義行仁之旨親擢爲第一甲第
一人授翰林編修未幾遇郊慶覃恩進文林郎父貴
州按察使毅軒公名某進通議大夫母康氏進封淑
人妻楊氏封孺人一時朝紳咸羨其遇且謂其家有
及第諸蓋歐齋生弘治癸丑是年其伯父吏部尚書
整菴公以解元及第已未投軒公與弟都憲西野公
同登進士學行器業俱爲薦紳伯越四十年而歐齋

歐微錄

卷之二十一

五

紹之何其盛也歐齋名理字邦珍曾祖某縣學訓
導贈吏部侍郎祖栗齋公諱某國子助教累封吏部
侍郎君幼負奇穎六歲隨父任讀書背已書外聽同
館生所誦晚悉背念相抵戲稍長益攻苦博學乙經
書子史粹語施諸文字根理據詞不煩繪削而意自
足每試輒先多士未嘗以能驕人栗齋公以倫魁期
之後累舉不偶愈益刻厲已而中甲午鄉試尋入太
學盡交天下名士聞人有奇書必借覽手錄尤喜誦
當代典章標所宜者于卷其學問務寔如此性謙愿
甚被服嘗祖朴引朋行賢已者爲深分朋行亦忘其

為顯閣公子也入翰林甫月會 上命詹翰詞臣各具冊 天表以進啟齋文獨得體競傳 上用朱籤押置之案同僚亦稱其文有家軌奉命賚 宸翰諭魯德衡三藩每譙見疊疊為陳 上仁睦天支之意三藩喜各贈之金幣堅辭不受胥目送之曰是固羅飲水之子世廉不變耶蓋毅軒公任運副時鹽賈私號曰羅飲水云居常念康淑人有疾欲乞歸養得淑人手報無恙不果庚子四月忽聞訃哭不下食衝暑奔喪至嘉禾驛夢與淑人會寤而痛哭不輟衰衣有血痕自是遘弱疾既即次勉治喪役致體羸見骨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諸

年五月疾更劇垂革之先三日屬其子僖曰吾父老在堂祿養未竟母在淺土未獲襄事吾罪深矣即不諱葬我必後母即葬必薄斂手足以自罰言訖旋正冠設椅危坐而卒年四十有九所著有啟齋集藏于家嗚呼君為人質木莊厚似整菴廉恪剛果似毅軒雖峻直不能容人過然人有寸善輒揚不歇口職禁近擅文章干濟時謀猷常講論不倦此其志念遠矣竟未少見施設而死悲夫

翰林院編修楊公實卿墓志銘 陳 講

嘉靖己未四月十有一日吾邑楊方洲太史以疾卒卜十月廿有二日葬先塋三溪之麓弟鄉進士方石台率其姪生員義臣奉席主政九峰狀屬銘墓道先一泉公之沒方洲屬子銘墓矣家世之詳具載志中一泉公娶杜氏以正德乙丑六月十有四日生方洲命名名實卿其字別號方洲生而神異四歲時遇祖三溪翁坐之膝上口授詩書即成誦就家塾為文作賦驚旬驚人鄉進士方山余公瑋以理學文望汲引後進試方洲說曰此奇童也欲塔之不得薦試于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諸

達少保蘇山黃公喜曰邑後輩有人潼守梁公鼎較七邑童生手其卷曰此鳳雛也薦于督學浚川王公廷相立之坐隅難以經史答如響字其名曰本寔方洲曰此鄉先生余憲副諱也跪謝不敢公愕然曰孺子有此識哉遂補弟子員尚書盧公書菴為遂尹較其文曰吾聞中康呂王馬不是過也書菴老子科舉日與說關鍵肯綮故方洲雖高才文不越程度每試如行雲流水清婉暢蔚不作險詞硬語以詭世觀者自能奪目督學稱奇才如出一口張文定公以翰苑宿儒取肄大益書院責其遠到戊子秋試出京官主

考舉第一人連朝陰晦至揭曉天晶日曠監臨侍御
戴司馬公金喜曰此文明兆也紀之詩明年會試中
春秋第一廷試以知人安民策士日未及援筆萬言
上覽之批云能守聖學以爲本此乃知要之說置
一甲第三人 主上加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
也授官翰林院編修諸公素所許可者至是咸驗尋
聞太母夫人趙氏暨配劉氏訃至上疏奔歸西蜀大
饑人相食方洲請于一泉翁兩試坊值半給喪葬半
贖三族人噴稱焉月年一泉爲濼娶王氏北上復
任 上重文臣補賜新刊大學衍義諸書無逸殿
取徵錄 卷之三十一 頁六
風亭成方洲以經筵展書官得進講章賜宴西苑河
南進白鶴文臣各獻頌獨方洲詩美不忘規 上優
答之壬辰與文選張君庭分校春秋乃誓曰吾儕爲
國求賢惟其才勿徒多取人以蹈宿弊後方洲所選
中者不足乃以庭所選足之張子嘆服先是吾外舅
元山文襄公督學貴陽王陽明公以部屬劾劉瑾請
龍場驛文襄聘居文明書院相與講定性主靜之旨
有書札還往方洲幼覽之心解至是與同第羅念菴
洪先程松溪文德洎陽明弟子歐陽南楚德魏水洲
良弼薛中離侃結社講學雅契夙心一日夢以字紙

爲棺殮明日語南楚曰異哉夢乎吾終以文字沒溺
乎南楚曰是在吾子由是翻然務力行不欲專文藝
懸陽明像于壁羹牆如見是歲彗星之變下詔求言
方洲曰吾人講學正欲爲今日用豈徒口說耶上疏
曰臣聞天無心也人天地之心也人君之心民心之
所統會也天無心因人心之向背以爲順逆人心向
背係于君心之公私今日星變之故豈不從可推哉
極言公私喜怒之偏用人行政之失言過切直 上
不憚姑以納忠答之令明言用人行政之寔人謂須
統詞請罪庶回 天怒方洲曰進言臣之心也今
取徵錄 卷之三十一 頁七
聖明既許以言苟變初意不惟欺君且自欺其心也
遂上疏直言土木禱祀之繁痛斥真人邵元節太常
陳道瀛之詭繆家宰汪鋐武定侯郭勛之欺罔疏入
下詔獄鋐抗辯指爲故相楊廷和同族務置大辟學
士廖道南忌同邑元山席公官在其右令婢走其家
傳言指席學士主使且爲創疏稿飛語紛紛理官益
嚴寃意在元山也方洲曰納忠者平生所爲尚須人
主使耶屢加慘刑堅不可破理官無從寃詰奏上愈
怒以同官文德昕夕交游侍郎黃宗明有疏論救並
逮詔獄出三臣對鞫以次辨析詞証懇怛理官及左

右無不感泣會 天怒少解上其獄謫二臣官有差
方洲戊瞿塘是獄初起舉朝人謂柄臣煽煽如焚方
洲少年書生何力能支必至狼狽誣指釀成大獄人
人危恐方洲屹立如山百端搖撼不得理官取獄詞
方洲忍死數百言不許不徇曲盡情理同事程舜敷
謂婉切忠鯁優于疏章可謂威禍莫林矣尚賴 天
子仁聖奸臣終莫敢誰何癸巳就戍所楚憲臣爲國
靜暉書院多士雲從倡明正學是秋卽奉詔致仕方
洲慮傷親之心時治具延一泉公素厚者列宴坐方
洲執爵行酒列歌舞恣笑謔以娛其親又親築色養

以淑練

卷之三十一

頁八

堂開內宴以招延諸親攜諸孫勸酌以爲常買近地
居三妹氏雖一飯未嘗不在側家身任之俾方石得
以專工所業與方洲諸門生均一陶冶方石完養益
粹守身如女子爲予所敬畏癸卯秋以春秋魁多士
方洲曰自吾親愛子也今可代吾以悅親矣津津喜
見眉宇二親先後沒痛毀幾殆殯葬寧過厚廬墓三
年長庚山有鵲巢兔犬相馴之異王氏沒乃起劉氏
于淺土合葬長庚山麓其他賙貧濟乏嫁娶孤兒寡
女不可殫述若買地改葬方山先生尤諸縉紳所頌
平生不飭崖岸雖鄉人亦由由然與處然而介毅

而容闊達而密禮法自將夏不扇不浴朋友書札倉
卒必親書家居二十年同年故人多在要地未嘗輕
致一書問況其他乎兩京及本省薦章無慮數十疏
皆以例格子私著論謂以方洲神敏機智當此四郊
多壘使推轂有人授之內外之柄以應八面之酬其
所自效要爲一代名臣不誣卒之賈誼不返前席不
通必有任其咎者于方洲何尤哉治西宅成與方石
與居綠楊氏之業多方洲所置一日檢契券擇腴田
以給方石方石曰弟得三溪祖田數畝足矣其餘兄
幼勞經營弟何忍以受方洲曰吾止一子汝多男若

以淑練

卷之三十一

頁九

皆以子視之義臣得尤多也久之未決方洲翹然曰
汝以兄爲僞讓耶弟事吾有年猶不亮其心何哉方
石惴惴不敢出一語退而上書以鳴其心方洲就書
再答數百言以解其惑由衷悲惻可一字一涕也方
石不得已受其券託延親賓致致宴席酌酒簪花標
曰德及無窮恩同罔極方洲欣然就席極歡盡飲而
罷衍衍如也嗚呼世有兄弟競產連年健訟忍付同
氣爲溝中瘠者何限人心不死聞楊氏之風可泚頰
矣倡諸縉紳作真率會詩曰天地分明須此宴山川
豈得少吾徒可占襟度矣又縛虎悲愁問彼蒼諸作

可爭雄太白軋樂天矣凡有作必視予屬和子蓋日
綴句鍊莫博其一句者所著多不留稿僅存猶及編
觀禮野言庚辛集及詩文四十卷貯藏家笥歲當會
試方石以兄疾不欲舍去方洲曰汝行吾自息心勿
樂矣送之登舟共宿戀戀泣別一日顧予病榻予曰
昨日者談令器星命他日可出入將相方洲曰彼却
言予不利也予謂有子如是可償公平生缺陷世界
復他念乎殆諷之也不意言猶在耳所謂不利者遠
至此耶不諱前二日語篤友宋子中曰吾死矣夫所
以忍死者待白弟至也既而訪諸道路歸期尚未明
日整冠斂手而逝得年五十有五

翰林院編脩楊公實卿墓志銘 羅洪先

西蜀桓俊爽秀異之產故發解者多有聞於時方洲
楊君名實卿年二十有四舉四川鄉試第一明年試
大廷 今上親擢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無何故
鄉大疫而祖三溪翁及妻劉相繼卒請告歸省明年
還朝充經筵官例得賜書幽風亭成進講章與賜宴
又例進白鵲詩多諷語壬辰會試為同考試官務在
得人不必已出咸服其度是秋尋見應詔極論用人
行政之道本於喜怒疏入 上疑意有所指令其實

對眾謂宜伏辜引謝君氣故豪視人多不當已且鄙
引謝為巽軟直據所見覆奏語侵用事寵幸諸臣有
旨下詔獄問佐使安在刑訊垂死無一言他及主獄
計窮度同官程君文德與厚善將追拷之會兵部侍
郎黃君宗明上言論林遂俱見逮君懼連坐二人每
拘必自誓力爭不屈 上怒尋解獄成謫戍瞿塘歲
餘得釋旋予致仕君既負豪爽自及第至被謫未及
三年不得封懼二親無以歡遇節序稱鵬集客務極
所欲且治室虛列歌舞娛其耳目而士大夫不知者
願以為誘君方及時縱志惟恐不足莫辨人言瑣瑣
何弟台故善事君君友愛特甚用君之學舉鄉試
魁而三妹適士人復懼二親將有離愛即市舍旁地
為屋三區別割產均給之俾得數奉朝夕後盡讓已
田宅膏美者於台曰汝子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
三族待以舉火婚嫁者又甚眾養其妻劉之家如其
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死殯而全孤孀無問貴賤費出
不貲此在他人固皆甚難君遇之一語立就性耐勞
不憚遠役至忤已者即詆詈及門一無所省蓋其才
豁略脫灑意至輒行動無拘滯而又善於用情故能
周愛若此歲中薦達屢矣然未嘗一書與人間與者

俊結社賦詩笑謔昵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往剖截直易靡所顧忌其力誠若足以勝之所為詩文稱其為人下筆如注有千里莫禦之勢絕不能組織崖岸突兀語所著有猶及編觀權野言庚辛集及諸稿四十卷嘗自謂得之沉思而出以率易舉是槩平生宜亦略可睹也憶君早慧為先輩余君所奇補諸生督學王公廷相賞其文比及第程君與予三人故聯名君少予纔一歲是時 上親覽諸試策手賜褒語一時公卿侈為稀事每相期必有以報 天子而紹興良知之學初聞于予予亦數數言之獨君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重

契時就薛君侃歐陽君德問所以一夕予已寢君扣門就榻曰吾適有悟思決於君若不能終夕者其意與勃勃類此相聚不四月而別當行戊僅聚數日而程君坐前事竟外請其後稍起至吏部侍郎罷去予在朝之跡頗與君同別一十七年而君卒未幾程君亦不起余幸存顧病衰無能少進即後死何益矣明年台以訃來且索銘曰沒時意所屬也嗚呼君即不言吾能嘿乎以君才力志學有不成乎至于今吾三人夙所期者何似其尚可追否乎嗚呼忍不為銘以志予悲楊氏本楚孝感人避元亂入蜀居遂寧幾傳

為思寧思寧生友德友德生萬全萬全生時景即三溪翁翁生洪江娶杜氏是生君比沒葬長庚山君與台嘗慮其側免喪而病作卒嘉靖己未距生弘治乙丑壽五十有五配劉氏繼王氏皆先卒劉一女適某側室蘇氏白氏蘇氏一子義臣縣諸生娶王氏參政嘉賓女四女適某某皆士人子一尚幼義臣將以某月日葬君東坪之原而二配墓在長庚山右銘曰初交久睽忽悼絕也道廣車馳孰摧折也志壯且衰今古別也後死何期我心愒也積患有遺文聲揚也考履列辭石不可滅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一百十三

王大史立道傳

王維楨

王大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即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泰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入數數稱譽之由此顯名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已規曰子弟易子手即可前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一四九

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修楨亦為檢討懋中既為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修如職何于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捷也蓋自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為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為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為人靜定沉篤蔑世俗

靡靡之好既乃贖故邸復鍵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于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之側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吾普與雲霄冠珮絕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即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岩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居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岩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艱合然心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一四九

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悅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髯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為慨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既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為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臥內見側案有割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為曰以白吾親令寬之勿繫戚病子也會又 孝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卽一日不死猶為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邪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誠何以死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一百十六

翰林院編修東塘公先生墓志銘 于慎行

太史公東塘先生以萬曆癸未南遷卒於滌陽館舍明年卜葬祖兆于壘請銘于生曰嗟乎予則忍銘太史異日東方人士闕於詞林之籍二十年矣乙丑而得沈司成先生戊辰而予濫竽辛未而得太史蓋三生借計吏同也里人詡以為盛乃其遊亦甚歡焉今司成太史皆已矣予何忍銘按狀東塘先生諱家臣字共甫其先蓋魯公為公衍之後世居鄉瑯至宋宣和中徙青之蒙陰家焉七世祖統宣德中為廣宗丞就生評評有二子其一曰固始丞恕恕生勉仁仕至

卷之二十一

董

都御史其一曰忠忠生景仁封工部員外郎景仁生中憲公諱躋奎仕至廣西按察司副使中憲公生文林公諱一載仕至興濟知縣封翰林院編修先生其元子也先生聰悟絕人垂髫受書中憲公親督課之日誦數千萬言長而從中憲公仕涉吳楚絕江漢而南至於百粵周覽山川聞見日廣歸則補博士弟子諸齊魯間儒術咸謝不及也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第二隆慶辛未第進士高等以才選庶吉士讀書中秘每試輒右諸相公然其志業咸器重之萬曆癸酉授翰林院編修值 上登極覃恩封文林郎公如先

生官母封孺人無何以母孺人愛歸丙子服闋簡充
會典纂修官其明年丁丑分試南官得偽爲多奏進
世皇實錄以校閱勞賜白金文綺無何以文林公
憂歸時中憲公在堂年九十高矣曾玄五世聚食以
致百指先生爲家孫仰奉大父俯聯羣從一如文林
公時無何承中憲公服三年闋而詣闕以辛巳大察
當詞授山西澤州判官以去先生在禁近不事與貴
疎於將迎及江陵公奪情吳中二太史上書先生善
二太史江陵公曰公生得無有疏二太史與出潞河
先生送子孫送焉偵者報狀以是著睚眦不能解又

卷之三十一

重六

莫爲請遂及於適然先生不自失也既至上黨日生
曹決事無少執鞅束帶謁大吏視諸佐史大吏咸不
自安使門下謝罷太史居半歲乃遷爲廣平府推官
獄獄務持大體不爲小苛癸未大計部使上羣吏治
行豫以所刺察請先生實狀先生曰某尚不知其人
何知長短竟不實狀御史按吏民以調刺麗文法多
所寬濫先生白御史罷之御史莫喻也已而詔書禁
如先生指乃服其識故相既敗人情洶洶不自安先
生奏記河中公曰今日之事去其太甚而已河中公
深許其言以爲明達國體頃之擢南京戶部主事先

生故少病然體頗豐益不耐勞暑以六月南行至滁
陽道涓疽發背數日遂不起聞者悲之先生自上市
以來代有簪紱及大父益顯文林公仕爲吏而先生
與神父一揚相繼舉進士諸弟子斌斌多文雅淄青
之間慕公氏家世福澤以爲冠冕乃不謂先生留滯
也先生爲人坦夷闊落不爲城府與人多情誼尤好
延接寒士能周其緩急四方遊客爭誦慕之天性孝
友篤於內行文林公晚歲病風痺在牀先生從一僕
日侍左右寒暑不離仲弟家翰病先生與同臥起調
湯藥數年沒則以一子爲後子亡又一子繼之子又

卷之三十一

百九

亡乃已每臨第墓涕泗交頤哀動左右才識敏練諳
於世故談事娓娓如懸河卽老吏長年無以難也博
及羣書於諸子百家無不涉獵至六書樂律天文醫
卜之術皆鈎其要指而不以自名其爲文辭歌詩風
骨備逸吐納羣言而不事模擬見世之工文者雕鏤
寸瑄妄意國能常薄而笑之蓋閱文物儒儒也得
年五十一歲卒之幾年邑諸生請於部使俎豆學官
矣配李氏勅封孺人子二長飛次龜二子皆有文聲
而學使憲公品三齊名士數人以飛爲最云子生日
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予嘗鄙樸其

言以為士貴自致耳何言遇乎以今觀公太史信焉
予悲太史以彼其材令少俛仰時俗以中貴人長者
何不可至而太史直薄不為倘所謂遇合天乎人邪
志稱齊俗舒緩闊達而好經術故仕者上自操持不
上逢世太史之不究有以也夫

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終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字

焦太史編輯國朝徵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翰林院三

檢討

宋琮

廖欽

蘇伯厚

王倬

周翰

黃約仲

黃胤宗

黃壽生

陳繼

翁瑛

陳獻章

易舒諳

王九思

梁祖儒

卷之二十二目錄

庶吉士

柴欽

曾與賢

湯胤

陳孟潔

陳孟京

曾春齡

宋子應

劉實

王鑑

鄒智

寇東吳

典籍

孫贊

聶器之

王恭

吳攷

高棟

吳蘭

符詔

滕用亨

文徵明

侍書

宋懌

殿閣書辦官

張雷

朱奎

夏衡

林璋

任道遜

劉鏡

馬紹榮

潘辰

卷之二十二

工

姜立綱

周文瑞

孫堦

宜嗣宗

金陵黃應登

分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樸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二

翰林院三

翰林院檢討宋琮傳

黃佐

宋琮字萬鍾吉安泰和人天資純恪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攻書以是學日充博為邑學弟子試必首列以周易魁鄉薦洪武丁丑中禮闈第一賜進士出身又在高等人以為顯庸可俯拾矣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徇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旨覆考

卷之二十二

十

曼山伯

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寘于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怨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被薦起為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職華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肖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洪熙元年琮以秩滿擢國

子助教其訓迪以禮為主凡講誦有舉止傾欬者必呵責之諸生見者凜然畏服宣德八年秩又滿乃陞翰林檢討仍管助教事居四載引年致仕去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族相過劇談竟日未嘗以耄疾辭其力行者友如此琮自知死期人或以休咎叩之輒不應卒時年七十六

翰林檢討廖公欽墓銘

胡廣

聖天子御極之初即詔求文學之臣以延論治道會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爰求舊臣咨遺逸以同纂修詔翰林儒臣各舉所知今學士解公縉紳退與廣言曰鄉之先達惟廖公幸無恙於是舉為宜乃以公姓名言於上命禮曹驛召公暨至而實錄告成公辭歸召問拜翰林檢討乃永樂元年四月九日也公諱欽字敬先宋尚書工部剛之後遷于新淦之長派七世祖謙為尉吉陽因家縣西之東溪父諱觀字觀民有學行公其家嗣也自少強學明毛氏詩於易書春秋通其義鄉之先輩莫不器重之洪武三年國家設科取士公與弟敬存具薦于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懷慶等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為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公為言曰民窶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

恐後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獎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于道民曰徵我公我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蘇之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為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為之修築責成之期甚迫同寮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公獨怡然自任即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喻之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

隄後錄

卷之二十一

四

吳山餘

曹當戮力成之母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人為公賀公一笑未嘗以為得秩滿既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公公亦不辯遂受請役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間者來為公助役董役者曰廖某行何政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既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鄉人無不稱子辨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乎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益弟弟不能掩兄乃相

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弟實不知觀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公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遠近交辟乃起為袁州郡學弟子師嘗校文于廣蜀公入翰林人咸謂稱是惜未及見於施為而沒也公處已廉於物無苟取與少有違理不肯姑安嘗經河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給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籍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德於我

隄後錄

卷之二十二

五

吳山餘

不受我以德乎苟以所贖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觀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類如此

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墓誌銘 胡 廣

永樂九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卒公諱埈伯厚其字以字行姓蘇氏世居建安之瓊溪其先本姓雷公之曾大父諱文叔仕元為建寧路儒學教授為後於蘇遂蒙其姓祖子庸父明遠俱以行義為鄉師表母章氏明遠四子長即公自幼以聰敏聞性謹重不妄言動比長博通經史尤精毛氏詩於琴碁書畫曲藝小數咸精到然不以自術人莫知其能惟刻意為文章援筆立就辭意超詣見者奇之自是聲譽日起公益自沈晦篤意事親講學絕跡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木

史山館

至城府 國初有司以經明行修薦至 京師以親老辭歸闕館授徒誘掖學者多所造就洪武乙丑郡辟為訓導教授周斌勉公曰既仕不離鄉又得祿養親不宜辭公從之居學校十餘年啓迪作興之功尤多丁母憂去居喪哀毀形瘠杖而後起及期不得葬地怙鬱成疾其友憐之遺以葬地人稱為義丘云繼丁父艱毀瘠踰前喪服闋來朝授 晉府伴讀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尋陞翰林院侍書纂修 永樂大典為總裁明年陞檢討常進講 文華殿敷說稱旨甚見禮遇兩與考禮部會試簡拔多佳士公耿介負

才氣勇於為義方為訓導時學地舊為軍衛所侵公力復之文公先生祠在府廨內難於謁祭公倡率出貲葺祠於學宮傍歲時朔且拜謁始便脩孔子廟及宸奎尊經二閣數月百廢具舉聞人有急周之惟恐或後嘗遇歲歉民艱食力請於官發廩賑之民得粟者咸望公門拜曰是活我父母也鄉鄰有爭競者懇懇以理論解已皆悔悟或有侵慢者略不與較人自慙服在翰林幾十年絕無私謁禮部尚書鄭公賜有師友之舊未嘗一至其門鄭公常請見必規以正言每加敬服其餘諸生或仕於朝或為守令者會大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

史山館

加誨諭故出公之門者咸操守有能人有一善稱之不絕于口對同寮詞氣溫和罕失色於人居家有禮法服用儉約恒自號曰履素

翰林院檢討王偁傳

王偁者永福人也字孟敷其父翰元季為潮州路總管故西方人也先為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為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 高皇帝聞翰賢詔有司強起之翰自刎死時偁甫九歲閩吳海者翰執友也義撫偁教之洪武二十三年偁以經義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例就祭酒授業因而求鄒魯之遺風與海內賢豪上下其說居數年遂疏乞歸終養翩翩然有冥鴻之思焉 文皇帝即位有司薦起偁既至都下即自陳願處校職以勵人才不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

翰林院檢討周君翰墓誌銘

楊士奇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卑不敢忽宋魏公登高科而滯完庫未嘗苟忽職事徒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晷月汗流浹背當時人知其公輔器蓋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目勤職為流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為職亦有放曠散逸以自高者士奇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為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積其勞動寒暑不懈理設修壞益再歲完整秩然同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詔脩 兩朝實錄維翰以檢討為纂修簡牘浩繁攷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勝其事加倍同列而殫心窮力無幾微偷怠意書垂成維翰病且困猶日在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諱翰自少聰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不就會車駕臨太學獻賦稱 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翰居首遂奉 命進學翰林預修永樂大典是年除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

從仕郎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翰林院檢討黃約仲傳

黃約仲名守以字行少負才名永樂初開館徵天下名儒應詔至京 文皇試上林曉營天馬歌擢第一官翰林典籍預修 永樂大典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書成進本院檢討學士曾祭胡儼更相引重珥筆西清扈蹕北伐俱有著述在翰苑二十年疏乞終養子謙舉鄉貢約仲精措法其詩語意清婉得唐人門徑集藏於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故翰林檢討黃君墓誌銘

楊榮

宣德甲寅六月壬戌翰林檢討掌國子博士事黃君胤宗卒其子安將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邑里某山之原乃奉狀偕其門生建陽主簿唐誠來請銘予與胤宗同年相友善弗可辭胤宗諱某以字行浙之嘉興海鹽人世業儒父諱文傑洪武中爲秦王府教授母顧氏胤宗生而秀偉幼克嚮學聰敏出於天賦孝友本於自然伯父文俊爲鳳陽淮遠丞卒於官無嗣胤宗承父命爲之後躬往迎其柩歸葬服喪盡禮由是著名遂舉爲郡庠生歲庚辰以易經登

進士第當得顯官固辭不就乃擢福建汀州府儒學教授丁內艱服闋改河南之彰德能以其道訓諸生諸生學成而仕者彬彬然嘗兩受聘校文關西甄拔精審士論歸之以績最陞北京國子博士講論有章課試有法得其開益者莫不敬服秩滿陞今職益克盡心以求報稱既歷三載例得授勅且封贈父母及妻恩命已行會胤宗卒可勝惜哉素性簡約罕與人接公退則閉門靜坐無求無營不徇不阿凡爲詩文下筆立就然不求甚工取適意而已蓋類其爲人焉生洪武辛亥三月戊申得年六十有四嗚呼胤宗不

慕顯榮而安於恬淡素位而行三十餘年清慎之操始終弗替蓋其所得於己者既多而造就於人者亦不少矣

墓誌銘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翰林院檢討黃公壽先傳略

生字行中洪武己卯鄉試以親老侍養弗預階計鄉人嘉其孝倡學淑人以綱常名後自任動必以禮學者稱為東里先生親終值革除繳還公據復學永樂四年充貢戊子應天府鄉試第一辛卯進上選翰林庶吉士授檢討預修性理大全諸書九載將滿分校禮閣得疾卒卒在京邸囊無一金棺衾皆同館捐俸代辦其子子嘉負柩還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十五

翰林檢討致仕陳君繼墓誌銘 楊榮

吾友陳君嗣初諱繼號怡菴先世吳興長城人徙南康之都昌再徙吳城父汝言國初濟南經歷有政績母吳氏盧江名族永樂初以貞節旌表汝言初未有子吳夜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產嗣初實洪武庚戌十一月丙戌也明年八月父卒母抱歸吳城躬紡績以訓育之嗣初既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鄧尚德秦師尹受易于俞立菴既而仲仲然若不足復從半軒王止仲用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嗣初躬事農圃以供祭養親時或讀書或授琴高歌因以耕樂自適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人尤以其為文簡健有法度求者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屢以目昏母老辭不就母卒喪葬盡禮有聞於人仁宗皇帝即位少傳廢陳楊公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命同太常卿南郡楊公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為得人皇上嗣位命修先朝實錄化成荷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用是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問吾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問曰無事遂卒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十六

十四

實宣德九年五月六日也亨年六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十七

翰林檢討翁先生瑛墓誌銘 王直

先生瑛字 自幼聰敏喜學甫四歲大父教以古詩即成誦不忘大父喜曰是必能光吾門先生時雖幼聞之益自喜益嚮意於書大父卒哭踊如成人十三受業郡庠日夜不懈未幾父坐事建詣福州先生憂之請從教授不可先生懷不能已竟侍行維棧嗣後得無恙而歸教授終謂其忤已坐以違學規廢之先生乃之京以其情訴於 上得復就學志益勵學益進為文亦益有名丁酉以詩經薦于鄉明年入太學六館之士讓其能洪熙乙巳以天下教官多缺選諸生之有學行者補之先生得仁化教諭仁化僻下邑學久廢先生以興起自任廟像廡講堂齋舍庖廩器用以次繕完日進諸生講學其中而以身先之諸生亦日就規矩厥績用著丁未隣家失火勢將及學舍時東北風急先生櫛頰願天俄風返火熄得不焚戊申遭外艱哀毀逾禮歸治葬於石廊山山多虎且陰雨決旬人無所用力先生患之號泣禱于天明日雨止虎亦斂跡人以謂孝感所致壬子興教祠鄉祠鄉新置縣未有廟學先生度地鳩材始作之其經營規畫如仁化而弘麗加焉癸丑以內艱歸葬

一以禮而哀戚之情不異於前喪正統丙辰陞國子助教循循善誘得師之道甲子 上視學謁先聖退坐彝倫堂祭酒司業各以經進講博士助教以下皆侍 上喜加獎勵明日入謝各賜衣一襲錫宴于奉天門先生在其中雍容進退動中禮度人皆以為宜受此榮也四月陞翰林檢討仍掌助教事諸生素聞先生之教益以得卒業為幸先生亦樂教焉至是乃無疾而終太學師生莫不哀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三

十九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傳 大學志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劉謙伊洛之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歸自臨川足跡不至官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
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
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
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
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傾茲一身小
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
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
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
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既歸白沙日杜門潛心大業四方來學者益衆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廣東西兩藩部使以及 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于
其廬朝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
下壘壘不少倦江右布政使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
院成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士師謝不往布政使彭韶
都御史朱英交薦其才徵至京師卽疏于 朝曰臣
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隱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
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
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
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授翰林檢討得請而
歸初獻章至京有 旨令就吏部試辭以疾越數日

赴試至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歸至南安知
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
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惜夫當時宰相
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
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
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
或勸之著書不答邁疾卒獻章德器渾成粹而益背
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事母至孝嘗出外母有念輒
心動既歸果然篤友誼與人交無生死一于厚弔喪
祭祭不遠千里晚而涵養益熟脫落清澗超物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寓言寄興莫非至理有舞雩擊壤之風修撰羅倫稱
其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
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世以爲知言
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
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
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
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
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
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
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

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禾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觀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始終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橋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組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一信他本來何用脚勞手攘對雪三三兩兩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

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為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又曰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復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向道甚勇涵養甚篤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名臣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萬曆十三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陳子謚文恭 傳道錄

漢波王檢討九思傳

李開先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漢波王翁有三歎焉王氏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渭避匿終南山中入明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泰里迄今為鄠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定為常規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為大寧長清二縣知縣琰生鉉受高年爵鉉生備由鄉舉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備娶

漢波王檢討九思傳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曼山

劉氏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漢陂因以為號生而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誇居官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為或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巴久乏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題宅更衣毋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携歸時年十九鄠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已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士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為之

整巾服講儀飾徘徊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

鄰瑀子弟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達因其弟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如求見懇切亦不之許是果何為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雖有端緒而文未得宜繁至內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膺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時西涯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士林固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名得授翰林院檢討及李崆峒康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曼山

山相繼而起厥一時之弊相與講訂攷正文非秦漢不以入于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倣效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敘曰崆峒為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入之稱之者則以為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瑣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與而能從容于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于開元天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劉晦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

則直惡其異已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
二級值劉瑾擅權凡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
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遊省署
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
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
托翁悉拒不聽別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
之向為真翰林今為真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
西涯則以舊憾倡言既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
深惡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
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唆言遂左遷壽州同

職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劉山

知至州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兼講古文而吏
治清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若光州守吳節
州判于澎姚謨皆敬翁如上官且修城修正陽鎮河
梁俱有贊畫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澗水加以夏月
淫雨決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為魚遂製一文
級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
賓館之東有一園其北為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
乃于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
下古今兼問閭疾苦因以資于治自庚午冬至此
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

致仕邸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
南地方開將復遣錢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恕再來天
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
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
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免司禮監始得保
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
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未嘗
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姜
菲之謔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所共
聞觀也君子求無愧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感焉人

職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八

劉山

固有以一時之絀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遺固有然矣
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于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
但不忍舍州民及多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潛行達
故鄉值第九舉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
甚不年餘父一疾長逝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
準今關中喪家莫不傳以為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
養稍有過失踟躕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
母亦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
母為徵任 太孺人鄉人以為榮後以弟為知府考
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又以為難教

其兩弟一舉人一進士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火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而他非所及也儀度則風流蘊藉雅致安閑禮節不拘而笑談有韻坐如止水之無波行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尚不為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大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

續徵錄 狀之二十二 二十九 安山館

未有能上之者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擄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麥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為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復展布毋非命運使然乎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過康對山坐談即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及鄜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為自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

又相約事竣遊武功以及鄜杜見漢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為從天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凡五六夜而賡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以西如嵯峨九嶷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寺遍歷說經臺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病體不勝也再一日灑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衆士夫盤桓二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遠聞之同對山遣僕相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賦徵錄 狀之二十二 三十 安山館

有書寬二翁之心予初碌碌賴二翁稱揚有名節作亦賴之得進雖為之作傳如拙工豈能彷彿天仙之形容哉翁後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其為予作寶劄記後敘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乃于辛亥某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其雄文宜不止此葬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瀛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渭女一適對山子栗孫二良木山木所著有漢陂集漢陂續集王氏族譜鄜縣志遊春記碧山

樂府碧山續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水

華

史山

翰林院檢討玉菴梁公紹儒墓誌銘

于慎行

梁氏其先關中人也唐末諱惟忠者為天平節度判
 官因止東平家焉至宋顯固父子相繼狀元及第適
 為宰相其他咸至大官 國朝有諱安者為廣平知
 府知府生親以監察御史出為陝西按察副使副使
 生毅以正德辛未進士為吏部考功主事仕至德王
 長史元配孔氏衍聖公弘緒女也長史有九丈夫子
 孔出者六焉而公為仲公自兒時天資穎慧銳志文
 史其為舉子業皆取裁古文選詞華高雋諸為舉子
 業者咸遜弗若也舉嘉靖丁酉省試第辛丑進士選
 為庶吉士名益大起尋授翰林院檢討公貌故偉麗
 曰哲重願眉目如刻畫嘗奉使魯藩宗室吏民聚觀
 知堵相顧噴噴 九廟告成覃恩近臣長史公進階
 奉政大夫毋孔封大宜人明年同修大明會典又召
 入禁中教習小內使書庚戌會試為同考官所取士
 唐公汝楫上擢為第一其時公為檢討且九年九年
 者法擢二等寔貴顯矣而言者以他事中公有詔補
 外公迺仰天歎曰已乎十年名第不遂當漁獵澤中
 長與世絕安能折腰之帶俯仰長吏前使制其文墨

乎則爲書謝上曰臣有母老矣今臣不幸註口不願補吏願以故官休矣 上憐而許之公天性最孝自其爲諸生時居長史之喪哀毀踰禮至是奉大宜人家居供養甚設侍疾衣不解帶爲里人所稱梁氏故以闕第豪郡中羣從子弟皆任俠文雅車服雍容甚都公建家廟四時蒸嘗申以約束子弟皆遵其教又買田一區爲宗戚葬地人又以此多公公既阨于仕進邑邑無聊迺杜門不出多買千金佳麗鳴琴鼓竽飲醇歌樂爲驪酒後耳熱嘯曰嗟乎人生如隙駒貴行樂耳彼驅馳長安陌上卽丹朱其轂何爲嗟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三五

曼山

其志悲矣公既洽覽羣籍雅思自見於世上下古今多所考著故善歧黃言註上古醫經風角等書又嘗爲東平郡志及諸詩文甚富皆藏於家爲人靡達不蒙宏有氣與人一見出肺腑不爲藩岸其天性局度如是以善攝生故年五六十顏如童子見者謂卽百歲不啻也乃一夕奄忽而逝惜哉得年六十有五

翰林柴欽傳

劉球

柴廣敬諱欽會稽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陶氏踵其姑跡力守節以不墮柴氏家聲廣敬九歲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隳志於他技雜巧者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爲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鄉前進器重之皆謂伯玉有子柴氏將復振矣尋入邑學爲弟子員學友見其端重無戲態與辨疑義又能言人所未言皆自喜以爲交得人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 太宗文皇帝初御極奉於作興備術文士選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宿使爲庶吉士翰林欽其畫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世廣敬在列益感激奮勵務進其學窮日夜而書不絕聲累積之厚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着不蹈襲陳腐而駸駸欲追古人轍跡尤善爲賦每出一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纂修大典徵天下遺書備採摭廣敬進言其師國學與簿趙搆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既至京師與纂修職分修禮樂音韻書日進退館閣勞心思於考索編著縉紳皆閱其勤蓋其平生刻苦清勵出於天性然也卒以劬悴致疾歿

時年三十六京師士大夫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

以故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翰林庶吉士曾君與賢志銘 楊士奇

吾友曾君與賢自吾布衣時與之好後同在翰林五
年往還意益厚其沒三十年矣墓未有銘其子誦踵
門拜曰先子之銘文企佇久矣迺按誦所述世家序
而銘之序曰公之先居金陵唐末稱朴者生三子其
季延構當五代之亂來徙泰和其後子孫之盛累累
有科名十四世至如驥登宋淳祐十年第累官寶慶
府通判兵亂疾節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生昌端昌
端生以立以立生之述皆儒業教授里中子述娶劉
生二子長與咍次與賢也與賢自幼淳厚端謹從學
蕭尚仁先生父子之門治書經邑大夫簡充學弟子
員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
典寅出西歸恭勤職務時四方博聞宿學多在咸重
與賢而期其遠且大也書未進以疾卒於官戊子歲
三月十五日云享年四十有一京師薦紳大夫咸悼
惜之與賢儀觀豐偉面潔白如玉氣宇溫裕其夷家
居為孝友之行初雖出為贅壻飲食衣服所以佐其
凡奉養皆備已而還侍下朝夕益盡愛敬及仕得祿
一味之甘必先奉親然後及已兄弟相親愛不間如
一體處朋友以誠有急必赴同學湯如川既仕同年

同鄉且居同舍有無共之無彼此之異如川病極力
扶持謂護及卒與其弟協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孥而
悲傷憂鬱久不衰隣有數犯之不校與賢有愷悌慈
惠之德使之爲政必有以及人惜乎未見諸用也

三

翰林院庶吉士湯如川流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翰林院庶吉士湯流如川歿於
京師其友會與賢爲治喪斂已士奇將述其生平爲
墓中之銘以授其弟如墳使歸葬焉屬隣舍夜災延
燬如川舍及棺如墳拾其遺骨而歸嗚呼如川何以
得此哉其生平所爲宜備諸福乃四十以卒而又遭
身後之災造物者於如川何如也世之不爲如川者
或至於期頤卽不至亦不見其身後如此造物者之
意何如哉如川世家秦和之甘溪曾祖某祖某父均
厥德錄 卷之三十一 三
其母李氏如川溫雅易直事父母及撫諸弟皆能悅
其意處朋友必引之於道臨事務當大體不樂終未
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第賜進士出身近臣聞其材
行請於 上望以爲給事中會 上作新儒術以風
厲天下乃擇進士英俊者得二十八人盡出秘書俾
進學於文淵閣期之於古人如川在焉如川懼無以
稱上意蚤夜勉勉不息而學益進明年季弟如麓來
省得疾卒如川哭之數日亦得疾以卒朝之士君子
知如川者相與嗟歎嗚呼如川者豈可復得哉其仁
可以溥物其 公可以持法執守可以勵俗通練可

以集事可謂才德兼有者矣余生先如川一年交之
最厚而此深也來京師相聚甫再歲方資之為輔且
謂一一旦遽失吾益友哉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三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楊士奇

孟潔陳氏諱康以字行其先避五代之亂錄金陵徙
來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孟潔幼時穎敏過
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為文
章粲然有聲譽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未嘗
得一錢以入私室父孔碩公從子孟省有怨家欲報
孟省孟省已卒則構誣詞嫁禍孔碩公孟潔憤曰無
父焉用我為伏誣 關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孔
碩公沒撫育弟妹甚厚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
不及平生為人排難解紛不可數計而不為勞磊落
落落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四
孟達喜交際四方賢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
倒而後去永樂乙酉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
中會試禮部擢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
樂大典為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
竹豈比我哉竟坐是致疾疾革臺觴猶在牀榻間卒
年四十有五

陳孟京墓誌銘

楊士奇

孟京諱昌姓陳氏以字行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授翰林庶吉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官陳故恭和簪纓家五代有諱暉者始有金陵來徙至孟京凡若干世自宋建炎中有諱千齡者始登進士第至孟京凡十有四人其他選鄉貢舉明經才行不可勝數載郡縣志與其家乘甚悉孟京少孤貧苦嗜學旦暮自任負以養其祖與其母手一卷未嘗釋也遇明儒碩師輒挾所業往請益弱冠稍出教授愈自刻勵口誦手編晝夜不廢一時朋儕強記多識者不能及也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四年會試禮部中前列廷試在第二甲初族兄士啟永樂二年試中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至是孟京與從兄孟潔皆賜進士出身皆授此官陳氏兄弟之盛人以爲榮時朝廷廣召文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孟京與編校晨入晚出未嘗以私廢其博達明審老師宿儒多讓之性孝友家素貧幸仕得祿而薄甘旨未嘗充其母甚樂也愛其弟恒約已以裕之卒之時家徒四壁顧其妻曰歿生常道勿戚戚身後事在諸兒汝惟善視兩兒不可令斷絕讀書種子耳不一言及他事嗚呼此

亦可以觀其志矣卒時年三十有六曾祖圭一妣氏祖以靜妣曾氏考孔武母蕭氏娶劉子男二中九歲玄斗七歲女一既卒士啟孟潔爲治棺殮買舟還其喪與其妻子先宜人以靜先生之子余其外兄故爲述平生大槩爲墓銘使歸葬焉銘曰力學植身履空弗知始達而暢曾不幾時嗟呼孟京遽止於斯行通崎嶇而難平夷嗟呼孟京匪命之罹

陳孟京墓誌銘

楊士奇

翰林庶吉士曾君春齡墓志 梁潛

於乎士大夫世家之後能統承先志以致顯榮昌大以耀乎世者幾人也而吾友春齡抱豐厚穎敏之資壯年取科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行有以致其顯榮昌大矣而仕不酬其志材不施諸用遂殞謝其為痛何如也先是有湯君如川者亦良友也吾哭之痛既一月春齡又卒惟二人出自鄉校皆有賢行其死也皆不得年又皆有父母有子方提孩湯君歿未幾其居火并及其柩春齡幸一僮奴扶其柩還家聞者莫不悲痛此二人者予方欲為文以悼其不幸而春齡

墓志

卷之二十二

碑

之弟來京師哭其兄乃狀其行以求銘於乎吾尚忍銘春齡也哉春齡姓曾氏其先世有諱延慶者仕唐為光州團練使由金陵徙泰和自是為泰和人宋熙寧中有兄弟同登第者曰安強安止安強為御史甚有聲自安強數世至傳道元天曆間兩以易中鄉試其弟耕道亦以易舉為瑞金儒學教諭畊道生九韶先生國朝初為沔陽黃蓬湖官子伯高皆博學篤行伯高即春齡尊人也九韶先生既謝事歸教授于鄉春齡兄弟皆受經考友循循然鄉之子弟鮮有過之者先生沒幾載是為永樂乙酉二人遂同舉于鄉人

莫不謂曾氏兄弟紹述其祖無忝也及當上春官時鶴齡以疾留于家春齡登永樂四年進士既入禁林同預修書朝夕往還方期相與于永久也曾未數月遽膺疾而至此享年纔三十有三於乎彼澆漓而檢詭者其天遇也固宜曾謂此淳龐而碩茂者乃亦然耶然春齡沒數月 皇上命勒進士碑于太學門外春齡預有名焉夫碑所以垂久也况進士有碑人皆欲指觀其姓名問其鄉邑以知其賢與否則春齡雖沒預有榮耀不歿矣彼修短之數繫乎造化者一時之得失又何足深較哉雖其二親能有子如此皆可

墓志

卷之二十二

碑



翰林庶吉士宋子魁墓誌銘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翰林庶吉士宋子魁卒於北京年三十有六其素所交游皆嗟傷悼惜之不已其始病也余與錢檢討習禮往問之醫者從傍制藥語余曰卽三日或五日瘥矣豈謂更數日竟以不起子魁為人溫然與人交能輔之善卒有緩急可堅而所為悼惜之者明於世務達於理道有慈厚愛物之意蓋可用而未竟也今已矣於是其從兄吏部主事子環既殯之下明門之外遂出翰林編修尹鳳岐所狀事行泣謂今日吾弟不幸不得少見於時其衷使無聞於後乎願得一言他日歸葬於鄉也納之囊中接秋來之先自廣平徙新淦後徙吉水至榮南文從廬陵榮南生長鄉長卿生彬之其會祖也祖成童復居吉水父若宗母張氏子魁諱魁生而秀異與常兒稍長穎敏好學讀書或忘寢食日益有造詣選縣學生下筆為經義論策羣輩多讓之永樂九年中國江西鄉試十三年陳循榜登第為行在翰林庶吉士大學益進預修性理大全等書書成受賜齎明年扈從還南京十九年春奉詔送秘閣書籍至北京無幾得病未病往謁祭酒胡公座客有察人氣色以

決休咎者特戚焉於子魁未旬浹而卒卒數日凡為庶吉士者悉送吏部授官而子魁不及見矣子魁卒時父母老妻子皆不在側病而扶持之敏而殯葬之其子環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六

庶吉士劉公實傳

劉定之

君諱實字嘉秀姓劉氏吉郡屬邑安成人安成在漢屬長沙國景帝子定王發國長沙分封其子禮侯安成傳三世失侯自是以後史無所徵然至今安成劉往往祖侯其家譜亦屢絕不屬猶云爾者承其先祖父所云也君居安成東竹江祖尚賢與須溪劉會孟為友有詩相唱和會孟元初中老儒也父伯武國朝初用薦起家後以君故贈順天府治中母贈宜人高氏君弱冠為邑庠生從故翰林周學士功敘學書經用以舉進士時 宣宗皇帝方隆儒術合前科丁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七

言得免復南京鄉闈較以給帷幕余禱遂以為臚舊常然也君却還之丁母愛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生鷄不受委而去之君縱之門外景泰中召修宋元史於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吝承屈遜見所修不合已意笑聲徹闕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君書未成君以官滿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屢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

狀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八

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列左右郡僚庭參畢趨出獨留君詰以慢已共苛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書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救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而以病卒治喪于其所授業同邑士

翰林張檢討振烈寓舍季子于心在焉長子敷仕爲
武昌訓導君卒年六十有六贊曰子聞安成大夫士
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甌童子燃燈
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
吏范丹塵甑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
是律已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已不齟齬豈
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爲
幸已多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翰林庶吉士王鑑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元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士奇與今少保江陵
楊公皆讀卷官 上親擢周旋等三名第一甲第四
名王鑑第二甲之首既選楊公爲余言鑑所對策其
篇末之獻磊落精切識高而義正才廣而詞暢將來
有爲之士也余漢然之旋三人既受官有 旨命大
臣選進士如永樂甲申故事進學于翰林得十有四
人而鑑居首悉以爲庶吉士鑑等仰體德意咸克自
奮時重風憲之選命廷臣舉監察御史楊公與余意
在鑑屬有令不得舉初仕者然吾兩人所期望鑑進
且大非止御史也一旦余聞其病亟屬所厚者爲書
書藥不數日竟卒爲之傷悼不已又屬所厚者爲書
治喪敏且許銘其葬於是其友給事中劉益述家世
事行來起銘王氏吉水金塘里故家世修仁厚曾祖
所安祖子完父嘉靖藥尚詩禮不慕仕進母某氏鑑
字欽正自少端正秀穎篤孝友之行而嗜同學不煩
督勵朝夕自進其功宣德壬子以書經選江西鄉貢
第一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宣廟意有遺
才在副榜命廷臣卽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有四人
賜冠帶給校官祿令進學國子監而鑑預焉後三年

北三十一

非

鑑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為庶吉士為人簡靜端潔溫恭坦夷論事悉中理所詣必由於義其中泊然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濡足勢要之門公退閉戶閱書以求古人心間為詩文自適所與往還皆詩書行義之士其將易簣也獨以親老不獲終養自慟蓋考其志與行宜祿宜壽宜顯用豈謂遽止於斯乎故其卒也眾皆悼惜之卒年三十有六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史部傳

庶吉士鄒公智別傳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食無繼罄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連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為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官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樂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 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是年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鮮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為人多從之遊者與白

不詳

無明

王

沙陳獻章為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
 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為知縣因款留之邑民
 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
 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
 廷舉資之還柩于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
 慨無阿比之習 孝宗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
 侍班糾儀湯鶴曾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
 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過事
 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
 官未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事五

機會也及王恕徵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
 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
 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
 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皆其能用識者憾之
 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

庶吉士晁東吳傳

晁東吳字叔泰翰林檢討環次子也幼負奇質弱冠
 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操觚翰雅道素漢
 語恥與俗軌軒輊尤善楊古書法每自心得偶臨作
 趙松雪書以散置散卷中明者莫能辨也在館中相
 刷切必曰強學慎行宰相以下折節與交比之黃叔
 度云咸以為卿輔不足為而得年二十三耳當甲寅
 上書移疾歸遂以其年冬因篤檢討君大慟哭曰兒
 至性孝友不妄言笑卓然有當世志嘗觀時事非是
 為之憤慍不食者竟日尋其端萌知其未緒斯非純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事四

碩而可以詣遠者耶手錄其遺文總四卷墨蹟一卷
 名之曰識痛錄嗟乎吳以天年早終使大業不究然
 宗族稱孝鄉黨歸仁斯其大節可觀士有闡然之德
 見述於世者豈在行事哉

典籍孫黃傳

順德縣志

孫黃者平步人也字仲衍性敏警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而就初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駸駸乎魏晉矣少負節槩不妄交農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云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至黃為真作書請降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晏然黃之力也永忠尋徵黃典郡庠三年庚戌始 詔天下設科取士黃舉于鄉授工部織染局使主簿虹縣時經兵燹室十九空勞來安輯一載典籍翰林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甚重之日侍 上奏對便給容憩飄灑濂輩皆自以為莫及也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于四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左校築牆望都門謳吟為身聲督工者以聞 召至陳詩語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黃迎居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歌就刑天下冤之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黃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濂所序

沒諸書散逸惟黎貞所編詩文行于世李承箕口嗚呼死生榮辱當得不得不得則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黃死何惜哉傳者論黃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黃書散逸無可考意其風采似彌衡而器量或過之與

順德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七

黃山



翰林院典籍黃器之傳

黃佐

黃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舉於鄉辛亥二月壬申會試中式是時車駕將幸臨濠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鉉在三甲即日謝恩

東宮聽注寫職名為九耦進而分拈之鉉得廣宗縣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為劇對曰適歲旱蝗食之役繁此為劇鉉嘆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於朝上遣使視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悅秩滿入觀上洪武聖德詩南京賦授翰林院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助教時功

成錄 卷之二十二 五十七 史山作

臣子弟多在班列鉉雍容誘導使就繩檢尋遷翰林籍十三年四月以老疾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得國學知名之士甚眾上大悅將復用之鉉固辭召所欲以年齡益高求便地乃授廬陵縣學教諭終其身有文集行世

翰林院典籍王恭傳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也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為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為詩援筆縱千言立就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薦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老矣勅修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為翰林院檢討同纂修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芥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請我為矣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日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五十八 史山作

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強之而起朝陽鳳鳴此足以概恭

華亭逸人墓誌銘

羅 玘

翁初用薦起官序班先余在館者八年已褒然老成
能導余陞降陸所別識掖閣觀闕名額指日班行誰
某陸殺疏數其所宜施余篤之間以為言輒感類曰
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何而乃自為異邪居既久
備見大老皆青年勸諸藩國 冊制外大蠻夷
詔命將帥行師 聖書除拜封章代言檢就則以下
之看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為何如對曰得
則公曰以是類出或設視之曰吳序班手書乎欣欣
領之而已修 文華大 宋元資治通鑑公必引以

自助及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喜得之日引之與

語如彭公錄成遷翰林院典籍喜謂玘曰天順初嘗

有官此者舞其柄以窳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

部羣公出怨言愆是顧用類墜者至今若尸寄然事

送池今吾酌厥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羣聚驚語

慮惟當謹戒以為憂居數月覺無苦又咸以為喜
文淵閣藏書數萬卷標目亦數帙或問之矢口縷縷
如注先是館寮一人假考訂私巧史冊擬寬易其先
世之穢未成覺之報甚銜之次骨則設謫問於奕者
曰典籍局鑰在其手恣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

驗之乃乘在告諷吏部貶為義烏主簿而丐史者送
相期快其志哉泣日不知也玘又日弘治初玘 郊
齋羣屬咸集院余二人入夜語於奧時張宮保言事
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寃之不虞張仇逼置偵偵自
仇仇怒遙起大獄意置二人余幸脫而而翁亦乃困
至是今已矣悲哉逸人名孜字景賢工六書古近體
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
其身則仕而其性則逸也否則惡止於是哉而亦惡
取斯用哉古士有易名如曰逸人庶幾來世有考
銘曰 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

誰賜為之所人之不賢與賢乎賢自取而誰非已忤

其命也與噫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悲之而

銘其墓



漫士高先生棟墓志

與信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十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先生博學能文尤雄於詩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口悟以久自襄城揚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賢然知之者尚鮮闔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聞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頌頌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發音略故沾溉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頌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

詩遇 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與精卒先生為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母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真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飾歲常優于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簡善飲酒喜談諧與人無賢愚新故益然如一素強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

懼夜分乃寐且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駒清才不羈早世諡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貴未幾而母歿娶陳氏生三子曰熊曰然曰然先生諱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蒞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隆為後遂從高姓是為先生之祖也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

翰林院待詔滕公用亨傳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後避諱更名長洲人尚書德懋從子少從德懋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其篆隸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 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以獻又獻禎符三詩稱 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時篆隸書稱用亨及長樂陳登然筆意清古不及用亨也用亨尤喜鑿古器物書畫嘗侍 上閱畫卷求目為趙千里用亨所首言筆意頗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

王侁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卷三

典籍吳蘭傳

吳蘭字欽佩霍山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濰縣知縣公風韻古雅脫屣塵凡不喜對簿書為俗吏謝令改州教授談道為樂有春風沂水之況擢國子監丞進禮部主事以盛名取直內閣兼翰林典籍內艱歸 氏孝兼禮服闋游泳潛臺勝境陟南嶽孤峯俯視煙海不復有宦況矣或勸之出遂焚棗官符性真率鄉人愛之即蓬華下室亦可招延居第蕭然為文沖淡流中有陶謝風援筆立成泥翰尤道勁有法卒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本四

文先生徵明傳

王世貞

余讀太史公敘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子
 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柳
 何其詳蓋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
 死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
 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峻嶺焉裔至文先生噴
 噴不離口然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
 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
 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
 藝文先生能獨藝藝惟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藝所重也
 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
 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
 都元帥佩金虎符填武昌次子定聰為散騎舍人定
 聰次子惠為吳替遂為吳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教
 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推八九歲
 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
 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
 千言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贊莊景郎中莊公讀
 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

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
 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
 馳至則沒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
 金為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
 以生汁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為能
 子因修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
 乃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
 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成
 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
 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
 聲徵錄 卷之三十三 非非 吳山館
 建安風其人咸跡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者
 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儻然無
 也會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于也念先生會
 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
 夕體窮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
 生佯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
 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
 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
 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
 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

印字

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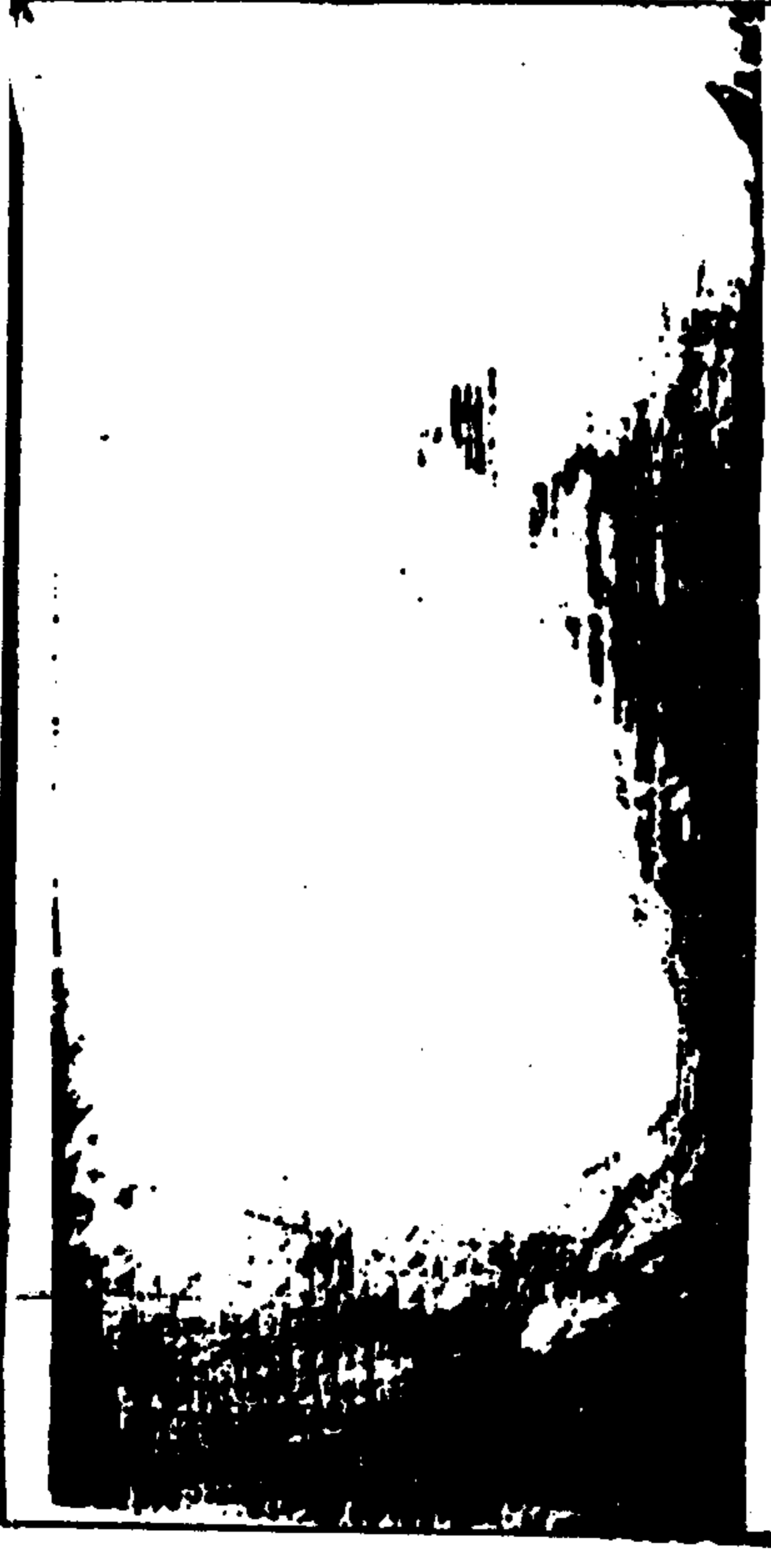
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爲使者及門而
 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
 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席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
 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
 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
 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
 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惠名
 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公
 復尤重之間日輒爲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
 先生爲待詔可二年修 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德
 帝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色色不自得上疏乞歸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逸趣弗肯往再上疏乞歸
 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願貴
 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循
 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邪而後見我
 先生毅然曰先君子素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
 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
 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見生幸寬我
 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主
 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爾先生爲翰林重朝論

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
 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爲爲
 姻黨而害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
 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
 辭賦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
 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
 金寶解他珍貨直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蓋爲一啓封先生邊謝曰王賜也啓之
 而後辭不奉克弗終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
 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
 遍海內外往往具不能當價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
 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爲詩傳情而後
 詞秀如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法
 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肩山
 陳章海嶽批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
 八分入鍾太傅室轉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
 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
 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
 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敏

詳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
 亦名能精其業侍時過從談推執文品水石記耆舊
 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
 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
 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
 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
 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戚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
 施周人之急甚於已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
 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
 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惟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
 暇徵錄 卷之二十一 本五
 為御史嚴承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儵然若蛻者諸
 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
 若干卷有 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
 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
 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
 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
 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
 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肅公希周並稱
 夫朱公者恂恂不見畏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
 可思矣余嘗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

蓋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
 先生者迺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
 事

卷之二十一 本五



侍書宋懌

宋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中書舍人璉之子也濂以孫慎累舉室徙夔州璉亦死家難璉書其工當時稱為國朝教獻懌奉母誦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憫之時賜粟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君念濂為 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選以為翰林侍書懌嘗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草朝間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

宋懌

非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贈工部

尚書賓山張公電墓誌銘 徐階

嘉靖庚子七月十四日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賓山張公喪其配吳淑人後五年乙巳以葬祭請詔如故事又二年丁未十月三日公卒其子太學生守經又以葬祭請詔又如故事既又念公侍從久特贈工部尚書於是守經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啓淑人塋葬公而以公治命請予銘公始來京師實從故詹事文裕陸公於國子予時為史官議公最先迄今二十年公既起布衣位卿位而其恭謹儉素之節乃不厭微錄 顧維北 上 嘉 吳山 吳往時蓋親於其處朋友而知其遇於上者不專以書也遂按御醫東川顧君狀為誌而銘之公張柱諱電字文光賓山號也高祖以信當元之季自華亭徙居上海傳子中善孫森曾孫鳴連三世種德不仕而始發於公公年十三則能為文稍長以疾棄去學書于文裕文裕於古名家號能通其秘然以語人率莫能知公獨日有得其筆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故其書首為少師遠菴楊公桂州夏公所稱而尤受知於上夏公之為宗伯嘗以 上所製大明集禮序屬公書 上一見嘉之繼為夏公書冠服圖小楷賜白

金若干遂以第一人薦入史館 國家於士能書者
既拔其尤置內閣東西房而文華武英亦多以選入
直公於時進最後又未有官然 上則知公皇史宬
建特命公書扁懸之諸先輩亦自愧嘆以為不能及
詔賜金幣授鴻臚寺序班歷中書舍人尚寶司丞太
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使遷工部右
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官如初其書在 朝廷有太廟
額仁壽永禧宮額金殿額 睿宗獻皇帝銘旌及
憲孝獻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冊表 皇天上帝玉冊
九廟神位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九廟災詔平邊
告祖文戊戌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頒諸海宇
而世所傳消痞帖猶其細也 皇天上帝玉冊且上
公適在告 上留以俟者月餘遣其喪詔予假三月
及期促就道者再益 上受公書凡大制作不出公
手不足以當意故公侍 上月親而 上眷公亦日
厚其荷任使 駕幸承天命護行景神殿奉慰仁壽
宮瞻拜永禧宮進香則命與輔臣與入禁苑之遊燈
火之宴則命公與汎舟金海則命入龍舟錄御製東
嶽廟禱祈則命行禮至永明殿代拜直舉元老名碩
之事委公而諸學士乃有不得遣者其被恩數實訓

實錄成則安誼身殿母卒則賜祭葬賜馳驛以歸內
殿訖工則蔭子一人考績則蔭子一人孫卒又以蔭
其次孫改給三代誥命則推及其前母疾病則鼓次
賜藥諭內閣時上寢食狀迄於既歿而念之者猶不
衰其受森子賜御製詩賜勤慎字平安字賜道德經
斗母像賜茶賜牽羊及上尊賜銀瓢繡袋者各一賜
曆者六賜衣白雲馬麒麟飛魚賜金自十兩至五十
兩賜幣自一表裏至四表裏者凡三十有七賜祭品
脯醢者二賜御前品物者五賜嘉靖錢鈔者三賜如
意丹生脉散香膏煎者四而端午除夕諸節物之以
獻後錄 皇天上帝玉冊
慶賜殿玩用器之以時賜酒餼之以日賜者至不可
殫數嗚呼自古以來賢人君子以文章德業自砥礪
者果矣乃其名位或不顯于朝廷幸顯矣其於人主
或不得一被晉接拜敝衣餘食之惠而公所遭際如
此豈非所謂千載一時哉公生弘治丁巳十二月廿
四日享年五十有一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鶴坡朱公奎神道碑

林 翰

公諱奎字文徵姓朱氏號鶴坡世為松江華亭人祖諱孟仁贈太僕寺卿考諱孔賜仕至順天府丞卒贈太僕寺卿府丞公當永樂宣德正統中以楷書擅名一時公幼侍左右遂默悟筆法而得于心年十二以行童奉詔入內館讀書師翰林諸公授春秋經而褒貶大旨皆明于胸中甫弱冠進游國學景泰紀元庚午拜中書舍人天順癸未轉尚書司丞成化丁亥進秩正卿然春過日隆而忘者廼陰擠之遂兩外調為

歐微錄 明秩之二十二 七五 吳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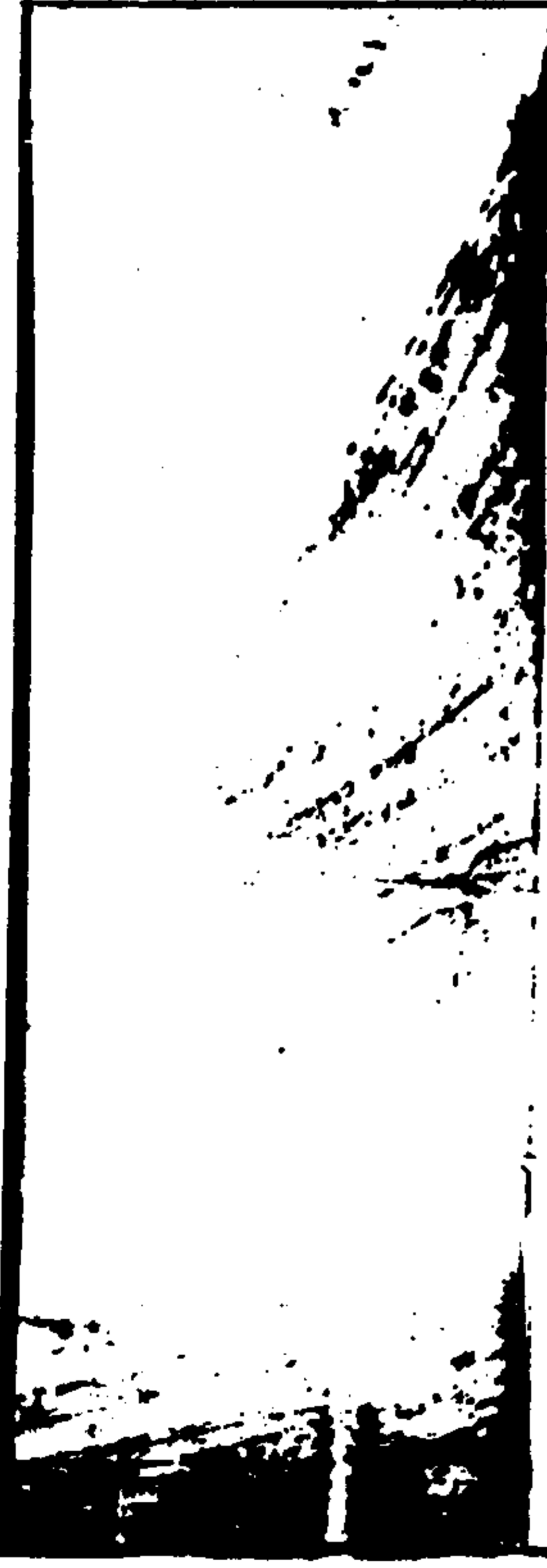
廣東副提舉為保寧府同知公殊不芥蒂于懷但竭心民事盡其分所當為而已用是政聲煒然聞于京師 憲宗皇帝思公近侍舊勞召還復官仍直文華殿恩寵視昔有加焉壬寅擢太僕寺卿三載奏績荷賜二代命誥士林榮之丙午進大理寺卿給從二品祿明年丁未 今上嗣統公乃以衰邁謝事留居京邸逮今驗十載矣公平生孝友篤至處家庭內外舉得其宜器度軒昂心性倜儻飄然出塵凡遇賓朋過從輒鴈詠或手談終日不倦自少壯至老未始有異所著詩文積成巨帙藏于家而詞藻清俊殆類其人

太常寺卿夏衡傳

太常寺卿夏衡字以平松江府華亭縣人幼補郡庠生永樂中學士沈度以善楷書薦授中書舍人內閣書辦累官至太常卿 太宗北征 宣宗討武定州皆預扈從嘗病醫云得瓊玉膏可愈語聞 英宗命以賜衡天順初 英宗復位吏部以朝臣名上聞及衡名曰此宮文朕賜瓊玉膏者耶衡蒞事內閣最久謙厚緝密未嘗泄集中語一時同事者多假內閣勢張皇於外有所干求衡廉靜寡欲公退閉門獨坐泊如也天順八年卒年七十有三訃聞循例遣官諭祭

歐微錄 明秩之二十二 七五 吳山館

命有司營葬事



榮祿大夫太常寺卿錢塘林公章墓誌

李東陽

內閣置中書舍人頒制誥勅冊寶奏疏封草書篆之事地清職秘其貴者乃至三品願不恒得若林公以成累官太僕寺卿加正二品祿進階資善大夫致仕會 今天子登極恭上兩宮尊號恩再進階從一品為榮祿大夫蓋歷事四朝五十餘年年八十有一而卒遭際之盛傳一時再見而已公諱章以成字也世為杭之錢塘人曾祖居義以上皆不顯祖仲英考森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鍾氏母張氏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七七 夏自

贈封淑人公幼而敏悟藩司以大書薦於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遷禮部儀制員外郎天順初文簿叢沓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楷據故實公預具籍冊無所 失李文達公殊愛之超遷禮部儀制郎中成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叅議寄祿順天府朝謁任事皆如故三年預修英廟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十二年秩再滿進為卿以父喪服闋弘治初秩又滿始有加祿之命四年憲廟實錄成時資勞愈積而限於格例於是祿再加而官不復進中間若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纂述事必預必有

賜金幣楮餼酒餼及諸時物多至不可數後以母喪服闋遂上疏請老始有進階之命願以二千皆仕就養居京師累閱歲於是階亦再進衣鶴腰玉以歸未幾而卒素孝謹親疾必額天請代母老迎養于官母公暇不去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官慎重不洩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道勁尤精鑒賞博文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歷可聽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非 夏自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道遜墓

誌銘

吳寬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邨人也曾祖觀貴

國初長鄉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為瑞安人觀貴

生傑傑生公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

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二耳 宣

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績學

供給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天府

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

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吳山館

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

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賜致仕而歸葢家居

十六年以癸亥卒享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

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儵然如

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

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

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

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雲山

樵語雲山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

既歸貧而能守愈自高深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

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

遣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無一言及

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為斂初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

屢過予焚香清坐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

訊山川遼絕恨不復一見也及公葬有日乃為書此

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以為後世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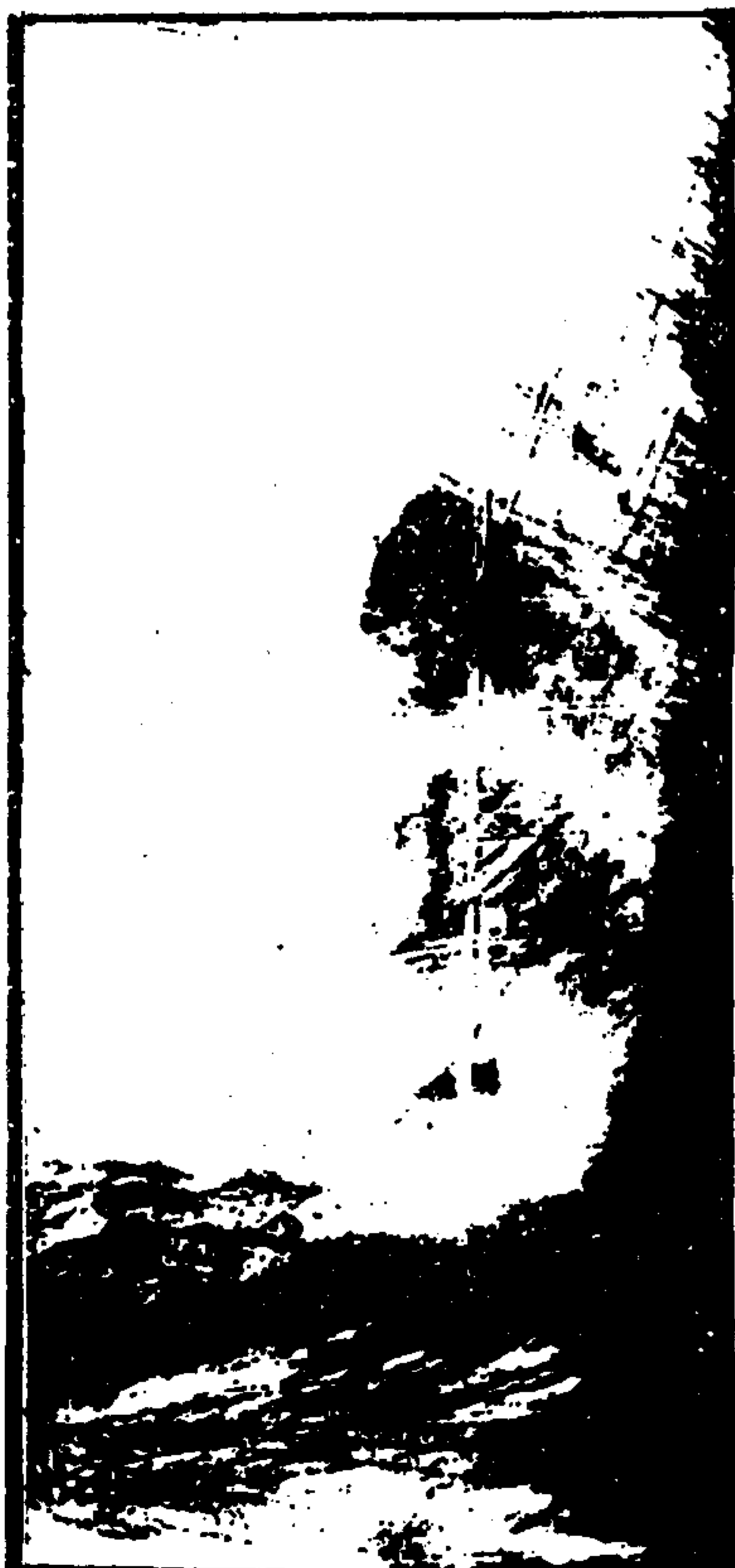
爾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吳山館



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西橋

劉公銳墓誌銘

李開先

嘉靖歲己丑余舉進士士凡新進者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焉禮節隆殺諮訪而後行庶高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衆論厭薄之時東方宦遊京師者三十餘人公論獨推西橋劉公因造其廬識焉公不以不肖棄絕至仕即得教益弘多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有此病余好辭章公曰三十年前亦有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余好談 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有此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墓誌銘

好然不為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嘗倦歇余既又窮經學講時務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而飾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額上做工耳凡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邊備河防茶鹽焉政自身心通之務求總貫余蒸蒸焉日有長進而公病歸矣公學業久成特因余之漸變而後語之其功德余者何如也但余好基而公好酒固兩不入然交相警戒不少假借此則人不及知者越數載余官亦罷竊意余鄉去公家止二百餘里疾馳之騎兼日

可至當拜其庭讀其書問學有格格未融處將以詩

問也奈何天不慙遺公遠蓋棺矣余抵家多疾尚未走弔會其婿趙巖持翟青石狀來徵志銘焉青石以文擅場名家久矣狀甚佳頓即移為志文奚不可者況青菜文之藪也何必遠索旁郡耶趙曰公遺言也嗚呼嗚呼余不以失位為戚而以歸得會公為幸公既不留寧不滋余之悲而傷知己之難逢也仕路微逐今就閒適時取舊書觀之覺有新得譬之戲子罷場洗去脂粉再一照鏡始見本來面目矣抑又不得與公辯駁同異余來何暮而公去何太速也自念無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六十二

墓誌銘

可致交情於一死一生之間者惟志銘可効力焉知有遺言蓋不敢以不能文辭志曰公劉氏諱銳字汝中別號西橋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高祖良佐曾祖諶隱德弗仕俱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祖昂號松溪注耽書史雖白首不釋卷而應辭神翰鎮壓時輩人或勸之用世不為答屢徵亦不起受封如高曾祖官父瑒號古直諡文和弟進士累官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歷任四十餘年 廟堂密勿竭盡忠誠豐功茂實天下陰受其福載在國史

不能殫述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母馬氏封一品夫人自高祖妣而下俱得贈如兩母云公生而聰穎七歲能默誦詩書兼喻大旨見舍壁所懸文詞一覽輒不忘善識奇古字與客相難無上之者客咸以神童呼之名聞遠邇成化癸卯 憲廟念文和在東朝講讀功特官一子為中書舍人文和子六長鈞以廢授部司務次鉉疾不克任次鉉舉人公行四時甫八歲史部乃以應命文和具辭懇但幼子不堪供職 國恩不敢濫叨 憲廟召至文華後殿見公起拜禮如成人問及古今事能朗朗陳說大意又善屬對作詩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八十三

史部

聖心嘉愛喜見天顏命印出拜職恐牙牌傷損以銀易之嗣後不時召見門殿深遠非人相之未能自行時楊選卷先授中書朝引之入暮將之出方欲交友授徒彈棊酌酒動為所妨遂老每手之太息曰此童累我甲午文和致政乞 恩帶公迴籍間居得肆力於篇簡年十四五諸經子史殆將遍矣弘治庚戌三月文和一疾不起公每哭幾頓絕喪葬酌取厚終禮及文公家禮家禮儀節行之弔者送者靡不健仰壬子服闋適當鄉薦公舉業精雅欲辭廢就試諸監司遂羣各郡儒生糊各試之開卷公為第一諸司悉以

解首屬望急欲奏請助成厥美家宰尹老方謝政家居與公為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投取巍科 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既登仕版復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鈞為刑部員外郎姪澄甫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如子薦紳咸美之公性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州則著敝素袍不則穿隔歲鞢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傳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眾乃大喙問之印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為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八十三

史部

史部

噤也然敬之日甚一日矣雖涉有意作之不已遂成聖賢魯連不以此養德名世耶戊午齋詔南直隸山東壬戌歷俸九年吏部上其考陞大理寺右寺副仍掌中書關中李獻吉汝陽何仲默方與諸善詩者結社遊公亦與焉後識者曰李詩雄放而失之亢何溫雅而失之方公雖才不逮二子然以平實勝而其出不窮均之為一時之善鳴者也母夫人春秋既高欲援例終養兄弟數人於例不合疏上不得請晝夜憂思致病特蒙 俞旨養病而東奉侍慈闈承顏悅色稍有不愉必具木冠肅立于旁候霽解乃敢退正德

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卽赴部者勒令致仕公本托疾養親遂照例致仕甚喜董郡守聞公行誼以禮敦請爲鄉飲正賓公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於鄉董守曰年甫壯而勇于退行何加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往後則削迹矣丁卯春母疾忽作公迎醫市藥食寢俱廢及長逝哀慟一如喪文和葬送亦卽如文和禮云庚午瑾誅李西涯首薦公才可大用張巡撫繼薦之奉欽依行所司以禮催促就道辛未復任尋陞尚寶司司丞是年楊石齋爲公改管制勅早晚代草務上廣德意下盡人情經國庇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公事 文山館

錄越四載乙酉書成以公有勝校之功陞太常寺少卿加三品服色掌誥如故丁亥言官奏稱文和乃先朝輔臣功業茂著有子如太常職掌制誥垂四十餘年父子久効勤勞比 昌邑太保黃公三原太保王公事例本處建祠祀享俯荷 宸眷特賜文和祠曰昭賢命翰林撰諭祭文略曰三朝元老一代名儒忠禪於國孝表於鄉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甲茲非一門忠誠默通神明上達 聖皇何以致是耶戊子以纂修事忤台臣意公亢辭正色不少隨異因而請假祭掃實則避而去之耳台臣亦不之計愛其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公事 文山館

洽將欲有所咨藉每遇東人卽首問曰劉太常假限將滿何乃不卽如京庚寅纂修 恭睿獻皇帝實錄李序薦公爲纂修官書成陞俸二級兼翰林院侍書是歲復修大明會典祀儀成典爲校正官祀儀先成賜表裏二襲花銀二錠辛卯纂修明倫大典亦爲校正官書成賜衣服寶鑑甲午重書 列聖訓錄并累朝御製文集爲校錄官西樵予告南歸公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

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者告之故其圖亦隨之榮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乙未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兼官如故復錫之誥命制詞如前美詞云 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煞句用一康字羣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 成祖疏拓陵地惟留寶康褚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并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丙申訓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十七 曼山

等書成陞一品俸二品服級改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命下懇辭弗允之以職務叢委精神減損遂感脾泄加以下淋於是四五年之內退疏屢上皆蒙 溫旨諭留是歲冬 皇太子生欽點陝西開讀公已註門籍不出因具疏辭行言者不知謂公托疾違 命遂不自回籍戊戌九廟成象 恩詔致仕同邑康敏趙公一時俱在林下且為姻婭旦夕聚會鄉人榮之丁酉遇詔存問知縣楊獎致其辭曰趙公天下之達尊劉公館閣之俊彥備米帛羊酒以禮加焉庚子舊疾作經年轉劇至見賓客未嘗有慙容必具冠束帶如

未病時忽一日晨興盥櫛策杖詣昭賢祠焚香悲哀頓首告全次日乃就正寢卒公器宇端重德行修長學實本於家傳才無忝於甲第始於中書終於卿秩綸閣近從金紫華階班行日峻寵渥游加立朝五十餘年歷官十有一任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典著者公為首而蘇州劉祭貳馬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綽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決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十八 曼山

家他可知矣公能博收約取厚積薄施則其勲業文章兼隆並美有以哉居鄉井善容讓人有關爭者以利害曉之俗因罷爭寡訟處同氣友于之愛不減君陳親屬貧病不振者無問同宗異姓周給各有等差世之所謂全人者不過有文有行出則致君處則善俗而已若公非其人歟公字書道勁詩文備具眾體有西橋集望洋遺稿承恩應制等編行將刊布於世據狀生於成化丙申卒于嘉靖辛丑得年六十有六

太常寺卿馬公紹榮傳

先生姓馬氏名紹榮字宗勉慕范仲淹之為人號景范世為蘇之常熟人父公遜先生生而穎秀初為周氏子以毛詩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嘗師事松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憲廟舊學也 恩遇異重方 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某携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 東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既僚長人目為儲相當路甥東朝一出必奪已位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債于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九

飛語朱奎地卑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先生主酒先生力辭是時劾例坐刑在先生矣獄久不解客有自墻外投篋者書曰此公少之也足下如何不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抄也豈遂籍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答以他故未幾公得貶為令南方公在獄妻子不知所為家人履屨檐簷視先生為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既去乃主陸郎中景成化元年與周浩汝訥李應楨吳璠試書中選預修 英廟實錄授中書舍人其年入內閣十五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陳情復姓得告還蘇弘治元年取修 憲宗實錄二

年陞山東左叅議四年以實錄功陞太常寺少卿初先生為中書封周氏父母及為員外郎封馬氏父母為少卿又益封凡三封二姓父母前後夫人所得誥章十五軸為人勤敏 憲宗朝嘗有急敕夜宣館中館中人人醉惟先生得奉詔簪筆上殿書麻解 旨同官得無究明日諸公皆賦詩賀為官三十年以清謹聞雖屢遷外階必居 內閣嘗一署尚寶司事未幾即還與永嘉姜立綱同僚最久始 能書名姜善子昂先生善書克為一時宗其少也立綱以出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九

身布衣不得齊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益馬君微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姜拜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弘治十四年卒于官 上遣禮部主事儲秀營葬蘇州府知府諭祭于家墓在吳縣楞伽山下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南屏潘公辰墓誌銘

楊廷和

太常寺少卿潘君南屏以正德乙卯十二月十九日卒訃聞命禮部諭祭其私第工部治葬事聞者指與語曰此京朝官之三品以上恩數君以四品未滿考得之蓋朝廷優禮儒臣盛德事也其子厚奉恩命泣以告于樞前又屬太僕少卿崔世興具事狀請予銘狀之言信而理予又與君交久且厚不得辭君諱辰字時用南屏別號也本杭之漾沙坑人五季時避亂徙處之青田後分爲景寧父諱流清舉鄉試入太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北土 吳山館

嘗者 聖駕臨雍賦爲祭酒李忠文公所重與商文毅岳蒙泉二公爲同志學者稱爲竹坡先生以君貴贈翰林院編修母劉氏贈孺人君生七月失父三歲失母育於外祖母楊幼岐疑作止不凡稍長從父車駕郎中鶴溪先生親教之讀書一日五行輒成誦下筆爲文遠出諸生上凡四試于鄉每以疾弗克終

庚子初試文已屬草同號生突來觀之曳其卷中君不欲白于官因以乞之而出自是不復應試弘治癸丑唐府尹珣王給事綸夏給事昂交薦其學行于朝授翰林院待詔丙辰內閣諸公薦典秘書撰次諸

草壬戌陞典籍尋進五經博士正德己巳南京國子缺祭酒吏部以彙城石學士及君薦上以石爲祭酒而擢君編修且九載具疏乞休內閣諸公上其年勞特陞太常少卿非常調也累疏辭免優詔慰留踰年疏又三上堅臥不起始得致其事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洪武永樂中卿佐巨僚多白布衣薦起如楊文貞公其尤顯者近世惟吳康齋及君二人康齋未受職卽歸君在官二十七年嘗纂修 孝宗實錄大明會典精覈明信不愧良史至於應制述作校勘圖籍廷試執事皆得與焉白金彩幣麒麟緋衣之賜時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北土 吳山館

之思禮殊異比於九卿而君奉職謹畏晨入夜歸未嘗少懈以地切禁近雖隆冬亦不附火自轉典籍後皆未嘗就吏部考課議者以爲不失難進之風爲詩文平正典雅家藏手稿母慮數百千篇誥草稱是暢場官守敘述履歷各盡其情得之者往往自慶其所遇與少師文正李公祭酒文淵謝公相知最深其他交游若山海蕭僉事文明上谷李御史士常南海陳徵君公甫輩皆一時聞人車馬過從駢闐委巷通宵聯榻或至忘歸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南屏先生蘇州有估客至京奉贖求見曰某不知學但聞先

生名願一見歸語鄉人耳君未冠卽以經學教授抗顏師席不少假借規度凜然退而私覲則詞氣從容如家人父子故人皆敬而愛之教人必先德行凡及門者多登科取顯仕未仕者亦不失爲善士性狷介清苦或有饋遺義不可卻必稱物答之涉於公事雖一介不取振窮卹患惟力是盡買地給措以葬者三十餘人里界相望俾其後便於祭掃事多不令人知或有問之亦推讓不自居也未仕時雖不出門庭而朝廷問巷官府市井人情世故無不周知臨事慎重審而後言爲人謀必盡底裏或屈於勢而奪於力者

欽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三

吳山

心思爲之處其篤於信義又如此



內閣書辦太僕寺少卿姜立綱

內閣書辦太僕寺少卿姜立綱字廷憲浙江瑞安人七歲以能書命爲翰林院秀才天順七年授中書舍人內閣制勅房辦事成化二十一年陞吏部郎中弘治四年陞太僕寺少卿並仍舊辦事十一月七日卒立綱書法爲一時所重而小楷尤精凡進御諸書及大制詔多其手錄其卒得賜葬祭亦特恩也

欽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四

吳山

制勅房辦事光祿寺卿周文通傳

周文通字亨道初起翰林院秀才授鴻臚寺序班制勅房辦事久之改中書舍人弘治癸丑秩滿陞大理右寺副丙辰用薦兼司經局正字歷陞禮部員外郎順天府丞仍兼正字乙丑以東宮侍從恩陞光祿寺卿任事如故正德己巳孝廟實錄成劉瑾矯制奪前此修書所加秩降禮部郎中尋復以史勞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寄祿順天以陳乞改太常寺少卿庚午瑾敗復光祿寺卿以憂去而卒時正德十月賜葬祭文通善楷書與姜立綱名相埒而道勁或不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五

吳山館

守官勤慎父中書舍人璟寢疾十餘年非公出未始不在側其卒也以執喪過哀論者賢之

仲泉孫先生輝傳

程文德

仲泉越之餘姚人姓孫氏諱輝仕至尚寶司卿稱先生重其行誼也先生之伯氏曰都督公季曰少宰公皆故宗伯忠烈公之子海內稱孫氏三賢云余自為諸生時獲與先生交每就省試必同舍乃後又同仕于朝者踰二十年余兄事伯仲二公季公視余猶兄也故知先生入官履歷者莫如余詳先生居家行誼者亦莫如余先生傳事儀饒同學自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為古文詞然弗事構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歎曰倚馬才也為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六

吳山館

生初試即居高等優廩餼而取應文詞命意高古左時尚同儕勸其稍從卑損先生曰文主於氣下筆揮掃理暢詞達吾意慙矣安能脂韋粉澤求媚主司哉其英槩如此正德乙卯忠烈公為都御史巡撫江右罵賊死先生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警會賊平扶襯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白兔繞廬靈馴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又高才能文章三賢之名大著由此也既終制猶服墨衰懇辭取應郡邑辟修志籍先生任之督學憲使萬公潮號知人禮聘先生至會城居萬松書

院集英少就學焉先生爲諸生師而名益起嘉靖己丑詔下選貢之格萬公首以先生應計偕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檢中書舍人稍遷大理寺正會兩制缺詞員輔臣疏文學優贍者七人先生與焉改尚寶丞所居繕綉文翰之司刻意著作士林雅重閱三考晉今職加金緋時積資富有魁陟而嘿不自白其恬退如此先是辛卯先生兄弟奉其母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斯夕承歡靡不竭情先生業已六十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返而久弗懈先生事伯公敬季公敬事先生相與友愛無間言歲癸丑楊太夫人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九十六

道脉儒風巍科顯任代不乏人至忠烈公身植綱常儀刑百世而先生兄弟二賢力敦老友文武齊名益昌大其門閥先生有丈夫子四人次第回用皆足以世其家學余既知先生雖病廢不文敢負知己故詳爲之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九十六

宣郎中嗣宗墓志

楊士奇

宣彥初諱嗣宗蘇之嘉定人永樂三年詔郡縣舉楷書士蘇舉彥初既至奉命從中書舍人書誥勅無幾簡從事翰林諸學士皆重之歲餘坐累謫交趾時尚書東萊黃公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一見彥初知其才任之事深得其助禮遇日厚歷九年始歸復被召入翰林遂授中書舍人又簡文淵閣書內制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既還丁祖母憂洪熙元年驛召至復其職宣德元年扈從東征還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從事文淵閣三十五年皆扈從巡邊 兩朝實錄成

獻後錄 卷之二十三 孝

以給寫勞賜裝衣文綺表裏白金進本司郎中仍從事文淵閣六年夏彥初得疾醫藥久不効是年十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二彥初甫三歲祖均德及父母俱喪鞠於祖母葛氏稍長日悲念父母不絕而事祖母甚孝祖母躬勤織紵資其學彥初亦克自勵卓然有立志鄉老長皆奇之謂宣氏有後言于邑大夫舉為區長非其志也固辭會指書命下郡守曰莫渝宣彥初矣遂送詣京師彥初在翰林最久恭慎小心克勤且暮未嘗以私廢公處同列溫而有讓眾或臨事憚勞與費至出語相慰彥初獨怡然自任士論以是

多之為人疏達誠實行已端重不肯苟且雖家無餘貲遇人窘急倉猝能致義助故其病也卿大夫之賢者屢造視之及不起咸往哭弔可以知其人矣

卷之二十三終

獻後錄 卷之二十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南京翰林院

掌院事講讀學士

周敘

邢寬

吳希賢

黃瀾

華祭

羅倫

王積

孔目

劉敬

蔡羽

何良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目錄

一 曼山館

山陰張爾葆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目錄終

南京翰林院

翰林侍講學士周公敘墓表 南京 高 穀

學士諱敘字功敘姓周氏世為吉水人家素業儒由

七世祖應龍下第進士登鄉貢者後先相望有直宋

寶謨閣上疏論賈似道奸邪元授菴溪貞文兩書院

山長公六世祖曾祖也祖觀由子貴贈兵部員外郎

父岐鳳以明經典教邑庠生佐邑教化及人官至兵

部職方員外郎公生而岐嶷賦性穎悟五歲知敬讓

十一歲有燈下客圍碁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一 曼山館

為華山西之句泉咸異之永樂間以壁經中江西鄉

試榜會試廷試皆真前列入翰林為庶吉士承 命

作黃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翰林編修母病封章

乞歸省 仁宗念以愛親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

封母氏有司援例以父爵崇不宜授乃陳母老疾狀

辭甚切遂獲所請舉修 太宗 仁宗皇帝實錄及

君臣故事書成賜白金織衣綵段旌其勞陞翰林修

撰丁內艱歸修宗譜及始祖祠家政錄又修鄉約所

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

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從遊者多所成就復修

宣廟實錄 統初命司春闈考取士得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其盛首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早上疏言敬天恤民雖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南嶽致澍雨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修宋遼金史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類編應 詔言時政六事曰新政務擇守令獎風憲嚴操備重邊政革積弊復言謹始安邦八事今 上皇帝正 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一曰開經筵諭臣僚明賞罰任將帥專委任慎選舉通漕運增屯種厚耕桑限僧賦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 曼山館

道公鹽法廣旌褒其意以為 天子建中和之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一曰勤政親藩新治復邊修武安民考校專人傾科革弊精漕修書薦賢尚廉其辭多引論以致諷深得古人告君之體 上嘉納其誠批答褒美公亦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金陵有妖婦身著紋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謁冶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宋忠襄楊公等四神座列賓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

下如此也捐貲為倡構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為之記其先世嘗有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 朝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志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三

曼山館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公寬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為州人自少穎敏力學不輟永樂甲辰廷試初以孫曰恭為第一太宗皇帝以曰恭一暴字耳及見邢寬二字甚喜遂擢為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仁宗實錄成陞侍講正統戊午復修宣宗實錄賜金織文綺陞從五品俸已未同考會試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十餘事丙寅召至京命復任事丁卯考順天府鄉試事景泰五年六月辛遣官諭祭寬居家孝友與人交終始不渝且處已坦夷於物無所忤以足疾不良于行故不得久于內朝云

四 吳山館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希賢傳

吳希賢舊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時同年李東陽以敏瞻齊名遂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兩考會試所得多俊偉士為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每僚友會集累數百言可立就人服其敏

五 吳山館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林俊

文章漢劉楊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飾潛溪東里嗣照而聯聲迨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士之選盛矣甫與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濕純爾雅公瓌奇砥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峯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風稜孤峻不屑取雷俗當其意略分忘年間有未愜

意氣衰冷言語為之無味以故蹤收巧化率無公銜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錄金紉之賜由檢討而修撰論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論滯淹以久始侍讀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為得立官之介公雖文字職業而決擇內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立副自他時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為執降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為植已之嚴其修實錄也夏人子寇者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苟為是負所學負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為得持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殖庵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六 雙山館

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坡徙麓峯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侍讀學士母黃有內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孝謹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俸金文綺食品之奇猶惴惴然屬心曲於弟以為親懈竟之內未寒而家遠落平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惠本必閱之盡然猶酒未忘情予鄉國特愛思有以忠之公為予止三月竟以知舊復勸復依弘治戊申予赴滇南公載錢我於龍灣舟次泪油油若弗勝嗚呼謂竟是訣耶已酉五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三

計開 孝宗念儒學之臣優以祭既之二親亦長逝谷清恭世之莽子彰符彰武彰定強為力今惟彰憲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某復始錫類將有泣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章為甫立幟名家落落擅譽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人論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天之間夫元賓之十其誰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帖帖然文宗之席惜公亦為甫山川靈氣惜也位遇請極其將誰許設序而文之碑銘曰甫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睇其光豹躍龍翔鸞鶴停時公起詞垣嫡宗是祀蘭亭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七 雙山館

關掖神役精奏彼金石羣喧寂鳴公時舊學亦古良史侍直 帝旁如生於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並收兼容 天子之聖維世孔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酬維後之收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黃公淵傳

黃淵字源績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諸經子史無不徹涉與鄭瑗為文字友齊名膠庠成化庚子鄉薦卒業太學為祭酒丘文莊公所器名益重從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錄其口授語彙而成帙名為資講傳布四方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供職甲戌同考會試充經筵講官進講論語尚書每講未必含規諷有戒佚遊遠佞人等語 康陵改容嘉納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以疾乞致仕卒淵學問淵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八

吳山作

儀度閑雅平生寡慾無廢妾於仕進亦不數數然

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人夫

華公察墓碑

王世貞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胃股宗錫胤公族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口世藝黍稷爰有資棠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耻以訾顯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匯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髻秀長不膚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馨挹銀海之滄澄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器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九

吳山作

者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秣苑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躒躒誤厥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刖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擅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則管鮑慙分氣投則逃坭讓舞九晚齊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嘘甫上於淮之詆訶先入

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抽艦飛雪義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襍被遂以疾予告接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之分割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掾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借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解告肅國減冗耗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毋鄉為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學兼采時獎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縮曳之美徊徨弗居博望清華之選遂巡若畏詔美為謙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吳山館

特聽所守尋與校 累朝寶訓實錄 宸章之炳煥若燭何假青蒸天祿之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賄鳴水傳為盛事馬韓載在稗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長慮淡識故太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為知人適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詔青官已齒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酌不當儲輔 天子外仲諍路特寢新除仍顧輔臣出李啓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

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謂黃門為宜淫坐閣伯以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雨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帝尊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朝命棲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遜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迫府君黽勉北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員玉走不蹉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革出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吳山館

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故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拜侍講學士握留象而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污之談翻成知己乃以微謫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懷養志 主上愍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慄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居有踰濬冲之死孝溢米時進親慈為之祝噎雞骨支牀門故處其毀性亡何又丁邠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域茂樹楸檀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阡方斯獲

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社樹之蔭百尺黃河之
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足志
四姓之炊煙待煖羣稚之孤榮托倚取若困廩寄之
衽席役助資匱之畝里搜伏匿之田酒輟多潤乎蹄
泔爲漁豈安乎竭澤於取予蹄節豐約因心雖連
雲之暈革爭窳而二盃之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
自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筴也木屑竹頭陶
士行之瑣算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埽素封
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辰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
佞相假賜環而爲釣復邁倖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北 曼山館

嫌情意所安毀譽爲汰公既杜口朝事遠跡世途取
亢寂寞之鄉長王嶠嶠之色偶周行墓所顧躬松栢
泫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
陸生慷慨裹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
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
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味忽忽
叔子方待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
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鑣竟不時損節巾待期綽
乎太丘之度易簣就正儼矣子與之啓大怖將臨熙
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北 曼山館

子可瞑甫及授宅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風歸弔鳥鷓雛以之從逝修短迴絕衰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思澤未零音微就香進不能請字表於公朝退不獲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姪詳具於左銘曰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不近名警史東觀授書西清譏以譽伏榮將瘁并三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貴人豈康時畢力溫膏戰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必取廉施必歸澤內衆千指類焉若畫環公之鄉愛

歐後錄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詔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為政矣其難我微在昔身隱焉文君子修之必達必聞材足者取事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易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羅修撰倫墓誌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崗教授開禮公勸王公節以故族屬三百餘輩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侷儻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虎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人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過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

歐後錄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日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賜之七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
丁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醢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為一孝子庶無愧吾母兒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

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史垣上一老人以杖提
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而招老人
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計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
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
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奉奉
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真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
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
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
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
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
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犯
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
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
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
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書文
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乃斂明
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
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
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
子秋抵家臥病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六

見山館

便觀曰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
化論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
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
美嘗欲做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
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
衣之衣行遇乞人成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
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宿居焉四方學者往
來益衆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
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
易貧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
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斂襲具乃取敝幘
以斂門人方珣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係助以
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
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噬
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
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
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
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
字有關世教故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
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七

見山館

適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成不已而
 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容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
 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
 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
 以吾道之緒莫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
 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
 男四人梁柱榦榘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
 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
 坳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
 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道義相契真異姓伯仲也

歐敏修

卷之二十二

庚

曼山館

遺事

先生既上疏蒙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
 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

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
 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
 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讞之先生
 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重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過一丐成於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
 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
 而私也

歐敏修

卷之二十三

庚

曼山館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
 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齋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
 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放脫之則日已將中矣
 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翰林院檢討掌南院事王公積墓誌銘

蕭 鎡

君姓王氏諱積字希稷泰和城西里人其先金陵人也晉太傅導之後南唐時有曰崇文為吉州刺史因家泰和自是舉進士者累累曾祖子與號竹亭洪武初 召說書稱 旨授福建學副以老辭曾叔祖子啟仕監察御史歷崇慶知州歸老於家二先生俱以博學宏才望重鄉郡陶然詩酒自怡有二妙集行於世祖伯貞錄廣東按察僉事歷瓊州知府改肇慶有惠政於瓊尊府則吏部尚書公也母陳氏尚書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手

夏山館

然名動縉紳間是時梁氏昆弟皆先後入仕君以邑侯吳楚薦授泰和訓導毅然以師道自居日率諸生坐齋中據案講說雖寒暑不懈諸生樂君教翁然相與化服之數歲所居之齋忽產芝一本三秀諸生以為瑞是秋鄉選其齋中者十人秩滿陞南京國子博士時祭酒陳公敬宗以嚴御下僚屬少違其規範輒面斥之君滿三載無纖毫過陳公深加禮重又三載上天官念母夫人上章乞歸省許之終考北上吏部請陞如例 命未下祭酒吳節以缺監丞請遂命君陞翰林檢討署監丞事監丞以繩愆為職君雖主嚴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正

之暑毒因病至揚州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二疾革時
 教授彭倬視之謂曰吾以無憾第未送父母不瞑目
 耳啟其篋惟白金六兩舊衣一二襲遂買棺以斂君
 之少也人謂瓊州典郡尚書公在 朝當以門地自
 負於此時君方躬韋布之行汲汲以問學不足為事
 及入官始終不少變或謂尚書公清文偉節見知四
 朝專職銓柄而君歷儒官三十年未嘗一進顯秩在
 公議有未厭者不知此君之所以為賢也正統初御
 史掌道者得薦舉於是王裕薦君堪任風憲比南京
 翰林缺內閣諸老薦君任院長公皆力沮之而君亦
 不從 願微錄 卷之三十三 五三

屢言風憲吾所不任其他顯秩蓋有命焉然則尚書
 公謙慎以及其子固人所不逮而非君惡能成公之
 志哉

南京翰林院孔目學古劉公敦行狀

楊 廉

公諱敦字于學別號學古姓劉氏世為吉之安成人
 宋初有曰紹賢居邑東之竹江八世祖懷古值宋衰
 隱居教授與須溪劉會孟為文字交高祖復初曾祖
 尚賢祖伯武 國初赴賢良徵沒於王事以子貴累
 贈至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父諱實宣德庚戌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仕至南雄府知府居官三十年凜然
 冰蘖之操事載廉吏傳暨 國朝名臣言行錄公生
 而重厚穎異他聞庭訓弱冠學大進所與遊處皆一
 願微錄 卷之三十三 五三

時英傑執經授業歲常滿門領景泰庚午鄉薦再履
 於禮部及中乙榜司訓武昌至則嚴立教條終日衣
 冠坐齋署改課說書無間寒暑諸生貧者量力周之
 欲要無力者率眾助為之禮居五載丁南雄憂服除
 調武進其為教不異其在武昌也歲戊子考試順天
 解首寔出藻鑑程文多其手筆極為同事所推讓滿
 九載提學御史陳公選署其考有有學有行之語奏
 於陸南京翰林院孔目歲出納俸糧無慮數千或勸
 之以利羨餘者公遜謝之冢宰崔公恭常造之見其
 服御如寒士嘆曰父子清白世所難也每過司徒陳

公僕必延入久坐務然香盡一炷日得領清誨為益多矣未幾懇乞休致時年五十有七及歸以養母教子為事尋以子推恩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有司舉鄉飲輒禮為大賓年踰八十耳目聰明步履如少壯考終之先一月過訪先塋拜辭時尚無恙至病中口占一詩蓋言平生苦節至老歿不改也越二日坐而親化實弘治癸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距其生時永樂丙申三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性孝友遇高曾而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先世所有悉舉以讓之弟姪嘗置祭田於祠堂屢加修葺每讀史至忠孝節義輒掩卷嘆息至為之流涕與彭文思公並早有文名甲戌春試人傳會元出安成時邑博士吳某謂人曰果爾必劉某彭某既而屬文思而公竟下第一日彭文憲公座有譚麻命者文憲曰以劉先生而不中進士信有命哉及請老司空劉公宣以文贈之謂古人激貪起懦公其近之都御史武進王公沂武昌徐公鏞皆門下士徐公語及公必泣下王公揚歷仕途以清介著其為師弟子兩無愧焉公詩文字畫必法古晚年日取四書讀之嘗謂聖賢之言句句切於實用所著有尚書句解墨莊彙星

曆陰陽卜筮皆能旁通頗嗜風水墳墓居宅多所自相子二壬丙同舉於鄉壬沐陽知縣丙連舉進士有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由御史陞副使提學閩中

歐陽修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安山館

南京翰林院孔目蔡先生羽墓誌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 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記先生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五十六 吳山作

困頓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達其先家陳留宋南渡時秘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朋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為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著與雅宏肆洩而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尚纖縟既而飛滌曼靡一歸

雅馴晚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宥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夏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所詣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而先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于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五十六

吳山作

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南京翰林院孔目何公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縣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傳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傳舉進士為南禮部郎良俊假寒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都山水奇麗日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會趙文肅公來視院篆一見相契合引與深語良俊談當世之務登登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後王論德維楨至待良俊亦如之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篇章具載集中二公既去不樂與錄錄者處輒棄去其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無所不窺下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畫詞曲精於鑒賞卜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說三十卷書畫銘心錄一卷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史部一

尚書

陳修

詹同

吳琳

張度

侯斯

翟善

杜澤

張統

寒義

郭璉

王直

王翔

何文淵

李秉

饒夔

尹旻

李格

耿格

王恕

屠瀟

倪岳

馬文升

許進

張綵

陸完

王瓊

山陰張汝懋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

吏部一

尚書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廣信陳公修墓志銘

解 縉

余奉詔纂修 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披定陳氏彭

蠶之戰至動星象衆庶咸見而四方高傑之士雲合

響應輻輳而爭趨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

盛哉至歲甲辰即王位而溯江取大平若腐信陳公

修 太祖之尤注養者也是以首摺理官禁畫律令

宗寬厚而省繁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

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制之

大者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

部郎中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

相資之意遂為萬世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

墜塗炭光甚大將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

擢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大嘉之以天官六曹之

長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

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繁簡貴賤疎數遠

近寬嚴課功嚴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啓之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予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猷畝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勳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

曼山館

吏部尚書詹公同傳

子微

王景彰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章
 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舉茂才異等為郴州路儒
 學正遇亂因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
 御史歲甲辰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上厚待之還京
 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
 轉直學士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
 七月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七年五月命致仕勅
 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羣
 英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
 朕微錄 卷之二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世吾每於官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具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
 師也吳元年四月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
 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
 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近
 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
 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洪武二年二月壬
 辰詔以直學士詹同為侍讀學士 上與侍臣論待
 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古者公卿有
 罪盤水加劍請室自裁未嘗節辱之存待大臣之
 禮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鼓禮及賈誼疏
 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
 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
 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
 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
 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
 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
 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洪武六年正月 上謂

儒臣詹同日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
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親前
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
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
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况創
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
日不遜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
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六年
四月丙辰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
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

朕教錄

卷之二十四

五

皇山

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
雖有紀載而木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
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
右趙堯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鄉貢士黃祖國
子生陳益揚等騰寫 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
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
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
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

皇山

濂等又言於 上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臣請如唐太宗自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
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
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
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
入戊午 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既終獻
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
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
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
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
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食都
御史詹徵等襲衣 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僉都御
史詹徵為左都御史 洪武十九年七月 上以左
都御史詹徵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洪武二十
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馬詹紱為尚寶司丞紱左都御
史兼吏部尚書徵之子也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
以詹徵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

南雁志

黃佐

詹同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四世祖青
始以武弁起家扈從宋高宗南渡官至武德大夫殿

前統制其後脫尺籍與編氓伍曰安知吾子孫不有
 以文學興者乎至鼎生同文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
 有俊聲時元學士虞集弟槃為蒼梧尹見而奇之妻
 之以子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
 世名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俊爽見趣卓絕能
 盡造其圖與至正中舉茂才異等為郴州學正遇亂
 寓賓州仕陳氏因占籍武昌甲辰王師下武昌遷來
 歸 上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
 上益加禮重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集功
 臣胥子於 內府命同文敘之更其官為國子博士
 厥後錄 卷之二十四 八
 其際友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同文乃能淹貫羣籍
 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
 爽敏涵泳潛發為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惜
 時與 上同遊每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屢
 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
 始 賜名同更以同文為字嘗訂正音樂進所訂釋
 奠樂章下太常用之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
 尚書六年為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甄別人倫鋪
 張神藻為朝野所推服後致仕卒同操行耿介始終
 清白所著有海天集天衢吟齋集其子徽仕至左都

御史兼吏部尚書父子世為家宰亦薦紳盛事也

厥後錄 卷之二十四

八

蕭

尚書吳公琳

黃佐

吳琳黃州黃岡人世為詩禮名家父應澍勤儉好施
教於其鄉號西山先生琳性資純篤力於問學通毛
詩小戴記王師平陳友諒上方徵用荆楚名儒詹
同薦琳通經學古且能文章遂召為國子助教與同
並教胄子才藻瑰麗琳固讓同至於商確經義查查
不倦則琳所長也每遇 上聽政之暇有所咨詢輒
進嘉言天下陰受其賜後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克振
風紀及歲歲臺國課以辨已而入為起居注獻納益
勤進兵部尚書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 上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 吳山

吏部尚書張公度傳

黃佐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木冠時有相者見之
曰山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為高
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
壬子舉於鄉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 詔選賢能補
憲職遂擢監察御史度以舉堂振一時彈劾務持大
體 高皇帝重之時諸勛臣連姻帝幸多怙勢者度
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者為之屏迹嘗建議立張巡
廟於歸德州以勸忠 上亟命有司舉行觀觀如蘇
州治張士誠故官為府署有司以為言 高皇帝使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吳山
度憤之度往變姓名為日者入吳縣學官廉其質
奏辭 旨或言度在吳縣學官每師生會膳度就食
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情益嚴 上聞而深
器之尋誅畿輔諸郡守擢度知常州府治政公勸人
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
向學禮教講然大典前郡守何用修公解建庠序祠
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為病治行為
畿輔第一遂召為吏部侍郎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
數十餘事 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進本部尚書
廉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

當獲微譴閉戶一昔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為人清謹
有用世才鄉人尊之以為有崔清獻風流云

歐陽修

十一

吏部尚書俛斯傳

俛斯字 應天府溧陽縣人故元嘉定州知州來
附王師洪武元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
郎三年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齎印封之改
尚寶司丞仍以祝文往幣祭其境內山川使回稱旨
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
以才幹著而民亦不擾九年入為戶部郎中尋陞戶
部尚書本年調山西左叅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
尚書二月改禮部尚書本年以年老致仕

歐陽修

十一

吏部尚書

史部尚書翟公善傳

雷禮

翟善字敬夫直隸揚州府泰興縣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部事善於其職稱 上旨特陞吏部侍郎仍掌尚書事會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 詔刻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槩縣陞於州州陞於府府陞布政司等衙門及王府長史司託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布按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役日無私過於雜職內序用有私過者則充吏十月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善除授教諭等官二十八年實授吏部尚書一日 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莫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凡合 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命工部為善管第於

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眾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餽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成籍 上欲免之善曰成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 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正月以事免

賦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四

史部

吏部尚書杜公澤傳

雷禮

杜澤山東青州府沂水縣人洪武中以文學授沂水縣學訓導二十年侍臣薦其經明行修召陞司經局試校書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為府設詹事少詹府丞等官輔導東宮侍從講讀每進講畢時凡帝發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字四夷恩意大經大法皆得與聞進澤詹事府丞澤朴實持重言動不踰禮上嘉之於二十九年正月特陞吏部尚書首定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朝正後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覲官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御殿候錄卷之二十四 十五

前刑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息職之罪一時諸責官免皆出上命及有免還任各賜勅一道以申飭戒其已往一歲一朝之制俱革三月賜高麗布一疋會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題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上令魏國公徐輝祖及禮部翰林院官同詣監考試仍令澤以次錄用毋使滯三十年正月奏定考嚴等第先是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至是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校在任三月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其各王府官與護

衛首領官例不考覈三月上令澤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次其等第授教諭訓導其不中者則除州吏目三十一年正月定考覈府縣首領官法尤是各府州縣首領在任三年及九年考滿考不稱職者發充吏役至此乃令首領官不分在任淺深但不稱職俱發充吏三月續定吏員出身皆以九年考滿出身或在京兩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兩考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從七品出身掾史令史典史并內府衙門吏正八品出身三品衙門令史從八品出身典史正九品四品衙門令史正九品出身四品衙門典史五品衙門司吏典史書史俱從九品出身六品至九品雜職衙門吏典都察院吏典俱除雜職其撥歷亦從衙門大小而均分之其吏員考滿不給由丁憂不起復其侍親等項託故在閒已經官府問斷仍充吏役者重歷三年澤掌銓慎守不欺本年四月以年老致仕

吏部尚書張公統傳

鄭曉

張公統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
 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公洪武十
 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
 出為右叅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賜公歷進左布政
 使比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屏上下典儀經費
 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孚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舊賢
 重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
 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
 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某者討平西南夷命
 朕復保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吏部尚書
 官撫守爾公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
 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
 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
 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闕下率命公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
 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修官考第高下公得楊士奇
 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
 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公及戶部尚書王純論
 日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
 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公出遂自經吏部後堂
 死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

史部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定襄公義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襄公薨於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幣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吳山館

祭而官其長子央等奉觀歸葬有日求余為銘余與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啓益士奇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以公貴三代皆贈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

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賞初

名瑤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

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

驛歸蓋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

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

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

書投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

復之公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開舉數事陳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

吳山館

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謂公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間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 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詔以其官封贈志

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待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吳山錄

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公數人誥詞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所以望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襲寒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朝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修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教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命監修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

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征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益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報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春倚老成之意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益以襄德云賜新第於文明門內龍錫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鹿馬一匹 今上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吳山錄

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忠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蹶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

吏部尚書郭璉

璉直隸新安縣人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為
卿佐倚任 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
年二十四咸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時修武當
山官親命璉董其工事竣轉吏部左侍郎尚書蹇義
輟部事 宣宗欲璉為尚書大學士楊士奇以為吏
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未幾璉
九年秩滿卒陞尚書典選有方正統中言官劾其有
私遂令致仕至是卒年七十七計聞遣官諭祭有司
管葬璉雖少廉名然為人朴實有量行事安解未嘗
有急遽色時稱其忠厚長者云

宣德五年晉尚書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
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
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
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
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早
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
引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
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為理宜引罪乞改過遣老
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象是公言

疏上盡留諸大臣 李氏

疏上盡留諸大臣 李氏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直神道碑銘 李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運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為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為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史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又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見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麻後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李賢

時 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官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

學士凡經進講義及文武羣臣詰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銀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閩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去位詔以公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檢事嫁禍於公給舍

麻後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李賢

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投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子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景泰末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恩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鏤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葺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

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息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王

文

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計聞

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

王文端公傳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己巳 駕親征北虜公率廷臣疏諫止不聽 命留守京師景泰初屢乞遣使奉迎 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宜絕虜公言乞遣使勿貽後悔 上色不悅論諸

大臣曰朕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言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答使盡禮紆邊急耳 上曰從汝羣臣出文華門內臣與安出呼曰曠堪使者有文天祥寓弼其人乎衆未對公面發赤屬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質羅綺使虜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誦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王

文

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建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雖涉諧戲要切中云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僕耕時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嘗言西揚不欲我同事內閣出理部事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管與文進文

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壽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譏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蘇轍傳 卷之二十四 非北 史記類

吏部尚書王翱傳

永平志

王翱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翱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詎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

蘇轍傳 卷之二十四 三十 史記類

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翱乞用一人 上用翱明年登平召還臺是年夏升吏部尚書初翱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

敢戰戰亦不力翔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夫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翔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壩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埃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翔益簡練卒伍賑闕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克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主翔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翔威望已著諸蠻聞翔來大懼翔略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會長信向翔嘗言蠻戎撫捕各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非

曼山館

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釋騷之患翔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翔翔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翔問賢何如人翔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翔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翔面可否稱翔先生屢乞休不允翔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翔老爾時翔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

曰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翔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翔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輅年富李秉程信皆翔薦用翔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顧緩急得力以故翔推較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翔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翔功名損於禮部時翔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場屬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非

曼山館

朝房惟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翔不悉加害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翔有其五亂而教擾而教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翔淡然而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岵世官錦衣副千戶遼東指揮孫璟者以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相繼哭之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後璟爲名將少傅王文端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

思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乃自兩廣召公還命以太
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大夫以得人相慶

英宗復位時眷遇公加隆賞資以金玉束帶錦繡衣

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

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

言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

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曹欽反夜執李文達於東長安門斫傷其首血流滿

面奔公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

也殺他人寧殺我賊素敬服公因謝曰豈敢傷長者

耶遂上馬去李得釋

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擯眉累

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問有無儲積民

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權豪勢要有所囑殺色拒之詞色俱厲及處之不甚

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怨於恩仇一不介意

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王忠肅公翱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任信仲

孫以廢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儻

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

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

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公其妻公夫人

甚愛女每迎婿固不遣志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選我

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恡者

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

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督竟

不調公為都御史與大監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

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大監泣別贈大珠

四枚公固辭大監泣曰是非賂得之昔 先皇頒僧

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

辭不受

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被襖中綉之後還朝太

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

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管子佐爾買二子

心計公無從辨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

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買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

珠授之封識宛然

風編

吏部尚書何公文淵行狀 章 綸

委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祖德元考景
榮俱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
淑人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
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為盜哉識者歎
其不凡永樂初選補巴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
管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
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巡按山東發
奸擿伏吏民畏之 仁宗即位命考四川吏治公察
其廢散而黜陟之其風裁察然貪暴往往棄官去時
蜀早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
昭妻與者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
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
之昭遣人訟寃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事聞於 上
遂直其寃經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
笑而却之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理山西戎伍無有
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
京榮政推公復承命以往因有條奏 上皆從之庚
戌 上以蘇松等郡任郡守者弗得其人命大臣各
舉賢能者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溫州府公至則視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夏山館

民之利病政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
為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
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
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
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
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
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
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富者得幸免公度
其貧富高下列為簿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
石等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為凶暴凌轍
賦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夏山館
有司侵刻小民公東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
溫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公措置有方民不病
而事集一日撤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
公任寮屬集耆老與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
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某某以巨舟取
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
其貨送京榮聲勢燄燄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
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
興修明條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
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

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為辯其曲直咸悅服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大姓兩家故有怨成為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今以五百人之眾不服進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為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

長山館

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於見遣其子間道懷金贖公於旅館公慰諭却之過客聞其事者因扁所舍處曰却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公與八人受命為守未朞月政聲燁然聞於京師至是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乎璉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獎勞錫宴於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者甚厚公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為化行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中無事黃堂闐然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等講論

經史查查忘倦又召生徒章綸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綸第進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名出任有廉名公之指教居多歲早齋戒禱於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川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乃於嬰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公詢知賊據烏風洞為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巢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

長山館

文官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為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於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朱良觀兄弟感泣退修親睦之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聞於朝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

釋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那六年無錙銖取於民
布裘疏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
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
百官廷議公辯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
後辯繁者之免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囚園夏月
則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
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
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
府覓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龍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
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人貢謝罪羣臣
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略言麓川一彈丸地疆里不過
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
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
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一聞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
臣與琛人貢若或冥頑梗化則相機剿絕如此遠人
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
議時有欲邀功邀微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
弗能克兵疲於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
之辛酉六月早詔公審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可
矜疑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有言

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
宜備其門曰竊盜之家制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憲
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於律條之外又
加其罪况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盜者多
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頗多四方往
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
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留之且擬
大拜公以疾力求罷 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
課童僕研壑教子讀書而已巳巳八月 車駕北狩
邸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爲吏部左
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
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
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之遂至作亂
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
先請遣大臣迎 車駕還京廷議不決公倡言於衆
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已也於是自草奏同
羣臣詣闕力請迎鑾與南還公與有力焉明年陞本
部尚書捲捲以進賢圖治爲心而好惡者不一公知
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獲命致仕既歸杜門養疾
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者輒使人謝之竟弗

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諸子曰吾嘗為溫守溫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公晚號鈍菴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皆行於世

狀敘錄

卷之二十四

聖

受山

吏部尚書李公秉傳

曹州志

李秉字執中曹州籍宣德乙卯領山東鄉薦第一丙辰登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有兇豪為民害官莫能禁秉廉得其狀即補治之因被誣下獄尋年事白兇豪伏狀其名遂起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鳳陽等處漕運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叅贊宣府軍務請白金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具奏都督紀廣參將楊能息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因取回

狀敘錄

卷之二十四

聖

受山

別用科道連章言風憲糾劾屢未辨出直焉得以撫拾之言而改罷 上命御史練綱拾事嚴誠往勸果切責能等秉復奏准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又奏都督迺興怯懦無謀及參將方正黃具都指揮王良孫安陞官賣宅之罪 上切責良等而以宅付代者癸酉有達寇邊牧廷議擊之秉援姚崇不賞邊功以息邊警遂寢虜寇以標掠男婦來易糧米朝議每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秉如數與之奏罷恭將孫安薦周賢又以張林代江福士論以為得人皆條

陳邊務其目曰設武備以畜將材恤孤老以廣仁政
增衣糧以恤貧寒減縣治以汰冗員汰冗員以節邊
儲專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兩邊備行營田以防
遺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
安人心修城池以防禦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
以益邊餉悉允而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有
祠之於家者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
其甚者數人餘皆備服戊寅遷大同坐累去久之召
復職掌南京院事甲申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
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嘗考察舉劾無所避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聖旨 吳山館
公論快焉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處
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建州虜酋董山作亂
仍討平之師還特賜一品服勞以羊酒成化丁亥拜
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居
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傲古
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
之者嫉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
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
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秉被劾時六館士願不
試以贖乘間薄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

卒年八十有二秉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
人人得親尤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雲中集
歸田集謚襄敏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聖旨

吳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夔墓志銘

商 輅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計聞 上震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恩典甚厚公諱夔字大章號損菴先世居汴宋南渡徙家桐廬族敦詩禮代有聞人曾祖鼎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一歲失怙中著夫人極力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就外傳已賦役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銳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瑛李司訓伯與受春秋晝夜淬勵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下筆滔滔數千言李嘗語人曰一夔足矣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會試解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苑一見知為偉器少保南郡楊公溥尤加賞異因遣子培從學公間游劉忠愍公之門劉許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入事謂脩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誥勅之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教職於便地多見採納甲子夏早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

公翔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為立碑於廟丙寅持節冊封晉府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為恨號慟屢絕居喪盡禮服闋復任已巳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臣勸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眾乃詣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眾議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齋 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

賦役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春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階南京刑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時刑部規矩廢弛公一以嚴肅振之獄無滯囚壬申改南京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父如其官祖妣妣淑人妻封淑人丁丑春正月 景帝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疏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子議定遂歸與王夫人決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屬予具本稿有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雖然舉筆於立
上添一復字時同官鄧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
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延至十七
日早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勢
駭可畏公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
禮部 英廟素知公爲人且間正月立儲之議未幾
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
有真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准彙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
判此彙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
未遷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禮
上深嘉之甲申冬 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
寶楮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公所請宴
賜有加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聞
三月進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
羣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
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
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
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
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上嘉其言慰諭甚至

丁亥正月錫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
任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
東青公言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
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
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官以
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而阿叱哩之流留心
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
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
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
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
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
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
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見公辭職不允己丑會試
公爲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
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公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
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公率諸司
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愛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
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寶楮是冬彗出公上疏
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

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
 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
 饉之餘母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
 目前也 上是之命禮部即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
 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
 劇臨終謂子壁曰吾受 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
 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公丰神秀朗器識
 宏偉言論侃侃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
 正直弗徇如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
 富所存稿一十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四 聖元 吳山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
 恭簡尹公旻墓誌銘 李東陽

吏部尚書尹公旻致仕十有八年卒於家上聞訃嗟
 悼遣官論祭初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保謚恭簡
 賜之誥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旻字同仁世為濟
 南歷城人曾祖諱均壽祖諱得名考諱宏舉鄉貢累
 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品夫人公七
 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以府學生舉
 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已巳
 授刑科給事中景泰間值國多事屢有建白皆傳正
 義天順丁丑遷左給事中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
 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已卯
 旱遣祀海岱禮成而雨庚辰持節封安南國王盡却
 僞遣國人斂服辛巳王師有事於陝西公出總軍餉
 有白金彩幣之賜壬午丁母艱癸未驛召至京師擢
 吏部右侍郎成化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
 書皆曰代此位者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
 運事遂集癸巳勅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
 保賜玉帶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四 聖元 吳山

役及殺人為盜潛伏其間公往督守吏捕繫渠魁寘之法其逃者悉遣還蜀其通負自是禍始息成化庚寅憲宗皇帝知公政績久次乃擢陝西布政使下車甫餘月進順天府尹即古京兆秩而往往迫於權貴事多掣肘惟公屹立不為搖動至於省物料寬鋪戶梅約惜薪司夫役禁奸人不得投獻田土皆有實惠於民府入給引鈔貫歲計若干故事為尹所應得公惡損廉悉辭之以充官用癸巳總督漕運缺員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當其法久弊生皆起於軍官務克交兌違期開河阻淺之故公剔其弊而更之歲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圭 吳山

公感 上知過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俯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於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丁未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為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慈迄今不變一日太監單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 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圭 吳山

近日 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其人即與批出行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空與公同候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深惡江西人不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弊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二公皆歎服是歲 憲廟上賓 孝宗皇帝嗣統公連疏乞歸家居獨處書院終日燕坐以經史翰墨自娛公門坊市不著履跡先是廷試進士兩為讀卷官晚歲兩遇恩典進階一品性素儉朴每食不過肉一味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為

一書下... 6

戒所著三朝奏議七卷雜錄十卷東藩倡和詩一卷
歸田訓一冊山東雪冤錄一冊藏於家南臺史抄政
事略餘力集正家條約辯誣錄刊行於世年八十八
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恪
耿公裕神道碑

徐溥

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真定之東鹿有諱昉
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
支元國子伴讀遷大寧路推官妣呂氏曾祖諱承祖
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紉
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和氏贈夫
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諡清惠妣徐氏封太夫
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資稟特異
又清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之開漸榮有日故公年
少卽有大志景泰癸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
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
就試遂中共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
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丑清惠公再任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
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旨出爲江
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旣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
定州成化乙酉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
考禮部會試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乙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

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本部尚書
 俄改南京禮部丁未 今上卽位轉南京兵部參贊
 機務弘治戊申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
 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
 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器度弘遠人莫能窺
 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
 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民者甚多在國
 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
 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
 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聞之嘉歎及擢

本傳

卷之二十四

七

吳山

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顯仕者庇 共鄉人
 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鎮靜持重論者以
 謂得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
 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崇王嘗
 乞詣京師朝賀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
 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
 夷貢獅子公言買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
 非由故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自宮求進者紛然
 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
 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鈐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

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
 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第倖任都督府都事秩
 滿當遷公故綬之日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士
 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遂卒矣內外咸
 痛惜之公嘗以開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
 卹還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
 者會議於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
 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爲有清惠
 公之風公卒之後 上念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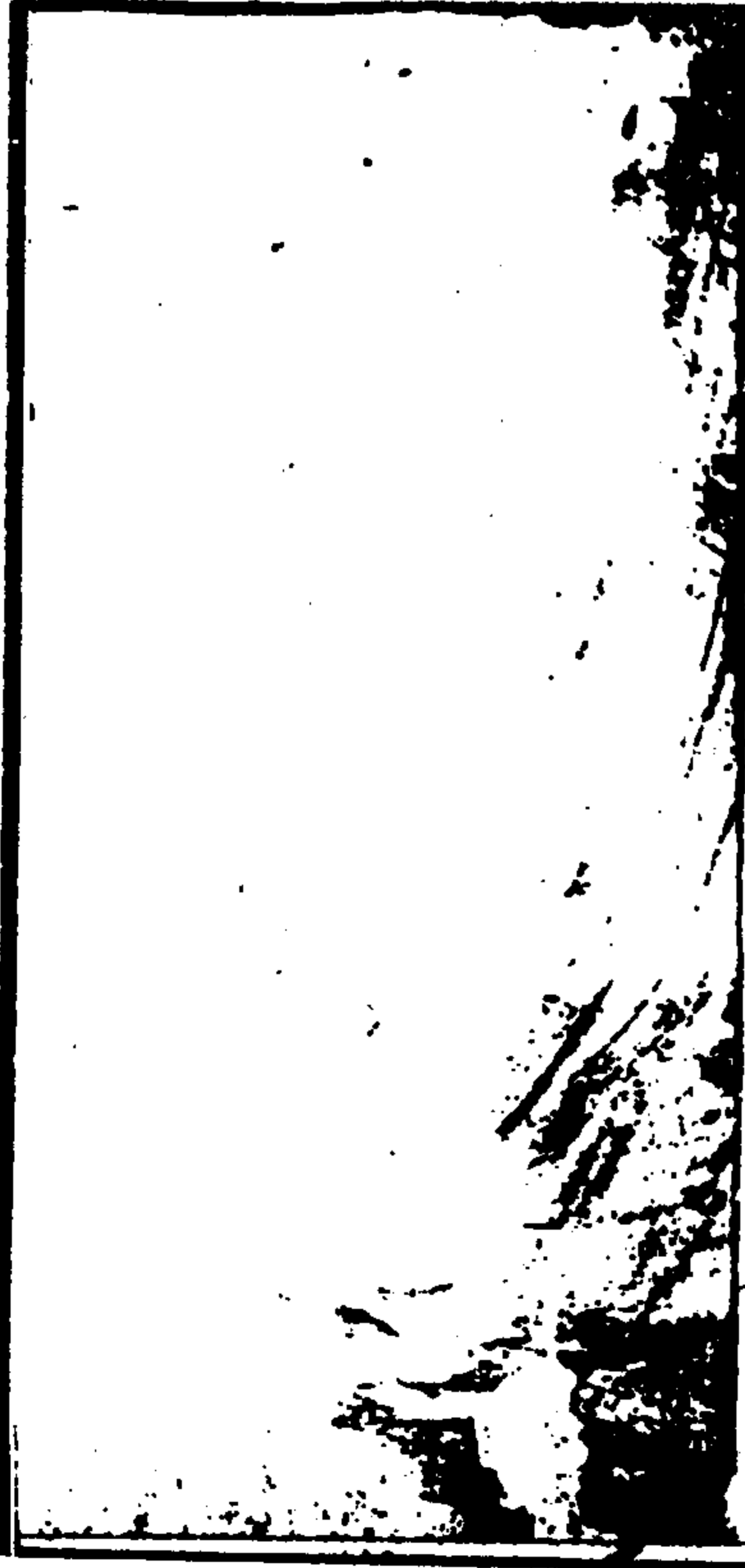
本傳

卷之二十四

七

吳山

文格而官其孫爲中書舍人



吏部尚書王公恕傳

王世貞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徇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獻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糶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者院羣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廷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問接行名諸生褒衣隸履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後人視雷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橫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為左以全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曠賊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捕獲南陽之爭曠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賊其魁釋脇從之眾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

吳政

揚州

卷之二十四

五

五

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

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為賊者乃下

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眾肅然不敢犯因榜諭流民

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貨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

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

境內霖旱不相雷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

以謝深人因極言止管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

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為之蠲賦有差例入

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

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濟河請禁抑馬快船廢

廣貨而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及弭災數事憚憚民

力 上為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

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

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

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

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瀨王報以異

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工

市相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

銀鏹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吳政

揚州

揚州

卷之二十四

五

五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瀕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會
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
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
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舉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
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
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
未嘗各一橐無纖毫增掌院之末幾參贊南京守備
還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管將之占役者一
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
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
便恕而適有奧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
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
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
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
印綬去甯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
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嚴禁草光祿寺歲供白粳粢及庖人賤工
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
賜蜀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
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
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
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
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
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
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貴
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項項也佛像外
道亦不足汗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
妖術取中旨齋御幣金收市圖籍珍翫因而張皇聲
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
洵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
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
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
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尋復為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賈得同守備
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
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
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餞

之罪

之罪

一乘

卷之二十四

李

曼山

妖術

卷之二十四

李

曼山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繡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併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繡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繡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諂曰兩京後錄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上崩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特釋真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

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營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官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進慕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胤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昇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憚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母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復優詔留之乃獻徵錄後錄止時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上與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紹等訐而各失實紹等請而琮獨謂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胤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謬謂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棻以書稱之引所夢為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棻妖言律論斬而胤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棻胤皆減從成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入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成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慎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為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圭自陳春官劾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速聞之有旨免聞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書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罷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 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錢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 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諫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為獻微辭 卷之二十四 李太 貞面質 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為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為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口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人視之瞑矣計聞 上為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為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墜其聲

太宰王公傳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三原人軀幹偉大貌

豐而見骨微鬚音如洪鐘正統辛酉舉人戊辰進士歷官庶吉士評事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提學巡撫右左副都御史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筆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即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業老而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為實學不立門戶所業不殊乎人而衣錦尚綱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異嘗曰仲尼不為己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為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為非儻有不合雖先

儒之言不以為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為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過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褒職有闕以為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為己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為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為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為己責思黜之故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為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當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為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廉德錄

似伊尹應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凡惠政之行必先錄寡其有不法雖憊奄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廠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琮則勢傾科道者乃皆秦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鸚鵡無聲虎嘯深巖而豺狐遁跡其不侮鯨鯨不畏強禦似仲山甫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荆襄則戮劉千斤石和尚蔣

虎力在雲南則代羅雄而莫蠻服在湖州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脅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略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瑾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楨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雷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由文又延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九 曼山館

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宰韶肝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岳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剿賊我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雷都有賊夜入寢所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儉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撫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卒 賜祭九壇謚曰端毅復 賜祠曰彰德其嘗官遊之所立碑頌德立祠祀焉所著有石渠意見及玩易意見

河通志典籍格言介菴奏議石渠文集各若干卷歷代諫議錄一百卷

關西都御史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楨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 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九 曼山館

續之勇果云 復齋日記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棻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哉江網盧岐僧院有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遺棻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瀚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清淨寂滅妖恠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為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

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壞矣 上爲罷義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至此此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

曼山館

由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 臣竊痛心 哀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蓋以入官命左右搜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恡憎如此人稱公爲神明 耶那漫抄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

曼山館

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 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祖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某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紫內廷近侍稽之 祖訓條章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

李公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蔡

王端教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頑皆豐苞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實協恭以昆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跡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微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於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一言一動必按諸矩度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嚴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開閱世務異他日得實用耳 河南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

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為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憐之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青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未向之呼萬歲入部廷屬條浴之妻罵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衣冠坐廳上戒

爾人謝客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妻罵部語之妻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同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為國柱石為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為吾兄師者孰可為吾兄友者又孰可為汲引而長養成就之者天下事可憂惟此一者可以慮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加之意焉 日李康惠公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會都謂李曰昔

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故
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
能屈已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
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同
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
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助每
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
以三原公見素為法屈已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
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因吾兄成已成物之功也
狀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五 史山錄

鄉別於嶺南校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
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
識尚可為韋弦之助否齊公既去前所行二政勢
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魏莊集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致仕進階特進榮祿大夫贈太保
屠公瀟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諱瀟字朝宗其先汴人從宋南渡遷淮陰再遷無
錫五世祖諱季始始遷鄞曾祖諱順祖諱子真皆贈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父諱瑜累封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始登第即以疾乞歸
越五年辛卯試監察御史壬辰實授勾稽湖廣軍儲
情法兩盡甲午巡按四川革舊弊十事王襄敏
令總諸道章奏且薦其可大用辛丑起權都察院
京院事占城國為安南所侵王千古來奔廣東使懇
於 朝公受往勘移檄安南諭以禍福辭對甚婉因
請停冊使俾古來就館受封募健勇千人乘海舟二
十護歸國古來以金寶飾器異香奇木為報公峻却
之國人為以疏請 上命公受之再辭乃止弘治改
元戊申 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其地公乞終養
不許督討徭賊俘斬數百計 賜白金綵幣已酉
召掌院事庚戌以疾懇辭辛亥乃得請道聞母徐夫
人喪癸丑南院闕廷議以公名 上特命還掌院進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災異陳二十事多見采納
 單化王罪干倫理頗涉曖昧既遣官覈實逮至京師
 辭不服公極其疑誤稍開其端多所寬釋會榮祿公
 疾以詩趣歸因復乞終養不許丙辰吏部闕廷薦四
 人 上親書公名付內閣陞吏部尚書太子少保如
 故公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
 大過不去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
 者補之內降頗冗以災異執奏言甚剴切重建清寧
 宮成 詔西僧慶讚公率諸大臣力陳不可又以其
 見介奏十事早視朝勤聽政其首也丁巳秩滿加太
 子太保公以親年踰八十請願 賜封誥許之戊午
 今上在儲官出閣進學加太子太傅進階光祿大
 夫勳柱國 賜麒麟服庚申周文端以戶部尚書致
 仕公因召對言周經不宜退雖忤 旨不變因乞致
 仕特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廩粟歲給輿隸歸一年
 居父喪乙丑 今上登極以詔例進階特進榮祿大
 夫正德戊辰復勅召至京仍以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賜蟒衣玉帶及御製龍文詩歷代通鑑
 纂要時逆瑾盜政先有都御史笞辱御史以傲寵倖
 瑾以激公公不肯有以私憾族瑾鈎撻兵部尚書劉

公大夏往事為罪必欲寘之死公委曲調護乃得減
 論其他隨事旋幹者尤多瑾意不滿再奪月俸公亦
 自度勢不可支復乞致仕以去壬申九月無疾而終
 壽七十三 上親視朝一日贈太保公體貌魁碩器
 宇宏闊達治體精法比每值疑事大獄對衆屬藁不
 煩窺易然自處謙遜未嘗挾以驕人在吏部嘗援王
 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與兵部
 尚書馬端肅同為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
 寵讓之
 太宰屠爽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
 衣白練甚潔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頓首
 頓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素白而易汗
 也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盃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
 僣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必大加建
 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亦不辱但
 難為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其人頓首
 而退歸管第宅規畫已定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
 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
 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
 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

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憚憚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
 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
 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
 以其貲買販稅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
 亦可乎媪曰卽如是幸甚但煩明載券中耳公乃袖
 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媪乃以其
 于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遂止之曰此可
 相安不汝厭也媪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
 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媪幸得所其如去
 歸何媪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郵洞雲張翁自
 傳
 書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聽事僅二楹
 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
 過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
 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
 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豈我柱使其夫
 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
 還之遂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母吾計其銀已隨入
 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
 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哉諸傳
 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

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八十

吏部尚書倪文毅公岳傳 吳寬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於錢塘因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因名曰岳即公公生而壞頤迥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

秋收錄

卷之二十四

李

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鄉試爲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

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

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庶吉士積學翰林預修英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

僖用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後

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侍讀明年選克經進講官

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

遭喪服除還任適今上爲皇太子講學春官詔

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

士甲辰充春官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命

經進講弘治戊申爲今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

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

書已未再改兵部賜勅恭賀機務明年召爲吏部尚

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

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

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附時

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上

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

注

康復錄

卷之二十四

全

長山

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爲百世不遷

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僖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
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
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嘗
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
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
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
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
皆以其言為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八十四

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政公與同官協心輔
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
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
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
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於從祀彼七
十子名字載於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
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公自南京
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
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
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

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
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
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為
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
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
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
來賈胡邀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
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
引經史為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

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為近世弊事莫
甚於此有言及者輒聞之既以政事為已任士大夫
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
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
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
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官災
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公既有
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任自永樂間遷
都於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
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公為宜一時武

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成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命公居常則能鑒
 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
 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即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
 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
 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
 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
 以疾不起矣年五十八疾革昏憤口喃喃猶及禦虜
 事茲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殉國之
 心至死不已自勿事其父與繼母郭夫人能盡子道
 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於
 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取不難嚴然未
 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
 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 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
 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氏生一子天繼娶袁氏無
 子以弟阜之子霽為後霽蒙 恩授中書舍人三弟
 阜登進士第今為工部郎中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
 在翰林同侍春宮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為傳其平
 生藏於家 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統

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為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
 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
 自振迅舉輒相顧而驚以為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
 多清確謹畏循常駸故之人其獎必至取媚於時如
 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為人挺然任事不少避忌
 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國朝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謚文白公父子始文集
 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狀散錄

卷之二十四

八

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傳

王世貞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除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才，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傅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歷吏相，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起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故，此人為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瑋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起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借項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而伏。羌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賦微其歸路，戰死。眾懼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為後繼，且令斬先退者。眾始

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旁草及斷汲路，賊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瑋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為間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斂戰皆悉。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眾以叛，潼關軍餘火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為劫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乘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復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復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遂

建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為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而為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連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反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為究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千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通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詭不平因畱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畱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為言於上遣太監懷恩單昌等詣內閣名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思

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借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借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眾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為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愾且無所償而陳鉞獻劄錄 卷之二十四 九

則飭屬傳感為供張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備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絲幣羊酒禮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借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究之汪直既傾文升則借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鉞厚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夜孜孜理軍政且禁城中貴人洪義總兵族嫌之為賤人益稱之叵何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至而

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
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
貸且平糶藉而毋流芻名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
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
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
而已卒無他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
文升而間之 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開
政爲一新 孝宗皇帝立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
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講於
升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 上躬耕籍田與
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禱伎陳且出奏樂文升王
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而
樂語何爲咸遂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方
士鄧常恩言誘 先帝於嶽鎮海濱俱立碑爲隱語
下真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什碑發函入寶物於官從
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撻拾嚴考
覈申命令廣儲蓄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皆鑿鑿中
窳 上皆爲嘉納時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
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
亦言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游作文升上

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採辦銀課與額外徵
稅 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
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
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
水上陳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數六軍
諸校斥其貪黷愆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
弓矢營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
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
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 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
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
使中貴人校醫視文升疾 賜上尊脯備因問計文
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
備而楊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
足屨 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
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
還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薄相誓殺巡撫欲因以
爲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
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
升請亟 勅撫臣發度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

請馬政弊甚苦孳生寄養者復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為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 聖功得諭德王整等十餘人有 旨傳陞書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朝弊孔賴 上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為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

狀改錄 卷之三十一

奏遣鎮遠侯顧濬討之克其寨數十斬賊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遊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為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酋鎮檀阿力所擒商人畜併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先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明實薄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人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

號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責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擊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微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皇清寧官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

狀改錄 卷之三十四

國營軍械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苦楚蜀災亦不勝枚我而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葺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歡甚予文升一千錦衣百戶 賜錦幣亦優等而北虜火歸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 名對便殿 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証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

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弊者取回織造裁芻中官停止不急征斂上即行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諍之切上謝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斂倪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親吏畢集卿其用心株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

秋錄

卷之二十四

九

倪岳

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上悅滿九載加少師襲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因悉改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劾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崇者彈瓊壘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克斥不能直得諸少

秋錄

卷之二十四

李太

吳山

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
軍晉河間靜海 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
太后兩官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
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築西
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
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進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
瑞慚志誣文升抗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
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
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觀之會是人熊繼

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快快不欲行流

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
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

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為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
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鐘錦線馳驛以行月給

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為國度既
傳不能遇也歸後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郊構於中貴

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年瑾誅芳
序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鏡亂河南行剽
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
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
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
云

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快快不欲行流
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
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

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為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
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鐘錦線馳驛以行月給
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為國度既
傳不能遇也歸後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郊構於中貴
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年瑾誅芳
序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齊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許公進菴誌銘

景賜

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奉出周
文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譙國公紹紹生國師
為左相國師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
輔乾海東慰勞使輔乾生經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
生克一克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大用
國子博士待用生巨圭舉進士巨圭生宗都官員外
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簡端明殿學士簡生
東遷長安東生祥祥生佐念大定中進士佐生炳軍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千戶炳生成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
秀麗遂卜居梁村焉威生木本生至俱百戶玉生五
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同邑禮部員外郎
陳晨女生實實娶焦氏生安定致諭娶何氏生公十
歲隨致諭公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
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治甘肅俱克樹風裁太
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御史強珍劾之直誣
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詔中不出人多危公已而
得 旨珍請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殿
鍊之獄 憲廟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竟以章

疏字訛奏之杖於朝幾殆壬寅擢山東按察副使為

鄉試監臨官司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

昌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遇飲於酒家暮散武弁

子被殺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即誣伏公知其

冤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通名

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聞私曆見酒家以殺之次

三日易布數疋一鞠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人以

為神明焉其他類此者甚多弘治戊申遷廣西按察

使未幾推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屢條陳

邊事 上多從之武邑王聰沐兇縱不檢公奏勦為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甫 五十五

庶人太監石炭貪暴公劾之嚴銜公誣公擅用旗纛

誦克州知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涼

以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處得宜屢有新獲

邊陲遂安哈密舊為羈縻者局捍禦西戎與土酋番

構隙其酋牙蘭遂忠順王陝巴而據其城池為患幾

二十年公遣人於罕東赤斤等處宣布恩威時加犒

賽得其歡心爭為用命乃統官軍至肅州命副總兵

彭清出嘉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馬聲援直抵哈

密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土人為牙蘭脅從者八

百人聞兵至懼誅登高堂不下公開諭之始下當時

有欲屏之以圖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丁巳 名爲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贈祖妣妣配張氏封繼高氏俱爲淑人蔭孫一人爲國子生刑部主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爲疏雪之彗星見公與周司徒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糜費等事庚申北虜寇大同 上命兼左僉都御史從督宣大諸軍事法令嚴峻惟貴竟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公歸築東崖精舍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薦凡四十餘疏正德乙丑乃起公未行改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 賜蟒衣上疏勸上勤學問戒遊逸 上嘉納之每於團營操練必指授方略而南北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 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賊瑾秉政與公不協誣以他事令致仕久之又令冠帶閒住庚午八月十八日卒於正寢殮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是有流火入宅蓋不偶也享年七十有四賊瑾敗 朝廷用言者復公官遣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配張氏邑處士張本女有賢行先卒繼配高氏制室翟氏子男八人日詔張出

舉人早卒日詔給事中改檢討出爲全州判官日詔御史改編修出爲臨淄知縣日記日詩邑庠生日詞日論俱高出日誌罹出公器宇魁梧賦性端方肆力經史作詩文春容典雅性至孝嘗承教諭公庭訓捷破指甲後每舉指輒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兼至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甚惡貪婪歷官垂四十年水孽之聲始終一節議者謂公剛方正大縉紳鮮儔其邊功類韓琦明斷類包拯立朝大節昭然不屈類唐介晚年退而不用用而未究人以爲歉然祿位名壽兼備子孫蕃衍科第不乏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所著有東崖集憲臺議平番始末諸作

張綵

張綵安定人舉弘治中進士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文選郎中綵內負文武略而恢廓自信不護小短人咸大期之偶與一給事中忤露章劾綵罪格不行綵即移病歸里久之楊一清總制三邊力薦綵自代而劉瑾其鄉人也又素聞綵名因著令曰病過期不愈者斥為民綵迫乃就道既見瑾高冠紫衣貌白哲長偉鬚眉鬱然望之又詞辯泉湧瑾大敬愛執手移晷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即日摧文選郎中某內批綵代之綵自是易心死向瑾矣尚書許進稍獻微錄 卷之二十四 聖 吳山

中立微欲為異同瑾惡之綵因媒孽去進尚書劉宇代宇故瑾門人也益降卑言色接綵綵嘗抱案立語半俯俛不敢當文選半歲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驗月權吏部左侍郎瑾遂欲大貴綵命劉宇入閣綵代之歲中自郎署首六卿僚友如故惴惴進左右白事綵厲色凶所假劉瑾嘗出休沐六卿往候晨至晡未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飲數杯乃出揖衆入衆以是益患畏綵所以見綵如瑾禮郡國守相饋遺金帛奇寶相望途巷間綵亦特別所絲不全納而性特漁色温守劉介其鄉人也治郡凶善狀而新績妻國

色綵微知之特摧介太常少卿拜日盛服晉辱綵往就介曰子何以報我介皇恐感謝一身外皆以奉公綵下拜曰命之矣即有肩輿入內宅金米綉爛媵婢將百擁妻出就與去如風介錯愕揮涕而已綵尋遺介千金為壽又聞平陽守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乃中怒可禍俾適成劉瑾擅權久飫於賄稍厭綵乘間勸曰公亦知財所自乎非盜縣官幣即剝索小民且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十不一而怨且十及公何以謝之瑾大悟會少監李宜指揮趙良使還饋瑾二萬金瑾疏收金上承運庫宜良咸貶斥有差於是中外人獻微錄 卷之二十四 聖 吳山

或稱綵能道瑾善云時綵恃瑾故見內閣臣絕不為禮間有所托狗亦不允而焦芳亦厚其客段吳見綵勢盛即轉投綵相與構芳於瑾遂之歸內閣人人怨綵也會劉瑾伏誅併逮綵下獄論謀反狀具度死仍殊其屍妻子徙嶺表

陸完

完字全卿長洲人也自有傳完為江西按察使寧王器重之時相名預曲宴併取金壺孟器贈完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囚疑也完既入兵部王舉酒酌地曰全卿德我哉先是寧獻王移國南昌草創未給護衛兵王乃大遺完全寶上章援祖訓請復議衛完依違不能拂遂與之後王反按得狀下完獄具論於 新天子即位未減戍南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

王公瓊神道碑銘 霍 翰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癸巳公生於太原之費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號晉溪邑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指書五歲邑尹舉奇童八歲通尚書成化庚子舉於鄉甲辰舉進士乙巳授工部屯田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新廠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參政辛酉居靜學公庚亥冬起復河南參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政丙寅夏陞右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辰正月改吏部右侍郎宜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執不肯三啟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任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丙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免不許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月改兵部尚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請公乞避位不許九月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

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戊寅二月乞歸不許已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八月宸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御史獄請成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於位公先子靜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俊亦原學力觀其地諸經濟無一不備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由正

黃人

聖步近邊關度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若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公泄淮撤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岸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為聚勦捕之鹽敵為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饑也己公理戶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日某倉庫糧幾何某場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愕愕服公明察不欺橫乞公泄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帥勲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勲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黃人

東

東

東

東

東

防江朔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
 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山臨吉泰
 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庭光鎮
 漸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命諫率淮兵朔南都已而陽
 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焯語
 語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
 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
 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
 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遠嚴兵如有說夫曰
 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
 城徽錄 卷之二十四 百九 吳山館
 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
 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
 為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
 時察奸究是時 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於
 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
 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案然
 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
 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濠

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學世子司香 太廟朝臣陰主
 為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有社
 稷功外人無知者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於內王公
 正議於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
 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勲進秩二級公曰左
 都督上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
 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勅吏部
 例也彬泰實仗倖借兵部議為地公執議雖不能沮
 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
 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觀都下洶洶云江彬
 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請觀
 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親即日詣通州
 親王事梁焯語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
 晉溪不畏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
 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扈蹕
 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
 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
 不得逞此大臣制變之略也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
 由戶部任兵部由兵部轉吏部復由謫戍起總制再
 入吏部勲績不畢書獨書數略節取其足法者云爾

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寘
 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
 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
 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
 曰古有究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容
 冒安化功封伯彬秦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書勅兵部
 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
 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秦等封勅
 自內閣無關兵部如口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
 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
 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
 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
 御史范鏞擅用賊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
 川蜀之大勳與議愆焉哈密叛蒙不得不黜法也范
 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
 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於朝
 公再任吏部韜守母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公
 子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韜爲悉也
 乃著其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吏部二

尚書

喬宇

廖紀

汪鎡

唐龍

聞淵

萬鏜

歐陽必進

楊博

嚴清

陸光祖

楊旦

羅欽順

熊浹

周用

李默

夏邦謨

胡松

張瀚

陳有年

仁和張蔚然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同校

刊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吏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白

巖喬公宇行狀 陳 璘

公諱宇字希大別號白巖姓喬氏世居太原之樂平

曾祖鑑主湯陰簿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

司郎中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路氏皆贈一品夫人

公少奇穎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為文浩瀚即折衷理

道人多奇之時公從職方公宦京師少師連巷楊公

為中書舍人學行道誼名天下職方公以公與兄先

祿公宗從焉一時四方之士從遊雲集公以奇才壯

志藻思沛然儕輩莫之與京十七歲以金吾衛籍中

成化庚子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

司觀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眾相與講學之餘政事

之要無不考焉復倡為詩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

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東宮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

冠禮畢俱荷白金文綺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

調官綜理有法撤棘之日簾內什用之器類為有司

所取公則悉還之民丁未太宜人路氏卒歸葬樂平

公杜門謝客讀禮之暇惟以讀書考究為事自是所

養益深祖塋有松數百株皆職方公手自封植有蟲

食之殆盡公自為文以祭遂止庚戌服闋縣令以金

為贖公却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公才名甚茂太宰

三原王公特有是選壬子署考功員外郎丁巳補文

選司郎中公日益策勵門無私謁清畏人知凡三與

考察惟公惟慎輿論稱允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

事南郊公導駕齋壇孝廟奇公貌曰真太常也乙丑

孝廟賓天公以執事哀送梓宮於泰陵正德改元丙

寅武宗皇帝即位告祭天下公分祭中鎮霍山黃河

西海媯皇商湯王陵及晉代藩諸王陵園事竣之日

咨諏民隱為六事上之多見采納曰恤邊民厚邊軍

廣儲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戊辰轉光祿卿專以

節浮費甦民因為務數十年積弊渙然更新一歲陞

戶部右侍郎庚子遷左侍郎邊餉供億不乏積弊革

除無遺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公奉命禱祭海嶽精

誠所格駐節雨澤隨之祭竣遂霖雨四沛無不霑足

時宦官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多被通關公恬然自

守後瑾敗公獨傲然不為所污辛未轉南京禮部尚

書公在南都禮曹事務清簡公餘得縱讀國初所藏
 秘書於是所見愈遠清暇肆游江南山水大放厥辭
 如雲日光潔雖片言隻字為世珍重士林往往以不
 得公辭翰為恥甲戌公考滿例贈祖考禮部尚書給
 誥命廕一子送國子監讀書乙亥改兵部叅贊機務
 公自條宿弊以明舊章數事曰嚴操練以修武備禁
 役古以肅軍政禁冗員以寬民利買戰馬以振軍威
 定船差以便進貢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為定規時島
 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
 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體且言國朝
 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遇曷庸遠夷而已
 非崇奉信惑之也 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
 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南京御史林有年
 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為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政
 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計之
 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
 同原其心皆忠於 陛下非為身家也近奉聖旨差
 錦衣衛官校挈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駭豈以諫
 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 上巡
 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於關陝以代虜

取止

取止

為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
 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
 已卯寧藩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為賊
 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額天誓以死守
 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
 以防不虞未期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伏
 於鼓樓街扼頭某人家為內應如期而發守備太監
 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扼頭一掬而知之多執
 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公
 江防城守甚多嚴備華聞賊至安慶為安慶守備楊
 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撮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
 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賊退兵
 是夜西北風惡甚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為中
 丞王公乘之不戰而敗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
 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乃署為安慶守備誠
 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
 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
 賊變作銳果成其用公之功於是為大設使安慶無
 銳順流而下焦爛者多豈能成殄滅之功哉較論公
 之功當文上賞終以爵不酬勞天下惜之先是濠變

分布偽檄雷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
 上在西海巡獵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
 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
 戎服朝見公獨以為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
 服率諸臣見時伴臣江彬以權寵勢談傾人欲謀不
 軌公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欲構公使人撫其事卒
 無所得駐蹕既久宸極為虛公倡九卿臺諫凡三上
 章公獨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為計九月
 上還京師公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公
 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
 論官材總統百度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中
 外翕然稱之 今上皇帝入承大統新政之初銳意
 圖治甚倚重於公公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革弊興廢公力尤多上疏請早視朝以隆聖政蓋
 為人君法祖憲天莫大於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
 交相慶幸 上遂嘉納焉壬午 今上御極之初命
 侍經筵 上親耕籍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釋奠先
 師孔子時預分獻禮畢復至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
 書 賜坐聽及 賜茶而退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
 濫至四十餘員宿垢積汗廓然為一新春三月廷試

天下士公為讀卷官夏偶病休沐 上遣內使賜粥
 菜瓜菜三次復遣鴻臚寺慰問甲申公以議興國大
 禮凡三抗疏乞休遂得命允歲給人夫月米馳驛還
 鄉有司以禮存問公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於山
 水中至朝廷之事多不言及辛卯鎮江少師還卷揚
 公卒公門下士也挈舟渡江弔之及過江之日江南
 父老識公者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不
 受十月歸偶感疾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公少從少師
 楊公遊公遂為高弟既舉進士又從文正西涯李公
 遊益肆力於文字間其所友者皆一時之彥德行道
 藝漸磨者深焉公居清獻雖少煩劇餘暇必友會作
 文而性命道德浩如也自今北方之士言詞苑者必
 公為首焉為文不蹈襲為工出入六經深沉醱郁自
 成一家有克蒙藁若干卷其為詩始擬古作後擺落
 陳辭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雉有漢魏風識者以為
 渾然一代大家之作公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
 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搜奇攝隱人莫之及通
 象猶有二李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即知性淳
 儉所用皆陶甕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
 雅如恐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

一冊八、下冊 實多田事... 8 庚子

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木盡白識與不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

叢說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費諱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都督所領邊卒軀幹頗碩臂力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都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

取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吳山館

南人輕捷跳趨行走如飛而北人龜坐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為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為參贊機務寇天叙為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為內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頗碩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撮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為不見直至堂上

方起坐立語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奈何還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為南京內守備武宗呼為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宗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不敢事次日歸抵聚以門時已深夜江彬欲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皇宿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取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八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姪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搏邊卒大為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為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

白巖卽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茲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 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 帝左右

欽徵錄

九

卷之五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偲菴楊公旦傳

江汝璧

吏部尚書楊公者太師文敏公之曾孫也名旦字晉叔別號偲菴祖錫考仕儀皆贈至南京吏部尚書祖妣詹繼劉妣周皆贈至夫人初仕儀公之娶於周也三月而姪公公姪七月而仕儀公疾且逝又三月公乃生公之生也伯叔父有夢鳳棲公舍者曰是兒也其將繼文敏公而起乎迺公甫髫齡果穎異絕倫十歲補郡弟子員二十四而領鄉薦益成化癸卯也丁未落會試遂卒業於大司成丘文莊公大奇之弘治

欽徵錄

卷之五

庚戌

庚戌登進士第二甲一名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即見重於太宰三原王公歷陞考功郎公風采剛方品藻精確卽科道顯貴人罔敢干以私兩秉迷職之衡黜陟惟允時太宰青谿倪公性嚴毅慎許可顧獨器重公繼青谿者鈞陽馬公也尤峻急難近公每持正議初若相迕卒乃避公言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責緣奏辯者有 旨再覈實馬公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 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獲罷再覈之命甲子陞太僕少卿乙丑改太常正

大案
再覈

德丙寅乞恩歸省蒙路費寶鏹之賜丁卯起復逆瑾
欲一覲見公公不見遂以違限例出知于溫溫海邦
也地大物衆務劇奸藜公治之不遺力郡以大治時
瑾之偵邏旁于州郡吏苦其誅求皆懷慄焉公獨慎
靜民特以安公平生守已端潔自謫宦以來大書上
帝臨汝毋貳爾心于座右僚吏遵度不敢縱永嘉令
王獻臣者以御史請茂視前守逮事公則敬畏獨至
焉居溫二年庚午起為浙江副使督學政會當鄉試
公以五閱月週迴數千里所校士允愜公議若拔竄
波增廣生余本於久屈之中是秋竟高薦明年廷試
及第至今浙士夫猶服其精鑿辛未逆瑾誅又起為
應天府丞尋進尹順天素號繁劇難治公治就
緒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公請以贓罰并帑藏之
羨者以代仍禁縣吏無重科巨寇劉六等流劫近畿
又四方流民荐食京師道殣相望公因募人為叢塚
收葬之人多感泣壬申陞南禮右侍嘗攝國子監事
士心歸焉時先帝在位已十餘年矣而皇儲未
建公與司馬涇川張公宗伯白巖喬公議請擇宗室
之賢者育於宮中以繫天下心二公欣然會九卿具
疏以請上雖不果行人稱其忠尋轉禮右侍掌大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吳山館

請育宗室下天

常寺事裁抑浮費民力賴以稍紓丙子改戶侍奉
勅總督京通等倉時總督監督中貴人多公剋剔奸
蠹持正不回屬官倚以為重而中貴人久亦自服丁
丑西羌賊犯順甘肅繹騷廷議推文武大臣總制三
邊公奉勅督理糧餉所在克足開中鹽課以其餘
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人謹戴上恩
誓不敢負文敏公為學士時扈從文皇帝西征故
嘗過此公忠信感孚咸惠翔洽甘人舉手加額曰是
大賢輔之後也莫不遮道登瞻以獲識為幸尋陞都
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歲枉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吳山館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吳山館

經整兵以行仍會總鎮總兵檄副使汪鉉都指揮董
 禎達官都指揮馬英率驍勇五千繼之而鉉意不欲
 乃鼓浮言以惑衆公恐其敗事遂改委僉事王大用
 統領直薄南昌前後凡七咨王公又咨巡撫湖廣都
 御史秦公云西江之變正臣子竭忠效命之時况順
 逆邪正老壯曲直之形昭然明甚逆黨可刻期而破
 因選漢達兵三萬餘將親率以往焉尋得報元惡已
 就擒地方底定遂罷行田州府土官知府岑猛者思
 恩府土官知府岑濬族黨也弘治間濬亂猛降級指
 揮僉事因功陞指揮同知貪緣奏辨覲復其官會龍
 狀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史山

州知州趙源亡嗣襲以姪相猛因黨其妹所立假子
 韋導者賂京還驛使詐傳詔旨起兵遂與導襲破龍
 州逐知州趙相乃賂遣本兵及當國者猛圖以功贖
 罪復原職璋圖冒趙宗奪龍用請托於公公執不可
 當國者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而本兵司馬擅作
 威福巡撫者歲有厚餽公獨無二人交怒嗾巡按廣
 西御史曹珪誣劾公公素清謹吏部爲之駁白詎竟
 不行未幾聞母周夫人計奔喪歸先是巡按御史汪
 珊特薦公賢有丁憂都御史楊旦操履端純學識閎
 雅誠士林之高標縉紳之翹楚等語 今上記注之

壬午公服闋遂起公掌南院尋陞南戶書公甫洩任
 又改南吏書甲申秋吏部白巖喬公致仕廷議會推
 公 俞旨又改公以北公具疏力辭 上不允會見
 山桂公羅峰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
 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 旨遂爲給事中陳洸
 所誣劾并及東閣大學士吳公一鵬吏部右侍郎某
 公偉疏下吏部議時左侍孟公春覆題亟辯其誣且
 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爲之開路因發洸奸
 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竟有 旨令公及汪公
 俱致仕既而公論大諱科道交章辯公之誣論洸之
 狀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四 史山

奸者無慮數十人公抵家坦然自適放情於溪雲山
 月間以詩酒自娛而科道之論薦則未少置朝野士
 大夫企公一出以輔中興景運而公則自惟暮齡高
 位盛滿宜戒遂不復有用世意第聞 朝廷用一善
 人行一善政則躍然喜藩臬郡邑或一事失中一民
 失所則愀然不樂公之忠義固天性然哉初成化間
 宗黨遭難業籍沒比公貴乃力雪辯竟蒙 恩復如
 初文敏公祠雖立而祀未虔乃相劉守與疏以請卒
 如南陽李文達公例春秋祀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
廖公紀墓誌銘 李時

公諱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瑄商於東光因家焉公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為樂成化庚子領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登第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逮程銓柄首疏公為考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有士將遊仕途奉贊謁冀蒙二天公不辭既完壁克贖以歸其清而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士類高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擢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無所染悉以上供所用因以為例陞吏部左侍郎既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叅贊機務凡勞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上獲允家居踰兩載召起家為吏部尚書公感激益自磨淬值修 獻皇帝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太保 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 上不奪其志加少保給人夫月糧庸示優遇仍 勅乘傳歸既抵家日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年尤嗜易公卒計聞 天子為罷朝一日贈少傅諡

信靖 賜祭九壇 命工部管葬 恩禮稱至士林榮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欽順

神道碑

嚴嵩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天子特給月廩歲隸以示優禮既登八袞 詔遣守臣奉牛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廩隸至是計聞 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雅操貞肅進則崇節振邁而毗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範於鄉談道著論則言為代之師反躬實踐則行為物之軌

嚴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七

史部

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老之將至者耳公諱欽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即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即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已疑然有公輔之望擢南京國子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蘭谿章公懋為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爾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 今上即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既別人

才咸極精當時論稱重克實錄副總裁是時栗翁年益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疏乞休便養 詔允之既而 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於是得 旨致仕益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莫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之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談精微衍具根極理要辯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

嚴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一八

史部

其毫釐千里之謬時習波頽我獲無易於戲遺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由以丕變由奉常而陟少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什抑秉志弗渝榮進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心生民之休戚固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為念也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盞服無侈淫居無瑩榭讌集無聲

樂宗戚率之而興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
姓僅孺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二
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
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
皆正家之語疾亟舉手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
黟縣訓導父栗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
及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九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嘉靖十五年
卒賜祭葬如例謚榮和鉉徽州府婺源縣人弘治十
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僉事至布政使陞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 名還院陞刑部侍郎進右
都御史兼兵部尚書掌院事提督團營加太子太保
改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十四年九月致仕是年七
月卒鉉初以才略見稱折節取聲譽善窺時好為取
合自僉事至布政使悉任廣東故因方霍以納交張
桂口 上登極罷四方獻祥瑞鉉在南贛首進甘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二十 曼山附
諸臣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 上孝感之應
無何遂擢內臺掌銓銜大被寵任鉉有幹局內行修
深執憲秉銓多所建論數汰去不稱任者 朝廷為
之肅然性傾狡好以智陰陽 人主外示強直而內
以輒媚取悅當其蒙恩幸遇臺諫諸臣起而攻之者
亡慮數十人咸見譴謫有杖死者而鉉每遭論列輒
強辯自白指其人為報復及後 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汪鉉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鉉不得
已乃自陳致仕歸未幾而卒迹其行事殆漢廷張湯
之流歟 實錄

汪鉉婺源人也舉進士為刑部郎凡數歷藩臬咸赫
 然聲稱著當時從都御史陳金破江西寇又再從破
 磨寇有功遷副都御史撫南贛鉉自為尊官忽改素
 謀比周賁緣新貴人以遲暮故賂資等其內深陰毒
 人也外若為癡直亡城府貌入理都察院進刑部右
 侍郎遂進右都御史大學士張學敬新貴 上敬任
 之鉉日夜先學敬意排逐忤已時當眾攘臂罵大禮
 諸臣鮮傾忌也學敬又內惡夏言寔因薛侃疏風鉉
 繼言主使鉉即刑脅侃不應遂代款劾言下獄言請
 廷討得直學敬罷 上意以是益憐愛言鉉好辭行
 狀數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謝言曰少傅實為疏我不與耳且揭學敬私求悅言
 亦止加太子太保學敬復相御史馮恩因言見露章
 論學敬鉉人等也而他復有所稱引鉉恨極奏逮恩
 下詔獄論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親臨視獄而罵曰奴
 更言我等耶然恩竟赦不死而鉉亦次遷吏部尚書
 尋兼兵部尚書鉉既領文武選威權震天下乃大收
 內饋遺從子弟家其鄉奪家人田產萬計學敬稍稍
 厭之而會有發鉉與夏言語者益大恚絕不見鉉計
 窮晨從候學敬私第長跪堂下學敬愕曰何此態
 耶掖使起鉉不肯起而墮淚若有訴咽不得言者學

敬悅尋進少保以給事御史交論罷歸老死鉉死時
 宗黨數千人拆其舍立齋

大史錄

卷之二十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北原熊公浹墓碣

張 參

公諱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南昌人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詞清勁以儒上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寒謬一時權姦沮併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綱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葆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校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

蘇德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符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藩邊餉

總兵某着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

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

公在蜀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

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 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

以倫理天性辯之遂抵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

察招通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

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公

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推都察院右叅都御史借嘉魚

李公講求振刷壹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大

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月有

人命獄成於奏緝羅織者 勅下法司會鞠眾依違

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為也力白其枉既重忤

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已亥 駕謁 山陵

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浹老成論吏部起

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

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為今日久跡

淫涉率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避之庚子改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核軍政去雷當村品人服其

公之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甲若干以懸困卒又禁

蘇德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和買罷諸苛法爾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召為兵部

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

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

乎眾志遂定有巡關者適警報托疾自逸公遺首領

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

改嘗辨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局甲辰改吏部

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

陞叙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

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

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救寒峻惟恐其墮落臺

嘉靖

孫氏

官自嘉靖初漸廣舉刺公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然感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長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眾皆懷服公宰銓逾月 上優以弼臣之遇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誠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箕仙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為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求體驗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則救時公識其大矣公歿於甲寅享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

今上登極詔復其官爵 欽賜諭祭并修塋焉惟公始階大位遭際隆顯為天下倚重及其脫屣而去也天下莫不嗟然冀其且暮復用而其逝也又莫不嗟悼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唐公龍基誌銘 徐階

嘉靖丙午夏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唐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為羈老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與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耐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為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於是上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公諱龍宇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

谿微傳 卷之二十五

二八六

谿人祖贈尚書思州公與其子贈尚書望嶼公皆以文行為鄉閭所推望嶼公娶於鄭是生公公之在娠鄭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其貌儼然獅也人相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文懿公為高第弟子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鄭城鄭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羨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間至鄭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砲口長柄諸砲斃其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等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

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學臣人爲公
恐公笑曰某職固然已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免於兵
而歲薦饑公以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連十餘上西人
以安嘉靖丙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驛作徒
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衆感泣
輸歸使自齋牒投郡縣輸頌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
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
盜法不得以免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丁亥
徵拜太僕卿尋擢命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
不便大者奏開小者立罷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
像祀焉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壬辰關中饑詔發
帑金以賑而虜酋吉囊數寇邊天子爲之晏食遷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公馳
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
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劾劉文諸名
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
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公趣震還而檄參將任傑
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響水
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公使文
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斬首
四百五十有奇奪夷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爲昔都
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
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
異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丙申改刑部尚書初
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
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
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
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到公於是得釋劉
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構間兩宮株連貴近吏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以文法繩邊將其跡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有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宰缺廷推首屬公 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為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為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結紳憲之公性坦易與人處卑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

賦後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九 吳如

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為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國子生次修撰次舟舉人汝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最少汝淮

題兩疏後解 漁石作

變人錢宣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

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諸服用俱出於和寧拜和為義父後和陞金齒叅將挾贊勘四平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問斬罪既錢寧竊柄乃為和奏辭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贊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齋書於察院龍當堂裂而還之曰和詐為耳審錄官果欲未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愕然三司抗東卿朱升之輩口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屍賦後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吳如

當未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蓋和鍛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未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今日未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狗錢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早隸輩將和曳於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亟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又危矣朝明被奏許不得襲令惡從劉宜董溥誠金寶於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騰總兵鎮寧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願諸勘官文案具矣能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

還其封客有為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真
難得風家持萬金同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卽
十萬直二芥耳斯言何為至於我其人慚而去朝明
哀求於寧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昌為通
把勝詞來保得內批裝知府實寧詐為之也部檄下
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為按察使查照上官真犯死罪
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真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
罪惡與不當襲狀執奏於 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
人死之蘇天秀為驗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
卿可想見得 肯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
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
與康德涵大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歎賞不已龍督
學事陝西會德涵詢曰却美官揮萬金吾子也夫龍
謝不敢為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益指兩事實風
朝明一疏虛和事得徑行未嘗有疏云

賈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恭肅周公用墓誌銘 徐階

白川周公諱用字行之吳江人也少以文有名弘治
壬戌舉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
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徒
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為南京兵
科給事中 武皇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
西番公上書諫甚力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
西中貴人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
臺諫上久之遷廣東參議督兵討賊之通誅者凡幾
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錄
今皇帝卽位天下士有聲實者率起為大官公於是
得浙江副使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
將兵備為捕盜格若干條盡臨清之境不敢入遂遷
福建按察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日給食三山驛
費錢若干公勅驛減十二且曰吾將以漸盡去之踰
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歲被 詔發內帑以賑會汝寧
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為具文苛法全
活甚衆事聞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捕
斬劇賊若干人已而曰民之為盜非得已也夫事因

有源不窒其源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子兄弟
 何為移書屬邑薄賦稅平徭役緩軍餉之徵行期年
 盜果不復作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尚書有所引薦失宰相意而尚書因與宰相比因
 諍過於公謂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辨後兩人
 相繼罷去即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
 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
 人點質者因據以為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校
 之直罔後弊頓革改刑部尚書 九廟災上疏致其
 任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自吏侍去國至是十年矣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而 上益明其賢用御史薦徵拜工部尚書總督河
 道數月改督理漕運未至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士
 之干譽喜進者傳聞望見不待戒以絕明年當考察
 堂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
 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警不問
 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又明年滿九
 載加太子少保賜寶鏤牽羊上尊其秋太宰唐公罷
 上若曰 孝宗時舊臣而賢者誰乎於時公廷推
 在第三特召以為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為政
 專尚書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邇相踵以噤不語

為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
 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
 莫不樂為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
 為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為吏部勞
 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惜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
 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
 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
 滑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以某月十九日卒距生成
 化丙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薄
 於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人餽之物即
 棄棄見之輒不擇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教諸子
 余嘗候公其子國南竊語于寢食狀公日且暝嗚呼
 曰兒母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曾大父諱景芳大父諱
 璉父諱昂連兩世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母計封太孺人贈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
 贈夫人于男四長即國南以公庶為右軍都督府都
 督次兆南式南乾南公卒既踰月國南以計聞上
 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肅賜祭四壇命有司治葬事
 給驛舟歸其喪大臣之與典於是乎備然而眾莫不
 曰宜

聞莊簡公淵傳

汪道昆

聞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別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即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毀如禮世父遣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為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釋衰經授之且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為舉首語公曰文王既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孳孳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鄢陵劉公在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賞坐時襄惠起為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為君地不然彼且齟齬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邪大夫撓天子法即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浦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同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反瑾逆節著割斷廷瑾睚眦廷中詞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造符璽私蓄甲兵人

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寘鑄反 詔繫

寘鑄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遞轉考功郎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奈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 詔從中雷之公益以謬謬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馬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請成諸爭臣公為部尚書具疏救之

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故事申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更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令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為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兩部郎議大禮眾持論不合公獨然之張公擢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勸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名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 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遊張桂自此嘆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勲貴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

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齊宿南郊羣校有器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

庖人 上命太常察器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

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

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

復上修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

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

書會刑部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

部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

與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既入朝

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

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於其隣公進

左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

故頌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

中官受告密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

自治城旦書何為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

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

子以為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

為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

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為我

中石

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其後僚屬遞至皆為張公致

叮嚀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

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為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

此曠公 九廟災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

不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

非老非疾奈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

尚書已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繁苛人言某子甲

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

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

顯衆以公為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

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

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

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

以弒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

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

書痛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

去矣臣何能為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

已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

寒忠定王忠肅公曰國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

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 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

左

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

公無諱三君子之司務其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

狀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是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

請謁乃為他人持羔雁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

惴皆為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

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

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上以公辭直議

格每官其節儉出於天性即退食尚書署十年著一

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

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公以天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蓋莊

祭葬鈔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

則庭調莊簡公其為人閑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為

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

之外無留行莫不命中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

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

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為盛黜獨稱社稷臣雍也以

簡黜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

然哉

史部尚書李公默傳

李默字時言少為發有大略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

士嘉靖改元修漢代來功擬執政封爵公不可執

政銜之改戶部主事陞兵部員外郎大同卒僉得公

兌馬往約束制之不敢動調吏部文選司陞驗封司

郎中開國勳爵劉誠意及常李湯鄧四氏革製咸議

復如故真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誥封公論執甚

正中外趨之會天下計吏至令條便事加論次為輿

地困數卷尚書桂公萼表奏之世宗嘉悅巳丑會

試為同考壬辰武會試亦同考官宴部議賓禮大忤

司馬王公被劾不讓謫倅寧國府治行修暇則觀采

作郡志有愛徵祠歷陞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事遂

集六館生條教儀法皆度所易行著為令教大洽博

士等官得備諫臺選自公發之尋改吏部左侍郎奉

上命撰進士題名記秋虜大入寇京城嚴扃不

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人畫守甚設而奏令開

門無困居人虜疑有備尋引去陞吏部尚書制家宰

非部長卿有殊望者弗與公由侍郎徑陞異數也故

吏部率以疑事嘗故相嚴嵩得從中持之公於部

堅決莫能短長奏輒報可無有留端為嵩地者遂相

三
代
文
部
官
印

徐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臬雖嵩鄉人而素
疏 上偶問及嵩力言不當 上怒因罷公歸既而
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
札御書忠好褒異之時出府金幣徹御前饌賞賚甚
厚丙辰大覲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計兼聽並親主
斷於獨戒門下毋入一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
嵩忌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
迺大志趨文華者工部侍郎也當浙直備倭欲攘功
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為引大
失望嘗部試科舉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辯因尋端
獻微錄 卷之五十五 聖 吳山
頃之密疏為謗訕語 上怒命下錦衣治竟斃獄中
惜哉假令不死公是浸明上必悔而出公法且反治
恨其不能待也穆宗即位南吏科給事中岑用賓等
疏其狀詔復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遣官諭祭營築墓道卹典昭曠慰雪沉寃且以風勵
臣節焉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公鏜行狀 萬 浩

公諱鏜字仕鳴別號治齋世居進賢之折桂里生於
成化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弘治甲子鄉試乙丑
上春官登顧鼎臣榜進士任刑部主事明敏果決大
學士遂菴楊公大奇其才曰此非刑曹可羈也乃擢
吏部考功司員外遷本部文選郎中一以賢否為黜
陟雖親故略無所私堂僚咸畏其公明續推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陟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尹公
以地近 輦轂之下根本是托拱衛居先汲汲焉恤
其民隱均其偏累疏上五事一曰清鋪戶以均買辦
二曰專選委以均賦役三曰發公貯以均大費四曰
溥徵解以均雇役五曰蠲夫價以均恩例 世廟嘉
納之甲申丁外艱內艱繼之服闋仍補順天尹秩滿
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秉司風紀臺院肅清學
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寬恤軍民為固國之先務而
培養財力尤為寬恤之本根遂疏七事其略則廣修
船蘇貧甲也處工料濟夫船也循舊例重差委也酌
起運省船差也清草場足課額也嚴點閱修馬政審
戶則均甲役也公上其奏准議行至今民賴之隨陟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時 世廟因葺宇之變詔

獻微錄

卷之五十五

聖

吳山

八十有一臨終時無一私語箚篋所遺惟圖書數卷
伏蒙賜諭葬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史部

傳記類

吏部尚書夏邦謨傳

吏部尚書夏邦謨四川涪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吏部陞員外郎以事謫運司判官歷知州按察司僉事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戶部侍郎晉尚書巡撫應天總督糧儲剿平海寇秦璠黃良之亂加俸一等均江南賦額民允德之爲立生祠召入掌戶部改吏部尚書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卒於家予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史部

傳記類

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行狀 劉陽

公諱必進字任夫世家邑南之夾溪歐陽氏之先詳文忠公所著正德癸酉鄉薦丁丑進士觀政兵部同舍有癘疾者門無輟跡公視其藥既而視其斂人自以為不及初授禮祠祭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河南參議又福建參議四川副使廣西參政浙江左右布政使撫治鄖陽撫應天督兩淮運督兩廣軍務晉留學晉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復改工部陞太子太保加少保乞歸不允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致仕中外四十六年越二十二年遷云禮曹時分祀之議公疏稽典禮引援切實其毀淫祠清尼僧少者有家老者不至於無歸太醫冗員盡汰之藩參時河南運官至京師賃屋每八十金公乃買屋一區以待運者自是運官歲至如歸惟民間財類若此者左右轄時淹浙中五載而清聞馳馬章七上撫治時有殺人棄之道傍者一婦人見捕卒過急入而扇戶遂執婦人至訊之庭不勝痛楚而目誣其夫獄成公獨疑務欲釋之懸賞竟得殺人者公於刑矜恤故雪釋幽枉者不一也有稱禮部差遣儒士者結菴武當為國老祝福又大刻於岸石動多

諭分眾以其怙勢率曲事之公令毀石逐道士人快之蘇松饑賑郵有方而活者眾縣官有盛供張者竟黜之劾郡守與巡院吳巡院以是得罪圻甸懷之兩廣軍餉舊類解軍門公令入梧州庫而移文動支安南內亂其族目莫中正率眾來奔逆黨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因誘海東諸蠻殘州掠地者數年軍門出兵擣其巢先是料賊窮必通約交趾而遏之竟如公鼻黎獠毒珠崖乞師奉命討之前後斬獲數多而縛者幾千人不三月班師奏功既而南丹州官之族偽稱岑韋串田州日逐主母瓦氏乃誅之田州寧夷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聖

民生祀公縉紳先生有為夷民勒石而祀之者曰公茲一舉有南顧之紆有死事之恤有除暴之猛有存孤之慈有辨偽之明云公初為司空仇鸞正專擅請造邊地管房造銅人面軍器公抗議折之遂沮前後大工逢鼎革之會值建置之難竭心力受 上隆眷賜賚至玉帶飛魚雷古和公論公於朝曰仰體 聖衷下悉民隱酌物料寬人力禁科擾裁耗冒供輸估值之類不畛域不膠柱至於量才分任虛心以責其成或變出叵測有震憾駭愕之狀則又相機揆策委 求濟而有假公規私者毅然持之陰伐其謀求利

國家不為身謀云為太宰風裁疑峻袁給事洪愈論
萬太宰者耿御史定向論吳太宰者皆拔之會夏旱
詔大計在廷之臣公奉 命簡其不任職者數十人
即日大雨既而又拔其淹滯者若干人薦其可用者
若干人下至諸小吏凡有黜陟惟公論是視大夫翁
然稱之 上亦以老成端慎察焉公為太宰僅數月
而計前後奏一品績 詔遣中使齎賜羊酒寶鏤晉
勳柱國會禮部湛尚書若水應贈益公以題請忤
上意上怒令致仕遂致仕歸公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十三日卒隆慶丁卯九月初八日臥病一日而卒所
著白雲山稿

康徵錄

卷之二十五

聖紀

見山陰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公墓誌銘

李春芳

嘉靖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胡公卒於位

先皇帝雅意大用公而不意公遂奄然以逝甚悼惜
之乃贈公為太子少保謚莊肅遣祭營葬如制公諱
松字汝茂栢泉其別號也世居定遠元末避亂徙滌
遂家焉大父璉父江世有隱德以公貴贈兵部左侍
郎祖母周賈母倪俱贈淑人弘治癸亥十月十一日
實生公公幼即嗜學家貧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
更輯古名臣奏疏締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
能散錄 卷之二十五

康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見山陰

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
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
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
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
言者薦再起公為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
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陞兵部左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
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為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
不能收捕設法擒殲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
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忠而畏公之威至構

祠祀公焉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
經史求微詞與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
曰爲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
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壯叛苗鎮草之變公紆籌
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問特降軍書慰勞且有白
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
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
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習風矣會虜酋入南地
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
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聖 曼山

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
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
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
友羅君洪先唐公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
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
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
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
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飢軍食傳時公
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不突殺
長史公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聖 曼山

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
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為文出入班馬其大旨
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
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蘇詩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神道碑銘 徐階

昔我 世宗肅皇帝神聖睿明旁燭獨斷選任羣吏
各稱其器能讒言遊辭罔間罔二策役指使動有成
功用克內奠方夏外攘四夷功德之隆上配 二祖
垂譽無極而其時出入將相文經武緯天下倚以為
安者則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公實為第一
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
進士知陝之藍屋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
中故相翟文懿公奉 命稿諸邊以公參幕府當是
時宜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文懿以便宜撫諭之
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文懿欲弗
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文懿坐堂上
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
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皆諸番感且畏竟不
敢復來文懿還朝首以公薦 賜白金文綺改職方
郎中公之從文懿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
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
方虜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公懸度
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

蘇詩集

卷之二十五

三

碑

肅皇將有討於安南公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 肅皇盡用其策益知公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參政不四年超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詔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塲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躍呼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擊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五

甘肅

請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公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掉臂行其間秋 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公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公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爲不可攻以待攻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公身被甲督諸軍禦之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斫其腕墮虜氣大沮 肅皇賜公耕身衣出帑金萬犒士公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虜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火器夜驚其營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六

甘肅

保兼左副都御史虜酋哮素時以輕騎擾邊計擒之
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
薊州 詔公移鎮公畫地為十區檄諸將分區拒守
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 召還
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公所為往往為飛語中以
奇禍 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諸邊奏捷 賜
本兵金幣有加一品考績 賜羊酒授勳柱國又以
勲贈其先於是謾忌始息癸亥秋虜且窺薊前鋒陽
指遼督臣信之身走遼以禦公策虜詐檄止其行不
得手為書三止之又不得乃嚴備京師而檄諸路提

兵赴 闕下後數日虜果踰墻子嶺犯通州烽火警
御官諸邊兵望見馳入援一日夜雲集虜驚謂神乃
解去乙丑以一品再考蔭子國子生吏部尚書缺廷
臣首推公 肅皇難其代留疏一日念非公不足任
竟改吏部未幾 肅皇帝崩 穆宗莊皇帝奉 遺

詔錄忠諫舉遺佚公皆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
伯文成王公爵 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
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公請
丁卯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再蔭子國子生
巳巳論事件 旨會左右倖臣多毀公者謝病歸辛

未 莊皇寤 詔起公以冢宰行兵部事 今上嗣
統邊警益稀 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
太子太師仍蔭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
壇疾暴作扶歸上疏乞致仕 上不允加賜餼牢酒
米公又疏辭謂有不忍言去之狀三不得去之情
三 上乃許 賜乘傳 命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
數月卒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祭葬贈太傅
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
輒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言於士大夫下至屬
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忘倦

灌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僕朝
夜分計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之色乘旄仗鉞鳴玉
曳裾頤頤昂昂人望而畏蓋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
所著虞坡文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生

正德巳巳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二十三
日壽六十六公之先出弘農華陰國初有諱善甫者
始徙蒲州曾祖謀祖選考四川按察僉事瞻皆以公
貴贈如其官曾祖妣張祖妣趙李妣田皆贈一品夫
人配段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俊民嘉靖壬戌進士
太僕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

生俊卿隆慶戊辰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衛事指揮使
俊臣官生

狀

卷之二十五

李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墓表

故冢宰楊公者蒲人也諱博字惟約系出關西楊氏
洪武中有善甫者自華陰徙蒲六世而生處士公諱
謙生留耕翁選選生舜源翁瞻瞻舉正德十四年鄉
試滄御史有材能聲仕至四川按察僉事公父也公
登嘉靖八年進士授陝西藍屋知縣調長安課治行
尤異徵入爲兵部武庫主事遷武選員外郎職方郎
中會 天子巡狩承天起故大學士程公閱諸邊軍
務公參募府每過城邑山川輒登望觀其形勢險易
獻數錄 卷之二十五 李 受山能
聞土俗好悉士卒多寡勇怯皆疏記之至肅州屬
數百遮道要賞公言於翟公曰夷族甚蕃不予慮生
變于則來者滋衆恐無以給不如以不遠迂責之令
其服罪乃稍賚其先至者庶可無患從之諸番皆服
未至者不復來還奏事稱意賜白金文幣是時虜吉
囊俺答方強盛數寇邊爲患山西尤甚 天子以虜
懲責本兵公所規畫能當上指在職方且六年所贊
畫甚衆如撫定安南及簡京管士卒往太監麥福不
能濫增勇士其議皆自公發之諸大臣方議遷公顯
秩公自以勲勞無稱力求外補遂出爲山東提學

使後二年遷山東督糧叅政明年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始罕東屬番為土魯番所逼入據肅州既久邊民苦之公召其酋長謂曰若輩寄居此非久計某所水草美吾為若業若輩豈有意乎咸頓首曰幸甚於是築白城威虜金塔諸城遠者去塞五百餘里近者百餘里諸番樂焉徙去男婦二千四百餘口河西屯田久廢以水淤故公請於朝令開荒者免其租故有租者十年而租貸牛種與佃者人爭應令因循龍首渠故道分其水勢開田萬餘頃簡練士卒謹烽火虜不得輒近塞嘗一大舉入率將士拒之斬

虜使錄

卷之二十五

李

吳

首虜百四十餘級獲輜重萬計進右副都御史明年以母憂還家公之在甘肅也總兵咸寧侯仇鸞者兇悍貪狡大肆虐於民民為之語曰誰能有肝將軍剜之誰能有腦將軍掏之公會總督曾公銑疏發其奸有詔徵鸞下獄會執政者與曾公有他卻鸞因上疏自訟曾反坐法已而鸞暴起為大將軍氣談甚熾時時欲洩憾於公未得也後鸞以通虜事覺疽死其冬天子乃召公為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薊州保定二鎮是時薊州新被虜患諸城堡皆殘毀公以次修築又修故巡撫洪公舊業相

水勢建名墩數十塞潮河之險還提督京城九門諸罷諸屯兵都民便之頃之出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歲冬虜擁眾大入薄古北口號二十萬烽火通於京師天子懲往事殊憂其日肝忘食密遣親軍使者謂諸軍戰守狀而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虜奪墻三四攻不克乃併攻孤山兒塞驅其眾緣垣上以矢射城上人而公立矢間督守益急竟不得入使者還以聞天子大喜賜公衣一襲發內帑金萬兩犒將士公乃申明天子恩德故諸將士人人感激勇氣百倍與虜相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數舍猶徘徊未

賦錄

卷之二十五

李

吳

即去而公募死士持火器夜入其營驚之竟夕四五發虜眾相蹂躪衝搏旦明遂倉皇散事聞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卒所以受知天子深者以此功也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大將周益昌擊走之未幾召入為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是時分宜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為所撓不獲舉職公至一切格不行分宜大不悅會公丁父憂歸翼公不復用矣後二年虜入大同圍右衛城總督徵下獄本兵大臣亦被論去天子思公於服中起為兵部尚書既而大同圍久不解議者亦以為非公不

可於是遂命公往而虛部中位待之虜聞公至引去
公以右衛死守無二志上疏列其守將尚表之功因
陳善後事疏凡一二十上築牛心諸堡塞爲墩臺二
千八百七十二濬大壕二欄馬壕六十四五十日功
報竣 天子大喜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呼素數
寇邊以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出奇兵襲諸虜營虜
徙帳去乃築故總督翁公所創長城列上修邊四事
大約計費金二十萬請戶部者十一天子又益喜謂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而功多較他領動以四十萬請
者不同也夫安費全在各邊耳誰肯言哉久之虜人
感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圭 吳山倫
前州塞殺略人民總督大臣徵下獄移公蒞鎮時方
盛秋公聞命卽日赴居庸諸畫區守令約日時同舉
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千餘里砲聲震天如是
者三虜驚終歲不敢近塞然公威素著塞外故能先
聲後實以勢禁之他人效者虜弗憚也是歲召還加
少保初分宜當國不便公入屢沮止之而天子不聽
竟有是命分宜父子大不悅及在部中議事又多不
合人皆爲公危然天子殊深知公卽深構不能奪也
嘗曰自博入聞胡奴日伺邊外及戎政大臣缺又曰
安得更如博者其見重如此一品滿三年授柱國并

贈三代孝詔食正一品俸明年謀者言虜當入薊州
公移檄邊塞謹斥候無令虜得入而總督某者乃東
巡遼陽公聞之拊几曰兵敗死矣日夜十餘檄趣之
旋而虜已潰墻子嶺入矣略居民燒房屋京營軍乘
城火光燭大內公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虜尋
引去是時華亭徐公當國素知公力言此敗非公罪
而天子亦念前功不過也一品再滿三年詔蔭子一
人入太學明年改吏部尚書未幾 莊皇帝卽位大
黜羣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負天下之望遂極
意罷諸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科臣遂疏論公以
所罷無山西人爲私 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
臣怒削其籍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罰言者竟得
外補人亦以是多之後二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蔭一子入太學公疏辭蔭子許之又二年以
議留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有詔詰責公遂謝政去後
二年起家以原官掌兵部事明年 今天子卽位召
公還吏部公爲人魁梧豐軀體神氣揚果敢有瞻臨
事敏達長於應變其再起兵部也署事者以公將至
案牘皆謙讓未敢判叢積多至數十公至一日盡剖
決無留滯者人皆驚服是歲滿一品四考加少師兼

太子太師蔭一子入太學會上兩官徽號贈公三代如其官明年八月奉命分獻夕月壇未成禮疾作上覓乞骸骨 天子不許加優再三遂稱篤乃許馳驛歸逾年竟以疾卒計聞 天子輟朝一日賜祭九壇遣官督兆域贈太傅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嗟夫天祐皇家則必遺以碩德之臣遭險而愈彰履盛而不溢若楊公者殆將其人與結髮立朝歷官四十餘年而親戎事者十之七虜東則以公東虜北則以公北凡所責成皆他人所已敗則虜亦展轉相避折衝之功沒矣偉矣近世能有兩哉及其據上卿宰天官

厥微錄 卷之二十五 六十五 七十四

贊兩朝維新之治則拔忠賢抑浮競勲名又赫赫振於前業益有光也人之言曰權盛者權功高者權此以語常人可耳若公者寧可以此槩耶往公之令長安也故太宰代州王公適自陝西督府趨京師公往謁焉王公曰君善自愛將來功名不在老夫下卓犖樹立蓋自筮仕觀之矣立功名者豈可以侔乎哉公所著有虞坡集十卷奏議七十卷雜著四卷虞坡者公號也配段氏累封一品夫人生男四人長俊民太僕少卿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次士俊陝西鳳翔推官萬曆二年進士次俊彥官生次俊卿管錦衣衛事指

揮使隆慶二年武舉第一女三人側室賀氏生男一人俊臣官生何氏生女一人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名家子唯何生女尚幼孫男七人女十四人慶流於累葉盛矣

厥微錄 卷之二十五 六十六 七十五

吏部尚書張恭懿公瀚傳

潘園集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振父贈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為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褒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上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為發

李 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 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真州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 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 從衛輝舟還 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 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 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已奉 詔罷不用而公 亦奉贈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壹切外 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 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 聞莊簡公時爲大司空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

虜而願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 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爲 請於 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時 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 孫文揆孝豐吳峻伯並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 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 之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酌謂孝肅風 裁仰榮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 有體要也故公治廬宣做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 罰抵雀丘胡御史殺人碎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

李 監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盡興 學校精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 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風戒行李侯彭城等 齊贈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 闋補大名郡公守大名壹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 薄都門 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 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 久之公聞報以募召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 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 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

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請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焯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 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其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貨予武功尚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勅公立勅之尹志甚具劫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有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

歐陽修

李北

史部

開州守治狀公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身兼焉州象宜其守故抑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參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蒲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謂三年補四川憲副齋捧入京袁州曹子風公媚已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參政袁州敗轉

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為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讒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 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政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水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賊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為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鬻聚當事者議勸公謂此屬迫於饑

歐陽修

李北

七

史部

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視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為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為朱公危之公第引咎自劾且為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眾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賊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 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勞張甚繇左廣大帥選便

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
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募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
公聞爰即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
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 旨貶爵二級適左廣
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 今上覃恩
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
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 國朝馳
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
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
再陞南工部尚書 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
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病免 廷議
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 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
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壹
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
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金食殘者從速繫及司京
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
清 上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
屬公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
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爲頌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史山修

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
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
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惴交章奏留御
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
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劾公省臣繼之遂奉 旨
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老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
不敢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
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
者爲怡老之會外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
人徜徉山水間屬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
人倚伴山水間屬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
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
載 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
朝之年 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病老益佷
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
尚書夢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
癸巳以天年下世計聞 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臣
致謚謚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太宗伯致祭大司空
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史氏曰當
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
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史山修

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勝之以
旨不動說之以容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
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為可親
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闕者哉
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鏞大敦又以為巨川喬嶽
庶幾其復與雲雨為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
也夫

卷之十五 七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恭肅寅所嚴公清墓志銘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
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益有
三公諸城丘簡肅公檇瓊州海忠介公瑞與今昆明
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 上數問閣臣
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詔補公如楊襄
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數問閣臣嚴
尚書何時來已公既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丘
私念以負 上惟 上哀察 上不得已停筆欲署
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 上優禮歸老重臣又首晉
公太子少保給廩米與夫無何計聞 上若曰是惟
子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
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終始注
春殷繁款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
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高父春
塢公鎮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
董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
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

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謂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除部郎其治如故掾尋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敢任怨坐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其歲既漸熟乃具爲條教削俗飾靈犁然有理故

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七

盜誅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縱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直牘之間幾無一跡上孳孳以太子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薨於家臣其生嘉靖甲申得壽六十有七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廉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篋不取諸人屢王慕公使使致扇鉅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食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行公潔與海立二公略同而二公喜豁刻標異稍聞於大體乃公獨蕭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咋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七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介陳公有年行狀

孫 鑛

於公 處多 詳述 改修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毅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
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
之開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濱村地
有坊今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
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為嗣
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
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
人云都憲公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勳光祿寺署

原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二

史部

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季則公公幼敏
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
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
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叙都憲公貴州功蔭一子為
國子生時仲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蔭讓
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為文師古昔不襲時調
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慎
刑獄以讀律為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丁卯
滿三年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請
告歸無何太淑人遺疾卒公濟如禮辛未起原官壬

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勳郎中調驗
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為
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為金穴凡宰輔
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
衛事有權尤為中人保所倚重其為人恭謹相張亦
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睚希希孝亦樂為効
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
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
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
原爵 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

原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六

史部

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
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希忠歷
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
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
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
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
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
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
得即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
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

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莫乎子休矣吾將行吾
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惠曰此子噉名者
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
年不召甲申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
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
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
甚忌之公掌選乃起汲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若自入
銓司愧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
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
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
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僦人取諸公
費不足益以僦金自他所來僦者不能拒則貯之邑
庫未幾卽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則
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僦而周流不絕嘗
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溷郵傳以
此耿耿耳 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
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
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
昌魚課 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十九

史山館

江南兩浙大侵 詔下賑恤仍令無過糴然守令各
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
奉 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
亦旋匱會霪雨麥荒則穀價益踊民困不能支而外
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 九重未
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
僧執等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
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 詔而陰開之欺
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
以撫臣爲贊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旨以惠隣度不
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 命度急則當急
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
糴糴略曰我 皇上軫災閔匿爲天下慮德至厚也
江西去歲恒風害於樞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甚
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
價卽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
自秋冬以來所協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
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
而閉之則病人也迫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
以爲本省州縣宜仍買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八十

史山館

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 皇
 上軫閱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
 違 詔論公會有主之者而羣閣亦素不便公公遂
 罷已丑公廬煨干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
 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
 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
 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為左侍三人皆同郡
 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
 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
 狀徵條 卷之七十五 全一 史部傳記類

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
 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
 四人公居末 天子特簡用焉自 高皇帝罷丞相
 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
 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
 猶在二楊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
 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
 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
 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
 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

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
 之或其人大齟齬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擢之為恩
 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
 材腹中富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誅之
 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
 慶戊辰已巳時益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
 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
 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
 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
 至平湖陸公光祖為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
 狀徵條 卷之七十五 全一 史部傳記類

踵之無改請司郎皆皎皎爭滓孺然止可及嘉靖初
 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
 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
 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槩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
 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即
 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
 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
 白否公謝曰敢故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
 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
 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

媒取術進世之所謂講捨嘆必痛抑之卽序及仍積
遷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意合一時人情
願康望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忤
上意 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
內閣爲請 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
前歲文選郎王君放削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
比以爲請 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
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 詔會推閣
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
家屏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
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御史因命以前二
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
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
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
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誦雜職公乞罷因
請有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
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 旨自
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
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 上允之自是無
傳 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

明倫彙編 職官典 卷之二十五 全

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
相臣宜特 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
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
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
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
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謂皆列首推今 聖諭
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
聖意臣欲王家屏等七人皆時屬所望又謬以孫繼
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 旨通列
名上今推繼丕揚既剛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
初次所推臣安敢遺 詔下再譙讓臣深懷懼焉
事始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憤前疏中業已
言之遂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 聖明督過之大
謫臣卽穢職且有餘愧 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
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成等惜願臣
能覲然已乎嚙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 昭代不
廢卽 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爲詬
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
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
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 聖意淵微

明倫彙編 職官典 卷之二十五 全

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 上終不聽已又盡削
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 上眷留不置
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
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
凡六月屢告不允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爲 上
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治清一日即訕身以濟世爲
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
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
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改諸得罪者
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
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
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
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
劫上慮見屏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
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沈吟良久曰當
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
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
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
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逆方張
之燄而豫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

廉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公去

公去

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
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
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
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
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
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
王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太激即余亦慮以爲太激
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頗旬月間亦問一下徐
馳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
其後繼公者懼忤 上意取厭且以爲既知其必不
用又奚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
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
不半載扞格愈甚即叙遷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
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
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
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
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
貶公益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
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
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

廉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公去

公去

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
盍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
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消銖兩者也儻內閣而
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
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
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
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
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
哉矧我 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
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
朕服錄 卷之二十五 小七 吳山

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
人者與衆共之者也 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
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
宜耳卽或不然執大義調 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
涇渭其誰能消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於水
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 旨此
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
欲以鼎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
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
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
敬徽錄 卷之二十五 小八 吳山

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
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
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仿
佛如此卽通者內閣辨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
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
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
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
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
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
驅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家宰奉身退者屢屢矣

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
皆仍家宰銜卽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
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嫌未釋名用
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
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
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
遽疾至二十三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
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
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
遽疾至二十三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

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家宰例云而都憲公蔭竟復與光祿公子啓孫今為袁州府同知公為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文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為稱譽然主在辨真偽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砥砭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公曰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全九

吳山集

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覆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陸莊簡公光祖傳

曾同亨

陸莊簡公諱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居士嘉興平湖人也陸自唐宰相敬輿之後世居嘉興為望族公之祖光祿卿淞父刑部主事杲俱以公貴贈刑部尚書祖母王母沈皆贈夫人陸氏晉紱相承自光祿公以來連舉進士者三世父子兄弟並顯而公在父子兄弟中又大顯母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五六歲時降人許翁占公於應對問輒衣冠拜賀大母王夫人曰賢孫一代聞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刑部公同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逾年授濟縣令濟大名畿邑近塞而衝民多轉徙公奏併五十里為四十里以甦凋敝又為設法築城以拒虜工成而民不知勞趙魏人多任俠自虜內訌草澤間多懷異志公募壯士為義兵自訓練居常為不逞者得其主名咸置籍中推心待之人人感奮願為公効死未幾曲周李邦珍反所過蹂躪獨畏濬先聲不敢入大司馬趙公錦檄役三輔民為邊夫築垣墻公具言不便狀致司馬怒形之札論屹不為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令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人心乃安內鄉王奪民田封丘王遺蒼頭私販鹽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全九

吳山集

橫道路公一裁以法無少貸邑人有虛構者富而善
騷賦嘗有所忤於邑令令大銜之遂假事坐以重辟
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冤狀言於當道釋之直
指謂公曰構僥於貨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
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自是平反之聲聞於遠
邇凡四郡有疑獄上官必以屬公無不得其平者公
在濬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徵選華要而以宗
人前贈忠誠伯縱騎帥炳方見親幸於上勢張其
因謀於相知請補南遂得南禮部祠祭主事時濬方
大稔公自具疏請獨得旨豁免若干及轉官公猶
為邑悉心計畫而後就道南禮曹最號清暇時趙文
肅自翰林起謫籍為南曹郎公因得與趙及殷祭酒
邁王太常時槐相與過從談說名理會聞沈太夫人
病急請告歸嘉靖壬戌起家祠部郎轉儀制佐太宗
伯嚴文靖公正伊王典樸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
等乾沒狀痛革諸王府襲封請婚諸濫費其他如方
技并近幸貴戚非分陳乞並寢不行時肅皇帝諒
言裕邸事先是憲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至是
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如禮先帝知之密
遣奉御梁某者遮公於道以致嘉獎又一年嚴文靖

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九

改太宰遷公為驗封郎旋歷考功文選公在驗封議
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為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鏡
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拉吏
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墮其
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卑力請罷之及改文選
嚴文靖公益虛已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
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
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
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擢
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到侍御陽以郭
起為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
史薛掾吏也驟陞日何可使進士科獨重
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
不起天下高其恬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
負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掣之格以昭國家立
賢無方之意而已故事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
末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
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公之議是科得人最盛舊
制外吏考滿拘於薦疏及旁薦正薦之別不及以時
徵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為變動其間薦不必三而

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

九

勞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為繁令公典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口甫擢太常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丕揚時為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去家居六年佐刑部公捐貲捐田行其德於鄉族之間者不可勝數時高新鄭再起兼理部事頗修徐文貞舊隙里人間風誣許徐氏幾起大獄凡文貞親識及諸門下士盡鳥獸散公日走吳下宣言於上下為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近益以此高公文貞每歎曰吾愧與繩亡何新鄭去楊襄毅自兵部再還吏部聞公周旋徐氏事益心難

廉後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五

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起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還里時刑部公病已篤日夕念公及公歸大喜又兩日而瞑公因得躬親含殮之事人以為孝誠所感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紕論相繼削籍論遣不少貸公聞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為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江陵黨洵洵將與巨璫合重置王君於法適公入為大理卿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

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乃已江陵故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助而公每與語輒訥訥所以晚江陵有人所不敢言者江陵不能堪遷工部侍郎未幾御史某遂希指論公公力求去家居多避跡林野不通賓客愛吳興陸山之勝又喜其名築廬居焉顏曰大休以見不復為世用也越四年江陵沒用薦者起南兵部侍郎未上改吏部至則佐太宰登進才賢向得罪權貴去者一時召起殆盡會議江陵獄與諸言事者意不合遂力求解銓地遷為南工部尚書而御史某人忌者言疏

論公時耿恭簡以副都御史佐院事上疏力陳公平生大節御史風聞語非是自請罷留公以彰朝廷惜老成伸忠直之意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蘄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牆為御史某所論疏下吏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常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非徜徉山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語甚切至奏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越二載起南京刑部尚書御史有誣奏司屬劉某落職者公疏白劉寬得復原職明年改南吏部內監張鯨者本

廉後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五

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起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還里時刑部公病已篤日夕念公及公歸大喜又兩日而瞑公因得躬親含殮之事人以為孝誠所感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紕論相繼削籍論遣不少貸公聞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為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江陵黨洵洵將與巨璫合重置王君於法適公入為大理卿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

公入為大理卿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

巨奸侍 上親信招權恃寵公同耿恭簡合疏備陳
鯨奸惡狀擬置重典且救給事中李沂狂譫得罪請
寬恤以開言路公又再疏極言國本久不立由張鯨
多方變幻所致請誅鯨以謝天下早建國本以安社
稷疏皆留中不報最後復首倡南中諸曹中前議益
力有 旨謂不當瑣瀆然鯨亦從此喪氣不復敢入
內公遂以疾乞休 旨褒公老成端亮清望素孚不
聽去未幾改刑部尚書時李中丞材久困囹圄言官
累請寬貸不得公至適屆五載欽恤期公因上疏言
凡刑獄於法未嘗累經執奏未得 旨者嗣今容臣
等分別請宥以彰 皇度以昭大典蓋豫為中丞地
也會改吏部去不及終請先是 上嘗列公名於御
屏間下書清正二字公之改吏部實出 上意而諸
與公異者遂嗾二三御史論公公不與辯第懇疏求
去而已既屢辭不允不得已起視事銓曹近時事柄
旁落公至始為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
君教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
後教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
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教等臣心何以自安
因求去不允公在事杜餽遺禁私謁壬辰大計畢事

精簡廉吏二十二人以風吏治獎恬崇退拔幽振淹
不遺餘力先是閣臣嘗稱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
疏謂非 先朝舊規嗣今擬復廷推以重政本 詔
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日循 先朝家宰推閣臣例
及公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為
蜚語交關上前公義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
歸五年捐館舍計聞 上震悼 詔宗伯與祭如例
諡曰莊簡詔太宰贈公官太子太保 詔司空遣官
治葬其於始終榮哀之際備矣公自少即有大志嘗
嘗范文正做秀才以天下為己任語於案頭以自勵
及年十五刑部公携之北上道遇故人馬崇禛崇禛
時方議征安南馬遂以議征安南試公公援筆立就
分別處置曲中機宜其後安南事竟如公議平生推
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為儀制郎時當事者以
公資久將擢為尚書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
讓同年友王僉事時槐以彰 國家崇獎恬退之意
文貞以語當事遂巡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
乃得請當孫太宰為御史時論公專擅去 陛辭之
日邂逅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孫揖曰某懇拙微若
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耳詞氣和平

引用 卷之二十五

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寧
銓所以推轂孫公者靡不至若御史蔡時鼎陳公雲
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不凡引為知己公
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淮淮商乘蔡以言事請去
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票與人壞鹽法公廉知
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嗾薦之諸曹郎有
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為薦引竟不令諸君知
也公晚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為事或謂公曰公
何不登用後進為將來地公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
之者若老成人漸逼乘掄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

廉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先王

吾何敢先身謀而後 國家也公自少留心典儀
得其精體非世之借此以資譚柄者彌留之際體然
不亂至於屬績五日面目如生此其所得於攝持者
驗矣然公居常不數數以此語相知則崇正衛道之
心也公歷仕 三朝自為郎至冢宰凡國有大政大
議眾皆需公一言以定及公去主持廟議者動稱乏
人至是即向之齟齬公者皆追思公不置嗚呼此不
足以榮公之平生哉公自少沈酣六經尤好讀劉向
新序韓嬰詩傳故發而為文簡古典則自名一家早
歲製作盡燬於災今惟奏議尺牘雜稿若干卷藏於

家

論曰 明興二百餘年太宰易名為莊簡者晉陽喬
公四明聞公至公而三耳喬公在嘉靖初時 肅皇
帝赫然中興用意圖治登進才賢孜孜若不及而其
時諸大臣若成都丹徒永嘉安仁南海遂寧皆能協
力引用善類以佐熙明故喬公得因時以展其猷至
嘉靖中事局易變動而多制問公老成周慎熟於掌
故藻鑑精明又與秉剛大臣同籍猶得委曲以行其
志及後則士習日漓機智百出邪正混淆甄別未易
銓柄旁落多口亂正統均之地幾不可措手賴公負

廉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先王

人倫之鑿乘堅定之力乃能不爽於品題不搖於羣
議使正士吐氣宵人屏跡而銓柄之旁落者亦漸復
其舊天下翕然歸心為使得久在事其維持轉移實
有大樞羣望者領不數月遽上印綬去可不謂天數
耶故予合三體簡事並論之蓋觀於其所遭與其
所樹建之難易不獨可以知三君子而世道升降人才
盛衰之故亦因可攷焉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吏部三

侍郎

陳敬

許斯溫

劉辰

王讓

鄭誠

俞山

項文曜

葉盛

楊守陳

何孟春

董玘

余祐

席春

謝丕

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一

王道

歐陽鐸

茅瓚

靳學顏

諸大綬

陶大臨

趙用賢

盛訥

楊起元

郎中

趙敏

王鑾

薛蕙

侯一元

林春

王與齡

卜大順

員外郎

王毅祥

左思忠

萬士亨

主事

楊卓

鄧林

李厚

羅虞臣

金陵黃應登

全枝

吳興茅元儀

全枝

錢塘徐象栻

刊行

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

吏部三

吏部侍郎陳敬

陳敬字行簡河南人敦實有行義先為河南儒學訓導洪武十六年刑部尚書開濟薦為吏部試尚書十七年坐事免歸後又起為廣東龍川知縣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以詣闕言事稱行權今職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

吳山館

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

贈資善大夫行在吏部尚書許公斯溫墓誌

銘

王汝玉

叔雍姓許氏諱斯溫世為吳人祖考諱祥卿考諱義皆潛德弗章而好善樂施生叔雍稍長值 聖朝大興學校遂補吳縣庠弟子員習朱氏詩夏出同舍生右洪武二十六年貢胄監聲譽藉甚二十九年 朝廷選舉成行優者於六堂授之以官叔雍在首選署刑部尚書郎尋除監察御史改知廣東揭陽縣未上復故秩三十年以薦陞今北京按察司副使三十二歲徵錄 卷之二十六 吳山館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二

吳山館

年擢署大興縣是年奉 教注永平府所屬灤水六州縣集民丁永樂元年以守城功陞授刑部左侍郎嘉議大夫二年選兼左春坊左贊善三年丁先府君憂承 命強起視事四年轉階通議大夫秩如故六年六月二十三年以疾卒享年四十有三余在鄉里聞叔雍之祖若父能以善自力積至叔雍遂居顯位然叔雍性雅朴直不能與物低昂故名立而毀隨之幸逢 聖明之世竟以自全人方期其用之未艾而叔雍遽从焉豈命也夫

北京行部左侍郎金華劉公辰墓誌銘

胡儼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微以予與公故乃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先沛人後徙鄞遷發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也三顧仕元為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氏王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於世初王師親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為典籤奉命使方谷真谷真令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

狀教錄

卷之七十六

主

李文忠開省於嚴辟公置幙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為變文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即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既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間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吳母喪不舉遺金葬之未幾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饋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人懷金入城遇二卒圖其金與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起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

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皆坐死公為辯之得減死

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於民即加封樹復其田令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劫行旅患之公嚴為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五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公請于朝除之京口聞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堊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

狀教錄

卷之七十六

四

易湖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修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河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為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未樂元年夏六月以預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龍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涉饑民為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即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蠲其役以當其息官為立券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饑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糧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悉蠲

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為北京刑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賜勅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毘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某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餘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閣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元中書參政嘉納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早世女二人孫三人祚祺禧子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為人直諫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

歲後錄 卷之二十六 五

已銘曰不撓不汗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思榮始終而善不虛嗚呼來視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史部右侍郎王讓傳 太學志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幼勤敏端恪讀書日積寸累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涌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為先諸生有以權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泫泫下以故多所感化 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獻微錄 卷之二十六 木 皇太孫正位東以願 旨被寵戴給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惟讓謙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及扈從北行常被 召見厚加賜予陞本監助教洪熙初 皇太孫即位東官讓進左春坊庶子未幾 東官即位是為 宣宗 章皇帝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為吏部右侍郎 山瑛及繪等皆居其次居部二載卒讓言若不出口而提身素履人所不及游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為 上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士林重之

通議大夫資治尹行在吏部右侍郎鄭君誠墓
志銘 楊榮

君諱誠字文實世家建昌之南城高祖瀚遠以君貴
贈吏部右侍郎父守中累封吏部右侍郎妣王氏累
封贈淑人君自少刻志問學選為邑庠生究春秋之
旨同輩自以為莫及永樂辛卯領鄉薦人為太學生
夙夜淬礪器宇日充歷政冬官以勤慎自効擢為吏
部司務於職克稱尋以侍郎師達薦陞考功員外郎
君雖年少居要職懋履謙恭事先輩以禮課功責實
無所徇人以是多之未幾丁內艱日念母疾弗克躬
侍湯藥哀毀逾禮及葬陰雨不止君號泣籲天天稍
霽人以為孝感所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
轉郎中時同官孫英號稱狷介少許可於君獨加敬
讓洪熙紀不與誥命榮及二親宣德丁未歸省還朝
仍故職庚戌以少師蹇公薦為吏部右侍郎選任精
審敷奏詳明尤為眾所推 宣廟時召問庶官品級
及居職者賢否君歷對稱旨遂受寶帶龍衣之賜
今上皇帝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相見亦却而
不納鄉人有為大學生者於君有宿怨及當受官自
謂必見抑君惜其才擢真五品其所守所行類如此

正統戊午以疾卒于官自卿士以及僕隸莫不嗟悼
翌日 上聞為之悼惜遣禮部尚書胡公致祭仍命
有司治葬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

明故資善大夫吏部左侍郎俞公山墓志銘

公姓俞氏諱山字積之號樸庄其先汴人南渡家于
携李故今為嘉興秀水人祖伯綱樂善好義父仲玉
博通古今以公貴皆累贈吏部左侍郎階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累贈夫人母王氏素閑家訓於公之幼時
即束以禮讓課之經史年十九始遊郡庠從司訓西
園李先生孟昭受春秋能悉領其奧義永樂癸卯遂
中鄉試前列以祖母年高不忍遠違又三載始會試
禮部入南監卒業祭酒四明陳公師道尊嚴於六館
生鮮許可而獨以優禮待公宣德庚戌公復會試中

狀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吳山館

教官選用輩多沮公勿就公曰吾親老需祿養秩崇
卑非所計也於是拜蘇之崑山訓導諸生樂公善教
率力學自奮無幾公以父喪解任諸生至有相從抵
家受業者服除調常之宜興時教諭楊先生宗道於
公為執友相與協心嚴立規範以故士習丕變科目
未嘗乏人居無何又以祖母喪解任正統庚申歲服
闋宜興諸生相率詣提學彭御史乞奏公復任彭為
奏達且令所司促公上道公甫至吏部簡賢為親藩
輔吏部詔公賢即奏為伴讀公於經史敷釋精詳誦
說明白而尤善於諷諫多所裨益暇則授徒私第

游者動以百計四方士夫求為詩文者戶常接踵公
雅好賓客客至恒與飲酒醉乃得去故公處是職雖
家無贏貲而怡然自得焉正統己巳公以藩邸舊學
擢鴻臚寺丞故與濟伯楊公善時掌寺事雅重公薦
陞少卿尋拜吏部右侍郎兼經筵講官轉左侍郎嘗
欲進某內閣繼欲陞尚書皆固辭乃已凡再頒誥命
階自嘉議大夫至資善大夫秩初公伴讀秩將滿俄
右長史員缺衆擬公可任而左長史亦諷公求已援
引公故不往因竊嘆曰士貴乎審義而安命烏可乞
人於私家而與之同事於公室乎其事遂寢識者以

狀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

吳山館

為有古君子之操及佐銓衡尤以古道自處凡所薦
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者輒正色拒之子弟乘間問其
故公曰用賢朝廷事也吾可市私恩耶臺諫有持正
者以言事取疾於權倖公為曲折調護後相繼顯用
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同列頗有難者公獨奮曰鑿與
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況天倫所係之至重耶極
力贊之事乃克濟朝廷知公清慎賞賚有加且作歲
寒圖併題詩賜之以寓褒美之意公嘗持節冊往封
晉藩歸觸暑遘風疾溫詔遣太醫官數輩更視投劑
又屢遣中使絡繹勞問而公以疾難瘥上疏乞骸骨

詔留京就祿者踰年疾少瘥復連章固申前請始賜
允給官舟以送仍賜湯藥之資先是有以易儲請者
朝廷從之公密諫不見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
於是浩然有去志及以疾歸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
不高公之行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易山館

項文曜

曜淳安人踰冠舉進士文曜貌美如玉便辟好言笑
而才敏陰賊亡不畏之爲兵部郎中于謙時柄任號
能公直亡阿徇而亦甚親愛文曜薦爲右侍郎每朝
會故當衆嫵媚謙爲可惜狀時人語曰雄其冠雌其
節生不知恥于公妾再遷吏部左侍郎尚書王直老
矣而賢有聲于謙重之文曜因心利代直構其隙于
謙幾惑亡何英廟復辟殺謙捕文曜下獄杖之百戍
邊年僅三十餘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盛神道碑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崑山人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屢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邸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仁之賊如此則大綱

歲餘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師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儲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大洋以張外援三四日間凡上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

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隔土木紫荆白羊不失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畝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

狀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四

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不願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閭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為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

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
公刑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
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
塚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
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
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
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
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
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
利革弊尤盡厥職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
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
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
請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
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
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
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
議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

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
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
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
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
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
白且請行養老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爲方來勸上
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
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
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人
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
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
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
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
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
爲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
每議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至
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
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
作不能言輿歸私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六

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十緡謚為文莊
遣官論祭營葬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
動思跂古人居家悃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
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
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
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
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
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吳山館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

公守陳墓志銘

何喬新

弘治二年冬十月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四明楊
公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天子嗟悼賜
謚文懿命禮部致祭工部遣官治葬事公諱守陳字
維新世家鄞之鏡川曾祖諱浩卿富而勇於義祖諱
範學行卓然為時名儒學者宗之稱柄芸先生考諱
自懲克傳家學官止泉州司倉累贈翰林侍講學士
母張氏封太孺人追贈宜人初孺人方娠夢大星煜
然入懷及生公天庭有黑子七宛類北斗狀見者異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北

吳山館

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舉子業所作詞理兼優復出倫輩四方學者往
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景泰庚午試浙
省為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
讀中秘書絲是學益博文益有名未幾學士府君卒
于泉解官歸持服繼丁柩芸先生憂又丁祖母朱夫
人憂在喪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
私抄繼而旁讀羣經悟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
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等諸私抄皆正
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

已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徇也天
順二年服闋至京授翰林編修預修 大明一統志
尋被 命授徒內侍省公辭不許則嚴教規正師道
雖素貴幸者皆肅然承教罔敢肆 憲宗皇帝初開
經筵公以選為講官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成化二
年陞侍講 英宗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
十兩文綺六公在講筵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
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
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
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
感德錄 卷之三十六 九 泰山

祭太孺人七品命婦例無賜祭者公所被蓋 特恩
也服除還任公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求
進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
語其人曰吾猶養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言 今天子在春宮
公日侍講讀以 文華大訓成賜楮幣千貫陞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 上既嗣位例遷官察執
政擬公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覽之取御筆塗南京
二字而下之時起三原王公宗貫為吏部尚書而劉
公紹和與公為左右侍郎三公協心為政相得甚懽
感德錄 卷之三十六 廿 泰山

優詔嘉納修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
 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嗜
 進者以許為直誣詆大臣君子不自安公嘆曰吾可
 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眾怨所
 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
 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
 致任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
 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
 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
 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
 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
 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
 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為恨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為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
 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
 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
 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起而趨

乃睨御史不見蒲伏階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救
 風編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三

前吏部侍郎燕泉先生何公墓碑

顧璘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時二家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觀望圖以國為玩唯吏部侍郎何公墓春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間得張或問十三條即夕具疏辯析尤盡復借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豈蹇蹇匪躬勿欺而犯者邪 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所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也天下愈重其德夫君子之事有所見於道則言之不隱有所得於道則行之不疑曰吾求忠國家利生民以無負所學而已窮達無有天命存吾何慮乎哉斯道也聖賢之所共由而世俗之所不及知也嗚呼何公真君子哉既沒之三

大夫吏部右侍郎祖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少

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楚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人司馬馬端肅公劉忠簡公大見器重曹無滯政嘗使山陝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職朝論建之為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為例 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詳見撫滇條約討十八寨叛夷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蔭子皆辭不受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引拔人才為已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天性至孝父卒扶柩舟還遇颶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柩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瘵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寇臨急棄積以脫母比還則積猶存人以為神鹿公神充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檢約著長者風博究經史雖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騁壯騷後一歸於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日分載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為學士矜式政事

所紀則又有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書奏議彙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子二長仲方已舉于鄉有節操次仲平方力學向上公以丙申年五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三葬永寧鄉祖墓兆內嘗語方曰吾於忠孝大節幸無失難以士禮葬密邇先墓奚憾哉璣為贊曰烈烈何公氣貫日星靡言不直矧切國經白刃可蹈朱紱何榮於道無枉生順沒寧孝德唯風學澤唯海鼓之潤之百世攸在前作有基後述無改乃獻教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五 曼山錄 覆乃目矜焉斯待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中峰先

生董公玘墓誌銘

徐階

公諱玘字文玉其先汴人宋之南有諱康者來家會稽之東小江遂為會稽人入國朝彥昇以薦被徵而昇子諫諫子敬相繼以文行聞浙之東西敬二子長某仕至某處按察僉事次某舉進士歷縣知縣雲南知府有祠於其民娶章氏繼婁氏實生公公少以神童稱然疑重靜默至終日不出一言年十九領浙江鄉薦第二遊於太學祭酒楓山章公奇之指示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子假歸娶召修 孝宗寶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逆瑾欲推抑天下士使必已屈出公知成安稍遷刑部主事人意公於法律非所習且有所不屑為乃公治獄獨不少厭倦其所為獄詞即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用事者諸所按劾務為刻深公數抱律以爭曰法固止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綵附瑾欲盡更故事命取諸司故牘焚之公持不可乃止瑾兄死請貴戚走平公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為公危會瑾誅還公翰林同考辛未會試甲戌滿九載遷侍讀乙亥充經筵

講官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丑乞歸省色養者五年 今皇帝登極雲南公以大義促公行至則與修 武宗實錄充日講官賜衣帶嘉靖壬午主考南畿甲寅陞侍講學士尋充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奸相繼亂政其事龐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公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師費公每舉以語人選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忌者謂故事書成遷轉不越二級公獨得五級於是謗始作矣其冬以日講勞賜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七

史山

請託見拒者咸相與構之詔落公職公方在疾不敢自明其後三年誣始白奉詔與致仕南北臺諫及御史之按浙者交章薦公而公猶以前持法爲羣小所不悅不果用最後有知公者則公以遺婁淑人喪積毀成疾繼以卒聞矣嗚呼惜哉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吏部右侍郎訥齋余公祐神道碑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訥齋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為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淵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絡繹逕啓發於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築者公嘗著其案牘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為市政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愈娟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構于殿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

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 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寬獄按黜巨賍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積中之其劾章有心慕平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為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五

史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五

史部

子晚年定論者公據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為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歐文忠公

歐文忠公

三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虛山席公春墓誌銘
孫承恩

少宰學士虛山席公以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昔公伯兄文襄公為世名臣公諱春字同仁別號虛山世為四川遂寧人汝霖生曾祖思恭祖暄而祖憲則公考也配吳氏後以文襄公貴增三世皆如其官吳封一品夫人公自童稚即儼然如老成人強毅有操執祖每異之曰他日必能負荷大事及長與弟給事君家從文襄公學丁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武宗潛幸居庸關廷臣屢疏莫回中外人心惴惴

歐文忠公

歐文忠公

三

三

公上書內閣欲乞兩宮懿旨遣中使迎 駕還宮而館閣府部百司各以一二居守餘俱趨行在所請務必得然後返否則從此巡遊南北國事滋多憂其始矣繼者是其言尋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雲貴釐革軍政凡錢穀刑獄欺蔽被罪者無怨吏役假冒至七百餘皆罷斥莫能逃者時黔國總兵交結近倖威權日甚藩臬每被訐論臺中有叅其假公言以結民心恐為將來專王之漸得罪下獄外請贖乃益驕橫公至痛為裁抑家人干紀殃民者悉縛致論罪馬進士某以罪請戍金齒潛入總府充記室凡章奏公移

多出其手憑籍冒例為都指揮公廉得之至是倍眾
 乘謁與見任無異公執之概其服仍發隸原伍指揮
 王喬稔惡為眾所妨當道者莫能治至是亦論以法
 滇南為之肅清今 天子登極疏上時政與革利弊
 多符詔款人稱其有經濟之具尋以文襄公職中丞
 改翰林院編修癸未殿試充彌封官脩 武宗實錄
 充纂修官書成陞修撰丙戌會試為同考試官尋充
 經筵展書修明倫大典仍與纂修書成陞侍講學士
 賜金帛文綺充經筵講官 聖天子勵精治理考古
 帝王所圖治 簡命公與二三詞臣經筵外復進講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午 日山

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每寵錫大僚公必預辛卯壬寅
 京考試多得名士己丑壬辰殿試充讀卷官隨擢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充經筵日講官未幾擢禮部右侍
 郎癸巳秋轉吏部右侍郎文襄既受宸眷 上後知
 公為文襄弟乃於諸侍從中願公獨厚擢翰學權吏
 禮二侍皆簡自 聖衷於是頗為時所忌公既感
 上知遇益思報稱在吏部數與冢宰誠齋汪公議不
 合司屬復有肆間者二公乃遂失歡寢成隙汪疏公
 起用大禮遷請諸臣又誣公不實 皇太子誕生等
 事疏入 命下公冠帶閑住即日陞辭怡然就道人

勸公論辨公曰吾惟無媿於心耳又何辨且吾老無
 子得歸素志也涓厓霍公繼為少宰汪尋去位凡公
 所欲更置者悉見施行後臺諫論汪陷害僚屬蓋指
 此云公家居杜門謝客絕口不及朝政時與二三故
 舊登涉玉山涪水之間嘯咏竟日邑故稱淳朴後漸
 事侈靡公歸敦儉素表率鄉閭俗因以變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午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謝公

不行狀

徐九臯

汝湖先生諱丕字以中姓謝氏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正公仲子也母夫人徐氏成化壬寅四月十八日生先生于京邸先生穎異不凡甫七歲塾師授以句讀過目輒成誦應對敏給動止若成人文正公與西涯李公同入政府李公文名振海內文正公遺先生從之遊大器之辛酉先生年十九以文正公三品考績恩入國學讀書秋舉順天鄉試第一人乙丑舉會試第四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德初先生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構禍文正公見幾勇退既而落職瑾移怒先生亦爲民後瑾誅文正公與先生皆復官先生構肥遯嘉遯二莊日與高人燕賞爲樂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先生尤加意獎掖凡雋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先生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者踵至 今上登極先生奉詔徵用甲申復翰林編修陞俸一級乙酉武廟寶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白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主考順天鄉試時稱得人丁亥陞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五十六

五十七

年文正公被召再入相戊子先生充經筵日講官士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先生欲請告扶侍南歸文正公止之曰日講臣子効忠啓沃時也母苟曠弗果甲午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賜雲鴈襲衣四書大全書傳乙未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命捧主上臨軒策士特命讀卷孟冬時享太廟等廟特遣行禮屢拜銀幣書籍之賜先生以禮侍日講未有翰林帶銜會推兵部侍郎李公廷相充講職兼翰林院官先生奉內批兼翰林院學士每進講敷陳剴切而儀觀詳雅上爲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遣祭先師廟從幸山陵賜孔雀襲衣金帶銀瓢諸物修飾七陵泊預建壽宮命先生同大學士未齋願公輩往祭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掌院事東宮誕生遣祭內殿恩賚有加廕子入監讀書隨命充管錄累朝寶訓實錄官同修大明會典捧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駿駿大用矣歲丁酉丁陸太淑人憂遣官諭祭賜寶鏤給驛歸其喪仍遣官祭葬服闋巡按傳公具疏薦起而先生臥弗應因修譜牒創宗祠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拯貧病造橋梁以濟往來鄉人多德之後有被召當國者與先

生為寮舊道武林先生避不一見京華權近亦不一通問遺暇即汝湖勝處葺東巖閣留園為逸老所盤桓其間因自號留園野老蓋先生至是絕意於世用矣病時命諸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為報身後慎勿乞卹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悼勅吏禮二部舉卹典贈禮部尚書賜祭二壇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七

受山

史部右侍郎王公道 道碑 嚴 嵩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方公上言王某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官僚勸講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為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三十八

受山

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得旨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居一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日至嘉靖丙午起為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乃遂研

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
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
後先試而邵公寶蔡公清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歎
曰是豈經生儔耶而家文忠公與蘇黃復出矣卽首
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
士公自是力爲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
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
切報聞尋使蜀 蜀王奇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
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
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

狀徵錄

卷之二十六

聖上

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
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爲工部虞衡
員外郎進郎中時有填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
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
署乃獨持衡大臣間曰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
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
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公以便養乞
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母得
先顯者其顯者亦母子羨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
公爲尚書賢公至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

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
其俗首下令禁黷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材
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
死者毋久匿弗葬葬母張宴母得爲佛會蓋未幾而
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爲
共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居暴
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
方軌而民苦賦爭徒竄公歸賦於蕭氏曰柰何重困
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楛曰復爾我盡役而
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舍人子

狀徵錄

卷之二十六

聖上

憤跳之司禮所讓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
我一旦失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緹
騎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歎曰
彼固有大璫在將寘我罪也竟投劾歸部固檄公上
公上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
柰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
祭富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爲市
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憲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
喜謂諸生尚公母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
尚益不自得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患因謁次

庭詰公公不為動尚至出僭諄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為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趣出而城中士大夫為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為府君持若錄而橐矣客大懼交關尚以解而公益自勵為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為縣官牧養小民肺石之緩即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至絕一切會費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愧因藩臬諸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請得稍減分民半役則上下交諱公時選按汪御史瑄獨心是公而為持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癸未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公至則惇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即試而疎繆者所察跌宕少檢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乙酉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公屈指曰吾得其四矣謂唐穆陳思謹鄭弘彝李日森瓊潮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士請張叔庠廉士王養民遲之俟後舉張稍俊可名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

卷之三十六

聖主

吳山

之以為神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是時天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改高皇帝舊下羣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諫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節省按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著為絮令尋以後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後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且夕類策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壤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驅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願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為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

卷之三十六

聖主

吳山

願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為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官拊 顯陵道經公所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糧精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官有它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公曰使非徹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公不飭下公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 上雖以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謂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

鳳樓錄 卷之七十六 四十五 史部

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公輒報可公之佐吏部也不攜家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哉時當考察法司屬公佐其長務以精覈行之不阻勢不修伎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 上知弗謝也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 哀 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束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 上姑怒公以示眷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弗謝也而又弗辭且以公為慰公謝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

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慰公歸而下武溪之勝塘肝武草堂與伯兄焚讀書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曰若家人謀銷飲器為醫藥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微俄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肝武若落星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爲祥云

鳳樓錄 卷之三十六

史部

吏部左侍郎茅公瓚墓誌銘 諸大綬

公諱瓚字邦獻號見滄其先汴人宋靖康末徙居錢塘數傳而為公高祖以實生仕安鄉中仕安生茂茂生麟茂公大父麟公考也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初公考侍郎公為人倜儻任俠能亢其宗娶張淑人而生公公生有異兆數歲即疑疑殊凡兒日誦數千百言稍長益穎敏絕人從侍郎公入京歲時有豫章人鄭先生者號朱氏易所居從徒常百人公往遊其門百人者皆服以為出公下即公亦自以為百人者莫予若也會有

司試士侍郎公欲公占賢省籍就試公長臨辭曰士致身重先擇塗大人奈何兒從他塗進耶侍郎公聽其言為資遣佐之歸時御史中丞海虞陳公察方署學政一試即首錄公今少師存齋徐公繼督學來兩浙亦置公高等公名益大起士挾策從公遊者日益衆丁酉舉于鄉明年試于南宮學士無錫華公察首得公卷大奇之欲以冠魁列榜有相沮扞者華公不擇曰楚玉在璞何患無知者是子即試大庭衆迄能嫉抑之耶人奉殿對 上果親擢公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公在館職刻意學問六經諸史旁

宋之二十六

學七

史部

及百家裨雜之說靡不深究蓋能擬其菁華以求自得於心不徒強記資辨說已也乃其與人處則又簡

默不自炫情情若無所知能人故滋以公輔期之庚戌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壬子陞南京國子祭酒扁所寓之堂曰身教律已嚴恪動應矩度其餘規條格令岌岌不少假六館士承教指惟謹無或私謁於門者踰年改國子祭酒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部右侍郎居無何上諭輔臣簡忠謹文臣二人供內撰輔臣以公暨洞山先生應詔可兼公翰林侍講學士踐其任公長身玉立儀觀岸偉上每屬意焉乃公

益蚤夜孜孜畏慎無敢忽洩受 上眷寵數出廷臣右丙辰轉左侍郎丁巳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服三年考績誥贈祖及考如其官祖妣及妣並淑人尋加公二品俸賜飛魚服改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時持銓衡者為權貴所掣繁進退人材多於羣情未厭公不當事權蔑以救正而往往有槩於中不安其位會得足疾不能起視事遂上疏乞歸 上屢賜問疏再上乃允諭有司愈日以聞尋愈有司上狀竟弗召間出賜金構堂數盈題曰榮賜曰此金者聖主所以寵勞從臣也吾不敢隱君之賜於使後世子孫或

宋之二十六

學八

史部

觀此金思厲術業以効報乎公為人夷爽洞達不事
機巧自為諸生即負意氣自高不能曲徇人既官翰
林益嶽嶽養重於人卒難合遇勢權隆灼者亦未嘗
媿柯求媚附蓋公之性然也人以是重公而亦或以
是忌之云余嘗觀古所謂大臣其行已立朝道德功
業雖不盡同然大要多慷慨高明闊略於小節而務
其大體若公者庶幾古大臣之風焉公之始生侍郎
公夢故少宗伯王公瓚謁其門語曰是兒後當貴名
第大出我上乃今科名位望二公大略竟相埒則神
固已示之分矣又公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寐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寤未解所謂頃
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錢宋理宗御書公令引視
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為號夫鬼神之事亦怪
矣哉然則公之生固不偶然也

蘇轍錄

卷之二十六

甲九

吳山館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隆慶五年六月卒以三年未滿
賜祭一壇給半葬學顏山東濟寧州人嘉靖乙未進
士初授南陽府推官累官至左布政使入為太僕光
祿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晉工部侍郎改吏
部以病乞歸至是卒學顏為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
氣節俱為士論所重云

蘇轍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

山陰諸公大綬行狀

張元竹

今上改元萬曆癸酉之春正月十有三日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諸公卒於京邸訃聞 上念公講讀勞贈禮部尚書賜祭葬有加按諸氏實越大夫諸稽郢後世家山陰當宋時有所避改姓諸葛其後有某某者累世以儒顯復姓諸氏又數傳為明庵公公大父也明庵公三子長雙潭公宗輔配陳氏次宗弼又次國太公宗教配金氏公蓋雙潭公仲子為國太公後兩公及明菴公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配並封且贈淑人公之始誕也曠淑人夢有鳳自天投于懷已而岐穎絕羣甫暫日語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文比部郎八山錢公越鉅儒也見而奇之乃言於兄以女女公是為錢安人聞四歲隨雙潭公官祁門祁門令又見而奇之語人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生文學日益速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荐及 御史舒公數睨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願諸察曰是子疑亦不凡異時有聞館閣光茲榜者必其人也人至今服其雅鑒然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

歸則杜門茹酒今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

逐隊登公庭有所託雙潭以丁未違養公歸自北號

踊幾絕執喪踰制乙卯又北上宿清源逆旅夢 天

帝並 肅皇帝坐而語指公為才賢界以印劄明年

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臆日越臥龍山鳴

聲聞數里人謂地靈響應視曩時名至卿雲見蓋同

符云時家人以公既貴顯置袴欲以統公遽斥曰袴

宜以統耶吾行將菲襦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

不在溫飽句因錫之石章隨授翰林院修撰丞迎二

淑人於邸日奉旨甘侍膳寢已未春充會試同考試

官既 陞辭則歸拜二淑人而後入且日兒所藉

以報 國恩萬一在茲役也敢不努力已入院則又

焚香額天曰夫錄士以文耳文豈能盡得士哉唯神

明默相于令一二真才入彀中用充 國家任使則

神之貺也後凡公所錄士率多表見者舊制凡為人

後者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所

賜封詞甚懇惻 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

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為此殊典自諸太史始嗣

後公為學士為侍郎兩值 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

公官庚申春乞假歸陳淑人倉卒卒于途哀毀執喪

後大 得 本 地

一如喪雙潭公時居家益事新效謝請託至闕一郡
 利弊則毅然任之不惜齒頰如辛酉夏台辛壬倘以
 萬計督府檄吾郡假輸甚急公為言于當路往復者
 再三事竟寢它率類此壬戌服除赴 闕補原官前
 所稱舊制為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
 生者公顧服陳淑人喪衰經疏水者三年踰假期且
 兩闕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公情為疏于 朝凡後於
 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為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
 舉相慶以為此殊典自諸太史始癸亥夏有 詔值
 閣臣纂修承天大誌甲子春校錄 永樂大典乙丑
 賦敘錄 卷之二十六 聖山
 會試再充同考試官其所天一如己未夏公所居
 第災報至無所問第曰是祝融之儆于也夫丙寅春
 承天大誌成賜銀幣寶鈔丁卯春 肅皇帝崩 莊
 皇帝嗣位始以恩得封本階及錢安人無何借史臣
 纂修 肅皇帝實錄兼管理文階誥勅夏 永樂大
 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仍陞俸一級 莊皇
 帝御講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迨講加賜金緋紵羅
 紗各一及寶鈔公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
 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 主上而丰姿修
 偉步止雍肅吐音朗朗 帝每竦意聽之所著

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
 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反覆開論諄諄以納忠諫屏諛
 候為言 帝為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問道章
 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為諱沮一日寺臣侍經
 悼者某忽痾發哮喘承視滿廷盡愕公講迪如故若
 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真講
 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冬陞侍讀學士掌院事充纂
 修玉牒總裁官戊辰春從 莊皇帝謁長陵賜金緋
 羅服仍充會試武舉考試官冬從 莊皇帝郊賜金
 緋敘錄 卷之二十六 聖山
 緋紵表裏一已已秋大閱隨 駕賜緋羅服庚午夏
 陞禮部右侍郎兼管日講如故仍充 肅皇帝實錄
 副總裁辛未春 莊皇帝親策禮部所舉士於 廷
 充提調官賜鈔時兩 冊官妃咸預典禮賜銀幣者
 再會 今上方冠廷議冠禮中貴多樂簡便公正色
 諍之多所條改 長陵竣工賜銀綵 莊皇帝崩公
 自以始終 莊皇帝世無一日不在侍從沐 寵遇
 殊它班每一哭臨至失聲而大喪禮儀又當其劇以
 是形神交憊病遂作矣六月有詔馳 天壽山視
 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喘而斃者公獨上下

卑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及歸命卽臥榻艱起七月
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既越月病小瘳始一赴公
座而 莊皇帝尋卽幽宮又扶疾徒跣行二十餘里
哭送于郊自是病益甚涉秋迫季冬始得請歸田乃
竟不起嗚呼悲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王世貞

吏部侍郎陶文僖公大臨傳 王世貞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
綬同里開相善而其射策時 上以文僖公爲第一
人諸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
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開與鑿坡鶴禁之長佐
對秉更蒞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
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繇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
館文僖公卽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
聞也 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爲且大
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痊否賜羊豕酒祭瓜蔬等
物歿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費鈔香燭
俱視執政恩數其論祭至葬贈大宗伯大略同諸公
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
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俛及而失之以爲恨
而於文僖公尤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爲彭澤人徙於
台已復徙會稽遂爲會稽甲族曾祖曰愷舉四丈夫
子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諧選人翰林遷給
事中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爲
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師賢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舉丈夫

子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為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端
 疑不妄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即成誦已就
 外傳而有朱先生者好為禮使童子習澆掃拂几展
 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
 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
 而奇之公嘗問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為
 裏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
 工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原學官又明年應省
 試夜有鄰女奔公者却之三已遂徙居歸而與其伯
 氏相師友為學每謂聖狂自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七

吳君

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
 第蓋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
 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
 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懷
 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挖世務吳君謂世務莫
 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為名
 計耶為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
 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
 誣伏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為偵伺耗息
 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為善

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
 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服除
 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
 乃 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瑞書公每為
 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貪暴負國叅夷五
 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瑞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
 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 國事
 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
 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
 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 世廟實錄俄校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八

吳君

天試務緒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選進侍讀學士掌留
 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
 經濟不為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官尋進詹事仍兼學
 士如故 上踐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
 後凡三視院篆與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為
 日講脩 穆宗實錄為副總裁 上雖在沖幼聖質
 不世出公思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
 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汙止至善如赴家不
 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

厲其古帝王之心聖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強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養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公疾得之晨趨請而更衣風人之遂劇 上所遣慰使猶強自力拜乃願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官近列如 國恩何唯生者勉之遂瞑允宜之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為古文辭贊曰吾聞之吳君時來允相江陵公之上 帝鑑圖說也定公發之乃 世廟馮几之詔公所進於華亭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萃澳大幾也其二端皆自公

陶公大臨

維風編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為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

出京由京泝越已自越還 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氓鴉衣裘體之黎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漓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踣跋淖淖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為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定宇趙公用賢行狀

瞿汝稷

公諱用賢字汝師別號定宇其先世為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談簡國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十傳諱實者贅於常熟錢氏遂家常熟實生玘玘生某舉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廣東布政司叅議娶蕭恭人無出公乃張恭人出也公生而魁岸超朗甫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穎叅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從叅議公入粵署署多崇公所止崇絕跡於是始奇之嘉靖庚戌補博士弟子年十六而侃侃若老成專精六執漁獵百氏凡今古名賢康濟之蹟悉湛涵於胸臆矣戊午先文懿典應天試定舉公叅議公素抗直里人有怨之者比沒乘公侍婢暴疾亡遂巧設緦繳欲中公危法直指使及臬司頗為眩迷甚急會郡侯縉雲李公力為白事遂解辛未舉進士應館試居首授翰林院檢討丙子纂修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引之公太息曰子我欲短喪仲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為斯世綱常惜亦當為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尋出西南長竟天公遂上疏

論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寔捷於梓鼓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尋出山南 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卑然其矣然臣猶以為未報其大也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歸而 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輪誠寫哀情淚竭盡而猶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法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必有抱恨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効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奪情固未有不

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叅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 陛下若垂愍輔臣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勅

職官一員獲遂就道仍為責限赴 闕如是則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 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為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 旨而將迎逢合之為也今輔臣之

留 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遂影附聲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為是脫不率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為此

附和乎臣以為此人紀之所樹植 國是之所以定者 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 廷之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識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才有如輔臣者以稱 陛下之任使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

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非是初 上在沖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人寔

枝刻以智馭一世席寵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禎劉公臺嘗窺其微具章糾之悉奉 旨杖戍劉竟為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計數 仁聖 慈聖皆眷倚之保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 朝廷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攝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逆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薦紳皆分庭抗禮奔走爵與七者蹄轂恒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

林也四公疏上同日杖於朝公與編修杖六十削籍
 兩刑部杖八十成時進士鄒公元標號哭於旁翼日
 即疏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 旨杖百成蓋五公
 之名一日而燁寰宇雖芻牧笄幃靡不敬慕公歸江
 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洵
 洵甚公聞曰吾得從長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冥搜
 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
 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
 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是年臘以言官
 累薦起官癸未夏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時凡江陵
 所排阮諸君子皆被徵列交戟銳意反江陵故政期
 一旦而湔滌之為快乃異議者明以朋黨攻公於是
 上疏乞歸且極言朋黨之禍乃漢宋之季小人借以
 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引去甚決不允
 頃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 冊封鄭府繁昌王
 事竣至儀真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之擢
 引疾乞假部寢其奏促行乙酉春赴 闕丙戌再分
 典會試旋纂修 玉牒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
 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積於父老稍稍知
 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諫部額豪胥伏蠹有不可勝

言者至是聞樞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
 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日議田賦之數二日議混
 派之弊三日議征稅之則四日議蠲減之條五日議
 偏重之派六日議派剩之目七日議白糧之運八日
 議兵餉之實九日議折銀之例十日議存積之重十
 一日議荒田之核十二日議征斂之期十三日議徑
 役之累十四日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格
 於衆咻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秋主武試
 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大典成
 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既蒞南靡倦倦以四維勵諸生
 日士不敦弊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無
 濟於實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
 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第有寸長靡不採擢規
 繩一以身先士子黠鶩者范于嚴而不敢肆進修者
 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
 之當新者畢為營修蓋煥乎其易觀聽矣諸史籍之
 剝蝕湮晦者務求善刻詳為更正故南少宗伯黃公
 觀死靖難其廟圯公為修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戊
 子巳丑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
 忘忠益乞早定 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母令

窺覲 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草疏同宗伯王公弘誨請早敎元子不報辛卯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 不允壬辰蒞任敎習庶吉士聞有並封 皇長子 皇次子議卽上書極陳其不可疏寢不報癸巳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甫履任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許奏而戶部鄭某楊某御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姪而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數言之所

卷之三十六

李九

吳山

公嘗遇吳吳坐鎮於其第下曰既平也不當與媾齒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祖於道既示期公操舟候之吳伴託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信乃返而求允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夕 大人言鎮不爭於未嫁之先突爭於抱子之後寔乘公之間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公自壬午起官至是乞休之疏凡十二上歸橐中第餘百金聞島夷內訌公倡議修城卽捐以助役杜關謝將迎日事披閱乙未春某將赴黃過公公語某欲撰次三吳文獻

志 國朝典章因革錄畢此而後謝筆硯然公已病衰甚丙申三月適奴輩有悖叛者病遽作遂不起傷哉公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 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頽頽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壬辰之春余迂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願少遜以避機辟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皆公者亦以此

卷之三十六

李

吳山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之三十六 李九 吳山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尚書盛公訥神道碑 王家屏 1

少宰潼關盛公以翰學侍 上講幄兼副正史總裁

值母喪解官歸踰年感積哀而病以萬曆乙未卒於

里第訥聞 上悼念講讀之勞詔所司加祭一壇給

水衡錢營葬贈官禮部尚書廕一子國子生並異數

也公諱訥字敏叔號鳳岡其先鳳陽定遠人六世祖

聚杖策從 高皇帝行軍有功領元帥事用敢戰歿

於陣子瑄補燕山護衛旗校從 文皇帝討乃卜花

以靖難功陞府軍衛指揮同知永樂二年徙潼關

賦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吳山節

衛家焉瑄生斌斌生珍以功陞世指揮使珍生應功

陞都指揮僉事應生德是為公父以公貴累進昭武

上輕車都尉初配彭贈淑人生子愈謙南京前府署

都督僉事愈謙武舉官繼配劉氏封太淑人寔生公

公方姪有異兆都尉公喜曰天其有意振吾宗俾以

儒顯乎已而公生娟秀聰穎八歲即能屬文年十四

補衛學弟子員聞鄉先生馬文莊公講業華山之貴

柯坪負笈往從之遊文莊公見而器之敎使學先泰

兩漢之文遂以弱冠舉壬子省試聲譽藉甚願屢上

春官不第仍卽青柯坪下帷發憤前後幾二十年以

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人謂不愧文莊公弟子焉發

酉授翰林編修值大慶覃恩都尉公得進階昭毅乞

歸省墓武弁以為榮乙亥還京教中貴人書明年充

會典纂修官丁丑 世廟實錄成以叅對勞賜白金

文綺戊寅奉命冊封蜀藩庚辰分校禮闈士辛巳充

起居館編纂官管理文官誥勅癸未陞侍讀請假奉

母還里踰年復職丙戌春再分校禮闈其秋充武舉

會試主考當遷官論以避父諱就司經局洗馬管國

子監司業事校刊十三經註疏是年復迎母如京丁

亥補經筵講官會典成陞俸一級己陞右春坊右庶

子兼侍讀充纂修玉牒官戊子主順天鄉試尋轉左

署翰林院篆以滿績授奉議大夫而都尉公得進階

昭武兩母贈封皆淑人庚寅冬陞國子監祭酒尋轉

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補日講官辛卯陞詹事

署翰篆壬辰春副大學士陳公為會試主考秋陞禮

部右侍郎兼攝詹翰事癸巳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

故甲午充正史副總裁無何丁母艱 上賜之祭葬

如例將行復賚以道里費命乘傳去行未數舍配楊

宜人又卒歸竟以哀殞傷哉公天性仁孝自為童子

時一草木萌蘖不忍殘年十七洛南盜起都尉公奉

檄剿捕力戰遇害公普不與賊俱生叩請當道發兵
 殲賊號泣累日勺水不入口當道憐之為發卒捕賊
 賊眾就擒乃已劉太淑人嚴稍不色喜輒率婦子伏
 地叩請過所以婉解之百端病則額天斬以身代歿
 而匍匐苦由間即病不更其處也都尉公所遺產僅
 取餽粥之田若干畝餘悉推以讓二兄與人處色溫
 氣和曾無崖岸而中確然有執恥隨俗俯仰其取予
 致嚴一介而睦族敦舊惟恐不周若撫舅氏遺孤全
 闕尸侯世爵施恩不報並人所難在翰林湛靜寡交
 特究心當時之務自國家典章以及星曆堪輿諸書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
 靡不綜覽有得輒錄以成帙所輯有玉堂日記聞見
 漫錄經書發紀各若干卷歷任詹翰有考應制代言
 有編著作爛焉甚富其在講筵務積誠儲惻感悟聖
 聰而進止有儀不失尺寸 上每改容聽焉造士國
 學首教人收攝此心隨處體驗謂方寸一定百事可
 為次教以治事明經歌詩習字因材陶冶人謂有涇
 野先生之遺風焉歷典試事矢心公明至窮日夜之
 力品題甲乙所收士彬彬稱盛戊子微棘同事者橫
 被誣詆公獨不染於詞北佐銓曹與太宰餘姚陳公
 共圖杜請謁塞邪枉之竇即公子以達監滿撥歷亦

從眾探笑於堂人以是益服其公封倭之議聚訟盈
 庭公抗言倭不退而求款恐非情實宜控守要害調
 度兵糧為自治計虛內事外舍已耘人未見其便眾
 以為石畫嗟乎世特患無深識遠慮之臣為國家決
 疑定難銷禍於未形耳以公粹白之衷虛明之識使
 得謀謀密勿大猷可計日而升而不及相以殺人之
 云亡此君子所以痛心於殄瘁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貞

復楊公起元傳

鄒元標

公名起元字貞復學者尊爲復所先生廣東歸善人也曾祖天樞號木齋父傳芬號肖齋皆以一經爲名諸生而肖齋公又從湛宗伯遊公自幼聞正學言動舉止咸莊重不苟十五補諸生二十一而魁于鄉三十一而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當公中省試之年曾有詔釐正文體獨公文勃萃理窟海宇旣爭傳頌之而計偕不偶讀書白門者若而年然於諸儒學旨枘鑿不相入忽市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胸中豁然詰曰

歐陽文忠

卷之二十六

北

山

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公遂與黎聯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偶羅先生以齋捧至遂稟學焉時江陵禁嚴凡譚名理上一槩擯斥有欲中人者曰此道學先生公不難北面先生其勇可知言官旋擊羅先生歸而公踰年拜編修久而思曰吾師且老不親承警效將身謗我師乎因奉 冊封迂道訪羅先生從姑山房公嘗語予曰吾坐師春風師未語予未嘗問惟觀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卽唐虞太和景象予終身不能忘會有善肖像者肖先生像于室出入必奉以借晨夕有事必稟命而行以此學

化于鄉鄉從遊者衆具載黎子來粵記已之南都之

鳳陽鳳陽諸人士請公登壇公語曰窮而道明惟我

孔子達而道行惟我 高祖 高祖以斯道重造乾

坤而乾坤沐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

高祖所以爲大也取祖訓重譯其旨舊都人不忍別

公南中躬近溪先生祠諸稟學者衆獨新安爲盛公

沒後予以公影響寥寥近秣陵紀聞出而知公火傳

無盡矣時倡道南中有浙中敬菴許公許昔守盱江

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於公衆以兩先生議

矛盾從中拈擊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公蓋數典

歐陽文忠

卷之二十六

北

山

試典成均爲少宗伯爲少宰皆所至以學與人薰陶少宗伯時觀時政日非疏以學進 上曰臣得之父師者如此具全集中蓋公學直窺性宗一切支離影響之弊剗削無餘知道者望公而意也消不知道者以公無岸岸亦終不能窺公之淺深也至于疑公者謂其徒廣而不精日用與庸衆同情不知與衆同情此公之大處世儒妄自藩籬與衆隔閡正公閔而欲拯援者豈足知公哉公所著有孝經識仁編證學編存笥稿皆一稟肝江宗傳居家立朝孝友誠敬溫溫恭人惟德之隅公有焉而惜乎天不憖遺使海內觀

真儒之效則信乎斯道益孤矣元標雖與公同年然同朝兩不相值惟庚寅與公聯榻數宵公兩過文江聚講龍華者亦不數日然兩人脉脉心期亦如先生之與肝江期在無言之表者故時思公恐于載後無能貌公萬一敬為之傳 論曰五嶺自新會開斯道之傳增城繼之及公起而不永年然由肝江而直接新會以近邇孔孟嫡傳者舍公誰屬昔人云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信哉或者以公尊師竊議其跡不知公之尊師非當仁不讓不能如是之勇然公非尊師也尊道也嗚呼非身有諸已誰復知在三之

歐陽修

卷之二十六

七

史山集

詭此難與庸衆人道也

吏部郎中趙公敏傳

公諱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嘗召與四輔官內黃何顯周等內殿坐論治道 上悅命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誥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初以薦授工科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奉使交趾卒於途敏少英毅善屬文復工書翰同儕皆以為弗及年二十餘舉於鄉授兵部主事正統九年夷酋思仁據麓川以叛 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營及四省軍往征敏預參謀事寧轉吏部郎中十四年秋也先入寇中人王 敏敏 卷之二十六 七六 史山集 振勸 上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十四日師次宣府虜報踵至兵部尚書鄺埜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埜請戰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虜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及風止不知車駕所在眾欲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邪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而北陷于陣死焉景泰元年贈奉直大夫廕子遵為國子生 論曰初 睿皇北征子聰以為不可何其明也及遇土木之難挺身而死又何其勇也既明且勇

假令統六師秉鈞軸其殲醜虜揚國威無難者然名位卑微竟死弗濟悲夫悲夫

卷之三十六

十一

三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西治王公鑾墓志

銘

陳沂

公寢疾時二子皆以應試去側沂往問之公曰死矣子為我殮子銘我墓中沂曰噫方公之疏止武皇南巡也沂嘗言之矣公之父靜省翁年方八十萬一逢上不測之怒不能不遺翁憂今卒以杖死矣公曰業已為臣不能兩全項之疾革沂坐相右起視易簣沐浴衾衣具而殮之將以死諫事上聞於朝以微恤典而入仕始末及疏草倉卒不可得須其二子至而為之踰月長子適至哭向余請卜日曠歸卜日以葬沂曰銘嘗受命矣謹叙公之事公諱鑾字汝和幼讀書於冶城山因以西冶為號先世吳江人國初以右室實京師隸籍錦衣衛祖諱信號澹菴隱德不仕父諱潤即靜省翁雖不仕而以厚德兼文史推重閭里一時縉紳大夫士雅與遊好修偉豁達年七八十時如強壯人封承德郎文選主事加封奉直大夫考功員外郎母關贈安人加贈宜人繼母楊贈宜人吳封安人公未冠充應天弟子員即以文行稱御史來試事輒拔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禮部京兆尹曰連抱之梓不為托處之廬厚餞之京及合

試天下士千數百人文卷下內閣無與並者大宗伯
 速令南國學以就試且曰此行必售毋庸慮也及入
 國學試六館諸生亦無與並者祭酒石公曰錐豈囊
 所居今且脫而出矣是年庚午果舉應天鄉貢明年
 辛未連舉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遂菴楊公急於知人
 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
 多事公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
 上下篇大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
 令非人監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覈於實效而恤民
 弊盜之方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
 化嚴貪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即補文選主
 事尚例必他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蓋急於用
 賢云公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一人
 言而人亦無所望進稽勲員外尋改考功當天天下百
 司大計日覈察惴惴自矢曰進退淑慝不明惟我罪
 敢於欺乎進驗封郎中夙夜益虔罔略微細私第日
 責吏於門以自防鍵鑰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見亦
 不相答久而絕跡趨朝散衙障而於道有終未之議
 者歸則閉門課子左右圖書堂室間寂若未仕者所
 著甚富有集藏於家公以奉直公高年屢欲請官於

南以便養奉直公不可乃今已矣嗚乎悲哉公少失
 母而育於楊楊之贈典限於制公泣請於 朝遂得
 贈烏乎如公者真忠於 國孝於家者矣若夫褒忠
 之命 朝廷當重有所勸也公生於成化己丑六月
 三日卒於嘉靖壬午四月八日

欽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公其

吏部郎中薛西原蕙墓志銘

唐順之

薛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
知養生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
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
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聖書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
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
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
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
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
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
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
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
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
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
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
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
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
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
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為人後解
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
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
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
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
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
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
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
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
為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
美寧齋更號六寗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
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成武平遂為毫人祖琇父封吏

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
此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

欽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全書

四庫全書

侯郎中一元墓誌

霍 韜

吏部驗封郎中侯一元卒其友詹事霍韜為之誌其墓誌
曰嗚呼天不佑善人早奪侯子是故為之誌其墓誌
曰于於元年壬午守職方君補武庫子咨材或曰巡
撫之材得如侯君者可也是時也君位未顯然而已
負天下之望矣子咨材於君君曰今之材如何粹夫
不可投之閒也時粹夫瘡以郡佐家居故云又曰關
中之材如康子德涵如王子敬甫不可投之閒也子
由是知關中諸君子君為工部出理濟寧先是部官
有事濟寧率權役錢取貨船苛點查濫科罰通饋送
欽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全書 四庫全書
漣田征市宅專園圍較湖池以覆利於民君一切
罷之濟寧人由是至於今思君之德君為生員從先
公就貢京師人曰子肆於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
遠離吾可以勿從也乎寧荒吾業母寧離吾親也為
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西步至於良鄉足盡腫人曰
母良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也乎至於慶都邑
令高勸之力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為兵部卻直
屬隸之利先是守武庫者多取隸而利之金入君所
司多五隸歲入五十金君曰利隸金則吾不能暴僚
之失以微名吾不忍歸其隸于公曰以藝圃云君子

由是稱君之廉爲吏部有戚里裴爵君曰聞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君子由是稱君之公而斷是皆知君之略也君瞻視不回言不疾行步安安不遠以翔未嘗暴怒失色於人氣肅而溫辭寡而直近之可親望之可敬蓋其養之於獨者醇深矣充其志直欲與天下賢傑共贊明主致隆平君子之期也也亦曰侯君尚大用尚大有爲云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始祖曰文昌家泰安文昌生義義生長長生器器生憲君之先公也奕世隱德始發於君惜也其止於斯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

山

吏部郎中林東城春墓志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鈞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與壘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嶄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囊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歸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購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筒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履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

山

費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駁駁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於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在拜示自厚重而康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吳山所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錫幾相猜抵君色温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恣恣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為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

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幅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康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三十 吳山所問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官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趨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
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
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
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
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
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
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
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
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
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謂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
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黜
柔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
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
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
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
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
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

吏部文選司郎中受甫王君與齡行狀

趙時春

王君諱與齡字曰受甫余故呼壽夫世爲平陽府鄉
寧縣人父爵自彰德府通判擢知薊州其大父文以
處士封贈如子秩通判君之母李氏封安人正德戊
辰孟秋李夢有蛟龍蟠巨樹是月之五日生君幼癡
重不狎羣童九歲與兄培齡從安陽崔後渠先生學
咸見器重嘉靖乙酉延夫領鄉薦與余邂逅瀘淵始
聞君學行戊子君亦薦於山西己丑昆弟咸登進士
延夫尋卒余方爲刑部郎得交君及羅達夫唐應德
推爲天下士悅其必不與衆俯仰辛卯授蘇州府推
官以少年佐劇郡獄訟咸平無滯官有憤人盜鏡者
嚴掠之君謂盜甚微不足治且近誣姑俟之竟獲眞
盜生前寃者海寇董氏聚衆攻殺大姓顏氏之族或
支解之君竟捕伏法而散其衆蘇之善者愛君而不
善者畏之甲午擢戶部湖廣司主事以廉能不援調
吏部驗封司主事更考功文選丙申遷稽勳員外郎
郊祀推恩爵封如君官李封太宜人丁酉歸省封
君乃卒君得奉終執喪庚子終喪復官與羅子唐子
泊余會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論學禁閩衆論歸

之王寅晉文選郎中以用天下人才為已任上疏條
 故事請抑奔競清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
 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絕僥倖絕請謁常
 州訓導諸富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貧
 子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
 上更代君延見訪問吏治民瘼眾莫敢望子才由是
 顯於員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榆次周君鈇廣人李君
 義壯子道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
 子已漸盜大柄甲侮省郎公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
 君峻拒之其來益漬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
 縣同報罷鄭周李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
 日甚計貲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
 君歸平陽角巾躬稼圃怡然自得仇者媒孽萬端竟
 無可乘二十餘年壯顏俱衰甲子復周幸際 聖明
 除誅民蠹而八月達夫告終冬至二九之七日君自
 顧泥丸上神出乃筆之備云遂卒嗚呼姦逆伏辜眾
 方屬望壽夫達夫乃皆先余而逝余之悲嘆豈獨傷
 交親也哉

吏部稽勲郎中卜君大順墓志銘 鄭 曉

嘉靖辛酉正月庚辰蘆泉卜君卒於京邸又明年癸
 亥十一月乙酉葬思賢鄉良字圩新阡乃兄益泉太
 守持錢秋官狀問銘於余余與君同朝五年每過余
 必質經誼咨政典言不及私曾謂君遠至此哉按狀
 君諱大順字信夫蘆泉其別號也上世居嘉興宣德
 中析秀水高祖璿曾祖頤祖周皆力田種德考國子
 生宗洛樸厚善教子三子相繼登進士一授王官以
 長子官加贈刑部員外郎母賀氏進封太宜人君初
 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即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讀
 經史為文典麗有思致質素清癯骨相顧堅聳志能
 帥氣丰儀秀朗服父喪如禮事母孝愛懇至宗族鄉
 黨曲為周卹訓誡子姪必曰詩書耕織吾家世業也
 姊氏早寡尤矜念之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
 初令當塗當塗南畿壯邑去都近富賈羣集善附麗
 徭賦病細民又巡按御史所駐節江南北水陸孔道
 館候無虛日勞費百倍旁邑民大困君潔廉尚簡約
 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濶狹均其勞逸而
 日省閱之實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
 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御丈大

夫御史交薦三歲二十餘章故事吏部之屬十有四
人省必一人丙辰正月兩浙擬用君實家宰既寧古
冲李公定議余時爲吏侍與聞之俄李公去位余出
理戎政君自刑部主事收積勲歷四司主事員外郎
積勲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
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播奪尤留意人材詢誦周
密揚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
樹立不屑逐時下上考功員外郎報政制詞有克
承家學競爽聯芳秉公持慎甄量精明之褒比抱貞
疾數請告毋聞之不喜君莫得其歡心以故竟不可
就徵解
起長歎曰傷哉吾母兒不孝矣善類聞之感悼情
君生正德庚辰十二月辛卯年僅四十有二元配
氏贈安人繼室顧氏封安人子男二長自部聘余長
子之女次自邦未聘女三俱願出長字陸職方子基
誠次項主客子時亨次未字銘曰噉噉君子志在修
藝文以行著才以學成孝友端潔洵敏粹貞豈惟
爲蔚爲國積百里可寄三銓足平愛留棠蔭譽猶水
清陳書展圖左規右繩圭稜外霽淵回內凝彌留不
亂臨深履水謂天蓋高憇我良朋勒此銘辭莫爾
靡仁必有後繼序其承之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王君毅祥墓表

皇甫汈

君諱毅祥字祿之系出大原晉未徙閩之福清至八
世祖仲舉贈奉議郎始遷吳之常州生頴仕宋爲著
作郎終中大夫生敏精於醫生觀能世其業卽君之
父也子孫守其方書往往全活人吳中稱醫家者流
必首王氏云君生而器雅童烏之齡卽能屬文選充
縣學弟子員文恪王公一見奇之曰吾宗千里駒殆
此子矣時文待詔蔡孔目尚在諸生中引爲忘年交
既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帝疑政府私樹德
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少宰徐文敏公
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期
月不拜謂君明慎銓藻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太宰
爲婺源汪公鉉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
壞君每與忤將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
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輒引是例命下予告
仍勅按院覈之遂出貶真定尉棄不拜時鄺子汧王
子慎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爲伍
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鄒陽人朝見嫉之言固不
驗耶後周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召入京謂汪

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汪曰本部左遷非止一人彼獨薄尉者非矯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於北土真定去京師纔數百里獨能安耶既以母老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散郡可迎養者乎公領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亡何太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門却掃委懷圖史絕戀紛華既無塵網之嬰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外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為吏部郎也胡安人亦特往饋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龐公將婦以遊向信失之綿上今幸得之鹿門矣撫按諸

侯汝錄 卷之二十六 九七 史山館

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為歐寧李公默已丑房考也素重君諷御史特疏舉君又移書所司為趣駕終不赴君既不出而李公竟坐譏死世益賢智君矣 今上嗣位簡用 先帝舊臣君業已補尉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即僉謂由此可立致崇顯君稱疾堅不就眾為惜之而陸君由南儀曹起僅遷尚寶君殆有見也郡守永年蔡公甫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坐床第間相勞苦君口不能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賢哉蔡侯也越明年戊辰九月九日卒君為詩冲澹

而不尚綺靡文亦典雅有則書做晉人不墜右軍大令之風寄興丹青追工摩詰之技篆籀八體並臻妙品晚抱書癖手自抄錄無間寒暑讎校魯豕畧無脫誤雖大亮之百卷繕寫子孺之三篋刊亡曷過焉今張燕公陸放翁曾南豐三集南唐書野客叢書手澤猶存所纂郡學志并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君性整潔不為苟簡室中器物置必有恒所衣服巾履雖敝無點膩可湔足跡未嘗入公府有以事干請者挹其風槩不復敢言客有詆人短者以他語亂之慙色而去

侯汝錄 卷之二十六 九八 史山館

司勳氏曰若王員外者表署於鄭鄉稽評於月旦勸有遺之碑展季子之墓易名斷證其在陶趙間乎夫晉君者年完君者天夷清而聖臧節而賢嗚呼先生之清節足以起懦激廉矣靈巖之境橫山之巔白楊蕭蕭爰起新阡灼灼桃鵝夫人從焉奮猷樹烈後其考旃

吏部員外郎左君思忠墓誌銘

吾友左長臣名思忠別號石臯先生長安人也先祖名繼先始遷耀州曾祖春生祖進號松軒進生父經號漆涯登某年進士官至湖廣僉事配宋氏封安人生長臣長臣生而神來秀異炯目豐頤色如紫電形如野鶴天性孝友有覽輒記二歲時安人偶思非石臯即匍匐園中手持韭向安人與之安人甚驚異因知其將來能孝云一日松軒公攜石臯向市城遊見有貨靴者松軒公欲為易之而石臯曰祖嘗教我勿戲奈何復得此乎松軒公大奇之乃知其為非常兒也以此稍訓以義理即能解義理訓以書傳即能解書傳及長訓以為文其為文果異於他為文正德壬申維揚朱凌溪先生督學關中選拔才俊讀書院書而石臯首與選與余同遊書院余見其才行邁他才俊遂與之遊而石臯子遂與余友也勉德勗業勵行規過未始一日離癸酉同舉於鄉方鄉試時余與石臯同宿於場屋儼舍中比入二場余約就儼舍石臯堅不肯就曰我初場文字失實不修知不中余令讀其文甚佳且修遂拉之就比三場罷凌溪先生問余曰詩經知誰中余以石臯子對凌溪即喚石臯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九

山伯

寫其文見之驚嘆曰左子必高第既而果第是時石臯聲名已勃勃然著矣比同會試都下余以連中就選而石臯以父漆涯公官大理遂入監以詩文謁信陽何大復先生何大奇之遂納為詩友而所友又皆一時文人才士丁丑又不第歸關中已卯余以比部亦謝病歸是時石臯讀書鑑山壬午冬余訪石臯於鑑山與之登五臺入孫思邈洞出而坐盤石持古松枝扣怪巨石而歌歌既贈各各有詩明日余歸省石臯亦北上次年癸未石臯登進士第拜萊陽知縣萊陽僻處海濱民素悍難治里胥多為奸差賦任意低昂石臯先剷其奸偽平其低昂民甚悅既而招其流亡撫其困窮民有田弗能種者給其牛種是以田賦多所開闢沿海婦女不着中衣久弗能變石臯力為禁諭以變其俗且大闢中國之化俾之讀書明禮一切背義傷道者悉剪革弗存海人自是知回俗向道矣又雅好文學樂於訓迪生員趙文耀登進士第實石臯子教諭之力以至他多成就者罔不念石臯子為嘗委修海城辭賞推勞三年賢能獨超聲譽遠播按文章翰薦陞南京戶部主事便道之家省漆涯公是時漆涯公疾作矣石臯子心欲事漆涯公不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九

山伯

任而漆涯公強逼之行石阜子不得已行暨抵任以
憂漆涯公成疾乃具疏乞養 上允束裝且行而漆
涯公訃音至石阜子悲涕哀毀幾弗能生遂徒步歸
關中守制三載行不踰禮服闋除北戶部在部能祛
弊振規週阻權勢請託不行門無私謁案無滯牘督
餉榆林不侵羨餘無何調吏部考功主事無何陞補
勳員外郎無何轉驗封能甄拔才能別白淑慝其所
拾薦皆文法知名之士無何承祖妣馬太夫人重歸
某年風疾作遂卒得年纔四十五耳嗚呼惜哉其為
詩為文皆典實古雅可誦可傳有數十卷藏於家

漆涯

卷之二十六

七

七

稽勳司署員外郎萬君士亨狀 弟士和

君姓萬氏諱士亨字思通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
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為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
君自少悃悞無華貌若魯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胸
有一二處見奇故人無知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
子有質地不發露後必昌吾家比長益自韜晦隨侍
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
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賢郎乃能至是遂稍稍見
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之奇也君於聲聞毀譽一
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究心積學如是者數年二
歲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

故鄉曲翕然稱之邑弟子員同志者悅之雖非同志
罔不得其權心自是府縣校士必以君為首朋輩私
擬甲子亦始推君而君謙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
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
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署稽勲員外郎事君自
進士歷兩部僚處同寅恭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
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
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
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
大邊金後領勅監浙江兌崇文為京師要門四方商
流收集 卷之二十六 五 五
其乘得倚托權勢欺隱稅課轉為益有來
千戶者居市東藏匿商貨君詢得之一日晨起策馬
之東市中盤詰之呈部真諸法豪猾帖帖人以為均
朱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
在西偏往還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
君瀟下永曆即水冠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為常無少
懈怠其祿役大同值連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
少須君曰軍興正乏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
難今 朝廷命我以軍國事即行矣先是軍甲有兌
辦松粟易他方價省者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

是監兌嘉湖始欲治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
聽謗誼諱略不為動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史舒公密
跡其所為無絲毫漸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法心跡
昭然尚書王公以為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
改吏部主事君以吏部職當清要點檢益謹君雅志
薄於聲利恬於進取其改吏部特為眾與非其望也
平生自在邑庠至為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
之思在邑庠十三年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邑鄉舉
初以考官策試犯 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
輒成為君太息君曰吾非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朝
豈非不幸也分也及舉進士第選戶部郎中君才
過分即此終身所甘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輒
觀君才當其位常有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
與為庠生時無少奢放丙午丁父古齋翁艱歸病卒

前吏部主事廣東行省員外郎楊公卓傳

楊士奇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
為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既傳其家
學聞永豐劉于先生遂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
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
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遍
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
外郎歲中坐累請鳳陽屯種復起為禮部主事數月
歲後錄 卷之二十六

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
人望而敬之家貧清修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為政
行恕有豈第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
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
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
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
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
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
白周周斃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
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肥兒

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
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
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
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
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
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
致為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
所歷官皆繁劇躬勤蒞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輒
閉戶秉燭讀書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室
臥後錄 卷之二十六

曰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覃自娛足跡動旬決不
出戶限嚴交處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數
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邵尚崇志契合甚篤世
稱楊羅邵初借羅邵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
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為德
安府同知邵先生為四川鹽運司經歷冰蘖之操皆
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府君有水清玉潔之行
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為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
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吏部驗封司主事鄧林傳

黃佐

鄧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為古文章洪武丙子以明經
中鄉選歷貫縣南昌教諭遷吏部驗封稽勲二司主
事晚坐事謫居杭州學士大夫多從之遊林嘗自謂
其學詩于陶韋李杜學文于史漢韓柳學書于晉唐
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
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
歎歎思抑鬱其若緘兮言可結而詒詒閱深閨而惜
嘿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燃婉于良
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予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

賦後集

卷之二十六

行七

曼山館

今幸無非而無儀辨貞慎以為鑿兮飾禮義以為羞
陳女圖以為鏡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技服兮
矧自揚其蛾眉吾有此矜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予
好以玄纁兮亦既差穀而語繡指初昏以為期兮胡
申旦而改違德無虧而見擇兮俛願懷而靜思豈導
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繡兮非寒
修所能媒感標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
之匪斧兮思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
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昧昧
而莫喻兮假筵簟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曰貞固

之可持雖佳期之非與兮執求美而得茲節余情而
不傷兮聊撫景而娛煠步逍遁而容與兮玩眾芳于
晚畦崇蘭汎平光風兮竟芳菲而裝衣願申椒與若
惠兮請結車與江離登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充夫佩
綰曼余目于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與芳菲之未歇
兮及公子以同歸凡曰有美一人清揚姱兮繼絕輝
霜惟靈脩之故兮芳春永懷庶使嘆夫遲暮兮後宜
于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曰嶺南
一代文人也自號退庵所著有退庵集

賦後集

卷之二十六

行八

曼山館

李主事厚傳

楊刑書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
 新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蕃遂姓其地
 君自幼性孝美姿容脩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員
 永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
 籍籍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段祖母
 獄者君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段也上疏請
 復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劄面試其童曰能識
 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梓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
 附死獄以媚 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咏不悔安
 獄徵錄 卷之二十六 頁一 史部

南人相謂曰金鍾大鑪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
 不同也三年 上感悟其言復召為吏部主事人又
 相語曰金鍾大鑪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
 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日而安南變復
 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讚曰犯顏
 諫諍而不避難忠也不可則止而無怙祿之心義也
 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
 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爲世勸宜哉

吏部主事羅虞臣

順德縣志

羅虞臣者大良人也字熙載穎悟絕人觀書目數行
 下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
 劇難治虞臣至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
 史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
 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
 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有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
 刑部主事改吏部與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
 高而虞臣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聞
 先曰熙載且見中於法矣會宛平人劉東山僞上變
 獄徵錄 卷之二十六 頁一 史部

告張廷齡姦連虞臣於是逮詣詔獄治虞臣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主事提牢囚劉東山私脫桎
 梏越監戲賭笞之所以示戒懲也後調吏部主事幾
 一年東山近挾奏延齡誣臣聽屬笞彼臣常責治各
 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非大故止
 焉嗔其坐而不起獄囚摧折延齡尚衆豈止坐而不
 起者卽人人嗔之將不勝其屬矣 陛下不肯斲天
 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
 其過冥諸叢棘之下身註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
 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 先

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永
惟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僇臣以延
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
言不苦者特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
以章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
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陛
下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將必爲臣等
首咎臣等之罪又安逃乎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
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
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那憲去
歲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吳山作

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頓挫而節
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
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真淆皆往昔之殷鑒
非清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
御史府大夫王廷相當虞臣故縱重囚黨結元惡杖
五十械職爲民虞臣旣歸就中山結草堂墳索置前
圖謀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
平不窺城市猶自謂過之也嘗言虛生不如營名羨
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于朝未
用卒年三十五所著有原子集 國朝自孫黃以詩
賦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吳山作

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
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賤名器廢
清議甚矣臣與那憲雖同郡平居未識因其病瘡白
面者尋賢免押數日耳小人造飾欺設激怒 聖朝
加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園勞格受辱身
葬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
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齒除臣恐薄惡相煽慢
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
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縲紲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
何惜但念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爲小人所誣尚復

上論曰廳中丞尚鵬讀虞臣上霍相公書未嘗
不掩卷嘆息也蓋重傷其志云王漸達言虞臣蒙宥
後氣不可近晚有養性求仁之意終日乞乞絕筋嘴
汗其道路之間高堂遠宇固所願托足而地乎奈何
豈唯嗚呼而太迫老子所以貴早服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南京吏部

尚書

黃宗載

魏驥

曹義

崔恭

錢溥

陳俊

王俱

楊守陞

黃珣

王華

孫需

朱希周

吳一鵬

張潤

吳嶽

王本固

侍郎

范理

王克復

李旻

羅玘

儲璣

林文俊

郎中

莊景

鄭繼之

新安黃之采

吳興茅元儀

全校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

南京吏部

尚書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豐城黃公宗載神道

碑

王直

宣德十年 今天子嗣大寶位臨萬邦顧南京根本重地建置百司而吏部為之首宜得謹厚大臣往惟之九月以命吏部左侍郎黃公宗載辭之日詔進為尚書以行士大夫知公者莫不譽嘆以為宜在南京八年以老疾求致仕 上初不許章四上乃許之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豐城

豐城故第又幾年年七十九以疾終計聞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明年十二月廿一日葬於其鄉梨樹岡之原葬已其子儒凱來謝恩闕下請予敗且泣曰先考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於例得樹碑神道而未有文敢以請予少於公而辱交已久誼不可辭黃氏於豐城為大家公曾祖仲軒有隱德祖以仁孝子貞以公貴俱贈吏部侍郎進尚書妣皆贈淑人進夫人妻余氏亦累封至夫人公自幼喜學年十五已能為里塾師為郡庠弟子從熊伯機愛春秋遂取進士為行人謹於自治奉使四方未嘗受饋遺屬左右

司副爲司正以父憂去治喪無違禮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服除領舊職永樂癸未以賢舉授湖廣按察司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五開最難治分巡刷卷者多憚行蓋天下巨姦宿猾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卽糾結如沐漆不解欲一切漫漶則見嗤無可柰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卽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人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艾山館

與同僚皆坐累謫楊青驛公處之如平時遣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癸巳復起爲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自持不肯少貶以徇俗乙未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至爭論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取煩瀆 聖德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命巡按交趾交趾城中諸軍管房覆以茅故多火公廉知軍民歲歲伐材陶瓦備官用然皆資權豪命三司慎官稽其數比有取者皆著於籍由是無敢私費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艾山館

以時不踰月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爲之變乃榜諭銅鼓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真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於理者丙戌徵詣文淵閣修永樂大典書成受賞而歸戊子朝廷以海運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海船四十九命擇風憲官之賢且能者泄其事衆議以屬公而工部所遣官務苛察生事將聞於上以術能公鎮之以靜消其毒螫而落其機牙得不擾而成功已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玉貪暴失期上謂按察司官不糾劾於是公

一心進退人才必準公論不苟為異同故一時號得人洪熙元年賜誥命制詞有清潔平恕恭謹厚重之褒是年遣祀夏禹及南鎮會稽山因賜鈔八百錠俾歸焚黃於墓下其後嘗奉命往浙江理軍政及伐官殿大材於湖湘設施措置舉不失宜故事集而民不告勞久之遂有南京之命蓋上知其老而欲安之也南京雖無銓選之勞而勞於馭吏蓋其人多邪巧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往往冒法以僥倖公正已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陰陽闔闢風雲雷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其施博矣已未進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七 史山館

贈資政大夫詞曰寬和有執廉靜自持又曰小心與職始終不渝人以爲實錄當是時公卿大夫當德之盛莫如公及致仕而歸猶康強無恙士大夫出餞都門外瞻望咨嗟漢之疏傳不過也公既孝於親篤於

二兄仲氏宗曼有孫孤承裔貧苦不能自立公命其子文凱儒凱牧養之文凱先卒獨儒凱繼其家及公歸卽爲承裔治居室使仍守舊業毋廢墜其施於鄉族細行之美尤多茲不載姑序次其大者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 實錄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縣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善於教人以身先之諸生多有成就與修永樂大典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太常寺博士 文廟謂述曰劉履節九年御史我 皇考方授以此職不輕以與人也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陞太常少卿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尋實授驥端慎廉約雅有德望正統中雖太監王振蔑視士大夫於驥亦禮重之值畿內蝗本勅巡視問民疾苦既而以老辭調禮部復辭改南京吏部以優待之戊辰進尚書屢請老不許景泰改元始得請致仕年已七十七矣驥好學老而不倦家居餘二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天順甲申詔進階榮祿大夫成化辛卯監察御史梁昉請特加優禮 上爲之遣行人持勅存問賜以羊酒月給米三石勅未至以先卒時年九十八時成化八年正月卒之日神爽不亂盥漱就枕倏然而逝遺書戒其子鴻臚序班完慎勿以葬事擾鄉里賜諡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此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七 史山館

雜編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舍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佛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有子督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大偽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郎陞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刑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辰州入覲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跡加人不避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比以南京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叟雜處不少崖異云

南京吏部尚書曹義傳

曹義字子宜應天府句容縣人自幼疑重穎敏父奇愛之異於諸子遣為邑庠生誨之曰吾家世業儒汝事學毋怠以底於成庶幾無忝家世業克邁乃訓委已為學既丁母夫人經氏憂服闋見同門多成就遂奮志詩書晝則閉戶夜則隱燈于帳以讀雖隆冬盛暑不少懈永樂九年以書經中應天府鄉試卒業大學遇成祖文皇帝選入翰林讀書於是益自淬礪肆力于文學登永樂乙未陳循榜進士尋改為庶吉士先是宅旁有一背井殆百餘年泉湧出鄉人以為靈泉之興云歲戊戌授翰林編修丁母吳氏憂喪制未終詔奪情蒞職秩滿轉禮部儀制司主事仍直翰林未幾丁父憂服闋還官宣德乙卯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自是始離翰林而專職全曹矣正統癸亥知者薦為浙江叅政上特留之明年陞文選郎中又明年陞吏部右侍郎士大夫相慶以為得人義盡心奉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王直為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之然義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決不輒行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己巳秋北虜犯京師奉勅提

督官軍守衛正陽崇文二門晝夜不遑寧處者凡十餘日防範嚴謹虜避不敢近尋轉左侍郎時當多事之秋屢有建白其見諸施行者人用悅服景泰改元陞南京吏部尚書三載 賜誥進階資德大夫天順紀元年七十有二捧賀表自南京至 上念義累朝舊臣而年且老特賜致仕 賜璽書有典選著公平之譽議事有忠諫之言之褒家居四年而卒義寬厚周慎不與物忤人有過必導以弭言不事訐直居官行已一以忠勤謙慎為本不矯飾以取名譽外若渾涵而中有定見少師楊士奇素不輕接人然最愛重之每與商論人物別白賢否必據其實有不飾者及不巳楊樂從之尤篤於友義編修邢譽卒而家甚貧哭之盡哀且買棺殮之并賻以白金其子鴻臚序班純聘而未娶復助首飾衣服以成之吳人沈義係內親家日衰薄有女四各為具粧奩嫁之其一隣有竊其屋後木植者家人踪跡知之且詬且索乃止之曰彼乏用故取之勿再言也其仁厚不校類如此治家甚嚴訓子姓亦必以正道子寬為中書舍人兄子景第進士為監察御史每誨景及寬以務忠孝慎交際且曰為人宜寡嗜欲立心宜以不欺為主慎勿營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七 八 曼山序

奢侈夸誕也吾平生無過人者惟此心不欺物不暴殄耳及致仕家居悉屏世務於屋東開地種竹鑿池畜魚構一亭於池上其旁雜植以花果題曰怡老日與騷人墨客飲酒賦詩以為樂識者慕其有高致云卒年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有默菴集藏于家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七 九 曼山序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

崔恭字克讓直隸廣宗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擢戶部主事用薦知山東萊州府事萊地瀕海號難治恭撫馭有法惠愛為多居六年民歌頌之以漢楊震為比蓋震嘗刺是郡也景泰中陞湖廣右布政轉江西左布政天順初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遷吏部左侍郎陞尚書以母喪去位服除改南京吏部首黜諸司不舉職者數人以正吏治尋奉勅參贊南京機務凡政令必與二三同事論定而後行所以疾乞致仕不許於後再乞乃許之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一訃聞贈太子少保謚莊敏賜葬祭官其子璿為中書舍人恭和厚坦夷靖恭自守遇人不為矯飾而是非臧否未嘗不公臨事惟求合理便民雖難不避其為政知大體愛惜人才尤親善類卒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悼惜亦一時之名臣云

南京吏部尚書錢公溥

松江府志

錢溥字原溥華亭人正統己未擢進士試藝微肅詩稱旨命教內書館授翰林檢討擢春坊左贊善仍兼檢討修寰宇通志成陞左諭德兼編修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少卿陞侍讀學士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壬午奉使安南國賜一品服甲申坐內侍王倫事詳見溥出知廣東順德縣成化丙戌復故官開住京已起掌南京翰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己亥入賀聖節尋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補一子為國子生丁未進階榮祿大夫再補一子國子生弘治戊申五月卒年八十一賜謚文通溥少有文名既擢第聲譽勃起嘗上書楊文貞公論學文貞避之居父憂與巡撫周文襄公論便民條約復移書侍郎李公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多見施行在順德釋繫囚撫流民尤多善政英宗復位大臣多受賞溥言於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人焉敢提兵入禁宜以功歸諸太后后上尊號為宜汝言入言之上即舉行已而問知出於溥也故有學士之命使安南與禮部論移文不當與內臣同行禮又與內臣書論詔勅開讀先後

之序至安南與王諭郊迎禮儀王辭屈悉從之瀕行
賙以金不受至遣陪臣入 奏乃以 上命受之時
以為得體前後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下文章瞻蔚至
老猶不衰四方求請者相屬名山靈境鐫刻殆遍尤
善交際見者無貴賤皆得其歡心故人尤傾慕之
有太監王倫者嘗受業於溥當 英廟大漸時倫出
就溥舍妄談政事人物被絀訪下獄罪且不測有左
右之者乃得從輕典其出為知縣以此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王 儼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謚康懿陳

公俊墓志銘

王 儼

弘治元年二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莆田
陳公以疾終於家訃聞命加卹典論祭以文塋葬以
式而以康懿易名可謂盛矣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
菴自幼聰警不凡長遊郡庠治書經正統丁卯中福
建第一人明年中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
郎中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
侍郎癸巳改吏部乙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
京戶部尚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參贊機務甲辰轉吏
部丙午陞尚書九載滿赴闕 上嘉勞之賜以羊酒
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
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二斛歲供
輿隸四人葢歸既逾年而疾甚以至不起公為人負
礪志自為主事已綽有賢聲嘗督天津諸衛官兵採
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十五萬束令止輸原
額蘇松諸郡折糧銀為里豪所侵者七十五萬兩有
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內帑尚書金公濂大咨異
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任職皆嚴辦而賢能
之聲日益有聞辛巳朝廷出師征兩廣叛寇命公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王

儼

督饋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百方籌畫事克有濟
大率如弛鹽商越竟之禁俾得隨處貿易而引輸粟
二斗於南雄梧州用是兵不乏食而民不出賦輿論
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年師還始歸甫又明
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是爲少卿者多不檢
一詞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以公遜恬恬服蓋其
爲務甚簡而公任之嘗不勞餘力識者固已知非公
久處之地矣閱歲再拜遂入朝爲戶部尚書楊公出
以剛打自任不假貸於僚佐然獨重公事經公斷制
者卽不復省屬時四方奏災異三邊告愉悅文移選
錄

卷之二十七

文

宿弊葢不動聲色而事皆就緒不假威嚴而人自懼
服名德老成上方倚毘而公乃引疾決去秩增官無
而祿之終身豈偶然哉公嘗以文學聘考庚辰會試
乙丑南郊命公獻北海神壇冊封藩王持節正使之
荆府他凡大祭祀大燕享公無不與而上寵異之願
賜緜幣書籍之類亦不一而足吁如公者亦可謂榮
遇也巳公先世潁川人系出漢大丘長寔十九傳至
隋莆田兵馬使邁始家於莆曾祖福六祖明善考珪
歷官文員天長教諭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漢
兵部尚書

文

卷之二十七

文

文

南吏部尚書王公俱傳

黃佐

王俱字廷貴常州武進人祖友諒福建延平府同知
 文守正兵部武選主事皆累贈南京吏部尚書俱十
 歲能為詩正統甲子以縣學生舉應天鄉貢景泰辛
 未與禮部會試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
 被 旨借諸庶吉士讀中秘書給酒饌筆札諸物癸
 酉早代祀東嶽雨輒降有讓獄神并代獄神答詩甲
 戌以父憂去天順丁丑仍舊職庚辰同考禮部充
 太子講讀官辛巳預修 大明一統志成有白金綵
 幣之賜癸未再考禮部得人尤多秩滿遷侍講甲申
 兼教諭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吳山館
 憲宗登極錄侍從勞擢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時
 始開經筵勅充講官復賜金幣又勅修 英宗實錄
 分掌禮館纂述詳慎得史臣體念母老求便養成化
 乙酉李文達公薦改南京翰林學士乃迎養於官丁
 亥 實錄成復以舊勞賜金幣戊子以母喪去辛卯
 服闋適南京監缺祭酒 朝廷用吏部薦即其家起
 之時教法久弛乃嚴立程制核動情為懲勸諸司差
 遣一按名籍不為私假又條奏便宜數事輿風采疑
 峻廉角峭屬素善奕且所酷嗜及為祭酒輒絕不復
 事其克制操執不為俗變類如此故教法修整羣士

皆斂衽欽服凜然稱嚴師焉壬寅秩再滿權南京吏
 部右侍郎吏弊滋甚凡差撥則庭闕不可制乃酌為
 定規弊始息丁未召為戶部左侍郎弘治初遷南京
 戶部尚書尋改吏部考諸司官屬諷訪去取務合輿
 論又奏其有小過而才可用者若干人得降秩補外
 俾圖自勵又上疏陳八事多見采納自餘細務悉為
 綜理咸得其宜癸丑年七十疏請致仕 上優詔勉
 留再上亦如之甲寅以兩考還鄉臥病疏復上辭益
 懇 上重違其意許之又念俱舊臣進階榮祿大夫
 命有司歲給廩粟與祿以示優異報至已疾篤以乙
 卯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二訃聞贈太子太保
 益文肅遺官諭祭賜葬俱奉親極孝養事伯兄甚謹
 以三品 恩移瘞兒子澄為國子生歲出所積教贖
 族人者若干斛遇鄉黨子弟有恩嘗購得楊氏別業
 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垣俾歲時往祀焉俱博學高
 識為文章雅健有法兼精吏事敏而能勤久在散地
 老雖居重位又不值繁劇人以爲未盡其用云所著
 有思軒稿若干卷行於世子沂成化乙未進士累官
 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才行世其家

明故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楊公守

吐神道碑銘

李東陽

浙之東有稱碧川先生楊公者諱守陞字惟立鏡川先生文懿公之弟也世居寧波之鄞祖栖芸先生諱九疇鄉稱宿學父諱自懲明經不第官止泉州倉使皆用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文懿公諱守陳以進士入翰林累官吏部左侍郎兼詹事府丞贈尚書文名擅天下公家自師友舉成化戊子鄉貢第三戊戌禮部第四 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丁未九載考績會其從兄工部尚書公守隨官御史為在... 人李孜省所中謫官於外公亦遷南京侍讀弘治戊申 孝宗召還京纂修 憲宗實錄已酉充 經筵官庚戌同考禮部會試辛亥書成進左春坊左諭德清理武選貼黃壬子主順天鄉試乙卯以內閣薦擢翰林侍講學士主應天鄉試丙辰署院事修 玉牒授庶吉士業丁巳充會典副總裁戊午 今上為皇太子出閣講學充侍班官尋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庚申攝南京兵部辛酉攝南京國子監事三載考績疏請省基於家壬戌至京師時會典尚未就內閣請暫留公參總癸亥以書成遷左侍郎加休二級復舊任

甲子得未疾請老不許乙丑 今上嗣位以年滿七十請益切進尚書致仕比 命下公已抵家矣逆瑾

竊政矯 詔奪所加秩瑾敗乃復家居七年一日筆

數語於冊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州官同吏

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問望道而未之

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越五日

為正德壬申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寢距其生正統

庚七月七日壽七十有七 上聞訃悼惜贈太子少

保遺官諭祭者再命有司治葬事所著有碧川小集

玉碧初稿等省南北稿東察遺稿北門私稿覽覽

寒寒菴稿又有程朱文評碧川詩集困學寡聞錄總

若干卷文學論議隱然有文懿風履歷亦略似而舉

解元為學士為少宰對署兩京翰院尤稱奇事工部

公及公從弟廣西右布政使守隅從子刑部右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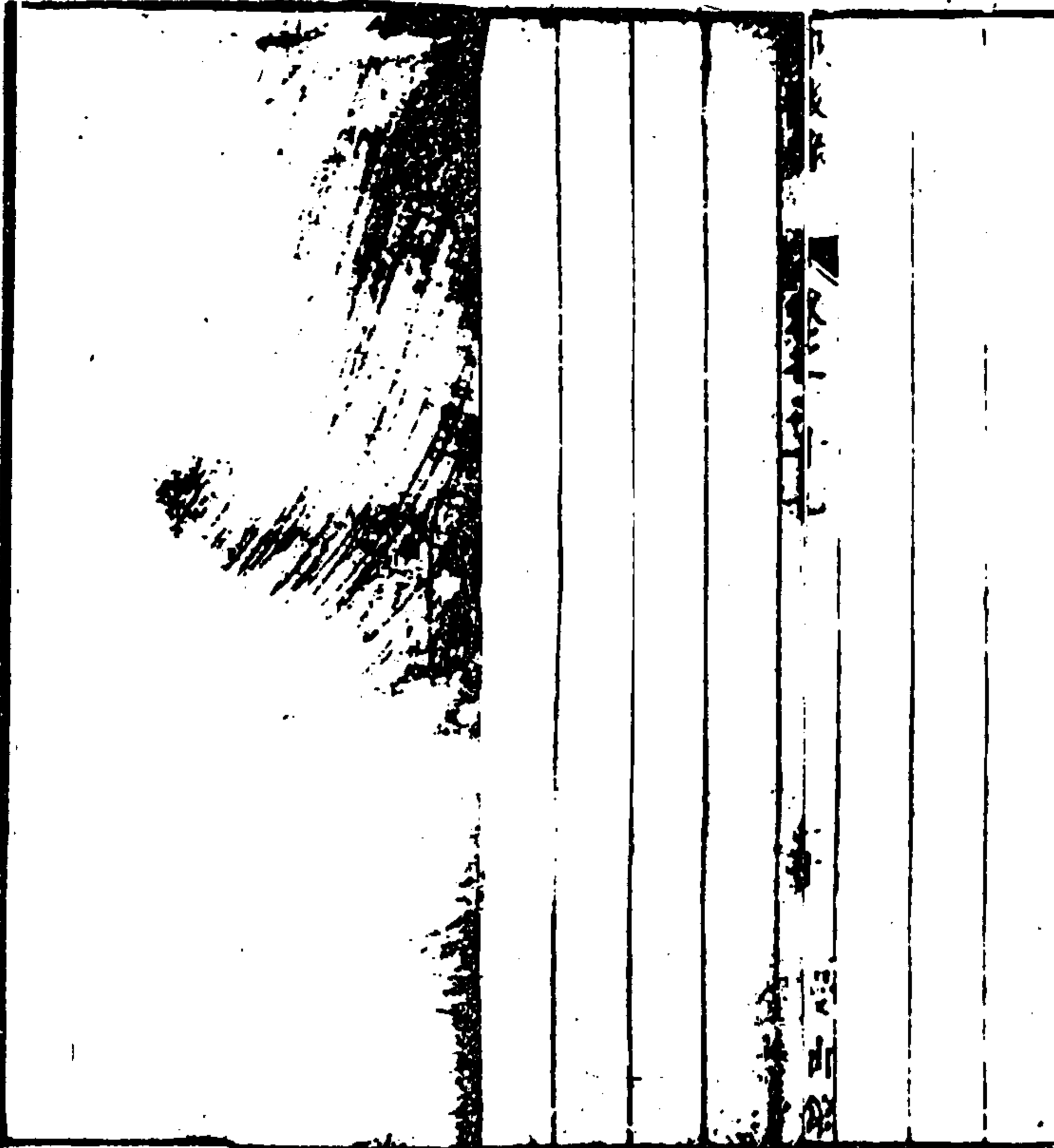
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皆舉進士豐城訓導守隅中

府都事茂恕及從 左府都事美璜皆出國子布政

而下皆公所啟迪者東南文獻於斯為盛

南京吏部尚書黃珣傳

黃珣字廷璽浙江餘姚人成化辛卯鄉試解首辛丑進士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歷侍講右春坊諭德蒞國子司業事歷陞南北國子祭酒弘治十八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二年進本部尚書時逆瑾方任情黜陟大臣遂傳旨令致仕九年八月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珣平易厚重不存吟哇為文如其為人云



南京吏部尚書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海日王公華墓誌銘

楊一清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連近震動巡撫南頓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諸首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眾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百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黨撼屹然不為動伯安得直前狗國不嬰懷內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之...

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 武廟
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
象公寂然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
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 諭功封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住國新建伯又
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
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
爲壽公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
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碎平而平之然此仗
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謹構檄
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
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騰下孰與犯盈滿
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
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
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
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
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 上賜諭祭
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
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

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 武廟
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
象公寂然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
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 諭功封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住國新建伯又
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
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
爲壽公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
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碎平而平之然此仗
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謹構檄
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
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騰下孰與犯盈滿
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
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
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
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
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 上賜諭祭
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
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

江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大常接公班行不鄙
謂子以知言見待子還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
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公取嫉權奸歸致仕余
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
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已公銘當
子屬顧以江西之變關係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
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
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
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徙居會
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嘗有文武
才圖初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嗣苗爲亂死之
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六十棄父尸自苗壤歸
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
磁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
得世其與與具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
爲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
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
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
人連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
抱弄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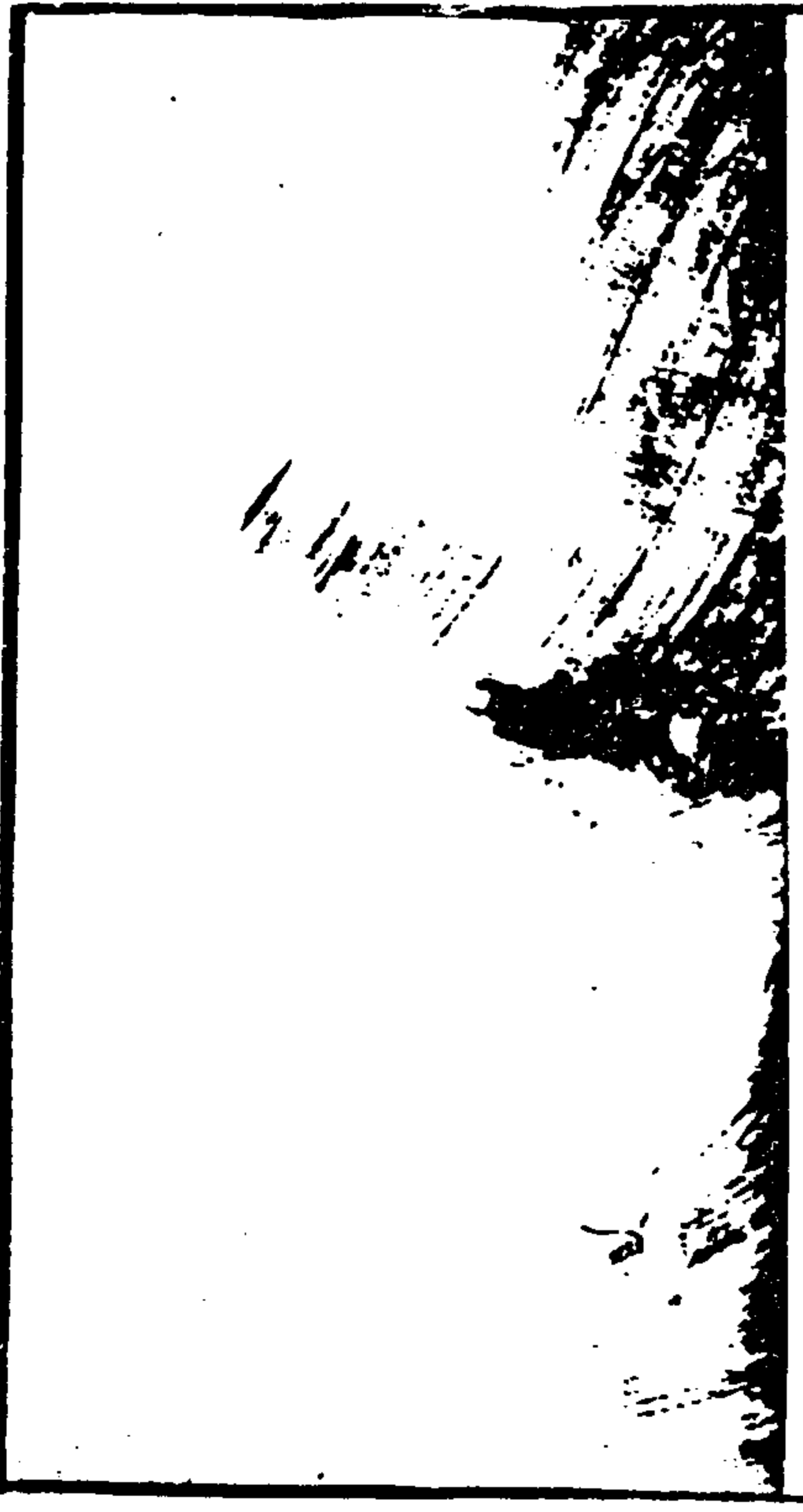
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 武廟
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
象公寂然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
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 諭功封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住國新建伯又
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
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
爲壽公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
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碎平而平之然此仗
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謹構檄
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
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騰下孰與犯盈滿
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
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
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
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
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 上賜諭祭
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
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

孝吾與若祖巧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
 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
 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
 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
 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
 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
 迎謂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為謝却
 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身不同歲終里師
 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
 故有妖物為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畏
 服惟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異假妖勢恐且
 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願德何可
 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朱肱謝先生
 相甲乙張公並以狀元及第期之名遂起故家世族
 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祈陽甯君良擇師於張
 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
 賓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祈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
 盈相接寓處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誦讀
 其間學益進邠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加一日解
 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

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
 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
 修 憲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
 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
 賜金帶四品服公在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
 勸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 孝廟嘉納焉
 丙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
 后表裏用事眾以為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
 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頭吐舌 上樂聞之不厭罷講
 還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
 肅錄 卷之二十七 三五 皇太子
 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 東宮講讀眷賜加隆
 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
 壬戌遷翰林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
 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
 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
 講 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孝太
 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賊瑾竊柄
 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
 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請詔執之廷杖寃
 南苑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

稍解莫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
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致慰言莫必往謝公復
不行遂推尊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
既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
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
言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辯於朝公馳書止之曰
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
不日當還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
所為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非穴湖山遂廬墓
下故穴虎時卒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
感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

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
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
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樓居
厄於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為詩文
取達意不以雕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
坦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
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先公三十六年
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
仁名號陽明子其學遂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
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清節

孫公需傳

費宏

公諱需字孚吉姓孫氏別號冰檠江西德興人祖諱原真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為一時名臣父英軒諱敏為人豪邁領景泰癸酉鄉薦司訓揚州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少穎敏有大志稍長補邑庠生潛心經史從邑令四川鄧公祀學易遂得其傳倚輩皆自屈以為莫及提學副使夏公寅聞公所為文稱不容口成化辛卯領鄉薦為第二人明年遂登進士第釋褐後循例省親筮仕為常州府推官常

歲次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俗富侈訟極恃賄取勝公遠嫌自潔勤於訊鞫惟公惟明隱奸宿蠹捷扶無所漏能聲驟起巡撫牟公偉重之凡獄之難決者率以屬公及經公聽斷無不屈服運河淤塞據按取徑別鑿一河初委他官延久緒弗就及屬公督理相地賦役約先完有賞民踴躍趨事不旬月而功告成三年例當奏課牟公疏留治事不得行又三年為成化戊戌召入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留都皆嚴憚之遇事必極言無所諱避妖僧以左道蠱憲廟率同列斥其罪請誅之雖遭重譴未嘗以為悔嘗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

欲謝者由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於門公不入僅投一刺將獲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客之禮於是王端毅公方叅留務最慎許可然輒造公之寓而加禮焉江盜熾公巡江以方略投者民張禮捕獲幾百人有賊七十麓公即令錦衣同事簡千戶檄以印緘送之官奏禮為巡檢專捕盜事自是江道寧帖簡嘗對眾歎公之廉曰盜賊無籍使孫公盡取之固無知者而公不欺乃爾何可及耶公廉聲由以益著未幾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憲副蓋自公始前此所未有也公蒞任會憲長缺遂署其事公廉慎廉 歲次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費率捐已俸給之略無難色按部治豪猾決滯獄明而不苛民訟寃所在奔赴駐吏或望風解印綬去比歸所得紙劄價皆輸之公無毫髮私入屬守有素以簡仇聞者獨見公遜屈如儀御史陳瑤素以勢凌廉二司獨於公曲加禮敬又以公廉嚴慎克振風紀薦之歲侵糴貴民死徙過半公聞湖廣倉粟頗多言於憲按借參議金公澤兼程往貸焉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為道殣矣時已歷兩考當奏課巡撫都御史丘公龜疏留治事蓋在蜀已餘七年吏部推陞者五邑人有

不悅公者諧於時宰乃久不遷而公未嘗意動尋以
蔡軒憂歸故事凡藩臬舟行以瞿塘滄瀨之險命有
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百金公不欲飲
民圖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終喪改湖廣未上擢
浙江按察使遇大獄必加審覆未嘗輕決小吏苟無
大過必保全而扶植之臺使薦賢監司公必首及弘
治庚申陞浙江左布政使浙財賦之淵公志避嫌詢
出納皆委諸人公堂諸宿弊廢革殆盡吏無所售其
奸民謠有前劉後孫清德者問之語蓋以公可繼大
司馬東山之闕也入覲例金水手取銀爲道里費朝
服散錄 卷之二十七 手 長山

皆納其言而寢之居三年屬吏競勸民視公如父母
然鎮守中官劉瑯與公水火瑯剝民自植公輒以法
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公據法配之荒裔
瑯嘗跪請於公曰瑯不能學公之廉公盍稍縱繩墨
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於此邪公心知瑯必害已亦
不爲動瑯日夜陰圖中公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
鄉者公亦裁以法於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
調公住補蓋大臣亦不欲公之久于汴也公去汴汴
人遮道攀留呼天而號曰何爲奪我公而他界也至
陝經略武備推循士卒取責臣所私役復之舊伍他
歲錄 卷之二十七 手 長山

士之贊亦取辦焉公峻拒贊率從簡論者賢之第治
行又首及公還浙未決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時河溢且囓汴城民流移載道公議役以築
堤而予之備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饑腹飽公私
便之羣盜橫行命將領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
取其贓散州縣以充賑給之費他若獄平賦鋤強
植弱草草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罷無遺弘治
癸亥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千本公疏耳目之玩不
可勞民泌陽知縣馮憲忤宗藩已有旨下撫按官會
訊尋復逮赴詔獄公疏令如反汗殊戾舊法 孝廟

省有輸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苦邊氓聞虜警
則以義激將士督之先驅而亦擐甲從之不以勞避
緣是項領爲風寒所襲而病遂乞休詔不允乃召還
京去陝陝人攀號如去汴之日道彰德守以銅爵硯
贈公亦弗納寓館陶堅臥不起累以疏辭時 孝廟
方命侍郎何公鑑稽覈荆襄流民而鄖陽其淵數也
乃改公提督撫治公至以文告諭之願爲編氓者給
牛種俾有常業願歸故里者給餼遣之籍管內所得
通迓蓋數萬餘口又以教化爲撫民急務乃興建學
舍釋秀民聚講其中有暇則親往課之未幾士習丕

變應試者倍於疇昔武當在境內先是國家諸所講費皆民出公曰山有香錢鉅萬典守者輒私之是不可取為享神之用邪今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祈禱之費不擾於民矣耶人謂前此撫治未有如公之精密者正德丁卯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過安陸謁恭穆獻皇帝錫宴有厚賞焉公辭不受帝益賢之比至留都值榮王之國過金陵欲登城一覽形勝公謂法不可擅登乃止已已陞南京禮部尚書時逆瑾專政陞者多以賄謝公方坐崇藩之累罰輸邊米數百石囊如懸磬蓋不能辦而心亦醜之瑾以公不附已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吳山館

未數月矯旨令致仕歸歸則故居已燬幾無以為生公處之裕如也庚午瑾敗復用薦起為南京工部尚書務釐宿弊不欲以浮冗多耗民財先是諸管建給領料價率匠魁專之蒞部事者或與為市故羣匠無所得而工不可速完公乃令匠魁及羣匠同領而均分之稱便如一口出歲省冗費常數萬金癸酉冬改南京刑部尚書諸司獄必親筆削處當奏讞皆極審慎人無冤稱甲戌夏考最遂改南京吏部尚書留都務簡公表以廉靜諸司翕然明年奉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參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

忍以泰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籍口自文公曰吾斬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自是年至於丁丑凡八上疏乞歸皆不允戊寅疏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諸事以年及遂停休懇辭 上閱勞公特允所請俾乘傳歸賜勅若曰卿効勞有年操持清慎朕方倚卿為留都諸緝紳措範而乃浩然有歸志邪其命有司給廩粟月二石與隸戍三人以示朕優禮老臣之意公歸以晚年餘俸創屋數楹摘勅中兩全二字以名之里居自守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吳山館

益毀於州縣無所干謁嘗出乘肩輿少一卒子姪欲請縣索之公不可曰上賜我輿隸將何為而又煩有司別給邪其一介不苟取如此其卒也士大夫惜之朝廷嘉公之賢贈其官為太子太保子之謚為清簡可謂存順而沒寧無復遺憾矣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朱公希周墓誌銘

張 袞

我國朝大臣以清德重望為朝廷尊禮士大夫敬信
完名全歸三吳之岳望則有若尚書朱公焉公自弘
治丙辰狀元及第除官翰林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
年以纂修會典功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
煽虐憾制詞僚公不屈從中奪公官一級為修撰是
後預修資治通鑑纂要修 孝廟實錄功成復公官
如故兼賜御製蟠龍詩軸暨白金彩幣有差庚午主
應天知試明年以憂歸徘徊翰署觀虞半之丙子陞
學士清理武職貼黃丁丑充廷試讀卷官己卯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尋改禮部復轉左侍郎乙酉陞
南京吏部尚書前後內閣大學士員缺博咨舊學公
首盈廷數以公與熊峰石公瑄序菴李公時對二公
果相而公遵會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其在南銓嘗
丁亥考察媚嫉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
為公私公乃力辯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
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
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
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勅有司歲給人

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張 袞

夫四名月給廩米三石恩數之隆今時未有也公歸

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公之堂蕭然如村

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然雅雅然宛若

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為則曰恐

玉峰先生知玉峰公號也是意也非洛中司馬端明

邵先生之謂乎田廬閭閻猥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

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詩文評史論議

總若干卷其陽山大石賦一篇尤為吳人所傳先儒

胡致堂曰守身以仁能以守身之仁正其君大臣也

進能正君退能訓俗公之出處可以作大臣鑒矣

朕徵錄 卷之二十七

車當路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公為人莊重商

淡嶷然有守其夷易平直廉不微名學惟務實思以

友三代之英於百載之上平生志切友于孝其二親

篤甚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

以聞 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為諡脫犯吾

父之諱亡魄何安小子切記之公諱希周字懋忠享

年八十有四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終于正寢

典刑所在遠近慕惜之朝廷卹典不煩陳乞而臺臣

之奏禮工二曹之議相公仰承聖懷於是贈官太子

太保諡恭靖從公志示後勅云公家世本睢陽避金

...

人之亂南奔入吳中籍常熟再徙崑山則戶科給事中諱吉始也為公之高祖自崑山復入郡中為吳縣人則雲南按察副使遠菴公諱文始也為公之父曾祖諱永安未仕祖諱夏以子遠菴公貴初贈監察御史後同遠菴公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六

吳山館

南京吏部尚書白樓吳公一鵬傳 方鵬

公姓吳氏名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學者尊稱曰白樓先生世家蘇之長洲山塘里曾祖敬不仕祖琮以公貴贈南京太常寺卿妣周贈淑人父行封翰林院編修累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妣司繼趙俱累贈夫人公自少端重秀穎游歌郡庠蚤有令譽成化丙午領鄉薦即遭內艱廬於墓次弘治癸丑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學士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皆負文章重名慎許可每羣試必在甲乙亟加稱賞乙卯除編修預修會典及教內豎戶部尚書周公經被讒去位上疏請留之人寔其直已未同考禮闈閱春秋卷庚申丁外艱甲子服闋復除編修纂資治通鑑節要及修玉牒正德丁卯進侍講充經筵講官音吐洪亮辭旨清切左右聳聽戊辰同考禮闈閱易卷詩逆瑾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公與同官遇之長揖而已瑾銜之未有以發也已巳修 孝皇實錄成吏部奏例當進秩瑾遂以未習吏事為名俱令別用公得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司事最劇而公詳敏仁恕囚皆感服僚友取獄詞讀之驚曰老史筆也庚午遷南詞祭郎中兩部尚書皆鄉曲故舊見公跼跡不寧待

以殊禮公抱成案立左右咨稟略無崖異瑾伏誅復
公侍講經筵如故辛未復同考禮闈閱詩卷壬申陞
侍講學士祭酉主順天府鄉試有擿策問中語謂譏
時宰者當道信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至則以誠心
待士以簡易立法又積餼金易民居爲學官寓舍經
史多缺板亟補完之未幾轉南京太常寺卿凡所以
嚴祭祀擇官屬防侵漁節浮費者斬然一新丙子雷
變甚異公上言天人感應之理辭甚剴切丁丑丁趙
夫人憂辛巳服闋復除前官今 上登極爲嘉靖壬
午公上賀表備言祖宗付托之重生民憔悴之極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非八 曼山館

更成進禮部尚書兼官如舊復賜白金文綺是冬乞
假歸吳省墓命馳驛以行丙戌還朝上疏言臣途中
往來見江南亢旱淮北大水乞遣官體勘或蠲其租
或貸之粟河道湮塞乞下詔訪求或濬故道或開別
支則民艱濟而河運通矣 上嘉納之又以災異疊
見奏乞休致丁亥春復申前請皆溫旨慰留有純謹
端諒學行著聞之語於是譽望日重爭進者側目內
閣闕人廷議兩以公名擬上皆不果用而出掌部事
之命下矣岷藩與棗陽庶人俱奏乞復王爵序班錢
子勳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亦援嘗議大禮奏乞復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非九 曼山館

表章陸忠宣公陳孝子諸祠墓約諸鄉衮月一會為
文字之飲隱然有洛社之風焉配宣氏薛氏俱累贈
淑人子男二子忠早卒子孝已丑進士改庶吉士今
以文選主事奏乞歸養文章志節異出人表

歐陽修

歐陽修

明

歐陽修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肅

張公潤墓誌銘

聶豹

嘉靖壬子三月二十有九日尚書西磐張公卒於家
訃聞天子詔贈公太子少保賜諡恭肅仍遣官管葬
事公諱潤字汝霖河東臨汾人弱冠為弟子員弘治
戊午舉鄉試第一人壬戌登進士授令宜陽清修有
惠政正德丁卯擢刑科給事中抗言大計侃侃不阿
奉詔覈甘肅邊儲稽察精明河外震懼還遷禮科右
吏科左戶科都給事中時盜賊延蔓屢用大師水旱
流移征調繁急公請嚴紀律酌轉輸廣招撫時賑恤
章數十上採納為多甲戌擢順天府丞戊寅擢左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至則黜貪殘拯彫弊條上邊民疾
苦及便宜十餘事悉見施行郊圻盜起虜復寇邊公
指授方略盜平虜遁有白金蟒衣之賜已卯以外舉
歸辛巳起撫寧夏夏弱鎮也不百里即虜巢公簡士
馬振紀綱謹烽埃修築亭障聯絡聲援境內晏然講
校屯田鹽馬諸政日奏正豪藩裁抑宦鎮姦嬉問遣
一切絕之癸未召還理院事乙酉以九載績晉左副
都御史理院事五年署篆者半振揚法紀臺中肅然
每疏上皆切中時務丁亥以大獄譴歸臺諫屢請錄

歐陽修

歐陽修

明

歐陽修

用已亥詔復原任遂轉兵部右侍郎又轉戶部左督
太倉公搜逋抉隱剗洗奸蠹兵民權服明年晉工部
尚書時大工並興漏卮乾沒百出公躬勤省闕宿弊
盡祛廼請酌緩急爲先後上忻納之力專功過費省
舊之半屢賜金幣褒焉辛丑以內艱歸服除言官復
請亟用爲考察內僚起公爲南京吏部尚書蒞任卽
甄別去留輿情胥服再疏乞休皆荷溫諭不允戊申
以考績赴闕畢卽過家懇求致仕時已改戶部尚書
仍督太倉矣 上亮公誠乃允焉家居優游林壑足
跡不及城市然每聞朝廷一善政輒喜動顏色見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主 夏山稿
疲役冗每悒悒不自安持守堅凝動有恒則雖事變
猝至處之裕如初使甘歸逆瑾索賄無以應欲中危
法公不爲動然竟莫能害也廷推巡撫時逆寧使人
曰欲副乎欲貪乎意以賄爲差也公曰惟辟作福人
臣敢有擇耶寧深憾欲中傷會敗乃已毅皇西幸寵
闕請改榆河驛爲行宮公力陳民貧財訕仍舊爲宜
毅皇從焉正位司空權貴目工役爲奇貨陽施陰奪
公悉以法裁之勅戒某時主夫役請發太倉銀助工
實欲私之公力爭曰此朝家正脉軍國仰資急近利
而廢遠圖豈人臣謀國忠耶事乃寢某積不能平屢

以危言林且草彈文示公不顧也臨事精詳必求可
久之計官蹟所遺雖名人繼往率取則焉天性孝愛
事親色養弗違親終並獲祭葬蓋異數也兄滋弟灌
皆爲納八品散官處宗族恩禮兼盡歲時祀先必謹
祠諸子孫嚴而有則自奉無異寒素歷官南北行李
蕭然好學問文章雖老不倦所著有奏議公移華是
錄試筆稿經略兩鎮詩共若干卷藏于家生於成化
庚寅壽八十有三祖復祥父鑄父祖皆累贈南京吏
部尚書祖妣鄭繼史妣某皆累贈夫人裔氏封夫人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主 夏山稿

南京吏部尚書吳公嶽傳

吳嶽字汝喬其先東阿人也遷汶上三世生嶽舉嘉
靖壬辰進士歷戶部主事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歷
山西副使浙江叅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晉
右僉都御史以疾請告家居數年起為右副都御史
協理院事轉吏部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尚書滿考致
仕嶽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
千金更以送納正色拒曰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為利
甚耻之為郡治貴大體不尚苛細山澤之稅及吏
役班價舊供府堂悉罷之用代厨傳人以為難保
嶽徵錄 卷之二十七 守山

定在登穀下一時徵發四出民不能應嶽具疏奏
免十六七諸郡以寬隆慶改元奉詔大察內吏科臣
有異議疏入留中部院疑恐嶽詣政府抗聲曰公視
諸故府往考察去者科官欲留之有諸其母以傷國
體閣臣悚服其事遂寢在南都專抑浮薄杜僥倖板
合約禮考諸書以行風俗為之一變卒年六十有七
遺命子孫毋求卹典事聞諭祭遣官營葬賜諡介肅
平生孝友誠厚篤於倫誼待人容恕居常恂恂見人
不善嫉之如讐奉身儉素器無銀飾服無裁綺歸自
留都行李蕭然廳事不備至借僧寺接客里入信其

清苦不謂異也工為詩歌沉深典雅屏去色澤而耻
以自炫著述不多梓行詩集二卷

維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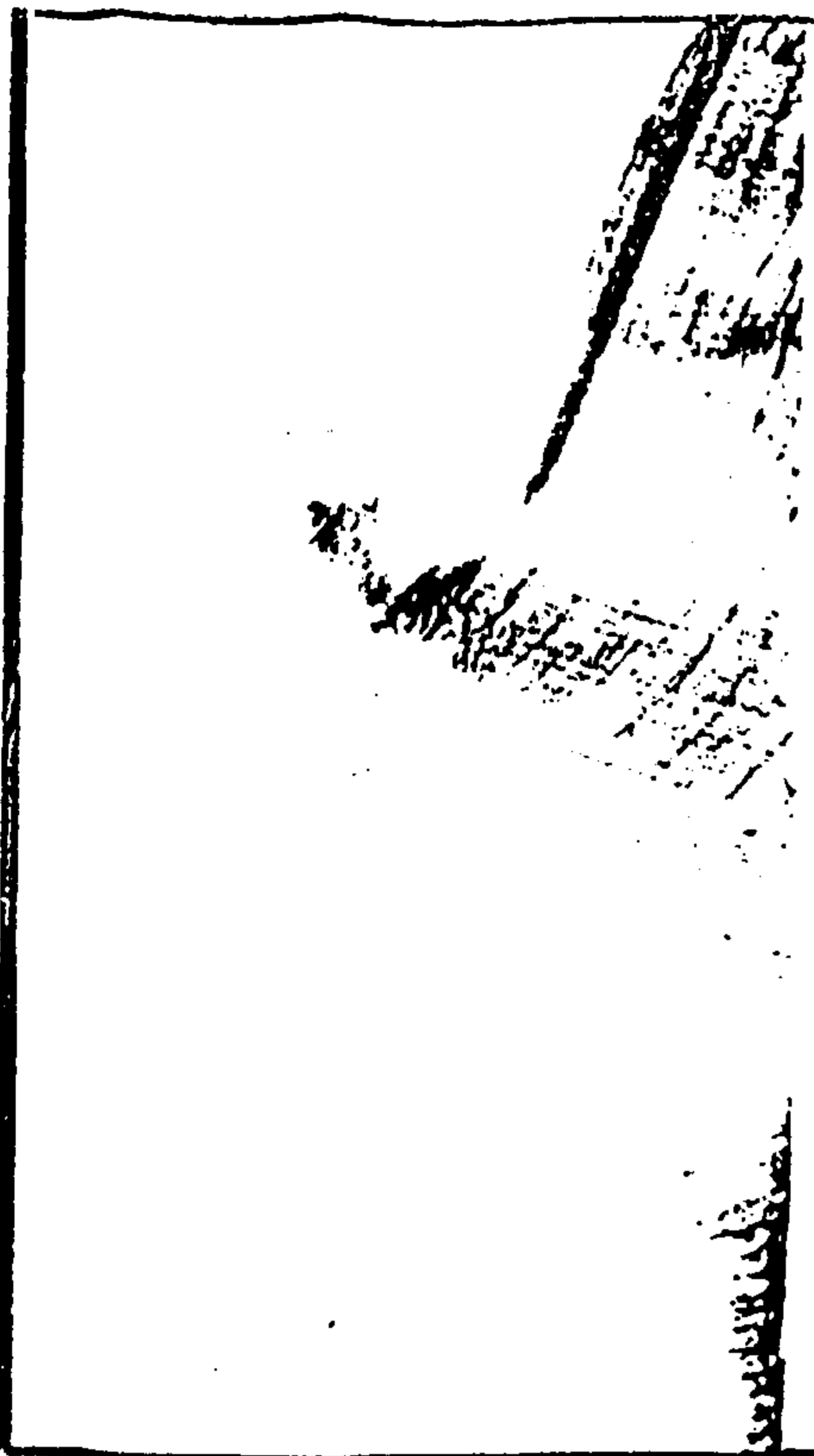
吳大宰公嶽為廬州守時中丞南岷王公廷為蘇州
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東徵
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
於舟中屏騎從趨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
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為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
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吳公命庖丁
即所成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
或倚徒木際竟日而還王公贈余淮上為道其事余
喜聞後嘗模之以待同志云惟今士紳宴會如此風
致豈不可嘉尚哉公為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
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校士
于廬廬人士至今口其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最
太宰清亦為保定守余每過保定遇此中士紳輒詢
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郡之名守
也嚴之德澤洽我民肌膚矣若吳公德澤則尤入我
民心髓也余嘆羨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
也余又詢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約之節同仁愛之

嶽徵錄 卷之二十七

守山

心同明敏之材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
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吏
練卒外之市猾田畝若皆貫通於吳公之心而更無
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予爲之慨
然嘆羨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甲六
吳山



南京吏部尚書王公本固傳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老成持重不輕言笑甲辰進
士仕樂安縣令濱海風號難治公惟清淨持大指首
事農桑重學校罷諸不急務當時屢有良吏稱以累
薦徵拜御史初使秦以覈兵行繼使蜀以巡察行先
後奉公守法官屬肅憚如一未幾丁內艱服闋按浙
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倭數爲浙患
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不可竟阻其議置大
辟罪朝論趨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號太平晏
以示耀計費萬金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
歟徵拜御史
卷之二十七
甲七
吳山

乃罷後督府又以廉兵餉事爲言者糾其公
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由是督府愈結分宜柄益憾公
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議給米六萬
石以驟運意爲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公奏改一半
折銀給濟遼陽遠地一半本色給濟廣寧近地凡再
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公以
分宜憾事竣竟出陝西西寧副寧有指揮星鎮者罪
當削職潛入邢臺以千金賄乞免削公覺發之竟坐
以法又有莊浪糧官勒損軍餉以致魯府家丁叛公
身論以情法由是叛者僉服後分宜敗公以叅政尋

陸大理寺少卿晉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江防晏然無警尋移北晉左副都御史歷刑兵左侍郎協理營務隆慶初改吏部會新鄭以政府攝銓衡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無所加屢以不合故竟遷南京吏部尚書時當大察京官有為江陵忌者一給事中一御史遺書欲俱罷官公亦弗許始末歷三柄臣曾不一毫少挫其持正不阿蓋如此云萬曆元年以二品考績遷移疏乞休准調理疾愈公以江陵憾故家居不起日謝人事閱醫藥周食鹽族外無他羨焉迨江陵歿屢被撫臣薦揚科道交舉起用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七

史部

陸山節

公裕如也年七十一卒歷事三朝傳節豐功昭人耳目欽賜葬祭如儀

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理墓誌銘

楊守陳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菴宋太傅覺民之後世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彥善考諱起宗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祖妣陳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估畢一呻輒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簇塾小生羣往觀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眾異之長為學生博書工文山畜水滸舉筆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皆有文鉞之梓擢壬戌進士高第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異得真才論公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且明盡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恤窮振弱禁奸招通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教正禮俗民慶未始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七

史部

陸山節

陸山節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得也以舊令復遽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論吏民
大率如江陵教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再按屬
以省耕牧廉利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
尤寘府後堂暇輒躬爲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
府護衛所占猶輸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
主而生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
勦賊鄧茂七等公司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知
賦 朝嘉其功賜綵幣表裏各二指幣千丁潘夫人
憂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卽驛爲布政司
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也
麻傲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史山館

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
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舡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
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
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
明百僚憚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
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 朝
廷無以報 朝廷遂薨成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
十有四 上聞嗟悼命有司祭葬之

麻傲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史山館

南京吏部右侍郎王公克復傳略

王克復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用薦為江西叅政轉湖廣按察使又江西布政使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入貳留銓致歸卒於家克復長於法律為刑部時大司寇鄞縣陸瑜深器之凡罪疑必以屬克復兩廣撫臣吳禎或奏其不法瑜薦于 上遣克復往按河南人誣布政章繪等瑜又白遣克復凡兩奉 命讞大獄咸得情歸報稱 旨由是著聲章微出長藩臬吏民素聞王刑部名自不敢欺江西俗善訟滕山積克復判決竟日庭無留者時謂之王一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王

火又謂王隔壁言其察明聽審也然克復雖善折獄持法平不苛所至發奸第取魁桀無濫及南畿清戎使者文深多所遣發訴臺克復察其誣者悉為脫尺籍性質實寡言笑刑部十五年布政九年同時後進或巧官職已未嘗介意晚歸與謝瑀輩結耆英會敦素尚齒鄉人以為美談

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公旻傳

南京吏部左侍郎李旻字子暘浙江錢塘人成化庚子鄉試甲辰廷試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丁未預修憲廟實錄弘治改元充經筵講官明年以父憂去辛亥實錄成即家賜銀十兩綵段二表裏癸丑服闋還朝丙辰考禮部會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庚申簡侍東宮講讀明年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尋以本官署南京國子監事正德丙寅召修 孝廟實錄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仍充講官賜金帶丁卯奉命授庶吉士業尋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事未幾陞南京徵錄 卷之二十七 王

京吏部右侍郎已巳陞左侍郎正德四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旻長身修髯狀貌英偉其於學問貫穿經史百氏論辯臺聽者終日忘倦在史館善叙事理在文莊公濟為副總裁見所纂甚稱之其為人閑達儻不甚拘守繩尺亦多為人所忌云

南京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肅圭峰先生

生羅公圮墓誌銘

費宏

先生卒之又明年為正德辛巳 聖天子入紹大統
起居舊望言者不知先生已即世薦疏交上既而臺
使以計聞儒紳莫不惜之曰天乎胡為奪圭峰之速
也所司上先生履歷文行以贈諡請詔贈禮部尚書
諡文肅諭祭營葬皆如制又蔭其子垣為國子監生
儒紳又莫不宜之曰如圭峰其無媿於異數矣垣卜
以嘉靖癸未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使人至京
師求狀於考功夏君子中而以銘屬于予先生同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廟 吳山申

素虐恨先生之學不盡其用自先生捐館舍方為斯
文悼歎不已尚忍銘先生也哉雖然誼不可辭先生
諱玘字景鳴號圭峰姓羅氏世家建昌之南城曾大
父俊傑用薦任蘭溪司稅大父耕隱翁大矩父西莊
翁文程俱以先生貴贈南京吏部右侍郎大母傅氏
母傅氏俱贈淑人先生之在孕也其母夢紅光燭天
有物輪囷數十拖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俄墜壓
而寤越三日先生生兒時頭角嶄異奇氣勃勃言議
動作皆不肯後人嘗與羣從兄弟遊遇遺金衆爭趨
攫獨先生矚視之未嘗色動讀書目數行下若涉獵

不甚經意而大義了然西莊遣人邑庠初謁尹尹以

少易之試對偶出奇響應尹為刮目初治春秋既冠

政治書及長樂謝公士元守郡集羣彥講誦又改治

詩博洽淵奧與儕類皆莫敢望而文尚奇崛力追古作

試於鄉六七竟不為有司所知成化乙巳應入粟賑

饑之詔例升國監時罔老丘文莊公為祭酒議南士

不聽北留先生固以請至三受朴而銑不少挫公心

異之然猶且數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囁強乃爾邪先

生却首大聲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乃姑留之而識

其名於堂柱越數日季試先生稿立就若宿構焉六

館士數百人無有能及之者公驚歎曰有士如此而

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更命作長安賦以為可步

兩都遇知厚輒贊賞之丙午試京府時李文正傳文

穆二公同典文衡得先生文奇之以魁多士榜出相

慶以為得人明年遂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益肆力

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遜弘治已

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戶屢相接然先生益自重不

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日苦思必得意始命

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不厭也每一篇出釀郁頓挫

多不經人道語士林傳誦文體為之一新志經世限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孟

吳山申

職守鬱不得施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已見發諸奏牘
 而主於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知武岡劉遜
 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觸 孝宗怒併
 下詔獄先生言遜至付所司鞠辨公法具在豈遽按
 而誅之卽有不自救之未晚泮等疎狂誠可罪然在
 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事李夢陽者以論劾
 張鶴齡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肺腑 陛下固將
 玉成之若夢陽萬一處死或自裁乃滋爲鶴齡累
 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死言者劾
 又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先
 生謂具賄攸繫不必指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
 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識者疑之乙丑考滿陞
 侍讀正德丙寅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四年轉本寺
 卿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又嘗一再署國監及通政
 司之事所在必救弊壞而更新之堂隸有募役銀相
 承以給私用獨卻弗受寺外之侵疆既復遂以是創
 爲吏舍有餘又斥之以新庫閣葺古祠留守諸權貴
 見先生挺拔不羣往往嚴憚自戢都人遇先生于道
 亦皆肅然時 武宗臨御已五年而前星未耀中外
 人人憂懼自危而莫敢以爲言者先生連疏請早定

大計以繫屬人心潛事奸雄睥睨之念其言迫切且
 侵及當國諸老一無所顧蓋先生雖遠去闕庭而其
 憂世之心懇懇焉未嘗忘也壬申秩滿三載入京至
 良鄉以老請得歸歸山中貽書知舊猶輒以時事爲
 慮然絕意聲利城府無先生一迹逆濼素忌先生心
 甚重之嘗問以金帛使及門先生豫走旁邑避不與
 接濼亂先生已卧病聞有司將舉義猶豫未決力疾
 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已卯七月二日也距所生正
 統丁卯享年七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年七

吳山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公瓚行狀

顧璘

公諱瓚字靜夫別號柴墟本昆陵茂族元末始徙海陵曾大父諱某字仲文儻負義嘗隆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也
夏歲厚矣大父諱玉字景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父諱信字宗實累封至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母王氏繼母董氏俱贈至淑人公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充州學弟子員十歲後進士
六食廉應鄉試名聞京師成化乙亥年二十三王淑人疾嗣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威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真即號泣起家痛母氏弗及見也甲辰會試禮部第一廷試賜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太宰濟南尹公欲選為屬公懇求便養遂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甲寅太宰鉅鹿耿公奏改吏部考功郎中公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感然

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黜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北部嘗朝覲考察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丁巳擢太僕少卿次年遭董淑人喪辛酉起服仍補舊職行部禁吏迎送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乙丑陞本寺卿首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于 朝語在奏議中悉見施行舉望日重性狷介寡合執政不相悅奏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庾宿弊裁省供費及條陳應議四事多所惠益正德乙辰擢戶部右侍郎已巳遷左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京故事
都沉靜端毅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為屈損稱公為先生而不敢慢庚午春以疾乞休 詔賜乘傳還仍勅有司候病痊奏聞起用同事太監蔡用素重公廉覩白金五兩為贖辭不受冬十月仍起為左侍郎辭不就至申春復起為南京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公籌畫深遠務善後圖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遂以疾終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具臺閣之器為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淡沉蔚兼晉唐之風士林寶之為訓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之士無老

少遠近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初辨舉進士今司徒無錫邵公嘗相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為方終不為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為訓絕無燕昵語事親至孝侍郎公年八十在堂少有違逆凡飲食衣服之費顧慮周至兩蒙 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為悅自主事至侍郎四奉 勅誥推封每臨母淑人忌辰必齋戒祭祀以致思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本

山

其

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贈南京禮部尚書

諡文修公文俊墓誌銘 費 宗

公諱文俊字汝英別號方齋其先下邳郡人晉建興隨中宗渡江入閩僑晉安徙莆田居國清塘遂稱國清林氏傳至諱茶卿者為公高祖茶卿生子子生個有詩名個生誥字廷諭號朴軒則公父也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加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母張氏贈孺人加贈恭人胥有懿美是種子公公生而穎異過目成誦家貧無書日閱諸肆輒熟識以歸自為諸生已知名正德丁卯鄉試發解第一辛未舉進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本

山

選翰林庶吉士幼學攻文癸酉授編修饒室都下安潛素以養二親盡其懽乙亥秋張恭人卒庚辰秋朴軒翁卒皆自都奉觀南歸戚毀踰禮嘉靖癸未既合葬復之官預修 武宗實錄充經筵展書官乙酉實錄成擢右春坊右贊善賜白金文綺丙戌進經筵講官正德庚辰同會試事己丑春復然尋主試武舉每精校閱不少自欺一時文武士彬彬入彀嘗以不能俯仰權貴幾擠外補賴受知 皇上得免庚寅秋南京國子祭酒缺會推章四上竟及公始允公條教平實範人以身而人樂信從法行自貴游子於資叙井

并無所吝有生遇盜緩期法當贖金將對子公聞惻然捐助吏議卒免贖先是有旨命國子監校刊二十一史未就公至躬率諸生警校竄補恒至達曙不數月欵梓上獻 聖心嘉悅每御支華殿指示元臣曰此祭酒林文俊所刊書也公嘗再疏乞休 上輒慰留有學行可取之褒壬辰改北祭... 軌範益嚴而廢墜修舉仍充經筵講官時被珍賜癸巳三月 上再幸國學釋奠先師禮畢命師備修坐講之禮公從容講說元首股肱明良之義溫厚和平天顏怡悅賜衣二襲甲午擢南京禮部侍郎七月會太廟災自劫求... 秋敘錄 卷之二十七 李... 山... 退輒荷溫旨乙未改吏部屬家宰缺公視篆百爾明慎題奏精詳雖老於吏事者莫過也公諳五行家數年前嘗對子自言運行至戊不吉丙申六月初借子遇西華門復以為言子每不然之公曰若見得破則百歲死與今日死同也乃月之二十九日太守甘泉翁蒞任時公左脇病疽力疾出陪不敢廢禮於案所尊子怪其面色晦甚問而知之力勸臥攝數日造內視之迎笑曰前言驗矣吾即死矣吾以布衣至此何恨哉子心知不可治而公已安於命亟送醫藥皆不受也越七月十二日卒痛哉享年僅五十計聞 上

加軫惜國典大臣非三載考滿不得蔭子不全給葬祭而謚贈又往往出自特恩公之為侍郎也未及三載所司以請 上重念其講讀效勞有年特許蔭一子加贈南京禮部尚書賜祭葬兼錫之謚於是太常議謚曰良曰恪而 御筆特改曰文修蓋近代文臣所未有之異數也其始終荷知 聖明如此可謂難矣

秋敘錄 卷之二十七 李... 山...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定山莊公景墓誌

銘

湛若水

先生諱景字孔陽號木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建亭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臥林遂號臥林居士遷定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風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郇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父諱誦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於

正統丁巳為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廩膳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白沙陳先生一峰羅先生其尤者也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啓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二親丙申服闋不起復超然肥遁有示門人徐光岳無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錠理其敝廬卻之曰受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本南

定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本南

定山

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於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所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

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瞶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先生恬退自守極養有素乞起用 聖

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請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瑄侍郎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此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果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實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崖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屬賢矣李但唯唯子會謂西涯初歸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玉巴山弘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為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

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路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矣江西張公東白元韻書曰獲親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惜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問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思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有言亦為魯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

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
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
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
清路而又悞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
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
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
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
必知今法不俱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
委知自委必不惟清路之忍使清溪而不忍則自八
月並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回榜之義全天
下之望必有以慮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
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
昔者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稱曰直道而事人
令尹子文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寧武子邦無道
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
哉十二年己未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終於正寢十
二月二十日葬定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胡君昉
請祀于鄉祠子男五日會曰全曰介曰全曰介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少谷鄭公繼之墓
碑 林 武

鄭子少谷繼之氏諱善夫世居南湖岡大鄉聚代多
顯者皆其族產獨鄭子結菴就賢助誦今學賢者殊
振絕也嘗誦曰墜道非時也萎儒與世靡視古太峻
脆志以降其趨吾固疾學之不變果懇學十年反之
古孝廟乙丑歲年二十一第進士正德改元累修蘇
松常鎮實錄成隨繼居內外限積六年起銓戶部主
事出理潯市關議閣不敗名商人利之備其能盛於
也 武皇初赫炳中官鄭子善卦時嘆曰大丈夫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九

龍皇於世退見無軌枉我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
堂於金麓峰作遲清亭俟天下之清交與鮮絕巖居
六載正德十三年有司勸駕起奪其疾改禮部祠祭
清吏司主事十四年轉本司署員外郎三載考績推
恩父母如其官居禮部握蘭遠禮宗伯咸贊其文能
秩相也是年三月 武皇將南狩齋謀諸寮采曰駕
未發諫之可絕否吾股肱何勸吏兵刑諸曹郎中黃
筆等若于人同伏跪於闕門疏惻切指斥雙臣江彬
及中官輩濁亂天下怒犯之 武皇杖之闕下死者
貶者落籍于民者有差既南狩鄭子切告未得明年

錢至京師之館焉談畫時事曰天子何可爲計哉古
云曙戒勿怠後稷逢殃吾胡可弗歸遂過浙山人孫
一元太初死走道場山中哭之孰治喪事畢游越山
水至逾八月旋闔居湖上一多病必滿時月間已必
往佳山水游或憫其羸告之癖曰吾少谷靜中不留
求佳突吾思耳益誇嚴云江南北山水畢受吾杖履
之嘉靖改元以都御史周季風御史汪瑯薦起爲南
京刑部郎中尋轉吏部驗封司至建健春武夷游值
風雪庠理弗密以病病且依依不休其游至弗支強
與病歸歸二日不寐及歸已瀕留人意所豐載鄭子
云請諸君勞苦少休少谷可以存神明晚與訣力于
書使高激傳汝舟二子曰修身俟死吾今更復吳越
詩文妻子付託高傳二弟經理其寄延平遺書皆如
云乃啟手足以游歲癸未臘晦前二日周身與棺激
與汝舟治也后發笥皆囊囊鄉人始駭發鄭子之貧
士知賢鄭子能有道其官嗟夫財利者世不學皆能
旨嗜之俗殉瘠厚間然曰居官必多得財故有道者
雖親且惑况鄉人夫旃旃仁義何以破愚利固善昏
世禽鹿視肉如鄭子者能居道也夫觀鄭子婚嫁七
弟妹貨業皆其推與傭者贈之田令以完養歸葬世

屬二十二二人其治身嚴厚冲澹高潔求象其道於家
國誰肯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
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道可要諸遠矣寡交多親忠
信則交慶其言吉乎鄭子蹈言今徵見之實完固以
沛舉衆固稱少谷先生云計傳至者咸哀涕蓋惻賢
者弗長世沒時年三十九益可哀夫葬事纖悉皆福
州太守汪文盛少守陳綱二先生功德也二先生鄭
子至友孤鳴梧少保孤恤亡鄭子知德於南賓制見
友道叔世可興起矣墓在懷安西郊外梅亭山山旁
諸達汪先生念口碑可世垂以章顯賢者云還前室
安入袁氏合縫遺言有二子求不累其托鄭子生成
化已巳十一月二十日也論曰鄭子博學而能反之
者也吾觀少谷子道論子通經世要談悠哉言乎大
旨鬱然可觀其槩之正而已探其要本忠信成節則
非繡言觀交際編及余居京師與游者盡海內名氏
其志念深常有以自下故皆以道相膠漆孔子云斯
焉取斯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信
夫短長名位君子何可論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戶部一

尚書

趙勉

王鈍

郭資

郭敦

金濂

張鳳

沈國

張序

楊鼎

殷謙

劉昭

葉洪

秦紘

郁新

夏原吉

古朴

李昶

王佐

李敏

年富

馬昂

翁世資

李衍

李敏

侶銓

錢唐徐象梅

錢唐徐象梅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全校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八

戶部一

戶部尚書趙勉傳

廖道南

趙勉夷陵人初為國子生與錢塘沈潛山東侯庸吉安張衡同登洪武乙丑進士勉歷事工部審刑司左詳議十九年試大理寺左寺丞擢大理卿二十一年陞刑部右侍郎是年五月戊寅上諭勉及茹瑞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取之倉庾今將民間歲租給與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為朕議之著為令二十二年二月癸卯拜戶部尚

書錫之 誥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儲

藏金帛以待軍國之需故必設官以司之是故天

子富有四海所以履滿盈示儆戒也苟使奸臣在側

不同民之艱苦動以悅君則事墜矣若賢臣必欲

我君當敷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毋使妄費謹

其出納民無橫斂國有常經大道彰君德美矣

朕于是職必惟其人今特命爾勉為戶部尚書於

平量入為出毋擾于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二十

二年五月壬子上諭勉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

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雖歲或不登

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 朕屢敕有司課農桑
儲蓄未備一遇水旱民既饑困茲欲置倉廩于中原
歲豐則給價糴穀凶則賑貧煦孤庶使民得足食野
無餓殍爾其行之二十四年正月戊申勉奏都督張
銓已封永定侯宜給其祿賜松江官田從之二十五
年閏十二月坐贓法當死到三吾以勉為督自陳其
罪併視其爵

史南曰臣讀國史始知勉受 高皇之知觀其 詔
諭諸篇恹恹以郵民節財為意視文景免租軫剛郡
國者何怨復也乃勉亦不克終豈君臣相遇自古為
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八

尚書郁公新神道碑

解縉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
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
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
以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
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
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
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
棊枰中資貌環偉音吐洪暢成儀整齊知心異之上
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王事支掌內帑賜予內直
所與文淵閣相連也會嘗與之議論練達經歷久相
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歲
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奏事廷中 玉音顧問天
下地理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審
慮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為難而願謙退每事
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
不以為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為瑣屑
授資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益公平
生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志喜交游

不為冷熱變親戚有急患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
密而不傷於繁雖國家能曲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
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 上
賜棺斂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

家徵錄

卷之二十八

四

王

戶部尚書王公純傳

朱睦㮮

王純字士魯太康人也至正間舉進士授衙氏縣尹
元亡隱居教授河津洪武六年徵至京師奏對稱旨
除禮部主事遷吏部總部郎中出為福建左叅議轉
右叅政麓川回遷浙江左布政使期月以母喪去詔
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襄事後勉起就任
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純懇請終制不許
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當是時 太祖宵旰圖治
藩憲重臣能勝任而久於其職者惟純與雲南布政
使張統 太祖嘗稱於朝以勸庶僚革除間召統為
東部尚書召純為戶部尚書又明年靖難兵至純潛
出城欲亡為邏卒所執 文皇即位召統與純諭曰
卿二人久事 先皇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
言之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已而統自經於部之
後堂純承制巡視北畿山東事竣乞骸骨 上命以
布政致仕純既歸鬱鬱不樂遂卒所著有野莊集六
卷刻於家

家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

王

夏忠靖公原吉傳

丘濬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國初為湘陰教諭始家焉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太學選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為尚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算生罪甘萬死上意解宥之惟速諸書算生于獄劉計不行復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六

以公專部事為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 進見公跪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公初為部屬已為 上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敕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既而上命會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

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共事官屬濱河

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贛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牀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七

民為便 上從之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眾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市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貨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直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建文廢弛之後靖

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命公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公即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厭錄 卷之二十八 八 曼山館

甲定也七年春二月 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庶事修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命輔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于郊以知兵事公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并賜誥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太祖實錄建文時修多失其實永

樂初再修亦倉卒未備命史臣重修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姚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 車駕巡北京十六年修天下郡志命公提調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勅召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既啓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具傳 上旨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業者蠲所負詔行之十九年夏三 獻錄 卷之七十八 九 曼山館

廢災公上疏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羣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官因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公與尙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對曰僅及將士之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公

往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還
賓聞懼自殺公至命頌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
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 車駕
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於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公官公以
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
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
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賜賜禮遣官護
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
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公右即進公少保仍
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
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
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
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公等
至展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
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
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文曰正
直蓋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二區一在南
京一在北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開顧命時 宣
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遣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

歐陽修

卷之二十六

十

七山始

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佐
裏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蹇少師
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
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舊輔倚毗
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
公為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為 列聖所委者故指以
為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臣不才致
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
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揚文敏
歐陽修 卷之二十六 十 七山始
公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勝
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
甲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
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 上而詈公
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入
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勳
非勳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勅

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
 輔風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
 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
 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
 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
 眷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褒
 公德量云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于中府明日
 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
 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
 有八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吳山館

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管葬遣禮部尚書胡
 淡論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官其子瑄為
 尚書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
 往祭弔衛卒京民亦為流涕公性至孝少失怙母太
 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
 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友
 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
 弟又醉邪雷二傳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平生與
 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少時曾受知于邑教史

九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其乏與人交忘勢
 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僦屋以居公得賜第即
 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鬻以為贖谷庶人困于鄉
 郡有逆謀為蜀王所發 上疑郡人有預者公請以
 百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樂安州為同事者所
 譖公力為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城妖黨解袁忠
 微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所謂陰德大量者公
 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有所觸犯虧損置
 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
 奉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
 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
 為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
 於閭閻敘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為後
 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
 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
 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竦稱然蹇以政事
 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 國以來三大
 纂修皆公為監修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于世云論
 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
 繼世者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修矣然非得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吳山館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四二二

夫股肱心膂之臣以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永哉公初入仕時卽爲太祖皇帝所知迨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乎天下之要顯顯焉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焉財用旣足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足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于學術優于才能者其能然乎况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愧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又夏原吉傳錄

王 恭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齋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

歐陽修

卷之二十六

十四

史山錄

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泉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隄浦溶溝洫治橋梁填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公登車卽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益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

歐陽修

卷之二十六

十五

史山錄

事舉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晨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翊日 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

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
 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
 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
 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科道皆白
 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咩
 言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
 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
 而有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使公對以賞費于
 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陞首功餘皆班費西
 歐 卷之二十八 其 雙山

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蕃化而來宜示
 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
 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
 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
 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彌獲
 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
 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 朝
 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 上疑長沙有
 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他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
 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困

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
 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
 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
 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
 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公回至則方起版理諸錦衣
 促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之不以累
 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
 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
 命中使覘之因問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
 公口風兩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
 歐 卷之二十八 十七 雙山

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
 訃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太
 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實天矣公伏地哭不
 能起 上命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
 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
 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 上
 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負省
 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金寶香料各處開辦
 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座前或
 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

麥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
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也交趾請降 廷議疑其詐也更欲
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燧伏于身未潰則憂不
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
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
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歐陽修 卷之七十八 宋 史山館

贈湯陽伯諡忠襄郭公資神道碑

楊 榮

公諱資字存性姓郭氏河南武安人公生而穎敏志
氣超羣兒弱冠入邑庠從師受春秋有所造就洪武
辛酉入太學甲子領應天府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對
策 大廷賜同進士出身初擢戶部試主事丁外艱
服闋實授本部主事更無容奸聲譽頓起陞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無何尚書郁新以才薦之授前北平布
政司左參議蒞事之初即以本司弊政為言 太祖
高帝嘉其忠直陞本司右參政公悉心殫慮贊佐有
方不數月陞左布政使精勤詳慎紀綱大振營
跡良善獲安時 太宗皇帝在藩邸尤愛重之公有
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操輯兵民供
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 太
宗皇帝即位論功召陞戶部尚書賜白金文綺楮幣
視諸伯未閱月以北平重地命乘傳掌布政司事未
幾詔建北京設行部拜公行部尚書公以北地軍民
初安生業始遂而官司所費冗濫當撙節以恤下乃
惓惓以法弊舉廢為務或有不悅而謗公者 太宗
聞之降熱慰諭益以心腹任之滿考賜宴內廷頒救

獎諭錫以誥命贈公祖若考皆資政大夫北京行部尚書祖母及母皆夫人歲辛丑 太宗皇帝都北京華行部調公戶部職務叢勝公勤以率下事有條序仁宗皇帝嗣位念公舊德以尚書兼太子賓客已而復念公抱疾艱於步履不忍煩以政事特陞太子太師伴致仕歸鄉既加賜養又令戶部給公半俸蠲其稅糧差徭特賜圖書慰勞甚至公歸杜門教子孫讀書屏絕外累 皇上嗣登大寶春求老成念公祇事列聖勞績居多詔起復掌戶部事免其起朝陽鈔二萬貫公愈感激効忠雖那寒盛暑必坐公署視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五山

督廢條屬齊莫不敬憚焉滿考賜宴于禮部獎以勅書譬公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待隆厚如此宣德癸丑十一月疾劇屢言蒙被朝廷重任無以效報為愧切切訓諸子及孫當感恩思報不及家事十一月癸丑卒 上深悼惜為公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勅工部製棺營喪葬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諡忠襄官其子佑為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公生元至正辛丑十一月己巳享年七十有三公廉介勤慎剛果有為自始仕至老視國事如家事凡所施為毅然自任不畏強禦雖怨有弗避害有弗辭與

人辯論嚴厲之氣見於詞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蠹物之心卒之日家無餘貲誠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五

五山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素軒古公朴神道碑

楊士奇

宣德三年二月十八日戶部尚書古公卒訃聞 上

命進士康琰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既

畢其子本奉禮部尚書蔚公所述事狀走北京介少

保夏公求書神道之碑余與古公同朝三十年知公

有廉靜之操諾而不辭公諱朴字文質號素軒古公

世家河南陳州諱義甫娶王生諱安道娶程公之大

父母父母也以公貴公之大父皆贈資善大夫戶部

尚書大母母皆贈夫人公洪武中舉鄉貢為太學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五 曼山

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服闋隸五軍所

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皇帝嘉之

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仕郎迎母就養京師居無幾

母沒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司馬部主事陞武選

員外郎授奉議大夫遂陞兵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皇帝正大統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裝

衣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皇帝監國嘗奉命權禮

部及詹事府洪熙中改通政使是歲陞戶部尚書授

資善大夫賜誥命追贈二代遂謁告歸省墓賜鈔襲

衣公事親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官臨事早作夜

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者謹守祖宗成

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損益

就中終不為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於

江西有愛民之心竣事特被賜資戶部主事劉良素

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公

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

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繫 太宗皇帝

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

仁宗皇帝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

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職敗服公之明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五 曼山

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人冰菓之操確乎不羈平

素不事生產華靡勝球之玩纖毫不畜公選清坐十

室書冊自娛嘗病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

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誥辭有端厚

簡靜操行清潔之衷蓋見知於上者深矣卒之日無

餘累之積以遺子孫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棠邑郭公敦基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棠邑郭公卒訃聞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葬且營葬事公諱敦字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自棠邑祖諱忠妣石氏考諱政寬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幼從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講習已卓卓出倫華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擢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衡州知府下車咨民隱蠲弊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勸其民振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沉之公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皆葬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沐致禱雨立降霑足蝗入境為災公自為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謹諱若狂公禁止之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僚有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

宇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舍內蠶箔嘗有叢絲類織成蟬帶修廣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應在衡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無幾調陝西以公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襲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戶部左侍郎兼府部尚書命鎮陝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一毫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為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至隆寒暑暑不懈聞門之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撫卹不徐不亟吏畏民懷冰蘖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貨豈非篤行君子者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泰山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李公昶墓誌

楊榮

公諱昶字文燁姓李氏世居隴西之涇陽曾大父諱榮大父諱通父諱成皆積德行善樂義好施為邑里所推重洪熙初以公貴得推恩贈其祖與父皆為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右侍郎祖母韓氏母李氏繼母孫氏皆淑人公自少敦厚穎敏刻志問學事親孝事長敬處夫婦昆弟族黨姻戚之間恩義藹然及為邑庠生益自修飾為師友所稱洪武丙子由鄉薦入太學司成論秀擢左軍都事有能聲尋陞戶部郎中續用茂著永樂初肇建北京增置行部而難其人天寶以公薦聞特陞行部右侍郎北京當靖難之後民甚凋弊而行部初置政務糾紛公惟夙夜敬勤盡心協贊凡所施設各適其宜歲丁酉北京營建材用所需行部最為繁劇公則不遑寧處協心經畫事無廢缺壬寅春轉戶部贊佐彌至國之儲蓄民之貢輸以至賦稅之損增金帛之出納或四方之旱澇災傷年穀之所收豐歉公皆調度有方規畫有法及扈從北征董運糧餉道經數千里士馬足用而無匱乏之虞公之力又居多焉宣德五年冬公以老成為 皇上眷

念特降勅陞公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賜以寶帶且命專督收支京都及通州諸處倉糧方有條緒而大故及之嗚呼惜哉

歐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

山館

金榮襄公濂傳

戶書

蕭 鉉

公諱濂字宗瀚姓金氏淮之山陽人其先北平人也
 曾祖諱誠 國初自宛平徙淮安之新城占籍焉祖
 諱德考諱銘皆不仕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太
 子太保兼戶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賦性警敏
 器遠自少勤問學經傳子史在壺成誦補邑庠弟子
 員永樂戊戌以書經第進士拜湖廣道監察御史凜
 然持風裁宣德初巡歷廣東江西所至有弊既還浙
 江豪徒史慶其亡命有司索之不待肯彼累詔公往
 捕獲之以父憂去官尋起為陝西按察副使方是時
 虜酋朵兒只怕擾邊遂勅公巡撫兼督甘綏各郡糧
 餉規畫有方兵食給足以功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分
 鎮寧夏久之陞副都御史虜既款附邊境又安公暇
 日輒詣學命諸生講論經史將校環聽之雖寒暑不
 廢西人翕然頌公以理不獨邊務修而已且志教化
 也未幾 召還陞刑部尚書在職悉心庶獄姦慝無
 所貸而欽恤一念不忘正統戊辰閩寇鄧茂七作亂
 甚張 命偏師往勦之而以公理兵政時將校多不
 戢士公患之有犯者一繩以法授諸將以方略而躬
 撫輯其民俾各適有居賊境邊滌民用以寧遂全師

而還公之功為多以故隨兼太子賓客尋進太子太
 保兼戶部尚書景泰初邊務方殷供餉匱乏公日夜
 經畫以濟一時之急有所見輒言於 上汲汲以足
 國為已任疵訕紛騰毅然弗顧也聞四方水旱憂形
 於色講求荒政奏遣使賑卹皆辭師保之俸 詔優
 答之謂其於軍國之事多所用心公益感激自效日
 忘其勞君子以謂公於是職無愧焉景泰五年二月
 二十日以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三公自入官以來
 歷事 五朝盛名偉績卓然一代重臣而尤為 今
 上所知計 聞嗟悼輟視朝一日命有司治葬事遣
 使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史山始

官諭祭追封沐陽伯諡榮襄

戶部尚書王佐傳

佐山東海豐縣人永樂中為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陞戶部右侍郎往陝西經理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端請改隸有司使官軍俱得俸糧天下稱便已而鎮守河南盜息民安未幾召回提督京倉久之命理部事進陞尚書為人敦實寬厚心地坦夷器宇洪偉望之知為大臣在任雖無赫赫名而政亦未嘗不舉也景泰初錄其死難贈少保官其子道為戶部主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王

山

戶部尚書張公鳳傳

張鳳益子母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鳳鄰人有降神者鳳往觀之無驗叩之曰卿在此及去神乃降衆驚異曰此子不凡矣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言授春秋即能問難永樂己丑王師失利益卒于陣鳳母還家母病侍湯藥不解帶及母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登宣德丁未進士授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為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付鳳理之一訊得其情列狀上聞獲免死者數百人大司寇魏源嘉其才特令總理合部章奏等委審錄在京罪囚卷益昔時陞本部右侍郎會在京草場出納多弊勅命建營不數月間宿弊盡革復調南京戶部侍郎通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儲不可不積宜每歲分米一百萬石遂為例往年南京收支糧草事委憲臣提督至是勅兼督益以出納嚴謹故也時人以其執法呼為板張歷陞本部尚書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景泰壬申召為戶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前大司徒深以為憂至則處之裕如國用不勞而足天順初仍改南京戶部以疾卒嘗渡江偶一舟覆于急流中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李文達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王

山

稱其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一真謂一代名臣云

欽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

戶部尚書李敏傳

戶部尚書李敏直隸新安縣人由舉人任鳳陽府同知正統初以大臣薦陞汝寧府知府精勤政務吏民畏服尋陞應天府尹能聲益著任滿郡民保留之者千數百人 上命敏復任陞二品俸景泰初陞戶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總督糧儲未幾陞本部尚書仍理巡撫事天順元年致仕七年十二月卒遣官諡祭

欽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

戶部尚書沈固傳

戶部尚書沈固字仲威直隸丹陽縣人弱冠領鄉薦初授山東沂州同知時有建言州西寶山社產銀鑛者詔下有司核實固執奏請費多而得少恐勞民且致變事得中止民甚感之未幾以安養軍民事徵入為戶部員外郎尋進郎中擢山東左叅政督餉給軍進北洪熙間命以本官於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處書辦邊方兼用文臣始此正統初進戶部右侍郎已巳之變車駕北狩幸大同借守將出見奉命括官庫金帛以犒虜酋或以為不可固盡所有以獻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王

史山

戶部尚書年公富傳

戶部尚書年富字大有鳳陽懷遠縣人其先本嚴姓誤為年富領永樂丁酉鄉薦會試中乙榜為德平訓導九載赴京擢吏科給事中命掌刑科事糾正違失直氣凜然宣德乙卯吏部推富為光祿少卿奏留中不下適陝西缺右叅政乃以陞富富峻厲敢為眾推奉令總理邊儲富至邊遂斟酌遠近定其徵科鈎考收支防其出入由是宿弊頓革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適歲饑流民入境者數萬公肆創切富設法賑恤撫定之轉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阻斷極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王

史山

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富以西部多事用非其人
舉布政楊璠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黜布政使孫
純吏部尚書王翔言其侵已職請下干理富曰薦賢
為國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忝翔專恣疽發而卒時
天順八年四月年七十 上聞之震悼賜諡曰恭定
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富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為
治人不可撓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
大臣體然亦為人所窺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
過州郡奏災傷欲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
可准富必反其所言而從遂之多中其姦計至是卒
歸者深惜之而各翔之專復云

續修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六

史部

戶部尚書張睿傳

張睿字志通河南鄆陵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吏科
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未幾拜戶部右侍郎提督內外
倉場糧草正統己巳達賊犯京師奉勅般運通州城
外糧草入城如未盡而賊至聽悉焚之既而聲息愈
急眾即欲舉火睿厲聲叱之曰第悉力般入賊至焚
之未晚以是糧草獲全景泰庚午丁內艱命奔喪復
任轉本部左侍郎仍理前事天順中陞本部尚書
任七載引年致仕成化七年五月卒賜祭命有司營
葬睿為人質直不事表襮雖無大建明然亦謹慎自
持以守其職云

續修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七

史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少

保諡恭襄馬公昂墓誌 劉 珮

公諱昂字景高姓馬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後移籍河
南之滄州大父諱才興考諱欽俱以公貴累贈資善
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楊妣秦贈夫人公永樂
癸卯鄉試中試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
以儀容俊偉聲音宏亮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
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
關兵備及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所至有聲癸亥
行在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
錮路捕乃陞公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參贊
肅軍務時參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公至劾其罪議
戍遠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
肆鈔掠至強劫總兵進貢馬駝公受命帥將士討之
蓋得主名暴示及擒其偽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
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北虜寇甘州公令人
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
伺虜聞遁去西邊方倚公而以乞疾忤旨乃命致仕
景泰庚午也甲戌兩廣夷寇擾攘 朝廷召王忠肅
公還為吏部尚書起公代忠肅總督兩廣軍務兼巡

撫便益行事公乃大布 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并

土官兵民勦其為暴害者生致其偽將軍周鐵盛

馬蹄等獻闕下 上遣行人勞以綵幣寶鈔陞右都

御史丙子征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不

足公者造謫 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留命之山西巡

察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虜寇

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公仍總督刻日

出師是夕曾欽反公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

仍掌兵事自是 上能待特厚賞賚以金玉束帶纁

金麒麟服其銀幣玩器皆高禽鳥時鮮之賜歲無虛

日衣有號撤哈喇者雖勳戚有不可得者公與賜焉

屢召遊西苑南宮及扈從較獵南海子一時進退廷

臣亦必召公咨訪甲申 今上嗣位信任益篤調戶

部尚書尋奉勅同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

按籍點軍士既畢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

又籍軍帥之賢否而黜陟之慮後事之違變而禁約

之實出公之議云戊子公年七十時有災異請見力

求退避從之且賜勅以榮之陞辭復賜燕饌并寶鈔

若干既歸八年卒訃聞 上嗟悼贈少保諡恭襄遣

戶部尚書楊公鼎傳

黃佐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家貧父善祿命知其必大貴領鄉試首薦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當入北監聞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携一僮以自隨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之樂不足過也每亟稱其賢有郡守欲以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為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于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荷頓雖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曼山

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守且夕與之講解疊疊不倦已未鼎中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拜翰林院編修一時館閣鉅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既仕勵志功業略去詞華嘗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三邊人謂其迂及胡虜大舉詔鼎撫守近畿有經略功欲擢為副都御史力辭不就遂循資自侍講累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鼎娶時年已三十夫婦相敬如賓有子時暢官至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楊鼎再乞致仕詔曰朕以卿久練部事方隆委任但

累乞休致特允所請其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以副朕優老之意仍賜之勅曰卿發身賢科歷官翰苑纂修講讀勞效良多逮遷戶部殫心經理因賦通融厥績茂焉朕方圖任老成切于倚毗卿乃引年至再欲遂閒適茲特允所奏命給驛舟送卿還鄉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以備贍用夫優老敬賢者朕之心執禮養恬者卿之志功成身退者士之榮去國懷忠者臣之厚卿其篤念乎此優游田里化導鄉人使風俗歸淳治理臻盛則足以副朕眷遇至意卿豈不亦永終譽哉先是大臣致仕未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曼山

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鼎始人咸謂 朝廷優老敬賢之意良不為過云入南監時南京禁夜燈而國學尤嚴鼎潛具小罌窺之籠燈而誦為巡者所覺陳知其端慎貨之侍講兼春坊左中允以才堪經理題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恒自省焉由是蒞政綽然有聲時陳汝言用事鼎不附為汝言所譖賴 上知無過獲免轉左侍郎及進官尚書恒持正不回事有不可無論權貴難論 旨不從嘗立稅法鹽法經久不易

一第丁巳丁冊 賣多四庫全書 8 反正句

故戶部至今稱之為楷範焉後加太子少保致仕勅
賜月俸與夫恩禮特厚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
家法為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
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
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年七十六病卒卒之
日有雲覆庭隨即大風雷電交作移時雷止風息氣
絕訃聞 欽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莊敏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聖

長山

戶部尚書翁公世資墓銘

周洪謨

公諱世資字資輔號冰崖祖竹所父醉菴皆以公貴
贈至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醉菴仁化教諭陞國子助
教又陞翰林檢討公與兄世用隨侍講學學成公上
章願入為太學生詔特命之正統辛酉領鄉薦明年
舉進士乙丑授戶部主事戊辰世用亦舉進士父子
兄弟同入朝參時人榮之大司徒淮安金公嚴毅諸
屬無足當其意者獨深器公凡奏議必預商確暨進
郎中往勘南畿水災奏蠲糧米七十餘萬發粟賑貧
全活甚衆陞工部侍郎多所建明庚辰歲歉蘇松歲
造絢幣通負甚多公奏乞免忤 旨貶為衡州知州
甲申陞江西左布政使越二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適歲大侵野多餓殍公發廩及勸富民出
粟得四百萬石西三府賴以不流散德之如父母壬
辰遷戶部左侍郎戊戌拜本部尚書總督通州及京
師糧儲辛丑特命掌部事以力衰固求去卒于途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聖

長山

祭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涿鹿殷公謙墓

誌銘 張昇

公諱謙字文撝遜齋其號也涿州人考諱禮字宗敬鄉薦中乙榜掌教河南孟縣妣太夫人路氏感異夢而誕公幼即穎異隨考陞掌西安府教讀書績文日有造詣參政武城王公愛之以女女焉年踰弱冠正統戊午魁順天明年第進士拜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景泰壬申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癸酉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天順改元言事出知河南汝寧府時旱蝗作禱之隨息開社學以收俊秀藝蔬果以備凶荒士民感之以此內艱去服闋改知山西太原府府最劇而得人心不異汝寧給藥舉喪瘞骸叢塚生死皆賴之民苦狼暴捕之盡絕成化改元陞陝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糧會大軍西征榆林缺儲公督餉隨足益壯軍聲虜聞宵遁丙戌秋又罹外艱戊子復山西右叅政仍管糧庚寅陞右布政使壬辰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賑民選軍無不精當高築垣壘沿邊有備虜不敢犯癸巳春改巡撫宣府又築沿塞垣壘益加堅密極邊守贖軍寒給皮襖帽以煬之宣府大同例各自守公疏允二邊合勢互相教授甲午秋寇來熾

甚 上命將出師公先期分禦偏師於右衛遇寇與之交鋒斬寇首二獲馬畜器械無算軍至而寇已去全師還京戊戌夏五月陞戶部右侍郎己亥秋轉左辛丑春陞本部尚書總督京通等倉糧儲贈祖考俱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及妣俱夫人甲辰命掌部事仍總督冬十有一月加太子少保賜內驥紅幣各一幣有副丙午秋九月懇疏乞休詔曰可遂家居踰十有九載又進一品階弘治甲子以疾卒壽八十有八有司以聞 上軫耆德賜以祭葬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四三八

榮祿大夫戶部尚書隆慶李公衍神道碑

徐溥

公諱衍字文盛姓李氏其先山東歷城人永樂初有諱某者謫戍南丹後改編隆慶州民遂籍隆慶是為公之祖考考諱某皆以公貴贈戶部右侍郎公自少穎悟為州學生有聲場屋景泰壬申登進士第授兵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皆舉職成化二年升河南右參議徽所部課民種桑東戶若干株因以考長吏勸惰且令月條上其他改善則溫言慰之不善則訶謫不少貨由是州縣之吏罔不知懲勸四年丁母夫

懷德錄

卷之二十八

四七

泰山

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刻刮宿弊理冤獄黜賊吏定九等差役法時黃河水溢城不浸者三版公視東南角低下乃分命守土之官日夜疏濬始免決囓患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尋奉勅巡視山海邊關整飭兵備置牀子弩一萬五千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步者各數十萬削山坡成峭壁東西數百里歸而以圖進 上賜鈔四千貫二十年轉左侍郎權尚書事時河南山東北直隸連歲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類索銀就糴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實無絀石賣者而武吏催督道路旁

懷德錄

卷之二十八

四七

泰山

事則不應弘治五年以建立 皇太子恩進一品階
七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續修錄 卷之二十人 吳 曼山

戶部尚書劉昭傳

劉昭字克明陝西邠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兵科給
事中天順元年陞通政司右叅議五年丁父憂去任
特命奪情起之七年陞左通政成化九年陞工部右
侍郎十五年陞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三年
改戶部尚書尋落太子少保致仕弘治三年十一月
卒訃問賜祭葬昭美姿儀善談論通政務敷奏甚稱
英廟意嘗值端午節 駕幸廣寒殿大臣俱從
上則劉叅議安在左右以昭秩五品不得與對命特
以一品服賜之其寵如此然其才幹亦有過人者故
所至皆有能官之譽在工部最久所言動中事幾故
往往見聽陰有節省之益其致仕落職蓋為時要家
言官所論以其子錦衣千戶綺之事及之云

續修錄 卷之二十人 昭 曼山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靖李公

敏傳

張良知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授湖廣道
監察御史天順丁丑貴州蠻賊哨聚命往撫捕之比
還出按畿內力革宿弊以運餉薊州者必由海口多
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抵薊州以避海道軍民便
之累陞浙江湖廣按察司山西四川布政使入為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大同兼理軍務先時虜
侯守墩軍下取水輒肆戕害敏至設伏擒之自是虜
不敢犯山東河南運邊糧者歲數萬石更涉險遠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黃山

倍費始得達敏計歲會外令易銀給將士以其餘市
戰馬治軍裝至今以為常成化年召為兵部右侍郎
以疾乞歸久之適河南大饑疏救荒數事封上因數
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未幾
改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府擢戶部尚書時天下頻
歲水旱所司往往乞免田租其章奏敏皆手自參決
大要以足國安民為急 上嗣位例行賞賚而邊境
更以儲峙缺乏為奏敏區畫有方用以不之嘗言鹽
課為國用所資比歲法壞宜簡命風憲大臣理之詔
如其議又止貴戚畿地之乞廩房之討因京師水災

而陳畿內官裝之濫豪勢之橫人所難言者公多建
白在戶部五年以疾上疏得休致歸至內黃疾革遂
卒贈太子少保諡恭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黃山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葉公洪傳

潘 墳

葉公洪字本清其先金華人宋宰相衡之後曾祖顯以詩鳴有樵雲歌集傳于世祖士廉洪武初成淮為淮安衛人公長身修髯見者知為偉器景泰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坐累景帝時有同姓名御史議加南城天順復辟其人已外補公誤承面鞠極慘內廷知其枉 帝悟逮其人誅之黜公知武陟縣改清江寶坻皆有惠政成化初用薦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南丹土官侵掠臨邑躬為撫定城柳城洛容以通流賊蓄水通粟以濟饑民賊據南寧奉勅督捕擒其首惡攻荔浦率兵勦平之詔賜綺帛俸一幼兒七歲後監軍者道遺一伴婦詢之即兒母也乃以配丁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領岷州兵備松潘賊久為邊患撫綏乃定又會兵勦洮州賊斬首甚衆擢河南按察使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屬門諸關歲屢歉發廩賑卹全活者眾垣曲流民嘯聚至數千督有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兼贊理軍務請設井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減加徵草數罷土兵戍邊之不便者 孝宗即祚召為戶部右侍郎轉左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曼山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為皇莊貴臣主之半不可解力排羣議卒歸于官哈密為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曰是自貽息也遂弗給中帑告乏議鈔錢清船料起存積及 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省侵擾其額外陳乞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間以疾告 上命醫診視遣中官禮問于家疾再作具疏乞休詔許給驛歸鄉卒年七十六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特贈為太子太保益異數云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曼山

戶部尚書侶鍾傳

戶部尚書侶鍾字大器兗州鄆城人成化丙戌進士
 授監察御史巡兩淮鹽按直隸徽州又按浙江皆力
 持憲典還掌諸道奏贖都御史馬文昇巡撫遼東為
 權閣汪直所中諷使劾之鍾不應遂被譖箠于朝用
 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右寺丞遷右少卿虜犯大
 同命鍾出撫畿甸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等六府兼督紫荆等關河間瀕海民地為勢豪所據
 鍾奪之還民陞刑部右侍郎以內艱歸道與漕運都
 督王信卒忤為所懇會當道者不說於鍾謫雲南曲
 靖軍民府知府弘治二年服闋改徽州府復召為大
 理寺左少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兼總督
 糧儲擇廉幹吏授以法使監其事民無流負運官交
 兌便之召為戶部左侍郎總督京儲改吏部進右都
 御史陞戶部尚書稽覈羨餘數年積銀四十餘萬兩
 慮國用不足疏汰內降官吏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
 餼又以天下存留糧歲用不足請郡王以下量為裁
 處又言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庫所蓄金帛不宜脩
 齊造像及充私賞城門中官不宜干預國課其辭甚
 切有成里奏乞兩淮長蘆官鹽風雨消折之數鍾執

鍾傳

本志

史山館

無之會歲報籍至有私錄以進者鍾由是得罪內不
 自安因再疏請老不許既而疾甚會東廠發其子瑞
 受金事復請老乃許令給驛歸十八年武宗即位詔
 進榮祿大夫正德六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

鍾傳

本志

史山館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襄毅秦公

紘傳 表 表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南道御史以事劾中官撫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有惠政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屢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府旌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篋 純皇帝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奏 上親閱其篋嘉歎良久曰紘貧一至是邪詔釋紘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汪直以事至他巡撫率屬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素重紘不較也而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請禁治之直還京 上問諸省撫臣孰賢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已 上釋之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而不法紘論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覈其爵景挾戚晚干內降其減其贓且撫他事誣紘亦被逮赴獄坐免惠諫交章申赦吏部尚書王恕極言紘可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繼為都御史風采益峻劾罷御史姜紘輩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平生剛毅廉

介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表表曰秦公挺挺守正不撓能使汪直稱其賢此非誠服其心爾耶

廉後錄 卷之二十八

廉後錄 卷之二十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戶部二

尚書

韓文

顧佐

劉瓊

孫交

石玠

楊潭

侯觀

郭宗仁

李瓚

鄒文盛

梁材

李廷相

王杲

王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目錄

李如圭

張洞

方純

黃應春

耿定向

楊俊民

金陵黃應春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 徐象榘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

戶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太傅

忠定韓公文基志銘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

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 上若曰是為先朝耆舊

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

定賜諡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為營

葬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號質菴舉成化丙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右參議轉左

參議權山東左參政弘治間擢雲南左布政使尋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償運軍務改巡撫河

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

部尚書兼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賊璫

侍從龍舊恩竊持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

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頌言其非公倡於諸公卿科

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朝社乃合辭抗章暴其罪狀

請置之法以安人心 武皇始而覺悟既乃為羣臣

所感置之弗問理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致致仕

又矯令落職閑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
 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
 祿大夫勳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六人且
 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一孫為光祿寺署
 丞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
 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
 裔也七世祖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焉
 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李氏妣吉氏贈一
 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
 公與爾父因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
 薦登進士其為給事持節詣韓藩行冊封禮贈遺一
 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起邊釁及薦
 起前吏部尚書曹南李公兵部尚書河湟王公辭涉
 近幸 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
 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為都給事中為忌者所沮竟
 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為叅議提督武當山
 兼撫流民敬神恤民一剴宿弊禁鎮守中貴侵漁節
 省浮費以其羨餘易穀萬餘石備賑分守襄南平稅
 理寬勘處夷情聲望日著參議以右轉左蓋昔所無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工

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冤疏滯尤多為湖廣巡
 撫會征貴苗接濟軍儲底於成功被勅獎諭武昌諸
 郡歲荒上疏蠲稅停租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飢民
 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
 種無出公令官措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
 有不律者按而治之羣屬凜凜其為戶侍佐尚書太
 原周公清冗食革蠶絲比遷吏侍署部察久之未資
 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
 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米價騰踊死者相枕籍公
 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
 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日夕安能思慮
 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
 不病糴往者留都事惟內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
 上下稱便焉 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
 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
 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 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
 十年積弊大蠲滌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
 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貨賤
 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連
 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內帑錢物裁抑戚畹中貴占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

奉和買民田及舉正高占引鹽乞停級造皆事干權
伴怨讎叢集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命
侍經廷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徽幸
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人言官
交薦公又為忌者所沮益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稱
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為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
皆勅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拮擗部曹遺失簿籍舊
事振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
劉公在囚國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
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績以他事數次
錄後錄 卷之十九
罰粟二千餘石自是棄產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
以為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并士聰士奇俱得
致仕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于
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論大明而公
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覽書誥命
先後疊降所以早崇褒勳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
其風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界之上壽
遽爾考終足惜也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屬籍之辰
烈風四起天宇晦冥者如市皆哭泣哀中外紛紛
聞計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卷二九

之惟恐惡聲入其耳者有質卷奏議籍田錄若干卷
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人蚤卒獨居三十年恒金
精檢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年八十有六
康陵初即位青官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
兎舞唱角履廢為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
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
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疾爭
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事易耳公
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
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
錄後錄 卷之十九
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臞皆言太監
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
偽淫蕩 上心擊球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伎錯
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褻嫁無復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
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
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壟惑 君上以便行已私
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豎粉何補
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

四四七

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 先帝臨崩頌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系聖德乎今
 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
 非細伏願奮剛斷割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
 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
 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理等大懼初
 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理等皆已相對泣會諸大
 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
 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整曰
 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

諸大臣既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
 情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
 禮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
 禮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頌觸地曰
 上恩奴儕且噬啜狗 上色動理等益復伏地痛哭
 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殿諱無忌者司
 禮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禮人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
 益專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擢為文淵閣
 直學士詔獄欲殺公會有技匿名書者三千石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簡菴顧公佐
 神道碑 王 鏊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徒
 中遂為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
 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
 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
 都指揮牛循督估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
 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治其罪議者謂公
 有守矣出知河間府畿甸也貴戚莊田基時境內闕
 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橫暴先是定徭役悉委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七

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弊當孔道老奸宿弊
 中公會校出入據籍侵晦定為程式其弊遂絕
 補進秀參之語政聲流聞建四川按察司副使
 建昌兵備越雋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愆心力
 補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拜大理少卿尋遷左
 會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鳳門諸閩改南京都察院
 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陝西三
 邊告飢 孝宗命公兼會都御史往蒞之召至御榻
 前詢閭閻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顧
 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儲

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
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取
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為諛詞詔貌公自若也瑾
請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
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撝撫百方無所得會部有
故冊遺弗得瑾欲以為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
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既再上得
允即行瑾令選人日誦其過無得意未嘗時命官接
三邊儲備有紅腐則以為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
詔罰輸米八百石於邊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
有旨准行又以為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
以為公罪罰輸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
稱貸益之人皆寃之公無愠色正德丙子十一月卒
于家春秋七十有四逆瑾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計間
詔賜太子太保有司造葬遣官諭祭如故事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八

韓文公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近山劉公璣墓誌

許宗魯

近山先生者姓劉氏諱璣字用齊別號近山陝西咸
寧人也高祖清甫曾祖敏中祖懋父鑑母李生先生
為兒時游鄉塾即端重不嬉戲鄉塾胡先生異之曰
是兒骨相不凡後當名世戴恭簡公來督學課試先
生見其文特器之乃以補諸生成化庚子舉鄉試第
二人明年辛丑登進士壬寅授山西曲沃縣知縣人
方患其年少不習事先生至縣砥礪苦節收行古道
期年邑人向化曲沃產粟先生視事多以粟贖罪遂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九
諸叢數萬計後歲大侵賑粟不繼即繼以粟民賴不
飢民有共貲而招利者訟于邑先生曰汝聞管鮑分
金事乎訟者慚乃委金願輸官先生為平遣之其專
務德化不尚法令類如此他若疏夢泉均景水寬刑
罰平差遺廣儲蓄恤筭徇諸善政咸載去思碑是時
曲沃治行為天下最部使者上之弘治壬子召赴吏
部太宰王端毅公重其治行欲授御史先生辭不受
王公復欲以為吏部屬先生曰辭御史受吏部是優
妻以便私也王公義之為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未幾
督餉大同道過曲沃人間先生來扶老携幼迎謁道

左留邑數日立生祠祀之戊午 敬皇帝詔大臣舉

所知能守郡者於是左司徒許襄毅公疏薦先生陞

江西瑞州府知府瑞故曠郡無城郭依山聚居民狂

悍善劫郡人苦之先生視郡首著勸諭文繪善惡圖

標揭境內賊黨稍稍解散一日周黨狂悖先生率兵

撫禦賊奄至擁先生歸其寨既至乃召其魁諭以禍

福賊乃羅拜堂下已乃治具享先生尊食酣飲夜就

寢坦腹睡胸胸賊眾環聽相語曰劉公大人也我輩

不復敢為惡矣居三日乃還郡境內寧謐乃遂興學

正俗表節崇讓均賦薄稅節用省刑期年瑞乃大治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

辛酉朝覲量移九江府瑞民思其惠愛立三太守祠

先生居其一至九江僅幾月丁母李夫人憂歸是時

虎谷王公督學陝西倡明道學敦延先生居正學書

院講論性理三秦學士翁然宗之甲子復除湖廣衡

州府知府衡薦饒適疫作先生下車禱神修祀施藥

賑食孜孜若不及民賴以存時過石鼓書院為諸生

談說經史及性理諸書衡士喜曰我輩今日復從未

張游矣正德丁卯雍王薨於衡 朝廷遣太監黃某

護喪還京師時太監劉瑾用事閩人怙勢掠賄侮人

至衡見先生首以禍言恐動繼即大需供億尤以玩

事視先生時時戒曰王樞某日行舟及楫師擾美諸

所供給其宿具且無煩民否則罪不貸先生唯唯至

期舟備篙師良挽夫健且溢其數人各負米鹽槁魚

備需於湘滸吏人唱名執役無煩呼促黃異之以問

役人對曰府官開貴人來業已先三月儲之矣黃某

曰咄咄好官幹事愛民乃若此耶遂戒命僕從母需

索有司黃至京覲劉瑾問以所過地方事黃首以先

生治衡善政對時瑾用人多以賄遷臺諫以為言既

聞黃道先生善乃屬意用先生以憲羣議遂擢太僕

寺少卿先生去衡衡人德之樹棹檝表遺愛云明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

戊辰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先生力以驟遷詳不

報無何陞戶部左侍郎即又陞尚書先生辭益力疏

曰臣由知府轉少卿已為殊遷由少卿數月而陞卿

由卿而累遷尚書祖宗任官確有定式今若此是使

成憲由臣而毀 陛下縱眷臣其如祖宗之法何臣

或不敢就疏屢上不允乃赴部視事尋以例侍經筵

賜楮錢千貫尋又賜玉帶并御製諸詩十六幅貞觀

政要六部為尚書甫二年乃誥贈祖及父皆為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母任母李及配王皆二品夫人張

封二品夫人蓋殊恩也瑾方擢先生時意先生必德

已所爲必附已及先生素節自守不形言謝意稍懈
之然以先生人望所屬必欲引以自飾先生乃益疎
略自晦每朝退署部畢卽閉門縱飲酣臥不醒瑾欲
延問事情率醉不能起他日瑾勝氣詰之先生曰氣
弱非酒不能支且嗜睡不睡則病由是益疎遠矣瑾
性好紛更先生於部事遵舊不易瑾殊不說嘗力論
時宜變更先生曰祖宗立法盡美盡善行之萬世無
弊亦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瑾又怒一御史欲
加戕害先生適過瑾問其故瑾云云先生曰以足下
所云將以懲不法也今某所爲誠守法將以懲不法
獄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主 吳山作

野無腴田囊無羨金緼袍脫粟泊然一布衣也居新
二十餘年耕讀自樂與人接油油然惟恐有傷而中
操介削屹不可移雖不謝絕公府然卒無所干預故
人益敬重之晚年恬放自適多從鄉人飲飲輒盡量
醉爲歌詩皆發性情有淵明之遺意焉卒之日雷風
晦冥聞者慟悼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始終全德生榮
死哀者已於是巡撫都御史王公巡按御史毛君列
疏上請其略曰故戶部尚書劉璣賦性純樸與物無
競歷官中外多效勤勞家居二十餘年仕進全不萌
慮敝廬破屋不蔽風雨惡衣糲食僅免飢寒四方慕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主 吳山作

顧先罪守法者吾恐眩人耳目矣瑾爲改容謝之某
賴以不灰其他陰爲止畜釋助若此者衆先生不以
語人故人亦莫從知也是時瑾急賄自封巧宦者多
重輦通致先生從容語瑾曰飲食以養生過食則傷
生貨財亦然是故貨也者禍也古人戒積藏其畏禍
也瑾積憤先生不附已欲改南京禮部又欲援國初
例出爲布政使尋事敗不果瑾敗先生乃上疏自劾
曰臣與劉瑾實同鄉里誤被引用驟遷顯官今瑾事
敗臣罪當誅戮 皇帝雅知先生廉靜方直不爲瑾
用特准致仕乃庚午八月先生西歸旣歸里無華屋

其清修鄉邦稱其恂謹進退有益生處無憾 課下
禮部覆議相同遂得如例遣官論祭二壇有司管葬
許宗魯曰魯與近山先生居比隣事先生如諸父有
獨知之者一二事魯爲諸生時過先生所見座上一
儒生携畫工圖先生像貌問其故曰曲沃舊祠肖公
蓋壯年像今公老矣曲沃人思見公不可得願圖歸
以慰之頃年魯提學湖廣巡視及銜衛人知魯爲先
生鄉後學者老數十輩相率詣學臺問先生起居他
日造學聽諸生講誦諸生爲魯言往年督學僉事靜
齋陳公視學諸生進講太極圖意義微妙陳公詰之

開學 太守 極

諸生具以受說於先生對陳公驚曰此學不講久矣
 太守能然乃請先生坐堂上講太松園先生升座畢
 講殫述精微陳公率諸生拜曰是吾師也子是湘潭
 以南學者多從先生受理學云曾巡衛時向所樹道
 愛綽楔為近守建蔗樓撤去衛人思先生德惠布狀
 請復魯為施行未三月遂以完報比再至衛則見其
 煥然新美越於舊制矣嗟乎今之仕宦固有駕車而
 掃迹者矣何仁人之思獨永久邪某魯游京師假館
 興隆寺守寺門者陳老故先生隸也嘗過魯言先生
 為戶部尚未製緋袍冬月朝會公卿皆緋紵袍先生
 獨絳紗袍同列餽以緋紵先生義不受直至郊賜始
 製服日至部視事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盃耳
 時劉瑾行賄天下諸司當朝覲入京多齎重寶以賄
 當路嘗見其數帖獨無先生姓銜一日有人扣門餽
 玉珮帶適陳老當門怪問其始無是事何由至也餽
 者大驚踉蹌趨去曰我以為吏部劉宅是戶部劉宅
 邪又言當時諸公卿過瑾所率庭參先生過瑾特入
 內不庭參以禮自持不少屈瑾恐其持禮損已威
 重故特為內覲不知者謂為厚昵誤矣誤矣是時先
 生去位十餘年故隸能道其節義如此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吳山院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少保諡
 榮僖孫公文傳

廟 奏

公卿國之幹人士之表也德操風誼之所漸治國運
 世道因之盛衰不可以微細觀也璘仕弘治初猶及
 接見 英憲二朝諸先進至于今有遺慕焉戶部尚
 書九峰孫公其一也公名交初名蛟鄉試舉入太學
 丘文莊時為祭酒大見器重為更今名字志同其先
 本廬之合肥人五世祖銘方 高帝兵起兄弟六人
 迎於采石旋以功授湖廣安陸衛正千戶弟淮達皆
 百戶天下既定銘卒于虎及炳入見 高帝撫之曰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吾部曲兒也虎讓官炳調陝西西安右護衛自居安
 陸故今子孫為承天人虎生毅毅生盛盛生忠忠生
 公後公貴贈祖考皆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公舉
 成化辛丑進士初任南京兵部車駕主事器識已緒
 見尚書王端毅公轉吏部郎薦陞稽勳員外郎尋調
 文選樂與謀議甚合陞驗封郎中乞歸省遂丁父母
 憂起復補稽勳郎中調文選前後居吏部十四年留
 意善類多所援引飭躬勵行人莫敢干弘治辛酉遷
 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上遣經略黃花鎮諸邊隘
 賜金綺以行公親歷險要指畫方略增墻塹廣樹藝

俾虜騎不得馳突請罷邊衛柴炭折銀以蘇軍困銓
衛學教授以訓武官子弟併條陳邊務數事皆見嘉
納正德丙寅擢光祿寺卿時權倖橫濫公操節縮得
免大匱戊辰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時內外倉紛
置官豎漕卒大困公上疏極論得裁其半已巳改吏
部右侍郎逆瑾驟用陝人張綵爲尚書更張躁安人
無敢言公累引王端毅故事爲諷綵銜之謂公南京
吏部瑾等敗誅進南京吏部尚書辛未召爲戶部尚
書賜玉帶麟服及中禁書會錢寧等復幸與諸佞倖
姦請鹽引蠹撓邊計公拒止極爲憂勤時燕齊河洛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及三蜀之間大盜並起召諸邊勁兵入討劑量供饌
遠近無乏初 上用言者議改故妖僧繼曉永昌寺
基爲太平倉命公董治已而改賜倖臣朱德公上疏
言積貯天下大命是地毀民居數百家費官銀十餘
萬已傳聞四方昔田蚡外戚請考工隙地益宅漢武
尚怒不許德何人可輕畀此遂已雲南銀坑領于鎮
守太監毒民御史請屬有司公言滇南夷方大利所
與恐後遺患封之便諸沮抑權貴類此者衆諸豪因
誣 上令公與禮部尚書傅公珪皆致仕朝著駭愕
給事中李陽春御史原軒等與南臺諫並疏謂二臣

人望不宜聽其去不報居無何 今上繼統召爲戶
部尚書固辭不允乃起慨然以天下自任首論京通
倉增置內臣太冗蠹尅漕卒且以闡豎預邦計非祖
宗制乞一切剗革責成戶部 上裁其半着令勿增
次論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管蕃牧不宜臨筦輸
納芻豆宜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上林苑監本
以牧牲植蔬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百姓重困乞革
去內臣歸地于民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
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大禮既定希合之徒
上言請遷 獻皇帝陵公極論山陵事重我 太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七
初欲遷 仁祖於鍾山慮泄霧氣而止具載皇陵碑
今宜斷自宸衷凡紛更私議悉勿聽竟寢公前後居
戶部時值國用告急多方節裕尤慎于鹽法至若權
宜輸粟唯生員入監一途執不宥久壬午以三載考
績 上遣中使賜羊酒癸未疾遣醫視療命中使賜
珍膳既愈上疏乞休有曰臣恐不獲生還復如毛澄
矣時禮部尚書毛公澄乞骸道卒 上聞惻然允其
請手詔加太子太保令子編修元侍歸並給傳有司
時加存問月給食米歲給夫隸復賜寶鏤爲道里費
公謝辭不允戊子恩詔晉光祿大夫柱國 壬辰壽八

戶部尚書石公玠傳

石玠藁城人父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至山西按察使性耿介端方尤嚴義方之訓故玠與弟珣奉教惟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珣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縣知縣有惠政召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勅覈大同邊儲按甘肅復按陝西邊務興革悉中機宜監臨鄉試時號得人乙丑推綜三法司事左都御史浮梁戴珊素知玠事無巨細悉委之正德丙寅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政教人以修德行務經學為本歷本司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至是去父玉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八

按察公舊治僅二十年而吏民安其政如按察公時人以為世美常作瞻栢堂以志感辛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玠久歷邊陲習諳戎務凡將領而下量才任使皆得其宜間有違法者裁以大體不為深文小苛故人爭盡力邊境用寧未幾入為兵部右侍郎遼東諸夷不靖命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諭之玠宣布威德即相率歸服乙亥陞戶部尚書留心國計酌盈濟虛時武宗數北巡日有調集軍費不貲玠經營籌畫未嘗告匱會錢寧竊權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被讒奪休因疏乞骸賜勅乘傳還

鄉歸杜門却掃意緒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淵明樂天詩所著有東溟漫稿藏于家

玠由右都御史轉戶部尚書特守甚嚴苞直絕跡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言國賦匱竭不從乃以其半應命時權寵紛紛競干鹽課玠一切弗許衆咸怨之 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於 朝玠上疏論棟諸怨者因而構毀乃令自陳遂乞休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九

榮祿大夫戶部尚書張公楊公澤墓志

張文憲

公諱澤字宗淵別號紫泉姓楊氏保定新城人也六世祖懷忠元廷佑中進士官至開封尹生晉卿生士文士文生雲國初以孝義聞雲生玉功授錦水衛百戶玉生能寔惟公考祖若考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崔氏宋氏俱夫人公始生母夢火光入室資政公異之曰是文明之象也公後果穎敏書史日記千言成化丙午魁順天鄉薦丁未登進士第觀吏部政冢宰三原王公嘉其老練初授刑部主事審克簡孚獄無冤滯嘗冬月提牢憫囹圄之苦令餽食以時無給椒飲眾囚德之弘治癸丑丁外艱乙卯服闋擢光祿寺丞光祿典大庖供億繁夥公出納詳明百務胥飭中官革宰等七十人餽廩先奉旨住支復營傳懿旨親再得公疏爭之事下禮曹議竟得請其它省浮費寬民力祛宿弊良法率稱是庚申陞本寺少卿聞譽益彰著癸亥再考授奉政大夫正德改元將命祭告海岳回上民瘼四事切當時務未幾轉南京大理寺丞始至仰視家適魏國公僕犯謀殺人罪有欲高下其手者公鞠得實竟寘于法丁

卯改北大理轉左丞進少卿於時逆瑾掌內廠專事羅織其叅送諸獄每率正法公堅執不少阿廣寧伯義男為其叔毆死瑾坐抵命公曰縱使親姪孫法且不外矧義男孫乎不從瑾銜之乃摺摭它事罰出穀五百石然輿論惟公是直也已已陞光祿卿公修厥初政而剔蠹益力辛未陞戶部右侍郎總理倉場命初下會征討流賊改公隨軍督餉公請發帑銀分路羅復取存留者從權協濟儲悉盈羨公以兼憲職乃劾奏山東巡撫張鳳酌酒怠政捕盜都憲甯果及指揮江彬貪功妄殺併論諸將老師玩寇疏入上

狀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上

嘉之風坐落職餘司治有差仍降旨切責董師者一時風裁凜然蓋自是諸師始協謀戮力而賊平矣捷奏晉公俸一階廕子人監賜宴于禮曹兼有金幣銀牌之賜癸酉轉左侍郎甲戌考績再承廕如例丙子奉勅修理京東運河橋道甫落成復拜命督餉于宣大特虜壓境兵馬大集公區畫有方遠邇城堡胥各充備事竣還上賜麟袍及金幣復廕子如初戊寅陞本部尚書總理倉場公具疏辭上以溫旨慰留先是督倉中賁率憑籍專復公接遇以禮而事不與議且歸併剝糧革久濫官擯以祛煩擾平收斛

面以絕通萌人咸服公剛正已卯改蒞部事尋賜蟒服玉帶以榮之適寧藩遊變 上親征百官景從供應急于星火加以恩倖之賞資無紀客兵之支費益增公劑量計處日不暇給隨取具足中外倚之庚辰考績 上遣中使頒賜羊酒楮幣授資政大夫 上賜二代及元配高氏封繼配王氏如制是歲冬 駕自南旋駐蹕通州時江彬擅權矯詔召公欲報復加害公芻粟餼餘無隙可乘竟弗遂辛巳夏公倦勤乞骸再上始得旨戊子以尊號覃恩詔進榮祿大夫甲午公卒計聞 上命禮官諭祭者二命工部營葬

始得旨人咸榮之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侯公觀墓誌

銘

楊廷和

公諱觀字士賓姓侯氏其先山東諸城人永樂初曾祖諱文質以開右徒實畿內遂占籍雄縣祖諱林王府庫大使俱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曾祖妣初祖妣王俱贈夫人父諱瓚南京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母王氏贈夫人公以成化十三年舉鄉薦明年第進士試政戶部又明年授河南登封令勤恤民隱辨剔宿弊已有象笏武斷鄉曲父子濟惡人以虎日之公廉得其情置之法積害頓除十八年大旱繼以

康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五

晏山作

瘟疫公禱于中嶽願以身贖移時雷電交作大雨如注病者以起歲亦大熟二十年復旱流離餓殍枕藉道途公發倉賑貸老羸不能支者為粥食之賴以不灰者其衆部使者交薦之以治行異等徵時榮祿公為兵部侍郎例不得任御史乃授戶部主事弘治二年准徐大水奉命往問百姓疾苦奏免其租稅有差丁母憂服闋復除舊官九年陞員外郎進郎中十四年行河督漕運令嚴而信領運者皆如期而至尚書周文端公器之雲南司缺郎中薦公自江西司調補其處蓋雲南司屬京府事倍他司故也部中章奏多

以委之十八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既之任念
公年老留京師疏乞終養榮祿公樂之比卒哀毀益
甚正德五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晉本寺
卿七年陞戶部右侍郎總督京通倉場明年理部事
又明年虜入宣府大同二邊十一年盜起畿內皆
命公兼左僉都御史理軍餉有白金文綺之賜轉左
侍郎 武宗北巡應州之役復兼憲職隨軍給餉班
師 賜飛魚衣三襲廕一子世官十四年陞尚書仍
總倉場疏請裁冗食停工役以實京儲下廷臣集議
咸是公言謂宜卽令臺諫查革不報 个上御極乞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壬午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卿公宗仁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宗仁字節元姓鄭氏其先河南祥符人自祖遷
徙曰丘遂家焉祖錕父綱俱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
戶部尚書祖母陳母宋俱夫人公生而慧悟老長密
之年十一補縣學生隣有瘞從地躍起盤旋人惟之
公至輒墮或曰是豈凡子哉成化十六年舉順天府
鄉試魁二十三年第進士擢戶科給事中弘治二年
奉 勅覈薊州邊儲蕪姦剔竊人咸畏焉巡視光祿
寺陳飾供應專任使實邊儲汰冗食四事五年天下
賦徵錄 卷之十九 壬午

休致仕溫有雨之四上乃得請今有司給廩月三石
與隸歲四人公感泣謂其子孫曰 主上之恩厚矣
吾無以爲報汝曹勉之既退杜門謝客終日端坐閱
書史聞親友至則飲酒數行與與如也久之歸雄縣
得疾不起時嘉靖壬午九月十七日也訃聞 上悼
之贈太子少保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塋城我
朝人才之盛遠出前代百五十餘年來父子官尚書
者纔七家公其一也亦可謂世家也已

和縣以灾告者百九十餘處公疏請賑卹明年災倍
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令齊民得
入粟受千百戶仍帶俸公曰名器濫至是耶此令一
下軍士將解體况一時所得不足償帶俸之費抗疏
言之復上崇聖學嚴考察理冤滯三事多見采納晉
尚寶司丞十七年轉南京太僕寺少卿陳馬政四事
深切時弊正德四年改太常寺少卿明年晉南京太
僕卿尋改北奏增庫官一員典錢穀六年改光祿卿
時權奸用事費出無經公據弘治初元供應例日省
百金 先帝偶幸光祿涼樓公承 命進芽茶等物

僚屬少之且虞得罪公曰有罪在我或傳 上且去
笑為節儉管家云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始至訟者二千餘人公令各
以情言不者辜而遣之遠邇肅然出路引若干下之
郡邑每引令入粟四斗得至千萬餘石 宗藩缺歲
祿公奏以粟募人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
十萬引與商易芻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
宗藩人以為便孟縣礦賊千餘人流劫村堡公檄鴈
門寧武兵合民兵捕之斬首二百級擒其首惡餘黨
悉降有欲以捷聞者公却之各關缺馬公市千三百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

史山館

餘匹復請太僕寺馬三千分給軍士仍時摩犒禁侵
牟於是軍士欣躍復伍者二千餘人偏頭關西北二
百里許曰草塚山有甘泉甚美虜恒恃以掠我遇警
公令築之寧武城北山險虜每據之瞰我堅脆公益
以雉堞又于沿邊坎地為窖增於舊者十五虜知我
有備邊患稍息居一年民隱吏治利害有當興革者
輒疏言之其更將領裁冗官建學校諸疏俱 報可
九年召為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明年監通州水兌
陳六事十二年宣大二鎮奏虜且近邊 命兼左僉
都御史往督軍餉未幾 先帝幸宣府又幸大同公

從十五騎先驅會計芻粟三晝夜冒險行六百餘里
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且血淋下部公弗覺也以應
州之捷 賜蟒衣三襲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公
辭且乞休不允十六年奉 懿旨迎 今上于新鄉
扈從至真定犒之羊酒至良鄉饋之盤飧 登極後
降 手勅進一品俸 賜彩幣二表裏白金三十兩
及人口以秩滿九載加俸二級尋進尚書仍總督倉
場嘉靖元年三月 上祀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公
分獻東廡漕司故有折耗銀四十七萬餘兩以給股
劑之資多為典守者所侵公置綱司簿稽之以十一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

史山館

月二十四日卒得年七十有二訃聞 命禮部請祭
者再工部營葬域

戶部尚書李瓚傳

實錄

戶部尚書李瓚山東濮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擢通政司叅議以忤逆瑾請江西饒州通判有平盜功瑾誅復故歷大理少卿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保定遷通政使掌鴻臚寺會朝議欲成白羊口以瓚為副都御史經略邊關建鎮邊長峪二城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會曠盜起命瓚率兵剿平之改戶部侍郎總督倉場進本部尚書秩滿引年致仕嘉靖十一年正月卒其子侍郎廷相以計聞 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八

夏山館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鄒公文盛神道碑

張 璧

吾荆江之上有耆碩曰鄒諱文盛字時鳴以戶部尚書致仕歲八年卒于家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賜之誥命 勅有司營兆域乃贈太子少保諡莊簡曾祖諱仕曼祖諱渙考諱廉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胡氏妣易氏俱贈夫人從公貴也公少俊爽有大志稍長學尚書為諸生文名崛起成化丙午薦于鄉弘治癸丑舉進士被簡為吏科給事中即侃侃有直氣已未奉 命嚴兩廣邊儲以喪去服闋陞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九

夏山館

科右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戶科都給事中所疏如崇儉約省課稅裁撫治及飭邊廣儲請設憲臣督捕盜處番船以通貨財鑿鑿切治體遼東守臣不戢奉命往勘公據法按其罪又嚴兩廣邊儲釐革奸弊嶺表肅然時土官岑濬謀叛公謂叛起于激而成於堂乃亟上處分狀竟阻閣未行諸謂公資望當得京堂官以忤權貴乃出守保定公惓然就道至郡即問姦暴恤憐嫠有豪家爭一地上官數案不能直公直之竟歸于民時逆瑾煽虐金吾爪牙之士往來境上如虎而冠公一不為禮或勸公盍毀方以避禍公曰

吾知守吾貞脫不免命也瑾尋敗趨附者多罷官左
秩人方服公之見云辛未陞左參政忤恤山東會劇
盜破州縣殺長吏我軍需餉其急公謂發飛輓未嘗
匱乏癸酉陞福建布政甲戌轉雲南左轄其守臣俱
緣方貢索取無厭公抗不從守臣銜之乃摺摭細事
中傷公公持益力竟亦無他乙亥貴州諸酋不逞先
是巡撫以玩寇落職 武皇帝命史部就近推補公
時在雲南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公至繕兵儲
糧不遺餘力時諸酋恃險來抗我兵乃復徵川湖上
兵征勦公下令曰是役惟爾眾盜相果汝惟命不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者有常刑令既下乃分兵進剿大破之斬首無算蠻
孽底定且嚴戢將士脅從罔治諸夷翕然歸之凱奏

武皇帝嘉悅賜勞璽書陞俸廢子公悉辭免庚辰

改南京都察院佐理院事辛巳 今上入承大統擢

公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國有大計多所贊襄甲申陞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振揚風紀吏民股栗未幾陞

南京戶部尚書會畿輔歲飢廩藏空虛公愛之乃移

文督催諸道繼屬載道士飽而廩漸充又奏覈羨餘

復水兒多見施行軍民德之丁亥滿考乃疏乞休

詔弗許特旨轉戶部仍再上疏未允乃北上考績有

寶鐘羊酒之賜自是入侍經筵陪祀分獻 上常賜
幣及御書皆渥恩也公益感激圖報凡四方水旱悉
請于朝蠲租賑災恐後諸馬房欺隱冒破糧料公請
官清查奸慝罔伏其議處鹽錢二法切中時宜至今
稱便戊子秋引年乞骸骨者再 上命御醫診問遣
中官備物臨問時歸思堅不可回請益力乃得 旨
令乘傳歸役夫月米倍常格仍賜勅褒獎并寶鐘為
道里費中外士類聞公勇退及 上渥恩無不人人
歎慕謂 今皇帝踐祚以來大臣之歸全終始于公
僅見公亦自以獲諧所願訢訢焉樂而歸也歸且委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史部

情林登漸迹城府里中故有社公與梅莊方伯諸公
迺約為會賦詩飲酒相娛樂為文典則莊重有默菴
集奏議若干卷藏于家公體貌端凝玉立山峙歷官
三十年恭謹廉飭據法守正在公無懈志在家無惰
容君子謂公有古道云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梁公材諡端

肅傳

京學志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禽公問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禽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令諸司錄其獄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論天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受山館

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編為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晉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適倚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之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且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

姦謀內且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

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為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殊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與名郡及為藩臬長壹以便民為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受山館

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數令親信察市價低印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

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
 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
 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
 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人大服又大
 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勸之居數日盡
 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
 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
 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
 通波蕩浸淫莫知稅駕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然自守障隄未流反刃以樸卓然有古大臣風然竟
 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特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
 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警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
 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
 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
 癘疫所在告災公深用為憂其經畫大端天下所藉
 以安危者具載公奏議中文多不錄公於國計殫竭
 心力而必不稍以加賦於民雖以此觸龍鱗躡虎尾
 而公所澤於世者遠全於身者大矣在職力主節財
 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禱祠故於額外

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
 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
 乃歎曰今梁材在當不至是其見思如此居恒約敕
 僚屬壹意奉公曰吾輩業委身朝廷終不復知有他
 矣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
 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一日右布政林富
 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
 踉蹌而出言不已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
 自是人益敬憚之為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
 杯酒歡有干謁能竣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五

關出入坐傍置四書律例暇即諷詠之以為常以故
 寅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以治公捐潔正直出
 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
 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為尚書宅憂歸始
 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
 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
 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即居之但掃地塗
 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
 能之京斬御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
 保謚端肅子祭四壇哀榮之典為始備云

維風編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為杭州守郡故以繁富稱於天下公練衣粗令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有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越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為過禮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為介曰御史言果當即譴次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縮藩篆時凡入課金輒令納戶自稱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

狀教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置諸所饋遺即果疏弗受也既為戶部尚書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時相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即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辨耶心欽焉公終日約勵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于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誦誦之以為常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

不可向人說況恃以驕人乎公平生為國為官不欲人知曰恐來物議也公又嘗曰昔顏子犯而不校某敢當之云即遇同里何御史事公言不虛也可以為難矣

廣東通志

梁材字大用順天大城人係南京金吾尺籍弘治己未進士志尚節齋能甘澹泊歷仕考語皆以儉樸因自號儉菴云嘉靖四年來為左布政使靖獄市嚴門禁凡同僚及首領皆置國牌書其僕隸令候缺吏輪通每市物必書其數粘牌上會而後召市人人戶堪

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面領價銀日以為常雖不苛細然胥隸皆熟記憶闕出財物無不知者一日右布政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褻衣小帽出而踉蹌詈罵不已材端坐自如頽視簿書富慙而退自是官吏益敬憚之帑藏出納贏餘一介不取吏宅聯生至成巷陌巡覆閑雜皆屏且責內外肅然旦夕皆飯于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推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齋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裏服布素浣補惟兩裾鮮潔離廣暮月連

陝戶部尚書慎制 國用得罪罷歸卒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八

戶部尚書蒲汀李公廷相傳 李開先

國初抵今山東賜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開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勅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入座惜者猶以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文定公之裔世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父瓚曾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會元陳淵移置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八

尚書之前家人夢有報者戶部正堂爺做後小相公當繼之後果如夢非偶也母一品夫人趙氏以成化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生公穎異秀拔其天性也該博貫通則其學力爾初遊順天府庠歲試屢冠多士年二十一舉弘治辛酉鄉試第六次年授翰林院編修簡入內書堂教書正德初逆豎劉瑾盜弄威權傾族名士在翰林者多謂六曹公為兵部武選主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踵至題覆章疏月無虛日公從容酬應悉中機宜璠嘗先示風旨款用一將官公以與論弗協持之甚力璠怒將中以危

法學不之顧值其小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為之寒心
幸而保全三年給由大家宰楊遂卷考上許以任重
致遠理則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
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為講官者公嘗言
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近來
寢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務刑名錢
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其得士最盛乙丑辛未甲戌
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則主考鄉會兩試也嘉靖乙
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子引疾辛卯詔起之壬辰
值父母連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未幾陞本
部左改禮部亦左充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戶部尚書
總督倉場兼提督西苑農事人止知公以老侍從長
于文學而不知尤長于政理倉務百凡有條而一無
所失吏畏之官服之奏舉漕運倉場利弊八事多見
之行戊戌以廷推專總部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營國
計籌運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權貴請託拒不得
已又加太子賓客乃以微疾乞休臺諫交薦奉 旨
起用將處以南禮部 聖心眷注以為補南是外之
也將大用之而公不待矣計聞 上俯念顯功旁采
羣議特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其為講官方將進講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

武宗乃退而遊于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眾以其
久候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俯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寧
朱安等各有所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
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
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
之力始得僉音乃後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
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而公
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
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此豈士君
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為是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戶部尚書王公景

王景字景初汶上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臨汾知縣
 威信大行治行為山西第一徵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巡視陝西茶馬會歲大侵 詔遣二中貴人分守前
 靖果即上言窮邊饑歲民方救疾不贍若額外設官
 勢必增派民將重困乞取回內廷供掃除職庶合
 祖宗官制總兵趙文會墨匪怯盜糧敢劫私結佞倖
 魏彬為內援累經論劾皆寢不治景因列文所化皆
 有狀彬附下罔上害治匪細乞併論如法以章國典
 文竟罷鎮奉 命巡按蘇松江南大饑多方賑貸民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聖
 賴以全入掌河南道協贊考察公行汰黜無所承望
 凡所建白皆闕治體而不擬拾短長以事搏擊矣已
 陞太僕寺少卿乙未轉大理寺右少卿丙申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己亥歷左副都御史戶部
 右侍郎河南大饑 奏發帑銀卽民所聚量口給食
 全活不可勝計辛丑陞右都御史督漕于淮緣河苦
 災民多輕徙蕩滌煩苛噢咻而賑貸之入為戶部尚
 書夙便審畫乃折兌米開事例括積羨資甯通理屯
 墾取賦贖悉心畢議率繁整可行不加賦而事辦丁
 未再考加太子少保會行 詔買龍涎香久而未獲

忘者因以中之遠下詔獄請成雷州卒於貶所陞廣
 丁卯都給事中辛自修等文章白其冤狀 諭祭四
 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太保

賦徵錄 卷之二十九

聖

戶部尚書克齋王公碑傳 許彥忠

公諱暉字克明別號克齋其先太原人自南渡遂家
何容高祖家吉曾祖肅世有隱德帝仕祖父升父槐
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湯氏
母張氏俱贈夫人公稟異質狀貌魁梧舞象時業不
類恒兒贈公教之誦詩七歲授孝經小學即欣欣動
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通第其家素貧贈公
拮据朝夕弗贍嘗嘆曰安得吾兒有代勞者公聞之
殊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乃拜書史代贈公經營
什一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或臨水顧其影嘆曰天生
廉後錄 卷之二十九 四庫

子而使之久居人下耶見者以此規其達到邑有踐
更役贈公例嘗解藥材于京師公請代行比至會校
士南宮同邸一孝廉試出錄其文示公公笑曰吾力
能辨此榜開孝廉得雋公復笑曰進士非異人任選
識於都門曰不會試不人此門其勵志如此歸乃獨
居一樓下帷發憤謝絕一切陳夫人朝夕饋食置樓
外即返公徐自取食不視授也每讀至午夜聲猶煥
煥雞鳴復起誦如初就試有司佩冠多士督學崧山
張公最慎許可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鄉薦
備計至都門昔所題識宛然是年應登進士第觀政

時以公事謫內閣新公與之談時務因奇之曰此大

受器也遂授吉安府推官公蒞任詞吏弊賦賦獄多
所平反以仁恕稱時寧藩叛逆陽明先生傲公統一
旅抗賊有愛公者曰太夫人在恐驚之盡辭公責之
曰吾輩食人食何以賊遺君父耶脫人人效此逆將
誰討於是披堅執銳親督矢石為將士先嘗令一吏
督戰賊至期不見一艘公即以軍法斬其人眾皆駭
異陽明先生獨嘉公膽略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
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斬兵殺僂
太甚公亟稟陽明先生止之陽明先生令繫之獄皆
獄後錄 卷之二十九 四庫

滿數日疫癘大作公復稟於陽明先生陽明先生命
公釋之而家軍皆譁遂縛公詣軍門陽明先生時獨
立見公至大怒曰此表意也刑其為首者數人公始
得解公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是時公運籌之力居
多以故陽明先生奏捷疏臚列公名有首從義師爭
赴國難協謀併力共收全功等語 武皇帝時正舉
告 廟飲至禮敘擒宸濠功公當與伍文定諸公聯
行而張太夫人計首至矣公居喪哀毀骨立與世疎
聞即燕中諸貴人絕不相聞問諸貴人咸側目公及
服闋論功僅僅加兩級前南京大理寺右寺副後轉

左公以明允佐其長民自以不克時議大體公隨揚廷和等伏闕泣爭杖於廷絕而復甦曾不少挫其志尋陞江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湖東公悉心樞字屹然保障一方未嘗以苛細毛捕問語修屬曰民無知易犯法吾輩當於灰中求生履險有父子三人白晝搶奪者邑令周某俱以灰擬公察其事法不至成議從末減令斷斷作喉語曰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矧人可乎及讞審公力辨其冤直指是公議遂累疏薦人才陝西商人以販錦至臨江忤權貴家值地方捕盜商隨衆聚觀因奔逮焉不勝拷楚商乃誣服經十載後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一

餘年未決公曰焉有人俊偉如此而為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并召居停者詳訊廉得實遂釋之仍給引護其行由是公名大震諸郡邑咸感德懾威以青天頌矣載攝學政課藝文一以理為主浮誕者必黜以故一舉所得盡知名士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隨陞南京太常寺卿久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吏治民風公悉周知又得侍御韓峰沈公來按其地兩人同心肅慎以立綱振紀為任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者甚眾以 東官恩贈大父父如其官大母母俱淑

人廕子誠國子生公念向容朱家巷載在 御製孝陵碑遺趾凡存以未為表識樵牧無禁上疏請建陵護塚廣尊祖敬宗至意疏下所司會勘廷議遣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回撫按題學御史共詣其地會有尼其事者因寢不行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尋轉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歲轉東南百萬之粟以實邊儲諸敝資婦除一清如貫海州之馬課裁揚州之二關載於史籍人尤便之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公領大司農董人為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卮毫無所賦後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二

容有近戚以玉帶黃金賂公為請莊田計公峻却之往倉場曉毅易雜泥沙公覓以瓦石至今永賴大都留心國計事無鉅細必求石畫以故太倉陳陳相因厥功懋已叵何偽銀事覺達 主上震怒杖公於廷且削籍以歸事起郎郎中余善繼榮收兩淮解銀木及詳嚴尚書王果御史艾朴皆得罪以言者復波及公公論寬之公絕口不辯即日單騎趨里日灌園于城南歲時伏臘與二三昆弟皆徵時交詩筒酒杯徜徉自適或携杖東阜深耕織共野叟話桑麻青刺著名輒稱老農無意世事矣然開四方利害時政

一第... 丹... 續修四庫全書 0 卷之五十九

闕夫未嘗不拊几扼腕也識者方望公再起為天下
 福而遽以疾逝惜哉公敏歷中外三十餘年皆循資
 而進非分美事不錯半趾剛腸嫉惡尤出天性論事
 必先別是非交友必先別君子小人有善樂道之如
 已出有過而斥之不少假其招誘取忌率由此立朝
 時相言暨嵩皆推重公而公持已有度有不可得而
 親踈者兩人亦不能有加于公也居恒篤于孝友視
 兄弟子為已子婚娶教督各為之成就拳拳以忠厚
 廉介為諭一言一動可垂世範性無他好獨嗜書因
 構樓貯之額曰藏書山房時時展卷伊吾老而靡倦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明人
 善法蒼憐得山谷筆意所為傳記雄渾精嚴詩律早
 宗韋李中肆力少陵晚更喜陶孟曰取其夷曠契我
 懷也素議力追賈陸雅不欲以此顯名奏即焚草不
 傳僅克齊集二卷行于世余反覆公之生平無論平
 藩膚功著於社稷議禮佩論凜于秋霜崇本一疏留
 心豐鎬其偉烈忠謀可稱一代殊絕人物即撫豫章
 清淮南兩兼節鉞位躋八座率可膏肓自潤而公卒
 之日家無餘貲止遺屋數楹僅葺風雨子孫至不能
 供備粥其清白之操寧不足以風百世哉公歿後
 穆皇御極 詔訪大禮大猷已故大臣當 恩卹者

學臣少魯周公疏公名與司寇顧公瑋等一體請卹
 格而未行夫公與尚書王公果同時受枉果已昭雪
 而尚未及公異日當有嘉公大節繼周而上請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明人

大司農克齋王公傳 澹園集

句曲司農王公其古所稱大臣者歟大臣者無苟交無詘節見一善亟推揚之恐後語保子孫黎民者必歸之如公是已金陵劉省為都督以清節古道重一時公與同官豫章聞其與臺察議論侃侃不阿心壯之已同河漕見其力抗權姦矢為漕卒衛蓋解之不容口云嗟乎此古人之風非近世所宜有也余生晚不獲親炙其人就所知者為之傳志嚮往焉公諱暉字克明別號克齋其先太原人自宋南渡家句容高祖蒙吉曾祖庸世有隱德祖升父槐皆以公貴贈

奉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馮氏母張氏俱贈

夫人公狀貌魁梧舞象時不類恒兒七歲授孝經小學即動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徹第家赤貧贈公為朝夕虞嘆曰安得兒輩有代勞者乎公聞之練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者乃釋書冊代贈公營什一以給服則手一編不置時時顧影嘆曰天生子而使之久居人下耶邑有踈吏役贈公側當解藥材于京公請代行比至會校士兩宮同邸一孝廉錄其試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辦此頃之榜出而孝廉得雋矣公奮曰吾異日不以此起家者有如日輒自書

即舍間其屬志如此歸獨居一樓謝絕一切陳夫人饋食置樓之城即返不親投也每至午夜誦聲煇煇屬詞則自發其藻不殊師指而每試輒冠督學蔡山張公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鄉薦借計至都門觀所題識宛然是年聯登進士第以事謁內閣斬公與之揚扝世務甚畏服之曰此大受材也投吉安府推官人或以筮仕難公乃精心平亭之更以得上下心時宸濠逆節大著陽明先生倡義討之檄公以一旅助有愛公者曰得無為太夫人愛公讓之曰吾敢以賊遺君父耶脫人人效此賊將誰誅於是親冒

矢石為將卒先嘗令一吏督戰艦及期無一艘至以

軍興法立新以徇驟見者賊甚陽明先生大嘉公曰如王君可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賴兵殺僂過當公亟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繫之獄數日疫癘作公復稟先生釋之一軍皆譁先生亦曰此我意也蓋一言而公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先生念公運籌功奏捷疏臚列公名有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併力共收全功語 武皇帝時舉告 廟飲至禮叙功公當與伍文定埒而太夫人計至即甘杖就途不反顧時朝議方詘新建功自文定而下特

為稽故以難之陽明妻請不應公諭公除僅僮加二級補大理寺左寺副大禮議起公隨楊公廷和等伏闕泣爭至嗣天怒杖於廷不為悔尋陞江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公精於法比時時以情取三尺而行庭陵有父子三人劫人而奪之金者邑令周業置大辟公曰此為俄所驅耳而閔門坐死可乎今日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陝商以販錦至臨江忤貴家值地方捕盜商隨眾往觀因并逮焉不勝榜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公曰焉有偉丈夫如此而為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并召居停者一訊得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事

實釋之由是公名大噪於郡邑中矣權學政課藝以理為主浮誕者黜故一時所得多知名士尋陞南光祿寺少卿改光祿寺少卿正品式裁侵漁多見采納陞太僕寺少卿上方有事山陵公能叙卒應辦事集而下不撥上甚嘉之會考績推恩制詞云剛方之守強于自立通敏之才優于幹理蓋實錄也陞南太常寺卿亡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故公舊遊深曉民間疾苦與其吏故又得侍御韓峰沈公來按其地兩人同心以立綱振紀為任一時黃紱而下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東官恩贈大父

如公官大母母俱贈淑人痿子誠國子生公公勿容未家巷為祖宗所自出故御製孝陵碑未經差議撫牧莫禁上疏請建陵置守卒庶尊祖敬宗至意廷議遠南禮侍崔銑同撫按提學御史請其地會勘有尼之者事竟寢陞南戶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奉命攝其部兼會廷議禦房事宜公與兵書毛公伯溫悉心講求斟酌阻法務經久可行不一時便宜傷國計會有言官請侵之公引咎乞歸奉旨勉留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至則夙敵盡掃歲綱如期無後者其費海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事

州之馬課裁揚州之二關人尤便之太廟成詔進階資政大夫贈祖考皆如其秩祖母以下贈封夫人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公所治公儲務在按伏匿章冗濫吏不得侵牟為姦有感院以玉帶黃金鑲為請莊田地公峻却之往倉場腰殺率雜泥沙公楚以磚石竄為永利上聞而嘉之賜大紅紵絲四表裏縑金獅補等又賜獻皇帝御書文行忠信四字以示旌異亡何仍銀事起先是部郎中余善繼乘收兩淮解銀未及殿尚書王呆御史艾什汗廷杖戍邊夫科臣厲汝進語復佞公上并

杖公於廷且削籍以歸是時相言與高平意甚
 汝進窺言引繩批根欲因以撼高公無與也頃之
 上悟杖汝進幾久而遠謫之意亦若以兩解云公置
 不辯即日單騎趨里日灌園城南茂待伏臘二三見
 弟暨微時交詩筒酒杯徜徉自適或為杖東早課耕
 織話桑麻而已絕口不言仕途事然聞四方利害時
 政闕失未嘗不拊几扼腕也識者方望公再起為天
 下福而遽以疾逝惜哉公性廉靖鮮飾以慕人耳
 目而中實凜不可犯請謁者望風屏跡無識不識皆
 憚服教歷中外三十年循資而進非分事不錯半趾
 剛勝嫉惡不能自禁論事必先別是非交友必先別
 君子小人見善如不及有過而折之不少假其取忌
 率由此立朝時二權臣皆賢重公欲引以自助而公
 持已有度有不可得而親疎者科臣不知也居恒孝
 友篤擊視兄弟子為已子婚娶教督務底成就取古
 忠厚廉正事嘗規說之足垂世範世味一切無所好
 顧獨好書構樓貯之額曰菽書山房雖老持一卷不
 廢書法得山谷筆意所為文雄渾精嚴詩律汎灑於
 草李少陵晚喜陶孟日取其夷曠契我心也奏議繁
 鑿可行不為藻飾語善多矣其集僅存齊集二卷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

行于世 隆慶初理讓禮諸臣當 恩郵者學臣周
 公弘祖疏公名與司寇顧公燾一體請卹格而未行
 夫公與尚書王公果同時見枉果既昭雪而未及公
 與日當有重公大節繼周而上請者
 論曰余鄉率推公為殊絕人物謂其清節罕儔也夫
 公開府二方致位九列而敝屋數椽不蔽風雨距今
 甫百年遂無以為家其許與劉公非其臭味然邪願
 公義色昌言動關世道視險如夷不阻不渝非直養
 無害者不能詎僅僅以廉靖稱而已余懼世漸久而
 知者鮮特詳著之今尚論者知循其本云

戶部尚書李公如圭傳

胡直

李如圭澧州人幼抱鉅人志工文學弘治己未進士授江西安福令首擒豪俠數輩真諸法邑中肅然調建安時華林盜賊充斥乃陰設間殲其渠魁居民安堵入爲御史正德壬申按福建貪酷吏望風宵遁尋丁內艱終制不起者十餘年巡按何鑑薦其才復起廣西兵備副使陞陝西按察使未之任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延綏大飢廷議賑濟薦圭才堪任乃列疏荒政十餘事請得便宜行事上可其奏至則問疾苦嚴法戒大布賑濟之策全活數萬人感惠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六

祠祀之事竣總理河道多方疏濬易置閘座修固堤岸引諸湖水接濟河流由是糧運無阻黃河徙決爲患最大要在疏導淤塞爲先戒飭沿河州縣依法造舟用鐵扒尖鋤駕舟順流隨方濬之故水得其道無衝決患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尋陞戶部尚書時逆胡犯邊國臣告急乃度其緩急先後疏請以次解發帑金庾粟無慮數十萬軍餉賴焉嘗書弘濟艱難四大字以自勵以不善事權嘉靖壬寅致仕乙巳卒

戶部尚書方公純紀言

維風編

方司徒公純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仕宦靡然顧化卽下之簿倖承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徼庇植而望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却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簿倖非取諸民也公則應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七

吳山館

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癡子反有以爲憾者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曰勿拜余乃揖命予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顧郎諄諄誨之嘗舉廢曰往聞薦紳遊此者必具豐饌華無今民窮極矣如此皆民膏脂非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風寒一飯相延道故而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予初觀公遇予若其侶乃聽其語戢戢有味予中不欲辭去已郎官別去仍一語不及予予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屬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成進士耶予惶恐不敢再更

端請起附公送之門屏間謂余曰子即日廷試矣
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丞言敬天惟在愛民親
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洩余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
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視政
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
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其嘗惡草而情因款
洽也常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
都所言皆前輩時事若勿聞者余初第時猶一
及見此等風致今亡矣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八

戶部尚書張潤傳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丁酉贈故戶部尚書督理西苑
農事張潤太子少保諡恭肅賜祭葬如例潤山西臨
汾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河南宜陽知縣送給事
中陞順天府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學夏
仍回院管事九年秩滿陞副都御史坐大獄罷歸十
年餘以言者薦 召復原職陞兵部侍郎工部尚書
丁憂服闋 召起為戶部不赴以疾乞致仕許之未
幾卒年八十餘潤端雅有度居官一志奉公所至有
聲績而剛正自持履跡不變其德宇恂恂恭讓好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九

鄉人至今稱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九

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焦村賈公

春神道碑 潘 恩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焦村賈公諱應春字東陽... 村其別號也世為真定府真定縣人正德己卯中順... 天鄉舉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授河南南陽縣令... 南北孔道衝劇莫加又藩封在那域中軍民雜揉... 右玩法難治公威惠互用境內肅清秩滿擢知和州... 州事具舉拜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本部郎中盡心... 斷明威著聲尋改刑部郎中拜知山西潞安府踰年... 改開封已亥春 聖天子幸承天過汴宮路者檄公

職錄 卷之二十九

綜理諸務區畫詳審綱舉目張服其敏無何擢陝西... 按察司副使會河南巡按摺摺流議劾公勘報夫實... 言者被請併速公左遷山東鹽運司同知俄遷知漢... 陽府丁未進復陝中憲副以直前誣戍申擢布政司... 右參政寧羌賊起地方騷騷撫按檄公視師應待底... 定事聞 上嘉之有幣帛之賜己酉擢本省按察使... 庚戌擢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法紀風行保厘政舉... 辛亥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關中公繕兵積儲... 擴外安內全陝之望不孤癸丑加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時虜酋俺答吉囊最強其

弟若子把都台吉吉能尤桷桷驚分部黨落散處... 邊逐水草移徙河套凶常歲為邊患又大同人丘富

者狡獪之魁桀也負罪中國叛去降虜教其黨乘秋... 寇邊合騎採獵禾稼攻犯堡... 雲龍應朔諸州亟罹... 其害時關陝亦有震隕之虞公夙夜惕勵殫心殫謀... 防禦備至是年六月虜大舉寇鄜延公普師率旅衝... 擊斬首二百三十級獲馬駝千四百餘夷器倍是醜... 類大勦功最捷聞陝一子國子生八月虜復人寇迎... 戰牛營斬首百二十級十月寇神木堡斬首三十級... 甘肅龍溝腦斬番賊首十級十一月山丹勒虜首三

職錄 卷之二十九

十級捷聞賞白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十二月三原... 涇陽捕獲奸細六人甲寅正月延綏斬虜首四十級... 二月賀蘭山斬首三級路州捕奸細一人六月石碛... 口斬番賊首三級八月濫泥溝斬虜首四十級捕虜... 一人降虜二十八人斬番賊首五十級是月虜復寇... 紅井斬首一百四十級功最是歲奏捷者三 上賜... 銀幣若前有差尋擢本部左侍郎仍兼院職總督宣... 大軍務未行奉 旨仍舊總三邊會三品考績復膺... 一子國子生贈祖瑄封父隆如公官贈祖妣王氏封... 母李氏俱淑人乙卯正月虜番並犯甘肅公布旅迎

敵斬虜首三十級捕虜一人招降虜十七人斬番賊首六十級延綏石溝墩斬虜首九十級復有銀幣之賜二月與武營斬虜首三十級延綏斬首二十級四月涼永斬首二十級斬番賊首三級階州捕獲番賊一人五月歸德口斬虜首三十級十二月杏樹梁斬首八級涼馬營斬首五級沙河川斬首八級葭州捕獲奸細四人是年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丁巳正月虜大舉寇延綏斬首一百十餘級獲馬駝夷器不可勝數功最復廢一子國子生公在陝數年兵戎整揚自寧夏至武修築邊牆一萬一千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一

百餘丈 上有白金之賜仍加俸一級是歲拜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尚書考覈章程勾稽贏縮 國計賴焉戊午夏四月二品考績上遣中官賜以寶鏡羊酒晉階資政大夫加封祖若父俱尚書祖妣暨母俱夫人時公以疾上疏得 旨致政歸二親壽皆踰耄公承懽膝下愉愉如也居無何疾復作不起訃 聞贈太子少保

戶部尚書諡恭簡耿公定向傳 京學志

公諱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少借友生講業即以興起絕學為己任及登第推監察御史時彖宰吳鵬與分宜比濁亂銓政公抗疏論罷之分宜奪氣按開西所薦舉後多為名卿者行李蕭然二笥或餽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境上作留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而訪進以古學留都固多好修特起士公首得數輩以正學印之當其忘言默證灑然一笑不帝曾唯顏嚼二程之吟弄以歸也有馴行異等者拔之儕伍中檄有司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十二

聘入試里巷小民謂以 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虛明當養以正至社學師不難拜而教遺之故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戶弦彬彬比於鄒魯矣輟車所至十四郡隨亦興起乃構崇正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而郡邑茂異亦時召就學以陶鑄之蓋公為國作人真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用心如此生平愛惜人才獎拔善類每投揭政府錄用之人無如者嘗幼新鄭相編狹乏大臣度新鄭相以此憾公以大理丞滿州判新鄭罷薦起累遷至同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而是時江陵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構下公漸

異矣及服闋薦用特出公巡撫福建公爲書諷其退
請諫臣不能用會公復丁外艱去江陵尋敗臺省文
薦補都察院協理會都御史晉左副尋轉刑部侍郎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申臺規杖三撫臣抑新進
風聞彈事者朝論避之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入疏
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少保諡
恭簡所著有庸言奏疏牘草應迹碩輔寶鑑先進道
風敦學商求小學新編問訓禮纂收要編譯異編儒
宗傳大事譯學彙觀生紀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
先生 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木十四
見或蕩於情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暨公憂其故也
嘗謂學先志以悟而人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
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有
謂孔子之立達大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孟
子願學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勲庸以距詖
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爲創垂之統業可
謂爲巫由不爲矢匠而善於擇術者故公平生乞乞
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
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越中以進之沐浴
辛澤於道德醇如也公既死遠近同志皆爲位以哭

國都既祀之名宦復建專祠武勝橋西南諸生以時
瞻拜宇下至低回不能去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少保兼太子

太傅楊公俊民墓志 王家屏

國家經費大司農定額之異時承平寓內少事出入
壹準於額得以不訕為虞隆萬以來邊報內供幾十
倍故額項年兵事數起益以大禮大工助賑諸費復
皆額所不載者司農之難誠莫難於今日已少保楊
公適承其敝用匱勉調度伸詘為艱 天子特加重
焉嘗曰戶部不可一日無楊尚書而時時六卿虛席
者半則又數詔公兼攝其事衆不能無忌公亦坐是
積勞致悴病矣一日視事畢忽眩仆地 上遣中使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七

臨問賜以牢醴蔬餐於其乞休也復 溫旨慰留之
乃竟不起計聞 上輟朝一日賜祭九壇首命大宗
伯將事邸第仍遣符卿某營兆域行人某護其喪歸
贈少保已敘東征轉糧加贈兼太子太傅並給之誥
命稱異數云公諱州民登第更名俊民字伯章號本
菴系出弘農華陰徙居蒲自國初諱善甫者始高祖
誥配張曾祖選配趙李祖四川僉憲贍配田並以襄
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而配皆一品夫人父襄毅公博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母段加贈一品太夫人則以公故公生而英

特不羣童時從大父宦蜀偶閱鄉書志奮攻舉子業

不二年文藻勃發遂以儒士試省闈有聲嘉靖壬子

與計偕壬戌舉禮部第四人登進士授戶部主事值

虜薄都城公受原廩士之守陴者拊勉之士皆距踊

人以是覘其能尋調禮部歷主客郎有 詔賜戚里

黃門趣公宜給公曰此內賜也宜於迎和門頌之非

禮官所得與 上聞之是其言隆慶戊辰督學河南

敦厲風教嘗刻二程全書置贍學田祀鄉先哲忠義

節烈者士斌斌興起轉本省參政用法寬平倫三刺

論必憐其壯有母出之他所予生比尤衆顧操豪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七

獨嚴大帥有暴里中者憚公屏蹟時新鄭當國而駟

陵劉生者新鄭甥也傲不受課倍扶之除其名又其

兄中丞公揭有司請祀於鄉公惡其手刃一子弗許

用是失新鄭惟久弗調今 上踐祚元年徵入為太

僕少卿其冬襄毅公以疾謝政公請得扶侍歸里居

一歲丁襄毅公憂服除起補原官轉太常少卿戊寅

轉大理尋擢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辛巳進副

都御史移鎮山東壬午 皇子生於一子國子生其

年陞兵部右侍郎丁母憂去乙酉起戶部右侍郎兼

僉都御史督理漕河巡撫鳳陽凡三歷重鎮所至斥

貪殘損徭賦實戶口諸兵戎請所興除務計地方之便所不便者即認條日下一切停開梓枹地弗顧也撫卹二年積羨八萬五千餘金通議罷卹撫卹條後七事防之東土開田請輕其租聽民自占墾期以數年易草萊為沃壤其督漕也瓜洲並江棄地開港一曲紆回数里以便停泊遺策至今遵用焉丙戌選部丁亥改兵部左署部事會議虜王嗣封公言款未可選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勅丙戌使盡還巢中定市類使無溢索溢索而罷未晚也議遂決戊子許官成以督役勞陞正二品休賜一品麒麟服己丑協理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李八

者議增鹽策議拜爵免罪議斬輪議借漕糧議轉山東粟所以補其之百方僅僅得無乏絕乃皇長子出講長公主婚仁聖皇太后喪兩宮災助工作皆有費皆不貲而河工織造協濟諸費不與焉無一不仰給於公者甲午中州大侵人相食公條議蠲賑事宜甚具所發帑度銀粟各數十餘萬而言者猶抵公稍延公言積穀備荒本有司事乃虛文無實動倚太倉太倉之蓄幾何因自劫拯救無奇乞罷上優詔褒慰時帑度經耗九邊年例益誦而求增無已公請勅各督撫嚴核冒破侵剋之弊共圖裁省而內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十九

命署銓御史大夫缺則命攝憲廷臣中春倚無兩公亦感激知遇居平深念世受國恩常殫竭忠勤以圖報稱每有敷奏披瀝惻誠冀幸感動不徒懇諫以招主過而自為名乃婉曲轉移有願諫所不能得晨起人署諸曹郎以次稟畫裁次略盡退而題覆章疏占荅箋記筆不停揮盡西而後出至不知有寒暑既寢疾猶時驚起啾啾嚶語家人不其解然要皆公朝事嗟乎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乃忘者妄詆欺加非于公至死而追咎會估事伐其喪此狀所為痛恨于捷幡之口而力白其誣者也賴 主上仁聖恩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七十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目錄

戶部三

侍郎

卓敬

劉璉

奈亨

王質

吳璽

張瓚

孫仁

李嗣

王儼

韓鼎

陳昂

鍾芳

袁宗儒

鄒守愚

黃養蒙

郎中

邊永

王鍾

王淪

焦宏

李選

謝璉

邢簡

張鼎

吳原

何鈞

韓福

張璉

唐胄

及宦

石永

卞榮

獻徵錄

卷之三十目錄

吳山館

陳騰鸞

員外郎

張昕

申良

張綸

主事

劉佐

胡燿

馬思聰

楊淮

周天佐

尤時熙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二

曼山館

山陰張耀芳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戶部三

侍郎

戶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傳

袁 奏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少讀書十行俱下一月棄不復讀亦終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一牛騎歸縱之則一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請於上曰諸王服飾有擬天子者此買生所謂外也何以令天下邪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車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遂不屈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編脩劉球作敬傳私謚

曰忠貞

明卓忠貞公廟碑

澹園集

夫振刷頽靡汎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而清人瘼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卓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開披玉局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陳仲弓闔門之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二

吳山館

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 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扇於禁中梁國產旗乃上擬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 朝議固已晰蒙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燕國始建公睹其萌芽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卽賈生策諸王之勢是錯謀劉氏之安不能過也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蓋天步初夷屬捨攘而未定人懷靡常舍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高帝之子續承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略食矣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燕孫貽豈

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鐘磬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兩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口吹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翹屬載洪同日誓不孤生卞壺一門幾無唯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生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過於夷等生死能爲有亡故也公歿 文皇屢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歎沈淵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時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

吳山館

詔書建祠治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 主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之專祀英魂未妥鄉人興歎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歲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僉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壁之辱奮一時而超千祀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觀公廟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勁我我卓

公忠出其性 有明開闢地 正天刊龍戰 甫戢玄黃
未乾九海波 沸十嶽峯 剋勇智不作 華裔疇安 真
人踵典閏 統斯削帝緒 中虞壇社如昨 尊食壺漿 積
首崩角命有廢 典人無適莫 公也矯矯力抗其衝
賈策定制 鼂疏徙封 委心王室 削款侯宗 水投石拒
心苦力窮 無波不隨 有作莫遂 大厦顛隳 一木焉
制勇嬰鱗 逆心安骨 碎鼎鑊胡甘 社稷是衛 嗜不
自委曰 國懿親公志 邁世矢死 靡分心堅 百鍊義不
二君陵厲 白日菴靄 高雲 周民則頑 股尋已厚 養
士卅年 庶幾無負 厥有褒詞 皇皇 天口 君義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 曼山館
忠異塗同紐 我 皇御宇 丹書白麻 閱彼忠魂 一
灑垢瑕 旌祠治城 錫胤厥家 仁風扇動 義日光華
海嶠旣鄉 公之桑梓 祠宇弗虔 仰瞻奚以 有美衛侯
鳩備相址 高薨雲構 層檻電起 長江孤嶼 楚楚新
宮摹文像 卓作配西 東奸雄泚 頽烈士動容 刊碑撰
德千載 英風

吾侯之於此 敬仰視其門 有大書體玄二字 爲扁遂
相攜而入 見一老翁 坐長明燈下 敬往揖之 翁起相
勞苦曰 深山中 昏夜遇風雨 得無疑懼乎 敬曰 歸省
吾晨昏之常 恐貽吾親憂 雖甚勞困 苦無恨 但得一
燭尋路 即可歸矣 翁笑曰 山中那得有燭 但有少枯
葉 郎君且燎濕衣 徐爲之計 敬起解衣 問向童子曰
翁爲誰 何姓 童子曰 先生不欲人知其姓 每向人自
稱逍遙翁 又問汝何名 曰 吾名少孤 敬疑其爲隱君
子也 脩謹進曰 敬家只在山下 往來山中 甚熟 未聞
有體玄之院 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 敢以爲請 翁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曼山館
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遙谷中 吾世業爲醫 往來中條
山中 後因避難 陶隱居 有丹室 在此 因採藥南來
結菴 少憩 不覺遂淹歲月 不久亦還故山 耳 又問體
玄爲何人 翁曰 此吾先世事 郎君亦無用知也 頃之
燎火乾衣 又懇乞還家 翁起謂敬曰 郎君旣不肯
留 以待旦 吾有一牛 可騎之 而歸 昏夜泥淖 當有所
恃 無懼也 敬大喜 過望 卽命少孤 牽牛出 又呼一童
名少逸 曰 汝可將吾舊籠 來就籠中 出一僧帽 謂敬
曰 旣不能留 款以此帽爲贈 敬辭曰 吾爲書生 平生
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 翁爲長者 旣蒙訓教 安得以此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
 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
 出宜秋門乎耶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
 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
 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
 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
 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人人已就
 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
 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
 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為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大 曼山館

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
 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
 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
 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
 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
 尚存焉
 按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
 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
 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
 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閔時

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避多
 遜鄰家曰萬無接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
 匿之牆中聞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
 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須髮五
 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
 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
 曰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
 時為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
 四門助教處之乃出具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
 中緘題往來詩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曼山館

將不測聞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
 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
 問釋閔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戶部右侍郎王鍾傳

鍾字公虛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起家為掾坐事戍遼東用薦授行太僕寺典簿進燕府紀善上舉義南向鍾侍世子守北京恭慎小心夙夜不懈甚為世子所重永樂元年陞北京刑部郎中復陞戶部右侍郎鍾為人端厚沉靜從容詳雅臨事無留滯僚吏多服其能云

職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吳山館

戶部侍郎劉璉傳

劉璉字廷璉崑山人永樂十年進士任陝西道監察御史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洪熙元年叅贊宣府軍務宣德十年兼督邊儲陞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仍兼巡撫累降勅褒獎有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夜無懈之語璉公勤廉謹人不敢干以私在邊數年終始如一日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悉依璉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即其地葬焉天順三年葉文莊公盛叅政山西奏璉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朝廷遣官諭祭

職錄

卷之三十一

九

吳山館

遷葬崑山

戶部右侍郎王公淪傳

朱睦㮮

王淪字子清左使純之子也弱冠舉進士 文皇以其少遺歸卒業久之起授翰林庶吉士入文淵閣纂脩永樂大典是年秋以外艱歸服除時 昭皇監國選經明行脩之士授諸 皇孫經於是吏部薦淪引見 昭皇問曰汝非王純之子耶其學行吾素所知汝其勉之拜左春坊左司直郎賜衣一襲禮遇甚厚洪熙初封建親王淪遂為鄭靖王左長史靖王當紀不齊淪諫不可王不悅宣德四年王就國累月不親朝淪又上書諫不聽頃之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以獻語尤激切而左右有不便者日又浸潤由是與王不合 上聞之移書讓王王終不聽六年召還改行在戶部郎中 睿皇即位拜淪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未幾母卒 上遣行人諭祭命淪卒事起復淪既辭弗獲復如浙罷力役寬賦斂舉廉能蒞事五年督運京餉一千餘萬石招撫流移五萬餘戶獄訟不興盜賊屏息兩浙父老感而歎曰真先大夫布政子也會入覲 上留攝部事明年春淪以老乞歸卒年七十四有退菴集六卷

戶部左侍郎奈亨傳

亨字彥通順天府香河縣人初為吏 太宗舉兵靖難與守北平城永樂二年錄其勞授修武縣丞秩滿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郎行部草調吏部驗封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璉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視事如故宣德五年遷通政司左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詔事太監王振至詐稱詔旨日支牲膳酒果以饋振後秩滿自陳城守功得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與吏部郎中趙敏構是非辭連尚書王直俱下獄幾為所害十四年病不欲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退力疾視事惟乞免朝恭慮人以為老乃染白髮為黑厨役杜清竊笑之亨怒捷清清因發其姦賊數事下獄坐死蒙宥致仕至是卒遣官諭祭亨為人有才請克舉職務第素無學術不脩士行惟阿附權貴恨自用稍有拂其意者輒構訐不少貸時論薄之

升 卷之三十一 2 又

戶部右侍郎南陽焦公宏神道碑 王直

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於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養命出師征之而以公主魄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厲以進軍不悉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適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某縣以困憊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脫道即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為瘴癘所侵今瘡復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計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為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焦山集

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日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為幸壬子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歉積通稅濬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懷趨之事以辦治已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為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為縣令者九江歲納蘆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焦山集

宜行事政令一新危不得為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蠲其稅甲子國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上以陝西緣邊竹宿重兵俱仰食內郡河南滇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公公按視其廩庾考較其耕獲姦弊盡革儲貯以充其他建立皆類此

歐敬錄

明林之三十

十四

戶部右侍郎王質傳

王質字夢璉直隸太和縣人由鄉貢為南陽縣學訓導秩滿擢監察御史宣德十年陞四川參政尋遷山東右布政使正統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缺尚書上命廷臣擇老成有學公廉勤厚者衆以質對遂陞刑部尚書居五月以失獄囚左遷戶部侍郎正統九年閩浙銀場盜起命質往治其事至彼得疾或謂行可少緩質不聽至杭之武陵驛卒有司為備棺斂送至故里計間遣官賜葬祭質在四川常言十事皆中時弊每行郡邑不食肉惟啖青菜蜀人呼為青菜王

歐敬錄

明林之三十

十五

吳山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李公進神道碑

楊 溥

公姓李氏諱暹字實縣長安人祖彥均父才甫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通政使祖母傅氏贈淑人母王氏封淑人公生而豐偉成童端重如成人才甫公嘗謂人曰光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及就外傅即知書學守禮節寒暑未嘗求便於衣巾居近閭閻未嘗入茶酒肆甫冠入鄉校祇事先生長者日留心經史洪武已解領鄉薦入太學友天下英才求造高明此其資稟同學之所自也永樂癸未授北京行部戶曹主事

家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受山

十年以事左遷苑馬寺清河監副以薦使西域五往返共若干年宣德初大臣以公正廉能薦提督京倉正統初擢通政使以母憂去制中以孝聞服闋還職所理事如舊兼理通州直沽倉及象馬草芻辛酉陞今官此其歷官也筮仕戶曹及調戶部文移精核會精明白受知於官長咸稱公勤政以勵其餘在清河監上言更牧地為法司所核履法鞠之公終不易辭卒如所言學教有效五使西域宣達 恩命從容不屆所至夷人恭順憐中國有人往返萬里遇艱難身死之與士卒同甘苦同行者愛慕之如父母每回朝

重蒙 恩賜提督京倉夙夜在公未嘗以風雪寒暑少懈屢以制下不容請託官屬敬憚不敢為欺弊於是輸粟者無留難受廩者皆精完蒙其惠者以得瞻厥望為喜此其政績也今年七十方欲請老章未上會陝右計議軍儲屯田久無實效特命公經理受命之日雖然自喜促期而行不意遽疾遂不救疾革嗚呼日糧儲糧儲無一言及家事實正統十年九月癸巳也計聞詔遣禮官論祭命有司營葬

家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受山

戶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王直

吳氏世家邵武之隆賢坊其先多不仕公之祖均用父仲政皆有德誼以公貴皆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公諱聖字信玉生有美質自幼端厚不與羣兒戲屹然如老成人鄉先達皆器重之甫弱冠遊郡庠治春秋永樂戊子試藝鄉闈在高等明年會試不偶遂入太學有文行者皆樂與為友其學益進歷試於兵部又以精於吏事得名擢為武選主事時錢塘方公實為尚書最嚴察難事而獨奇公公丁外艱去方公以公才行言於 太宗皇帝詔奪情起任事或謂公

康徵錄 卷之三十 十八 吳山

如何及觀其所行裁決無留滯而皆豫於人心莫不帖服甲辰陞武選郎中士大夫論可大用者皆屬意於公 宣宗皇帝知之宣德庚戌陞行在戶部右侍郎公感 上知遇祗慎不懈於夫所以足國裕民者蓋無不用其心正統己未徙內庫 勅都知監大監洪保魏國公徐顯宗與公理其事庫物以巨萬計二公重臣多憚煩一惟公是賴公以身任之纖芥弗遺人尤服其能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士以示威 上臨朝問戶部馬之來幾何邊兵所乘幾何日用芻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為數幾何果能

不寤於用否尚書侍郎倉猝未能對 上以為不恤國事譴威遠益欲磨厲以進之也公感 恩念舊端端不自容曰臣實負 國罪當死荷 聖德如天幽容之敢不圖自新冀少報萬一士大夫惜公之才者亦冀公且復用謫二年而以疾不起豈非命哉

康徵錄 卷之三十 十九

戶部侍郎謝公璉傳

謝璉宣德丁未探花頴異絕人于史百家過自輒成
誦除翰林編修纂述數千百言務在不詭俗好嘗言
史官之得失係天下之是非一時之褒貶關萬世之
榮辱時有權貴人干以私璉廷諍之不為諱嘗修
宣宗實錄大明會典聖鑒日曆諸書會災異屢見璉
請出官人又請赦諸無辜除連坐法遷侍講進經筵
上御昇倫殿命坐講經俯聽甚悅嘗舉政要一十
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大都
為買生憂治危明計也策上 天子稱異次第舉行
璉敬錄 卷之三十一 非 長山館

非

長山館

陸戶部侍郎會大司徒楊公致政璉獨主部事夙夜
勤勞董察剔蠹制便宜陸事為經久可繼之規友學
士高毅同年友也意欲推轂璉絕之竟未嘗以尺
素通問端嚴正直最有大臣風 上方柄用不幸卒
於官家世清白子孫能以詩禮世其家云

戶部侍郎張瓚傳

廖道南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通敏有才出補太原知府以父憂去
服闋復守寧波值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
聲稱赫然擢廣東參政轉浙江布政陟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復起質松潘軍務松茂疊三
城在蜀為西境與董卜魯胡接壤易為騷動成化十
三年巡按御史毛驥奏諸夷挾吐番以叛 上命瓚
往視師瓚率兵萬人分為五哨先築白草壩剪其羽
翼遂度北羊峪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
玻璃二泉分流南北自北去為洮河南為江漢之源
即古維州舊地瓚討平之播州土官楊輝奏稱天壩
千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皆允之褒賞其
功晉戶部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總督漕運巡撫
鳳陽卒賜祭葬所著有土苴稿東征錄史南曰臣讀
國史謂瓚貪功起雲張大鮮實豈其然乎昔李德裕
經略維州牛僧孺恚之遂植朋黨而德裕之氣不衰
今蜀志紀瓚之功不可誣也豈以寸朽普連抱乎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長山館

戶部右侍郎邢簡傳

戶部右侍郎邢簡字居敬陝西咸寧縣人少力學有志尚登甲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擢真定府知府真定畿內劇郡番漢官軍雜處勲戚豪右占據民田譁訟紛沓簡處之有道上下安之以薦陞浙江左叅政尋轉順天府尹京邑供億繁重簡力為裁省十去五六陞南京大理卿尋徵拜戶部侍郎至是端午侍駕閱武于萬歲山之陽忽疾作急扶歸抵家而卒時成化十四年五月簡為人廉介有守蒞政澹明與人交坦然絕無矯飾卒之日囊無餘資士君子惜之

狀教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傳

者無聞言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孫公仁行狀

楊廷和

公諱仁字世榮姓孫氏世為貴池人公自幼器識不凡為郡庠弟子員郡博及守武每誘掖之期以遠大提學侍御孫公屬有司訪求諸生中有德行者置德行簿註名其上公得孝弟忠信四字正統丁卯舉於鄉景泰辛未第進士奉使稽永平山海邊餉賜白金勞之明年授南京戶部主事天順丁丑改工部提督濟寧等關庚辰調戶部督糧於畿郡監收於京倉所至具有條理大司徒張公都憲軒公雅重之癸未擢

知順慶府二公深惜其去中道丁憂杜門讀禮服闋未上改西安府治行異等人吏悅服成化戊子因原變作王師遠討供億實繁公內理郡事外給軍中百爾徵需未嘗乏缺賊平之後優詔獎勵癸巳遷右叅政所部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至是鑿山開道人咸異之明年督修邊墻以禦外侮二役雖都憲余公為之經畫而周旋從事亦公之績也丙申晉右布政使時流民移聚漢中荆襄間渙無所統都憲原公奉 詔撫安之公寔贊襄其事輯寧是圖不忍言驅殺已而議設白河諸縣編籍以居至今

狀教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傳

按堵明年轉左布政使又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蜀地先是孝感張瓚蒞蜀挾才喜事震動揮霍屢造邊釁竭我民力人多苦之聞公先聲私相慶幸此至簡重沉靜與民更始嚴無峭刻寬無縱弛松茂羗人憑險出沒沮絕餽道公時時召其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後或犯我乃登罪討之渠魁授首居人以安前後受詔獎諭者五有白金綵幣之賜凡地廣事繁僻近崇夷州縣皆分地立縣或陞爲州或易置長吏以臨之己亥叙慶諸郡歲穀不登輒出公帑賑卹之且復其家二年招集流亡多所全活待士大夫極有禮義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

吳山館

宋學士景濂墓在蜀郡城東門外爲山水所囿公命有司遷葬且存卹其後人壬寅冬進階通議大夫贈父祖如其官在蜀八年凡其所行皆可稱述乙巳召爲戶部左侍郎尋請骸骨歸復蒙恩詔晉階二品典刑鄉里未踰年卒

戶部右侍郎張鼎傳

戶部右侍郎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太原府知府山西左右叅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召爲戶部右侍郎以疾乞歸弘治八年十二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鼎初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有理學名知太原有惠政民懷之至巡撫保定則令各府沿路築墻莫禦盜賊衝突修繕頽勞民頗怨謗故召爲侍郎而人不以爲德舉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

吳山館

戶部左侍郎李公嗣傳

黃佐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
 羅爲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景泰甲戌進
 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嘗督南畿江西積欠輸賦不
 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爲例晉署郎
 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安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密
 政戾民參提悉正其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
 曰公輔才也欲薦代已會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
 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適行郡飲酒禮有司設主席
 撤核視賓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副任
 不敢干以私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
 重修呂東萊張南軒朱考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
 知所嚮慕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
 湯溪縣隸本府以便之治行爲浙江諸郡之冠壬辰
 入 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遷浙江右叅政尋轉左
 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
 上軍政數十事皆行之晉福建右布政使漳州有狂
 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
 嗣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
 帖然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 覲道經金華民爭迓

之攀轅涕泣不忍舍刻石路左以昭功德癸卯遭內
 艱適蘇松多事奪情起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首陳事宜降 勅嘉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
 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試預讀卷尋轉左侍郎
 會本戶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損邊儲事者奉 聖
 旨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心羣務感疾
 乞歸得旨弘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居官三十餘年
 田園無所管增沒之日衣篋中惟白金數兩而已論
 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
 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
 爲津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
 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
 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
 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
 已晚矣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
 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
 脩名立脩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
 謂之不仁可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吳公原卿近碑

李東陽

公舉景泰初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時 慮廟新即作百司皆悚厲脩職公陳正心用賢簡名將斥異端諸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溥恩澤以廣繼嗣七年遷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以外艱去十三年改禮科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 西廠久織公乘眾念倡諸科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貪虐鎮遼東者陷賊不以聞又劾之為諫官二十年前後論奏數上雖少忤不變又奉 勅督馬政考牧 有法十九年擢太僕寺少卿再閱京營馬數又召商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為卿二十三年用廷薦擢戶部右侍郎總京儲事寬不弛制藩邸官卒多怙勢擅出納輒繩以法今 天子嗣位公蒞事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五年浙東西大水 勅公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其地公宣德意誅民隱勸分平糶給米穀三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歲逋賦數十萬他如脩海隄塞銀冶嚴禁溺女申婚禮舊制援古人政迹著為編刊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召還部在部近九年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

十五疾卒公諱原道本其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

吳山傳

戶部左侍郎明山王公傳

公諱儼字民望號畏齋一號明山先世武昌蒲圻人
大父子民官奉容藉焉子民生琛琛生致中致中生
公公為兒秀穎過人天順壬午舉於鄉成化己丑登
進士壬辰授兵部職方主事癸巳父卒居憂服闋吏
部改選都水理呂梁洪事公曰呂梁水急上下瀉棹
居中石齒崱嶸壞舟難行乃相東岸穿二渠以引其
洪漕船買船利之陞刑部員外郎踰年擢本部郎中
慎刑獄獄以正國法罔不明允甲辰遷四川成都太
守公素廉靜剛果歲餘異政疊出成都大治弘治戊

申以母憂去起復改守衛輝以治成都者治之當道
推薦咸以為治郡第一甲寅擢河南右叅政丁巳擢

陝西右布政使時 上方有旨購玉土番諸夷以玉
赴鎮守劉琅琅欲易以獻即檄布政使取萬金售公
執不可琅不得已令夷自貢其後 朝廷以玉偽黜
琅深愧謝已未冬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入境即樹
風聲慨然有澄清之志未幾高唐州秀才楊才顯以
戲博與黨友艾鑑有忿誘殺鑑并殺其妻子三人鑑
兄剛往視隣里誣執不能辨州杖殺之其子王名繫
官亦垂死公鞠理疑焉一日出旋風逐與公心動曰

異哉梧丘之怪也乃佯不理使人按其蹤跡得才顯
情狀捕問之獲刃於井獲血衣於學官遂伏誅自後
奸猾震懼山東士民服公掩伏如神維時榆林虜入
寇公陳籌邊四策曰選將練兵搗營野戰又經略山
東事宜再陳五事曰通變田糧更置馬政歸併便民
移巡司給關防 上咸嘉納庚申八月晉戶部右侍
郎公清忠鯁亮終始不渝受知 孝廟多所眷注崇
王侵民田業事聞 命公理之公至河南悉歸侵地
於民王辭不直 上示以威而勞公羊酒朝皆榮之
辛酉十二月以疾 亦不允壬戌進左侍郎十月賊

晚振延齡周壽恣 凌人強奪民業公勘之抗疏以
聞 上嘉其直 宴及寶鑑以褒乙丑歲 孝皇

崩 武皇嗣位公聞計曰吾君已矣吾受不貲厚恩
使不早填溝壑輔翼嗣皇以死為報心之願也言既
悲慟自是不敢言去六月北虜恣寇遣師徂征 上
賜璽書 命公督理糧餉公與疾至宣府百方計處
得粟數十萬石以濟公屢上疏乞請諸路芻糧趣各
省邊課 上皆允行然語抑權豪中官多銜之丙寅
二月兵部論功 賜爵一級公回京陳四事曰清邊
地計邊餉處芻場邊站堡 上納之 賜資如故夏

五月公以官寺盜權中國罷疲四夷騷擾行恐致禍
三疏乞休 詔公進秩乘傳還居無何逆瑾竊柄爽
輒大臣公聞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下束裝以待丁
卯十一月給事中胡盤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
瑾素惡公剛正以公督餉借誣罪令金吾械繫至京
時埋者議公無罪 上詔免公歸戊辰夏五月瑾以
公弗謝去怨如舊尋躡其故奏公減勇士布復令巡
按御史解京公得傲即告祖廟携二僕命少子實之
隨行秋九月下錦衣衛獄時人有勸公者曰瑾擅作
威福擊斷自恣苦公如是索賂爾公曰吾無罪亦無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錢守正以俟死也勅者憐而退幽滯罔圖贖歲已巳
夏四月刑部議公非守典請輕其罪瑾怒矯成違東
三萬衛收公果朝詰勅公出獄乃作書貽兩子宏之
等慨然遂行其略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
求利也將以愛民報 主而反為桎梏守正不阿非
希榮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反受戕賊是故
深為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行同人爵祿
踰量不能如遠環之卷懷而甘受蕭何之獄辱誠為
有道羞也爾諸子謹身約禮一遵家訓毋辱先人毋
以吾為念諒 天王聖明吾罪不誅得骸骨以正首

丘天地之福祖宗之幸公至成所屏居僧舍日檢方
書自適遼之尊貴日遣使存問不絕或有饋遺公辭
不受女貞朝鮮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徙定邊建士
夫日來省問詩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永訣生死禍
福弗動也庚午夏四月安化王謀反事寧大赦公始
得歸八月瑾亦以逆誅 詔復公舊職公乃焚香祝
天曰吾以孱軀冒覆餗之戒憤諸邊裔言念祖宗緬
然引領南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之恩何以
報為再拜而謝放浪名山之閒日與俾倬徜徉丘壑
以樂餘年與其配周淑人則願並坐人望之若神仙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然庚辰六月淑人卒辛巳夏 今上卽位給事中邢
寰御史唐符先後論公守正遇害應進階錄用 上
特命有司以禮存問亦殊典也癸未冬公寢疾甲申
元旦越五日命諸子移居正寢遺命勿乞 恩葬祭
遂屬纊而絕享年八十有八

戶部右侍郎何鈞傳

戶部右侍郎何鈞字仲衡河南寧寶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雁門等關時晉王妃父怙勢驕縱有司不能制鈞至欲發其姦其人懼伏門請罪鈞責以大義乃自戕鈞亦不較庶幾寬而有制也正德改元陞戶部右侍郎提倉場旋以足疾請告後遂致仕正德五年十月卒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長山館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斗菴韓公鼎神道碑

新 貴

公諱鼎字廷器慶陽合水人也曾祖臣不仕祖敬父傑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祖妣高氏贈淑人妣蘭氏封大淑人公生有異質兒時即知慕古不喜嬉戲補郡庠生有時名以詩經領成化乙酉鄉舉卒業太學見聞益廣及歸築室范文正公祠堂之左集徒講學漸以鳴世者為準辛丑登進士第乙巳選為禮科給事中公日給事中職主封駁吾學其可試矣丁未 孝宗嗣極首陳公銓選經財用嚴兵衛崇天道四事尋差陝西寧夏二鎮給散官軍賞賚能盡革佞激弊戊申遷右給事中時西夷貢獅所過驛然公疏言 陛下初政放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踰年而納此貢恐無以示信於民宜罷遣之又以皇嗣未廣為憂上言古禮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重大本也今合是弗圖乃信邪說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不已惑乎 上感其言優詔答之進左給事中太常卿夏永中少卿蒙以祺俱由黃冠至金紫神藥觀道士董素雲竊祭服售人事覺因火其藏以滅跡永中等庇素雲以災聞公請明正其罪且乞用文學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五

長山館

之臣以充大常庶知法守素雲乃 詔下獄衆論快
 之親藩將行婚禮 詔給淮鹽一萬引為助公言凡
 賜鹽須遣中官支鬻因多市私鹽舟艦塞江官莫敢
 何問鹽法且大壞請令有司給價與之便詔如公言
 是時四方奏報災異甚多 上懼徹樂減膳詔百官
 脩省言缺失公陳謹大要堅大信崇節儉簡大臣重
 藩臬五事明年辛亥又上明正學遵舊制抑異端三
 事復因星變極陳時弊指斥貴近無所回互且乞遍
 覽羣臣言有理者悉施行之 上皆嘉納擢通政使
 司右叅議乙卯應詔陳言數事言亦剴直調南京尚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實司卿尋改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庚申擢右通政
 駐安平鎮督理河道公申明禁例不為貴勢所奪又
 置朱家淺等閘使水有節稍濬汰上蔡兼諸泉於河
 運舟楫之隄南旺湖以障泛溢民得其湖外田流徙
 者復業乙丑擢通政使督理柴薪於易州嚴盡剔宿
 弊完通薪一千七百萬有奇以母憂去職服除遷戶
 部右侍郎遂引疾歸正德乙亥卒

戶部侍郎韓公福傳

韓福字德夫西安衛籍天長人也初舉進士令滑有
 聲以憂去復除章丘拜監察御史弘治十一年出守
 大名郡郡自 國家罷兵戍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
 通判領之然籍為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
 縣番上之法而團操之又倣古為保甲法每十家置
 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詢察之盜賊滅跡道不拾遺
 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齎
 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
 者率不解行李人人投衣囊亭中事畢各持去間遺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旬日他吏民不敢愁也其威名大率類此居八年以
 治平為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覲朝中吏士夾道
 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時 聖
 聖家奴頗驕橫 朝廷遣官訊之累年不決逮繫者
 數百人朝論曰非韓知府不能也遂移公勘視公微
 首惡者數十人論以理法即日決事聞 孝皇帝嘉
 其能賜衣二襲白金五十兩人士至今傳之
 韓福關中人也舉進士為滑令改章丘令俱有聲入
 拜監察御史為大名守入課最治行天下第一擢叅
 政未上召拜大理少卿以都御史督蘇松賦亡何入

佐都察院偶坐他事忤劉瑾下獄具籍上瑾覽曰是鄉人韓先生耶立出之與語大悅即拜戶部侍郎福自是改心曲事瑾矣與羣書策亞張綵遷左侍郎兼副都御史清理楚中田稅而劾所部賄累萬計饋謝瑾至則瑾已伏誅發其賄捕逮下獄論適戍久之赦歸近九十乃死 并州別記

康海作碑文云先生為大名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爭觀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參政參政方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勅總理直隸軍務馬政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三

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地方彌盜安民今鈔其比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

回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凡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

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在湖廣賈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

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卒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三

戶部左侍郎陳勗傳

陳勗字時勉山東單縣人成化辛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廉平頗著擢通政司右叅議尋遷右通政命閱實山西寧武等三關邊務轉左通政正德丁卯為太僕寺卿明年為戶部右侍郎值逆瑾竊柄不善阿順已銜之會御馬監請官清覈牧馬草場意非瑾出而瑾所建玄明宮亦侵其地時勗適被命乃益見猜怒事竣勗上章乞罷進左侍郎給驛以還瑾敗復起仍舊官提督太倉後改蒞部事正德六年六月卒於官以子工部郎中策請得祭葬如例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

性坦夷歷官無大建白而奉法勤慎鮮有敗事云

戶部侍郎張璉傳

戶部侍郎張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璉陝西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歷山西按察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疾乞告起為戶部侍郎致仕至是卒璉不畏權禦巡按湖廣時有貴臣子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彬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孰敢信儀賓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望

性坦夷歷官無大建白而奉法勤慎鮮有敗事云

戶部右侍郎鍾公芳傳

黃佐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弘治辛酉領鄉薦
 第二正德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時
 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歷
 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勲司郎中轉考功陞
 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捷諧蕩者文雖工
 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叅政去貴縣虎患論
 降洛客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功
 捷聞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之難
 虞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太常寺卿疏言祭告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主 受山節

稱 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奉
 勅總督太倉經略邊儲漕政大舉甲午七月南京
 太廟災自陳脩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上重
 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以書
 史自娛名其居曰對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以私
 者謝曰吾守志猶娶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卒於
 家計聞贈右都御史賜葬祭

戶部左侍郎唐公胄傳

黃佐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
 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
 主事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南司主
 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為宋死節趙與珞
 迫謚立祠皆闕政體尋陞本司署員外郎廣西提學
 僉事通習羣書以啓迪多士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
 官莽信嚴貪狠知縣趙九臯論解木邦孟養二宜慰
 構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人覲陞廣西左布政
 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勿具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主 受山節

日為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 旨如議通
 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改
 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戶部陞
 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胄疏言事體至重決不可
 征疏奏為遵 祖訓崇內脩以隆治安事禮兵二部
 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議處安南廢貢事宜謂黎
 譚黎應既非故主黎嗣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
 莫登庸陳昌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綬皆借狎孺諛
 應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
 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名姓一

面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雖明切然 明旨一則曰便會官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過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勘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爲 陛下陳之星辰莫大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率夷乃天地自然分限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大然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像贖罪以全之及不悅而克卽爲陳氏求後不獲乃不得已而郡縣之是干聖祖之意亦懼有違者我 仁廟每以爲恨至宣德初黎利之叛衆咸以昨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言棄惟楊榮楊士奇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卽曰 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諸慨歎朕聞之屢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四 雙山館

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具如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爲治統羣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分爭中國之福漢當匈奴之感歷高祖文武奮力威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蓋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殃赤子以事犬羊漢人所謂割心腹以補四支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爲中國舊地今乘其亂而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歷浪泊無功及歸立柱爲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廣西思明府之接境及我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卽僭號以叛宣德初柳升携益兵七萬未抵而爲伏兵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若以一旦不庭可惡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以來不拒去不追而略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明之地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彼之利一則以奉正朔而威其隣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今爭亂之時昨尚奉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姓名未的而過之是益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五 雙山館

以此罪之則將何以爲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本於財力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猛之征今見在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內地然內地自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爲工部所取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販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亦盡皆解用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宗之倡征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內侮成多兵連唐方因衰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力之法遼東內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宗 史部

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兵燹既畢卒至白溝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比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哈刺慎及吉囊諸種據爲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七也夫臣之所以酌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盛之累雖出於忠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伏願於已遣之官趣其未行收回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在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

已張而弛問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爲不便只須該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歡忻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省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東之射利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澆派而肆侵漁之毒驗撥之害不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齋 勅整備兵糧之議亦望停止則 祖訓尊嚴 聖德光大人 心結固而治安永保矣武定侯郭勛欲其祖配享又議沮之戊戌夏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宗 史部

議明堂享禮上疏作 旨罷歸是冬詔復寇帶疾歸聞 聖駕奉章聖皇太后梓官幸承天齋張力叩首曰此神聖之見萬世永賴可謂獻祇不忘君矣胃秉性耿介素以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澹泊足振靡俗爲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白玉蟾詩文爲之精選名海瓊摘稿此其異也所著有瓊臺志江閩洞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於世子穆嘉靖己丑進士禮部員外郎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墓志銘

李廷相

公諱宗儒字醇夫號靜菴其先為山西郭縣人徙保定之雄縣祖亨父安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祖母于氏母周氏果贈淑人公幼而穎特舉動不凡比長篤志力學博極羣書弘治戊午領順天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已巳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奉命惟茶於陝西綜理周密宿弊盡釐癸酉巡按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家故多有不舉女者念有乖和氣即嚴為之禁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

秋徵錄

卷之三十一

吳

始免沉溺又多感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公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又貧民不克葬者多畀諸水火公乃為置義塚至今賴焉乙亥巡按河南會有河決勞費莫計郡縣苦之公即定規畫慎出納省費巨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朝深切利病時趙藩軍校不法為居民患公以法繩之事于宗室因以勢來脅公公即劾諸輔導官遂致斂手并河北亂法鎮守一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公為御史時首值逆瑾拒朝政繼又諸養子濁亂紀綱公守正不阿時雅重之丁

丑陞大理寺右丞丁內艱嘉靖癸未服闋陞本部右

寺丞時議大禮廷臣頗有異同公執論不移受杖幾

斃尋陞本寺右少卿乙酉奉命偕司禮錦衣重臣往

襄藩勸事公至據典執律研審詳確眾論寢之事竣

上特降勅褒獎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將致

大辟上復勅公往勸公至即滿除枉屈同事者欲誣

宋以取媚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事聞上嘉諭

之有羊酒寶鈔之賚丙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地方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

右參都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劫府庫聲

勢甚熾公至相機設奇發兵勦捕遂生擒首惡斬獲

徐黨捷聞有白金裝衣之賜又通賊王阿勝等益據

山谷為二省患公用策殄滅地方遂寧復有金幣之

賜仍降勅獎之公以夷貊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

事於朝亦賜俞允戊子以事忤當路回籍別用辛卯

復起公撫治鄖陽等處地方至鄖陽急先務修廢典

表鄉賢名宦以勵人心旌孝子節婦以敦風化有故

鄖陽通判于寇章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

為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章中湖省高第是公

成之也未幾改巡撫山東時山東盜千百為羣公至

卽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丘有窪田數多淫潦積久廢爲沮洳公乃以田數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流以入海匝月而就遂成膏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仕公既去任言官交章論薦乙未復起公以原職管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改戶部右侍郎尋陞本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上南巡公扈蹕勤勞旋京浹旬而卒計問上甚哀悼命禮工二部給祭葬焉公厥歷中外三十餘年冰蘖之操有如一曰其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乃割香城里田數畝置義塚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

史山傳

遺惜哉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官墓誌銘

孫 陞

及氏世爲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元宗起家伯恭生善業儒遊太學仕爲齊東縣丞善生昇昇生琮琮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補學官弟子駸駸有時名正德癸酉領鄉薦明年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由倖令庶官不得任臺郎給舍自唐制則然至於今弗改而公以進士得之才望可知已足時流賊掠畿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

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不靖公督捕八十餘

人中有有力者媒孽當路事聞勒公歸里聽裏數明無他改除陝西遷布政司叅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廣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人為光祿卿未幾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公於江防諸務既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部輒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有弓腰矢者紛出矣 召拜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公諱宦字士顯別號二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戶部左侍郎鄒公守愚傳

方萬有

鄒守愚字君哲宋威武軍節度使琪之裔父師魯鄉貢士為郴州學正郴人祀焉守愚生而穎異九齡為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以儒士領嘉靖乙酉鄉薦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議行平糶法奏發帑金賑全陝饑劫諸中貴冒芻蕘與為通逃主者諸所持論諤諤不阿司農氏倚重焉出守廣州訟劇政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羹色黑御史以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加所具烹焉亦黑通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通聚海艘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屬徭迫於閭帥將大誣亦得守愚一言遂解其威信服人如此蒞郡四年置珍異不問類余靖廣厲學官弟子多所成就擬方大琮余方二公俱前知廣州 安南不庭 上命將征之擢守愚廣東廉州聞父計奔歸其後安南降論功蒙 上賞服闋

起江西憲副兼攝學政所甄拔士先後登科第顯聞者尤多參政湖藩授方略禦苗苗通常德饑便宜發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者衆既乃以前江西省試事被誣調山東又改河南歷左轄時師尚詔歸德諸州郡率兵討平之繼汴河溢歲且旱盜起采宋間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綏馭有方境宇枚寧乃晉戶部左右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 世廟宵旰 命大臣往秩祀河嶽百神行賑卹守愚以才望當往趣入山西遂入陝西驅馳七十餘日祭告殆偏賑給數萬衆掩骼埋齒俱一時劫辦其告文皆出手撰以是積勲敬錄 卷之三十一

勞病作卒之日值改疏稿筆落逝計聞 上嗟悼贈右都御史謚襄惠 賜葬與祭錄陰一子皆殊典也守愚宏豁爽闊平居韜芒錫不見喜愠至臨大事如鷹發嶽立居家孝友與人交肝膽相照數歷中外著廉聲寂寡嗜慾獨執書如饑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驟太史公所著有侯知堂集史疑易釋義奏疏詩稿若干及家譜藏於家在廣政蹟最著祀名宦載廣通志長子通恩授南京戶部照磨叔子迪舉鄉貢

戶部左侍郎石永傳

戶部左侍郎石永廣平府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由中書舍人選授監察御史出為南陽府知府未幾坐御史事左遷濱州判官稍遷南京太僕寺丞平陽府知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轉南京大理寺卿滿三載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明年召改前職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卒於官贈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永鯁介廉靜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尚通士多失其所守永獨持清節端執自信嶢然不受變流俗歿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以為貞士矣

勲敬錄 卷之三十一

五〇八

戶部右侍郎黃公養蒙傳略

黃養蒙字存一福建南安人少而警敏凡書史人目
輒不忘撰著一脫手輒不身嘉靖辛丑舉禮部第二
人賜進士授浙遂昌刺邑前令為豪猾所誣抵公廉
其非辜白出之為民均徭役民大稱便政暇則延諸
生講論道稅學無少勦擢吏部稽勲主事徧歷諸
司累轉至考功郎中計吏之歲公日夕居曹中一切
杜私謁所旌別去存悉協輿論事竣遷南京太常寺
少卿晉光祿卿四十年晉南京戶部右侍郎踰二載
調戶部公端愨重厚器容有雅度南安故無城戊午
歲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七 山館

郎中

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部郎中邊公永神
道碑 李傑

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
戶部郎中任丘邊公卒於家 上特遣官諭祭兼營
葬畢其子右僉都御史鏞奉兵部尚書涑水張公所
狀事行以神道碑文為請按公之先祖世為其邑望
族曾祖漢英祖友成皆隱不仕父復初當 太宗文
皇帝靖難時率鄉人歸附屢立戰功授世襲百戶公
諱永字仕遠少業儒不恃廢廢學入邑庠遂以書經
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七 山館
領正統辛酉鄉薦第乙丑進士拜官行人景泰庚午
使安南王率其臣館次迎謁將拜於階上公正色責
之曰外藩名知禮義者惟安南與朝鮮耳今傲慢若
此禮義安在眾皆矍然退拜階下壬申使占城其國
風俗鄙陋夷情狡詐公待之以誠接之以禮國中敬
信哈密入貢還公驛送其人至甘肅禁制有方供應
取具外俾無得侵擾州縣其人言於甘肅守臣曰哈
密入貢且十三次矣館伴之使未有如邊公者天順
間詣 楚府行祀禮先是每祀用白金百餘兩公閱
得其實減浮費十七八後復詣 代府行喪禮閱實

者祀
車元
費禮
殺備
元

減費如在楚時或謂此有司常事無庸更革者公曰
大同地極邊民困殊甚一祭祀之需省銀若干糴粟
實倉廩遇饑歲可活若干人奈何仍舊弊平生所至
若河南山東陝西雲南足跡殆半天下未嘗少通路
遣人稱其廉介秩滿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丁外艱
服闋復除戶部貴州司督餉臨清時同事者中貴四
人咸怙勢肆虐公一以直道處之不激不隨而出納
惟公宿弊寢革民甚賴之成化戊子引年致政歸甲
辰春二月 朝廷推恩封公如子鏞官時次孫憲適
中進士公得報喜甚具冠服望 闕謝恩越再旬遂
病不起春秋八十有一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八

雙山傳

前戶部郎中卞公榮墓志銘 薛章憲

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
進士第試政大司馬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能
為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冊填委几上每公退食輒
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
所不能道也嘗奉 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
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驅馳中外二十
年稍以執掌為煩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
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
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屢常滿公
口占手繪晝日不得休無矜容新色下至馬醫走卒
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
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
或者履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緡紳之往來是邦
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途
不貨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安破
一錢士人傳以為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
舌縮首不欲為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
為刻梓行於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為篇章苟不
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

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植人統綱亦
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廣延招之不可得過
知已輒不待名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娭娯終日或至
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咷傾側也
益曠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都可
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徜徉殆三十年
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新阡陶城故居後有
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徵錄

卷之三十

六

山

戶部郎中陳騰鸞傳

陳騰鸞字士遠迎仙寒人少隸博士籍備儻不羈身
讀先秦書爲文間窺其指是時前學士大夫崇明經
不欲探閭廓深遠獨少保林俊擅著作經生口稍黏
古詞必獎引之御史林有孚者負才藻爲俊鑿重有
李素習騰鸞一日請騰鸞草瞻崇亭記記就有孚具
魚箋戒楷書繕寫楔之中堂會少保過有孚觀堂上
所擬記大嘉賞字呼有孚曰以吉長進乃爾即有孚
以騰鸞告少保欲晤鸞孚因爲鸞介少保相見討藝
數極於是騰鸞遂得譽於文林後登正德辛巳進士
官民部郎中時少保起爲大司寇鄭司馬岳佐本兵
寓邸間日以文字相屬尚書孫交秦余咸器許騰鸞
未久卒於官貧無以殯官長賻之始克治櫬騰鸞坦
衷無他腸但沾沾自喜又好詔人過問亦取忌吾友
丘秉文在日常對予言曰士遠固能文弟非少保誰
解士遠文又口昔謝安讀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阮
歎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今之時
求騰鸞能言者豈鮮獨無少保解耳秉文官光祿又
工詞墨乃托阮自況云士遠浴江集有孚林坡志皆
可傳

徵錄

卷之三十

六

山

負外

奉訓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負外郎林岫張公

昕墓碣銘

楊士奇

張氏出來宰相商英之後徙杭至隱菴居士又徙松江生南山處士南山生雲巖處士皆不仕雲巖娶吳氏生負外君諱昕字賓賜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負外君生有令質穎悟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旁誦周與嗣千文禍因惡積二語即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大雅王叔明一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象山

生授書通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待長者言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盡成如父志時家以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靡有遺闕十四姑之夫林鶴湖及人構訟誣辭連父代父白其情遂直鄉譽勃起洪武乙丑職吏得罪者率誣寓賦富家有司徵富家賦且罰輸作父在誣中既內賦當詣京輸作即代父行而訴於朝途免輸作戊辰應稅戶人才舉授殿廷儀禮司序班收慎職務無幾陳親老乞歸養從之歸作眉壽堂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為畫以授其弟任井井條理公

家百需悉出已帑不煩庶氓徵納必時不先期以病下不後期以名責嘗夏潦里稅無出悉代之出又度

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其中予資為本教之質遷雖水災而人免餓死公私賴焉永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奉命治水松江舉員外君自輔松舊江久寒眾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多而見效難不若疏范家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從之至於今郡蒙其利丁酉有以名聞者 朝廷遣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奏對稱 旨命光祿賜食用為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承命迎於道還奏 上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香山

嘉其奉使知禮蘇松嘉湖杭常六郡旱潦游臻先遣通政趙君任董治農務民苦煩苛 仁宗皇帝監國奉 命往副之至已七月中猶晝夜役民車水不已員外君言農事不及已徒勞無益即日散遣民皆感悅及冬嘗行視田之高下預為蓄洩之備歲餘日還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在戶部一以養民為心深為尚書夏公所重而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為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遺一無所取歷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始終一心員外郎九載當陞以疾言於天官遂奏俾致仕既歸

益以賑貧恤匱為務鄉之寒餒者率資其衣食不能
喪者皆資之有餘貸為商賈者皆予之而不敢息久
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裕計者動數萬間歲早輒
齋戒詣寺觀請禱得雨或民無種穀給之恐後其居
官居家蓋未嘗一日忘濟人也且暮以善道飭勵其
家人待滅獲如子長輒為之婚嫁閭門秩然作義塾
延師教其宗及鄉人之子弟樂聞善言日與賢士大
夫遊座上衣冠常滿襟度蕭散兼究空玄之旨釋老
之徒亦往來無間善奕嘗在 上前與待詔者奕待
詔下之退而自歎非常以是事君也宣德八年卒於
家

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西

戶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申公良墓誌銘

李士允

往予推官蘇州蓋知常州府同知申公云無何擢戶
部員外郎踰年議 大禮伏 闕死歸葬之翠屏山
矣厥友王君志道思公百世之下將沒沒也於是狀
厥行因寄之予請誌焉按狀公諱良字廷賢故陵川
人也其先日剛者遷高平而僑居公未冠即奮志濂
洛關閩之學聞名儒輒不遠千里從之遊無何舉山
西鄉試授山東招遠縣知縣公之知招遠縣也會山
東賊起橫行青齊間芻郡邑棄城走塞城門不出矣
公獨繕修守戰之具賊至以身先之追賊至黃縣斬
獲數百千人賊遁去已而賊益來公伺賊所在斫樹
塞其三面率死士突其前大破之乃後諸流賊莫敢
復寇招遠縣矣於是監司旌其賢調公知諸城縣以
憂歸起而授良鄉畿輔邑也權貴人過者率多所索
他知縣咸應所索乃公不與所索厥後權貴人亦不
復索居無何擢安吉州知州而錦衣葉瓊者怙賊寧
勢奪民田訟之州人謂公不可寧違也公曰吾寧違
寧不敢違法田歸民瓊銜之嗾無賴誣奏公事下竟
白於是安吉知州賢聲冠諸州陞常州同知尋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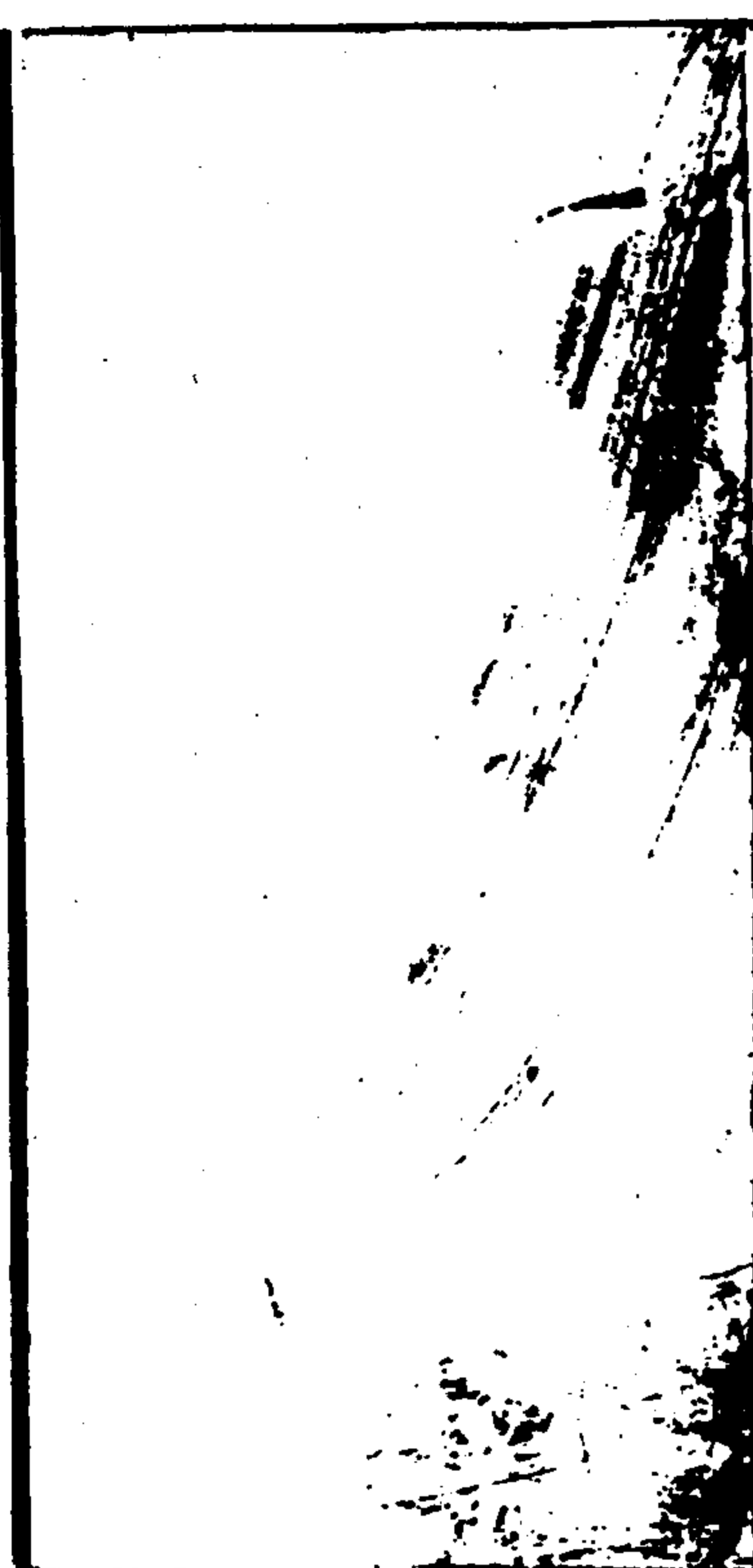
官公在常州時以事寓蘇州善李子會招遠民來圖
公像祠之聞之李子李子曰古有樹思碑淚非申公
者等耶孰謂今與古不相若哉不踰年而公伏 關
死矣嗟公不死使得紆蘊必將康濟羣物今可返之
古矣乃遽死也悲哉然泰山鴻毛古同一死公之死
猶不死云夫死生禍變之事大矣乃公善之則其常
而細者咸可推矣公生成化戊子二月二十日酉時
卒於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辰時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六

東山館



戶部員外郎張綸墓碑 魏思仁

汝上鈞石先生以萬曆丙戌卒於家卒又十年而先
生之子茂才覺吾始持先生行略與馮太史所為先
生誌銘向余絮涕言曰孤不肖無能為先大人不朽
不朽先大人是在海內一二知先大人者先大人一
二知己宜無如公暨馮太史太史業為先大人誌銘
藏諸幽唯是海內縉紳先生過先大人墓皆尚未定
先大人為何似人敢徵公一言之辱樹墓左先大人
死且不朽孤生而得稱為先大人子亦且不朽馮太
史者馮問之太史也余與太史俱先生門下士聞覺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六

東山館

善言泣數行下曰奈何忍表先生墓雖然余又何忍
不表先生墓按志及行略先生諱綸字宜甫世所稱
鈞石先生者也先生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
之歲即雅志聖賢之學同里有旺湖吳公者講學蜀
山先生從之遊是時諸名流如我疆孟君輩日集講
席先生獨悟未發之中畫前之易吳公驚謂同學諸
生曰何物後生直闖先天異日寧但折五鹿嶽嶽角
耶蓋自是屬意於先生而四方諸學人從先生遊者
幾與吳公埒經先生指授皆稱名士然先生敦奇竟
輒試輒不第先生視之泊如也癸亥纔得歲舉而前

旺湖吳公方佐太宰欲縣美缺待先生因促先生試
司屬先生固不肯吳公益高之丁卯司訓吾秀水諸
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羣諸生講道於尊樂軒諸生人
人自謂得師先生晚故事以肯入太學者率厚愧諸
先生先生恐難為諸先生姑聽之稍從頌即持厚愧
克賀儀諸生又無不人人心折也辛未陞青縣論先
生教青士無異教秀水又捐金風諸生築河隄衛學
官壬申擢三河令三河城如斗大顧衛疲甚先生力
任勞怨查隱地省畝稅均驛車定馬戶三河民若更
生而其大者則發中貴人之陰事責太宰里之通租
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八

員外郎庚辰 上謁陵先生主事餉省費數倍已督
運惠通河一日夜運三萬石辛巳督儲易州先郎中
被劾構者欲擠之死先生力白其寃在易條上六議
一議庫藏二議倉廩三議草場四議修理五議覈實
六議名買俱報可載會計錄中先生出入平允其收
支俱不令有羨金人咸德先生而獨不厭中丞某太
宰某之意保定倖楊某管易餉其人險而貪衛先生
甚乃因二憾中之誣先生江陵黨左遷肅府長史嗟
嗟先生而黨江陵何異坐閔伯以入執黃門為宣淫
也竟矣先生因上疏乞歸歸而家居四年卒卒之日
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九

各飛章為先生有三不撓三不知之語乙亥擢通州
守通州水陸畢湊衝疲更甚先是直指使者按通州
款其弊曰非三河令不可故特疏薦先生先生至通
州奸釐弊不避權豪如清牙行之稅課革妖僮之供
辦省驛遞之騷擾減選婚之糜費通人至今能言之
先生雖循循儒者願聽獄以情片言立折有輕齋解
戶被盜不得先生速舟人一物即服密雲有妾毒殺
其夫之弟先生訊其夫立叩頭服公守通歷四載兩
入計不持一介謁當道已卯竟用卓異擢戶部山西

至功名當付之倘來又為書戒同志他無所及公狀
貌魁梧平生不苟言笑事親孝居母喪哀毀骨立事
兄恭謹與人交有終始過少年開敏之士必誘之讀
書學道性淳朴屏遠聲色居官所至著廉聲去三河
時庫吏密持羨金三百餘兩投私署公麾之出令買
穀賑濟在通積羨金三萬申請貯庫抵小民一年之
稅歷宦十五年祖先所遺值粥之田不加尺寸性嗜
學於理無所不精而獨枯思字為後於書無所不讀
而尤深於易嘗著三圖說圖書考探考考格致問易

譚四書原多前人所未發今相國南昌張公嘗追通
與先生談及圖書之學先生為公娓娓剖析張公亟
加歎賞謂周邵以來此義寥寥何幸於塵中見之公
始配戴宜人繼配嚴宜人即生覺吾兄弟者也余嘗
聞朱元晦言三代事業皆從心性上磨鍊夫心性云
者豈張先生所拈思之一字乎思生慧慧生才以故
訓名訓論名論令名令刺名刺戶部名戶部世言吏
治儒行不相能即能亦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故卓魯
助卑絕之譽揚田憤揅切之旨跡先生生平學術官
業可謂卓魯而趙張田揚而京焦者矣當 高皇帝
時最重歲舉余不惜先生既一第而惜先生生不逢
高皇帝時生逢 高皇帝時王公八座豈足為先
生道哉然假令以三公八座易先生吏治儒行先生
必揖謝不肯也余既不忍負覺吾兄弟之諾因為表
其墓曰明醇儒廉吏張鈞石先生之墓

教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高皇帝

主事

主事劉佐墓志銘

崔銑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哲卒於京
予暨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子以書
告曰王君貧曷資之王君子弱寡貞僕曷以力以道
如何子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於京二十有
七日卒子暨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佐號北原陝
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為太平府推官後守彰德
積官至僉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
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為
大母曰將衣汝以道泣曰今米與衣孰重今亡米死
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
將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五
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
於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都御史守彰德予郡人
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與以道遊以道延接彰士
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者母問賢館之如戚正
德丁卯試於鄉中邵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
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表臣誦事太監劉瑾
以昇為奇貨薦於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

教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高皇帝

理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所以道匿之閱數月以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也以道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理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能脫昇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成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庸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即勢人來吾亡寧

非微錄

卷之三十

七

七

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庸奴乃欲弋利乎比侍夫縛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以道明敏多才論事拆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聞士才且賢即傾身下之賦詩清峻嘗自謂曰學未充其資仕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嗟悲乎悲乎

戶部主事胡燿傳

胡燿字仲光世居太平之蕪湖自幼穎悟甫八九歲能詩翰家世農燿從諸弟躬耕畝畝盛暑中亦携耜以隨暇則坐茂樹中開卷朗誦暮歸仍檢閱不厭鷄鳴起讀周易兩三卦畢即出耕歲丁酉始應鄉舉補邑庠生壬子領鄉薦癸丑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拜戶部浙江司主事所司錢穀出入惟謹丁巳朝廷以災變求直言抗疏千百言皆戚晚聞宦傳本方士夷狄等事深中時病詞意切直僚友皆為危之越月命下悉宥不數月宦者果以賊敗自是名動

非微錄

卷之三十

七

七

縉紳辛酉春奏乞養病卒於家燿狀貌清癯奇古沉靜寡欲孝親忠君敬兄愛弟睦宗信友皆出於天性該博五經羣史諸子百家初不得明師受旨惟潛心玩索而有所得發為文章詞賦雄偉精當所著有太學補蒲塘集存焉

戶部主事馬公思聰傳

馬思聰字懋開弘治乙丑進士初為浙之象山令以
 憂歸服闋補平鄉其在象山也嘗復二十六渠以溉
 田邑人德之而平鄉則會有流寇剽六之變思聰調
 畫戰守之法甚備寇引去後推南京戶部主事奉
 簡書為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
 行署在安仁邑去濠邸可三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
 事凡以王事至者竝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語之曰濠
 且為吳王游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為辭慎勿入便
 思聰曰吾非為入賀計欲伺其動定至以反狀聞亦
 一羽翼也至湖口有自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
 情洶洶爭為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艤舟觀變此
 上策也願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
 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
 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吾欲舉大事若等
 云何孫許力批持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
 於惠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為部郎不能麾台虎符心
 頗易之因下之獄吏六日與參議黃宏先後死 天
 子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竝祀賜額曰旌忠云武進
 薛應旂嘗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為逆濠幽獄中

不食而死益詳其所裁死狀非為棠棣無具故也往
 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
 於火今使者孫燧檄郡復建於故址燧都御史忠烈
 公燧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莘正德甲戌進士由太
 常博士入為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即抗疏請 昭
 聖皇太后壽日賀儀疏甚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
 如此

傳記類 卷之三十

七十五 香山修

楊戶部公淮墓誌銘

邵寶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二日東川楊戶部淮卒於京邸先是七月十四日東川以大禮議未決偕同官其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候命未得眾號慟失聲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伏不退命俱執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越三日詔杖於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傷哉初東川以進士為山東司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繼淮安水次繼通州倉最後內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

職微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六

吳山館

哉東川年十八遊庠即文譽日起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甲戌會試下第卒業南雍友海內名士文譽又益振會課經義數百篇稿傳四方丁丑登進士觀政禮部奉詔歸省踰年始受官至於今七年而已中經二室之喪重於請告未嘗一歸其慎如此東川氣體羸弱殆不勝衣當伏闕時或漏言能自逸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聞禍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及於難嗚呼傷哉於是囊空無貨家人賣屋以斂其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歸吳山公為經紀焉乃克歸越明年乙酉其父元正葬之於龍山世墓之次與二室合兆東川諱淮姓楊氏別號果齋東川其字也世為無錫望族

職微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七

吳山館

戶部主事周璜山公天佐墓誌銘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謂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竝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

無微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八

璜山

無微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九

璜山

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非衣履食飲間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莫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 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圍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後上疏達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動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瓊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

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愛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 楊 爵

周主事傳

楊 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宇弼號積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避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

十旨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鎖鑿夜困苦問何驚惕因敢踈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襪余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略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編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 楊 爵

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 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迤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

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

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等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梏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楮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楮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款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

職教錄

卷之三十

八十五

晏山館

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腎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傷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竝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曠俄而雲霧橫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板真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板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

職教錄 卷之三十 八十五 晏山館

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梏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劍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為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為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

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
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
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
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
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園中嗚呼遭際之不易益
自古皆然也士當總弗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
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
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倚天
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
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
賦徵錄 卷之三十 公四 長山館

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
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
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焉
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戶部主事西川尤先生時熙墓誌銘

張元忬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爲戶
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
稱爲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
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
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
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
與四方之賢士爲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
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
賦徵錄 卷之三十 公五 長山館

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
爲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情去一以
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
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
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
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
而警敏不羣稍長爲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爲
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土大夫泥於簞
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
讀之不休則歎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

未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
 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
 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為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
 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
 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
 子學正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
 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
 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
 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前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
 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
 獻徽錄 卷之三十一 公六 曼山館

疑笑時時從狂狷中質辯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
 推濟野稅先是司推者務以苛斂溢歲額為能甚且
 率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
 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蕭然亡異於學官也長洲令
 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
 他日代權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
 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
 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
 歸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
 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

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
 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根
 柢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
 於體驗者為多益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
 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誦其
 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
 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歎曰孔
 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虛深矣故其論
 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
 善學文成而抹其未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
 風擔簦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
 親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
 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汙
 水有曹先生問嘗閱其書論其世益篤行君子也視
 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
 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
 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
 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
 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
 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

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行諸門人方謀梓而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爲誌僅紀里氏歲月不欲爲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爲請哉雖然凡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泯歿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爲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爲之銘銘曰瞻彼伊洛其源涓涓真儒迭異如流有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滌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傳文成足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柄以藏源遠流

長

卷北三十

八

吳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南京戶部一

尚書

師達

古朴

黃福

儲懋

沈翼

張鳳

陳翌

陳俊

黃鎬

潘榮

黃紱

梁璟

鄭紀

熊翀

秦民悅

高銓

張縉

林洋

張泰

雍泰

吳文度

王佐

李瀚

鄧庠

王鴻儒

鄧璋

胡富

蔣昇

王纘

王永裕

邊貢

許誥

周金

徐問

扶教錄 卷之三十一目錄

吳山館

孫應奎

盧紳

鮑道明

曹邦輔

王好問

山陰張汝霖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樸

刊行

目錄

賦徵錄

四庫全書

二

吳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南京戶部一

尚書

戶部尚書師公達傳

黃佐

師達字九達山東東阿縣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蒸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由太學生擢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使時獄囚淹繫殆千人達至審其罪之輕重而決遣之浹旬之間獄為之空丁母憂去官廬墓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一 吳山館

側不如輩飲酒者三年永樂初召為兵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 太宗皇帝征北虜命達總督餽運達建議請均量其程置堡使更遞轉輸則民不困乏而軍得足食從之 仁宗皇帝嗣位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宜德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二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初達任吏部時典銓衡者率任已自用不容於人往往不愜輿論達能詢眾以求公當且能持廉其扈從在北京 太宗皇帝問語左右曰六部扈從之臣不貪者惟達益 上知之有素云

公年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有氣

不阿御史御史劾達達至 闕下因服入見狀貌偉
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 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達為
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至則獄囚繫者數千達
檢察牘訊鞫各以其罪輕重立為決遣旬月而盡承
乘改元召為兵部侍郎未幾改佐吏部典選幾二十
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 車駕北征沙漠以達
督運達以道里回遠飛芻輓粟疲不能給奏設頓舍
於道令民互相送迎以次轉輸著為定式營建北都
遣達采木湖湘達以十萬之眾深入窮山賈販不通
軍夫艱食乃為除關道路檄召商賈往來貿易軍民
咸便焉 卷之三十一 二 名山館

乘趣績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年 仁宗即位念達纂
露日久名以為戶部尚書兼掌吏部脩明國賦選拔
人材 朝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於位賜祭遣官營
葬如法達為人器宇恢濶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
生產所得祿賜多分宗黨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
無以贍也 宣宗嘗與輔臣論履從北來大臣持廉
守正者惟達一人語具 國史

戶部尚書古朴

雷禮

古朴字文質河南開封府陳州人洪武中鄉貢為太
學生奉 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二十年
服闋隸五軍斷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仕郎迎母就養京
師二十六年母歿官給舟歸葬二十八年服闋改兵
部司馬部主事二十九年陞武選司員外郎授奉訓
大夫三十年陞郎中授奉議大夫革除三年陞兵部
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壬午年 成祖正大統改戶部
右侍郎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襲衣四年因

獻徵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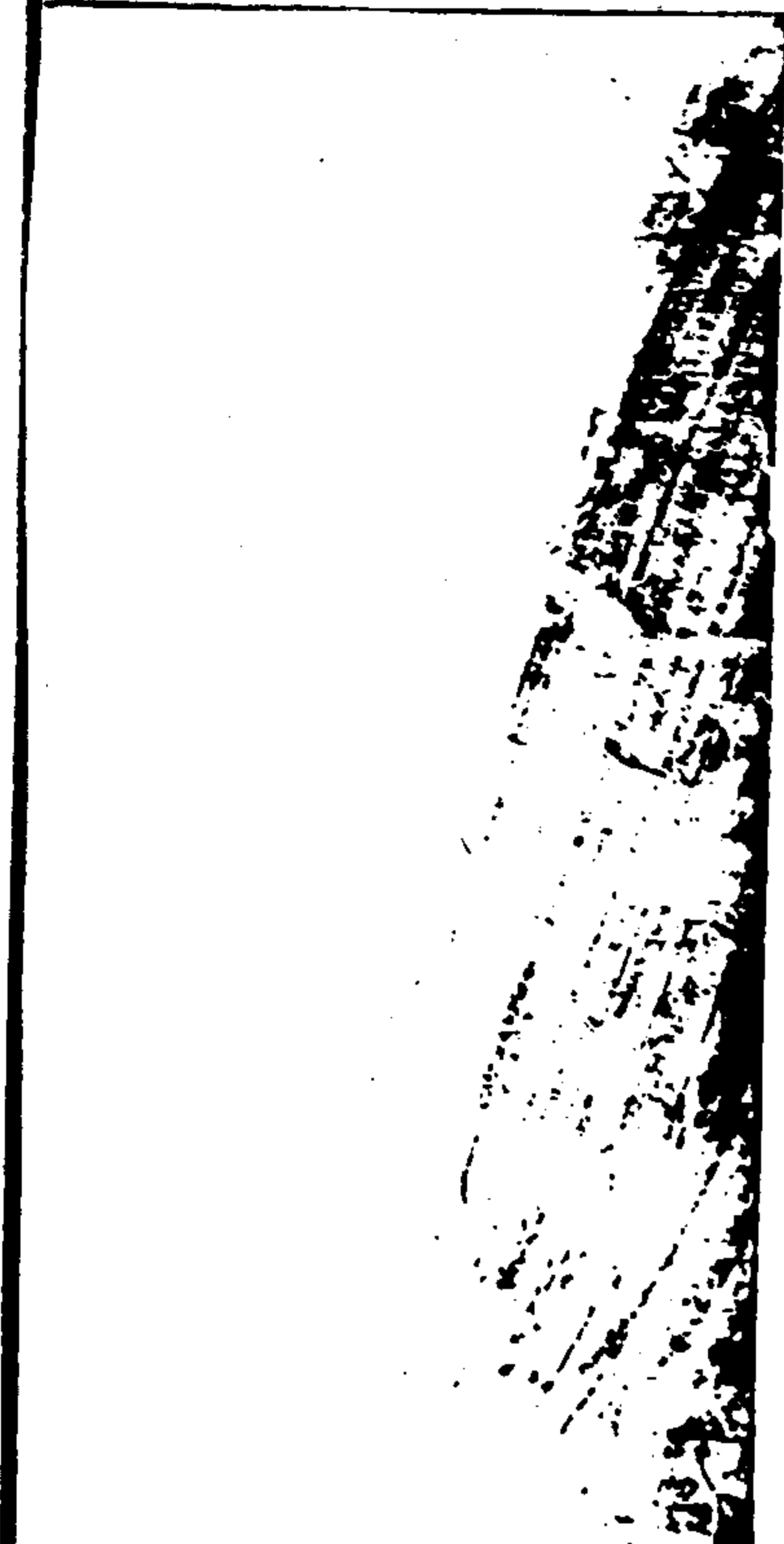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三

山館

建北京命採木江西有愛民心竣事特被賜賚七年
上巡狩北京侍 仁宗監國常奉命權禮部兵部及
詹事府事十八年扈行在洪熙元年改通政使是歲
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賜誥命追賜二代遂謁告
歸省墓賜鈔襲衣朴事親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
官臨事蚤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
者謹守 祖宗成憲不敢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
不及者亦當損益就中終不為勅尤惡貪墨戶部主
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特考其績下良叩 上之
左右人求云最考朴曰合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

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他事既就逮繫成祖燭其誣竟釋朴他日吏部奏授良勅命封贈其父母 仁宗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當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賍敗眾服朴之明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人冰葉之操確乎不移平素不事生產萃靡雕琢之玩纖毫不留公退清坐一室書冊自娛常病楊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二十二年以罪改通政使尋陞戶部尚書淮事南京洪熙中諂辭有端厚簡靜操行清潔之褒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德三年卒於官



南京守備參贊機務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傳
北平
黃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自幼風采凝重洪武中以大學主授項城縣主簿改清源皆有惠政陞金吾前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陞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遷左侍郎尋陞工部尚書肇建北京置行部改為行部尚書累年民困賴其蘇息交阯叛命將討之福治軍需調度有方暨河縣其地命以尚書兼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威惠並行遠人懷服洪熙改元召還京命兼詹事以輔 皇儲其後官交阯者撫治失政致令復叛再命將出師討之守臣乞命福往福至將已失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友山
交人得福皆下馬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豈至此相與泣下送福出境宣德初改南京戶部尚書 上龍飛初進少保仍兼尚書參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機務隆用其言政肅民安正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計開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福歷事五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憂國之心始終不渝嘗取范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可以見其志矣初太宗手疏大臣十人命學士解縉評之縉評諸人皆有得失惟於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益無少貶也太宗嘗命福與蹇義等奕福曰臣不能奕曰何為

不能福曰臣幼時父師嚴惟教臣讀書不令臣奕是以不能福參贊南京守備時常坐李隆之側大學士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傍坐乎福曰然豈有少保而贊守備乎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卽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福臥病不出士奇卽往見之福驚曰公輔 幼主不可一日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死之日贈謚不及士論惜之

南京戶部尚書儲懋

南京戶部尚書儲懋字世績直隸鎮江府丹陽縣人由訓導擢吏科給事中正統改元命經筵講官懋儀親魁偉音語明暢講頗稱旨尋陞翰林脩撰與脩宜宗實錄書成進侍講有白金綵幣之賚遂拜戶部左侍郎時福建用兵命懋主糧餉得便宜行事懋至諭有司毋急斂困民因令豪右出粟以助官軍用不乏景泰元年調禮部右侍郎踰年母卒語起復視事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時已病不能朝尋卒計聞命有司論祭治葬

南京戶部尚書沈公翼傳 潘 壘

沈公翼字克敬其先自東魯徙居淮安占籍山陽公
生稟穎異日誦千萬言弱冠入郡庠嘗手編三場問
答後學皆宗焉宣德己酉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進
士第正統初擢南京刑部主事改戶部丁母憂起復
仍拜戶部公長於計畫凡所部倉廩之盈虛戶口之
登耗山川之險易賦稅之多寡無不周知時雲南土
官思任發梗化地方弗靖 朝廷命靖遠伯王驥率
師討之以公為轉輸使適連歲荒歉糧餉匱乏公區
處有方供饋弗絕乙丑北虜來庭勅徙置東昌平山
蘇錄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史山館
等處撫綏得所丁卯勘問廬州民爭田各得分願又
奏減額外稅五萬餘石人皆悅服己巳陞郎中當虜
寇犯順京師戒嚴芻糧少積 朝廷以公久在戶部
計慮精詳超拜本部右侍郎自慶遺際殫心策畫軍
儲以充尋奉勅協同總兵平江伯陳豫疏築臨清等
虞城隍訓練士卒防遏姦宄仍兼督漕接濟京儲癸
酉陞南京戶部尚書適山東饑民流徙奉勅暫留賑
濟民用救寧比到官持公道祛宿弊部政一新倉廩
空虛多方儲峙未幾有歸志天順元年勅令致仕抵
家日與宗黨父老賞會燕游不知老之至而力之疲

也尋病卒年六十有六公性鯁介不阿雖有善者稍
不義即面斥之不善者能改過即稱許不置故人人
敬憚而悅服焉

蘇錄錄 卷之三十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張公鳳神

道碑銘

李賢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後徙真定之安平曾祖興祖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為禮科給事中與德林俱用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公人以為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知有奇志隣有病召巫治之公往觀竟不驗扣其神曰卿相在此公去神乃降眾驚異曰此子殆不凡者稍長授春秋穎悟異常已而母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

曼山館

承業已丑北虜犯邊 文廟親征以給事君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沒於陣公時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堂家道蕭然公哀毀踰禮奉祖還家竭力事養得其懽心久之有司聞公孝友選為邑庠生公益奮力於學雖祁寒暑雨不輟遂領鄉薦入太學時鴻臚序班缺員例選北人為之吏部尚書蹇忠定公義見公異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丑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為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付公理之公一訊皆得其情獄上獲生者數百人能譽大振大司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閱部章

由主事

奏及錄在京逮繫者正統戊午冬特陞本部右侍郎由主事進侍郎者自公以前未有也已未夏以京城草場出納多弊勅公巡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為令往年南京芻粟專委之憲臣至是勅公兼督益以出納嚴慎故也時人以公執法呼為張板 朝廷亦知其名已巳春賜璽書嘉勞有清勤公正之褒資以白金文綺景泰壬申春陞本部左侍郎未幾進尚書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譽望乃轉兵部尚書叅贊守備機務又明年召為戶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為憂公至處之裕然國用不勞而足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南京舊都舊人庶可以厭眾心仍命公為南京戶部尚書兼督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 上慰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休致不允舟還疾作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為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為人不敢干以私尤篤友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恂為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為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

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曼山館

卽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頗以全活性尤真
客至卽出酒殺對酌爲樂不計豐約與之接者未嘗
不稱爲朴實君子人也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一日
卒之日有司以計聞 上深悼之遣官諭祭賜以牌
儀復令有司爲治墳墓給官舟歸葬於鄉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史部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虹縣陳公翌神道碑

王 俱

公諱翌字仲霄鳳陽虹縣人其先居朱陳村宋李徙
彭城今居虹縣者又徙自國初祖敬先考鑑皆以公
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公
幼有異質先考尚書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世農業人
知吾所治稼而不知種德吾兒其稼之獲乎宣德壬
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會試中進士第授行在
戶部主事歲己巳虜寇犯邊王師北征命往永平等
處備芻糧永平圻內郡征輸繁重民無宿儲公百方
區畫民不厲而兵饒給還奏稱旨復出內帑金數萬
兩命糴粟遼陽實邊廩竣事陞郎中尋奉璽書督漕
江西先是歲賦皆卒伍漕輓時朝廷用武始更以民
有司承望風旨嚴程趣辦民殆弗堪公曰賦無後足
矣矣以亟爲乃循行郡邑求得其富厚者俾具舟分
漕且論之曰此一時權宜爾師還當無爾勞衆樂從
焉景泰初上崇孝敬錄忠義備財用清職罰申舊典
體羣臣六事未報聞尚書公計乞歸三司御史交章
留之上命公卒事公遽已馳歸喪次開命復往督漕
抵京師而歸服幾終會上命朝廷臣舉堪任方岳者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史部

僉以公討卽其家拜山西右布政使馳傳赴任公聞
民疾苦爲蠲其逋稅至十餘萬石民素利五臺山木
至是有禁公弛之然蘇自若鴈門旣設兵守樂益茂
以民咸釋之使歸農業公旣厚民生謂可以役其力
矣始於其暇日築忻州城除道通平西嶺又感發其
良心俾脩陽曲諸廟學益民不知勞而頌有德者至
多不容口英廟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
從二品祿巡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散甚公
拊循之又籍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通租之累里
正者寬兩稅抵輪布帛厥貢果實皮革諸物皆已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受山館

軍役而公有餘材則積以待敵公曰庶有用之物國
無告之民吾不能牽於吏議以隱忍於心也卽日以
便宜從事人謂公一舉而能除數十年之弊復因災
異上卹民力錄囚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
賜葬祭旋命起復公懇乞終制祥禫召還京陞南京
戶部尚書總督如故三年乞奏最 上以其兼領諸
務止之賜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公至是功業旣成精
力向衰在他人若可以少自暇逸而公感知遇期於
盡瘁每晨輿入公館治事食頃詣臺迄日旰未休屬
僚文移趣辦不少貸卒之以此成疾疾甚猶日省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受山館

南京戶部尚書陳公俊墓碑 彭 韶

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菴世居蕭之後球早負才志
 穎敏不凡正統丁卯以書舉鄉試第一明年戊辰登
 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父珪為廣東文昌縣教諭卒於
 官公渡海迎喪海南富士物公私以事至者類稱載
 而歸公一無所取上下嗟異服喪家居未嘗干澤郡
 縣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
 青草公上言官兵原採取之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
 漁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熬三十五萬束滿歲
 歸江南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公受委往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其 吳山館

督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國部章奏終其
 官天順三年遷員外郎四年春同考禮部會試尋轉
 郎中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 英廟命公往督餽餉
 假重權以行公便宜擇吏分方趣辦得無乏是冬遭
 母夫人喪乞守制不允次年蠻下兵解始奔喪回監
 軍總戎合百金為贖却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於其
 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四年召為戶部右侍郎
 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日奏災傷公佐楊
 尚書鼎隨時裁汰懸合事宜部屬相謂諸文移稿有
 陳公筆如嵌金然其重之如此五年持節充正使冊

封荆王七年京師饑奉 詔平糶太倉米百萬斛以
 利民公慮奸黠乘勢射利乃奏請石以下許糴多者
 閉不與八年虜聚河套規內侵 憲廟命將征之勅
 公總督軍餉於陝西公請出內帑銀助邊且除徑道
 發丁飛輓勞動集事無間寒暑是役也榆林大捷公
 偕諸將凱還加食從二品俸九年改吏部時退傅尹
 公為冢宰文莊葉公為左侍郎公與之同德一心前
 後銓序最稱得人十三年滿九載拜南京戶部尚書
 又越二十二年復滿九載赴 闕請老不允賞齋羊
 酒寶鈔俾還任與子天序入冑監公既還再以老疾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其 吳山館

辭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
 月給米二石與隸四人弘治元年以疾卒計聞 上
 加卹典賜謚康懿

南京戶部尚書黃公鎬傳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十年進士選監察御史十三年奉命按貴州時麓川蠻反詔尚書王驥總兵張軌征之未能定貴道梗鎬躬率精銳轉戰而前會官軍為賊襲敗驥軍退屯沅派時列城皆被圍而平越尤急議者以平越無積貯欲棄委賊鎬獨不可平越貴咽喉無平越是無貴也乃集城中軍民檄撫苗共守之賊日夜攻圍人乏食至掘鼠羅雀而氣益振會朝廷遣大兵至賊潰方解圍益九閱月當是時微鎬貴幾殆景泰三年使還湖湘蠻復反命大臣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八 吳山館 戡定鎬參其軍湖湘平遷廣東僉事改浙江復以為廣東左叅政雷廉高三郡負海素多盜鎬皆破滅之鎬按貴時年甫三十本起諸生及當羣蠻變制勝伐謀若素閑軍旅者其後屢建戰功由是朝議以鎬為可大用歷長藩臬入為副都御史又轉二銓館閣羣公莫不雅敬鎬拜南京戶部尚書以疾乞骸賜聖書馳傳歸卒於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曰襄敏鎬器局宏遠所在著聲赫赫每遷秩或不足酬功未嘗自言不汲汲於進人以此重之

南京戶部尚書潘公榮事略

潘榮正統戊辰進士景泰元年拜吏科給事中上疏開言路抑奔競數事時論甚難之反克琉球國册封正使宣布主上德威嗣王以下皆拜舞稱頌嘗記本國中山八景得用夏變夷之體還擢吏科都給事中旋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戶部侍郎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督糧儲禁倉庾諸弊省軍士般剝諸費積羨餘數萬斛以備賑饑疏抑權倖之撓法者減兩浙償補鹽課其有裨於國計民生甚鉅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生平端方耿介所至凜然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吳山館 有米粟聲疏三上以致政家十載杜門謝客足不履公庭布衣蔬食澹泊類窮約人在朝寬弘樂易有古大臣風度在鄉清修峻雅諸一切塵氛絕無染指鄉人迄今稱為長者

南京戶部尚書黃公紱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為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產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參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與不得

以中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手

吳山館

以中

行公曰汝冤氣耶姑散子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聖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眾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為之窟公論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捕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吏望風解印殺走為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王簿者哨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手 吳山館

累鈔掠徵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苛宜少寬養而闢官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聞檇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 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劉之復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劾參將

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陵州史知州等又計捕
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飾廢墜於
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飲
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漸曰嗟乎士之貧至此
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月會詔毀庵寺
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餼士人大懽悅無不願為
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云公既官六
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
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翹直崖異
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
局體又變矣雖形迹同暴義違矯直亦運數然玳自
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酸滿盛公卿故遜正德以來
逐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
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煽經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
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
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
黜否耶斯為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
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潮食鹽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錢鈔民苦包攬掎勒呻吟公為尚書力條其折徵銀
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
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
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衍鎮
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為
工部司務桓光祿司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
祭初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梁公璟神道碑

李東陽

公諱璟字廷美世為太原崞縣人祖諱某從戎朔州後仍居崞考諱資有行義鄉人稱為直軒先生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妣史氏贈夫人公性至孝少時直軒血出於舌公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北虜肆亂直軒從征官兵潰公開變被髮號且走求父所在值歸乃已嘗為馬邑縣學生後學華乃入崞學學成景泰庚午舉山西鄉貢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

欽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吳山作

真諸同官劾大臣不職者因薦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可用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為變癸巳權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偏歷所部詢民疾苦察郡縣吏稱不稱得牧民體分守洮岷適西番縱掠居民驚徙公提兵斬其魁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內艱去辛丑服闋復任巡撫都御史而下交薦於 朝乙巳遷右布政使丁未遷左布政使敷惠勤事視管尤普在陝前後十五年民熟其名益宜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贛軍務公整肅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民壯以增武備永州寇作督官兵之鎮守中官毆殺王

親下公勘履力拒請屬不為撓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有武官鴛不聽令公痛繩以法始皆帖服有劾盜亦督兵剿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獨理部事事畢舉戊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審時已嬰疾庚申遂得請去時足不至公府徜徉山水間日圍碁賦詩為樂篤倫收族事兄琮尤謹每宴會拜跪如少時所賜稟餼月必分給間以散諸族黨歲款則出粟以周貧乏死者具棺斂葬之又建石橋書院以教子姓及鄉之俊秀給薪米筆劄而時課試之續且屬屬其子曰無廢義學蓋其生平所注意者故至是猶勤勤云

欽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吳山作

爾以弘治壬戌七月十五日卒距其生宣德庚戌正月十六日壽七十三公敦雅厚重耐清苦遵矩度不事矯飾隨所受任必稱事舉職閱歷既久資望兼積人無訾議而又先幾勇退以壽考終延及子姓方隆而未艾揆諸理數可謂不失其正矣古之語大臣者必先出處其間幸不幸弗論惟所自處合時與義乃可完其名而不辱其身苟終之不合雖有奇節危行卒歸於無用故非仕之難而保終為難公亦可以無憾哉

南京戶部尚書鄭紀 國史實錄

南京戶部尚書鄭紀字廷綱福建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 憲廟登極獻太平十策尋移疾歸踰二十年再起供職陞浙江副使提督學校弘治二年召為國子祭酒會 萬壽節脩齋醮禮部預取監生供事紀以為不可上疏諫不聽改南京左通政陞南京太常寺卿南京戶部右侍郎久之進本部尚書致仕正德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賜祭葬如例紀姿貌英特氣象方整為文章條壘而尤以用世之學自許其為提學時正樂舞行鄉射毀淫祀 廟皆有裨風教既調官南京猶數言事 上在東宮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餘各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在戶部尤多建明皆關錢穀大計中間屢被論劾益以其家食既久一旦復出驟至通顯不免有積薪之議然紀之才略實有過人者大學士劉健以同年故知之最深故浮言卒不能撼而 上亦任之不疑也次子主敬亦舉進士為戶部主事卒

鄭紀傳 卷之三十一 王太 吳山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熊公紳墓志銘

喻時

公名紳字騰霄號止菴生而曠邁簡肅不知世有術鬻態而沉澁逸虬莫可以埃雷籠也父仕忠奇焉少齡業南壇從遊者十人許忽夕視一絕色女立松樹上眾皆錯愕走公略不為意女滅焉遂以刀刮樹皮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乃明日夜半雷擊之至今人赫然余先妻祖司馬素菴郝公偶見公諸生中輒許以廟堂器蓋朗鑒焉公鄉薦後登己丑進士授武進令濯痲煦寒無毛髮黧染稱循吏擢為山 西道御史按陝西武臣橫強公發其甚者如指揮王祖輩置之法時酷旱久而雨注秦人德之差江西漢夷凶怒不少下借貪吝望風解去而放死刑之寃者為多邑有毛龍毛虎兄弟稔惡噬染人無數公潛行得實重擬焉還其主賊外而收之官風菽菴震灼哉 劇卷南畿以考最陞山西憲副 詔曰天下做官的都照依紳可謂受知天子矣分巡冀北道禽白蓮會謀不軌者萬眾公維戮其首妖王良輩而騰從者免 陞按察使被欽賞焉是為 憲皇庚戌年也督工張秋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多茂烈又被欽賞無何而陞

熊紳傳 卷之三十一 王太 吳山

副都御史節鎮陝西均徭額興錢法刺奸以存軍民而紀綱復入邊見寶氣公命掘之得古玉璽一顆文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四字納之甯上意是年以工部右侍郎召無釋者不泣下而遮留謂何以還我公也行間改兵部左侍郎立朝抗顏多建白同右侍郎顧佐者清蘄州草場得體又欽賞焉若壽逸條奏朝議稱快時大司馬馬文貞公名談然而侍郎有左庶右熊公為左熊京輦有兩熊夾一馬天下太平之謠 孝廟呼熊鬚子而不名一日奏事鼻帶液 上曰鼻液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滿期加正二

秋徵錄 卷七十一 壬戌 吳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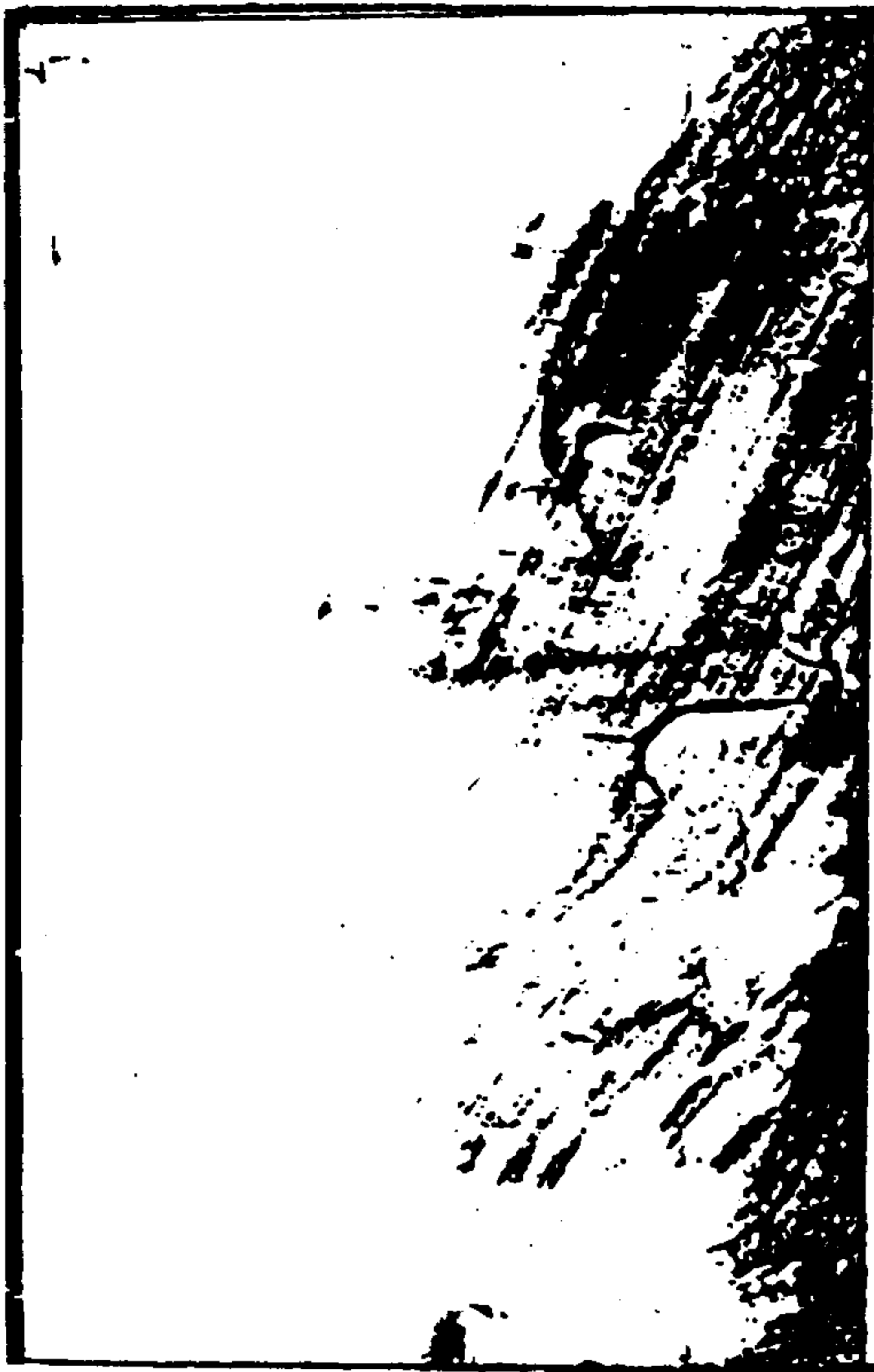
品服色俸蔭一子入監蓋優給也公年七十擢南戶部尚書一指顧而宿蠹空相傳舊日清尚書熊公爾遇兩官慶禮成公得特進階資政大夫正治鄉上柱國夫人如其例封而父母大父母曾大父母同追秩公七十有二矣丐休詔許馳驛歸公孝友本自營州每得一嘉果必懷焉先嘗父母父母或有所指導神解而受之迨父母見其成而相次亡哭之骨立廬墓側莫薦如生歷忌辰弦晦節必謝客獨寢曰祿養之不及可恨也至生日曰吾母難時也悲乎樂訖其身如此兄三翽翼羣弟一翽同居無異齋茹好酒難近

公待之不言而坐翺改悔焉得俸令各為治田若屋若干瞻之墓田供奉外推之族嘗謂兄弟曰我五人身後宜從我祖父父傍為雁行墓見一脈爾竟埋之蓋公神遊太素笑言不煩人望見真渾樸無瑕摘而其中有照不滅焉者脩軀六尺許多毫兩眉彩上射鼻孔可容指顧有異鬚挺然而入朝接者竦息累官要樞敦崇同鄉人而不流也家居絕無秘玩築一閣扁曰尊制示忠也但藏古書千卷別有鳳皇岡之壘往來鴈詠携子共孫彷彿與一觸則舞鶴跳鹿拉王夏者手彈鷓傲竟夕不知其所如也叟貧死公臨焉

秋徵錄 卷七十一 壬戌 吳山館

湘淫淫下呼老友老友聞者感之 武皇復起公而疾革往矣往之日童孺四與郡學郭生顧生立靈星門忽聞天鼓響見天門雲光爛開有袍笏一人騰而上不移晷傳公逝此豈偶然耶 武皇賜御葬四百五十金計前後誥命十有一勅書四有五欽賞裝衣白金者三雕花玉帶者一恩遇可謂極矣但公軍功該世蔭而大司馬彭澤者將欲請而遂寢於乎功之不見錄也何但公人臣之分常爾余向聞 今上皇嘗陽初夢公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紳見明日咨之諸元老稱其風表峻越而臨穎賈公以先大臣第

一流對 今上皇異焉論以祭公其歿而聲靈通帝
座者也視之蔭吳重輕哉公奏疏與詩文若干卷今
但有止菴集行世



大政錄

卷之三十一

七

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

秦民悅字崇化廬州府舒城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
行人遷工部屯田員外郎賑濟京畿諸縣多所全活
成化壬辰遷廣平府知府考政為郡守第一如檢勘
荒田馬地共三千餘頃辭冤活獄一十九人招流納
徙六千戶皆燁燁在人耳目九載去任公立祠豎碑
以思之甲辰遷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弘治改元擢本
司右布政使按部戢奸吏抑豪強均賦平役民賴以
安辛亥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
兼巡撫順天等府奏乞減莊田租課以紓民困增密
雲右北口官軍招募士兵以防衝突皆蒙嘉納其年
遷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明年以父喪去任服
闋添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幾仍改吏部右侍郎
已未拜南京吏部尚書庚申改南京兵部癸亥丁繼
母憂乙丑服闋改南京戶部正德丁卯致仕至七年
三月卒年七十九計間賜祭葬如例謚曰莊簡民悅
沉靜謹恪進止有常平居卷不釋手操觚染翰老而
不倦在繼母憂中嘗疏老疾乞休詔答以勉終禮制
尚俟起用言官乃有論其急於進用者然民悅蒞官
持已不失法度士論多歸之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高

公銓墓表 李東陽

公姓高氏諱銓字宗選世傳為揚州人國初徙揚之江都祖友直父亨皆用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方亂日誦數百言十三能為韻語夫順丁丑補縣學生吏部王端毅公時知府事置資政書院教諸生俊秀者公與焉成化乙酉舉鄉貢己丑登進士第武選使增年以備臺諫公曰某不敢為也授大理寺右評事上疏言時政六事丙申錄囚福建平反至百餘人及會勘大獄不為私撓擢山東按察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曼山作

司僉事改浙江河南歲饑人相食 朝廷遣侍郎一人往賑公實授分任驗丁口程遠近審緩急務均實惠屬吏為侵尅雖有所憑附亦按治之流移四集者蒸染為疫厲公請給衣糧亟散遣之其所全活多至不可數歸德有黃河退地千餘頃為親藩所據州守亦以租負被訟於朝命中官及侍郎都御史按其事公謂租負責之州地則民所恃為業者中官挾以禍福執不變後他藩亦以河退地請其官長欲私於長史以其半兩釋之公不可民賴以不病凡一官歷二臬九載四薦乃遷浙江副使即攝司事清案積勳聽

新修

功安

斷羣吏斂手勾考戎籍姦惡無所伏壬子擢河南按察使河決張秋命官浚治公以贊畫勞賜白金文綺乙卯歷遷左布政使丙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督燕門諸關定徭役修要害有妄指民田獻為皇莊者 命侍郎二人會勘民冤聲撼野至歐州縣吏不得行眾頗縱之欲藉以塞命公曰若是則民重得罪請勘實以聞 主上仁明當不忍奪民利以徇左右已而果然庚申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累攝吏戶兵三部事癸亥江淮饑復領賑濟所活亦眾陳荒政八事多行之進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正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曼山作

德丙寅 今天子擢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衛士廉舉與折銀每月兼給人甚便之丁卯南京吏部及北院相繼告闕公兩被名薦會逆瑾竊柄不悅於公特令致仕猶銜之不置逮就詔獄文致無所得乃放歸後竟德他事獲其官庚午詔復以本官致仕中外方冀其再用而公卒矣公處事周悉通貫條格每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經史外若陰陽祿命堪輿醫藥之類罔不涉獵始號平山晚更號道安老人所著有平山遺安二稿若干卷後以例請於朝特贈太子少保賜葬祭

如

戶部尚書張縉

雷 禮

張縉字朝用其先順天寶坻縣人曾祖諱仲和勝國時爲山西太原路總管因家陽曲縉幼穎悟不凡既冠領天順丙午鄉薦以成化己丑登中科初知鈞州鈞民多頑曠以嚴治之素弗友者皆斂手奉令尋以內艱歸終喪改知滄州居南北之衝且頴病雨淹多方賑救民賴之安權貴欲請境內地爲莊田縉不可其事乃寢陞南京工部郎中剷除宿弊羣臣故囊橐爲奸利者無所容未二年陞杭州知府蓋重其地而屬之也縉以廉政自特守臣臺使以及監司無弗敬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吳山

信者在郡八年節縮百費省民財十有餘萬陞山東參政去之日杭人留其履以識不忘弘治癸丑河決張秋 上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百需悉委調度甲寅功成遂陞其秩爲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甃石岸數里以固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庚申八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飭士馬以防寇掠有發輒得畿內寇幾絕嘗疏陳八事皆切民病辛酉四月陞右副都御

史巡撫宣府虜入遮擊屢有新獲之功是歲十一月改督漕運造舟之價必預給漕卒必選其精壯者補之癸亥甲子淮揚連歲告飢奏留糧米若干萬石所全活者甚衆丙寅陞戶部左侍郎時逆瑾專政惡其不已附者會南京戶部尚書缺以縉往補而卽因事逮之時同逮皆復官惟縉致仕過滄滄人留止之乃家於滄然瑾銜縉未釋也復尚書韓文同下詔獄罰輸邊米五百石又坐前揚州災嘗改揚之兌運二萬五千石於鳳陽上納瑾以爲更制除其名辛未劉齊二賊掠畿甸滄被圍七日城中士民欲許賊和以緩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吳山

縉來卽縉謀曰許之和是降城矣降於法何如吾家三十口誓不能降賊而生也衆義之相嬰城固守勇百倍於初賊勢挫其圍遂解未幾復召爲右都御史仍督漕運兼淮南勦賊事至則選鋒追勦又設伏以遏其衝賊圍邳縉素知東海千戶張瀛者以謀勇稱遂令率健士開南柵迎敵有三騎突來蓋賊魁也皆中矢斃其黨遁去城乃完七月賊捨騎入江縉於儀真於瓜州皆嚴兵以待旣而賊勢日蹙乃有狼山之捷 上勞以璽書金帛時境內累經兵燹民物凋瘵又加意撫綏漸有生意然縉亦老已倦於勤矣凡七

既乞休不允甲戌以入議至滄不進復疏乃許之仍復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命有司給歲夫月廩凡居滄有一年而終年八十有三緡器宇魁岸風神秀朗持已蒞下嚴重有威理券處劇綽有餘裕故起州郡歷方岳陟臺省所至輒若能聲樹成績居家孝友交接以誠好賢喜士多所崇獎生平嗜學手不釋卷星眉皆卜皆臻其妙性好吟咏有玉雪遺藁若干卷其所建白又有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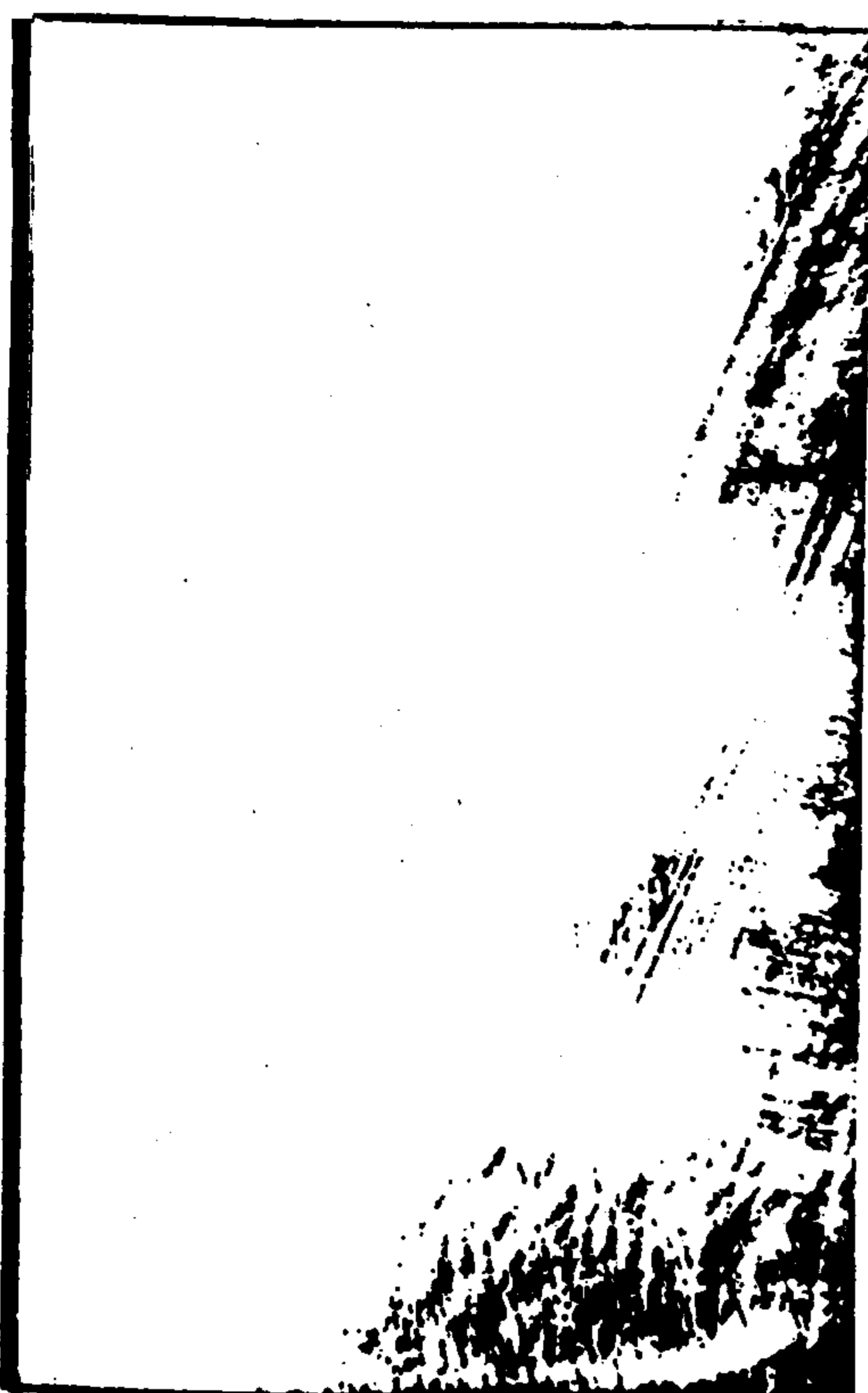
歐陽修 卷之三十一 七

南京戶部尚書成齊林公泮墓志銘

舒芬

大司徒成齊林公以成化壬辰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陞寺副寺正盡心庶獄嘗有吳鑑者宜津人以與強賊同姓名逮繫又有王子流者江西人亦捕為強賊為刑迫皆自誣服公駁之踰時果獲真盜陞廣州府知府治省城吏奸政弊訟繁公處之若無事例有堂食公一不指染嘗過厓山門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於此公改刻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堯死節於此凡郡之忠義貞節多所表異郡有藍漬諸山濶蠻時方猖獗公承徵以兵入其穴擒所渠帥因圖地形會總兵盡屠之又豐湖保十三村民皆為盜拒敵公至其地諭降之戊午陞廣西叅政奉勅總督糧儲兼理屯田時通欠三十三萬公偵知湖米方賤下令減直收銀差官往湖糴米民甚便之輸不後時既半年通欠畢集辛酉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廉公有威吏弊一熄嘗以陳先生濬所著禮記集說文廟編性理夫全書既取為大註是陳有功於禮奏乞從祀孔廟不果乙丑登順天府尹省寺供億悉復舊章威警豪右畿輔以治正德丁卯陞戶部右侍郎

歐陽修 卷之三十一 七



總督太倉糧儲時逆瑾方用事公惟內無所失而處之甚恭會奉勅往鳳陽河南會勘徽府田土事竣加俸一級戊辰陞南京戶部尚書投資政大夫時逆瑾益擴大臣多從中罷免甚者中以法公亦惴惴有去志方啓行出都門傳旨着致仕仍賜誥褒贈廩給與如例公欣然以爲得保全出望外矣明年某月抵家未幾瑾又以公當罰運米口外幾百石公家素貧雖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一毫無取家又先被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口外之役不勝艱苦公亦視之坦然不少憂憤公名泮字用養成齋號也世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手八

山作

爲閩縣人祖祐父純由舉人爲興國教諭皆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尚書祖妣鄭氏妣王氏皆贈夫人長兄清源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卒公幼孤性雖嗜學主事君之教亦至故公事之若嚴父師弟濟淵與公爲同榜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又陞廣東按察僉事丁母憂去補任浙江又陞副使卒

南京戶部尚書張公泰傳

黃佐

張泰字叔亨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沙縣爲人端謹樂易政尚寬平而公庭亦無畱事民愛戴之嘗修飭學校重建先賢祠修建縣治事集而民不擾公暇輒戾學躬勵諸生學業刻羅豫章陳了齋遺書以詔學者邑士用勸時縣經兵燹荒疫泰至百廢具舉甫三載以賢能徵授浙江道試御史巡視通州倉革包攬之弊言及宮闈與政上怒杖責之幾死提督京畿學政公明爲衆推服丁憂養病十有餘年弘治壬子復起出按雲南奏開解額五名繩賊吏之尤無狀者先是象馬思標執木邦宣慰司罕完法圖禁其十年未有以處之泰於是會議檄各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恩標感悔遂送罕完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積患一朝頓釋遠近稱其能既復命特劾中貴楊戴二人及戚里填法者上怒甚旣而震威罰俸半年尋陞太僕少卿又改大理寺薊州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奉命會武臣清堽泰密訪得永樂中開設園本按之權貴始服陞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遂疏專委任清兌支均俸糧委監收廣儲積修常平清軍數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手九

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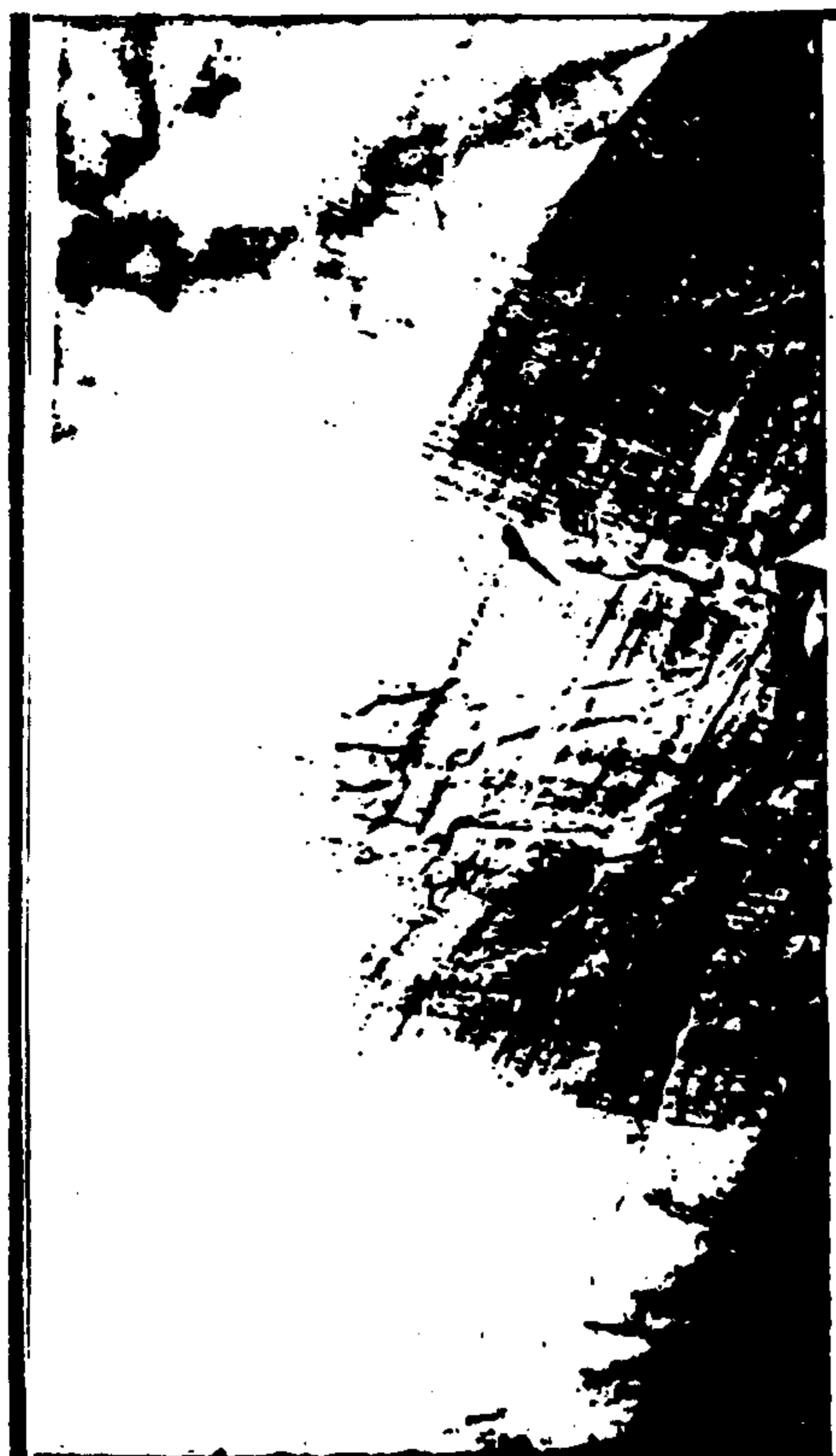
總部運限稽派重查糧稽住俸省守支十二事俱允
行正德丁卯遷工部侍郎公出納杜請託改南京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時逆瑾虐焰熏灼所求不副奇禍
立至泰當奉 表入 賀惟以土葛布遺瑾瑾知清
苦然猶憾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
名以 請內批陞戶部尚書着致仕家居三月卒
朝廷遣官 賜祭葬泰謙和孝友兄順庶出母欲奪
分其產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妻相待如賓每見必揖
至誠接物未嘗言人過失喚僮僕不至聲色不加於
前益其所養有素云

狀微錄

卷之三十一

甲

曼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泰墓

誌銘

呂 柟

公諱泰字世隆別號正菴陝西咸寧縣人也先應天
句容縣人高祖太居生子安洪武初從戍西伐編今
籍生清清生鑑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王氏
封孺人瀕育夜夢神授白蓮一莖日生公孩孺即教
敏不諱十三年選升府學十九年鄉舉成化己丑進
士明年出知吳縣吳濱湖漲淪田數百畝頃先尹
成欲防湖輒沮於富室公至作堤富室猶譏於太守
公立答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膏澤吳到於今賴
獻微錄 卷之三十一 甲

之曰雍公堤夫有妾死妾父訟夫密殺吾女兩月
尸湖中石下名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
脅財始知死所公使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
密殺汝女汝安知匿女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
非汝真女汝假他以勾賂耳一拷而信同年進士過
吳求衣綱不答察勸之公曰吾為吳人父母制其子
以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稱青天焉
甲辰詔擢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棧船饋公公不受
民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雨穰雍
公返舟既守御史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

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
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曰去有主者民崩首不去他
官不辯也公爲折之於是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巡關
居庸紫荆士民警服嘗答黎盜後有首得遺驢者訊
之乃前盜官黎者也兩淮巡監且滿巡撫都御史以
公力過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皂丁
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南
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現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
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巳亥陞鳳陽知
府未到丁憂服闋改南陽 唐王奏取民田千頃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
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報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守汝
寧知府及千戶相惡各奏逮至千人累年未判撫按
下公三日而決甲辰司馬于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
兵備副使公至大同汰侵漁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
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近邊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
人于公會鎮守巡撫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
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于公悟從之
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於是于公有疑率名賢
決明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
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無雙可以諸人觀之乎於是

山西獄無冤鬱綱紀肅然有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
泣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
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
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
又犯乃卒爲孝子太原知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驢
緩避公名數珍珍起抖擻衣上污曰此豈失朝耶公
曰汝毀裂 朝廷體統猶敢假爲悖言非罪耶答珍
珍訴於 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錦衣獄無證猶三
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爲強盜者七八
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
伏收錄 卷之三十一 聖
皆國公像祀於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權權要
當選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覩然曰泰敢黨達
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
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
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百
人抵罪諸察咸諫公曰此等爲屠公禍屠公豈知禁
此當非大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 朝廷法議
察慚退既而丁王孺人憂未闋吏部辟爲山東左布
政使固辭不起已未 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
府疏辭不允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

祇畏邊陲晏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聚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叅奏李跪堂前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必原既乃諧公於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樽打軍官劾罷乃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畱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 詔復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疊疏固辭弗允時宦官劉瑾用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朝 吳山館

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令致仕歸得米千石逮着有司促輸宣府潘鐸諸人及前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辟公罰米有差公自是復居韋曲且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杖履童徐步猷猷或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於是田父羽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年八十卒計聞 天子悼賜祭葬云奏議彙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

南京戶部尚書吳文度傳

吳文度字憲之其先福之晉江人父某教諭黃梅以疾就醫南京遂家應天府之江寧文度早孤與伯兄居抗志力學成化乙酉舉應天鄉試登壬辰進士授浙江龍泉知縣龍泉故號難治文度招集父老示以禮義其強梗者治以法境內肅然已亥徵拜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秉持風采多所建白丁未擢知汀州府時徃人出沒為患文度設方略招致賦役帖帖如居民以其餘力修舉學政考德問業親篤勸之人才翕然以變秩滿乃相與立祠勒石祀而頌之曰視祠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朝 吳山館

之廟貌如吳公也弘治戊午擢江西布政司左叅政壬戌進山西右布政使閱歲轉河南左布政使力專才贖一時弊政釐革殆盡下和買之令禁無名之役人至於今稱之乙丑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屬夷酋阿本負險稱亂文度至撫先文告猶弗率乃進師親臨行陳擒其渠魁地方大定夷民納貢賦如中土捷聞 天子降勅獎諭賜與甚厚正德戊辰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未幾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逆瑾用事索賄文度弗應是歲十一月改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文度既退蕭然深居澹恬容與無

異韋布時知已過從輒治饌具飲宴盡歡達官貴人至則避不見久之逆瑾敗諸所嘗傾害者朝廷次第收復之士論多屬文度名命且下而以疾告遂不起壽七十有交石稿若干卷行世

國史實錄

文度字憲之應天府江寧縣人少貧與兄茹苦讀書夏夜無帳為蚊嘍成病鄰人數侮之其志益堅以成化壬辰進士授龍泉知縣有聲召拜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丁未陞汀州知府九載滿郡人生祠之又立石以紀去思弘治中歷江西左叅政山西右布政使

卷之三十一

聖六

吳山館

河南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平夷首之亂正德戊辰進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無以賂瑾即改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文度歷官三十七年屋僅數椽而已賦性近厚處昆弟羣從有恩鄉人稱之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王公佐神道碑

銘

楊一清

正德七年壬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王公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三計聞上賜諭祭二壇命有司營葬事其子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雲鳳方受命巡撫宣府解官奔喪西歸既喪葬越明年以書告予屬為志銘不得辭乃撫其大者書之曰公名佐字廷輔山西和順縣喬庄里人高祖伯成元未自太原保德避亂至縣東虎谷居焉洪武初以鄉音召至闕問民疾苦賜物以歸曾祖貴祖珍以公貴贈光祿寺卿父義仕巡檢致仕累贈光祿寺卿母張氏累封太恭人贈淑人公幼敏慧光祿君初丞簿城驛有中貴宿驛久人厭苦之公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鵲墨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而驚熟視之故鵲也詰諸館人皆驚以為不祥遂去之弱冠為縣學生二十六舉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第內閣填黃榜終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二然啓之則公也偶為封者所誤不得已足之榜尾試政吏部太宰尹公嘉其器識數召與語兼咨訪人才辛丑除文選主事尋丁外艱去甲辰服闋補考功司丁未當

朝 覲之期例覈天下諸司官公博采輿論必求其
 當凡貪酷吏雖親故不曲庇貴勢請託一無所撓或
 本廉吏而為段者所中傷則力為伸雪之遷驗封負
 外郎弘治庚戌進郎中有土官承襲例當駁數屬一
 京宦倪白金若干祈免公卻而逐之其人愧恚自是
 不復敢見公太宰三原端毅王公知公亮直調考功
 司又值 親期黜貪濁斥庸懦拒請託視前加嚴焉
 山西提學僉事楊文卿每憾公不薦已比遷山東副
 使以公務至京見少宰曲陽周公謂之曰王郎中敦
 稱行賢揚乃歎服甲寅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六 吳山作

守內艱去服闋至京師留逾年不得調相知者輒令
 其體帶往謁執政公應曰諾實未嘗往又趣之行且
 令一隸施從公所之明日公過執政門不入而去相
 知者伴問曰執政云何公曰執政意無他也因具言
 其狀為之一笑改順天府丞較下事繁動涉權要公
 處之裕如乙丑遷光祿寺卿節縮供應所省甚多正
 德丙寅遷戶部右侍郎奉 勅勘功臣地土於常州
 丁卯轉左侍郎時劉瑾用事凡大臣科道使外還者
 皆有厚餽不然立見罪黜公獨無所覬理常語人曰
 世言山西人吝果然自是銜之屬時遣使稽覈各邊

種芻先後撫巡憲臣多坐累繫獄公一日同尚書
 公輩見瑾瑾言及茲事曰 朝廷必誅戮一番人乃
 懼耳公曰 本朝未嘗輒戮大臣恐不可開端有毀
 吏部尚書許公進者瑾信之語諸大臣曰許某奸邪
 若某尚書可為吏部公曰某與某尚書素厚與許交
 淺然許素有時望某尚書恐不如毀許者因諧曰王
 某實黨進瑾益怒遂遷南京戶部尚書欲姑遣之去
 而徐岡之耳比至南京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逮
 先尚書 公輩詰問遂逮公下 詔獄以為罪令致
 仕歸又中以他事罰粟千石歸家行李蕭然岡書數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九 吳山作

卷閉戶披閱子弟親識非有故不得見越四年卒性
 孤介寡合鄉隣無當意者惟善李昂一人謂其有為
 行命都憲君娶其女至白首恒念之存問其子孫在
 任途所交不過數人所敬服者二三人而已慈惠遠
 下使人若恐傷之御史則嚴曰不如是彼將肆志勇
 於為義故人子孫貧無所於托者每訪求周恤之猶
 善記憶凡所涉歷終身不忘初為太學生所著有橋
 門錄比官於 朝有朝事日錄在吏部有太宰問蒞
 於家配馬氏累封淑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長雲鵬
 義官次師都憲君次留京次誥皆天女四存者二人

一五八一 丹 黃參四 卷之三十一 6 反文內

潞州儒士張拱壁定襄舉人薄微其塔也男孫五之
臣舉人之道國子生餘皆天女孫六曾孫男三曰燦
燦炯曾孫女一嗚呼公質直愿怒自郎官至極品三
十年有奇清白之操如一日晚始大受而格於權姦
不得究其用然迹其所自立者其亦可以表見於世
矣都憲君風節重一時凡公之志欲爲而未及者將
於其子之身而大施之且其平生引薦士類不求人
知拯人之厄辯人之誣雖涉嫌疑有所不避古所謂
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公之澤將不延乎

歐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

張壁

樂祿大夫南東戶部尚書李公瀚墓表

張壁

公諱瀚字叔淵其先山西翼城人六世祖始遷沁水
曾祖諱倫知遵化有惠政倫生動動生聰聰領鄉薦
歷鄆縣慈贖二學訓導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祖妣王氏妣譚氏俱贈淑人公生而骨相奇
華童時卽解詞章侍宦訓導公治詩攻文蔚有聲恩
乃成化己亥爲諸生庚子占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
壬寅出知樂亭樂亭歲惡民流公至復者十六七卽
責感豪橫亦還所侵民田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
歐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 張壁
果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公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
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丁未被徵拜監察
御史奉命巡陝西茶馬弊端革殆盡歲滿代還以憂
起按陝劾賍吏汰宿姦郡縣官望風懼伏有鉅猾流
毒一方衆慮其難制公計禽窮治皆伏辜鎮守貴璫
肆虐庇所陰厚逮繫平民暴諸市公出見之立命解
其縛捕告者抵罪終南山妖僧鳩無賴作亂報使至
公密諭使者曰勿令鎮守知恐張聲勢輒擾民遂選
將校方略而遣之比及鎮守知則已報禽矣其先誠
如此戊午復按河南事叢委公至裁決無遺尤莊毅

軍下有不法者相戒罔敢犯已未還道都御史屠公
 特徵公掌諸道奏績古北口守將吳昭以失律賂權
 貴波及無辜累案不能竟 上命公往督察昭竟棄
 市都御史閔頤侶諸公薦公才可大用庚申陞湖廣
 副使又以憂去起為河南副使陳州衛都指揮子世
 恩格殺項城典史公至適巡大梁即收捕真諸法所
 部帖然乙丑陞湖廣按察使丁卯轉河南布政使無
 幾還順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董濬公憤濬政久
 弛銳意舉行淮南守素結逆瑾貪復自恣公劾罷之
 時宋王由逆河之國戶部恐其防備運奏令各船分
 行兩河責瑄冀得賂動輒阻遏公適會議北上過天
 津遇王舟朝見司儀如陛前贊禮公止四拜即與且
 啓王嚴飭侍從勿阻遏運舟王聽納自是始不擾糧
 運官軍稱快已巳徵入為左副都御史時瑾虐隲董
 灼公卿以下咸憚之中官楊鎮怙勢竄取私隲舟車
 相屬於道事聞瑾乃奏檄南都重臣按厥事守備貴
 瑄劉瑯攘為已有同事者匿諱比命御史督之方檄
 諸省償銀瑾以諷臺長臺長語塞公厲辭以謝眾為
 股栗瑾隨奏遣公往欲中傷公公往仍令瑯出所攘
 弁効落其職守餘咸不問時論壯之庚午陞吏部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非 吳山館

侍郎尋轉左是歲瑾伏誅公視篆月餘起廢疏壅七
 類允愜辛未進南京戶部尚書公往蒞政凡論析公
 度府帑戶口田賦盈縮之數歷歷如指諸掌居數月
 請裁冗食節浮費廣儲蓄多見采納時廩藏空虛公
 憂之乃乘秋熟議發帑金代軍餉數月乃積米數十
 萬江浙諸藩歲輸布給軍士貴瑄主之得因緣為害
 公奏令徑輸折色戶部人咸便之外守備有縱家人
 私擅歲課不輸官有司噤不敢言公收繫獄不旬日
 宿逋完矣時未及引年公脫跡名爵乃累疏納祿歸
 暇則追宋歐陽康靖在穎故事與曲沃司徒李公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非 吳山館

學孟公命駕相往來徜徉詠歌以終老尤篤倫理正
 士風婚喪冠祭悉崇古雅間黨化之公性鯁介不
 新說從見賢德愛之不啻已出晚所得益閎深故凡
 考德問業來者戶屢常滿歷官餘四十年所至鎮靜
 明不遺察寬不至縱而賑災恤刑尤為人所稱道平
 生廉謙涓察凡圖書冠服咸手自經理略不容人少
 屬居官不苟取所得俸餘止購海內圖書故乃家儲
 有鄴侯萬卷云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鄧公墓志銘

張壁

初南京戶部尚書鄧公上疏請老凡再上先皇帝

乃報可得歲給與皂仍賜勅給驛歸且六年卒上

聞計賜祭葬卹恩渥矣惟鄧氏族望柳之宜章曾祖

某祖本道歷官寧國知府父紀漳州府推官以公貴

俱累贈如其官公諱庠字宗周號東溪生九歲而鄭

夫人歿鞠於外伯祖司馬朴齋公家甫弱冠卽名起

諸藩禮却饋贖請潘王賢之陞浙江道監察御史巡

視京倉尋按順天等府時官屬多貪玩公以嚴從事

請戒不敢淪法有弗便者欲中之招拾亡所得竟中

止貴州蕃夷弗靖守臣請兵征剿上命公往勘公

以醜類偶出沒不足煩兵可撫定也遂下招撫令蕃

夷聽撫地方獲安公且劾都御史謝某等妄生叢端

上嘉納亟黜謝未幾丁內艱服闋補本道御史陞

河南副使適河決張秋東山劉公楸公問計公曰河

即未可治須下流分殺其勢乃築堤防庶幾可塞東

山如其言事果濟上善其贊畫陞俸一級轉本司

按察使治獄多所平反明年陞廣東右布政廣西左

布政得旬宣體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

儲丁外艱服再闋被召巡撫河南時鎮守太監廖堂

與其弟指揮鵬多為不法諸莫之敢撻公首劾之堂

深銜亦弗顧逾年以平賊功賜白金文綺給之誥命

擢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養病歸再被召改左副都

御史巡撫蘇松復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京

戶部尚書至則稽羨財節浮費禁包攬諸弊時方望

其有為公顧求去矣衆惜之性平直不設城府事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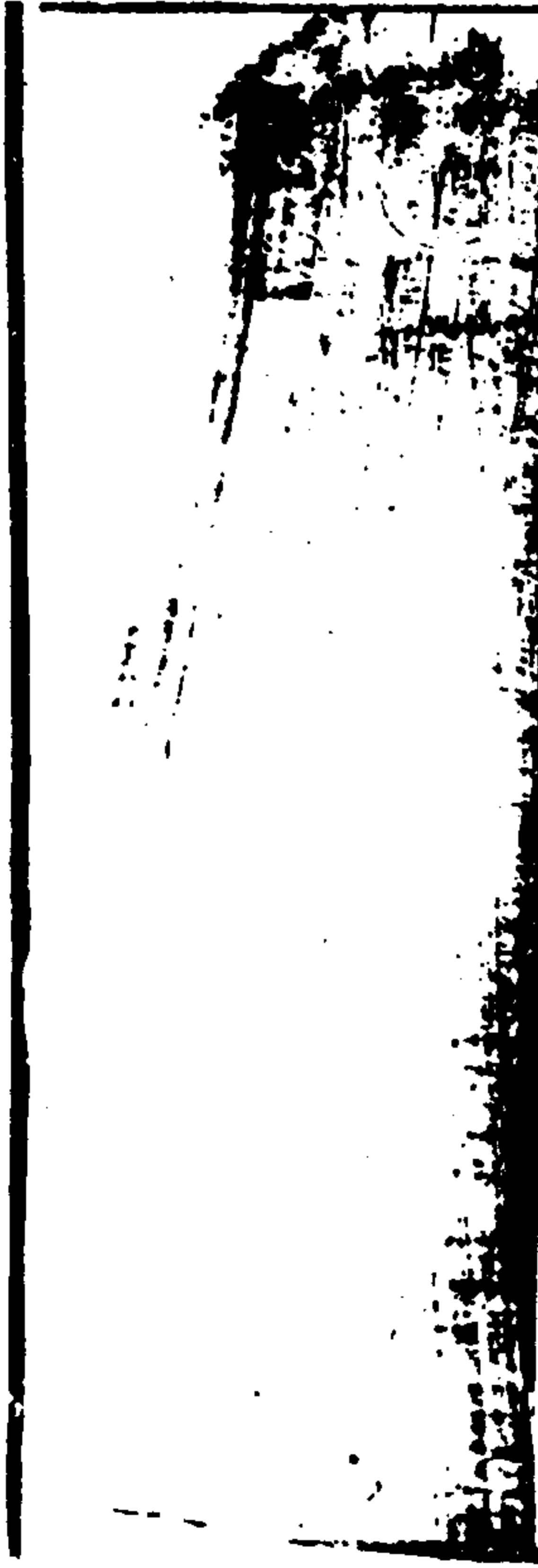
州府君孝在官俸入恒緘致其家為養友諸弟甚篤

府君遺田產盡分讓不私尺寸御減獲有恩問卹貧

者優卹久不厭在官公謹不為權勢所撓比歸杜門

清坐惟日一徒步至東溪鴈咏自適公祿仕久無慮

餘君子謂其廉靜然尚慨其未究厥施也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鴻儒傳 朱睦㮮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奇穎工楷書親屬為府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居府中親授尚書久之鴻儒因言張生景純為學艱苦堅又招景純授以毛詩兩人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通百氏而主本於六經成化十九年鴻儒舉鄉試第一又四年景純舉第八於是南陽人服堅知人云後景純未仕而歿二十三年鴻儒登進士為工部郎中弘治間出督晉陽學政表勵敦謹裁抑靡浮俗習為之一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末 吳山陰

聖臣屢薦於朝時 上勵精求治物色賢雋一日諭

大夏曰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

不易得誠如 聖諭無何 敬皇殂落鴻儒傷悲亦

謝病歸正德四年起為國子監祭酒越四月以父喪

去位七年復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少宰十四

年遷南京戶部尚書會羣閣擅權政門頗雜鴻儒瘴

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是年七月疽發於脇遂

卒謚文莊所著有疑齋集若干卷弟鴻漸字懋德鄉

試復舉第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所著有清

南集與疑齋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盛自王氏始

論曰王公操履清純學識該洽弟懋德亦馴雅多聞世稱宛郡二難良不虛矣

維風編

劉忠宣公薦公於 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已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為主雖百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與衍交發互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末 吳山陰

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為

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

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

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請丘瓊山

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數

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為主亦有貫索矣起家

非詞林而得謚為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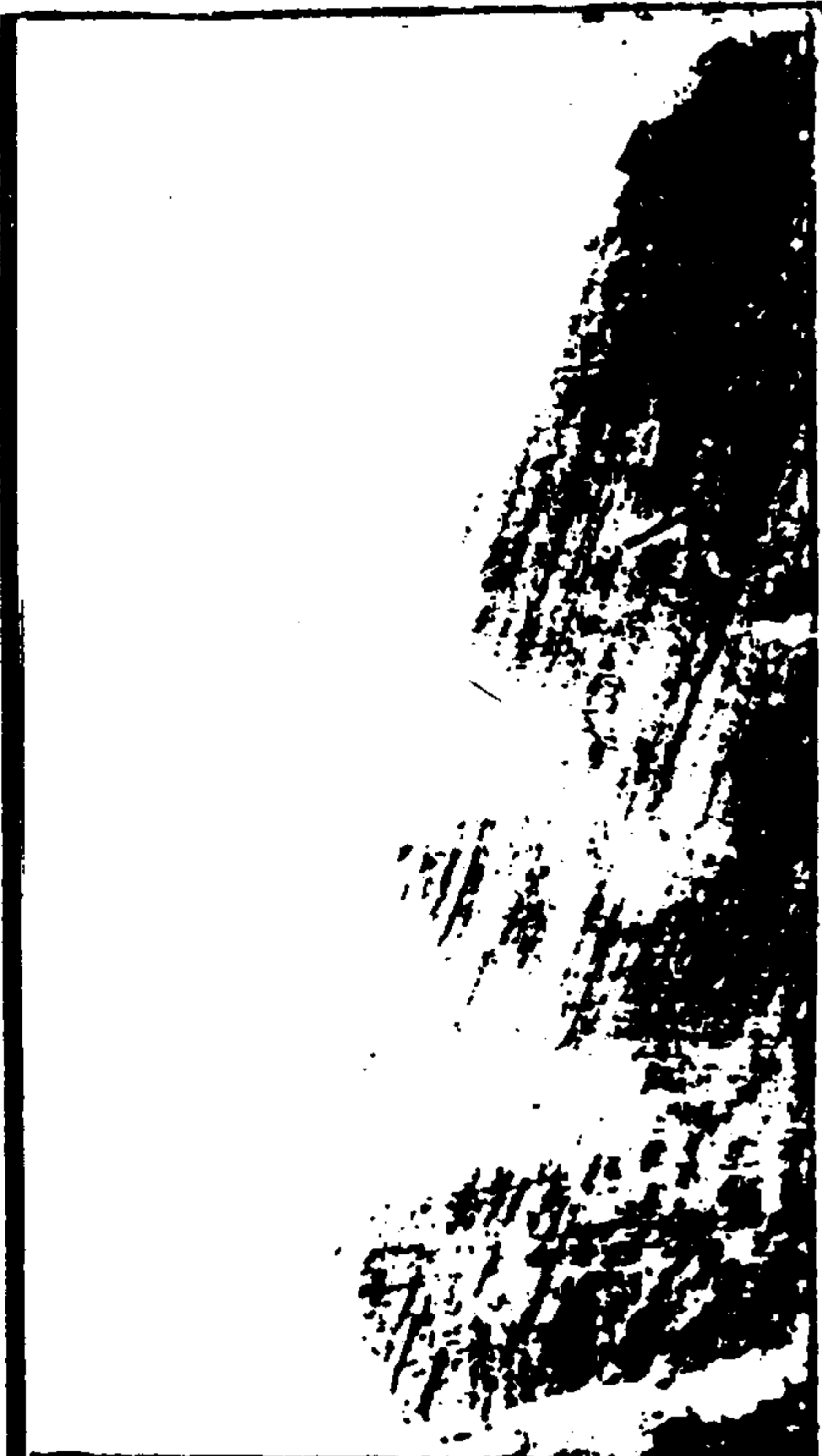
休心為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為相時或謂公之德業

無媿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為相

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語

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謂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篁墩短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噉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觀魏公之度如何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天啟錄 卷之五十一 夫



榮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煙村都

公璋墓表

夏言

鄧曼姓以國氏其先有白楚徙今之涿州者涿之有鄧其稱故遠然至公益大著公諱璋字禮方別號煙村公曾祖仕能祖平皆不仕父誠國子生咸以公貴贈右都御史母蕭氏贈夫人繼母王氏封太夫人公少讀書卽知爲文業舉長領庚子鄉薦繼登丁未進士授南昌推官寧人有取立故誣民以殺人公覆其中輒麗寧人以法武寧大獄數十積稔莫決取故案一視而成之人驚謂神上方重良吏名爲福建道監察御史督催而國課集巡按而民害去續... 上心擢大理寺丞甲子奉命會勘寧藩鍾陵王無所回忌一意窮詰有干逆濠者悉實於法人皆難之乙丑奉命覈勘太監苗達功次務絕知友賓客之請停勒豪貴冒首功者九百餘人時論快之遷本寺左少卿俄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乃清屯田治垣障通關市官酋長布恩信諸夷懷畏邊人安堵屢爲上知獎改巡宣府復數有軍功遂加俸級至冬擢南京戶部侍郎逆瑾執國柄惡不附已輒中傷致仕瑾誅以守正起爲左副都御史時

青州賊楊虎等連眾數萬轉寇河南屠燒城邑族殺不辜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握兵之將皆望塵滅陷莫有杖一戈援一枹為士卒先者 命公巡撫至則奮然帥先戰守隨宜不數月賊平 上救褒之既而南北畿甸山東河南北新創於兵仍以早饑民交走死無弔 朝廷憂焉遣大臣賑之難其人 上習知公才力 特命兼理公因事增智盡心於其不可為之地卒全活數百萬人所部賴無事明年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繼改兵部時土魯番黠鵝背約束擊哈密虜其主忠順王能大為邊患邊民數驚 上特命公為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諸軍事公及陝建塞徼起亭隊飭弓弩具蘭石布梁答設屯戍塞賀蘭山隘口三十處使賊不得通增花馬池壘壘木樵校聯四十餘里不絕使賊不得越復築城樹榆外使居民有保障至冬虜大入寇羣氓蝟毛而起倏集城下公乃掘井鼎鑿薰穢穢潛過梁形珠禽斬以百計如是者再賊知中國大有人在乃斂迹去公遂以速陞賞廣推恩宣捷音優犒勞嚴法制完徵輸清苑馬給商價蠲屯種歸貢夷十事上陳 上皆嘉納居亡何西寧番賊劫掠屯塞侵盜不已公簡將出奇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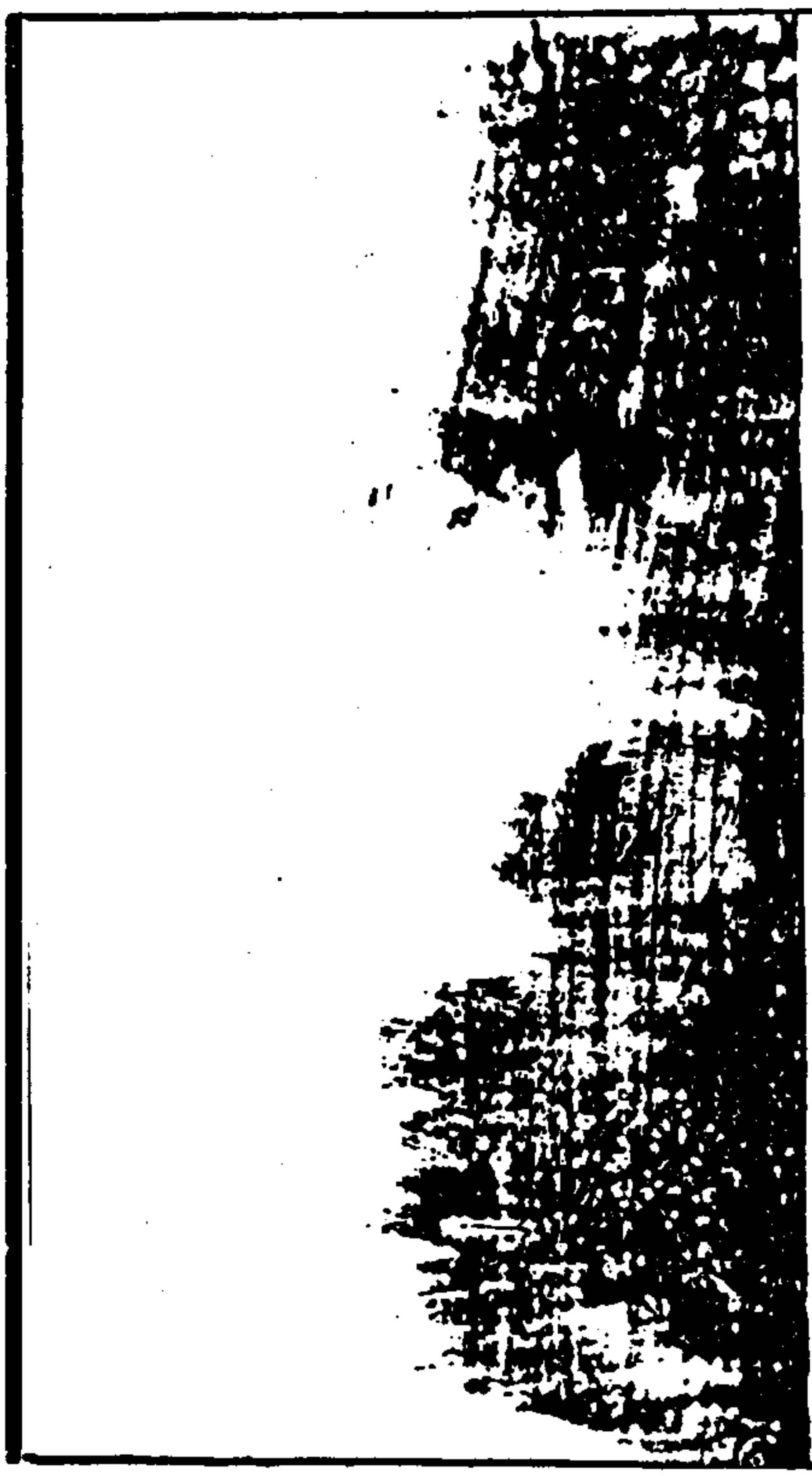
奔數百里捷聞 上褒獎之賜白金綵幣公以疾得請還至戊寅土魯番復攻哈密冠肅州羽檄日至 上思公舊績復起公提督軍務便宜從事公方至州北虜阿爾禿駝乘微寇永昌逆吾顏行將官悉銳皆往遣之禽公乃以隨季陷楚法克之土魯番素憚公聞公復至輒戒部落曰勿以邊為意數使乞和及還貢使眾皆欲聽之公曰夷狄之性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可服故漢人曰匈奴侵盜無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况今虜雖乞和實未有悛意奈何遠聽之且彼城所需成仰給中國但閉關絕貢彼始失國獻使罪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曼世作

有悔心耳遂大為戰守備多為疑形數觀兵塞徼虜果大恐悔過輸罪悉歸所虜掠公曰可矣乃許其通貢歸其使又以忠順王不可復立議擇一都督為守哈密後國興復 上甚嘉之賜蟒衣金寶絲環自是訖公歸京師越十餘年莫敢有犯邊者境內用以少安已卯宸濠變起 上自將駐蹕南都以公為南京戶部尚書公與兵部尚書喬公協心同規綜理應給凡中官一切無名之索皆力却之政有紛更者亦抗疏止之南都人深賴焉辛巳夏以疾懇乞骸骨 上留弗得從之歸則徜徉田園課訓子孫足不一至州

縣門過賓罕得見者嘉靖改元詔進階榮祿大夫秩從一品嘉靖十年十月以疾薨於里第天子聞之震悼錫以葬祭諸卹典有加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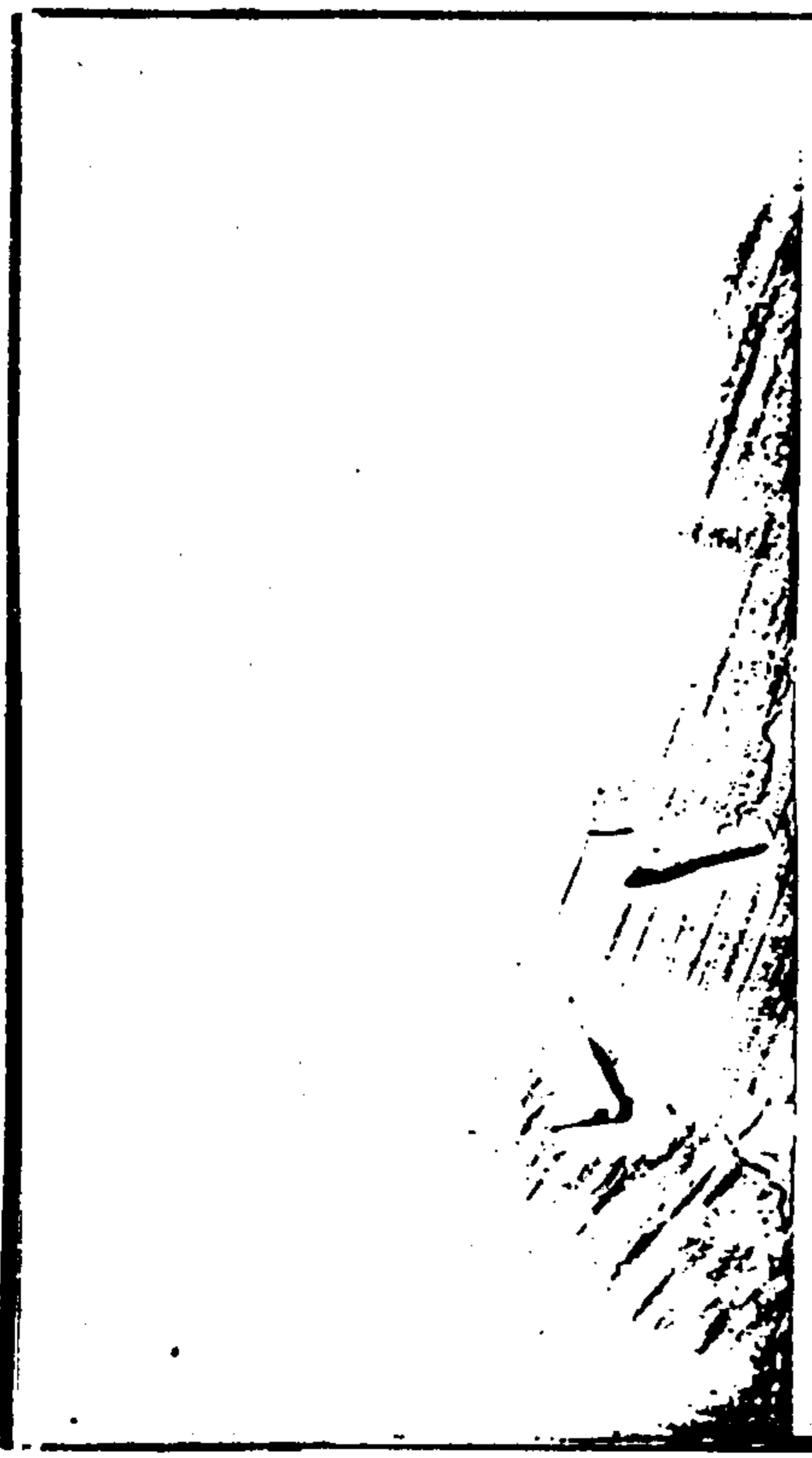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徽州府績溪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陞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正德初忤逆瑾勒致仕瑾誅起陞南京戶部右侍郎遷本部尚書屢疏裁冗食祛宿弊事涉權倖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允仍給月米歲夫嘉靖元年四月卒計開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康惠富歿歷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上諭重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史前館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梅軒蔣公昇墓記

弟蔣冕

此先兄南京戶部尚書梅軒公之墓公諱昇字誠之
 姓蔣氏梅軒其別號也世居全州曾祖考諱貫刑部
 員外郎祖考諱安隱德不仕考諱良雲南河西知縣
 俱贈光祿大夫杜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曾祖妣蒙祖妣勝妣郭俱贈一品夫人
 公自幼勤苦同學以州學生舉成化辛卯廣西鄉試
 丁未第進士弘治己酉授廣東南海知縣以政績卓
 異徵入 朝擢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汝寧
 知府遷湖廣按察副使進浙江按察使轉浙江右布
 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汀漳等處進南京戶部右侍郎 今上嗣統
 以廷薦陞本部尚書受 誥進階資政大夫數月以
 老疾懇辭允之賜 勅褒諭 命有司月給廩米歲
 給輿隸仍馳驛以歸家居四年以疾卒嘉靖丙戌五
 月十二日也距其生景泰庚午九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七計 聞遣官 諭祭者二 命工部營葬事
 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墓在州北七里橋配楊
 氏累贈夫人繼下累封夫人男三長履端太學生次

履長後軍都督府經歷次履坦詹事府主簿為弟冕
 後女三通政經歷陳邦傑士人曹鸞舉人唐鈺其婿
 也孫男務耕等若干人公天性純誠其於世人機械
 事茫無所知至於蒞政折獄往往如燭照而數計毫
 髮無能遁其情者其官郡縣保民如子惟恐傷之遠
 司臺憲劬奸難惡不遺餘力未嘗少有縱舍蓋公平
 素潛心義理之學而必驗之於行持身處官事無難
 易一切揆之以理有未安小節末務不肯苟徇矣隨
 於先儒大窮理而務果斷之說終身誦之其言行政
 事無愧於古人者甚多此不能備錄云

歐陽修 卷之三十一 六五 吳山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績傳

黃佐

王績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績為人敦重寡言笑弘治癸丑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出使安南其國王郊迎席拜以禮卓叱去之所餽金寶一無所受進禮科右給事中奉勅清查南畿屯田革宿弊擢工科都給事中正德初擢山西左叅政遇例裁革改雲南左叅政時逆瑾擅權牽咎罰米五百石俸不足常產以償瑾誅進右布政使俄進福建左布政使遂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應天蘇松嘉杭等郡兼督糧儲殲逆賊劉七於狼山

賊王浩八於微寧獲賜鈔幣隨以乾清宮

吳警上陳言以答譴四事曰正大本以安天下省內臣以慰民望處驛遞以蘇民困廣延納以開壅蔽皆切時弊武宗欲西巡疏止之不報歲壬申丁內艱

廉開以父年老乞終養勅起撫治郎陽至任時武宗欲巡幸諸郡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悉令罷之且究其爲首者裏府護衛奪民產爲疏辯以還民已卯夏寧藩煽亂震擾荆襄績下令設守備人心獲安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嘉靖紀元辭前陞俸既允隨上疏陳十事曰正心以正大本勤政以法

祖德親賢以廣延訪守信以重詔令崇德以禁奢侈舉知以求賢才體仁以恤民窮修禮以正風俗裁冗員以復舊制慎刑以重人命亦多見採陞南京戶部尚書疏又以父年老辭不允時南畿大饑績區處賑恤請內帑銀五萬給之尋卒於官年六十有一計

聞上命賜祭葬

歐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七

吳山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嘉靖十七年五月卒 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陝西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子也弘治癸丑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觸逆瑾罰粟輸邊尋以父喪去位服闋除原官累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至是卒承裕潔廉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士論重之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承裕傳

王承裕端毅公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為兒時即重

李本

山陰

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從蕭田蕭生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為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為冢宰時隨任令接海內賓客籍其所長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既不疑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公致仕即歸養暇授徒於弘道書院以孔顏程朱學教之正德間歷授兵刑吏三科給事中正直忠厚名有時政先務勤政任將等疏凡三出封 郡王不受 魏遺必給賞諸邊軍士蒙實惠逆瑾用事以上書

罰米三百石輸邊陞太僕少卿奉 命點視京營馬

匹人稱明為陞本寺卿 上偶降 旨大閱用戰馬

二萬即應 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 武

廟南延具牲帛祭品以待或謂 上不暇弗聽及

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宸濠亂察其內應者處以極

刑南都肅然後賞功陞戶部右侍郎却其舊用公堂

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事不明往

勸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 欽賜府筆清平正直四

字陞南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以饒國

用革私克工匠以省糧稟查繫歲通稅至一百七十

年

嘉靖二年績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查南京

考應祀神祇奉位立祠以祀及致仕卒 賜葬祭謚

曰康僖一時諸公皆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之

風為狀廣額豐頤鼻如截筒貌丰而澤體厚居嘗端

嚴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

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誨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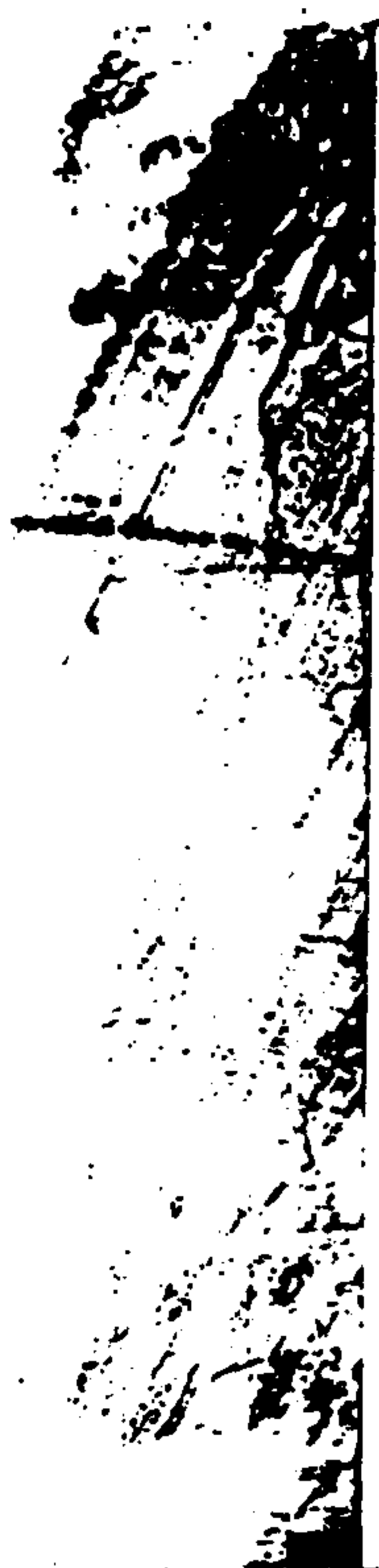
姓以道有不率教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雖僕御有

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以德化與

人交即之弗親遠之弗疎然忠信無偽寬柔有容故

與之交者無弗愛敬善接引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

聖士俾各教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故
 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
 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
 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建
 忠李衛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帥子江樹勳於國邑
 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
 顯其忠義激動後學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
 錄沒語星輅集辛卯集攷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
 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
 書太師靖毅公遺事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脩華錄
 家範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聖山傳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華泉邊公貢神道碑
 李廷相
 聖明有文學政事之君子曰邊公公諱貢字庭實別
 號華泉其先淮陰人也六世祖朝用元至正兵亂避
 地歷城華不注峰之陽因冒土姓故今爲歷城人朝
 用生一誠 高皇帝定天下始復邊姓一誠生文質
 以公大父貴贈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文質生寧即
 治中公寧生節山西代州知州皆以公貴累贈資政
 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公生有異質即襁褓時祖母王
 夫人時置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既乃從大父
 讀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聖山傳

治中公於官所於是公角尚弁即蔚有文名弘治乙
 卯年纔二十舉山東鄉試第四人明年丙辰遂登進
 士第授太常博士時 敬皇帝重祠事公駿奔惟謹
 嘗以告不與 上私語左右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
 其爲 上所簡注如此乙丑六月擢兵科給事中公
 性峻直又練習國章通曉時務抵掌談天下事率鑿
 鑿副名實雖重忤時貴弗畏避 敬皇帝登遐公劾
 太監張瑜與太醫劉泰高廷和用藥之誤又劾太監
 苗達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詞義剴
 切聞者凜然是年九月仍擢公太常寺丞既而逆瑾

擅權陵轢衣冠匹所不至公又不能善事顯貴人於是顯貴人何瑾顏色出公為衛輝知府庚午改荊州時藍鄂寇亟飛輓之務公以身任之民不擾而事集克獲之功公與有勞若夫革吏奸察隱弊修廢隆宣恩惠為天下治行最辛未擢山西提學副使尋丁代州公憂甲戌服除起公河南公正已以格物先行而後文申條教以定其趨勤考校以程其業復文體以示其標嚴勸懲以鼓其氣繇是士經公訓迪莫不克然各有所得丙子鄉試號稱得人丁丑丁母董夫人受初公體豐顏渥風神藻雅兩更三年喪哀毀踰禮狀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五 史山館

自是積憂成疾而公亦倦於遊矣辛巳今 上入 大統 詔求遺逸撫按諸公文章論薦乃即家起公為南京太常少卿嘉靖癸未晉南京太僕卿承平日久騎政漸廢公至末期釐弊課功公私稱善甲申改南京太常卿丁亥再改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亡師授公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以通遠人之情戊子以年勞轉南京刑部右侍郎己丑擢南京戶部尚書東南財賦半輸留都百官六軍咸仰給焉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閣公曰會計者部之事也覺察者

院之事也何妨焉公之譏大體事多類此辛卯忽以疾懇疏乞歸初公癖於求書所蓄不啻數萬卷壬辰偶遭回祿焚之幾盡公仰天大哭嗟呼甚於喪我也疾遂篤胡夫人謂公曰即不諱麗牲之石孰當銘公者既而曰宜莫如廷相公然之已而卒惟公與先太保公同省又同舉進士甚相愛也廷相叨官詞林兩佐南銓又辱公忘年之雅日夕以文事相劇切有師資之益焉則茲役也其奚敢辭追憶 國朝文章無慮三變 高皇帝初正大統青田金華義烏諸君子力以斯文為己任剗削舊習橫制頽波幅尺駢雅與狀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五 史山館

起學士永樂以後騷卿藻士布滿天下然詞頗纖弱稍異曩昔識者病焉 敬皇帝時 明興百三十餘年於茲矣四海梁肉百官委蛇得以肆力弘學遊心藝苑於是公起屋下與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互相師友力追古作妙悟真機鼓吹盛美可不謂振世雄豪也邪况公孝友天至又喜賓客樂道人善接引後進常若不及至於當官蒞法必盡其力所在人皆嚮之愛之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在斯乎公生於成化丙申八月卒於嘉靖壬辰二月年纔五十有七配柴氏累贈夫人先公卒繼胡氏累封夫人子男

二人長翼以廢爲太學生次習幼所著詩文四十餘
卷藏於家門人輩相與謀梓之蓋世所必傳者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許公誥墓誌銘
王廷相

嘉靖十三年正月乙卯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許
公卒於位計聞 皇上嗟悼乃贈太子太保賜謚莊
敏遣官諭祭營葬事 恩典優備弟戶部尚書松臯
公以廷相雅知公乃持右布政杜子材所撰狀來乞
銘嗟乎神遊九寰公已長逝乃若德茂人羣言垂世
則碑贊 帝猷式標風化誠不可無述按狀公諱誥
字廷綸號西谷河南靈寶人也父進吏部尚書贈大
子太保謚襄公進之子成化辛卯十二月六日高
祿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太夫人夢巨蛇入室覺而生公在童髻岐嶷不羣長
而機神警朗望見之者無不羨其奇偉十歲治大小
戴禮便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松臯公同舉於鄉已
未登進士第庚申選授戶科給事中奉 命清理延
綏倉場檢閱精嚴不避權貴時有 中官者出督三
邊貪縱罔法公即劾其狀邊人懷之乙丑陞刑科右
給事中屢疏上時務其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數事
迄今行之正德初 朝廷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
大司馬公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 命教司
禮監官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煇阿中人亦弗敢

千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經
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
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
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魍魎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土
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憂制即宦情泊如矣太夫
人屢命之出公乃謂松臯曰人出處道殊動默祿性
在各任其真耳予鮮合於人茲豈厭時侍太夫人優
游以樂足矣汝舍醇居宏無往不可勉哉自是閉門
掃軌潛修逃覽喘呼聖真同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
若將終身焉久之都御史御史交章薦大要以公探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主六 吳山館

願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不宜置之閒散時有
詔守正不阿為昔逆瑾所斥者錄之遂起公為尚寶
司丞非其意也復疏病還十餘年來公養晦存神獲
屈林藪松臯公兼善匡時龍翔天漢一出處時人
兩高之壬午今 上改元復起公為南京通政司叅
議公曰堯舜在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仕丙
戌 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 命輔臣各舉所知
公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為經筵講官進講多所剴
切據經引史古昔興衰治亂之跡如指諸掌 帝皆
聽納嘉獎復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

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日辯諸儒以祛惑或四
日屏禱說以防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開邪衛道無不
至焉 帝以公留心學益加眷注己丑 命公主
武舉試事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公以道範
久類化機弗振乃弘獎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為士
筌尊德為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
墳涉志茲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櫛羣露無歸
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無稽公乃以公幣羨餘
賜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者數十人咸加
周卹由是生徒感德懷服又奏罷放職不稱者及幼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主七 吳山館

勲戚習禮不律者乃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因異
異乃上乞察天道以平治道疏其略云 大君為天
下神人之主情發中節斯用人行行政順應天心陰陽
和而風雨時矣 帝嘉納之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
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二主
東西向 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
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周
朕業仍 賜茶及禮神品物復 命各為講章以進
公行中庸喜怒哀樂章入講 帝謂公欲以一人之

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 帝必躬祭
事品物必 賜公以爲常辛卯 帝開講無逸殿宴
幽風亭公與焉明日公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敷之講
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宗以天命
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帝善其說壬辰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覲公門戶
清肅人弗有私謁者嘗謂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况干
涉公事以敗名憲乎乃具奏以戒諸司 帝從之復
上疏乞休 帝不允尋擢南京戶部尚書公與松阜
公居兩京大司徒又出襄毅公之後父子兄弟並至
八座前此未有縉紳榮之公蒞事無私與物以誠雖
議論激發而儀度宛綽僚屬靡不敬服有司厨軍五
百餘人以例更調管操而糧賞若不及各營軍士公
與具奏增之他如倉場之弊無益之費多見裁省復
上疏乞休 帝以留都國計非公弗可不允甲午春
二月公將 朝賀如京忽一夕痰疾作卒享年六十
有四嗟呼襄毅公有偉烈於王室有德澤於蒼生有
氣節於名教公克肖之可謂無忝爾所生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長山館

戶部尚書周襄敏公金傳

唐順之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 國
初有彥居者以閭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爲都御史
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
氏於公爲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
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 賜葬於武
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
試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
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爲副都御史
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南京
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
之始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
三科爲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
於淮鳳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所
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爲人淵
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
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 武廟數遊
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
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匱於冗食公言
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痛加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長山館

弟昂女

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監舉橫道
 路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官外議或云已娠請誅
 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
 為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為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
 疎也方其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為仇不旦暮
 死則寡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
 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為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
 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眾輒目屬公
 公口對甚辯聞者莫不心慙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
 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
 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
 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膏
 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眾是之
 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
 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
 人家囊篋空虛子孫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極
 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眾曰是則然矣如土
 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 國家何愛於賞不然
 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眾以公可屬邊事
 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交口

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
 之後公既素豁達不拘謏有帥臣體裁又善勦愉接
 下邊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
 休煥慰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務公見
 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為之指
 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
 又為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
 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
 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踞踞
 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
 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
 公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非得已耶眾叩頭曰狂
 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
 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
 何以為命縱殺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歡呼叩
 頭退會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
 之知居家時數嘗為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
 以苛刻失眾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監數
 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眾固
 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眾遂憤轟

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
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名諸北總官
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
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
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
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曰公
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
公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氓緩帶兩鎮四
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為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
不同趣者或不能不以好惡為贊毀至論公長於治
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
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
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
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挾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
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
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
為之訟寬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
按於巡撫為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僚長也公本通達
不務為崖異立硃硃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為
辨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全主 曼山

夫南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為詢然公自
如也丙申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議
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
任江行之險悒悒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
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 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
一 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
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
錢緡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
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
於是有力焉及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
巳致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
讀書雖釋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為詩歌羽
檄佳德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
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規
規不厭與士人言言 書與俗人言言勸業莫不取
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為國器及入
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願撻散無能自效於
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
既已責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豐潔曰
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蓄媵妾教諸子愛

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全主 曼山

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 天子賜之葬祭
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
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為都督府都事偉太學生皆
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四

曼山館

戶部尚書徐公問

張 袞

公諱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推
官名為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
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深推埋剽盜馮為淵
藪公以方略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堤堦凡
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鹽運司易汚染人咸不樂官此
公欣然受長蘆使之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
長廣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蟻珠真香號產於嶺南
中使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愛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
珠有禁如是不趣賈為盜耶惟令所產而獻某不敢
獻後錄 卷之三十一 全書 曼山館
避罪竟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首以公才廉列 上
與賜章服擢右副都撫貴州獨山土酋蒙賊弑父以
叛公提師誓境上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兇就戮捷
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名貳兵部上安樓大計凡八
條一時債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以疾在告者十年
詔復起公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公復
歸矣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為苟比德權倖縱
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為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
所泄之處輒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
不歎為復見三代遺風

南京戶部尚書孫公應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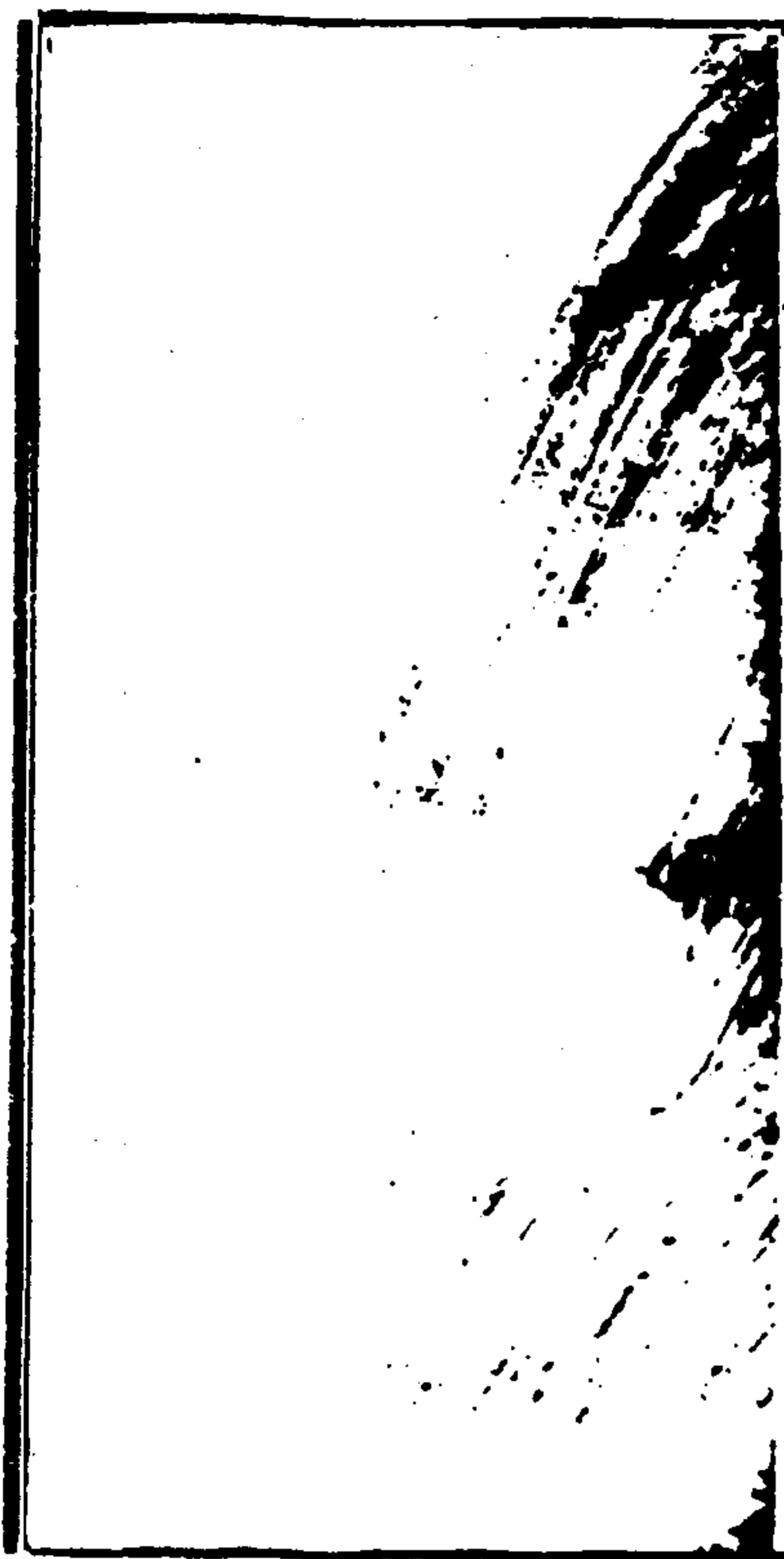
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河南洛陽人正德辛巳進士初授章丘縣知縣徵拜給事中嘉靖十五年以言事忤旨兩繫詔獄既得釋旋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謫高平縣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本部尚書被論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致仕隆慶四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受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書庵盧公紳墓誌銘

潘恩

公諱紳字汝佩書庵別號也陝西咸寧人祖典父旺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祖母李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少而穎敏潛心問學博覽典墳為邑弟子員選入正學書院纂修雍大記諸書多所撰述壬午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四川遂寧縣令公廉勤自勵治教大行邑人戴之宛若慈母邑瀕大河莫有涿水之患公築以魏堤植以密柳水害永消民受其利會蜀連年青災飛蝗滿野獨不入縣境眾咸咤嘆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受山館

猾巨奸廉致於法一道肅然樞屬界連川貴西永施
 羅諸夷構兵連歲不解 天子怒下守臣委公會兩
 省勸議公首宣言於眾曰夷性犬羊先王以不治治
 之若繩削太嚴恐生他虞不若開諭利害俾罷兵息
 民足矣眾從之諸夷帖服癸卯少司空陸石涇公奉
 命修理 顯陵檄公總理工務有白金綵幣之錫甲
 辰擢江西布政司叅政分守湖東瑞州寇起公單車
 往諭解散其黨歲侵民饑賑恤有條全活者眾丁未
 擢貴州按察使清平衛指揮某者暴虐貪婪激變軍
 士連結諸苗為亂公驅車入城執首惡以泄羣怒申
 國典以示更生梗化之徒咸泣紀法肅然戊申擢出
 西右布政使庚戌改山東左布政使 宗藩歲祿之
 供邊關兵馬之餉諸務列午公調停區畫咸屬厥宜
 辛亥進擢順天府尹時有勳貴人權傾中外倚勢欲
 奪畿內民田數百頃者關說京兆公力拒不顧人以
 為難壬子擢戶部右侍郎甲寅改左侍郎總督倉場
 兼理西苑農事申明舊章釐革宿蠹清查積貯附餘
 米十餘萬石以裕國儲然持法過嚴同事有銜之者
 矣是歲三載考績蒙 恩錫誥命上及二代錄蔭洪
 先為太學生居太倉三年游承 特遣及銀幣鈔錠

羊酒之賜丙辰起拜南京戶部尚書定立章程約束
 悉鑿鑿可行丁巳循例自陳致仕 上賜允歸擊他
 畜魚栽花藝竹興至則與二三知友飲酒彈碁論文
 話舊日以自適公儉樸沖澹為人誠恪簡夷於世味
 泊然絕無所好雖囊無餘資廩無餘粟而散財喜施
 不責償報嘗謂人寧負我毋我負人寧我容人毋人
 容我立朝正色直諒侃侃不阿一時善人君子交口
 言之而沮之者亦力家居孝弟肫肫事父竹軒公先
 意承志罔有所違伯仲二兄蚤世撫其遺孤授以恒
 業教之誨之不啻已子關中人上稱之謂為不可及
 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八十九 雙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鮑公道明墓誌銘

汪道昆

今上二年春正月己卯南京戶部尚書鮑道明卒於家 上輟朝 諭祭葬如令甲有司舉葬事公字行之歛巖鎮人也鄉人故多公長者稱三峰先生云公父封兵科右給事中諱榮芳母封孺人出汪氏公生端靖自如不受狎侮稍長受博士春秋嘉靖甲午舉第四人戊戌舉進士授行人三歲進戶科給事中再歲進左給事中尋進刑科都給事中當是時信州袁州爭政言者率揣摩希望各中其驩其或浮慕骨鯁

歐敬錄

卷之三十一

九

夏山館

龍萬達方撫關中不得代宜未即至龍以終養去母在宜未即來假令稱兵其何以應倉卒按 祖宗法宜大設總督軍儲侍郎一人貳總制京師設提督團營尚書一人貳本兵分任事權相表裏無事則戮力共濟有故則可攝而代之復之便當事者計非急持兩端其後虜犯京師卒用公議公在近侍七年出入惟謹即有不測獨由由然應之袁州中信州 先帝怒甚收信州及建議復河套者併逮言官杖之廷公頓首曰臣固當咎謹待罪出而參知江西政事居頃之罪囚王連遣子叩 闕上書誣執故都御史胡繼

歐敬錄

卷之三十一

九

夏山館

無何轉雲南左布政使時多徵發民將不堪公愀然曰滇即小饒直蝸濡耳蝸不轉則活轉則中乾此誠藩大夫事乃會計全力什五自給什三轉輸什二備歲凶他不意令既布滇人至今便之已未入 朝扈筦庫羨餘弗納尋進應天府府尹已復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夷部鎔居故患盜殿最捕盜諸吏士視獲盜多寡為差諸吏士或掩不辜求道簿責公遇文致不辜者立釋之阿堂攫印構兵楚蜀騷動公謂有苗視印為向背請降新印令反側子自安毋勤遠略為也容山酋韓甸竊發公徵兵遣將討

狀錄錄 卷之三十一 九十三

平之斬首二百有奇旬就縛 先帝賜金幣下兵部論功人言歲終類奏功故事猶得任子今大捷宜視昔有加不然則籍子弟置有功部中亦得延賞公謝曰臣奉 天子威得罪人固諸將吏功臣何敢為子孫地已進大理寺卿尋進戶部左侍郎 賜金幣會袁州得罪去變置諸大臣公進南京戶部尚書益一歲三遷矣公乘兵變後主度支體國撫軍不遺餘力尋以疾乞骸骨 先帝優許之 上即位初廣厲言路諸大臣往往中多口惟公保身名完即公無所瑕疵其決策蚤夫會兵部左侍郎棠樾鮑公致仕歸公

宗人也鄉人嚴事二鮑視漢司隸同乃若明哲保身則退之矣歲朔疾風自西北起占者以為咎徵月將終兩公相繼即世吁嗟異哉

狀錄錄 卷之三十一

九十三

南京戶部尚書曹公邦輔傳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第嘉靖壬辰進士歷知元城南和二縣治在廉平裁省與民休息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釐革為多課溢常額出按陝西會虜人延綏殺鹵甚眾邊臣匿不以聞邦輔上疏奏速大將以下七人咸論如法秦宗人有殺人獄數年不決一訊而服奏正憲典出為河南副使大盜師尚詔流剽兩河奉 詔補治一日寇至監司錯愕或走伏匿邦輔親率吏士提刀躍馬馳入賊壁眾皆買勇向賊一以當百賊懾而潰遂破走之再擢浙江按察使值倭夷入寇特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將兵禦寇追奔逐北前後斬首虜六百餘級會趙文華視師求賄不得反用他敗論劾請戍朔州吳人感其功德為祠生祀之隆慶改元起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遷兵部左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戶部尚書考績詣 闕以年滿七十疏請致仕邦輔為人忠孝耿直志在殉國不避夷險登仕四十年苦節清操始終如一田產蕭然不異寒士嘗欲以身死封疆為 朝廷掃清朔漠不究其施世以為恨卒 賜祭葬如法今祀學宮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西塘王

公好問墓誌銘

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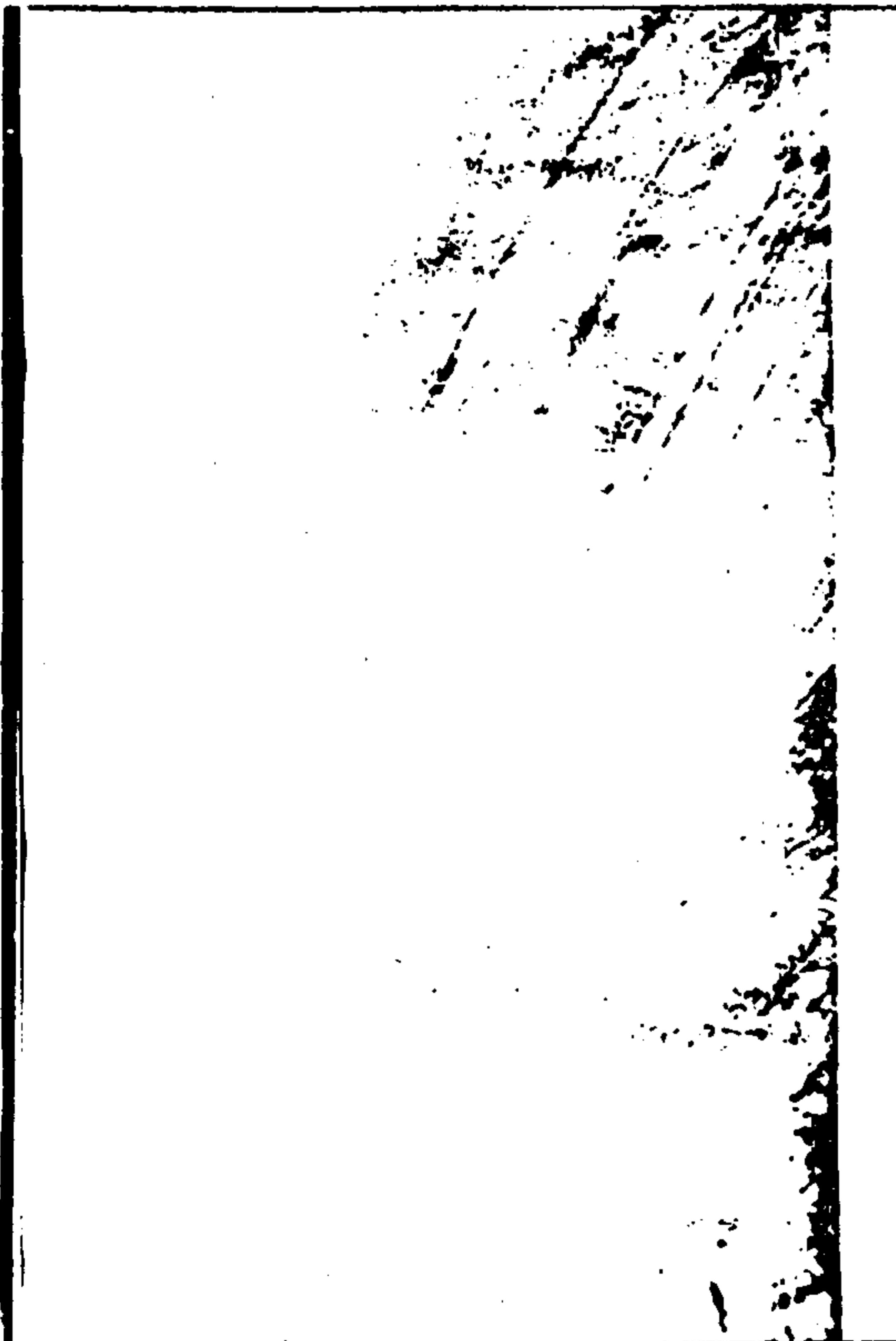
萬曆壬午南京戶部尚書樂亭王公卒於家計聞賜祭葬如令甲贈太子少保公諱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永平樂亭人也大父茂父臣世有隱德俱用公貴贈尚書母史夫人公生而穎秀有異微弱冠善屬文慨然抱當世之志嘉靖丙午舉鄉試庚戌第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時賂遺公行泊然有以自守久之乃擢御史公以風節自持行都城搏擊無所避會元夕一巨璫張燈邸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有蹂躪死者噴屬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事以聞貴豪傲手嘉隆之際內庫開籍洗匿莫可稽官豎浸漁無算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三萬二千有奇又用事近習謀督國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即有之亦喪世事唐宋勿論如本 朝王振劉瑾足為殷鑒言甚切直中外莫不嚴憚公公再被 命按秦晉務飭吏治便民生不為時俗媵媵之態以希 上意如隴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却不以獻公論避之於秦議典革者八於晉上便宜者十 天子嘉納焉公在職八年抗志論所言悉軍國大計如禪 聖治止

行幸肅戎政隆 大典彰 主德一政體飭禮儀勵
 新政慎恤典重 孝思陳時議勤 聖學諸疏多見
 施行當是時王御史之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歷左
 右少卿晉太僕卿公朴忠自許遇事敢為所至與利
 剔蠹期無負任使居頃之移南京太常卿已復召入
 為通政使進工部右侍郎仍攝納言改刑部戶部公
 再疏乞身不許久之遷南京右都御史總臺事尋拜
 尚戶部尚書入賀 萬壽再疏如初 溫旨勉畱公
 不得已就職壬午以滿上計復申前情又三四疏乃
 聽致仕歸歸踰月而卒距其生享年六十有六歲初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在大 吳山作

公之為尚書也會南中米穀貴時嘗折給人心河海
 公遽發倉粟而後以 聞也軍民乃安有 詔賑江
 南饑公不待移文趨發賑曰奈何稽 朝廷德意以
 忍待哺之民間者咸心服公以為有古大臣風公為
 人謙和鞠躬折節之若不勝至其斷大事決大疑中
 有定見外無畱行自謂育弗及也方君年好古自
 負比長畱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
 事苟難學貴定志勿為利動以故闢然自修務在躬
 行不欲為空談終身恬澹寡交游造次必以禮初舉
 於鄉舉亭令以公貧餽粟百斛卻之行用鼓吹前導

又卻之其起太常也令遺金二百以為行資公一無
 所受雖漸躋崇膳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
 餘貲財平居手不釋卷書無所不窺著作甚富成一
 家言謝政後始稍稍出有春照軒集三十卷

焦太史綱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終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在大 吳山作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對滄王公基行狀 鍾羽正

海內名家以瑯琊王氏爲最異時徙而賢且顯者衆矣其在吾郡城則司徒公尤表表者也公諱基字啓亨號對滄其先曰邦彥者自沂州徙居萊陽至文質復徙居於青文質生南玉南玉生士先是爲竹軒翁聚鄒氏生公竹軒翁學於西嶼董公爲郡庠名士實甚好竹居雖貧必植佳篠望之猗猗有淇澳間想入省試侷中屢矣久之病且沒時公十三歲耳天性至孝哀毀骨立執喪備禮如成人既葬卽篤志自力學狀改錄 卷之十一 山人 雙山館讀書數行下爲文宏藻有奇氣下筆千言立就十五入郡庠試輒首出嘉靖乙卯中鄉試尚未冠也乙丑成進士除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奉 敕督理通州等處馬房籽粒馬房事與中貴人連多阻撓難治公少年初仕乃斤斤督理不避怨勞先期報完比前歲多六千餘兩復 命差管太倉舊例漕糧入倉部官監之驗有短少責笞一二僮夫賙補其餘擁人不暇問而黠者至匿糠近地乘其隙易米去公曰嘻是欲爲鳥目乎我能謹廩乃與漕官約米以伍人隨吾所驗一分少一伍俱照數補之勾稽精密乾沒者不得逞

其計良法至今行焉已而給散折色衛官多盜減者每軍至短二分以爲常公曰吾能清其入不能清出耶復與衛官約領銀各封完吾且面給驗一封少則餘封俱照數補之甚者叅治衛官懾懼無盜減者請軍歡頌以爲自來所未有也是歲改委東官廳戊辰陞四川司員外奉 敕督理寧武糧儲出納有法軍商訟之邊官好私士自奉士亦便於免操直郎署者至三百人公量留守聞者餘俱發歸營諸將官見此亦多退其所占者兩臺聞而嘉之曰今人人如王公執戟無失伍矣已巳陞陝西司郎中奉 敕督理甘肅糧儲甘肅無積餉每藩司解至郎中收入庫撫鎮卽來領之出入之際或不能無盈縮郎中代受其咎公適言兩臺更其制令藩司解銀必先以報報至軍門卽差官來候領而相交受吾特爲之監卽有盈縮事在解官吾無與也壬申陞大同知府大同重鎮中丞御史監司戎帥同處一城軍民錯雜風俗羯悍虜新貢約束未堅事機紛拏萬緒公從容應酬緩急中款詞訟隨至隨結吏不得關其手嘗有宗室大獄株累者百餘人傳爰書至數萬言公哺而審逮昏而罷展卽解憲司奏成手中人皆不測以爲神代宗食祿

狀改錄 卷之十一 山人 雙山館

者數千人祿恤不給則環府門而鬪名曰大會守臣
爲所辱解綬去者兩三人公爲督通賦調貧之委曲
調劑人得其心畢任無敢擾者任中修城築堡防秋
大閱有功蒙欽賞一十二次丁丑陞山西按察司副
使兵備河東庚辰陞布政司叅政治蒲州州並大河
一日河忽南溢且抵城聲如霆震城中皆驚號公曰
無恐守臣卽不德鄉三老何罪河伯顧不仁耶設祭
望水拜水遽止崩處見石堤橫亘蓋遠古以護城者
遂建議接而增之自城抵首陽之麓蜿蜒如游龍河
自是不爲患蒲故繁阜婚喪競侈靡富者踰制貧者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一

效尤稍簡朴共誦薄之恥不敢舉喪停十餘年婚配
失期者衆公嚴禁論之婚依古制喪稱家有無男長
不婚喪三月不葬者治之喪而婚侈靡者比伍長共
舉之隱者連坐於是停婚喪者並舉風俗大變至今
稱焉乙酉陞湖廣按察使兵備蘇松常鎮四郡者可
抵一大省而財賦幾半天下公移訊牒山積江倉督
學使者狎跡至將迎動經千里解報人卷接踵道中
公精力能治之事至立斷無大小無留庭者春秋汛
海與浙兵會顧用餘艘艦艘儻直不贊公獨心計此
民航而耗官帑費矣有黃魚船者亦以此時下海樓

樞火械與官舫同其人數習海事今第輕其稅編爲
行伍分將將之費省而用精遂爲定制公精詳沉毅
所摩畫動中機宜州邑長及諸武弁奉行約束皆傾
輸肝膽不敢矯飾卽少易慮事輒不集吏民以爲耳
目所未覩鳳洲荆石二王公皆稱頌見各文集中丁
亥陞浙江布政使其賦事比蘇松更煩而弊亦更多
更難理公益殫精綜核凡租稅經費繁爲章程擇無
害吏主其籍出入纖渺具有可覆無侵蠹者區畫兵
食剖決詞訟日不足繼以丙夜雲流刃解政聲大著
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公既素習大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一

步止館

事恩信著於吏民吏民間公至則喜公益推恩撫輯
皆得其心時虜雖入貢每恣睢要格外賞心實巨測
公內修戰具外鳴大義責之火酋叛順公親提將師
擒斬三百級以平旣又明愛人犯公又遣兵擒斬二
百餘級虜隨帖服嗣是諸將帥有欲搯撲嬰功者公
峻詞拒之曰通侯可倖忍以枯骨易功乎以其故邊
人免兵刃垂素綬帶公之恩威並用故耳大帥某性
桀驁好嗾軍士爲飛語挾撫臣公素知之明與約曰
撫鎮一體也然各有職自今調發不當撫餉不周責
在撫臣約束不嚴行伍不肅責在將軍帥唯唯悚懼

軍遂不擾已丑爲貢市事竣奉 旨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裡
絲二表裡庚寅再奉 旨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裡
陞兵部右侍郎公久在兵間知邊疆事各邊籌兵請
餉樞臣輒以問公公屈指籌之動如燭照無不中窾
是歲考三品滿封祖父如其官廕子入監辛卯以閱
視有功陞俸一級 欽賜飛魚服一襲銀四十兩壬
辰以邊功再陞俸一級公自爲郎爲守以及藩臬開
府俱任邊塞馳驅二十餘年積勞成疾至是具疏請
告時 朝廷方鼎重公屢求不允苦詞力請乃獲
旨准回籍調理痊疴之日地方官具奏起用戊戌奉
旨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至則署部事留部堂號
專刑曹獨治獄與北同又畿內郡縣訟訟多赴部陳
告公悉心裁決民以不寃異時熟審率故事而已公
原情屢法多所寬什會司馬缺則以公攝兵部司空
缺又以公攝之一人兼三尚書事往來各部請議兵
食練戈船修城郭郎官通進請事見人人殊公據憲
典酌時宜片言決之皆受命去不勞而事理更驚以
爲神甲辰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糧儲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司農事公所素熟勾稽釐革秋毫詳盡收
充給散一如太倉時吏弊頓絕振明紀法不吐不茹

無何司馬缺再以公攝之公曰吾嘗憾治餉者苦兵
治兵者苦餉夫卒多冒而饋不時弊也久矣今兼治
之以兵實餉以餉稽兵尚安隱乎益自公在事而士
無缺伍餉無冒支也乙巳當京察公例自陳兩承
溫旨不准辭公曰吾數勵中外近四十年語云知止
不殆四疏力請乃得予告歸時部院公費多贏餘者
吏請取以治裝公怫然曰吾居官數十年無纖毫染
今老矣忍以去易初心哉登舟行李蕭然圖書數篋
而已途中遇山水名勝奇踪古蹟輒憑而弔焉抵舍
與諸親友爲詩酒會不問家生產公遊宦雖久然清
介異常以故無甚貨產食貧樂善意適然也丁未八
月忽感風痰諸郎奔走醫藥少間屬孫女適白氏者
以節自經死痛怛遂劇竟不起公賦性沉肅寬厚居
官詳審周密事求當不要風力名然持身廉正人不
敢干以私撫大同日代王餉美醞二鬼使詞曰此醞
耐幸公自飲公弗知令吏受之將以饗客使復來言
曰釃酒非常酒也幸公自酌勿飲人公乃知非酒也
嚴詞拒之卽爲返壁一僧素相識公在兵部僧投一
函書白米四百石怪問之故乃爲衛官謀陞者公大
怒叱之盲僧妄汗我不知故人耶裂其書送去武進

士高其者官十年不調公憐其才為語職方陞之其不自意感激甚令僉具百金致謝公曰吾憐其久困公言之爾以我為私耶我將執訊汝其人竄去和而介如此公自幼孤事母至孝既鮮兄弟獨一姊嫁黃氏姊亡厚恤其家族人有缺乏者公至自鬻田助其婚喪諸生李姓者賣屋數楹見其貧復折券與焉公家業極薄自奉極淡而周給乎人其慈仁蓋天性也公生於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丑時卒於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亥時享壽七十歲越明年撫臺黃公克纘蕭公焯會 題請祭葬贈諡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一百四

旨與祭二壇造墳安葬 欽差尚寶司正卿張公久徵來管葬事 贈公太子少保公邊功茂著清節絕人 廷議應謚擇吉於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葬於雲門之麓公之三子皆從羽正遊以羽正少知公宜為之狀正惟自昔論人物者先平澹而後馳明如公溫懿沉靜不以詭激謔氣取名非所謂平澹者耶世稱最難理者兵食而公始終其間隨所至者勲業可不謂明達經國厚重臣哉其孝友清操尤表表人不可及正謗陋不能揚公盛美誠其大畧如此惟大方采覽焉 三十一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南京戶部二

侍郎

馬諒

黃琛

李和

楊果

張聰

顧珀

黃懋官

喻時

程嗣功

郎中

陸愷

林性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員外郎

鄭普

柯維祺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樸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

南京戶部二

侍郎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金椒馬公諒神道

碑

王 興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念四日卒于家計聞命知和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葬有日其子永賢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六世祖徙滁之全叔元季假授伯祖九成舉義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奇勳授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牌萬戶與陳友諒兵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憫其遺

孤賜居和州故今為和州人祖九思考雲以公貴贈

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鄭氏贈淑人妣徐氏累封

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入室叔祖澤聞

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穎悟絕人書數

百言過日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州庠宣德

壬子領鄉薦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務閤切知大體奉使山右

藩王恪謹禮儀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布政司

左參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戶

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寶銀之賜

庚辰召至京蒞事戶部壬午復南京戶部癸未滿九

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思

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公老疾為言而公年纔五

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為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

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興

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秋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

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不能為患正統末胡虜犯

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為亂朝廷憂之以勅諭

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物不可使聞於眾俄有馳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擒胡寇文移至者乃集眾諭之眾咸帖服民有感於

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諭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

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

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

釋之還為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殺其子姦

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券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

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

而於負寃者尤力為辯雪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

決如流案無留牘深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

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

則受答實則待勘民願受答者七八待勘者不一二馬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歛之人已出棺復有出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置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為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所親使俟終喪別適馬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為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於眾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

歐敬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毀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為輕減之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贖又積其餘以為工備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權賦地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有未便者條陳於上苟益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為參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秩滿陳郵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益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無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

室少買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綱紀之僕多公自綜理暇則閉門焚香緝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嘗道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後事具矣安用此為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

歐敬錄

卷之二十一

四

崑山館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黃公琛墓誌銘

倪謙

黃氏世為閩之延平將樂人祖貴字彥高妣楊氏考崇字宗允妣蕭氏以公貴贈祖考皆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祖妣皆淑人公諱琛字廷獻生而聰敏過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尤長於詩宣德壬子年二十中福建鄉試正統己未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授戶部四川司主事陞本部貴州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母淑人憂服闋改浙江左布政使在任幾一月陞南

京戶部右侍郎仍食從二品祿三載秩滿將奏請入朝俄奉勅往巡四川賜語進公階以其官封贈三代及妻出巡幾二年召還然以高年勞王事精神漸衰懈力疾事事不懈是日自部歸覺體重不佳至夜不起公卿大夫聞之驚愕曰天何為奪公之速哉皆弔哭盡哀公之在戶部也時尚書淮陰金公濂號知人妙以僚屬一時所得皆天下之選公在朝人中尤耿介有為最為所器重嘗徵監商船稅於揚州督輸每京於天津八衛及河南諸郡清理糧儲於蘇松等郡所至皆赫赫有能聲在蘇松尤著蘇松自工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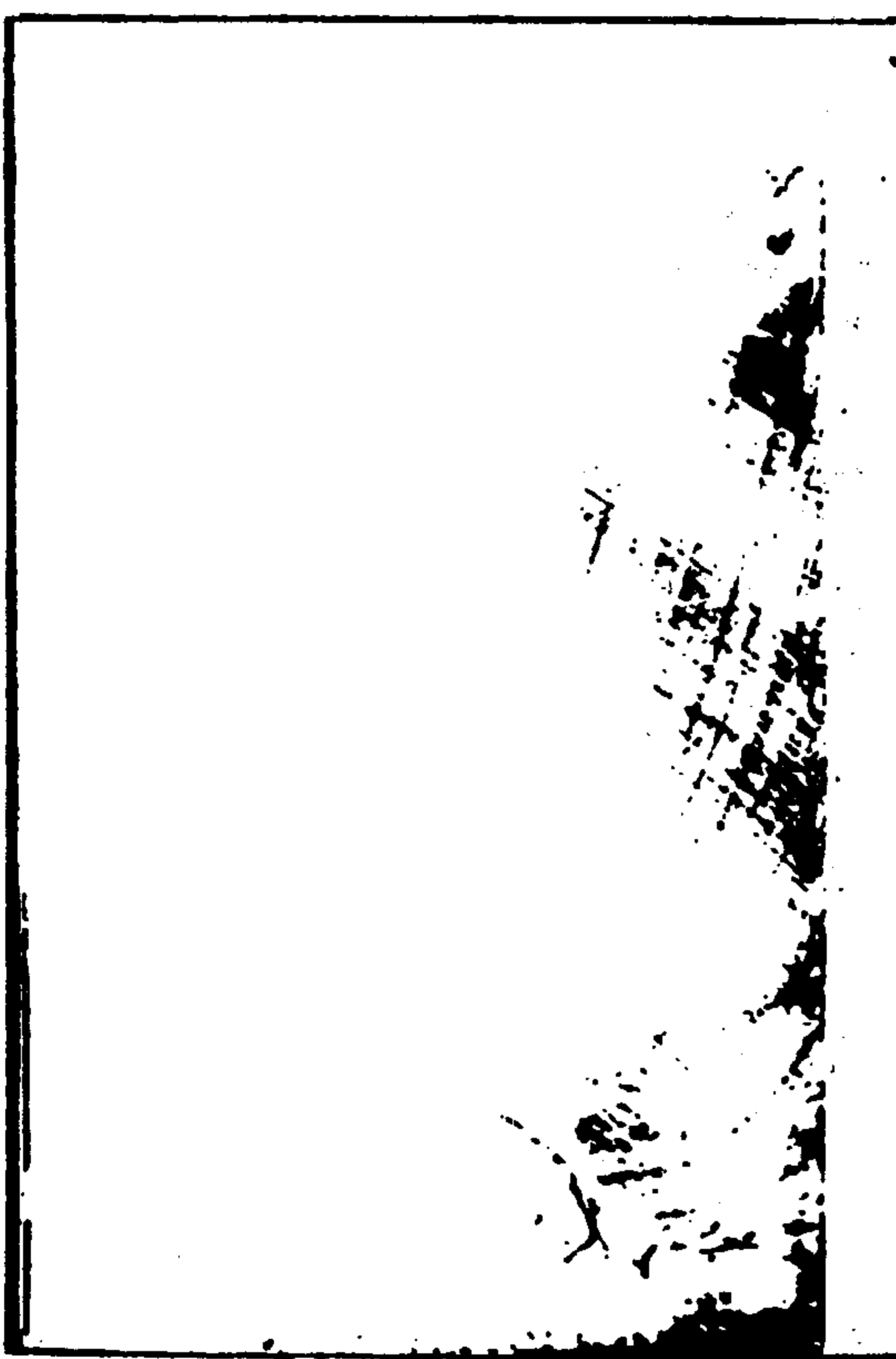
廬陵周文襄公奉勅巡撫得便宜行事所在公庾積有餘粟凡有興作輒以取給費出無經豪民猾胥因而得為姦利部使者往往為威富所蔽不能根究公至稽覈嚴明搜抉欺隱一裁之以法無毫髮寬假豪猾憚懾宿弊以蠲時論難之其在江西也有姦民數百輩嘯聚贛州山谷間剽劫為民患公直抵賊巢擒其首惡數人置諸法餘悉不問盜遂屏息公歷官中外年力精強有志事功於民情吏病靡不究悉以嚴察見稱人不能欺及長戶部也庶務雖劇乃更御以寬簡凡事總其大綱餘悉責成所司吏或有撓於法

輒徵錄 卷之三十二 安山洋 諷不貸也論者以為得大臣體其巡四川也兵荒之餘民甚凋弊公所至布宣上德問民疾苦考察官吏失得與利除害旌賢善黜不肖不憚險遠跋履山川雖偏州僻邑賑卹撫綏無不周歷由是政令一新民人交一以忠信言溫而氣和遇事剛決則毅然不可犯持身廉潔服御儉約衣無華靡食無兼味出入敵真贏僕所居廳事僅容旋馬與物無競同官尚書鳳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即他徙以所居讓之好施子僚屬有被誣之京貧不能行者即以白金若干兩助

行喜接賓客言論款洽忘其勢分有不知官資之崇貴也其平生立心行已真率負義氣類若此

法微錄

卷之三十一



南京戶部右侍郎李公和傳

公諱和字本中安陽人也天順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論事件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司叅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朝合夕遷靜正淹滯卿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耶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二帕贊造請食頃耳而卿佐可得時乎時乎可隨而不可與之翻也和謝曰吾嘗之娶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有害亾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為通政乃傳旨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至戶部六閱月而卒和豐貌恢復度雖倉卒言色罔噪喜愠莫顯然內合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肖不失分寸父光道得痲疾彌年和自奉養躬上溺器久益虔儉薄不計生產與李賢耿九疇相友善二公皆謂和量如韓忠獻云

論曰吾聞李公立朝三十年始遷卿佐泊然無所干請益其性不競不激含蓄光景如澄洲以波珠玉自文達清惠之稱豈虛語哉

法微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吳山

一五... 八

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歐溪楊公果傳

雷禮

楊果字實天直隸揚州府興化人弘治戊午舉鄉試
已未不第歸聞蔡虛齋精於易問易其門盡得膏肓
壬戌遂以易魁禮闈登進士第即告歸省父會父以
疾卒號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掌本
科凡經國大章奏多出其手時逆瑾用事屢疏得歸
復起為南京戶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北情執
法不避權貴政暇閉戶讀書并稽古行實以自考鏡
後以人望入為吏部文選員外郎進郎中覈取實才

歐敬錄

卷之三十一

九 吳山

請託不行又培植善類崇獎恬退楊尚書廉謂其門
可羅雀大耐官職踰年陞南通收司左通政攝刑部
事三大獄誅死罪人無冤者未幾改提督蘇州府
藩變建言九事以養母請歸嘉靖改年以論薦起為
南京太僕寺卿陳馬政便宜數事從之果志趣剛爽
又介特不與塵俗洋濫每慕歐文忠為人多所表揚
值滁守陳則清請重葺豐樂醒心壯懷諸亭為之授
材續費左右其成因紀之取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之意名堂曰休豐堂使知豐不可恃樂不可縱必本
之先民之憂以為憂識者皆稱誦其言踰年進太常

寺卿又以母老歸養七年復起南工部右侍郎尋改
南戶部署篆核勘總核部政秩如中貴家人有冒提
內府紙價者必寘之法并參估計官時服其剛正未
幾卒于官眾多惜之果天性孝友歷官兩京以母老
在堂不挈妻孥業師家有四喪不能舉者皆為葬之
而卹其孤嘗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
凶差可免愧耳斯亦足規所養云

歐敬錄

卷之三十一

十 吳山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南溪張公德墓誌銘

李春芳

公諱聰字鵠舉南溪其別號也先世家汴宋末避兵而南遂著籍揚之泰興而始遷祖實為本真公由本真而榮甫而仲纓而祐之生四子季曰忠貢於鄉授刑部司務尋轉工部員外郎擢知饒州府有德政以工部考封父祐之如其官蓋自本真公以孝行番範太守公以文學開先凡四傳而張為著姓復有子二長質庵公玠次西庄公城西庄公弱冠即掄魁南畿授翰林中書負海內文名簡使朝鮮服一品章服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質庵公即司徒考也積學飾行屢舉不第貢為定其縣丞以伯子羽貴贈監察御史妣蔡氏封太孺人相夫訓子雅有女士風詳大司空嚴陵胡公大司馬太原喬公志可考也司徒公同乳凡七伯兄仕終河南左轄仲翀某府太守皆進士高等二季翹翀由貢為博士官昆季一時並起蔚為時望而司徒幼即穎敏有異質從方伯公受書往往出語奇絕驚人以儒士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每以大成期賞而公勵志力學不以寒暑少間配安人封氏刺女紅伴之必丙夜乃罷為文根極理要恥作尋常語每凝思則對齋前

凡第

古柳揮指謾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於鄉學士東江顧公攬之棄卷中欲置魁選不果僅列二十一人甲戌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公孟義為士子程式其見重如此初授戶部某司主事丁蔡太孺人艱與伯仲兩侍御哀毀執禮以孝行者稱服闋補禮部值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兩杖闕庭時伯兄侍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凜震朝寧間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勳貴顧此輩挾賄怙執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眾遂據禮曹舊僚事波及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吳山

諱廣之饒平慕其地即韓昌黎所稱潮陽也公數曰韓公以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飄然徃因思其為諱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選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為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輒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曩昔為特盛云會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鹽縣尹輕徭薄稅與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夙望遷遷已又督學湖湘益世廟龍飛舊邸誠慎其選也公乃頒條章飾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

子爲之不變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既參陝漢政學貴
 州憲晉四川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
 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事公者三而河南則繼伯
 兄羽後凡一切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
 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臬
 懾服強宗又其最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延綏榆林二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
 難守公甫至卽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如練
 士卒足糧餉類皆鑿鑿可行悉蒙嘉納著爲永久規
 比虜雨入兩捷之捷聞 上降勅褒獎加右司馬仍
 陝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錫金幣自是點虜欲退烽燧頓息公以籌畫殫慮屢
 疾倦勤乃再疏乞休 當宁亦念公勞瘁召武南戶
 部俾得靜攝以需大用而公之志決矣遂解組而歸
 肉巾野服笑傲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
 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惟朝廷有大政
 事聞之輒爲動心無異在事時也公生平性素樂于
 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相俸餘助之
 不少恡惜邑故無城公首倡議築卒之工甫就而海
 上寇猝至境內賴以保全蓋公之沈慮遠謀仕而未
 究者於此復徵露云公生成化己亥卒嘉靖乙卯年

七十有七

陝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南京戶部侍郎顧珀傳

顧珀字載祥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珀生而罕奇童時卽善偶對稍長刻苦力學弘治乙卯領鄉薦已未舉進士除知虹縣有惠政丁父憂正德丙寅起復補旌德察民瘼擇所宜利者行之於訟獄立爲剖白每比以情鄰邑有淹繫數年不決者咸來求質尤勤積貯值闔郡歲饑獨旌民得免葶移樹碑頌德擢守和州復罹大饑倒倉庫所蓄賑之不俟申報巡按按部檄督通賦甚亟公計民貧無措召富商諭以大義商各輸所有貸官至秋成還之商民俱無累州有虛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課勢家侵佃相仍 查收買者給批輪限無敢違者以治行旌擢南京考功郎中丁母憂服闋改除庫部諸司薪隸舊以衙門大小有軒輊公革積蠹一例分給人無間言收倉厥俸米除斛面杜侵盜納戶稱便京衛勾解多影射爲奸公於清勾冊內平戶部月支冊查對積猾不敢弄手軍士有功陞職官原籍多解丁補伍公請行印綬監查黃是實將戶丁發回原籍當差軍充重役陞湖廣布政司參議督儲各府起運錢糧及王府祿米衛所糧餉節年負額幾倍公設法綜會賦以不虧屯田瀕江以堤岸圯壞不修損屯額

查累年拖欠軍士月糧每石折銀三錢今軍士砌一丈者給銀六錢不加賦而堤岸悉砌完行部至斬有妖僧詐稱奉 勅往名山掛幡所在恣橫公密發其奸置之法已卯寧庶人反南昌公駐黃梅扼險爲池晚援會 武廟親征人爭逃竄公榜諭安輯地方恃以無恐事平乞休凡四上不允 世宗入承大統以護送 聖母勞有金幣之賜復上疏乞休奉 旨准致仕都御史席文同御史何釐唐符馬紀薦劾歲聞至嘉靖五年丙戌起公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二州公至修理城堡墩臺關口召募武勇彈壓差

賦徵錄

卷之三十二

七

夷歷年賞番虛糜歲計五萬餘兩公一一核實餘銀幾萬兩廣募民鑿石坎開大甬便商往來上番來貢挾利器公創會館差官把守令夷人釋刀易馬乃入郭民免毒擾後守爲定規踰年陞河南右叅政又明年戊子陞江西左布政使值賓興廷差京官主考公職提調嚴關防去取悉裁自內廉人稱得體時朝廷有龍虎山之役公不忍派民因查庫藏見三巨桶封議朽敝簿籍不載啟視之爲金遂申撫按以此銀畧工程餘作歲例差官解部是秋擢南京太僕寺卿檢舊贖振舉馬政見近郊腴田荒蕪問之係屯田以官

徵上手拖欠故不敢耕公令軍民人等開墾成田之
後照畝徵糧以足屯額不失已丑陞南京太常寺卿
尋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公署篆疏上便宜十二事留
心度支京廩充溢攝憲部攝都臺兼督江防俱勤慎
不懈及見各衛所屯田久拋荒不耕仍比徵屯糧乃
與屯田御史疏請除豁畝數追徵則例遵守至今在
部五年屢乞休甲午秋得致仕於己酉正月十有八
日終於正寢年八十六沒之日鄉人無戚疎貴賤老
幼咸哀悼若有失立功德碑逆水順之巡撫都御史
朱執巡按御史楊九澤表於朝勅祭葬贈都察院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都御史郡邑諸生狀呈當道列祀鄉賢公雅志恬淡
塵官未嘗以家累自隨歸則躬慕丘隴恒宿山房掃
松楸特加培植遇二親忌辰素食悲悼至老如一日
凡遇令節 聖且必躬率子孫拜祝雖風雨弗替朔
望率合族謁祠堂教子姪以孝敬守法峻義軫視俗
侈投獻及侵占寺田者深恥為之於窮民有喪葬不
能舉者必輸所有周之不責其償居常戒干詞有司
若一方利病必肫切陳告期於必濟惠邑有二坡數
千餘蕩為鹵沮告郡守王公糾眾築之絕不以升斗
自私丙申丁酉歲大饑公先倡義買粟施粥療饑民

告守令停征以示休息泉里山瀆濱民賴此為生有
可嚴禁捕逐阻生涯為盜公告分巡出諭弛禁監利
遂通他如築萬安橋修順濟橋禁清源山至今為一
方利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黃懋官

庚申紀事

嘉靖歲已未留都早大無麥禾斗米幾百錢又度支告匱道殣相望故事春孟不發廩每於臘盡先給軍人多市酒肉為歲除交遊兒女歡以故不數日輒告窘嗷嗷待仲月先是周襄敏公金為南司農謂粟陳陳且歸紅腐請轉漕以實邊儲市販每石直五錢令五城官自為市嗣是陳少司農儒偏執自喜又將原派江浙等南糧改為輕齋七錢謂如是則每五石可多一石戊午歲又司農馬坤主南計疏稱四門糧足支八歲四門蓋皇城禁卒也與諸衛所無與方司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九 吳山館

鈍不察槩謂諸倉充勿復請借原派南糧三歲坤亦不自列直將舊額折色五錢請減其一苟以少補然眉之缺至少司農懋官攝篆時復師坤故策將請妻糧者疏罷之又每月故為延緩以待諸老廢物故可省千石費每軍官上月數多肆筆楚且罵曰諸囚卒何多不死爾乃不以實自占耶諸可股削者率破格為之諺議洶洶時大司農蔡克廉已至官然以病未嘗數日公座部事若罔聞知懋官偏愎因如故二月望值祭大倉諸軍遮道號呼求糧懋官曰正欲革爾諸囚卒吾自不給爾能懸我於市耶聞者益思亂又

值操練營中先除草數日人人泣艾之共罵曰必詐此駛舌奴時周山等已嘖嘖定有期約矣至又十日當振武營演兵漏下四箭稍稍有數十卒圍糧儲院懋官急出刺邀內外本兵者來援時苦羽翼少祇肆罵言復還營邀同事者不至擊以柳杖諸卒亦恥勉從之懋官親幸多請自便不聽曰諸囚卒豈能懸我於市耶然以勢披猖所居密比撫治盡出其眷屬匿之命隸人分持筐篋寓親識處至歲輒止如是者再曰是鼠輩何能為時何內廠綬督府徐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整少司馬李遂已至懋官便服出迎諸卒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十 吳山館

各隨之入懋官以金布地請卒雜餐飽無罷意已而諸卒大集後等無所出計往估計廳候變懋官不得已踰垣體魁碩不能攀援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投一民舍抵其逼隘不可藏復往羅姓更家口出語刺刺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為員外攸躋石渚坤別號也是時各已鼓譟入恣取財帛什器截其故妻棺獨不得懋官處乃殺等知懋官已挑身遁各從院後踪跡之一老人指吏舍曰司農在懋官坐地上淚淋漓下曰諸公幸保我時氣少蘇面隱有人色謂無恐矣有數卒廉得其處

懋官張皇無所措但牽鵬舉衣命呼數卒持一帑金
與之曰發廩發廩數卒持挺向懋官鵬舉稍稍止之
輒罵曰若草囊何能為不與我司農將共若等然為
死灰也整亦旋揖諸卒曰幸為我貨懋官不聽頃之
數卒翻屋上木擊瓦如飛瓦及鵬舉冠乃各棄去曰
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捨賴侍者手撥
之始脫衆卒即欲甘心于懋官有一家僮卧腹上當
籌擊無數皮面決眼幾不活懋官始遇害一卒持鏡
棒向腦後擊之垂死猶未瞑乃搜至大中橋以繩裸
懸牌坊上不解紐結法每一懸輒擲下如是者數初
狀敵錄 卷之三十一 受山館

祥故及時諸大夫坐畱殿不敢呵問命旗官持巨牌
招撫之共鼓謀立殿外懼亂持黃紙許給賞萬金一
卒輒裂碎曰是何足我輩欲哉五倍復如之時五管
俱各嘯聚不獨振武矣一卒以盛擊整毀其半續諸
卒時時擊整及鵬舉幸侍者翼蔽無大恐同官懼不
測各微服將踰垣去誠意伯世延方騎垣上一卒驚
撫其背曰大人吾主也復去將奈何引馬迎下時各
卒已被酒日中不復有人視諸公皆如嬰兒持二線
花插世延冠曰吾欲爾守備一花擲地重違諸卒意
自拾取插之又取一花插整冠獨鵬舉不與以示淫
狀敵錄 卷之三十一 受山館

命之去至淳化關猶作婁風愁雨淚比滌洗之句云
時城中戒嚴諸縉紳多微服出三山城俟有變即遁
去大冢宰王用賓穿一穴寓眷屬萬茂材舍身之王
戚院氏始諸卒誤投克廉第克廉令奴大呼辨其非
是始散去然已驚惶無人色奉頭竄矣光祿少卿萬
恭至留殿計事共遮道罵之恭曰即尸分懋官不為
過吾光祿庖人亦見侵削爾等何尤焉各卒乃呼為
好官曰聽爾去時邀諸憲臺計事或不至郭給事斗
馬上見拖懋官去方俯首嗟咨忽有卒擊其背急呼
諸長官幸不為訝將加折色一黃門連呼長官長官

廉微錄 卷之三十二

五十五

且憐我新至時變出不料諸曹平時多事遊宴戲劇
好減半市物揚揚閭里間無論諸健兒即士子亦低
首不敢近一旦臨小利害復狃始不可具狀是日簪
及遂皆懸高價邀健卒擁護至邸鵬舉易衣冠迂道
歸歸時對家人皆涕泣慶得生矣初梁楷揮高奉委
守丹陽麾下獲首級多高掩為已功請卒露刃立階
外謀中高賴同官卜實調燮之得免把總張鵬當給
鴉士金代支者答二十眾卒欲手刃鵬鵬再翰弄又
把總祁山曲為誘諭乃止復任其擊用杖者莫少償
其忿焉事聞司馬司馬更呵問鵬責其左右自是營

卒愈驕悍釀成巨患矣明日禁卒復請給整稍稍難
之即持挺入兵曹合曹微服去徐都督珏令家兵射
之乃退不得已給如例司農曰事由我又槩給如例
時諸曹視卒伍亦如嬰兒幸不啼泣不敢愛乳哺世
延令金吾檢懋官有數卒把拒贖以金乃可之是日
即開康諸卒既得志莫敢誰何屑越不可言有賄數
至斗者二十二日惡少猶公鹵掠時罷市整乃令
珏及都督陳規巡察搏十餘人至杖之一百多死至
新街追斬馬三兒梟首傳示市肆始如故自後各曹
多陳兵出入毛御史鵬邀諸夏官飲多隨介士擁護

廉微錄 卷之三十二

五十四

鵬首轉相恐赫有閉戶者三月十六日方曙時各捕
局山等二十四人惟唐四兒遁後二月乃獲之仍令
隊長親之諸卒家各給以小票曰曹從者不論也是
日城門晏開又免操練人情洵洵會謂山等當禁錮
候命本兵者竟格死後有旨誅梁魁三人餘悉戍塞
上然已無及矣二十一日傳 聖旨諭諸卒感 天
子赦貸恩亦雷聲呼萬歲始當事者懼禍且叵測日
號泣向妻子既得旨止戴罪侍郎遂轉蒙天語慰藉
緣大司馬博覆其雖佐本兵無關機務故也相傳以
為笑初事由振武遂當首獲罪而上變時漫言五營

寔遂筆也遂江右人有心計能以辯博濟其說往歲
千秋節遂獻白兔二上心嘉焉又時相嵩定陰主
之以故上弗究後二月遂轉兵部左侍郎瀕行向
鵬舉索贖饋之百金殊不憚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
著新命下乃益自恣且恃有嵩也始上變者至都下
嵩謂克廉若不乞休且得罪乃令人代之疏始達上
變者是變也督府而下蓋行萬金嵩云南京給事中
楊銓御史胡應文劉行素趙時濟等疏劾諸臣上
爲之罷克廉及員外郎攸躋主事安謙及已故懋官
俱落爲庶人把總革職坐營陳鵬舉等凡四人聽理
比部張鵬而下各黜一爵都督規住俸而珏以營請
免免殺等俱令自陳從博議也時命雖下及剛愎未
平不逞者觀釁而動都督珏及規閱操各有期部下
亦分左右哨四月三日規當往將畢事謂是日給米
可早歸珏部下卒不俟鳴砲輒散規論責之後因以
語珏珏殊負愧思有以報規四日珏當往頗推毛求
其部疵忽聞諱卽盛怒捕之各卒拒捕令飛騎取馬
人杖之五十史把總臣亦其偏裨也復杖之三十各
卒又憤憤思殺珏及臣矣五日侍郎遂躬慰撫之未
移時卽曰諸長官勞苦可少存息珏有家卒短小而

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精悍珏欲矜見所長今與諸健卒鬪果勝因侍珏
後諸健卒憤憤從將臺上牽之思甘心焉遂乃大解
賞各給以綵布花朵始定遂因語珏曰向非吾君又
不可保矣他日幸慎重勿復爾也自後命中一矢者
倍賞最驚下者乃得令祁把總山量罰之故不聽祁
再三誘之始罷勉存故事然猶恨珏不已共造爲飛
語真衢路約以十一日發史臣潛遁衆卒猶毀其四
壁殺等不得已爲之鞭臣而停操五日整亦爲溫語
曉譬自此日事模稜隱若一敵國矣振武營者先大
司馬張時徹所建也抽揀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克新
其勇九千有奇新兵係四方惡少非若土著者可加
衝勳以故勢同養虎御史趙時齊疏請將營中軍士
編入四營分居散處立法操練論者建之議下當事
者議之雷部又請易殺等而下四人上因左遷殺
而以張奉邱榮李仲代整致仕命侍郎江東代之仍
加太子少保東辭加秩上加慰諭馬以西寧侯宋
廷訓代廷竹惟鵬舉如故曰從人望也戶科給事中
斗巡倉御史應文皆以重地垂橐乞賜處分上勅
戶部將過淮米七十萬有奇輕齎十五萬有奇裁補
一時人心少定矣

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杞憂子曰或謂留都庚申之變異乎曰何異也已日
置酒高會而令軍士脫巾不變馬何俟伏讀 聖諭
所謂非軍敢為皆臣使之又謂簾遠本因堂高原無
自遠之理 明天子若燭照矣然則罪獨懋官乎曰
率土皆王臣也司計者知有北不知有南謂南可假
馬過矣主南計者亦噤無一言何哉先尚書嚴頤壽
疏請過淮米百萬以足南儲不聞司計者之尼之也
地官而外無罪乎曰兵食之為輔車也明矣司計者
則偷為一切苟且之計本兵若罔聞焉何居曩將誰
肇乎曰襄敏不得辭其咎也請少進曰草茅何足以
知之

張敬錄 卷之三十一 七

諭司徒時傳

王世貞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諭公時云而諭公
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
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入若大荏苒然
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為潔法提衡之秋髮
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
鄉小民闕闕毋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皆十
餘斥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謀及它利害關
白鑄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叵問不得事也即不敢
望得公一頓笑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間有時時有所劾治皆取
大行尤者吏及大猾備載三尺而立然竟公任任
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各無
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亾論遠近稱諭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
公外補公對曰我不外也誰當外者王公奇其言而
疑其不替後乃心服公為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狡給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疏曰母爾也虜以虛給
我而我遂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

張敬錄 卷之三十一 七

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為彼先不為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在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
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狹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卽素服候訊北闕 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為兩已
弗究公遂出視離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當饒得離或強公母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
忍以吾職易吾民竟兩立澍應大稔而離額亦不於
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解
衣而侍湯藥額于天乞減已筭以代李卒毀瘠踰禮

蘇錄

卷之三十二

七

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
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獲嘗糾一
方面一大將雅叩瀘三州守賓陽江油萬大寧四令
不法狀窮治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
治已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備公一夕夢若數百人焦
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為災近千
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為設薄奠夕復夢來謝
如初還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僉都
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撫循其吏民練兵實選將
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遂巡

引去叻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益計擒大
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
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為令屬江南運為四議
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允畱減存料銀添給
運卒行糧改徵脚直 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勤於
職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為語
曰蔡蔡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
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獎率將士出邊酋首虜百餘
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鬼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
徹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

蘇錄

卷之三十一

七

三上捷奏白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郎
郎簡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奸詭定
編派於其政尤切虜人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侯營
於郭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賜玉食法酒尋出
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政進其
屬矢天論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族公者中
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南
戶部侍郎督畱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曰
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 詔次第行之公竟
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

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為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吳臯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為光人有丈夫子三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穎川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凶害奚啻穎川哉清河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飲餞控及萬里入贊樞廷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也豈八座之地尚有餘席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龐厚鬱積其人才往往博大任重道遠著為文章深合崛發乃自古記之矣

歐後錄

卷之三十一

七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嗣功行狀

汪道昆

萬曆紀元戊子冬十月丁亥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以天年終余聞訃從尚書殷公劄劄臨之歛矣既傷既吊退就西階尚書語余吾三人猶鼎足也公已矣自盡在諸孤入告在所部窵窵之事在國老邱典在縣官乃若實錄其平生吾髦矣是在司馬道昆唯唯不佞其何敢辭余先大父故從公之先大父以鹽筴賈浙江相與莫逆余先考若公之先考並受買相與通家歲乙酉冬十一月戊辰公始降余公

歐後錄

卷之三十一

七

後一月而生皆伯子也癸卯公先余有與丁未對公早則同籍筮仕同為浙令既分部南北同為司馬尚書郎艾則賜告而歸同家食今茲之狀余為役其何敢辭嘉靖初程大父私語余大父歸為先世管葬中堪輿幸而舉孫將太吾戶公生之夕里隣夢鶴降而翔公庭大父聞公生色咕咕喜此聞孫也吾門其中與乎公名嗣功字汝懋里人唐處士挾唐舉術目公華中則就公考氏言郎君相種吾兩兒始舞勺遺之成均願郎君與俱友天下士公以總角傾草甫遂成名始令武康巖邑也公少年觀若處子人人以冠玉

美之境内有殺人而沈之河其家跡之莫能得公發
姦狀人人以為神比及三年僅論徒一牘耳諸父老
勒碑以繫遺愛守南職方歷三年考封父母如令甲
比遷秩流倭薄都城大司馬四明張公曰君行吾誰
與守于時公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禦之倭却而東
兩君子力也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兵安綿龍川土
酋隸部正副故相構會椎金爭利遞稱兵公單車入
乘阻以大義責之其副隨公車來歸奉要束正猶跋
扈公擒首事十餘曹法之二姓革心其構立解進湖
廣布政司參議取道歸寧公母伏枕而望公來侍養
旬日而訣喪畢起補浙江故陸太保以司隸幸世
宗乃暴死其徒屬橫如故侵公部民田公撻鬻尾而
翦之反其業陸所善諸勳貴具在其黨庸愆而激之
則以 詔賜司隸田坐違 詔旨徐文貞嘗國習知
公宣言於朝程君故以持重特著聞趙中丞數羣不
逞狀慎母蔽日月而干雷霆諸勳貴暗無言事遂寢
進河南按察司協堂副使同年夫已氏以督學為僚
冀中丞手翼翼足踰踰浮慕先哲夫已氏亦騰口說
象恭如中丞例監司缺則協堂攝之中丞由部寺起
家不習成事攝不之協堂而之督學公稱疾舍中中

職錄

卷之三十一

五

丞噤之量務疏入歸三月而奉封公諱乃終喪起補
貴州土酋安國亨內相軋王開府主征討屬公為監
公建議曰安氏故主羈縻小有言則示之罰耳且彼
內繁何至與王師彼恃險而多樹兵備卒能制其死
命諸郵費彼之自出或不給如國體何直指蔡使君
獨當公未發也開府卒自用師出無功及鄙人不共
公從使君行部至聲義勅法令得自新酋共命如初
境內底定進江西布政司參政分守贛州編戶故與
盜通舍鍤鋤即鈴棘征未及馮率自內漏師機事不
審則害成此明忌也中丞李公至公密告之因潛師
襲其巢俘賊渠魁以徇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右
布政使理軍輿時股尚書自督府定章程分布木陸
兵至宿飽率仰給關中既旋論功同被賞格及進廣
西左轄惟衡石出入為斤斤宗藩缺祿有年往往罕
諫執券求補公既給歲祿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倍銷
之宗人驩然刀布雖訕可以瘳饑刀筆雖廢猶盡併
耳遷應天府府尹蓋奉 明詔汰老疾而簡精強至
則省費輕繇務與圻內休息當入計權府庫而櫛之
丞吏倉皇白失金公色自若已而得金以告公色自
若吏退而吐舌曰公度如裴晉國吾儕幸有生亾何

職錄

卷之三十一

五

丞以銀金克資芥公避席曰安取此對曰羨也例有之公謝生平不侵一赫蹏無論羨矣則又曰資芥不具行將安之公笑曰吾上計者三悉取諸歲祿之份不足則持之以儉交際取成禮耳多亦奚為治獄務當人心無事苛細時有逢掖父子逆婦而貧徧告庶司証以不女庶司不能難公聽之召博士立之庭正色厲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之爰書以職名教則皆慚服以好合終焉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督軍備兼憲職公洞哲利辨上五便事累為令行之三載

狀錄

卷之三十一

五

贊成贈大父未安父俱俱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大母鄭母俱淑人內子汪封淑人廢一子入監亦越二載上疏乞骸骨歸及 上總攬萬幾 詔錄諸者舊都給事中周邦傑御史韓國禎等並列公名推轂之監大夫部使者通舉境內人材造羽相及公不更駕日居南樓期諸班白者角奔小飲暇則課諸子經藝歲大比則羣舉宗子弟而面試之自公起家繼公後而舉南宮者二人舉澤宮者九人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愷墓誌銘 丘 游

公姓陸氏也愷諱也元之字也吳中姓望首顧陸公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贊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籍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壻于金生子朝宗出為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為公之祖考二公者皆躬德秉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祖淵始仕而為南樂教諭改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粹清開敏殊甚既長而所嗜好惟篤意於詩書眾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即手自鈔錄晝夜之力以

狀錄

卷之三十一

五

研究之不少息以肆也年甫二十又一即以毛氏詩領京闈薦書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試禮部居前列入對 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也觀政天官時家宰則西昌王公少宰則何曲曹公愛公敦謹而於儕輩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邊方總戎者循常例有所餽公却之至於再三置之而罔視也一時仕者咸以出入禁門為榮而公獨求之南以母氏在堂便於奉侍也掌銓者嘉公孝誠特

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品驗封清吏司主事也封部掌封爵 誥命及蔭叙然惟吏役為難公一以公

一第... 8 三

心處之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劇易也曹務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於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有所造詣也既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載積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者田土錢糧公清以律已勤以涖事而吏弊以清大為官長所器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剛明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擢翰林編修公喜曰吾家書香今有繼也卽寄聲編修俾復祖姓而陸氏千年之家枋始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詭而因以名其藝所以微示其意也公生未幾壬寅卒于成化癸亥十有二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繼蕭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四人長卽簡由編修陞侍講今為右春坊右諭德次節郡庠生次範次籌公之嗣也女子四人長聘于陸次聘于邵其二入者尚幼釋也孫男合章其次某森露頭角皆將明經以繼其世引而勿替也簡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以于於公有夙契求予以銘以為墓之誌也簡于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魁也而公之弟怡亦于會試所取士也于於公有一面之素而又於乃子有斯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其來裔也銘曰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開世再見已榮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父兄子弟揆厥所元起家地官甫冠卽仕未艾遽還才不盡施澤考偏及聞其有餘以還造化峩峩新阡藏魄于茲刻銘玄室未矣其詒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十一

戶部郎中林君性之墓志銘 唐順之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微
 孝廉不就父堯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
 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
 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
 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為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
 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
 蕭君請以為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職敗因
 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為師
 歟歟卷之三十一 毛先 吳山作

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
 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
 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受
 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為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
 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
 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為人惻愍質訥慈慈細謹世俗一切鉤
 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為亦若其
 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為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為
 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

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
 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
 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饋糜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
 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
 者邑故有審課後審戶以課重徒盡則均其課於並
 審居人之不為審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
 時里中以竄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為無故減三
 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
 為功最而君之為令蓋如此律令會法最重坐者往
 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食升斗之賄不擇美惡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吳山作

乾濕歲久泥爛輒繫死不能貽死則連繫其妻子坐
 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
 法乎頃之適有泥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奈何以升
 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泥爛者均給
 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
 犯法其在龍慶以為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
 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
 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
 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
 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

食或謂丁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朝廷竟從君
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
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
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
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
十畝以給族人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其
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
諸生言君娶云云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其爲他人忠
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爲
之銘曰百姓之與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施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泰山作

蓋得其哲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
人以思旣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爲銘庶幾不祗
乎君之德

戶部員外郎鄭公普墓誌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
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
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
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
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
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
多仕者爲令者往往股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捕
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虛
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迫而歛重若此乃以富得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泰山作

名民方以輸修邀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竟國無民
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俸劑自以養
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
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
爲浮尤吝與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
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旣不置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
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論者重賞之法以示威曰如是
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
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潤君聽退勅其家亦
不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授人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為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為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所以為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為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者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貪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為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在毘陵廉無錫治行為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無錢治芭苴以買進秩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聖

部以其官封父殖庵公元為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為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為子服除赴銓驟感疾卒年五十有六君名普字汝德為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汗擇處其中臨事酬物誠款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惠招忌卑惠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獲用遠以是止甚以為君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聖

柯希齋維騏傳

蒲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蜚英而振采者項背相望也近禩以來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后峯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自餘不可枚舉操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鞠躬君子也乃若柯公奇純具臻眾美闇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說之彼其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躡百家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交非其地不履蓋天性然也方其射策甲科輒譽流朝宁間無不人人願納交者而厚自秘戢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

吳山館

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益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釐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遼金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為一而以宋為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凶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釐復補漏擊異訂謬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秦泉黃公佐序謂西漢之書不得專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聖

吳山館

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哢哢然譚之而公不恤也書
 一入誦終身不忘至耆猶不釋卷雖博極墳索而下
 問孳孳蓋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
 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跨唐凌
 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藝餘云
 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
 可欲無一足以消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
 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絕跡於公府一介
 非義不苟取于人亦固敢以貨于者先業無尺寸之
 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成小築餘產僅給家衆率儉

狀後錄 卷之三十二 聖七

以資廉至義所當為略無靳惜若重構柯山祖祠烏
 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
 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暮功不與
 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正襟端坐肅肅如也
 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若觀
 火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
 夫游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為不朽圖觀風之使欽
 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問
 學淵源志節淳厲閉門著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
 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

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其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真
 堪範俗老成風具典刑蓋實錄云公名維祺奇純其
 字別號希齋蒲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
 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遇矣曾不一日食於
 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磐飲必之流其清才亮節
 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與援又不一通
 書於政府卒棲遲林壑以老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
 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謂之何哉乃知力田
 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為長慨者乎公生于弘治丁巳
 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

狀後錄 卷之三十三 聖八

論曰好修在已用舍由人乃今徵於柯公益信諸親
 風之使非有一觀之驪也而抗章推轂孳孳如不及
 乃若身依日月之際出入排闥闐呼吸成風雲非不
 足於力也同榜而舉聯轡而游豈其未炙顏色者哉
 而徒以無尺書之通格不以聞此其故予不知之矣
 假如以彼易此則其進用寧在人後哉於乎末俗之
 常非所以語於賢達之致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禮部一

尚書

崔亮

朱夢炎

侯斯

李叔正

門克新

陳迪

李至剛

鄭賜

呂震

胡淡

楊翥

石瑁

鄒幹

周洪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目錄

施純

張文質

劉岌

徐瓊

傅淪

張昇

李傑

張駿

周經

傅珪

田景賢

李遜學

關中劉必達

同校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唐徐象樞

刊行

目錄

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三

禮部一

尚書

奉議大夫禮部尚書棗城崔公亮傳

雷禮

崔亮棗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起復為禮部尚書於未詔定官員親屬冠服之禮亮於內外官員父兄伯叔子孫弟姪及謀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亮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亮制之亮引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吳山編

國朝前議國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類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由是益重亮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三尺省府臺公俱就拜甬道上復承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褥殿下自

稱名若本官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 皇太子親
 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 皇太子稱
 親王曰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
 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 皇太子以下及
 羣臣賜坐殿上坐墩墩制參酌宋典各為等差其他
 請旗蠶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 宗廟四時之祭皆
 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于清明等節各備時物
 薦享俱允行之時禮儀草創而亮引正考據多本經
 典云

禮部尚書朱公夢炎傳 黃佐

朱夢炎字仲雅南昌進賢人其先本袁氏以妹之
 繼兄後祖粹中宋末漕貢進士夢炎少孤粹中訓之
 學成登元至正辛卯進士為撫州金谿丞歲兩午以
 故官入京延居上賓館 命與儒士熊鼎等集古之
 忠良奸邪事實以恒辭直解之為公子書及務農技
 藝商賈書使貴賤之家講誦通知大義書既成有白
 金及衣帽鞞鞞之賜俄除國子博士俾領胄子教之
 夢炎日以所為書訓迪諸生兼使讀誦經書無所弗
 率教者 上時召問夢炎奏對詳雅應制作為文章
 皆典則有據 上益重之吳元年遷翰林修撰坐小
 誤出為浙江按察司經歷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
 外郎是年入為禮部員外郎尋陞侍郎十一年四月
 陞本部尚書夢炎博學善記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
 諸掌 朝廷稽古議禮審樂皆有力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一第... 一第... 7

禮部尚書僕公斯傳

僕斯字 應天府溧陽縣人汝元嘉定州知州來
附王師洪武元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
郎二年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齎印封之改
尚寶司丞仍以祝文牲幣祭其境內山川詔曰朕肇
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爾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遵
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迺即表詞之來上
有加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
臣職况爾三韓之屢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
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
朕敕錄 卷之三十三 四 吳山陰
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中
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
詔云想宜知悉使回稱 旨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
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以才幹著而民亦不擾
九年入為戶部郎中尋陞戶部尚書本年調山西左
叅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書二月改禮部尚書
三月詔定公侯稱號 上諭斯曰自今封公侯不必
加以散官已授券誥者且仍其舊若追封公侯生則
曾佩將軍印者仍列於銜於是斯等奏定則式為三
公侯之銜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侯食

祿若干石世襲者曰世襲某公某侯食糧若干石追
封者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將軍某公某侯
追封某王某公謚某本年以年老致仕

朕敕錄

卷之三十三

五

吳山陰

禮部尚書李公叔正傳 黃佐

李叔正初名宗頤字克正南昌靖安人其先唐宗室世家四會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積中始家南昌叔正生而聰穎善記年十二以能詩聞人以神童呼之既長博通諸子百家之言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方陳友諒陷南昌時妻夏氏投井死叔正終身不再娶歲丙午初設國子學有以宗頤名薦者擢為學正洪武三年告歸田里許之既退自齒於齊民已而廷臣以太學舊條文行兼備無若叔正者登名薦剡誤以克正為叔正四年徵至京師仍除國子學正遷廉徵錄卷之三十三六 叔正南隸清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以是事委之叔正即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立訟而決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誓服畢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遷興化知縣尋 召為禮部員外郎年老乞骸骨不許除國子學助教叔正凡三至太學至是日與諸生講解立課程而督勉之雖貴胄待之愈嚴且夕端坐聽察誦習無倦客暇輒會計康餼毫髮無敢欺者 朝論推讓其賢能遂遷監察御史嘗奉命巡嶺表因適瓊州府吏訐告其守進表公座會名

物之抵吏罪而守之誣得直 上聞而大悅獎諭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邪連擢湖廣參政陞布政使 召還為禮部侍郎十四年陞本部尚書卒年六十四

廉徵錄卷之三十三 作

禮部尚書門公克新傳

克新華昌秦州人為人寬厚和易始為本州儒學訓導二十六年秩滿來朝時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或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上甚重之時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亦以善文辭稱旨遂擢俊華為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為左春坊左贊善後陞今官未幾以疾請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祿已而病遂卒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於鄉

宋徽錄 卷三十三

禮部尚書陳公迪傳

陳迪字景道少側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學訓導嘗為郡撰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除翰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賜召入為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不受請難師起迪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文廟召迪等責問迪抗辭不

獻徵錄 卷三十三

九 曼山條

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日伏誅子孫俱盡迪既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愾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戒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招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廟悉成邊微洪熙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廷辰者字彥章永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充燕府伴讀靖難師起嘗以力諫被誅先是逢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至是果然予得之王給諫蓋云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局于市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也迪曰今日

休說這話 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廸口令自喫之
因問曰好喫否廸曰這是忠臣孝子肉香美好喫初
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
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革除遺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吳山修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敬齋李
公至剛墓表 楊士奇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五代時避地於越後之白之寧
海高祖曾祖諱粟祖諱炳考諱整明書詩春秋洪武
初分教華亭縣學因家焉後為鄞州同知卒於官歸
葬華亭娶華亭沈氏生公公諱銅字至剛號敬齋以
字行少穎敏不羣嘗從學楊廉夫為詩文有清思洪
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
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為虞部郎中尋陞河
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懼公建議假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吳山修

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政司
左叅議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大臣有言
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為通政司右通政方修洪武
實錄公與焉且暮在下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
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棧公長於判繁修
理井然益見寵遇實錄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
永樂二年春冊立 皇太子命公以冊書兼左春坊
大學士東宮開經筵公與右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
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仍以公董之無
幾為侍郎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劇

務必以屬公解縉素厚公既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
望後召下獄而并下公 仁廟嗣位念公舊宮臣復
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
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公仰祇德意勞心撫綏郡民
德之甫再歲歿于官宣德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
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鄭公賜神道碑銘

胡儼

公諱賜字彥嘉姓鄭氏世爲閩之建寧人洪武甲子
以易經領鄉薦明年擢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天下郡
邑吏多以免冒獲戾逮繫無虛日朝廷宥遣戍邊特
命公於龍江編次其行伍值暑甚公召諸械者諭以
主上恩意開示大信脫其械俾各僦居止息每旦一
來見衆感悅如期無敢後其有疾病羸弱者日餉祿
米具醴粥湯藥以給之獅子山有道士某僧某見曰
鄭御史法官也能惠施若此吾徒寧無愧乎於是相
率出資設行庖爲飲食諸戍徒賴以全活者甚衆道
路往來困乏之人亦獲其濟皆嘆曰此鄭公惠也秩
滿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始至諸曹吏驕蹇縱公
召立庭下訓飭而約束之吏斂手不敢爲非多考滿
擢用爲材官於是皆感公之德公於政利有當興害
有當去施罷不埃日諸峒苗獠反側不常鄰境郡縣
數被侵毒公召其酋長布告恩威結以信義寬其徭
賦諸酋感激拜謝誓不再爲惡鄰境之民悉得安堵
轉北平布政司右叅議舉措施爲咸得其宜吏民胥
悅 今上時在藩國公服事惟謹尤被眷愛復以事

相連謫置安東屯行次與北山谷間父老斃于輦拜於路曰吾儕小人仰盛德者久矣今獲一見幸甚各載食與藥相迎勞又携鈔千貫來獻公力拒不納遂行未幾拔為工部尚書 上即位轉刑部尚書賜內廐名馬踰數日以憂懇請去位 上初政圖任舊人勉留公乃止每旦出則正衣冠視事夕入則易服就位哭奠如儀永樂三年遷禮部尚書凡朝會祭祀貢獻禮儀參酌準式質文彬彬奏議詳雅人誦其能嘗病暑 上數遣人賜藥物有詔命儒臣纂修永樂大典公實監之公接士有禮御下有恩以寬廉平直聞

獻徵錄

卷三十一

十四

吳山館

於天下號稱名臣永樂六年卒

禮部尚書呂公震傳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自幼穎悟日記萬言人以神童稱之洪武中鄉舉入太學朝廷欲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震承檄如雨浙民不勞而事集還授山西僉事繼入為戶部主事復為北平僉事永樂初以勤勞召為大理少卿尋陞大理卿及刑部尚書皆克盡厥職繼遷禮部垂二十年凡禮樂制度郊廟祠祭燕享賜賚朝覲會同之事皆擬定其手時論稱之時太夫人年老得承 命歸省者三凡兩值關中饑即命所司出粟賑之暨還條列以聞 上是焉人咸謂得大臣

獻徵錄

卷三十一

十五

吳山館

體 仁宗即位嘗從容上言百司庶政具有成法悉遵祖訓行之勿有所更則永世有賴 宣宗即位以震舊勳凡冊立拜封宴勞之事一任於公而不疑震為人沉實寡言笑孝友聞于鄉閭信義著于朋友善善惡惡無所阿徇凡有見聞無不指陳於上以明其曲直尤善薦士士由公出者率為顯官宣德元年卒

史鑑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 文皇帝數自將伐北虜吏部奏尚書表戶部及尚書原吉皆切諫 上 上不聽 一日 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給幾年原吉意 上

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穀半年耳 上疑其誕乃令
中官御史按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
等朋黨欺妄居嘗慎嘗時兵部方尚書竄提調靈濟
宮日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 上怒故賓惶懼
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 上立命判其屍且械繫
原吉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部事時變起倉卒諸
大臣相繼罪死 上怒不已中外河海咸不自保
上慮震自危親 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
期毋得自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
隨震起居以防之密 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
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所
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
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又嘗扈從 上北
狩 上駐蹕虜地見碑立沙磧中其文具在幸從臣
讀之後一年 上與諸文學語及碑因 詔禮部差
官往錄之震奏曰臣當時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
使也遂請筆札于 上前疏之 上不信密使人至
殿中活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悞其彊記如此

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諡忠安胡公澆神道碑

銘 李賢

公諱澆字源潔別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有諱藩
者仕劉宋為太子左衛將軍遷豫章數傳至諱咸者
仕唐為侍御史子常州刺史瓊生持因家于常遂為
武進人持四世孫曰宿仕宋為樞密副使宿十一世
孫曰中立為常州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
庸仕元為浙江儒學提舉祖頤為常州路醫學錄考
宗仁隱居不仕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
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章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
獻徵錄 卷三十一 十七 吳山館
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
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
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
聞者咸驚異之公自幼雖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
洪武中領鄉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
右給事中公勤議大體士林譽之 太宗文皇帝入
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對稱旨陞戶
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
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

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
 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
 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
 襄還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
 所 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
 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
 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 上欣
 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
 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獻微錄 卷之七十一 十八 文山館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仁仁宗嗣位特 賜詔
 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關公曾有密疏疑之乃
 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奏見
 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而 龍馭上賓
 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
 乙巳冬公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
 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春進尚書是歲秋
 漢王謀叛事覺公贊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
 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詔命授資善大夫復
 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闔者二人戊申 上嘉

公忠勤特 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
 靖蓋嘉美褒美之也尋以公生辰 賜宴於其第秋
 八月公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 命兼詹事府
 事夏五月復扈從北巡時常民有蒙橫者既抵於法
 悉以田宅賜公辛亥 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御
 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朕
 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新
 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勛戚公卿皆往賀公公以為
 盛事立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
 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於公署
 獻微錄 卷之七十一 十九 文山館
 人以為公和氣所召 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國任舊
 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
 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甲子以年至七十上章乞
 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己巳 上親征
 北虜 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祭祿大
 夫景泰初 賜詔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乞放免
 以回天意不許尋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二俸兼
 支公固辭一体癸酉復 賜詔命進階光祿大夫自
 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黜
 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於步履明年 皇

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朝而筋力不可強矣遂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鎚金絨襲衣給驛舟以歸復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論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遣家子長寧詣闕申謝 上念公歷事累朝遂官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終養公之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

獻徵錄

卷之三

十一

漫山館

天順七年八月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錫夢公來辭已而聞終大以為異計問 上為之震悼贈太保諡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恩榮始終世莫與比公為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 列聖無纖毫過舉蔚然為一代名臣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為長者暇則手不釋卷喜為詩文晚年舉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

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正統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時王文屬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公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以進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三年十一月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及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 上念

獻徵錄

卷之三

十一

漫山館

公疏屢請百官朝廷安門因其遺子長寧來謝授官錦衣世襲撫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史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怨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預等自為之於是遂罷日再議之公歸卧病不朝數

日 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太監與安問
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悸太過耳問何事公
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與安以告於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罪 上不允聰得免死
守溪筆記

王 晏山館

禮部尚書吳縣楊公著傳 王 整

楊著字仲舉吳縣人宋和恭武王存中八世孫少孤
貧與兄戍武昌為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著若不聞
人以告著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久多化
之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憩著館以無資告著
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
嘗路乃相引掖 仁宗素知著遣使驛召之授翰林
編修升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郎王府長史而歸
景帝即位著朝京師 命為禮部左侍郎食祿致仕
又二年復朝進尚書加祿仍歸著篤行不欺仁厚絕
歎徵錄 晏山館
俗鄙人作室於瀟湘落著家家人不能平著曰晴多雨
少何必校也又鄙人生子著恐驢鳴驚之即驚所乘
驢徒步入朝猶子懷金入市為人攘去以告著不答
或請理於吏著不許文貞公落新第丞邀登堂曰舍
初成得賢人首臨之其寃雅德度一時著聞至今鄉
郡以為口實為文章平實有理如其人年八十五卒
詔賜葬祭召其子肆入朝問所欲為官對曰願得本
縣主簿從之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應州石公瑁墓誌銘

劉定之

公諱瑁字信之其父普金當元季兵變自雲中來徙
 應州公既貴贈其父禮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公
 資稟端厚自少知孝友舉動有儀父嘗有疾灼艾於
 腹公亦取艾灼已腹醫止之公曰吾不忍父獨痛苦
 也父嘗為公製衣公曰兄年長於我請先為兄製嘗
 踰戶限衣絰而止兄戒以胡不緩步公跪謝後不敢
 由是父兄皆奇公以為當成大器父漸老矣家務主
 于兄公於錢帛無毫髮私取與悉由兄所制領宣德
 己酉鄉舉庚戌人國監登癸丑進士觀政戶部收通
 州倉糧草去宿弊今上正統初授禮科給事中是科
 當奏對事尤多公以舉職聞權知金華府鄰郡括蒼
 盜起出兵擊之掠酒食殺人於郭外公執斬以徇始
 帖然就部伍以去民避盜來者老稚扶攜千百為羣
 皆乏食非開官廩莫能濟上官疑莫敢公曰彼迫於
 殍死則亦為盜矣擅開廩與迫民為盜罪孰重我就
 其輕者得諱無悔也開以濟之歡聲雷動蘭谿吏徐
 世揚浦江卒王猛烈皆為其邑患苦公置之法衆以
 寧謚母憂去任都御史軒公親以公助弭括蒼盜饋

足守固民怙其仁兵燹其義非特其所游郡其旁近

亦有賴焉為言于朝得 旨起復還任尋陞福建右

布政使時所部內沙縣盜始平增築城以鎮其地以

公有聲於浙也城事悉以委公公為之計工匠度財

用兵民合力近遠輻輳城完以期而無告勞者屬郡

稅比歲多通聞公當督稅民咸相告來諭曰石公不

苟取於我無以此累之公生平以廉著稱福州守雷

碩以公當入覲持金往贖亦峻却之他可知也 上

聞其賢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未幾遂 召為禮部

尚書靖恭於位朝望益孚甫三載而卒得年六十有

四

欽徵錄

卷三三

五十五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諡康靖鄒公幹神道碑 徐溥

望致仕家居壽躋八十有四乃弘治壬子某月某日

卒卒之前二月公以杭屬縣大饑心切憂閔手具奏

疏以聞 上嘉公身居田里不預政事能達民隱如

此既詔有司如所奏賑恤卽出內帑文綺賜公以旌

其賢及是 上聞訃悼歎諭祭營葬一如卹典特贈

公太子太保諡康靖恩禮優渥人皆榮之公諱幹字

宗盛別號願菴姓鄒氏其先嘉興人也後徙仁和再

徙餘杭故今為餘杭人曾州福堅妣某氏祖詩之資

政大夫禮部尚書妣沈氏贈夫人父濟詹事府少詹

事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妣薛氏贈一品夫人文敏公

在 太宗皇帝時為官寮卒時公尚幼適 仁宗皇

帝監國南京特遣充應天府學生親蒙 諭勉賜鈔

二千貫仍月給米二石以資養之公感激奮勵力學

不懈正統戊午中鄉試明年遂登進士第庚申初授

兵部職方司主事歷陞署武選司員外郎郎中己巳

八月北虜犯邊 英宗皇帝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

需甲杖糧餉未有能任其劇者僉以公為宜乃超遷

兵部右侍郎公瘴場智力日共厥事倉猝間發廩以

給兵士或不俟奏報而行一日兵士擁東城門請給

馬草適鄉民萬計避虜走城下叫號求開門守者難

之公曰草不得則廐馬不過瘦死爾城以衛民若無

所衛焉用城為且聞虜距城尚遠卽至近境門開無

及而民皆死矣竟從公言獲濟及虜退明年改元景

泰被 勅獎諭辛未清軍職貼黃事竣改禮部壬申

奉 勅考察山西官吏癸酉河南鳳陽等處大水

詔往救荒民多受惠凡為奏免稅糧若干萬石既歸

命督易州山廠薪炭積弊頓革因奏設主事一人綜

核其事公獨總其綱而已居三年衆議以公不宜久

處此 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

治尹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尚書胡公方致其事去

諸冊立大禮並從公詳定而行時襄王來朝故事當

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有知者公檢太

常故典行之及 上不豫復奏請 皇太子御文華

門代朝禮成化丙戌 憲宗皇帝二年也 命撫安

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位不允未幾特拜南

京禮部尚書居二年 召還禮部仍令經筵侍班自

是治部事者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請 上皆

不許

不許

不許

不允後復請不已特 賜勅致仕令馳驛還仍 命
有司月給米二石令給僕夫四人蓋家居者一紀而
終

狀

卷之三

天

吳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
安周公洪謨神道碑 徐溥

周之先為蜀之資陽人宋紹興中始徙叙州之長寧
故今為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原父永隆俱儒學訓
導邑人稱世儒周氏以別其族至公以儒術大顯於
世公諱洪謨字堯弼號善齋又號南阜子自少穎敏
好學不倦侍父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
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年復占第一甲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景泰壬申陞左春坊贊善丙子修宸宇統志
成陞侍講天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

狀

卷之三

天

吳山館

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錄改翰林院侍讀丁亥建
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丁母憂服除改北京祭酒擢
禮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丁未進太子少
保積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今上即位之元年為
弘治戊申 上念公嘗以老請致仕令乘傳而歸
陛辭之日恩禮不替又三年辛亥以疾卒於家壽七
十有二訃聞 命有司諭祭治墳仍 賜諡曰文安
公少以文為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白初在翰林即
勸 上勤經筵以講聖學謹內治以收政本復條十
三事以進及蜀寇作與長寧鄰境公稔知其出沒設

禦備之術甚悉遂見擒而其地宴然及為祭酒整飾規矩表率生徒且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征稅攘虜撫夷十事 上悉嘉納之又言 聖明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既循前代之舊用 天子之制而禮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為闕典宜下禮部議之尚書郊公以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為奏然朝廷竟用公言始增邊豆舞佾之數在禮部時首言書載璠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以備占候既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後烏思藏等處人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

秋後錄 卷之十一 手 曼山館

嘗日以國利公言此特無印符為驗耳宜依海兩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于 上仍識以舊 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 詔從其議其費始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為宜賀公謂此陰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嘗奉 命祭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既歸老母中惓惓不忘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禦四夷十事遣人馳進悉 命所司議行蓋公忠勤之

心至於終身乃已公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難訂正之其為文簡直不為奇險語而理致明白繁然可愛所著有疑辯錄三卷南阜子集二十卷等齋集五十卷公之祖父並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維揚志

周尚書異事 國朝太宗伯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齊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

秋後錄 卷之十一 手 曼山館

又姓丁侯得詩甚訝侯即之耆老而訊之畢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侯作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為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

禮部尚書施純傳

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再陞本寺卿純習禮度每旦侍朝爲磬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溢純請以照例易之用是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旦與殷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卒年五十一無子以例賜祭葬純身長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未有也但在鴻臚帖寵不循分守多有所建請爲士論所少云

歐陽修 卷之三十三 長山

禮部尚書張文質傳

文質字充中直隸昌黎縣人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工部給事中景泰中陞都給事中以音吐鴻臚選爲通政司右參議天順初進左通政復進通政使成化中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仍命掌通政司事歲終以母喪去服除仍以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爲言官所劾致仕至是卒賜祭葬如例文質爲人重厚有容居官以孝稱歷官四十餘年無過舉其子忱亦舉進士爲兵部中

歐陽修 卷之三十三 長山

禮部尚書劉及傳

及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吏部驗封主事遷郎中以憂去服闋改戶部二年仍補文選公清勤慎時論與之累官太常卿禮部尚書掌寺事久典秩祀練習儀章且容觀魁傑音吐鴻暢甚為憲宗所眷注進太子少保以疾乞致仕不允及自陳世為戎籍 勅兵部除其籍弘治己酉及復以老丐休賜馳驛并寶鑑以還仍 命有司歲給夫粟家居凡十七年而卒訃聞 賜祭葬如例及平生謙謹承稱人之善聞論人過失輒止之或面侮之亦不校初親

康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

及山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谷徐公瓊墓誌銘

張昇

公諱瓊字時庸號東谷又號明農翁金谿人祖諱那用績學有聲考諱貫道介特自將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者也公自幼沉敏篤學深有造詣領景泰庚午鄉薦舉天順丁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成化丙戌同考會試士下亥修大明一統志成陞侍講辛卯秋闈被 旨校文於南京士咸服去取公當是歲偕兵部侍郎李震清武職甚精丙申推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署院事丁未春陞南京太常寺卿掌南園子監事一時南士悉賴造就行文卒歸於正弘治庚戌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癸丑改北部左侍郎丙辰陞尚書恭勤政務昕夕不懈寅出酉還衣常不解事上處下忠誠不易結知聖主眷禮異常遇郊歲 賜緋袍有副戊午加授太子少保是冬入朝而昏昏遂臥疾於家 上驚懼遣中使扶醫往視尋 賜豚肉及牛黃丸以療之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尚書妣及配俱夫人庚申懇疏乞骸 上重違其情乃加太子太保從一品秩賜璽書驛舟歸令有司饋米月三石僕夫歲四名

陸辭 賜酒饌又遣內侍齎麟袍玉帶白金寶鏡以寵異之無論之意益勤致政後年八十有一卒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傅公瀚行狀

王 鏊

傅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爲經量鵬官者諱彥升又徙新喻之黃塘至公蓋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傳則往往推究與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公在

宋史

卷三十三

三

直印韻爲一詩以似 上大悅有珍饌法醮之 賜九載道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 今上於春官遷左論德兼檢討允經廷講前官及東官講官 今上嗣位以舊學思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允經廷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參贊會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爲國違恤其他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公力言此輩

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論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跡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已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公因疏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

獻徵錄 卷三十一 手本

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惠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拯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陝西守臣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復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惠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 上迺以其璽屬

庫吏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醫來視因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願養心神公曰吾受上知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歿於京師 上賜寶鑑為治斂具贈太子太保謚文穆諭祭者二給舟車道官護行為營葬事

獻徵錄 卷三十一 長山館

禮部尚書張昇

禮部尚書張昇字啓昭江西南城人也成化己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後以皇太子出閣特改左春坊左贊善充東宮講讀官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孝宗卽位以從龍恩進左庶子兼翰林侍讀故事特改官僚者例轉數階而昇以憂居後至但進一階疑大學士劉吉抑已撫吉過劾之忤上左遷南京工部員外郎以憂去服闋會吉已去位復庶子言數事多中時弊兼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歷陞左右侍郎轉尚書時崔志端以太常樂舞獻徵錄

禮部尚書李傑傳

禮部尚書李傑字世賢蘇州府常熟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二十二年充東宮講讀官秩滿陞侍讀學士弘治初以官僚恩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方修憲廟實錄留館中校正書成乃行以憂去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十三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五年改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正德元年充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陞南京吏部尚書二年改禮部尚書時逆瑾用事納晉府鎮國將軍表據等賂欲進封為郡王傑坐前與尚書張昇皆持不欲進封之議忤瑾意遂令致仕瑾誅有旨

人望自是名益損屢為言官所指嘗奉詔選宮女禁優隸卒家不得與榜書隸為吏衆閔然騰謗昇乃不安於位遂致仕加太子太保劉瑾用事又以爲尚書時裁抑晉府郡王封爵鎬所加官正德十二年冬卒訃聞輟朝一日贈太子太傅賜祭葬如例昇愿懇有餘居官雖無大建白然自守謹飭爲文平實嘗主兩京鄉試所取得侍郎儲懽編修陳淵皆名士論者以爲得人

禮部尚書張駿傳

禮部尚書張駿華亭人以字學進除中書舍人供奉
文華殿歷驗封員外郎山東參議太常少卿光祿卿
銜致仕正德二年起取其草書狂怪瑾獨喜之會進
呈通鑑纂要間有譌字令駿等再磨遂以為勞進禮
部尚書復乞致仕正德四年正月卒得賜祭

獻徵錄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保諡文恪

周公經神道碑

李東陽

昔在 英宗復辟之日登明近公儲養俊哲以敷遺
於後時太原周公實領國史越三朝四十餘年游歷
諸曹官至一品再謝政事以功名終君子謂其遭際
之盛出處之善胥得之矣公諱經字伯常世居陽曲
為巨族高祖諱某元萬戶曾祖諱溫甫祖諱傑皆明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瑄南京刑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諡莊懿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曾祖妣任氏祖妣張氏妣詹氏繼頌氏
皆贈一品夫人公舉天順己卯鄉貢庚辰進士入翰
林為庶吉士壬午授檢討成化丁亥修 英宗實錄
成進編修己丑同考禮部會試丙申直講經筵秩滿
進侍讀丁酉考南京鄉試戊戌改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讀辛丑莊懿公致仕居南京公乞往省
命給驛賜道里費且速其來講 御製文章大訓
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勞謂公宜跪
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甲辰丁莊懿公憂服闋久
弗調或諷使圖進取計公峻却之 孝宗登極超擢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弘治戊申 命直日講修 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明三

吳山陰

宗實錄未成已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莅事必傳

經義若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辛亥改吏部遷左侍
郎一日有中官論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祥為參
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尚書王端毅公上疏論之
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於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
公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文恪公屬公具草上之事
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
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
手後有蹤跡為此草者以問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
獻微錄 卷之三十一 四山館
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議時論益兩賢之內辰拜戶部
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
給長蘆鹽八千引歸於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
公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
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
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公又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
小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論以
愛節民力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端
廟公請給折糧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

得 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

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
價銀充用給事中曾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
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
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
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 旨取太
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
目之玩乃 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內需堂奏
增灑掃卒當給月糜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人不過
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清寧宮災方議修建
獻微錄 卷之三十一 四山館
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
可使遠去卿并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為之外
感張氏有河間 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
餘頃得之且乞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多沮洳比
因久旱貧民即退難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
貽無窮之害且王府 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仍加
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
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人
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
以地畝為東官莊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法無論雙

五十八

感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欲不得肆有言官
 及部屬以言事獲罪與同官上疏拯之聲稱籍甚而
 怨謗亦日深庚申以災異乞休致 詔許之加太子
 太保 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米三石歲給與練四
 人 命下廷臣皆相顧失色爭上疏留之不得自是
 數年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之
 有也公歸摘 勅詞二字為保完堂嘯傲其間乙丑
 今天子嗣位特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公辭以疾會丁
 繼母憂未上戊辰服闋改禮部又辭 上降勅遣使
 即其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 上遣人慰問賜
 獻飯錄 卷之三十三 明大
 玉帶及通鑑纂要以示寵異比莅事數月疾復作累
 疏乞休乃許之復 賜勅象諭推封三代月康與諫
 視昔有加焉公將薨公以貞時為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留公暫駐京師以便醫藥明年乃行又明年以貞
 入內閣參預機務報至公已疾革聞而領之遂寤庚
 午二月二十二日也 上震悼輟朝一日贈特進光
 祿大夫右柱國太保諡文端 命工部治葬事禮部
 論祭者九公年七十有一公鄉試時有甘露降於殿
 學之松學者因稱為松露先生亦以自號少穎敏而
 莊重寡言笑繼母性嚴急奉事惟謹遇諸弟友愛曲

至母弟繪早卒撫其四孤皆有仕籍少受學於吳希
 政釋恩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十兩終其身其友
 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並致後即久不
 厭其教尚義氣類如此為詩文及書麗而有則自為
 小官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談
 兩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裁決
 剴繁應變略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權勢所撓尤
 人所甚難者銘曰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
 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及倪公益其一他莫與齊麥
 有兩岐芝有三秀矧人有生得物之厚雖家之昌維
 獻飯錄 卷之三十三 明大
 國之光氣運攸繫亦靡厭常兩都四傳公際其盛今
 終全歸公受其正父曰莊懿子曰文端代有美諡夫
 人則難亦有難者祖係科第公居其間有創有繼一
 品雖榮公不為華七十誠希公不為遐胡遠之難而
 退斯易所不朽者匪世祿謂太行之西有生若人百
 世而下其永有聞

禮部尚書傅珪傳

傅珪字邦瑞保定清苑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中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丙辰乙丑一再同考會試正德初以東宮恩陞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與修孝廟實錄清理軍職貼黃丁卯考應天鄉試戊辰考武舉奉命授庶吉士業充日講官劉瑾柄政摘會典訛字珪以嘗與纂修降修撰旋以史勞陞左中允歷侍講學士庚午考順天鄉試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陞禮部尚書致仕正德十年四月卒年五十七珪為人強毅有執持人不能干以私在禮部守法持正嘗因類奏四方災異陳時弊十事言甚剴切以此忤權倖忽傳旨諭乞休珪抗疏得歸南京言官交章留之不報家居杜門謝賓客絕跡公府遺言誠子孫恭稱太官無以報國愧母以恤典請御史盧雍等以為言給祭葬如例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微以諫齊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減賢被寵能軒怪士夫士夫或與善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甲八

是山年

賢因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遣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六授中原勢炎炎熾太監問以侍郎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閣後曹又立監鈐名謀統軍命多官議可否泉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目功者失士心賊在膺肺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鈐者傳旨令傅公致仕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甲九

是山年

宗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
太子太傅西郭田公景賢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景賢字宗儒號西郭先世保定府涑水縣人曾祖行簡洪武初徙居順天之涿州遂占籍焉祖文質初以季子貴贈承德郎戶部山東司主事後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母吳氏累贈夫人繼母牛氏先封太安人累贈夫人父寬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母袁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自幼聰穎早通大義未冠遭父艱哀毀欲絕喪葬咸如禮鄉人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一 山作知為偉器服闋補都庠生成化甲午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觀戶部政授戶科給事中歷陞通政司左右叅議太常少卿通政使禮部左右侍郎尚書太子少保屢奉 勅查盤官府等處邊儲則實居庸黃花等關隘祭告關里及岳鎮山川古先帝王陵寢所至興革利弊廣斥埃采訪民瘼節陳時弊俱見嘉納嘗侍經筵為廷試讀卷官供郊廟祭祀登極大禮每有文綺玉帶麟服之錫叛逆削平 賜賀功牌白金幣考績 賜寶鑑 上尊少牢朝廷禮遇優厚公益懇謹茲孜孜奉公無少瑕議正德甲戌以年近七十

兩疏乞休未允復連引疾 上念其懇切特從所請加太子太保 賜璽書給驛還鄉令有司月給米三石歲撥輿隸四名備用陞辭之日復 命中官賚寶鏡三千錠充路費蓋異數也既乘傳公卿祖饌盛集郊外各繪圖賦詩贈之比歸杜門晏息課誨子孫怡如也正德己卯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訃聞 上思悼久之贈太子太傅遣官諭祭者五 命工部營葬事公器宇恢弘天性孝友在仕途四十四年始終一節不徇私比不營產業富逆瑾用事煽毒縉紳於公靡所中傷人咸謂公盛德雖奸雄亦敬服也尤篤於行義樂於施予居官所入俸資僅供日用囊無銖兩之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一 山作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遜學傳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遜學字希賢河南上蔡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丙辰陞浙江按察司僉事以憂去終喪改陝西陞副使又以憂去終喪改山東前後更三任俱提調學校所至務從寬厚頗得士心正德戊辰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明年仍入翰林兼侍講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改禮部陞左侍郎乙亥陞南京禮部尚書丙子以奉賀表入京改禮部明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專管 誥勅奉 命授庶吉士業正德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四年二月卒祭葬如例遜學為人剛直頗不羈為詩文有藻思

律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禮部二

尚書

毛澄

李浩

黃綰

費家

歐陽德

顧可學

盛端明

陸樹聲

陶承學

萬士和

汪鏗

林熾

余繼登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目錄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

禮部二

尚書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公澄行

狀

邵 寶

公諱澄字憲清姓毛氏別號白齋晚更三江學者稱三江先生世居蘇州府崑山之東隅弘治間割其地為太倉州遂為州人公生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端潔行步未嘗左右顧七歲善屬對間為詩歌傳播人口歲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即棄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一 吳山館

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攜歸耳陳武選愷聞而奇之許妻以甥年十七充太倉衛學生清苦力學每試有司輒入優等成化丙午中應天鄉試歸遭疾明年弘治戊申丁父憂服闋卒業冒監學思兼進德器聿成所作程文及擬古文皆善體認而詞氣超脫然意不自滿悉取而焚之人或竊誦一二吳中晚學傳以為式癸丑中禮部會試廷對賜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公感激奮勵益究心道德之蘊及禮樂名物之故精思實踐融會貫通涵養之久襟懷澹如迥所應接務合理道丙辰同考會試得人為多三載

考績進階儒林郎贈考如公官封母及妻已未再考稱職充大明會典纂修官庚申充經筵展書官是歲八月援例請告送太安人還鄉於是大安人壽百歲中朝籍紳為賦咏以彰世德有司為建人瑞坊壬戌赴闕癸亥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甲子充東宮講讀官聲音清切義理明暢時武宗為皇太子進講稱旨入言於孝廟曰今日講書毛先生是蘇州人說書却真正明白孝廟甚喜方中秋設宴遂徹以賜乙丑二月充經筵講官武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九月賜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二 吳山館

全箱束帶及上兩官徽號遂加贈考如公官加封母太宜人妻宜人是年修孝宗實錄充纂修官正德丁卯正月聞太宜人疾請歸省不許計下匍匐歸哀動里閭既葬避居北郊未嘗一入城府或為郊行從一蒼頭遇幽勝盤桓久之與鄉人處由由然絕去邊幅及于以私則正色却焉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於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邈近為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却去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為爾役邪其光明清介類此歲已巳逆瑾誦會典出內閣意凡所陞秩悉奪之公亦落庶子止餘

兼職是私起復仍官侍講如故八月陞侍講學士主
順天鄉試九月署國子監事辛未充殿試讀卷官尋
陞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奉命教庶吉士君子
謂公言動可法不止文字之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
尋陞吏部右侍郎乙亥陞左侍郎嘗署選事人服其
公丁丑正月三品一考進階通議大夫誥贈祖考皆
如公官祖母王及范太宜人徐宜人皆贈淑人廢子
希原爲國子生六月陞禮部尚書侍經筵戊寅武廟
南巡公倡議諫止疏凡數上期於必還兵部尚書彭
公澤初爲左都御史嘗奉命制陝西邊事時土魯番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王 吳山館

侵軼哈密彭公既處分奏行奸寧不悅忌彭者遂文
致爲罪將置重典於是集議之旨公言彭某有功
無罪都給事中王燦石天柱亦如公言彭遂從輕明
日王石皆降外任或嗾寧撼公公弗爲動陰伺月餘
無所得適已逆濠未反時奏欲令撫按諸臣朝服進
見有請公奏行者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僞爲孝
行脅鎮巡請旌表公覆奏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今
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弗
知也己卯春賜大紅蟒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
賜玉者三人公與焉左右不悅公者匿弗予至是駕

自西旋將郊公當導駕度弗能終匿乃始出之庚辰
會試充知貢舉官五月尚書一考例有兼職左右有
沮之者止加散官贈祖考皆如公官祖母以下皆夫
人逆濠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諸王
府議然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
召文武羣臣出會議公正色云前有宸濠朕自有處
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草成獄
奸彬在列爲之吐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公言爲據
論者謂當是時羣奸竊柄且握重兵人人自危而公
議不少沮可以爲朝廷重矣明年三月武宗崩慈壽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 吳山館

皇太后有旨往迎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公與使焉既
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見者
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
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金千
兩下及僕從皆有齋駕行前後扈從備竭勤誠 上
每加慰勞既即位復念前勞賜白金綵段各若干又
賜罪人家屬一人尋奉旨議與獻王主祀稱號公會
文武諸大臣議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皇太子
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主奉祀共王事云云謂今
皇上既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宜別立

獻王後以主祀事以興獻王親弟九人倫序推之宜
 令益王弟二子崇仁王襲封興王繼獻王後奉承祭
 祀獻王長為一國始祖萬世不毀稱號則引宋英宗
 以濮安懿王子繼仁宗後程頤所論云云謂今興獻
 王於孝宗為弟於 皇上為本生父亦猶宋濮安懿
 王之於仁宗英宗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為
 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
 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遣官祭告興獻王及上箋興
 獻王妃 皇上俱自稱姪皇帝名隆重正統尊崇本
 生無所不用其至可以為萬世法奏上有旨若曰事
 獻徽錄 卷之二十四 五 吳山館

體重其再會議來奏公又議得興獻王宜令崇仁
 王暫以本爵奉祀兼理府事俟山陵事畢及三宮尊
 號禮成再請會議定奪興獻王稱號制皇帝於宗藩
 尊行止稱伯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 皇上稱興獻
 王曰皇叔父曰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可謂至矣
 復備錄頤文隨議以上有旨若曰還博考前代典禮
 再會詳議務求至當來奏公復議臣等前所引程頤
 濮議 皇上稱興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孔子所
 謂事之以禮者此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則似乎孟
 子所謂非禮之禮孝子豈忍以加其親而忠臣豈忍

以導其君哉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
 非莫詳於頤之議頤議前已錄上茲錄明帝詔文併
 乞賜覽有旨再議復議得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人無
 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後為之後者謂其所後曰父而
 所生日伯叔父此皆人情之所安也人情安則天理
 得矣臣等不敢以他說進奏 上詔還再議既而內
 閣亦如公言有詔卿等委曲折中為朕申篤孝之情
 云云公疏猶云禮可以義求而情不可以言盡仰體
 聖心揆量事體使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密勿謀猷腹
 心忠愛非臣等有司所敢專得旨有考據精詳議處
 獻徽錄 卷之二十四 六 吳山館

停當之語繼奉慈壽皇太后懿旨稱號遂定主祀事
 寢後有奏於安陸州立祠祭署設丞二員以戚里子
 孫為之者公復據前議執奏事皆詳具奏牘是秋吏
 部尚書缺廷推首屬公公固辭曰人豈不自知吾才
 豈堪此哉時秉筆者左侍郎羅公欽順必欲推公公
 曰公同年豈不知我他日債事公亦與有責且喬司
 馬有何不可乃欲強我聲色俱厲羅公知公意堅遂
 以喬公首薦公次之聞者嘉其退讓山陵事畢再疏
 乞歸俱荷溫旨勉畱明年春纂修 武宗實錄充副
 總裁每朝罷入史局多所筆削出理部事日宴始歸

尊號禮成錄迎立功加太子太保廢子一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五辭不允公亦不敢受尋奉昭聖皇
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為劉鎮撫
某女故宦官某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底蘊以
告公稽武選貼黃而信即具奏 上俄有左順門議
事之旨公意其為此勝貼黃以進其事遂止冊禮行
公充副使比終事賜綺幣者三公素有脾疾及迎駕
議禮精力繼疲至秋乃病嘗候早朝昏眩移時及兼
史事重以冢婦若孫之喪病遂日侵冬月益甚疏乞
骸骨不允尋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酒蔬米明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七 安山館

尾劣廢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八

安山館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通政使司事
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李公浩墓誌銘

嚴嵩

正德間公為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嘗因天變上勤
政事戒逸遊重爵賞抑奔競四事不報自是公決意
求退章六上皆有 旨慰留之最後請益力乃報可
時加太子少保歲給輿皂仍賜勅給驛以歸於時中
外稱嘆謂有急流勇退之風厥後權奸竊柄逆濫構
亂乘輿數出大臣洶洶危懼始皆服公之先見云公
臥家餘二十年年八十有五景泰丙子正月元日為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九 文山作

公之生其辛嘉靖庚子五月五日也計聞今上 皇
帝親詔有司給祭葬如例又 太子太保賜諡莊
簡嗚呼若公者蓋清德懿行鉅公者矣公諱浩字師
孟姓李氏世為山西曲沃人以書經舉成化癸卯鄉
薦明年登進士第初授都水主事管呂梁洪故有役
夫數千辦椿草銀錢歲若干緡公至悉罷之止令於
農隙採辦備用而已署都巨豪伺官府短長前任者
多為所持獨於公不敢近改戶部主事丁父憂服闋
改兵部車駕主事陞員外郎奉勅清理畿內諸土田
奪豪右侵占者若干頃還之民陞職方郎中為尚書

鈞陽馬公所稱重委攝諸司章奏冊封代府溧陽王
充副使凡所餽贈拒弗受陞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
議持節充正使封晉府雲丘王歷陞左右通政順天
府尹時久旱疏論畿甸民所疾苦事當罷行者 詔
嘉納之逆瑾擅政無名需求甚急公一切裁抑數與
面議可否侃侃不阿聞者頸縮而公不為沮瑾乃日
使人偵公過失然竟無所得也居二年改通政司使
轉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叅理武職貼黃管攝工部築
修朝陽門城垣通州新城公成督其工乃疏慎郊圻
固封守革冗費修戰具數事多見采納以山東盜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

文山作

陞俸一級賜白金絲幣丁繼母許淑人喪賜祭葬給
驛以歸服闋召拜禮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食一品
俸賜金綺斗牛服色未幾疏乞去位公去後臺諫累
疏薦公當復用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公器宇魁岸
論議偉出雖退處丘園每聞朝廷一善政輒喜見顏
色篤厚倫理有弟客死收恤其孤如已子歲時事先
必謹著家訓以示子孫雖隆貴自奉無異寒素好學
問文章雖老不勅所著有南莊稿歸田集藏於家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公綰行狀

李一瀚

公姓黃氏諱綰字宗賢別號久庵居士台之黃巖人也幼承祖文毅定軒公廢弱冠即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橫渠先生論脩襲語遂棄舉子業師文肅謝公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濂伊周為監察御史陳公銓所知招應舉具書力辭不赴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因母鮑太淑人強命出仕授後軍都事公素少治生術家甚窘有商人規知餽金千餘兩公却之且獻傲錄

卷之三十四 上 吳山館

上疏苦亦移冒支弊盛為當道所重凡三年疏乞養病歸田與王公守仁湛公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儲公雍喬公宇張公元順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學者稱之家居幾十年恭遇先帝龍飛詔徵遺逸時侍御朱公節特疏薦公志專正道素行愜於輿情心存王佐學術明於澤物起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公具疏與馬先帝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公特疏諫而寢繼上論聖學求良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庶公書侍郎胡公

世寧各疏薦公才堪太用學裕纂修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議奪公力疏辯之得明繼陞大理寺少卿首上論刑獄疏列六款又釋無辜囚辯冤在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先帝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入翰林時公膺首選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先帝嘗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圖治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為言先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上 吳山館

帝嘗以君子之言褒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各部院缺官公署五篆日歷諸曹一無廢事各屬咸嘆以為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盤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為定例至今猶賴之三載考績陞禮部左侍郎適大同倡亂公奉勅往撫大同奮不顧身兼程到鎮運謀計策擒斬積年創亂首惡張玉穆通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難遂靖民立安輯祠祀之所餘賑濟銀三萬有奇毫無所蝕齋回還諸內帑先後功次國朝典故內雲中紀變篇載之詳矣惜乎尚未論其功也明年知乙未貢舉事甫畢適丁

母憂服闋時有安南之亂先帝又起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啟行間朝指權相睦私遂構令閑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註述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與語終夕不倦凡有事關民瘼者獨慨然言於當道凡有親故貧乏者悉與調給置立清獻杜公範墓山祭田擇其裔守之買山遷葬文肅謝公鐸并與其諸孫貧無娶者聘之至如撫養王公守仁遺孤其間事尤為難能所著有四書五經原古明道編石龍集石龍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三

石龍集

奉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享年七十有五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

宋

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卒賜祭葬如例謚文通宋江西鉛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寧庶人宸濠潛蓄異志求復護衛家與從兄大學士宏極言其不可予遂忤權倖意褫職罷歸 上御極用薦復還舊職尋充經筵官與修 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遷南京尚寶司卿尋改左庶子兼侍講掌南京翰林院事累陞禮部侍郎兼學士掌院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四

石龍集

踰年進尚書掌詹事府事尋命回部 太廟成加太子少保滿三歲考秩進太子太保復加少保至是疾

作卒於官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

保謚文莊歐陽公神道碑 徐階

知州 加員 補修

公諱德字崇一別號南野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六安

州知州遷刑部員外郎會上選士大夫之有文行者

以置翰林改編修仍其服色俸給踰年遷南京國子

司業南京尚寶卿遷太僕寺少卿以親在南不樂也

當軸者知其意奏以為南京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甫

養其母蕭宜人以薦復為鴻臚將為疏乞終養母不

許遂奉以行未至遷南京太常卿尋召為太常卿掌

祭事入白其母母遂曰吾幸無恙當與兒俱往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文山簡

至則遷禮部侍郎左上雅知公熟儀禮孝烈皇后葬

遣護諸司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充會典副總裁教庶吉士遣代拜先聖先師遣陪

祀帝社稷主考庚戌會試其夏以三品考績贈祖時

勉父庸如其官祖母某為淑人封母太淑人踰月母

卒賜祭葬嘉靖壬子春三月持服小終召拜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冬召直無逸殿時同勳輔諸臣奉

賜劄與閣大政中外咸慶喜以為且爰立又明年甲

寅三月二十一日得疾卒距生弘治丙辰享年五十

九計聞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賜祭七壇命工

部治葬事又蔭其弟某為國子生而士大夫則相與

咨嗟涕洟奄然失其所望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槩矣

初公領鄉薦陽明先生倡道於處之行臺其說以為

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

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

索諸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和之本

指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

明明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詳以為禪公獨曰

此正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

日有所自得比入官則遂以其學施諸政事知六安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六 文山簡

時為二籍稽公使錢及其俸錢之出納白非以為名

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歲侵捐俸之半以倡吏民

得粟若干石隨所在作粥食饑者活數萬人已乃為

興水利汰冗役定經費省訟獄之追呼罷諸苛法作

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問學民士咸附為編修奉詔

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

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

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

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在南京國子故事司業當課其

諸生為文詞公因引之於道作講亭進四方來學者

與諸生講論其間或以疑質為格之經訓證之事物本之人情參之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論之便得其心之所安公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易士以是日親及侍太淑人居於家益與錢江再公東廓郭公念菴羅公以講學為事學者自遠而至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奉命教庶吉士歎曰此朝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為也教之如國子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為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而給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七 史山

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熙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裁定 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憲廟淑妃例為請詔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上之諸妃附葬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康妃以葬奈府為其中尉女請封公曰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祖制所畧隆

憲宗

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投宗女宗壻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公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民不堪矣具言不當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以罪降為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多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禮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為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八 史山

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嗾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公曰寧既已國除復有府事須捕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遂息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眾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閑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傾知其非雖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居家孝友數樽節衣食以周其族凡賴以婚葬者若干人置社舍於鄉集子弟教以禮義又為立保伍法使

相救助後歲凶其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掠之患故公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諸事能無愧於其言也公先世長沙人三徙而居泰和

勅建文莊歐陽公祠堂碑

李春芳

我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難有大勳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蓋一鄉而勳業未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登於廟祀而行業迥邁於一鄉爲人心所共仰者則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基文貞楊公士奇暨我文莊歐陽公某三人而已文莊公登嘉靖癸未進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吳山作

士累官禮部尚書嘉靖甲寅卒於京 肅皇帝雅意重用公聞計哀悼晉秩太子少保祭葬褒卹如制隆慶庚午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光濟巡按御史劉思周采泰和諸生議疏請建祠祀於其鄉下禮部議曰稽諸祀典允協 上從之爰勅有司建祠每歲春秋次丁致祀以爲常 命下籍紳莫不稱允至其鄉之士大夫則又允愜初心允鼓舞慶忭嗟此豈可強也哉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德之泱於人心不可解也如此公少負奇資早領鄉薦聞陽明王公守仁講學南贛攝爰往從學焉獲聞致良知之教遂與

諸同志友日夕切劘者七年癸未春王公促與計偕登進士高等授六安州守隨事致知推以宜民境內人治於是令聞四布擢刑部員外郎尋改翰林院編修是時秉政者悉出詞臣擇海內一時有才名者改入翰林先後改用者數十輩皆以不稱罷終始無恙者惟公一人壬辰銓郎林子春偕余謁公京邸是年公擢南司業余與吉安守袁子林同往受學金陵是時門下士紛集如雲公獨顧余二人厚以爲可教蓋屬意者惓惓焉既擢南尚寶轉鴻臚擢南北大司成禮部侍郎轉吏部兼學士教庶吉士隨在講學不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

吳山作

有成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癸丑擢禮部尚書時穆宗皇帝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周旋其間潛幾默運諸所題奏意恒在明長少之序杜嫌疑之端雖忤 上意冒危險弗恤也然公幾沉而動中竅卻卒之事體定而主不疑士大夫咸嘆以爲難是時當國者頗厭講學而獨服公頗忌同進有才者而公獨不見疑蓋默有所感而人不能測也 肅皇帝聖資天縱銳情玄學使初年得公爲佐引而之道不難也豈斯世斯文之不幸乃俾晚遇而又未究其用可慨哉夫文成公以謀謨佐命於開國文

貞公以經濟贊治於守文我文莊公以謹言正論衛
 主器於潛邸危疑之日益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
 講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有專祠以祀夫
 誰曰不宜仲子水部有紹慶造余而請言以識諸麗
 牲之碑余受公之教最久且深而又躬逢其典禮之
 成因不辭而文之仍繫以詩曰 國有常典崇德報
 功聿崇廟祀匹休無窮紆壽輔治勳齊汗馬俎豆其
 鄉以示來者孰嗣厥美曰文莊公煌煌 帝勅寵命
 攸同惟公之德高明廣大與物同體并包無外惟公
 之功繼往開來闡明正學陶鑄羣才成均造士青衿
 環匝洪鐘在虞隨扣隨答音掌邦禮大猷是經正名
 別嫌國本以寧德決人心功在海宇春秋享祀士論
 咸與宗伯上議 帝曰俞哉春秋享祀厥義允諸公
 之道脉貫徹古今公之精神悉在人心人心傾嚮神
 其昭格千秋萬載享祀無斁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吳山作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卒
 賜祭葬如例謚榮僖可學直隸無錫人初以進士歷
 官叅議病免且十年覲進用無蹊逕囑 上好長生
 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為秋
 石服食却老有驗嵩薦於 上詔遣使齎金幣卹其
 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恩得留用累陞至今官然唯
 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
 以遷葬于告歸卒於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被
 召端明雖貴幸頗自知耻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
 自得甚復通苞苴囑託諸司有不從即陰持吏短脅
 之是時官邪賂章廉耻道喪然以縉紳而甘廝養之
 行任人唾罵恬無報容則可學為甚焉歿後七年會
 隆慶改元奉 遺詔褫其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吳山作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以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謚榮簡端明起家進士敷歷中外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為士論所鄙然內不自安能汲汲引退猶為知耻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平泉先生陸公樹聲墓誌銘

于慎行

蓋觀乎鉅公名卿其功信烈章謨猷畢效於國者間或不能不自挫其身名而急流勇退抗志塵寰往往乏鴻漸之儀懷石隱之介國家不得藉其楷模士類不得想其風采雖身名俱永而體用亦未全也乃若保合太和含貞履方迴瀾倚為砥柱平世師為儀刑元老完人聲實並泰則肅皇以來惟陸公一人而已陸公諱樹聲字與吉學者稱平泉先生松江華亭人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 樹聲公也自三國為吳大姓世有聞人而系不可詳高曾以下乃皆以隱德稱祖贈尚書梅莊公蘭配贈夫人林氏考贈尚書志梅公鵠配贈夫人沈氏皆以公貴而志梅公鞠於母家嘗蒙其姓為林公仕而復為陸也志梅公三子其仲為公季即中丞公樹德公之生也沈夫人夢初日投懷紅光炯炯固心知其非凡而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常帶經而鉏及覓楮為文一日泣請志梅公願從里師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為令見而奇之補邑諸生自是輒試第一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挺

補以佐青甘邑令周以鏐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張文毅公典留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館與其胄子銜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為地者公為不省分宜訕於講論竟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不深訝也 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間以嘗公選謝不應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荆川唐公同郡中江莫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王五 吳山作

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切劘大為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為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即分宜亦亟稱安得門戶寡交如林與吉者庚戌延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司不能得聲色俱厲公不為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同志諸公馳書勸駕勉一就職未幾即請告歸關適園宴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左諭德掌雷院篆旋召回坊不赴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立教務持大體畧去煩苛先本質而後藝文著及

古叢語及條訓十二以示諸生南雍斷斷至今學為功令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穆廟即位特旨起原官又屢疏辭已已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赴召抵淮復請告返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意輒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舉朝僕公正欲主上新政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耳其為名流推重如此王中陪推內閣即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辭不允時今上初嗣服公以碩德清節首膺簡召中外動色相賀公亦感激 上恩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王六 吳山作 不忍終辭乃以是冬請闕時江陵當國喜得引公為重及見公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公之莅部率正條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虜首邀增歲幣樞臣將許之公以職力爭不可樞臣竟不能奪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坐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坐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營諸子入殼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空溫旨勉留遣中使問賚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示將有別命

公咲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爲樹桃李
希揆席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
事皆關大計而辨官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
陵益大嘖頃之就公邸訣公踞床見之抗手謝曰病
甚負公推轂奈何翌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
與望塵嘆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先是
江陵詢公公卽去誰爲代者公舉宜興萬文恭及閩
林文恪萬爲公友文恪則公丁未禮闈所舉士也兩
公皆世所稱端人然皆與江陵有忤而江陵徒心重
公竟用文恭以代公歸而江陵貽書猶以不究用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

恐後世不能無咎於執政以爲恨江陵既敗臺諫奏
詔舉海內耆德三十七人以公爲首自是薦剡無虛
歲而公高臥彌堅終無世念會中丞亦解節歸白首
怡怡易子而教時相攜出郭選勝命觴僊僊如也中
丞歿而公摧泣輟食曰吾乃失一良友戊子公年八
十詔撫按官奉彩幣羊酒及門存問已復加太子少
保歲給廩米與夫已丑公子大行君成進士當館試
手書勅其母趨捷徑母驅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
字箴乃吾子也是秋大行以使歸省遂請終養戊戌
公年九十詔遣中書柴君大履存問公跨馬郊迎詔

壬寅 皇太子立詔道儀部郎劉君憲寵存問跨馬
郊迎如昔親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真天人也大臣三
奉恩詔亦故事所未覩及遣孫景元請闕疏謝優詔
褒答錄景元人成均而加大行月俸益皆異數云公
嘗著耄餘雜識有云六陽終已已者已也而公年踰
大耋善遊飲啖行步若飛髯鬚間復見黑毫至歲建
己竟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屏几自以
冒濫國恩戒無請卹易子孫致身以報臨終目光燦
燦射人睨大行作咲容乃瞑逾時項熱如熾四體柔
和作黃金色比舍視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隕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大行奉公遺戒上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兩臺業已
計聞 上爲震悼立詔所司治葬賜祭幾壇贈太子
太保賜謚文定備物而有加焉初公試南宮時郡守
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
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冥
行通神明他時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而公
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頽垣墜木皆不能傷每換辰
出游天日必熙明如天雨凄瑟無不頓霽意必有神
物呵護者斯亦異矣公登第六十五歲婁起喪歸中
閭居官兩都不及一紀而閉門掃軌優游相羊於雲

水湖山者餘五十年先後二三權相力皆奔走海內而寵辱之柄卒不得少加於公鄉家當國所網羅推挽徧天下知名士而獨不得引公自近天下儀公以為含譽卿雲神龍威鳳異代異人不啻松柏之鬱然後凋也士甲一出慨然有開濟之懷竟以時事不合奉身而退然至聞朝廷行一善政進一正人慨喜動眉端不則神情不懌者彌日惓惓忠愛至老不衰乃知第以退而益重稱公使主上知當世有不愛爵祿之臣者其亦未窺公大臣之用心矣公為人修長峭岸氣骨稜稜神襟遒朗舉止端凝終日燕居衣冠危坐不見跛倚之容持正深堅論議皆有根柢無少唯阿而寬容樂善善常依長者不忍有所刻核居常無他嗜玩惟手一編生平撰述甚富然皆元本六經而尤邃於易旁引曲證多儒先所未發間涉內典玄宗用以參互儒術不為溺也至於運蒸服食諸術雖知其指不甚稱說惟飲食臥起皆有常度屏去一切伐性勞形之事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延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御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即驩家居於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稔民饑即首倡

鄉紳請議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獎借寒峻後生不啻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為郎被察去郡民闔門乞留監司目為倡亂輒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施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出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微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後漸寡酬答惟斂容調息神觀澄穆殆天游也所遺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其書傳世者有陸學士雜著善俗吐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 艾山館

及詩文若干卷公生正德己巳二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巳七月九日得壽九十有七元配封孺人贈夫人李氏某人女也公為諸生贅於其家與公食貧幾四十年又能推慈逮下蕃公之胤丁卯先卒子男三長未名殤次彥章即大行君俱顧孺人出顧孺人者太公以公艱嗣告諸廟而納者也庚子先卒次彥卿殤陳出又嘗繼族子彥興國子生銘曰天篤皇祐保艾名世夢日公生墜星公逝道總羣流學本六經文明以止蔽藻帝庭守虛抱冲禔躬如砥如淵斯凝然斯峙粵有負嶠其視耽耽獨立不懼莫公敢餒考潤

樓衡託尚千古國之藩衛士之機矩厥迹彌隱而望
胥崇蒲輪三御迺正南宮典禮寅清式我王度大政
將聞歸田載賦煌煌明哲蹇蹇匪躬十事矢謨帝鑒
貞忠卷舒以時潛見不測譬彼鴻冥亦猶龍德及耆
而子既庶孫曾踰壯而第卦數復成稽公名壽史無
其伍維衛武公維師尚友爰乘大化神與天行勒銘
樂石永護玄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孫 鑛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吳山

今天下望以為相雖不相而隱然為世師表者我師
陸公是也公號平泉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曾祖庭
訓祖蘭父鵠皆不仕而父封公少鞠於母家家林姓
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
為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
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靜坐其赴會
試也不攜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
皆忌公觀公不携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
此人也榜出果然延試不得入闕甲以二甲第四人
送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

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閑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
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近古趨
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
知公比為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為宗伯公以編修
與均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寔止長公六歲
鄉黨禮固然耳壬子請假歸遂遷封公艱服闋不謁
補丁已起南司業分宜雖多私然待詞林厚謂公資
既深且清名素著不可以常調待之是舉亦特起但
不北耳是歲鑛受先公廢入南監每進監公必訓以
莊語待之一與諸生等辭色間不少假借鑛因是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吳山

師道尊嚴迄今每憶公誨語不忘也先公時任南禮
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遇從公來語未嘗不
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於郊外禪寺於時世方濁先
公謂公矜然絕滋垢每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耽枯
寂殆如野僧每無事坐室內則快稍涉事即如執熱
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繁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
耳先公曰不然惟不染之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
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辛酉起左諭德掌
院公至留都旋召兼侍讀引疾不赴乙丑起太常掌
南祭酒事公至留都是時文貞已當國矣明年冬進

吏右侍復引疾蓋公性恬澹前告先公謂南署可安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勵精不徒優游掌南雍時作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誦之隆慶戊辰起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明年奏復陸姓尋復起原官兼學上掌詹事府教庶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隨即起禮部尚書兼學士公屢召不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不出者然公於經綸事業定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衮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既歸矣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錢之謂日出處有義

獻後錄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吳山作

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已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目已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畱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主恩且司成家居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八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寔天子命夫豈敢桀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俟公謁即躬候公益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并井公退危

獻後錄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吳山作

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伯公二子也蓋兄弟間切磋皆敦道義遺榮利如此行數程應接日苦公自謂精力不堪執掌遂仍歸然自此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茲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彀地後見公驚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豈肯爲後輩屈且渠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

坐私關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殿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是時鑪爲舉子亦習業側舍隔一牆公午至暮去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徇詭傳召公接旨仍令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公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方以給事中避公遷符卿乃給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恐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襲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

少陽祠視額稱宋贈秘閣修撰公曰此何加於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益素志然矣疏五上乃許歸仍候起用頻行疏陳十事以副封投江陵江陵晒之既而報聞公前自南雍歸時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蒨蔚幽麗木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獵有馬公自著有記九首傳於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卑小而世欣慕之過於他園公此園益與埒也公昆弟三人伯處士諱樹芳季僉都御史諱樹德其後起也乃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史山館

溫公起潞公故事進公首揆平章內閣重務實一代盛典張司封擊節賞之會時賢意見不同鑣亦莫敢訟言公自失伯氏意常悽惻是歲季公自山東解節鉞歸持手道夙昔歡甚丁亥中丞復歿公傷矣戊子八旬戊戌九旬壬寅開立東宮 賜問者三自八旬卽給原米與人又加太子少保最後又廢孫男景元國子生又給子行人彥章月俸皆異數也大行蓋已丑進士是歲館選公遺書戒以無與試諸公卿猶疑之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俾便省規足矣公聞之曰荆石真愛我者也彥章秋以使事使道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史山館

用一人行一事皆默視公許可為輕重乙巳七月癸酉年九十七乃卒先繼族子彥璵國子生後生彥章彥璵子三彥章子六孫一公生彥章時近六旬矣猶及見其成名且見曾孫焉異哉葬邑之集賢涇銘曰吳舊四族厥右惟陸遜將贊相代有令望延及我明係不可徵三世舍光鉅賢乃生位高匪崇勢弗假榮輒臥於家名震八紘為商霖雨作周心膂大麓未登抱譽而處齒途耄耄 帝命有述記之惇史訓於羣哲三泐兆靈滙秀於涇表茲石城維 國儀刑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七

吳山傳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泗橋陶公承學墓誌銘 孫 鑄

夫吾郡泗橋陶公者豈非古之所謂大臣者哉今雖登上卿乃竟未獲展其槩徒猶以治郡稱則余有憤歎者焉公諱承學字子述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庚戌選南京湖廣道御史是時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飾詐蓄姦外挾虜為重 上甚任之鸞日以肆大臣與忤者類得奇禍公疏劾之奏上曰 天子方函珍食賜鸞家而疏畱不下家人甚憂焉已乃報聞明年鸞竟敗人以其重公巡下江又巡鳳陽舍所至肅然墨吏斂迹丙辰出為徽州知府徽故山郡持籌者徧四方萬金之家比比是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為豪久者至歷數十歲而相告言獄辭滿篋猶不止平居不甯輕出一錢富而益甚至賄獄則破家不惜且輕視官府以為吾貨是取之也訟不在大即口語有爭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為辭勝者戚里皆賀負者杜門憤恨無地自容矣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以此牽連不已公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為問者投賄者假權勢請託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壹切不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窮猾鬼氣折望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八

吳山傳

公門而心悔者衆矣特迫於習俗未能頓已耳公已
乃察其朴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面諭曰
聞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
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羸與有幾及今中已猶
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緹微耳何煩公府姑歸
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
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
而戮其腐骨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
不得實卽重坐葢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
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獄者止春半升糧因號
狀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九 文山館

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公卽以庫羨具直島夷
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公以顧役意
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旁郡見其疲於
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
相語泣下徽人相矜以行賈賈或數十年不歸前此
郡守惡其輕離家因重稅難之給傳人二金公自損
之令止出一銀迄今爲例庚申擢江西按察副使兵
備九江瀕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筭中無一
敵土物敵土慚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
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邊一笏扇一握受之景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十 文山館

慶還至黃石磯與賊魁袁三遇麾水兵進賊射斷我
 帆公舟幾覆益鼓眾薄之亦射斷賊帆遂斬袁三盡
 殲其眾 賜白金若干癸亥遷湖廣叅政分守澧州
 甲子晉福建按察使丁母憂隆慶丁卯起補雲南未
 行復丁父憂庚午補廣東旋擢山東右布政使時新
 鄭當國欲為鄉人擇賢牧伯遂擢公河南左使河南
 藩封眾祿多後時久者或遂不與公盡給以時謹權
 衡出入如一尤嚴飭諸吏惓惓於拊循悉黎去蠹無
 吝部邑吏惕然畏憚之王申召為太僕卿堂掾以羨
 全請叱之去前此為守巡自常祿外即傳金亦不受
 欽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吳山傳

日取蔬肉而已九江時所積至數百則以繕治郡城
 郡人勒石記焉抵京一日遷應天府尹萬曆癸酉轉
 南大理卿甲戌改北公為人凝靜寡言笑平居竟日
 端坐接人或不交談余時以鄉里後進謁公或旅進
 或獨見必有請乃得片言半語不則默寒溫者領之
 而已淵乎莫測其涯也無何晉工部右侍郎丙子改
 刑部尋轉左江陵相尚綜核為治其意欲以勤吏職
 齊天下凡工言論鼓聲名者多所不取名曰務實大
 約祖法家之意與公為同年友雅敬重公見公寡言
 而勵精以為與其意合深望助力公署刑部印聽獄

精審小大必以情尤歎服以為兼材戊寅遷南京禮
 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寓書政府舉公
 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姑遲遲行當即
 留此也公聞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
 事疑天下皆謗已尤疑正人慮或反戈向之其楚客
 入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浸
 潤若云陰為諸橫議者主相以已注向頗切惟公不
 伸私款方狐疑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傳某者楚
 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託以耳目傾南都皆折節下
 之候者盈於衢或拒弗見公不為加禮公攝工部傳
 欽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吳山傳

受商人金數為請在禮部治虎隸沈鉞罪傳又為乞
 命皆不聽傳大不堪遂譏公於相曰每事輒為異議
 會核諸司經費諸逢時相意者爭為相減冀博尚儉
 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私攜榼聚飲公意非之 上
 疏言臣禮官也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益
 以傳言為然京察先一年冬傳以考績至京見楚相
 益短公商大理為正者公姻家也時為御史凡京察
 後臺諫例有糾拾疏所刺事輒用赫蹏書之名曰訪
 單至期各出單眾共評之傳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
 公銜名也撫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商者商知

其意不應惶而已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敢上辛巳春諸公往見相出應劭者姓名則曰何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清德素聞相曰今九卿孰非清者應者曰難真辭耳數日內自陳疏當來以 旨罷之何如相厲聲曰不能待因出赫蹏曰第騰入即傳袖中單也公遂致政歸歸八年 天子採大臣言修先朝養老故事凡二品家居有宿望者月給米三石歲粢夫四名公與焉撫按薦疏凡七上四海皆想望公復出而公毅然不可奪矣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一日然不厭人語瑣猥雜陳聽之無忤未第時嘗授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三

四四

事公良久曰有是乎余忘之矣又問卽不答在徽時下邑人往往爲位書公爵里祀於家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真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釐於祠大會飲胙免者輒走愬或禱卜焉其賈四方者遇吾郡人必問公眠食狀若何子編修望齡嘗一至徽居人爭出觀之所過塞路曰此吾父兒邪父老有泣下者族子適楚日暮無所止遇徽賈相問遂曰君越人豈識吾陶父乎曰余伯父也遂邀入宿盛具款接之今聞訃則皆悲歎相告或詣祠哭宦在京者聞請 卹疏上則相率之所司頌公烈焉嗟乎昔黃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四

四五

業即徽績雖異靡稱矣即今公他治行皆為徽所掩是已以用未究故特用二千石顯焉不亦惜乎以余目所親若鄞聞莊簡吉水周簡肅其規模與公亦略相似然莊簡為冢宰簡肅為御史大夫猶為一遇惟公則獨扼於相也悲夫公生正德戊寅卒萬曆戊戌享年八十有一 詔贈太子少保 賜祭二壇遣行人某治喪公父曰庸齋公諱廷奎京衛武學訓導敦實行著正學演說沒祀於學官祖父曰方塘公諱試鎮江府學訓導好學食貧後皆贈工部右侍郎母商祖母馬皆贈淑人俱有誌銘言其先自台州徙不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聖五

受山簡

何邑初居紹興府後徙今居在城東四十里曰陶家堰隸會稽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恭履庵萬公士和神道碑銘

許國

萬曆丙戌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禮部尚書萬公士和卒於家計聞 天子為輟朝一日諭祭葬如令甲贈太子少保諡文恭蓋備典也公字思節其先鳳陽人六世祖曰勝者始遷宜興勝子壽壽子雄雄於公為高祖雄子政政子瓊瓊子吉吉為訓導桐廬配李以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生公與逮吉俱以公貴贈禮部侍郎配俱淑人公生五齡李淑人授白太傅詩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六 受山簡

輒成誦桐廬公異之就塾受小學輒傳所誦踐行之稍長遂遣從唐太史應德游世所稱荆川先生者也一見語合相與辨義利甚晰嘉靖庚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試輒高等屬分宜柄政繼之當署諫垣顧力請部得儀制主事乙巳副 周藩使事便道省覲重違二尊人以疾謁告明年桐廬公卒公三年不內免喪補精膳主事公又重違李淑人乞南遂改南職方員外郎迎養李淑人邸中無何李卒喪之如喪桐廬公免喪補車駕員外郎已徙儀制郎中仍南從公志也已晉江西按察僉事蒞鏡疏裁歲

供磁器以千計已晉貴州按察副使督學政黔故箚
峒壤錯卽儒生衽戈矛澗疎經術公時時前諸生爲
講說大義俗爲之化已晉湖廣參政撫苗苗曰吾今
乃得比於人叩壁納款者二十八寨時 三殿工亟
採木使者旁午四出轂擊於辰沅之道賴公曲爲經
畫得無轉徙已晉江西按察使而言官阿分宜意論
公違簡書期公趣駕歸已胡中丞公松撫江西疏白
公會分宜敗以故銜起家移山東已晉江西右布政
使已又晉廣東左粵民萬里轉輸京帑其費不貲公
著令稍徵轉輸費屬計吏并領之粵中稱便故事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七 粵山作

語事乃寢公且之京兆道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南畿餉條上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銀
專委任六事宿弊一清已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諸所刻革如督南餉時已遷禮部右尋遷左會華亭
罷相起新鄭公遂引疾疏四上乃得予告歸天下由
是益嚴重公與雲間陸先生齊名今 上卽位詔起
陸先生爲大宗伯而公以南少宗伯攝大司成事從
民望也已陸先生致政去江陵方欲傳公論收士譽
遂晉公大宗伯公見民間服用無度矍然曰轂下乃
爾何以觀四方因條上崇儉數事會留稷雜襲又奏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八 粵山作

杜倖門容慙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語多切至
觸時忌有方士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公持不可
會成國薨江陵欲贈之王意公以親故無所阻公又
力持不可於是江陵慙公而余給事中懋學以指斥
時政褫官江陵內自作間語公心冀一言爲解公顧
直詆其非江陵爲拂袖起有阿江陵意者劾公羸懦
宜罷公力求去竟賜傳歸已江陵敗 朝廷以公宿
德重望不宜老巖穴於是復起公南禮部而公再疏
引年 天子不欲以吏治煩公特加資政大夫正治
上卿然海內學士大夫猶喁喁嚮公而公不可作矣

悲夫公在仕未嘗忘退也卽退復起未嘗不引疾乞骸骨也蓋通籍幾五十年而家食者半然公在田間聞官家一政善進一吉人輒色喜卽一政批進一凶人當食輒爲廢七著得一忠諫疏必盥手焚香讀之其繾繾國家乃爾與人交務飲以和而介然絕不爲詭隨故嘗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卽華亭稱與公最契者華亭請老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公性廉儉茹淡衣浣黔土司或德公暮夜餽千金爲贖辭不納視篆豫章卻羨金五百在辰沉并水陸諸廩餼悉裁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十九

吳山館

之黔粵故多丹砂名香犀翠珠璣種種奇珍一無所攜初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徐詹事言公嘗治垣有奇石命椎以實垣工請徙他所公正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椎之伯兄士亨居桐廬公喪毀卒公喪之如桐廬公次兄士安以貢北上卒公卽殯而歸之公貴且耆矣然事季父恭甚不命之坐不敢坐得甘旨必先致之所至輒爲民設長利如黔建義倉七盤嶺開水道粵庫築石樓並蠲俸及斥公羨給之又嘗建大宗祠斥上腴田供祀事公

視身嚴不錯寸趾蒞官不爲赫赫名其當事嘗有壁立萬仞之操公之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銘曰彼慧之子倚學爲弄公獨斤斤繩言矩動彼夸之子倚修爲餌公獨悶悶濇權垢勢彼逸之子倚遜爲聲公獨噩噩批節漚名龍變善政豹隱善俗猗歟我公如金如玉 帝悼懿行錫之嘉謚吳會吉陽後先競賁公之精神與天壤終玄宮楚楚奕世昌隆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

吳山館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

保遠峰汪公鏜行狀

沈一貫

公初諱鏜孫既貴以義無所取請於上去孫而獨

以鏜行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汪之先越國公之烈

著於歛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之間而公之汪則所

號東門上路者有諱奉亨者元時為慶元路都目阻

兵燹入國朝遂占籍為鄞人泰亨生仕芳仕芳生

思溫思溫生公憲公憲生溶卿則公大父溶卿生子

見則公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母丁氏贈至夫人公之始妊也夢雷電煜煜已有異

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一 吳山

香在閣間則心儀之為佳兒矣生輒秀穎嶄露頭

角贈公常摩其顛曰吾門埃兒大哉年十四博記善

問以戴記遊於洋鄞諸生故善易抄為戴記者舜江

謝文正公與公族祖澤卿同年舉也常為公論戴

記贈公好之命公負笈之舜江遊長者故鄞有汪氏

禮而陸康僖公之孫文和善相人覓壻壻公公名益

起年二十三舉甲午賢書敷困於春官丁未上春官

時巴西陳文端公校禮經推為本房冠比大對高第

改翰林吉士已酉授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

受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諸少閣所業也公每為諱

小雅巷伯以下保其專良之志多信悅者丙辰充致

試掌卷官戊午持節封衡王己未滿九年考陞侍讀

庚申管理文官誥勅迨壬戌再充會試同考官倣春

秋得今太倉相公卷首薦之尋清武職貼黃十月陞

左春坊左諭德往視南京翰林祭明年署南京國子

監事留都士驕潘公飭規勵行六館之士蠲典甲子

上召還復管理文官誥勅秋典應天鄉試孫公世

芳副公卒於行館蕪以內事一切獨身董庀之還復

命充分校大典官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丙寅陞國

子監祭酒頒五倫條約禁止超墓及清醜廩之乾沒

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一 吳山

者以給諸生廸行敦誨文教一新其冬擢南京工部

右侍郎於是莊皇帝御極為隆慶丁卯所司奉開

讀事例改公別衙門用無何以大典錄成陞俸一級

已巳補南京太僕卿仍支正三品俸自陳乞罷復以

母老身病辭皆不允辛未復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壬

申改南京禮部右侍郎其秋召北為禮部右侍郎管

國子監事充經筵講官癸酉今皇帝初御經筵賜

白金綵幣陞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回部管事

仍充經筵講官隨充寶錄副總裁甲戌充知貢舉官

其冬考三品滿磨一子入監讀書乙亥橫被口語屢

求罷 上特慰留之兩蒙 欽遣將祀虔恭 穆廟
 實錄成陞俸一級賞賚甚渥丁丑復知貢舉八月改
 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兼管及經筵
 講官副總裁皆如故 世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仍賞白金綵幣戊寅 上兩宮徽號拜
 單恩及父祖加贈二代方是時則公已倦游矣固以
 疾辭五疏乞休 上念其不可奪准致仕給馳驛歸
 欽賜鈔幣以示優眷云公天性凝雅斤斤矩折規旋
 寡言笑無盱眙可尋起詞科三十餘年在嘉靖間時
 方沉濁不可以莊語而公優游奉璋索筆之事不為
 獻傲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三 曼山館
 感激悲歌之態亦終無餘染隆萬來雅意獻納壹稟
 於仁義 上常虛已聽納乞休之疏歲有葢自謂器
 非荷適思抗域外之想矣 上篤念老成端慎綢繆
 甚厚雅志求退分安止足可不謂善始善終哉卒於
 戊子距生於正德壬申享年七十有七守臣以聞上
 下禮部議賜祭二壇遣行人造墳安葬贈太子少保
 先皇帝裕邸時將以公侍講讀有所得之者公輒
 讓講讀南院篆缺將以某往某祈留擠公公亦不避
 自不佞見公雖宴驟爾雅外無媒詞詳略以震無熱
 腸亦無冷腹醇端體要前後如畫一葢詞林前輩之

度若此而公持之益甚云

狀傲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四

曼山館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

保謚文恪雲衢余公繼登墓誌銘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河間余公以曆庚子七月十六日卒於位部臣以聞 上深嗟悼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使護喪出少府金錢治葬如法蓋上之篤念講臣恩卹備渥如此公諱繼登字世用別號雲衢其先越人也高祖士賢北宦於燕占籍交河家焉三傳至贈宗伯信以貨行賈為公大父余公生贈宗伯伯思以貢入太學仕為東昌府史配褚繼猷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五 吳山館

講官旋擢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北海馮公同說通鑑時上希御法遂講臣具牘以進公乃與馮公議以便宜稍引古誼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談談効說經語辛卯與試留都壬辰陞右諭德兼侍讀典試武闈癸巳轉左庶子兼官如故甲午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乙未廷試充讀卷官旋擢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切諫其年拜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明年戊戌充知貢舉官會三品滿考詔中使齎羊酒至第勞焉子三代誥命大父母父母所為受今稱矣其年轉左郊廟大禮攝正卿以行公在講筵且十年皆與馮公共事而馮公再謁告歸里所直日亦公代進講獻納為多歲時受賜金縉及他珍異差次閣臣不可勝紀云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舉無慮十餘上皆留不下及再以公名進名又在後 上竟用焉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雷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不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討酷權織造開採爵祿無聊劫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人報旨

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狄道山崩湧土出五公復
 上言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為沴紫山開礦地臧空虛
 不能因脉山崩川竭陵谷變遷間閭窮困郡邑蕭條
 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
 動君父言數愈渚 陛下為天之子天以非常譴告
 尚可恬然數日不報公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
 為憂 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為異說竊佛氏緒言
 煇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為糟粕倫理法度皆為虛
 幻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
 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為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
 欽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七 曼山館
 勿使進奉旨挈為功令下學官釐正焉公自署部時
 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
 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 上意感動勅所司為具
 將行大禮而公既受特知四推內閣且夕且有後命
 亦不及少待卒矣名位固所不念國之大計於公志
 何如哉公為人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
 將穆然簡默言不出口即鞞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
 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條克即有不當常正
 色攝之始若不堪久而知其無他更信服焉居常廉
 儉不視生產學士同年曾公嘗過其里茅屋蒿徑一

如諸生嘆息而去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手
 少子從學官試夫人所為一語終不肯發貨產既薄
 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廩官無藏橐為文典重懇至
 以意識為宗不尚綺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為歌行所
 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開
 十八卷行於世生嘉靖甲辰比卒得年五十有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終
 欽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八 曼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禮部三

侍郎

曾魯

董倫

儀智

吾紳

蔣驥

章啟

金問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目錄

薩琦

邢讓

費閻

程敏政

黃宗明

朱廷立

張一桂

郎中

陳敬

楊循吉

劉崧

黃觀

易英

鄒師顏

李嘉

錢習禮

章瑾

李紹

艾福

汪諧

沈祿

馬汝驥

瞿景淳

滕員

唐禎

陳九川

員外郎

林鴻

錢萱

主事

尹昌隆

葛清隱

臧應奎

來汝賢

李逢陽

孫迪

王洪

吳凱

件瑜

劉元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目錄

金陵黃應登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樸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

禮部三

侍郎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魯神道碑銘

宋 濂

治古之時非唯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
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蓋自童卯之始十
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因范曄
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
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宋 濂

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誤定之集錄
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
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
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
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
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
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
目睽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
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
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承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

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

里者已久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祺宋宣

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世劉氏

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

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

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鼓杳

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

各攬其精而投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

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宋 濂

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
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
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
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
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
公集於臨州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
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
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
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激之書吳公亦居臨
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

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
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釋騷公召里諸豪
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推牛醜酒開陳逆順
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
號曰君子鄉及人 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
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補直隸滌者不一而足其
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
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
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請之議
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二 曼山館
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
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
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
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
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
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
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
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土客曹已受其
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
陳日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曰尚書詰之使者

不敢諱蓋日煜爲叔明所逼而死遂慕其位中心懷
恩故託修貢以規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
猶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
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起六階拜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
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成將每捕獲
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
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
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然吐血一升公猶力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 曼山館
問本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
咸見諸詠歌獨公誤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
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
作耶後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
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
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卒公蓄德熙和人
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
癯身選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
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
相繼捐館公投淚經紀內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

存其孤悻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
 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其出
 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
 經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史牘之繁簡署字文之上下
 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為濟世之
 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
 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彙辨誤
 藏於家他咸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
 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其坐官齋
 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 曼山館
 又復相視嗒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
 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
 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儼於公哉
 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
 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
 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銘曰氣化糾纏
 人文昭宣萬類斯甄今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
 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
 為千塗混其精猶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
 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執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

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東帛莫莫若羅俊賢
 兮袞袞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
 稽經日維丞丞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剛修
 兮所積之沈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
 閭閻邦之老臣兮媚學踉蹌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
 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
 星寒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

曼山館

侍郎劉公崧傳

尹直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國初
 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
 六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
 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
 為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
 上火龍飛世父驚歎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
 筆作文手為皴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
 九游南昌時善賦者稱十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為先
 列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辭之至正丙申應鄉
 賦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 曼山館

試報捷者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
 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
 蕩覆避地累歲無以為生會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
 平定公以經明行修薦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郎
 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鎮江
 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公歸奏之得旨未幾命往廣
 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
 萊州相視遭風海船時天旱冰凍衝冒風雪跋涉水
 陸凡四閱月以訖事在兵部幾三載升北平按察司
 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公持憲綱靜以臨之

考覈屬官以廉慎為先獄獄必求其生而不得乃付
 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為當罪而不怨作與學校刻石
 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役濶諸生而廢學考
 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大興縣學之側以宛
 平驛事繁馬少遂損僻路分添設走遞及設法關防
 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為政裁畫有方率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直惟
 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敕撰勝國公額時海國
 公吳禎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邵鎮襲封誥詞宋學士
 景濂嘗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
 有過之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
 尚書時侍郎陸某以察為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
 操鑑不失五月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十四年三月
 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則必燕語校
 時夏四月得疾遽卒 上悲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
 朕怪其候老朕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
 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有司治殯斂諸費皆官給
 遣御史唐壽諫祭其文首日卿有學有行云云公所
 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
 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

曼山館

增益租北平時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為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追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集行世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

史山館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故山東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州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陳說多長厚語 太祖高皇帝聞而善之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當 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

史山館

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為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與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文帝即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髹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嫉諍之謫河州衛吏縉與倫書祈援歲餘

倫為之言乃召縉還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
如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為時所重建文間屢
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文皇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
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及山

禮部侍中黃觀

大學志

黃觀字瀾伯池州貴池人父贊于邑城許氏生觀遂
從母家姓明尚書補邑諸生受業于元翰林待制黃
暉暉死王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甲子貢入
太學是歲領鄉薦罹外艱起復仍入監造詣日益深
同舍推服嘗繪父母墓為圖攜以自隨閱之淚輒下
辛未會試廷試皆第一拜翰林院修撰日侍 御前
敷奏明爽 上甚愛重每賜頌問命編寫省會等錄
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令觀撰成即書之
又令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 東宮
後錄 卷之三十五 十二 及山

講論累遷尚寶司卿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其姓會更
官制進本部侍中壬午五月往上游諸郡徵兵至安
慶間內難已平慟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
受辱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將執家屬夫人羅氏出
通濟門先擠二女于河即自沉焉觀遂招魂葬之江
上舟次李陽河乃朝服東向再拜于羅糾磯湍急處
給舟人奮棹伴為渡解投水死時年三十九都察院
右都御史陳瑛言觀及周是修等不順 天命請加
追修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竟不問水
樂末詔觀親黨有緝伍者皆釋之

禮部左侍郎儀智傳

儀智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敎官歷高郵知州寶慶知府所至寬厚得民陞通政司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湖廣布政司布政使簡易疑重得藩臣體間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即日召之既以為禮部左侍郎遇事是是非非不肯附會嘗正旦日食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心不能決智力為震言不可毋貽後悔上聞智言曰是朕心也竟免賀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三 曼山館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儒授皇太孫經同以智薦上喜曰得之智侍皇太孫數年啓迪匡益克盡其誠年八十乞致仕賜敕獎諭遣歸以永樂十九年四月卒

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曰大守不可犯

藏書

禮部左侍郎易英傳

禮部左侍郎易英湖廣澧州人洪武中自州學訓導擢工部虞衡司主事尋陞郎中永樂初陞河南布政左叅議調浙江十六年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奉命祀海神于杭州卒于道英寬簡不苛在浙頗有聲稱

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四

曼山館

禮部右侍郎吾紳傳

紆衢州人擢永樂甲申進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讀
書因同列言理刑事 太宗聞之遂俱擢刑部主事
治獄寬平有名稱尋陞郎中超拜禮部右侍郎 太
宗謂尚書呂震曰吾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既
而為震所擠出為廣東右叅政尋復職改南京刑部
奉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叅政素貪黷結權要
且以紳為故僚友紳竟黜之時稱其公還朝復禮部
至是卒紳性率直於人短長無所較視榮辱若不以
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有誚之曰拜官不祀先會客乎紳笑唯而已

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傳

鄒師顏湖廣宜都縣人洪武間以國子生擢兵部主
事陞工部員外郎又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永樂初
坐事降監察御史後陞大理寺丞 仁宗皇帝嗣位
陞禮部右侍郎未幾告歸省墓既還至通州病疽卒
計開遣官賜祭令有司治葬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
師顏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其卒可
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
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官終於位者
皆倣此例師顏小心謹畏廉介自持蒞事周密人不
敢干以私而議者頗譏其近刻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蔣君驥墓表 楊榮

士之生世有所抱負莫不欲見於有為然恒有弗克
遂其所欲者及其薦躋融顯方將效用於當時則壽
年弗逮齋志而歿可勝悼哉予友蔣君良夫實其人
焉良夫諱驥世為杭之錢塘人自少穎悟知讀書年
十二選為郡庠生從師受春秋經貫通三傳得筆削
之旨弱冠領江浙鄉薦登洪武庚辰進士第釋褐擢
官行人嘗奉命出使郡國皇華之光照映道路蓋君
姿貌清俊而神氣秀朗所至人皆仰其風采焉永樂
初以薦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既成賜白金綵幣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五 十七
葉衣陞翰林院檢討自是日居秘閣得盡閱古今天
下之書而學識益進聲譽益隆未幾復與修、永樂
大典承命為副總裁書成忽為人所連逮繫獄十有
餘年君處之怡然未嘗有纖芥不足之色人皆以為
難能謂非行素之士不至此也洪熙改元蒙恩得釋
陞左春坊左司直郎事 今上於儲官小心謹慎克
盡厥職既受勅命階承務郎且得推恩封父均美如
其官母妻皆安人 今上卽位官臣咸被恩遷秩遂
陞翰林院侍講與修 太宗 仁宗二聖實錄既成
有白金文綺襲衣之賜進翰林侍講學士不兩月天

官奏六部關二副之職 上特命廷臣各舉所知於
是得八人焉而良夫其一也遂拜禮部右侍郎命下
之日士林稱慶皆以為儒者之榮焉莫此為盛矣君
蒞事曾未兼旬而遽以疾卒嗚呼惜哉尚書胡公以
訃聞 皇上為之嗟悼親為文遣官諭祭命給驛載
其柩以歸詔有司為治墳塋恩德之厚蔑以加矣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五 十八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宛平李公嘉墓誌銘

楊士奇

李之先居平陽之臨汾大父諱仲智父諱師魯元季隨兄希賢宦遊燕都遂占籍宛平縣而公生焉公諱嘉字允堅天資凝重不妄言笑自幼卓卓有立志事親孝稍長縣大夫選邑學弟子員前大學士董公倫時為學教諭公從受業且暮自策勵所授書率誦讀數百過四書注釋雖老不忘已而念家貧親老丐歸侍養為師者初惜其去遂獻詩達意其辭懇切師憫而從之後選奉祠所禮生事 太宗文皇帝於藩邸敬恭祀事恒致其誠無幾丁父愛哀毀動人終喪不飲酒食肉覽父手澤未嘗不流涕而養母愛敬兼盡初世父希賢死於兵無子倉卒藁葬公念及輒悲竟卜吉壤備禮而葬焉 文皇帝靖內難預效守城勞時南兵逼城城外民有負母入城無所依者公避舍以處之且食之粟民母子得全其急義率類此內難平錄守城功召至南京有司奏授鴻臚寺序班數月 上親擢為通政司叅議且面諭之曰以爾誠實故擢真要地必勤必慎毋忝朕命公益盡心乃職一日奏事畢自陳臣有老母在鄉里無兄弟侍側願躬

狀後錄

卷之三十五

十九

及山陰

迎母就祿養從之既至時初建北京奉命董運木之

役於河南殫其智慮夙夜不懈後喪母哀毀如喪父詔賜棺及驛舟歸其喪服闋仍前職遂扈從北狩自是巡狩皆預扈從後坐累左遷鴻臚寺丞 仁廟御極陞左通政使又坐累左遷未行 上嗣大統復迪攷改北京刑部侍郎念其老不堪繁務又改禮部侍郎公雖精力日衰猶勉強事事未嘗少間再歲以疾聞賜勅褒諭命致仕又數月不起享年七十

狀後錄

卷之三十五

二十

及山陰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章君敞墓誌

楊榮

君諱敞字尚文別號質菴世居越之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父昇俱以君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某氏累贈淑人君自幼穎敏嗜學為父母鍾愛暨長為郡庠生師友咸器重之永樂癸未領鄉書首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績學中祕與修永樂大典壬辰冬授刑部主事癸巳命同諸儒纂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膺賜賚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鞠之多不服君察其冤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朔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君卒遣之明日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即盜也眾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外千戶何氏肆人掠其財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而自經死 大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得盜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鄰近二十餘家別取楮幣如商之數而以盜加之君察其誣辯理之皆得釋丙申轉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尋遷郎中丁外艱起復改吏部考功洪熙初賜誥命階奉議大夫丁內艱服除調驗

封宣德庚戌擢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禮君語之曰吾奉詔命至爾蓋小國一酋長能盡禮於使者即所以尊敬 朝廷何用白為利聞即趨拜坐于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為巧媚辭欲眩以聲色君正色待之終不為動及還愧嗟珍異一無所受利曰假此以將誠爾何拒之甚君曰吾奉命令爾撫輯一隅以廣 皇上一視同仁之恩豈為賂至耶利乃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即閉關君忖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君復奉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比還却所贖如初麟不敢更進蓋知君不可以利動也 聖天子嗣位之初平陽王復封晉王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為請君受命往理之至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悅君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乎且 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未幾遷左侍郎君之蒞政思慮精審防範周密以國

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事或
 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為奸
 於是白尚書胡公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
 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獲適宜奸弊頓革嘗
 有點吏嗜酒怠事且增損公牘即寘於法羣吏自是
 悚息不敢為非太醫院每舉醫者人往往假以復怨
 及徵至多弗諳醫君察知之遂偕尚書奏革其弊比
 歲僧道數給度牒輒以千計君與尚書請依洪武例
 三歲一給凡僧道出家及舉為僧道官者止於所居
 封內不容越籍日濫四夷貢使日給壞飯庖人每侵
 歲後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漫山館
 剋之君聞之曰小人為口腹計而使 朝廷薄懷柔
 遠人之禮可不禁乎即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通事
 者或給不如數乃從而督治之自是遠人以為 朝
 廷待之加厚也君生洪武丙辰歿正統丁巳享年六
 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君為人性質
 端厚接人待物意氣豁然矧貧濟難尤克盡心在刑
 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
 又汲汲欲拔之既而許果膺薦為御史歿又為之經
 理喪事恤其孤孀尤既老遣其子代戍而窘甚乃贈
 以衣裝金幣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其輕財重

義類如此君問學優裕為文簡暢所著有質菴稿藏
 於家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漫山館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諡文肅錢公習禮神道

碑 王直

公諱幹字習禮以字行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吳越歸宋子孫皆顯仕其為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昕遂家廬陵三傳至貴和徙吉水諸源為望族曾祖以吉祖立志父好德母陳氏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愛凡所師友者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腹藁莫不奇其才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中第十時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間縱觀聖朝政化之美聲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觀之

狀後錄 卷之五十五 二十五 吳山集

會同而才益進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尋陞檢討參史職甲辰會試命公為同考八月 仁宗皇帝即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元年賜勅褒贈父母及封其妻勅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 仁宗皇帝升遐 宣宗皇帝正大位勅修仁宗實錄公亦與焉時有詔許焚黃公承命以往丙午促召還京偕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完修實錄二年春闈則命公為同考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公及文臣賦詩以進賜之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奏請考官命公為之十二

月朔是日霜寒甚命光祿賜在廷文臣羊酒以禦寒曰皇祖考在位每旦常有賜今朕多事忘之汝勿忘五年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考禮部會試陞翰林侍讀學士蒙給誥命贈父以已官母與妻皆贈宜人痛寵命之不生及也哭之過哀七年駕過史館有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蓋是時天氣清明聖心悅豫懷賢覽古悠然天趣之高發見於吟咏于此蓋可見也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乙卯春 宣宗皇帝晏駕 今皇帝即位二月上 宣宗尊號賜白金秋九月詔修 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

狀後錄 卷之五十五 二十六

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經筵詔可其奏公與為講官三月 上臨軒策士公讀卷勞以羊酒賜宴於禮部戊午四月進 宣宗實錄 上御奉天門慰勞甚至賜白金文綺織金衣襲陞翰林學士賜宴於禮部八月應天府鄉試命公為考試官四年充廷試讀卷官六年考順天府鄉試七年壬戌為行婚禮賜紗衣紗帽金相香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 上祇謁先聖躬行釋奠禮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以書易進講從臣坐聽公與其列七月八日上章乞致仕弗允且降勅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舉以聞

公舉所知而人以爲當十年乙丑禮部春試 上復命爲考官三月進五倫書蒙賞賚冬十月欽陞禮部右侍郎公以老病懇辭弗獲諭使就職 朝廷稽古右文事多由禮部公夙夜祇懼惟恐有弗稱 上又命兼署吏部公益謹畏不自寧求去益切 詔許之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公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人莫不以爲榮而喜聖德之厚也公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君子薄之至姻戚故舊亦無悖於理者在位三十餘年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敬樂于教人學者亦樂從之游典文術者八讀卷者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七

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以揚太平之盛美及得請而歸頤老于堂子孫侍教者十五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爲太卷有應制集詞垣續稿歸田稿藏于家後世傳焉天順四年九月嬰疾卒春秋八十有九計間 上爲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爲治祠墳謚曰文肅

禮部右侍郎金公問傳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少受易俞貞木家貧無書從人借讀無不通解永樂初被薦爲司經正字時宮僚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洪熙初 命待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見獎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正統間調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義聞流著平生閱復否泰相尋而不變所操製述雅健精采善書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

魏晉筆法星曆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有集若干卷兄聲亦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見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子汝進太僕丞

禮部侍郎章瑾墓誌銘 陳 循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章氏世家浙之會稽予所同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右侍郎曰敬字尚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部侍郎諱某配某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葉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兒不凡汝善鞠之趙亦鞠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即能嗜學宣德丙午其父以今吏部尚書趙公同為吏部郎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連試禮部

欽從錄 卷之三十 二十九

羣盜用欽間以謀於予曰間參議楊信民素為廣州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瑾皆往盜必聽焉今信民以誑誤謫守邊關奈何予善其計為力贊言於 上遂起信民為右僉都御史以行役信民至廣東民有被賜從為盜者問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就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為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距其生永樂丁亥享年四十有四用欽為人志剛而不肯苟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已所自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親喪祭葬惟謹

欽從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

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額必有遺才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數年為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徐某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簡用欽為副使正統己巳他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比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廣州復簡用欽巡撫廣東兼治

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故其兄與族愛諸弟尤甚得其歡心為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交游至盜者不為曲徇所敬憚至切者不為苟容人固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為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眾論可否有未當於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水旱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奏之惟恐後嘗厭四方縉流來請牒於禮部眾至數萬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賻助之俾得歸其鄉又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

宅不能自顧用欽爲綜理如已有寓所得直之
不遺纖悉其尚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詣施爲
殆所謂有莫之能禦者矣而遠於斯以止悲夫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禮部右侍郎薩琦傳

琦字廷珪系出西域後爲福建閩縣人宣德庚戌進
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景泰辛未陞禮部右侍
郎壬申兼詹事府少詹事至是卒 上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葬琦爲人狷潔不苟合文學亦有可稱在禮
部雖無建明而自守甚篤人亦無所非議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安成李公紹神道碑

彭時

公諱紹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雲南歸過 宣宗皇帝銳意儲才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用而公預焉其優禮給賜一修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涕瀾學以大進乙卯 英宗皇帝嗣位推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

林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為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成賜白金文綺加錄秩并賜宴西苑已未以刺員賜歸鄉里期年驛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已巳服闋之官踰月滿九載陞修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于土木朝士多遣家南徙公口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遺庚午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推服尋奉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為文禱於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歲賜誥進階奉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午預修

寰宇通志成賜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冬陞學士賜二品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東駕講學于文華殿尋陞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闕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久矣次早召吏部陞任公問者為之驚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朝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多此特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諧公奉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

舉翰林一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朔口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朔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已卯夏四月賜諸大臣遊西苑且命內臣陪宴盡歡中有醉失儀者公執禮益恭諱既歸復為文記之辛巳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如制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峻却之弗顧甲申 今上即位命翰林纂修 英廟實錄以公為副總裁歲二年書成公沾微疾即上章求解任 上察識其誠許暫歸俟疾愈復來時成化丙戌秋八月也既歸疾反

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不出耶公曰
吾老矣出將何爲辛卯春國子祭酒爲其屬所構去
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
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
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授洪武初起致仕尚
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爲祭酒疏入 上卽日降勅
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夫初聞召
公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欲與斯文耶何
奪李公之速也 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
曾祖考諱慧龍學行爲鄉里師祖考伯魁考遵武俱
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妻曾俱贈淑
人子男六公體貌豐偉識見明敏苦刻問學少壯至
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
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
購求之故積者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
得於歐爲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
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
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於
學者獎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
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五

德如此平居以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遠政治
弛張之宜參稽辨折壞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與
逆料人之情僞驗之日後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
爲職者二十五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苟典禮八
年一以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
不讓能始爲檢討卽以剛直得名楊文貞公深加器
重比寢疾 英宗遣內侍詢人才文貞舉公輩五人
以對當時雖未及用而歸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
林每後公大用以展厥蘊而遽止於此宜乎上下交
悼之不已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五

禮部左侍郎邢讓

禮部左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司業張業成化七年三月俱坐罪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鈔已而折錢當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頗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為公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法當責諸有司者不復文移一切任意為之故所用尤夥又不立案著籍莫可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舊無所更革禮科給事中成實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以許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七

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給事中御史據時所奏詔交章劾之有旨併逮讓等刑部乃遣官覈實監丞黃明善用言激怒之又案籍無可據者但用查估為數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文俱無歸著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讓自獄中復令家人申理因奏翰林院學士萬安李奉平日與已有隙故倡此說陷已都給事中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言其事於朝且以危語動刑部使傳致已罪奏上乃命會官雜治廷中讓等猶不伏更命御史覆覈遂坐讓鑑業前罪論斬贖為民典簿王允併

以倉糧受賄罪充軍時等杖徒有差既而監生盧楷楊守陟等連名訟其寃下法司議寢不行讓字遜之山西襄陵縣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景泰初疏言迎復大義 景皇帝委曲批荅語在 英廟實錄中天順八年居父喪未終以修實錄召起秩滿陞修撰成化二年陞國子祭酒五年拜禮部左侍郎未及再期而免初讓為祭酒欲聲聞出前入上創立勅諭學規等碑修國子監通志躬課諸生誦小學以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以是稱譽之其致毀亦以此其費用會饌錢有不悅者已讓其後讓既陞去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八

簿王允遂專其利以致衆論沸騰株連及讓免歸數月卒年僅四十五讓負才氣詞翰亦清勁然強忍狹中意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柄用而勢力相軋者忌之故卒及禍鑑字緝熙直隸長洲縣人父潤以事發戍邊道京師棄鑑入神樂觀為道士鑑性明敏見儒書輒成誦因改習舉子業正統甲子領順天府鄉薦戊辰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初充經筵講官進修撰天順中預修大明一統志侍 東宮講讀丁母憂召修 英廟實錄疏乞終制許之服闋進侍讀仍預纂修成化丁亥實錄成進侍講學士陞國子

監祭酒時祭酒邢讓陞禮部左侍郎而鑑代之鑑以讓年甲官資俱後於已而反補其闕心懷不平適鑿錢事發鑑自以歷任未久顧所用不多而用各有故方幸其敗及下獄扣所歷月日錢多不能花銷竟與讓同坐除名始悔恨然無言鑑為文辯以筆札適勁雅有時譽而吏事非其所長又好談論喜許人陰私恒傳誦無名子詩以譏切時事是時京師有司寇陸三十之謠刑部尚書陸瑜疑鑑所為而該問官又或為人主使故於鑑無所庇惜云業字振烈江西安福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九年考滿陞國子監司業嘗署掌監印而皆在未以錢折鈔之前及折錢業未嘗一支用故其被鞠祭酒邢讓頗為不稱究而法司並坐之亦除名業質實敦厚言若不出口而悟理有造詣諸生多就講解為文章坦易明白通書經嘗自為疏是正蔡氏傳并纂集禮書未成而卒

禮部右侍郎艾福傳

福字天錫湖廣襄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初巡按山西考覈官庶黜不職者九十人旌其能者七人審錄重辟有童年十三分盜賊米一釜憐其幼特請釋之遂用是起名三年復按浙江以父喪歸八年擢光祿寺少卿十三年陞卿凡典御膳及諸供應皆區畫有定十四年上疏請省異教供餼坐繫詔獄奪俸六月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累上疏乞歸始命致仕家居八年卒年七十三訃聞賜祭葬如例福為人通儻習于世故晚在光祿為近幸所侮不能堪累乞退避竟遂其志以去人亦以是多之

禮部右侍郎費閻傳

費閻字廷言號補菴鎮江丹徒人成化五年禮部試第一第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同考禮部與經筵陞國子司業秩滿陞春坊左諭德仍管司業事未幾陞祭酒弘治元年 孝廟初開經筵簡充講官 車駕視學賜坐講彝倫堂褒諭宴賚士林榮之及直日講遂改少詹事兼侍讀同修 憲廟實錄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再越月擢禮部右侍郎病滿三月例停俸 詔特不允弘治六年六月卒年五十有八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為營葬事閻長身偉貌論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汪諧傳

汪諧字伯諧浙江仁和人少時冒順天香河縣籍舉京闈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纂修 英廟實錄成化三年陞修撰九年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十三年陞右庶子侍 上於東宮講讀 上登極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後以疾在告久請停俸弗許弘治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遂請老許之十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給驛歸其 喪諸儀度整潔深中簡言笑慮事周悉晚益慎密方 嚮進而困於疾疾弗究於用其父登舉進士為監察 御史坐法遣戍諸子勿讀書諧既貴弟篔亦舉進士 及卒子登蔭中書舍人舉賜皆繼舉進士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二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

程敏政字克勤直隸休寧縣人早慧年十歲侍父信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以同修英廟實錄書成陞俸一級九年秩滿陞侍講充經筵講官復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三年秋孝宗皇帝踐祚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是冬被劾去任弘治六年召還仍供舊職尋陞太常寺卿掌院事兼修玉牒八年丁母憂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五

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上章乞終制從之服闋還京未至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見遷禮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講讀十二年春奉命主考會試言官以任私幼之逮繫數舉于獄久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弗遂乃自請廷辯執法諸大臣白其事以聞詔許致仕時六月方盛暑甫出獄四日以癰毒不治而卒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敏政為人秀眉長髯風神清茂善談論性復疎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為時輩所推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封錄新安文獻志詠史詩宋遺民錄真西山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程

氏遺範集宋紀受終考道一編儀禮經大學重定本及篋整稿若干卷藏於家敏政以少年擅文名以文學躋侍從自是以往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內結輿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幼其主考任私之事實未嘗有蓋當時有謀代其位者嗾給事中葉杲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禮部右侍郎沈祿傳

祿字汝學順天府宛平縣人由舉人授通政使司經歷祿妻為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姑弘治改元皇太后正位中宮祿遂超遷本司右叅議俄轉左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使壬戌改禮部右侍郎仍掌司事卒于官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祿以恩澤致位九卿道逢之異近世所無然其人篤於友愛少失怙其兄浙江僉事舉教之有成後舉故政家居祿事之恭撫遺孤曲盡恩義人以是多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五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左侍郎致齋黃公宗

明神道碑

霍 韜

黃致齋諱宗明字誠甫先祖薛姓至致齋乃復姓曰黃先是致齋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致齋祖瑛為廬陵教諭國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言致齋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迨登第正德甲戌歲首疏復黃姓別為祠祀薛祖禮也乙亥授南京武庫主事己卯陞武選員外郎宸濠反上江防三策上諫南巡疏 武皇帝幸南都百官服單甲衣以朝致齋約言官面奏不宜服襲不果遂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六

病歸寶嚴山中辛巳陞工部屯田郎中不起癸未補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時羅峰見山疏議大禮百僚醜詆曰姦邪致齋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敢議我 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叔繼姪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十疏卒正典禮乙酉陞江西吉安府知府下車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次平巨寇次治奸吏次決健訟次行清里法次行團甲法次修義倉行備荒法皆有條緒丙戌轉福建鹽運使丁亥召修明倫大典丁母夫人憂弗克行已

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為疏以進疏略曰 帝
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為切近又曰 宗廟薦祭竭誠
致報防奢止欲養德養身不可不慎又曰乞為中制
使祀有常式薦有常品饌有常味賓賜有常格多寡
有常數貪僂無所於利 上嘉焉著為令又應 詔
言四事一曰求才二曰勵志三曰定計四曰責任皆
切時弊壬辰陞兵部右侍郎編修揚名以言事忤
旨窮治主者特疏陳非罪 上為霽威仍出叅閩省
政癸巳冬 特召補禮部右侍郎乙未轉左侍郎丙
申冬十一月卒於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侍郎西玄先生馬公汝驥
行狀 王維楨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
先山西臨淄縣人有諱仲謀者宋季兵亂避地因籍
綏德故馬氏遂為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
震生永盛永盛為壽官生懿號煙山公馬氏自煙
山公始讀書為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
貢為夏縣訓導陞萬全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
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驥次汝驥皆側室王氏出教
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俱
庚戌後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為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山
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有月墮解宇中取而抱之懷覺
異之以為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全棄官攜先生
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
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於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
以為年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
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先
生為人沈毅有大節已卯中 武皇帝且南狩諫者
輒獲罪後編莫敢諫者先生曰即長罪寧不為宗廟
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

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 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為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積中封之所請或干法得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積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為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者賄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為葛解甚力不聽竟致于法威震于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附本

部中辛巳今 天子師位錄前諫者忠詔知州還為編修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為同考官以觀卜才氣取士士多類已乙酉 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辯而正賜文綺司業歷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

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于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為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愆格不解其所約有愆跣跑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故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陞禮部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為宗伯官詹松江孫公為左侍郎而上典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冷覽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禱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 上言馬侍郎賢 上由是知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為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觀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有一 上聞札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 上悼之為遣官致祭護柩歸 勅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履謚曰文簡陰孤逢乾為官生皆殊渥也今其不灰得乘會欽起

佐一明主濟昌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惜死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禮部右侍郎朱公廷立傳

胡直

朱廷立字子禮其先徵之婺源人高祖志先始著通山居焉登癸未進士授諸暨縣令暨鉅且煩號難治立至一以德子之新覺社勸農桑申鄉約榜訟誠而義倉義橋義塚之設凡以惠民其尤惠者均里甲止海塘夫歲省夫銀力各萬計治稱第一晉拜河南道御史既去暨人建祠祀之少傅謝遷為之記其政於石立在道激揚達體嘗陳城朔方足兵食二議已丑巡兩淮鹽政作商減九以諭商御史誠九以白厲又條陳鹽法宜行事鹽遂通課益昔百七十餘萬上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長山館 褒之曰功勤可嘉資以金幣辛卯巡按順天肅憲貞度有埋輪風時元宰濁政立抗疏論列人為之吐舌又條陳六事切中時病一時無不欽手以避者壬辰巡按四川首疏停採木之役民獲更生土番夷釀亂松潘梗貢道為邊患 上怒命將征之 勅立督其事立冒險疾趨壁壘親授計將大舉兵會銜立者以他事罪立使閑住立曰天不欲我需成功乎乃賦詩院壁去有一寒豈是封侯骨萬死寧忘養士恩之句無何功臣各膺爵賞錄不及立潘都御史至眾論民謠會謂立功當首敘將領中至有願移已賞以賞立

者隨按實及摘立詩聯奏之 上嘉嘆憇賞復其官
 適順天缺督學御史遂推立馬至則倡明正學敷揚
 聖訓崇雅黜浮先德後藝一時體變遠淳丁酉陞南
 京太僕少卿克勤牧政已而懇疏乞歸養母比歸自
 謂旨膳不煩他室儲然膝下人比之老萊子云越歲
 母終哀毀踰節服闋會 詔大臣各舉堪任邊方撫
 治者南僕正田濡等首會舉立拜僉都御史丁未權
 大理卿應 詔陳慎刑名清吏習正士風三事中外
 聞者無不曰真救時之本也戊申陞工部右侍郎已
 酉轉禮部右侍郎有嫉立軋已者諧諸言官論之獲
 錄後錄 卷之七十五 李士 夏州府
 以閑去少師徐階深惜之欲以身決其去就既去人
 意立弗樂立曰君子進而行其道則優游廟廊退而
 修其道則優游田里何往而非可樂者至通日惟課
 子賦詩而已先是厥考嘗從陳獻章游因以聖賢之
 學期立立後又得王湛鄒子輩相師友學益遂觀其
 知行合一之論心性即仁之說事心事天之旨正學
 正道之辯率皆根本之學有實見也且篤於孝友兄
 喪撫其孤如所生至讓以居宗黨貧者輒賜之持身
 訓家咸以禮子姓而下皆循循率由矩度又善誘後
 進士以問業至者語終日不知疲義所當為如學校

圯則倡修之其費多已出平生不計謀人過至於事
 關利害有可庇一方者則喜力言之雖嫌因避嘗書
 四事以示同志曰君子無道人之過無沒人之善無
 逞忿之事無詐偽之行得非發其所身體者以諭俗
 與自癸未通仕籍迄今餘四十年其仕而歸歸而起
 起而復歸者凡二十有六襁絕無一字抵政府其所
 以齟齬者恒坐此也是以臺臣入楚省章劾數十上
 雖弗克用以竟所施而隆名晚節固已焜耀於中外
 矣丙寅復卒於正寢所著有兩厓文集行於世

錄後錄

卷之七十五

李士

夏州府

瞿文懿公景淳傳

王世貞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仿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天子賜之謚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遜齋公者薄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久之博士弟子聲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

藏微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五

之肯而不為路狗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滅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衛水楊先生識公以第

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

二先生授翰林編修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誥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

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秦太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

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亾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二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俸公感奮曰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會病小間強自力北比朝留侍經筵修先帝實錄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上廉公憊狀憐之予告歸

除微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不及一歲而卒計閣上為下所司治葬諭祭二壇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情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其佻使懷慶日而鄭上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儀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上已密使謂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謂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
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
往往為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
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遊度之不如不倭日視也
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
不倭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
欲聞之誰為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
夫生之箴我然數已目攝公矣公領治詰勅而陸太
保為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
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勝騰挾兵部移以請公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李七

不可相嚴為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公發笑不
頷曰公毋測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擇去竟不敢
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
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手抗顏者
耳居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笑不答當公所不
可若氣勁甚而要歸于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
迂數迂公多吏謹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
請曰是迂故多吏謹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
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收多天下賢士大夫
而最著者為今元相李公所為程式文行世誦之以

為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覽而應之有
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
公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以故天下
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為怪初道
病欲歸而貽書李公曰諸在 廟廊固重用賢矣而
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
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
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
公欲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
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遍舟公厲聲叱之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李八

吾在何為者即應聲滅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
盡用而人怪之以此有丈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即以
公廢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嘗 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瞿文
懿公者然豈能為稱公哉 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
諡可指數也而公獨與故儲公瑾其為第一人於甲
辰同其諡同其以文行當官慎勤同佐南銓而不及
相以下壽終同皆名實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眇
小言天下事動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
之致慨於瞿侯有以也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陽張公一桂墓志銘

趙志阜

公諱一桂字稚圭別號玉陽其先自唐相文確始徙居吳再徙居歙為歙著姓更傳二十八世而有福高者為公祖福高生清是為公考贈殿講贈公少行買大梁室劉太安人因家焉張氏之居大梁自贈公始也贈公所舉子惟公意不欲令徒業公既警敏自喜乃言于贈公請業儒不成去而買未晚也何為諸生治文章有聲年二十餘為嘉靖辛酉遂舉于鄉贈公乃益大喜謂兒能以儒買是孰與黃金滿籬哉壬戌

狀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九

罷試春官而贈公捐館公何奉太安人居所為文章日益工戊辰成進士選入為庶吉士即有志經世之學與同舍郎下帷講業自古文今文以至國朝掌故不蒐獵其實而涵茹其華庚午授官為編修而公之所養固已弘且鉅矣壬申持節冊封 德藩禮成還報適公滿三年考會 今上改元覃恩得贈父為編修母封太孺人甲戌分校禮闈又嘗預修 穆廟實錄錄成而晉一官為修撰賜白金文綺賜南宮真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誥勅丁丑 世廟實錄成復進侍講宴賚賂甲戌已而選直起居注時則江陵

相君奪情之議起同官以抗疏得謫予與豫章張公

習公等上章力救公實與馬章既寢不報予與習公相繼謫公亦遂拂衣去迨壬午江陵沒而予與公始還居禁近是歲公以侍講滿考再充經筵講官及分修大明會典而先是戊寅大婚禮成贈公及太安人已受錫如今稱矣甲申乃擢為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益公至是始得官五品時論頗煩積薪為公望公不為意也乙酉充日講官嘗以 聖節從輔臣後拜 上賜有差其年錄士順天與南充陳公典厥事會浙士有以詭籍預選而中貴人子弟多披黜落乃

狀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一

為畫語中公有 詔薄責公卒無它狀竟得 旨調公南京公遂調南京兵部員外然公任柄文不任覈詭籍法不當調即調不當即司馬公亦竟不自理也趣駕之留都諸省郎則皆與避公公敢與公為顏行而公傾與之罄折委蛇無少幾微崖異之色尋以使事奉太安人還里戊子擢南京國子司業次年即拜南京祭酒辛卯入公為太常卿管祭酒事未至復還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壬辰秋改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又轉左時公業抱疾疾行至永城遂不起所言不及它唯以不及報 上恩及終事太安人為恨

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三耳嗟乎傷哉公丰標秀異雙眸炯然人目之若玉山巖電生平不妄言笑而與人則必飲之以和親身務為嚴潔不以取予一介致受緇深其積官皆以資次終不肯錯趾岐路以希速化亾論抗言江陵時即新鄭與吳門相君與公並有枌榆之雅公絕不為蠅附新鄭嘗揖公于同鄉稠衆中問乃知為公見者始嘖嘖難公矣公至性孝友太安人操門內廩廩公率安人侍之事事慈飭即米鹽至纖瑣必見諮請不自為政也安人雖貴公必令率諸姬躬調修髓進之太安人太安人不一舉七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二

即公及安人相顧失驩又推太安人指字其女弟有恩當太安人在邸念其女早寡飲泣思歸公不難為母請急御板輿從太安人歸也先殿講公難以買起家然不為僱促牙籌態公承之乃益務為儻好施嘗取負責者千金券焚之曰以此明大人不貪家居當成儉必蠲租餐廩賑諸飢氓而收其歿無歸者葬之仰環公百里而居者人人德公矣公讀書有玄晏之癖多聞強記始卒不勅以故在詞林特以博雅著聲尤習於當世典常凡吾儕有疑事就質公公懸河出之不啻跡諸故府為南司成時引經據禮以訓諸

士事皆有程模即南士靡得公而胥化者其衆蓋公惟務實學學務實用故所試皆有績效使假之年以大究其施其建樹必非人所可及而今已矣嗟乎傷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二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有垂直線格。

禮部郎中陳敬傳

黃佐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幕官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郭寇竊發來攻州城敬不欲為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眾寡不敵其下欲退敬頓目大罵買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 命有司恤其喪

文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曼山

禮部郎中滕君員墓誌

丘濬

止統己巳秋奉議大夫尚書祠祭清吏司郎中滕君 扈 駕北狩歿于王事又明年蒙 恩褒卹進其階為奉政大夫贈其父如其官母黃為太宜人封配劉為宜人君諱員字尚默先世南陽鄧人隨宋南遷因居建為歐寧人曾大父緝大夫通甫父子慶俱不仕君幼以開敏聞于鄉鄉之父老異之曰滕氏子年幼而質粹不凡子也年十一補郡庠弟子員庠之師儒奇之曰滕某質厚而性敏遠大器也未幾領鄉薦卒業太學聲譽焯焯日起同舍生成心服之正統己未獻啟球 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 曼山 吏部考送居優等得廣之韶州府同知一時同選者咸謂君才與官宜無異言者之任值歲歉公私無積貯守以下無籍手地公至傾囊得白金若干兩告罷鄰郡命里者籍民之窘甚者朝夕給之全活數千人郡治舊為淮王府王遷國之饒得請復為郡其規制侈大非人臣所宜居又吏胥公退無所於處往往雜就民居召截長縮大削雕還樸復為郡治如常式又度地為吏舍限其出入絕吏民交構之弊自昔郡吏惟取充數鮮有通文墨者動輒假手他人君痛革之凡上下文移具為成式以示吏俾其如式草創而為

之潤色焉受其指畫者後皆通習所部地介江閩湖
三藩之衝主戶少而客戶多少拂其意輒相扇弗靖
而翁源乳源二邑尤甚君躬行巡省揭榜開諭許其
占籍遂與編戶無異凡郡之政君方一一興革之以
丁內艱解任吏民不忍君去至有垂泣者比聞君服
闋當之京耆老數百人詣 闕乞再任之朝議已除
代者不允君適至遂有祠部之除清白之操賢能之
聲著聞遠近在郎署踰三年即北行卒年五十有二

狀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五

禮部郎中楊循吉生壙碑

自撰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
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
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虛右有
丘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
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
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
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於 國
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
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于中性忠勇策

狀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六

名霸府戰歿妣陶守節孀居洪武中選為內庭姥姥
供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火配莽衣冠者是已陶
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
仲氏商閩尤富慶屋跨里叔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
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
非顯融亦不下幾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
人之兄擢解元于正統間官至三品楊美儒自此始
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天成化甲辰
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幘簡青袍入參
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 孝廟時五王冊封

備員執事護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觀 龍顏事竣賜
宴直房并賞羅綺福薄命寔痞瘠內攻食米日三合
忍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
次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繇輿迎賜二親輿報劬勞
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木歲清寧宮災下 詔
求直言不揣應 詔上疏請復建文尊號以禮文事
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
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既
而謚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嘿性偶好書結
廬天降院折松枝為籌課麟葩經稍通章句傷涉子
猷後錄 卷之五十五 六十七

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
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山
農共觀非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鄉埋頭隱
几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跡亦不尤人自是
年益老耳曠目昏龍鍾強步起拜必俛扶自知去矣
不速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
二人一從北上惑僕逸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
柩在殯所庶生二胤尚幼頗賴應門不得肆學書無
紹焉有墳自築前谿後城亦足偃卧文集方斟酌未
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
猷後錄 卷之五十五 六十八

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煙
 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
 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飽乃生變化陰陽互遷
 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
 裸葬非虔從容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
 無非糟粕不希流傳且夫主也憂次則否遠恥辱平
 恩仇萬苦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鴻濛游錫汝
 長眠萬緣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丘自古有歿聖者
 垂休曾啟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切利瀛洲纏綿
 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來委順至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本七

詞贊

獨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莫酬亦負
 國極自同好游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而
 得志遺讓領厄人百遐棄夫亦何愆坐不富貴終當
 舉手永謝塵世陳詞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狀

禮部郎中西園唐君禎墓表 顧清

正德丁卯夏四月八日禮部郎中西園唐君卒于官
 西園諱禎字元善姓唐氏其先本汴人宋建炎初有
 貴一將仕者扈駕來江南僑居華亭之白沙里其後
 子孫遂為華亭人曾祖諱璟祖諱玉並隱弗仕父塘
 號勁節以君貴贈兵部車駕司主事妣周氏贈安人
 君生而穎敏性復淳厚鄉先生見者皆器之家故饒
 財而能自刻勵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隨清苦如
 寒士不效年而學成以金山術學生領成化癸卯鄉
 薦丁未推進士術之有學本以教武臣子弟而民間
 俊秀附之然未有登進士者登進士自君始其後曹
 君文蔚乃繼之故術之人以君為破天荒云弘治初
 修 憲宗實錄分遣進士詣四方采摭時事以君往
 浙江君悉心搜訪其所纂輯視他省獨精詳諸公稱
 之時勁節與周安人並無恙君切于晨夕即以疾渴
 告歸承顏視膳雍容膝下者踰三年而周安人卒沈
 喪哀毀見者動容服既終有勅之仕者以勁節辭曰
 吾懼養之弗及也居歲餘勁節強遣之入都始授車
 駕之命明年以勁節喪歸辛酉改禮部儀制司主事
 接 前詔得贈其二親乙酉陞主客員外郎進署精

膳郎中事自登科至卒二十有一年。退個前却不家食者，僅八寒暑。凡皆爲二親故人，以是重君。君爲人坦易，色笑可親，而中有矩度。發皆中理。浙江鎮守皆貴人，例自尊大。君往報謁，見中門閉，取刺授閤者，卽上馬去。時謂其得體。儀曹重事在貢舉，君兩提調視範。周密人言不與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君在，主客曰：是虛名而靡我寔賜也。且以折估聞使者來，懇譁于庭，不去。君使譯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爲利，不爾罪足矣。而又敢譁邪？不聽。且移文邊關，詰爾主爾罪安歸？使者情得，乃屈服。精膳主天下貢茶，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一

汚壞其禮衣，衆謂必得罪。君聞而怡然曰：人無傷足矣。衣可更製也。卒不問其厚于待物，而嚴于守身類如此。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一

禮部郎中致仕明水陳公九川墓誌銘

羅洪先

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於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毘陵繼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閣甲寅過同江咸朝夕請益既久乃別最後丙辰大水獨對于寓舍尤盡傾倒蓋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為深以為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迹而不于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五

方欲求決於先生而先生已矣悲夫悲夫此豈交游之情已乎自念此學當詣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甚重負荷且堅東南士人歸心取平而卒無疑惑者在吉有東郭雙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為倡首蓋浙中所未有也如是而不得少延歲月以卒所請豈不大可悲哉先生名九川字惟濬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本直之寧國人高祖觀擅智勇高皇帝征偽漢時實在行伍功進小旗留撫州守禦所老返宣城曾祖禮代隸元帥金大望麾下樂臨川風土始聞家子孫遂為臨川人祖溥寡言笑能前知生崑字

獻璧號閒翁娶吳氏生先生後推恩封文林郎太常寺博士母某氏封孺人常夢吞星而娠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齊饒某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為督學空同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媿毀已而忽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為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乙卯武宗將南巡眾莫計獨與舒梓溪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五

因蒙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倚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于虔辛巳今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銜會是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為媒嗾通事假夷語奏之下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救弗聽丙戌戩鎮海衛已丑郊祀畢恩解還後兩遇詔得閑住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肯濡滯依違以為身家之謀而易其

計蓋性成然也歸餘二年六旬內連遭父母兄弟四
喪躬視斂舍無遺憾始末師陽明公卓卓眾中篤倫
嚴禮實恐玷缺比務學即謹喪祭正廟制宗法瑩域
諸役不一他設宗族不足者捐已助之間走寧國掃
丘隴以畢先志嘗構別墅術者羨其所宅惻然曰伯
父久殯敢私乎遂舉之而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既
喪自走越紀其家而踪跡所經北至毘陵南盡東粵
徜徉馮蕩九華匡廬間登五老峰之絕標窮三級泉
之奇勝結茅忘歸自以為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即
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說主于陽明公以致良知為
訣故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五
主以格物為實下手處不特定會期擬觀臺與懷王
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
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哉先生生于弘治甲寅
十月十六日卒嘉靖壬戌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
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宮未卒之春痰上壅耳不聰
至秋遂不能言有星墜居傍須臾瞑殯于家都不戒
火室盡燬而櫬宮弗震若有衛者

禮部主客郎中李公逢陽傳

李逢陽字維明 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幼端謹
如成人家庭間習笑不苟雖盛暑恆整衣冠危坐終
日無傾側容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汗之游郡庠京兆
翰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
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於鄉喻寔薦之逢
陽聞之弗善也絕不謂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
性篤孝母歿哀毀骨立啖蔬處卅三年悉如禮隆慶
戊辰第進士時方選庶吉士逢陽本第七人當道雅
屬意逢陽固避弗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中會
陝使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六
選官人惟簡其貌類端淑者斃治悉置不與奉 命
遣祭楚王事竣以百金為贖卻之歸未幾友人楊希
淳病逢陽親視湯藥或謂宜少避者不從楊卒未決
旬亦竟不起逢陽篤於踐履不事空談及見天臺先
生然後心服謂人曰吾其來毛髮動止皆非是又曰
吾不聞學得為古之矜者止爾今而後知學之不可
已也幼與希淳為石交相切磨李以致篤勝楊以透
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一時俱歿人咸
惋惜之有集若干卷少司寇吳自新合楊稿刻而傳
焉

禮部員外郎林鴻傳

林鴻者字子羽福清人也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強記
 高皇帝時部使者以人才薦授將樂儒學訓導居
 七年擢拜膳部員外郎 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
 孤鴈二詩一日名動京師是時鴻年未四十也 高
 皇帝治尚操切而鴻性脫落不善仕又以爲散秩無
 自表見遂自免歸歸益閉門謝客肆力爲詩顧獨遊
 遊三山三山周玄黃玄皆師事鴻學爲詩也世稱二
 玄云浦舍人源者晉陵人故與鴻同時仕而以詩來
 謁鴻鴻不見使二玄問所爲來其自奇如此源出所
 賦後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七
 惟詩投之日以此相評耳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遠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
 之相得益歡因避所居舍源日與爲詩由是浦舍人
 詩名籍甚其後閩人言詩者皆本鴻所稱林敏陳仲
 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趙迪諸人皆鴻之弟子也

禮部員外郎孫君迪墓誌銘 王洪

君許迪字仲約世爲錢塘人祖茂實父莊皆力本好
 施鄉稱善人長者仲約生而秀穎志趣異凡子弟讀
 書過目輒記不忘稍長入邑庠授春秋語止侃侃出
 一時流輩上當是時予與翰林檢討蔣良夫皆郡
 學生也仲約不鄙兄事予二人時時執經傳講間婆
 娑娛遊不異兄弟居數年予二人相繼登第竊官翰
 林仲約益自刻厲問學期大樹立又六年仲約借計
 來京師觀其文章偉麗志氣卓絕人物環岸泉然爲
 名進士予二人又自愧不及也由是選任翰林庶吉
 賦後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八
 上不數月用薦者超擢禮部精膳員外郎遂奉 命
 督運淮安既至方意有爲也不幸告病不起矣於是
 年始二十有七永樂五年十月也嗚乎孰謂仲約止
 此也耶仲約嘗讀書觀古今治亂遇豪傑功業之士
 必慷慨拊髀恨不生其時躬上下論議至鱗切者不
 翅吐涕斥不一顧視故其臨政施事一以理自許理
 苟且雖生歿不暇郵也嗚乎豈非有志士哉自聖賢
 道熄學者往往習輒媚乾沒不克自振拔直趣大道
 卓然濟天下而傳後世脫使仲約幸而永年益進以
 大可量也哉此予所以深爲痛悼者也

禮部儀制員外郎錢公萱傳 孫宜

儀制錢公者浙海鹽人也而父為中憲公官江西臨江知府生六子長蔘次芹次萱萱即公少而敏慧中憲公延塾師羣蔘等及族材子弟訓以經術公即能解經術稍長從太僕陳先生業舉子公即亦能舉子於是陳先生大奇異眎之而公以此故遂為諸生頃之為國子生嘉靖七年公由國子生從順天府鄉試當是時宰相謂鄉試事重建議凡四方試悉選京朝官主馬而主順天者宛洛韓公崑山方公雖仍史例蓋新以他官改是職云於是兩公者思得奇士則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九

上意而公文傳甚兩公駭羨偉之卒列其名第六四年已丑試進士不第往游南京國子學見祭酒林先生林先生閱其文與論世故稱焉已又見禮部湛先生論聖賢之學湛先生愈亦稱焉而公駸駸聞海內矣乙未公舉進士為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一年以以母喪歸葬其母及居喪咸盡禮故鄉里人謂錢主事衰經生蟻虱云喪服畢改禮部祠祭司是時上方崇制作稽古秩祀諸所請履屢委案積而公則與其長貳旁討廣證去取隆殺咸合品宜部嚴費二尚書數譽公才因改陟儀制司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

會某舉子卷違式公判不勝監試御史某力勝之揭

初出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貲又御史鄉里也於是言事官以聞主考試及御史舉子咸譴廢而公以判得免及考覈京朝官吏部謂必黜公然後諸所譴廢平也乃署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際填廣東德慶州同知德慶人吏聞公以謫填也率曰是嘗試高等為京朝官者必不屑事事及公至當署長吏任則又力親州事論羅徇徭明國威申據地止剽掠徭舍總咸詣州受招降州民散避徭害者奉詔書復業爭地界久之不定公悉按籍稽戶審史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一

界舊戶以補以新民令即承厥田役出粟賑之擇其有行義者司賑吏不得賞緣為奸又議民賦實運米石入銀若干代便馬而州適不兩公則齋戒高祀立兩居無何江水漲沒民田廬舍公則又齋戒禱祀水沒不沒民田廬舍民無禮行犯弄倫者語以古賢哲言進州諸生講經傳試藝文手自評削於是德慶人咸稱真同知且忌其謫云公為德慶一年所稍遷寧國府通判以勞瘁瘳癘先卒卒時年四十四不能殮廣諸大吏及其州郡邑有司吏學之師儒咸購成之而提學陳公者以公列祀名宦又採其政入州志

孫子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也然令不講習世故不聖賢問學則其所行誠善諸所建立惇懋偉赫者奚從出哉而今世遷謫之吏非怨憤不為國盡能即又自處高貴簡薄職務其言曰吾縱筋躬任職誰知我者且吾以遷謫尋當量移能幾何時於此也此其見視公則奚如耶故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亦未究其業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一

禮部主事尹昌隆傳

史鑑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成熙天下又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有不及焉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乃即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解弛流為陵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福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一

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文皇帝入南京命捕齊秦黃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為姦黨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陞大呼曰臣常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 上乃命緩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

1. 冊書... 3 反E下

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者是之
酷朕亦無此勞苦也 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
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忌爾昌
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 皇太子授昌隆左春坊
中允前後在東官隨事匡諫多所補益 太子甚重
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羣臣無比
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着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
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
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
行何問為昌隆踉蹌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四

既請不得公舊事東官 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
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旨依所請震大怒遂
奏昌隆傲慢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為所
拒無屬官禮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
假托官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
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
在黨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
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
歸後起復至京往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 詔
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狩西京凡下

詔獄者率與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馬後數
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以曾經保奏為長史乃
坐以共謀 詔公卿雜問昌隆初不服力辯不已震
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尚次夷其族是
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號呼曰尹相
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欲絞之竟死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四

禮部主事王洪墓志銘

胡儼

永樂十八年三月辛未禮部主事王希範卒于既甲
 哭退其孤錫持柩來乞銘將歸葬納墓中以貽諸後
 子與希範永樂初同被選推入翰林又同日拜恩命
 為檢討年甚少氣甚銳學通而才敏於人少許可獨
 以予齒少長頗推讓相與幾二十年始終如一且今
 已矣銘不可辭按狀希範諱洪曾祖德甫祖善父輝
 世居錢唐希範生八歲即知務學及冠入郡庠從訓
 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無遺忘下筆為文辭
 沛然有奇氣率所事所言若老成人粹中大器之年
 歲後錄 卷之五十五 全五

十八舉進士任行人將命關陝得使職人賢之未幾
 陞史科給事中遂為檢討修大典為副總裁考滿陞
 修撰又陞侍講三以大比典文衡取士甚公職侍講
 諭二年遷今官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命
 希範敷奏論事詳明同列敬服 朝廷方屬意希範
 而希範竟遭末疾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疾也得賜
 藥物其卒也又得賜棺且給舟載歸 恩惠隆至人
 莫及也

書毅齋王先生詩文集後

莫璠

先方髫年時側聞鄉長者談故翰林王先生之為人

曰先生自幼岐嶷英異越人性散夷不屑為法度之
 拘未成童即廩祿郡庠大為同業生所畏讓嘗從長
 者游輒口占詩曰跣足拾紫芝拂衣坐芳草喚彼塵
 埃人蠅營為誰老時杭郡博胡粹中一聞器異之因
 授以春秋日記數千百言襟袂立就甫十七取浙藩
 高科明年第進士授行人膺薦擢給事中尋轉翰林
 檢討再陞修撰兼侍講修實錄為副總裁三典文衡
 又改遷禮部儀制主事卒鄉長者勸里巷諸生恒言
 讀書登名當如是可也嗚初意先生特奇童子流鄉
 之宦達耳使過天資有可敵功名相埒者未諱其異
 也繼稍長知識每喜閱先生之文辭後隨宦學南都
 偶得其正心堂記讀之大快心賞竊謂善法孟子辭
 旨無踰若人耳冀盡得其所作而未之見也繼又聞
 諸鄉先達侍郎吳公政盛稱先生在水樂間行紀初
 上以文學招是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
 如麒麟白澤玄兔騶虞芝草醴泉頌歌賦辭之作率
 多先生之筆文學之臣方病苦於考索求者闕門而
 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
 為瓊折節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
 見推重者如此逮璠領薦來復獲睹先生與會所往

歲後錄

卷之五十五

全六

來手書類宗晉人書法且諗其蒞官行已交友本親之詳又知先生之學行孝友篤至豈直可以鄉之官達並列哉用是謹錄不敢後自是往往訪搜其遺文散章獲凡若干篇而缺逸尚多也一日因與其內姻慈谿劉君論及先生謂不獨擅辭翰之美至處朝立身之節凡大制作建議未嘗一徇時好 太宗皇帝欲鍊先生晚成而重用之特任以勞而寵異優厚及其疾作而不可為也故命醫給舟之賜皆本 上意焉方先生為副總裁修史時秉事者位出先生右每事任決取舍家莫敢逆唯先生持正不阿至欲載其

錄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七

家乘瑞異之徵先生力言于 上前以為不可取信于天下來世緣是見惡而日屑之成亦不遷秩故哀此中有玉堂分職見孤忠之語此其人不得而知也 琚以是益知先生非特一鄉之先達誠大江以南之人物可謂天下士矣使天假以年則其任用施設制作文章當不在一時諸老下負才志而不大盡用者命也特憾志銘所載僅止乎平生歷官之由其於學行忠孝之大節則莫之能盡也琚生先生後五十年搜輯先生之遺文既聞先生之懿行彰彰不一深懼久而或失其詳輒不自量以附述于先生文集之後

志載有或遺者幸有得于里巷傳聞之實以見鄉郡後生之所景慕哀集間又幸獲鄉前輩蘭谷陸先生暨翰林修撰鄭先生各以所藏見增因會萃而錄之前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乃翰林曾公榮之語嗚呼亦可以考見當時之故矣先生聲名滿天下遺文著簡編學行昭邦國讀先生之遺文驗鄉邦之行實而先生之名為不溢美矣先生諱洪字希範教齋其自號今故仍其志曰教齋王先生詩文集凡八卷較梓以傳有全錄在今七閩洪都憲家其于仕遠未返無從問陸蘭谷云

錄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八

禮部主事葛清隱傳

禮部主事葛清隱江西廬陵人初自樂舞生擢為山川壇奉祀陞太常寺丞清慎端厚熟於典禮秉誠持敬以奉神明 仁宗皇帝為 皇太子監國每歲代祀 天地宗廟山川清隱相禮深見嘉重後坐累改禮部主事永樂十九年以老致仕 仁宗皇帝嗣位特勅召之洪熙元年閏七月始至 上矜其老不欲煩以政故仍令致仕去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

禮部主事吳公凱墓志銘

葉盛

吳公偉人也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術左都御史謚莊愍寇公深皆耶署傳僚太子少保今吏部尚書致仕曹州李公公法司中觀政進士也公既以一部主事老退林下而三數公者厚念之不我莊愍遇鄉人輒奉起居曰吳兄吾師友也劉公寫詩寄意者至屢屢然公有聞泣而頷之一不為答由是士論益高其為人李公初以都御史鎮邊即疏言崑山吳凱以有用之才居閒散之地其人器識不凡遠大體可用也不報噫吳公蓋三數公之流偉人也使吳公用馬如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

數公其自見於當世寧有下三數公哉公吳氏諱凱字相虞自號冰葉道人世家姑蘇之崑山父公式用公貴贈刑部主事母陳氏封太安人初公在胎而父已既生公家復落母年尚少甘貧守節育而教之公自幼秀朗異常兒稍長里胥見役即請縣令自陳家有老母寔不能遠離性竊有志於學幸於念耳時賢令郟城芮子翔異其言問論語書數條齊答無滯立遣就邑庠生弟子員越二年以能書赴京預修永樂大典書成取賞而還歲戊戌膺貢入太學又明年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逾年改

行在雲南司兩司皆兼理京府號繁劇公皆優爲之
日收善舉初考績最賜勅命階承德郎正統丙辰
乞歸省祭還朝改禮部主客司賢舉不減刑部時以
其母高年且無他子弟力乞歸養大宗伯吳公留之
至再不可得也既歸孝養備至居數年母卒喪葬咸
盡禮公既得子而連得三子治生有道日以股肱享
優游之樂者幾四十年一日體中覺有異呼諸子而
語之曰吾平居不有教乎母驕奢非忘忠信母處母
爭以貽我羞明日卒壽八十有五

卷之三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禮部精膳主事臧君應奎墓誌銘 湛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
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韋希尹庠生蔣雷卿狀來請
銘焉甘泉子曰烏乎吾忍銘吾賢徵哉烏乎吾忍不
銘吾賢徵哉烏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
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
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火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
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
而幸老死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共有
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五

人得其門者幾人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
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
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燦燦與應奎
以諍禮跪門同歿于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
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歿亦病且去二
年瀕歿乃不歿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忽然耶而世
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歿隲下
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
意耶烏乎若臧張二子者其傷自歿耶夫死之耶天
耶人耶然則吾之於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

果可以死之也章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
丁丑舉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又以庶祖母喪
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
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借出
馬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君所程也母氏病瘵憂
形于色少求名醫療必親馬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
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傷
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巢與之不傾晨炊其仁如此
可以死之乎章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
不及也為駢然其忠宗族維忠難孤娶弗遺焉其賢

狀後錄

卷之五

九

固本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
以進貢索多船私載則為裁抑道卒諱焉則叱左
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
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
曰賢徵心地光明而意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
嘆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於甘泉
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倦倦于雷卿之
未聞也如其無成所至可量耶章君曰賢徵聞先生
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
子曰烏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

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
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
可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荒損齋生
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
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
大父獄父維剛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
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
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壁
異居可以視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銘曰
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年

狀後錄

卷之三十五

九

以身墮損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
忘者存

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贈光祿寺少卿

東澥作公瑜墓志

廖道南

嘉靖甲申秋七月丁亥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東澥作子卒于燕邸史南哭之慟曰於乎東澥子之歿于諫也予尚忍言哉予觀東澥子遺像暨其生平所著述與其所上疏未嘗不法然流涕也予尚忍言哉東澥子蓋得歿所矣東澥子名瑜字忠父其先世與楚相終始宋紹興間有號梅軒者官至學士始家蒲圻傳至清東澥子之曾大父也木樂庚子舉鄉貢歸養弗仕清生朝佑官洛容訓導朝佑生紳紳頌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不詳 吳山館 異奇發丁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兌權稅所至有聲君子曰可以觀世矣紳生東澥子與其季瑞瑞先東澥子卒東澥生而忱恂篤厚温淳身若不勝衣言峻俊若不出諸口孝友之行本諸天性弱植操修夙夜匪懈厥志所浩往在六經之典厥學所息游在三代之文厥身所規濼在羣賢之軌故居東澥曰樂窩堂曰三省軒曰望益亭曰挹清菴曰香遠煙霞與游水石與居君子曰可以觀志矣正德庚午東澥子發解湖省業于南雍益遂于學歸而如小澥也迺為宗法以敘宗族於厥愚且懲厥弗率者迺為鄉約以諭

里開進厥良且柔厥弗革者迺為範以箴士子造厥

髦且受厥弗協弗罹者迺又為涉者梁為瘍者餌為困者拯為膏者恤為不賸者多助君子曰可以觀度矣丁丑東澥子登進士第試政御史臺御史中丞彭濟物氏甚雅重焉未幾迺上疏病歸歸而復如東澥也已卯如京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大宗伯毛憲清氏稱賞獨至未幾迺又上疏病歸歸而復如東澥也辛巳 今上出離御宸號召黎老登庸宅俊光煦大烈赫赫濯濯與天下更始東澥子迺復如京師又上疏論天下事一曰勸聖學 二曰為親親 三曰開言路 四曰敬大臣 五曰選諍臣 六曰去浮屠 七曰拯困窮 八曰重守令 九曰修武備 十曰儲人才 疏上 上嘉納之迺下諸司條行大冢宰石邦彥氏褒其敢言迺仍厥官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朝貢如哈密佛朗機者狃于闕官所贖賄權要所市寵東澥子以法御決異于族類超于風氣如朝鮮者東澥子以禮遇故四夷聞東澥子之卒咸膜拜流泣云君子曰可以觀履矣甲申春 上召輔臣于平臺于暖閣諭以尊稱之與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力諫以為于正統遠大議上責 九廟內閣 兩宮未敢輕議 上意不豫者

久之乃主事桂夢窺伺風旨竊取席書張璠霍翰方
 獻夫諸議奏之 上下其議在廷諸臣堅執以為不
 可時廷和已去寃繼去禮部尚書汪俊又去乃以書
 為禮部尚書夢璠獻夫為學士諸臣羞與為伍遂不
 謀而同抗言極辯或謫或罷或繫獄無虛日東澥子
 時私語予竊嘆以世道升降繫茲舉也乃秋七月乙
 亥 上降手勅改稱 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恭
 穆獻皇帝為皇考 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章聖
 皇太后為聖母諸司俱奏以為不可十月五日戊寅
 少宰氏何孟春率百官伏闕死爭大學上毛紀石珩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七
 取帖伏于前時已近午 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
 士豐熙給事中張紳御史俞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
 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于獄百官號泣聲震闕庭東
 澥子伏地執予手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已而未未
 申初有駕危言以嫁禍中傷者 上復命內使宣諭
 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 上大震怒悉下百官于錦
 衣衛獄庚辰械至午門前杖三十死者十有六人編
 修王恩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員
 外郎張燦主事臧應奎安璽楊淮余積胡璉殷承敘
 司務李可登而東澥子亦竟不起矣東澥子屬續聯

目謂予曰吾志已畢吾子勉之於乎予尚忍言哉予
 尚忍言哉君子曰可以觀節矣夫觀世澤之徵也觀
 志道之真也觀後德之基也觀節名之成也澤以裕
 世世以昌道道以師志志以充器器以廣度度以蓄
 德德以貞後後以厲名名以昭節斯可謂完人已矣
 東澥子其不朽也夫東澥子生于丁酉卒之辰則伏
 闕後十日也享年四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八

禮部精膳主事來君汝賢墓志 許應元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人上名迹
 天子請以為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丹陽
 今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部精
 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臣幸以甲科待
 罪縣令為陛下護元元無狀陛下不以臣能薄拔擢
 郎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不能朝夕門
 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賜罷臣得近醫藥再望見
 闕庭願盡死力於是 天子哀憐之與告歸歸五日
 為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六耳嗚呼買誼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九 曼山館

忽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歿又何其不幸之
 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委棄不
 觀其成此又何也當正德末季東南士習猥陋極矣
 經生不欲究明指歸踵倖馳舛幾幸利祿文士則涉
 何偶儻蛇變螳螂聯剽援故藻以為容澤此猶不能涉
 靡曼之堂戶又烏睹爾雅深厚者哉來君起童子華
 采振舉及壯乃益沈思術學探抉微眇自六經先秦
 漢以來諸家言貫離檢押其辭以肆其文然後其為
 道闊衍與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以矣豈非天平
 始君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

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而士論稍譁矣
 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莫
 誰何其然奉新江西陋邑也其俗獷鬪狠訟抵訐拏
 健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右已無何依
 連之不且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法繩之既而
 曰此豈道化意耶其他因赤子於是開學館延進諸
 生為指示經法為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諷
 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願輯不為非諸
 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
 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今日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一 曼山館

出河許造請諸大夫賢者若折為禮視供具徒隸一
 一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歸縣中為民均賦平爭訟
 調絲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宮諸生講說經訓
 勸行如奉新時愈開廣館毅諷誦不絕亦自其中心
 好樂之然已罷甚竟積瘁嘔血至不支云君居職廉
 歸時余親見其橐中不能十金所至務為民興利在
 奉新開下五鄉塘滄水令田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
 則濬練湖溉田田少旱患生平無所玩好但嗜讀書
 自為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稱說也雅遊自同年之
 雋與四方賢豪有名皆願交親之武進唐順之閩中

王慎中錢塘楊祐以道義文藝相取其樂善誦誦推
置自喜誠其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忌慮旁後
人亦以此忌之謗怒興矣且古號稱賢者其孰能免
多口哉彼於世齟齬其心誠有所合也豈第君子無
信讒言夫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益棺事乃定來子
死至不能為斂而謂其去受同列之餽金也安在哉
安在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
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為論次其大
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名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
其先世河南鄆人系出宋龍圖學士之邵之邵孫時
狀敘錄 卷之五十五 頁一 吳山修

知紹興而葬蕭山遂為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
為君高祖雍雍生曾祖珪珪生祖昉昉生父東母孫
氏配安人錢氏子二長曰獻策次曰獻功

禮部主客司主事瀘瀘劉公元卿墓志銘

鄒元標

安成自文莊公以學鳴海宇數十年所稱心行雙清
特起紹述者吾友徵君瀘瀘是已徵君子黨所藉以
鞭末路者乃溘然長逝不勝梁木之嘆仲弟上卿泣
而持狀過予曰先子生而先生薦于朝沒幸先生銘
于幽先子辱知不淺其無辭某謹拜狀而相對為世
道悲者久之公諱元卿字調父初號旋字既號瀘瀘
先世為安成南溪人自幼雄奇穎敏入塾諸師賦而
遜謝去既負笈盡吾伍君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
狀敘錄 卷之五十五 頁二 吳山修

斯弗與公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杆軸成一家言
諸人皆驚詫以為異然非公好也入郡為青原遊興
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者達旦自兩鄉
公子入遂絕響公聞而惕然有省兩公子即僉憲汝
海宮洗汝光氏時自東魯歸嚶嚶以正學倡諸里人
公入山汝海以學嘗公公喜動于心歸而陳諸宋儒
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焉汝海退與汝光心喪者
久之時周太守鶴皋羣諸士試公盡以所學發于論
太守大奇以為真儒再出不向以科名器也入湖遂
魁江西偕其師伍君及劉侍御輩仍以學相切砥礪

幸未業入教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殿江陵
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公歸而師事三五劉公
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抹其引杜門不
出矣而里中從遊者日衆公于諸先輩語淺生厭深
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安耿司農公于蘭溪
機稍動至聞耿氏時捉生謂易一語欣然自信曰
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衆不流也
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
流吾所不忍以此爲學卽以此迤人而所矜復禮讓
仁中道一德諸院咸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
欽徵錄 卷之五 百三 曼山館
堯水諸盜得公一弭兩邑爭界不輸賦者得公一定
人共疆彬彬如也太守汪公觀風行之咏歌此足徵
公學矣公雖絕仕進乎既而強應聘出埋光割采莫
與名賢一移世軸觀時不可爲遂飄然歸然國子薰
德者甚衆儀部疏從祀諸先大儒釐正女直諸疏皆
其鉅者然知者皆謂公具大有爲之才使有力者盡
去崖角必大有可觀惜公未竟其用也公性敏又諳
于典故有可裨閭閻者聞必行行必力蓋嘗慨世之
學者漫無實履與世隔闕是墮名相俯首冥心鈎深
致遠是墮理窟公與家人游春風習習人皆可親然

徐而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使世儒知
有真品有實用公其人矣或者謂公學度世有餘于
出世一路未必無疑不知公久學於性命之說豈不
有聞顧不欲深語以啓世儒獵等之習耳公最篤於
倫一門以內雍雍穆穆無可選之行合祠躬祠輯譜
皆竟先世所未有者至於汝海汝光掖導之功心口
不負生嘉靖甲辰三月終萬曆己酉七月享年六十
六所著有山居草遺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爽
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晤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
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髮江證學大學新編行
欽徵錄 卷之五 百四 曼山館
于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 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南京禮部一

尚書

王英

張惠

蕭暉

倪謙

李本

黎淳

童軒

謝綬

王宗彝

江淵

朱恩

吳儼

楊廉

章懋

狀教錄

卷之三十六目錄

邵寶

沈冬魁

顧清

閔如霖

孫陞

尹臺

林庭機

林士章

姜寶

秦鳴雷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全校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六

南京禮部一

尚書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安王公英傳

陳敬宗

公諱英字時彥別號泉坡其先太原人祖宗達宋迪
功郎仕于臨川遂家金谿曾祖願貞元季以書經魁
江右入國朝退隱于家祖子岱父修本並以儒行稱
母曾氏公生十一歲而失怙母教之遊邑庠刻苦嗜
學登永樂甲申進士時 太宗文皇帝方銳意育才

狀教錄 卷之三十六

吳山

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穎秀者得如二十八宿之
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作為班馬韓柳歐蘇文字
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油之費數召至便殿問以
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公在二十八人之中
每為儔輩所推讓後上以綸綍事重以公與今冢宰
王直皆慎密可與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
歲戊子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丁亥授翰林修撰
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講戊戌實錄成賜襲
衣綵段鈔錠壬寅胡寇犯邊二月 上親征公扈從
至闕樂兒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

上召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復遣劍衣衛官校隨之以行時城中被虜殺掠燒毀一空惟城止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磨觀之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略可讀其陰刻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公備奏其故上曰此碑既銷有鞵鞞姓名異日胡虜見之必以此地為已物爾宜再往擊碎之用火燬沉之於河以絕其爭端公如旨而往既還奏上喜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公對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但聞天兵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與公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凡七日 仁宗皇帝嗣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乞歸省賜鈔二千緡俾馳傳而還宣宗皇帝即位嘗召人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隕及鈔千緡命入內閣參預中秘書奏乞分俸養母于家 上允其請宣德庚戌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裝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復賜金相琥珀麒麟帶玉于正月聞太淑人曾氏喪 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公奔喪冬十月奪哀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間開經筵公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外多有規諫語其講章於朝退人爭求去以為珍寶修 宣宗皇帝實錄與少師楊士奇楊榮同為總裁實錄成賜白金百兩綵段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癸亥正月奉旨出理部事講官如故乙丑湘江台寧等府民遭疫死甚眾 上遣公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瘠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

雨註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丙寅公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餓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 陛下施賑卹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以格天心 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公奏請致仕不許至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公精力未衰 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 上持旨陞公南京禮部尚書明日謝恩畢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職錄 多效勤勞陞秩南京俾得安佚既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是為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有五訃聞 上悼惜賜諡文安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公在翰林屢為會試考官海內名士多出門下為文章典贍 朝廷制作經其筆居多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其門公酬應不倦詩歌字書人罕能及論曰撫州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虞伯生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筍寶蓋諸名山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莫不相似

然自入仕歷官通顯不離 朝廷四十五年而列聖眷遇久益不衰於此則似過之矣天之生賢私於撫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致身於青雲之上也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東園張公惠傳

黃璣

宗伯張公名惠字迪吉號東園山東德州人也家世以農為業祖考明遠祖妣蕭氏考彥祥妣袁氏公幼聰敏厚重孝親敬長異於羣輩少長拔入郡庠親師取友克勤於學以孝義見稱于人嘗以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空暴露累年惑於術士未嘗修葺時公尚幼永樂十二年中式鄉舉歸即謂鄉里曰祖墓制榛歲久為子孫者安忍不修築耶遂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味微錄 卷之三十六 七 爰山館 喪時授都察院司務陞監察御史南京光祿寺少卿進卿陞四川布政使往回故里躬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鍤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隣里就坐所一會不於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棹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為已樂哉其孝義之誠如此為司務時本院歷事監生八十四名例該三月一考有監生江津等賚白銀綵段求考中公喻之曰幼學壯行當以名節自勵豈可以賄賂哉津等度不可干寘銀段公家而去次早公趨朝具奏各生發口北充吏由是名譽著

妖蛇

聞陞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也病於池州公思其病必重乃至察院觀之病果亟矣遂留以視之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時可報我知門僕懼且傷已不報公責之一日報曰來矣公乃挾弓矢出門至塔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僕隸取蓆薦於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而下聲如倒牆公乃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貴池縣官督之過沅陵見居民被火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銜火公怪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是獻微錄 卷之三十六 七 爰山館 年六月至雲南有土官巡檢楊琳王貴害衆奏准行提不至公巡行至大理府琳等以銀四百兩金八十兩來餽公欲擒之謂曰此地曠野恐被劫掠兩不得濟汝可送至布政司庶得兩全彼果從命送至安寧州又謂曰汝等慙慙遠送可少停待以酒食命隨行監生陳勛取廩米三斗與知州董福海辦酒款之至二更琳等皆醉遂將原金連人解雲南正其罪黔國公沐晟曰此夷害人多矣非公以法誘之豈能得哉有土人思任發知賈千戶女色美來騰衝訪之賈以銀飾良馬數日令人來娶千戶不從任發留騰衝

月不去軍士惡其騷擾聲言千戶誘引外夷為烟干
 戶懼奏任發槍擄人口侵占中國功同三司總兵
 官體勘征勦公曰山險路狹非用兵之所且所為因
 賈氏女無反情眾從之罷征止委頭目守備要隘民
 皆舉手讚曰吾輩得免征役皆侍御張公之力也所
 屬有黑白五井鹽課司官吏灶丁弊多公皆立法禁
 治人以為便宜德壬子春巡按浙江東南都會事務
 浩繁持憲者非防閑周密則無根之議興矣公謂欲
 濬其流當潔其源下車即為文告于諸廟神祇誓以
 公正清白存心凡察院舊役吏兵館僕盡令易去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八 曼山館

選鄉民之朴實者或直廳事或守門或監獄皆有定
 約不得相攙越論訴之人俱要正身狀內指陳止告
 已事毋得泛引器訟之風十減七八至獄大獄人懷
 疑貳公嘗用利鈎刺血以誓曰如有私心神明是鑑
 囚徒見者莫不洗心不待考訊自招狀罪當大比公
 盡心殫慮防禁嚴密懸榜之晨號稱至公其各司所
 差吏胥董事於府州縣者亦令赴院附簿依期回銷
 包苴賄賂頓為衰息又諸司及差來人員多於民間
 和買貨物公察知之即令仁和錢塘二縣置簿稽考
 自是市無和買之害嘗按臨嚴金等郡見其民習僧

尚怪以端午泛舟公出令禁之又杭人信浮圖死喪
 貧者多以火化亦有惑於風水不利經年暴露者公
 甚憫之乃召里老曉諭令其子孫收葬無主者令
 親故埋瘞不旬日無敢違犯察院中所種蔬果及祭
 胙公薄於自奉必分賜養濟院至於按屬官僚不事
 苛刻甚得大體其有為人論訴者則依法問擬不容
 少貸公任御史八年適南京都察院奏南京光祿寺
 錢糧出入弊多乞選廉能幹濟官員吏部以公及御
 史郭智推上公陞少卿馳驛赴任時法度廢弛錢糧
 不清公即奏開勅內外守備官阮應等到寺盤點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九 曼山館

虧折數目具奏寺丞董政等百餘人俱發戍甘肅衛
 公整理紀綱禁革宿弊大小不遺又曰欲要正人必
 須潔已自是分毫不染日用飲食俱出于家從西華
 門報進正統三年以母喪去官吏厨役八百人吉乞
 保留守備襄城伯李隆奏聞奪情回寺十年給由赴
 京遷本寺卿尋遷四川右布政使貴州苗變總兵官
 龔聚調川兵二萬人協勦遣御史成始終起調公以
 四川偏近諸夷執奏未允適叙州拜子山都蠻亂公
 即以其兵撫平之十三年夏重慶大旱公甚憂之詢
 知軍民有未葬者八百二十喪不能嫁娶者百餘人

乃解衣帶服飾售錢分給得銀四十七兩於是義士感奮爭出金穀助之不數月男女劉時新李氏等咸遂婚期而謝紳等八百喪皆舉越三日雨又七日大雨是歲有秋公無嗜好朝夕自奉惟蔬飯各一嘗以墨菜圓榻座隔期之終身又以寄蕭山魏文靖公文靖復以詩有云卓哉同心友爲國遠相遺揭之以司戒敢告鬼神如祭酒陳公敬宗亦云張公素心清如水澹泊滋味長愛此公自筮仕以至布政二十年大巨薦之者十有三疏遣使齎勅召公還京景泰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數年致仕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曼山

南京禮部尚書蕭暉傳

南京禮部尚書蕭暉江西南和縣人以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秩滿陞刑部郎中薦爲雲南按察副使未幾陞雲南右布政使丁憂服闋轉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庚辰入覲以其治行卓異賜宴禮部有裘衣寶鑑之頒辭歸數日召還拜禮部尚書爲人重厚廉靜在方面有時譽及復入朝疎於事體又不長於奏對久之上不悅遂調南京禮部天順五年五月卒遣言諭祭命有司營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曼山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倪公謙傳

陳 鎬

倪謙字克讓別號靜存其先浙之錢塘人國朝洪武初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生有異質雙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性極穎敏書一經目即記不忘補應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時初設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公昂名知人巡歷所至輒舉以勵諸生故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領正統戊午鄉薦賜已未進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編修入閣中秘書日造詣已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風采悚然嘆服時有所作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吳山館

屬揮酒略不經意莫不縮頭吐舌驚以為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景泰間直文華殿每承顧問有裨時政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 憲廟于春官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已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憲之子遂誣構以罪論戍關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酒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授經者多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 憲廟踐祚詔復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 英廟實錄時以為榮進禮部右侍郎轉南京禮部進本部尚書以疾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

文僖勅葬城南新亭鄉之原平生德量寬洪與物無競其與人交誠信無偽恒喜獎拔後進不遺故舊博覽載藉閩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學至老不倦才識超邁用無不宜惜乎中歷險巖晚登樞要徒以文章名海內而經濟之效或若少歉然子孫衣冠之盛遂為南都第一世方以為盛德之報云所著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遼海編四卷藏于家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定敎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三 吳山館

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因取其牙牌視之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歷代小史

父子並以文諡並以文集行於世

南京禮部尚書李本傳

李本字立之四川富順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官檢討編修侍讀預修一統志 英廟實錄久之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禮部侍郎遂陞尚書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辛丑卒賜祭葬如例本性質直不為詭異之行然慷慨尚義聞有義舉則欣然倡率為之其文章平實類其為人平生不拘小節晚年在禮部頗自縱言官劾其與世浮沉然非定論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史山錄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字太樸湖廣華容縣人天順元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大明一統誌成化二年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 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十三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十四年遷吏部右侍郎二十年改南京吏部二十三年滿九載遷左侍郎加正二品俸弘治元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以疾得請致仕至五年四月卒年七十賜祭葬如例謚文僖淳性耿介寡與人合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為令植桑拔茶今之為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淳剛簡嚴重有大臣體臨事議論激而不隨然避遠形跡過於畏慎詩文闕博為時所稱子民牧民表皆舉進士 黎文僖公淳公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倡之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為則重倫尚節痛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子及女皆幼育為已子嘗歸省至臨清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能舉

門紅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史山錄

葬公偕同鄉士紳合購囊其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候其子長還之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訓諸生日疊疊不倦登甲科仕中外者相接踵下逮胥吏有嚮學者輒優給之後亦多名云惟公風致若敦朴醇厚長者乃主順天場試事時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得勝錄截卷奸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為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其精明又若此 雜風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曼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童

公軒墓誌銘

倪岳

弘治丁巳秋南京禮部尚書童公秩滿三載以疾弗任 朝謁具疏懇乞休致 上不許至冬復以為請 詞益加切乃許之特賜詔追贈其先明年二月十有九日以疾卒于所居之第訃聞 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賜祭于家者再命工部啓其配陳夫人之窶合葬焉公既卒越四月季夏之望遺腹生子以公治命名曰紫芝葬且有期稽勲陳郎中鎬於公世通家乃告子必得子銘公墓而後葬惟天順癸未子忝科第公寔司考校顧以鄉後進在門生之列其敢以不文辭公諱軒字士昂姓童氏世為鄱陽文北鄉樟潭里人曾祖元愷妣孫氏祖金友妣章氏考碧瑄號玉壺妣章氏陶氏自祖以下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妣皆夫人童本儒族至玉壺以精天官學永樂初召充欽天監天_大生尋命人文淵閣纂修天文諸書皆留于鄱後家南京秦淮之西生公幼穎敏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玉壺乃召其仲子惠來繼役而一意教公俾攻進士業博學篤行文譽日著選充應天學生領正統丁卯鄉薦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曼山館

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諫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
 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
 民又言南京糴貴民多死請命官賑貸俾御史體察
 多見採納乙亥秩滿三載得賜勅贈封其父母妻如
 制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
 言止之及英廟復辟覽公所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
 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戊寅冬劾戶部張尚
 書鳳下獄有詔宥之明年丁嫡母章夫人憂辛巳服
 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精於校閱時
 稱得人甲申 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十一 吳山館

先本而後末隆 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
 備之謂本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範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旨著為大明一經
 推而行之則 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
 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
 於使殿各舉一人以對俾科道糾其非則賢才用臺
 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
 凡奏報災傷卽加優恤則小民愛多方求將歷試所
 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答曰朕
 覽童某所言有理修德用人納諫朕當自勉餘令諸

司舉行公又言漕河為官舟所阻請命大臣一人總
 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廷議招
 撫之策謂公才識足任其事乃命公偕刑部朱司務
 貴奉勅以往公星馳至蜀遍歷賊巢宣布 朝廷恩
 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後先迎迓兇焰可畏聞
 公言皆羅拜乞生公召與同飲食示以至誠賊出降
 者益衆皆慰遣之夏六月進部給事中得便宜行事
 時賊首趙鐸等尤驍悍不聽撫諭遂復叛去公偕鎮
 巡三司議分兵剿捕射冒矢石斬獲無算冬功還朝
 蜀人為班師圖以紀之公復言安盜賊有五去貪官
 康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十一 吳山館

均科差調通負革總部省邊運而盜自息明年夏四
 川巡撫奏賊猖獗遂歸咎于公致公重辟公曰某出
 萬死平賊況有鎮巡三司奏功疏在盍取驗之一言
 不合甘心東市之誅時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
 師不數日捷奏至矣果然猶坐公免官賴 上聖明
 調浙之壽昌知縣已丑述職來朝上疏自埋廷議咸
 以為寬於是大宗伯姚公舉公學行宜董學政乃擢
 公雲南按察僉事提調雲貴學校公務敦敏本精於
 考校隨才造就士風一變鎮守貴臣咸敬憚焉公復
 上言考察庶官宜廣詢公論作養賢材宜優待學校

於是巡按者交章薦公請加旌擢甲午秋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陰陽諸生有搜博訪以為用公僚屬之薦省歷紙之費夙弊一清累以疾辭不許丁酉冬三載秩滿賜誥封其考妣及妻如制已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斥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傳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之別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其人力可為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雙山館

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之非利壬寅冬三載秩滿賜誥有學行端潔之褒贈封其祖考考祖妣妣及妻皆如制癸卯春以疾乞休許之及歸南京蕭然一室不異布衣時有所餽遺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間而重之弘治改元戊申會欽天監官以不職罷去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正心修身以為取人之本格物窮理以為燭姦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者以自代是年

冬復以僉舉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提督松潘軍務兼理巡撫時蜀歲荒公至開倉賑貸設粥以食饑餒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逾月不雨公至而雨亦沾足公乃為禁令三十餘事皆安邊保民之政次第舉行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於蠻夷出沒歲減軍糧以備犒賞軍多逃亡公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兵食以足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處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察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雙山館

山中與蠻夷共之關堡之設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之中羊腸一徑之路則關堡倉廩可省兵無遠戍之勞民免艱運之苦蠻夷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盡一以聞事下所司議不果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為禦敵之具薦雲南按察使林俊可任都憲復上章請老不許辛亥春召還未至擢南京吏部右侍郎癸丑冬疏言臣年六十有九入仕四十年禮宜致仕不許甲寅夏進南京禮部尚書二年三疏懇求致仕皆不許且有操履清慎方切委任之諭公感 上知遇前後力陳數千言皆軍國之務其言朝廷大政事關門

一時之議不足以決是非宜如古者公卿大夫各得獻其所議以俟 上裁此最近古而格於制亦不果

行丙辰冬夫人陳氏卒時淑人授封者例無葬祭公

以為請詔禮部賜祭于家工部為塋北城蓋特恩也

及公卒工部復請如公今官之制遣官為之增修云

公生以洪熙乙巳享年七十有四配夫人陳氏無子

側室李氏生女一曰靜娥適錦木舍人黃璋蔡氏生

子一即紫芝葬以卒之明年月日墓在都城南鳳臺

岡之原嗚呼天之賦公質清氣粹平居澹然若不勝

衣而強學好問至老不倦蓋公少有奇志讀書為文

賦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二 吳山

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足以名家書學之精晚亦

道勁為時所重性為孝友既入仕二親已沒事嫡母

夫人克盡子職分祿以養兄嫂撫其姪孫以及諸孫

庶幾皆皆有恩故舊貧乏均為資給未嘗有闕然於

物一介不苟取至其自奉蔬食飲水泊如也廉勤慎

密無媿古人而今不可作矣惜哉所著有清風亭藁

枕肱集海岳涓埃論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

藏于家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楊菴謝公綬墓誌銘

林 瀚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謝公以弘治十五年壬戌

夏五月八日巳卯卒于官子馳奏以聞朝廷特命進

士某往營葬事部屬郎中李哲翼喪舟以歸江西布

政司官諭祭于家郵典可謂隆矣其孤琪環衰經奉

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安成彭公彥恭所述

行狀來請銘拜且泣曰先子於先生為久交惟茲墓

石敢託銘之用垂不朽予自公沒後感故舊謝恒

悲不勝握筆輒廢者屢矣公諱授字維章姓謝氏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三 吳山

號楊菴始祖惠卿為臨川內史靈運之裔自樂安洙

源遷于龍岡居焉祖永昭初以子貴封南京吏部郎

中考諱輔仕至浙藩方伯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

京禮部尚書祖妣袁繼徐妣余先室姜俱贈夫人繼

室揭封夫人公自幼器度不凡少長嗜學授春秋得

其要領文名日彰景泰癸酉甫弱冠即舉于鄉明年

登進士第拜工部主事治河防於臨清天順戊寅改

刑部進員外郎郎中以諫獄公明著聲成化丙戌擢

四川右叅議平崇彭寇後當道者為公領勅督理邊

儲而軍餉以充戊子連遭二親喪丁憂于家服闋又

廣西適荔浦徭獍蠻起公奉巡撫朱都憲檄率師討之合圍賊巢于桂山岩同事者欲樂屠之收功公力排羣議招來其脇從者歸農全活七八伯人由是叛者相率納款遂請置永安州治之事聞于朝有白金綵幣銀牌羊酒之賜尋陞陝西右叅政屬歲大侵餓李盈野公廣設方略循行賑濟民用漸甦復於鳳翔通引河流分溉諸縣西民德公樹碑紀績升吾閩按察使風裁凜然振于一方尋進廣西右布政使弘治庚戌轉雲南左布政使在二藩皆以仁厚為濟民所懷是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湖廣兼贊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主帥 史山繪

軍務時荆王見淵不檢事露詔公覈實竟以嚴正置之於法新建諸王宮殿工費不貲有司皆以空之為慮公裁處有制事集而民不擾焉苗寇我土官而奪其印公躬督將士擒首惡追還之封境以寧貴州軍儲告乏守臣議欲陸運戶部咨公開商鹽助給公度陸運病民召鹽商期緩乃發工價即近地糴糧資之遂足湖藩水利及永道郴桂諸州兵備舊無風憲專官公疏增置各一員又嘗請立張橫渠祠于郿修復胡安國祠于衡山其安民生而崇儒術也類如此癸丑權工部右侍郎乙卯改刑部丙辰遷左侍郎丁巳

拜南京禮部尚書首倡九卿陳政要數事多採納既而上章請老勉留之詎意一疾竟至不起士林咸謂哲人亡矣可勝悼哉公生宣德甲寅享年六十有九

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主帥 史山繪

一書 丹 黃 卷 四 頁 六 二 二 一

禮部尚書王宗彝傳

禮部尚書王宗彝字表倫直隸東鹿縣人初名倫文之子也嘗鄉試不第 景皇帝以文故欽賜舉人天順初文被法宗彝亦謫戍事白復領鄉薦以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尋用薦遷郎中督理遼東軍餉後討建州夷以督餉有勞擢太僕少卿久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建州以方受討疑懼不貢又寇掠朝鮮貢使宗彝謂用兵費且不貲請賞之許令修貢癸卯坐累左遷四川叅議會番夷毀松茂館路宗彝出彼不意窘以兵俾修復之累遷右副都御史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王六

吳山

南京禮部尚書江淵
南京禮部尚書江淵字文淵浙江仁和县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修憲廟實錄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乙卯考應天府鄉試尋充東宮講官與修大明會典考滿進侍讀學士仍與修通鑑纂要再考順天府鄉試 上即位以從龍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學士如故與修孝廟實錄充講官掌翰林院事尋命為實錄副總裁陞吏部右侍郎歷左侍郎尋進南京禮部尚書正德四年二月卒訃聞賜祭葬如例淵性孝友謹厚嘗構屋一區俱以遺兄弟舟次聞獻徵錄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王六

吳山

撫陝西人為兵部右侍郎閱湖河川等路兵馬城池尋轉左庚申虜犯大同經略居庸等關晉右都御史虜犯遼東以宗彝提督軍務亡何擢南京禮部尚書

正德丁卯逆瑾用事乃罷歸瑾敗言者屢薦不起正德十二年卒如例祭葬諡安簡宗彝儀幹修雍壘謹重厚所至靡不盡力然不事表操故無赫赫之名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慈谿朱公恩墓誌銘

費 案

公諱恩字汝承號 溪翁其先汴之通許人宋南渡

時流寓華亭之七寶鎮四世至士清公貧瘁烏路里

趙氏遂為烏路人士清生子孟庸封監察御史孟庸生

瑄流鈍菴仕至按察副使娶王氏封恭人有丈夫子

六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兒時酬對賓客即有成人

志弱冠文舉蔚然傳誦公卿間以成化甲午發解南

省登甲辰進士第初授行人奉使得職例當擢臺諫

時有追忌鈍菴骨鯁之風者乃不復置公此官遷刑

部員外郎進郎中剛方舉法無所撓於權貴徐琳馬

都尉張昌平侯家憑寵逾法度莫敢誰何公獨洗磨

王章持之如一匹夫上因切責二人以伸公法而公

之望著矣平生好文比居官選志吏事不通問調出

入扁節門戶有闕門朱郎中之稱至聞於孝皇亦亟

稱問之馬端肅公時在吏部稔知公擢為其鄉河南

按察副使進按察使范文正公子孫在洛中者衰落

不振公為嚴遺產數千畝立塾戶供酒掃簡其孫賢

者主祀事加廩祿焉范氏刻石家廟以頌共事申官

廖堂鎮河南以刺舉刳制長吏而斂其賄遂至貪墨

成風爭營賂以緩禍取容公至盡縛墨吏民賴以安

廖弟錦衣使者朋昵扇奸梗壞明法人其能撓惟公

排之甚力廖深銜將中傷之以其持身之謹無隙可

乘竟少輒以從公法時襄毅殺許公方臥病于家欣慕

風裁激賞無虛口後襄毅繼馬公為冢宰念公不衰

因轉本道布政使部內有鎮利廖以奇羨可自豐籍

口足國啗當路請開之公抗章論其議有云金銀鉛

錫之利人所共趨公私相角其勢必爭往年山東之

禍實起於此河南切近燕趙聯屬京師其民刁悍少

慮好任俠為奸日無公法一基此禍其害不小殆非

數十年財力所能靖安也孰與罷之使其謀遠寧河

洛間得免禍覺公之力也尋以資績見推擢南京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視江道祖行之日大梁人舉板

懸塞衝後有負冤者猶思公之不可復云大江東連

漲海不設關隘海寇出沒人甚苦之公首建更邏之

令沿江要害置立水寨遠者相去不過五十里墩堞

相望分地而守互相應援又重立賞格人爭相奮趨

擒獲之利自是寇患漸息至今著為成令人猶賴之

繼遷南少宰進大宗伯公治洛之政防江之略經

已著風采在人才可大受而處南都無事之地人方

望以公輔未幾乃以中官劉瑾誣去劉在徵時坐
法當死公辨其誣出之劉至正德中遭權寵靈追念
舊德欲推公要路公不欲近之然其勢方烈亦不敢
絕之也臺官未明公志劾之以去公弗自辨識者無
不稱惜公為政一以安民為主錫抑強梗臨事不懼
然德器故長者樂易可親人亦不甚怨之至其天資
迅速見事迎解法家疑擬多待以決宅心仁恕寬獄
多所平反謝政家居三十年未嘗言及寵辱惟搜剔
水石樹藝果蔬俯仰游行清淨以樂天年或勸殖實
產以道家之忌謝之性友愛篤至四弟早世撫其孤
幼微錄 卷之三十六 手 更山

無異已出諸少賴以成立無凋落者雖貴列三事未
嘗以勢傲鄉人訓子弟執禮於鄉長老維謹卒于嘉
靖丙申距生景泰壬申享年八十有五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傳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字克溫常州宜興人成化丁未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己酉授編脩丙辰同考禮部
試又充經筵講官 上初出閣兼司經局校書庚申
陞左春坊左中允辛酉轉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正
德丙寅召還纂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兼脩
玉牒丁卯主考順天府鄉試時逆瑾恃寵招權傾陷
正直第戒場以為臣不易命題瑾心已惡之又聞儼
家巨富陰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益怒謀襲
無所得會朝覲考覈外官以不根之語罷之瑾誅起
微錄 卷之三十六 手 更山

用仍舊職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壬申召還禮部
乙亥轉左侍郎持節冊封益府丙子陞南京禮部尚
書丁丑 武宗北幸宣天偕府部大臣上疏切諫以
正德十四年五月卒于位訃聞葬祭如例賜諡文肅
儼性方嚴操履清慎居鄉有士行闔門亦整肅當官
臨事期於自立秉經議禮多合古意為文章莊重簡
古詩詞清麗可誦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楊公慶行

狀 孫存

公諱廉字方震姓楊氏號月湖一號畏軒世家豫章之豐城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父諱崇號復菴仕終永州知府累贈南京禮部尚書母劉氏累贈夫人公幼穎悟絕倫書過目即了大義復菴公嘗學於康齋先生之高弟彭九韶其在桂林擢公就學不令作無益詩文與見異端書每令熟讀小學大學論孟中庸故公之學得於性理者自家庭始長游邑庠人咸器之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一戊戌秋徵錄 卷之三十一 手主 夏山錄

下第築室城南授徒講學復菴大書時習二字題其堂以示警丙午修縣志成丁未魁會試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謝病家居庚戌除南京戶科給事中奏行後湖查冊法與部參伍籍究根源弊盡革辛亥秋地震劾用事大臣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日講大學衍義時論建之兵部議洪武永樂年間黃冊公奏彼年黃冊不全暴之天下吏緣為奸但實查軍匠根源冊之祖也乞添造冊庫使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曬晾制曰可壬子秋上六事一經廷停罷時月令請官更直以俟召問二詔用言事請官不當限科道

拘年月三治蘇浙水患停織造四取恬退林下之人曾經薦舉者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未總言凡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駁正癸丑夏論吏部尚書王恕被誣 朝廷宜斥遠讒邪優禮大臣且言公卿中不可無恕冬丁劉夫人憂丙辰復除刑科冬上章請祠祀文清公薛瑄及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刊布天下有旨准行丁巳春上章論經筵日講為格心之學宜以一暴十寒為戒戊午春改南京兵科便迎養復菴公不欲往乃移祿歸養冬兩上章論黜陟謂布政使周瑛按察使周孟中僉事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三三 夏山錄

鴻儒知府張吉知州王雲鳳俱政績有聲宜照天順例賜楮幣宴禮部破格陞擢以收才望己未春應詔陳四事其二事申明日講衍義刪正條例前議其三均節力役謂濟寧沛縣之間宜增立夫版四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人之上夏上章論獄事乞叙復楊茂元盛應期秋西北有警陳言邊務三事冬關里災上章謂宜起廟宇一新更立木主以革夷教及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庚申夏上章乞蚤用周瑛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秋大同有警陳言六事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周程張朱楊茂元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

書張天棋監司竹監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辛酉
秋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謂 皇太子講讀須
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帝王
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官僚選其
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二三人日與 皇太子遊處
爲傳德保身之助甲子秋主浙江鄉試得人最多丙
寅再乞休未允丁卯春陞南京太僕少卿已巳春復
養君卒赴京領勘合乞致仕吏部以學行奏留辛未
秋釋服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冬陞順天府尹嘗書
公移簿曰爾當時旬病州縣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
歲徵餉如韓永熙立法之善今當局請看如何又書
晉陶侃唐劉宴事於壁扁公署後堂曰希包爲文記
之癸酉咸寧侯仇鉞太監張永都督白玉相繼奉命
出征車輛銀動以數千兩公以水旱蝗災不派於民
止借大興遞運所餘銀供之仍奏免派補緩急以濟
而民莫知爲之者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令農
民改換者納銀備賑請託亦因以已凡值鄉會二試
革舖戶和買之害免器皿借辦之擾皆官給之凡徵
稅則例解飲儀節悉加裁定工部題准天下吏農所
納銀兩類解本部補作正德八年原派物料公速解

補之後清寧宮災遂變初議盡取前銀以給造惟
順天得免本府收開例等銀一十二萬兩舊復拜過
轉解公立法銀非五十兩之外不得作二錠類解之
時但積算見數而已甲戌春應詔極言主上當一於
主敬以脩人事以弭天變奏入留中各屬歲辦無定
額公作底簿弊無所容昌平縣歲辦不前奏欲陞州
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
均車輛十分之四於三縣使不致偏重釐各官馬夫
之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
不得影射俱著於令乙亥春畫太極圖於府庠北壁
且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秋地
震上章言上下交修之道又論太廟祭祀已卯春上
章論巡幸者南京工部事繁雜著令官舉要一卷冬
聖駕幸南京有旨百官並戎服公奏諸臣僚冠服宜
如朝儀更請謁太廟俱從之自亥至巳凡五乞休俱
奉溫旨勉留 今上登極用廷臣薦陞南京禮部尚
書進太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答之是歲再乞休雖
優旨未允春注方隆而公引年益力 上曰卿才行
老成譽望素著新政之初方膺委任累疏乞休情辭
懇切特允所請寫勅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三石歲

撥人夫四名應用茲歸其願神保和以茂周壽考著
 書樂道以潤色太平公感激泣下歸乃扇其廳曰願
 保堂杜門謝事惟讀書教子而已居官及懸車終日
 手不釋卷嘗問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
 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見素林公薦公堪以輔導東
 官舉人劉君教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
 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
 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公漢嚴公謂公
 真積實踐而不事文具潛心當世之務而不為空言
 高吾陳公謂公天分極高雖於書無所不讀然居敬
 狀徵錄 卷之三十六 朱 史山館

窮理精思力踐則惟程朱之學為準故發於詩文因
 肆辯博充然有餘莊嚴簡勁確乎不惑河東之後惟
 先生焉間齋汪公謂公為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
 弗懈為文章必根於六經而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
 不究心生民利害之源吏治得失之故制禮作樂之
 要律曆算數之曠具有本末東山劉公謂公詩文非
 但筆力追古作而議論皆有本源有關名教自當名
 家皆確論也公天性孝友事親以養志為孝待弟姪
 如手足於伯兄寬齋友愛尤篤家居終日萃聚坐話
 多至夜分祁寒盛暑不輟也雅尚恬靜不逐時好位

升八座淡朴如韋布時素不嗜酒對客亦微醪而罷
 自處雖剛肅望之凜然及至接人則從容和氣無少
 長皆使可親就人在患難中者尤加閔恤癸丑大札
 有舉子旅白下者數病公朝夕往視及不藥具衣棺
 殯斂如禮其子姓世講不忘與人講學旁引曲證務
 令得聖賢指歸初為詩文出入古名家久之自成機
 輔鄉舉後四書五經之外雖諸子百家無不折衷其
 說而一意程朱之書晝誦夜思至忘寢食少未安反
 復根求必至於是而後已大要以敬為主直欲體之
 身心而見之行事焉迨尹京北災傷海至民不聊生
 狀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三 史山館

人咸為公難之公左提右挈纖悉畢舉其所罷行不
 獨可以濟畿內一時之急實可以布之久遠焉者癸
 酉冬存北上陽明王先生附書抵公稱為君子有用
 之學者以此平生著述有月湖稿七卷奏議劄記家
 規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
 要分類程氏遺書外書二程年表西銘劄通呈極經
 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深衣纂要大學衍義節
 略一卷類有發明於志道者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
 理學名臣言行錄各一部皆有補於據德者禮樂書
 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略算

一第... 卷之六

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要明醫錄各一卷皆有裨
於游藝者嘉靖甲申九月存自贛奔先人雙泉君喪
謁公表墓時已病猶力為之其表曰有本有末政教
兼舉又曰惟知正己不為詭隨其所許者皆所自得
者也亦徵其雖病而神定矣明年乙酉春正月存復
有所請公答之刺末自謂病作甚不能作書至亮之
二字則若筆敗然此殆絕筆也存得之悲公且不作
矣三月公疾劇寬齋亦病猶問慰不輟迨寬齋卒公
不食不言者已五日公家子政等不令知之忽有聞
遂淚下痛呼諸子亟往治其喪禮謂吾尚無恙也越
獻徵錄 卷之六 山人 吳山

十有三日政等泣請後事乃徐言曰汝輩讀書修行
毋玷前人沒後恤典自有聖制公論在行狀託孫性
甫銘表請於羅整菴費鵞湖也言訖而逝距生景泰
八年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是日黃霧四塞人
與之高吾公方巡撫江西與御史秦公鉞具以訃聞
上悼痛遣工部司務范廷儀管葬命江西布政司
右叅政馮公訓諭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

黃佐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
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
舉鄉薦以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襄然舉首入翰
林為庶吉士丁亥冬除編脩戊子春正月 朝廷舉
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懋謀諸同官黃仲昭莊泉
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
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
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
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
獻徵錄 卷之六 山人 吳山
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吾輩盍進諫焉越明日与二
人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 上怒左遷懋
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起復元臣言事坐貶時
人稱為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救 上頓悟命與仲昭
俱改南京大理寺評事既至留心職業日取刑書故
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平反庶獄老吏不如法所當執
雖貴卿莫奪也南俸入視北為縮例益以堂隸願直
之贏懋獨無所益二年考績省親予告尋擢福建按
察僉事間有番船銀礦屢為患懋建議許民與番互
市商夷兩便弛銀礦禁聽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

息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奉寧寇作梗陽為清戎
 往掩捕之寇悉就擒沙尤饑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
 散會與巡察不相得加之行部積勞觸瘴成疾因有
 去志考績至京遂疏求謝事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不
 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年四十一至家即杜門
 足不入城府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甘貧守道若
 將終身詣門請誨者無間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
 者稱曰楓山先生嘉遊將二十年廷臣論薦無虛日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以謝鐸為祭酒南以屬懋懋
 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業虛位以待及終制就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吳山陰

謹崇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之士翕然向風豪傑有
 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為得
 師姑蘇尤樾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懋懋之
 歸或以為言懋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
 之情也聞者歎服兩疏學政時政等諸宿弊皆不報
 凡再乞休不允正德改元陳勤 聖學隆繼述謹大
 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
 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進
 南京禮部侍郎又辭詔許致仕懋既退而逆瑾之難
 作縉紳相繼蒙禍人服其先見當道咸疏懋者儒宿

德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 今上登極詔陞南
 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構疾親朋
 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縷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
 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
 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列國名卿推許士
 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晦遂卒年八
 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
 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懋曾度夷坦與人言輒露肝
 膽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
 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吳山陰

否確乎不拔性寡嗜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
 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於
 道義一毫不慊萬鍾弗顧故自入翰林以至入座立
 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
 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
 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必露天焚香默
 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為禱民生利害輒為上官言
 之其學以關閩濂洛為宗本之自得非有傳授亦世
 所間見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
 精究而力行之不矜口耳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

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小大大以窮理小以慎獨謂政體益於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得者一時同志若羅倫謝鐸莊景陳獻章皆極推許諸人皆蚤世惟懋年踰大耄巍然獨存殆天佑之以壽斯道也然倫嘗立鄉約過嚴則移書責之其盡交誼如此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曰小技爾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無可也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為集說及刊宋史之繆患力不足而止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吳山館

生所著惟蘭谿金華神賢祠志及遺訓數卷而已子孫皆天役孫誥不慧年八十一始生子接既膺師典上優詔錄接為國子生先生在閩時歲序却桃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蓋以明志也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叅良模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願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輪乃姪朴菴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邵公寶神道碑銘 楊一清

錫山有鉅公家食為名士仕為名臣要其終為名儒曰邵公諱寶字國賢者予友西涯李文正公之門人也予以西涯故獲好于公久乃益習晚年予謝政公歸侍養鎮常郡相比歲時通問訊不絕然制于踪跡不及見去年嘉靖丁亥予在朝忽得守臣報則公亡矣公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齋又曰二泉學者稱為二泉先生文正公成化庚子主考南畿得公歸以詫于予曰吾得天下士舉甲辰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二 吳山館

進士出知河南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序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郟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徵戶部員外郎尚書委閱章奏進郎中太原周文端公華容劉忠宣公甚器重之 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

公筆以薦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為效先行檢
 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脩濂溪書院白于巡
 撫林公待用檄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
 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獄囚成
 豪惡殺人之獄出可矜疑者若干人正德丁卯遷浙
 江右布政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已巳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
 數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為動乃勒令致仕庚午瑾
 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
 僉都御史督處糧運及會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四

先是公以母太夫人老自為藩憲時屢奏乞終養格
 于例為侍郎再乞歸養俱不許壬申許歸省賜寶鑑
 四千緡以行抵家人疏終養始報可得疾尋愈年近
 六十朝夕侍親側承歡婉愉太夫人安其養年八十
 餘壽終公養親之暇深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為
 事求請者踵接于門碑版流播遍四方 今上嗣極
 大臣言官交薦公乃有南京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
 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且令有司以禮存問待
 親終用之比終太夫人之喪 天子且召用公而公
 病不可起矣大父諱錡父諱溥俱累贈嘉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楊氏累贈淑人母柯氏累封
 太淑人進太夫人配顧氏累封淑人生子男二曰德
 孫佛孫俱早卒今以族弟之子煦為嗣公居鄉厚隣
 睦族好為義舉里人薰而善長顧自公視之皆常行
 不及書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于純厚詩歌出入
 李杜間樂府有漢魏遺意所著學史簡端二錄為都
 憲吳公獻臣錄進他如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
 堂勿藥諸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其厄于火者莫得而
 詳也公生天順庚辰卒于嘉靖丁亥壽六十有八訃
 聞贈太子少保賜諡文莊諭祭營葬公平生操履端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五 吳山館

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不苟受篋中無長
 物唯圖書金石遺文而已公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
 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公性度端
 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遠色人或數百
 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
 假道學于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
 弗衰一時碩儒並以天下士稱之而憲臣有言于朝
 曰行追古人學方國士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立齋沈公
冬魁墓誌銘 李時

南京禮部尚書沈公歿予謬司秩宗嘆曰傷哉典刑
凋落鄉邦之戚也乃為具疏陳故尚書全節而終者
與祭葬如制 上優許之已而其子汝蘭持狀謂予
泣而言曰微先生孰圖吾先君不朽者敢以誌銘請
予與公既同鄉同朝又雅辱公愛誼不可辭乃志而
銘之志曰公諱冬魁字伯貞號立齋又號淳涯其先
吳興人也始肇迹河間則曰景先曰泉者公祖父父
也皆貴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大母趙母陸皆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六 吳山館
夫人蚤舉順天繼第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積勳員外
郎郎中擢順天府丞起艱太常少卿轉光祿太常卿
左副都御史巡視河南人為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
山廠尋改戶部避例復為工部遷南京禮部尚書居
五年致政 今上嘉重之錫月廩歲役表名德優易
退也於戲今沒矣年視耆靳三耳不忝考終矣公生
穎特甫深髮人見者業以非常目之而六歲即能讀
父書屬對應聲時時作警語眾咸異其給而能奇也
隨父省墓歸安年始十一凡道所經歷山水形勝州
邑名里略能憶誦之父喜曰兒能若是辨乎乃使就

學鄉先生鄉先生大加珍器其在弟子羣課業程益

弟子羣皆畏讓之未及舉而父卒悲恚泣曰兒而不

能及父存就一舉邪益感憤進業其樹志如此中書

操觚執槩閣相故刀筆畜之公獨以才望稱人不謂

以字進也公為中書母陸在都下所以致悅陸夫人

者左右甚備纂修會典及孝廟實錄成俱預有勞其

為光祿貶裁浮靡供億有藝疏節省事宜中弊反經

上日光祿卿議是其聽裁損焉其巡撫河南至則

先條列所欲興革摘示之河南榜示無不帖伏以為

真都御史云指揮石姓者素豪挾貨倚權璫為暴公

發其奸并劾權璫中右權璫加旨詰責甚峻公曰都
御史固知有法終不阿中旨脫有罪督捕嵩盧盜盡
平之捕鄆城盜又平之詔曰文事有武備者乃見有
沈冬魁其賜金帛若干濠庶人煽逆西江變告公防
禦繕績尤悉中州無恐雖不遇變而乘略預遠矣易
州故利府多豪猾中官乾沒漏削侍郎至不得有所
詰問或操繩約急輒訕構橫發公曰豈有為天子操
法明利復能顧刺譏者也竟濂理之舊常虧公幣賄
內貴積以為然公罷之自是出入羸縮廢私故稱祝
山廠廉正者有沈侍郎滿九載考加俸二級勅吏部

記其助於是 天子知公方嚮用之不欲煩以錢穀
乃拜南都之命公已絕意仕宦嘆曰吾年望懸與乃
復顧戀不能引決七尺軀哉乙酉疏乞休丙戌又疏
丁亥又再疏故遂不大用家居益產圻示坦時出俸
金供具廷感舊坐花行酒賦詩鼓琴瑟甚歡鄉人忘
其為禮部尚書云性孝友執喪中禮家故有產業城
東南門內盡舉以與弟無分也恂恂夷雅見者咸慕
悅之至秉權蒞事卓裁莫可訪奪蓋其天性然沒前
數日自制年譜於後事吁可謂定矣

歲後錄

卷之三十六

吳八

吳山

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顧公清墓誌銘

孫承恩

公諱清字士廉別號東江學者稱爲東江先生世居
於華亭城南古西湖之浹曾祖文理祖顯父瓊皆隱
德不仕後以公貴祖父俱贈禮部右侍郎祖妣沈妣
陸俱贈淑人公生而穎異九歲受小學過日成誦年
十五謁張莊簡公公以元老負重望卽衣冠出見退
語人曰大器也弱冠遊縣庠與錢太史鶴灘先生福
沈惟馨先生悅交最厚奮志於學鑽研討論廣聞羣
籍而業日進三人者藝皆頡頏而公獨以沉實勝羣

歲後錄

卷之三十六

吳九

吳山

者占其遠到尤爲督學司馬公聖所器重每期以公
輔家本儒素值歲侵有常情所不堪者而公安貧困
守有富家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爲所溺
毋狎物而爲所乘自少立志已如此四試不利不少
劉弘治壬子吳郡王文恪公主南畿試事閱公文曰
昔歐陽子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斯人也我固當讓
矣遂薦爲第一與論允愜明年癸丑長沙李文正公
主會試公名第二廷試吳文肅公爲掌卷官或欲導
公往見公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媿之竟不往洎
吳得公卷極力贊美以九重字失提寘二甲第一人

改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每試必在甲乙公與同年
毛文簡公澄羅文莊公欽順汪宗伯俊四人每以名
節自砥礪授編修與修大明會典丙辰巳未連同考
會試稱得人戊午秋滿進文林郎封父為編修母陸
張俱為孺人癸亥正月丁內艱三月以會典成進侍
讀正德初還朝與修 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
焦公芳與彭文思公隙欲誣其附以得進胎公以風
聞書公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敗
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方
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公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吳山館

考試乙亥掌院詔同內閣輔臣照例考察上疏辭免
不允九月有文綺之賜丙子四月秩滿進奉直大夫
加贈父為侍讀學士母陸為宜人尋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丁丑主考會試防
範嚴肅校文崇雅黜浮得士為盛奉命教庶吉士陶
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江右舒芬南廣倫以訓建
康陳沂貴溪汪佃西安許宗魯關中馬文簡汝驥至
今稱為一代名流又嘗教內書堂不結生徒不使與
子弟相接嘗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汗況近之
也餘姚謝文正公每稱其臨事有守以此時儲位尚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吳山館

詭而欲節畧者公不為動丁卯主南畿鄉試尋充經
筵講官前後進講義必稽古兼規諷時政辭旨剴直
多所裨益逆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公抗不為禮
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公絕不與通有
言公肯枉一刺即高位可致公叱曰吾足可輕動乎
且吾但知做吾官而已違知其他戊辰十月丁外艱
巳巳五月實錄成例當進秩瑾銜諸翰林素不加禮
因矯詔追諭會典事以不諳政事為名降編修尋調
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起庚午八月瑾誅還
侍讀辛未五月陞侍讀學士兼修玉牒甲戌主武舉

虛公疏請預定不報武宗數巡幸公屢疏請回鑾言
甚切是歲六月陞禮部右侍郎與宗伯毛文簡公協
心秉政會郊祀且追而駕猶未還公草疏數百言上
之上亦為感動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贈及再世如其
官蔭一孫入監讀書時宸濠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江
彬在側人情洶洶內閣會議疏請班師辛巳武宗崩
今 上入繼大統復命議迎駕冊立勸進頒詔易服
臨喪諸吉凶大禮公援古證今折衷羣言時以公所
議為得體從公居多公時譽望日起僉謂旦夕爰立
而有忌公欲傾之者嗾臺諫撫他人事誣公不根特

甚眾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公從容鎮靜因詔
 例自引退無少滯滯一時皆為公不平王文恪公方
 家居因作風聞論以雪之論一出而輿論益定於是
 南北臺諫程英朱光等四十餘人并撫按各上章論
 薦 上乃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公既歸自喜甚適
 絕意仕進不謂復有簡命不得已之任兩疏乞歸不
 允時望方屬公漸次柄用而公歸志已決疏益懇是
 秋得俞旨有歷事先朝講讀年久多劬勤勞既病篤
 懇辭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先是公以進徽號賀表
 上京師至東昌聞命有勛公謀以代進者公曰清被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二 曼山館

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
 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覲天顏得一拜闕門為幸乃
 抵德州與疾而進卒於河間府瀛海驛戊子閏十月
 二十九日也公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
 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嘆其忠勤始終敬畏
 不亂公之出處之槩如此自少至老與人一以誠於
 事侃侃不少貶非其人不與言可與言惟恐不盡已
 意至立朝當事王章國體鑿鑿具有根據若所著廟
 制服制私議諸皆可類推平生事皆實歷其言雖數
 十年不變一字凡事精思敏到即始要終如指諸掌

也恬於進取以退步為消謫忌長策不因遲速動意
 最受知李文正公間嘗表於公曰清在門下惟當退
 一步文正悵然曰誰肯道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梁
 文康公曰他人且及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
 五年學士而亦漠然故文正有始知衣鉢是家風之
 句蓋其高情雅致不汲汲於顯貴至於履被誣謗危
 禍且及而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嘗謂人曰人
 看聖賢太高故畏而不敢為然本無異要在自立耳
 又言人便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習勤事事必
 終勤之少逸即怫然曰事畢乃逸舍而求閒祗益忙
 耳先是公嘗戒子曰吾無補於時即死慎毋陳乞恆
 與以重吾過于奉命惟謹公卒之三年督學章公奏
 并巡按魏公有本從庠校羣議奉公入祀鄉賢復疏
 聞於朝下部議得俞旨賜葬如制謚文僖恩禮渥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三 曼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午塘閔公如霖行狀 袁燁

公諱如霖字師望午塘其號也公之先為汴人宋宣
慶中有將仕郎某者避兵亂徙家烏程之晟舍里將
仕三傳而為遜遜生性性生綬綬以孫莊懿公貴贈
官保刑部尚書生壽官復公曾祖也壽官生理理生
惠惠生公理惠皆以公貴贈禮部侍郎妣皆贈淑人
初公考於沈生公七年沒沈淑人亦相繼謝世舅
氏利公贊謀害之寘毒飲中公覺幸不死乃盡棄獨
跳身歸閔依從父檢校君片檢校使受詩塾師所據
經訓微指迎意輒解師謝不能教而去已而補郡庠
庶徵錄 卷之三十六 辛酉 吳山館
弟子員較於有司輒占高等嘉靖戊子舉於鄉壬辰
登進士第改庶吉士甲午授翰林院編修丙辰奉
詔充經筵展書官校錄御文并修宋史以大慶齋御
書使宗藩諸藩饋遺悉卻不受戊戌為會試同考官
尋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癸卯主應天鄉
試甲辰復主武舉試事乙巳以校錄御文并修宋史
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復奉 詔纂修會典無何請
告去告滿再起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陞太常寺卿
掌國子監祭酒事壬子拜禮部右侍郎轉左癸丑
景二府婚禮成 上嘉勞賜表裏鈔錠是年 上

天下進士若干人為庶吉士特命公以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往主教事明年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供
內撰文優眷方篤俄以歲疏微註免撰文公小心益
恭 上意亦釋丙辰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公上疏
自陳乞罷甚力有詔許致仕歸蓋歸踰年而後卒人
莫不稱完節云公寬大溫博與人交不為畛域然亦
未嘗苟同於人歷官清華不一踐繁劇而遇事能斷
在廷諸老往往以疑事質之二府婚禮時尚書歐陽
公方贊直右侍孫公奉使在外公獨與其事斟酌損
益咸當上心三典文衡較閱精審其所獎拔往往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辛酉 吳山館
文藝尺幅之外應天既設棟有在生某者詣公自言
公令誦其文誦未畢公抽所落卷示之議彈甚悉其
人媿服而去掌國學主於嚴身率物不為苛細六館
之士至今德之及教庶吉士嘗曰朝廷任我重矣不
及時與諸君子商論國家大故使知輔養所急顧今
雕鏤文字相夸示為工邪故是科最號得人留者皆
名士云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陸行狀

李本

南大宗伯季泉孫公者忠烈公之季子也其先蓋睦州人後唐明宗時三司使諱岳者史稱廉吏卒葬餘姚燭湖之北麓子孫因家焉傳七世至應時宋淳熙乙未進士通判邵武軍倡道東南學者稱燭湖先生從祀孔子廟而燭湖孫氏遂著又五世至原彝為山陰教諭原彝生銳公高祖也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曾祖溥祖新皆以忠烈公推恩贈禮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夫人忠烈公配楊夫人生三子伯堪都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六 曼山

同知以孝旌仲輝尚寶司卿季則公也諱陞字志高生而穎異髫髻即嗜書日記數千言讀史至名賢傳輒以自期尤喜為古文詞年十六補邑庠弟子時伯仲兩兄既入高等皆十年以長而公名與頡頏正德己卯忠烈公撫江右死逆濠之變兄弟聞訃誓死赴難廬墓茹素語在伯子旌孝集中御史韓君聞忠烈公三子賢一見禮重之尤獨奇公以為年少而才面試越王臺弔古文公頃刻立就數百言韓君語人曰此可與唐人滕王閣序並稱而孫季子之名動浙中矣嘉靖乙酉領鄉薦丁亥遊太學大司成今少師分

宜嚴公及上海陸公兩試皆首選而孫季子之名動京師時伯子官錦衣迎母夫人來就養公依焉京師士從遊者甚眾乙未舉進士當大廷之對進仁體保邦之說上親為批定賜以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初丙戌伯子舉武科第一至是人以文武及第為忠烈公之報云公性資純粹持重謹畏擇地而蹈日一公如書生絕不與他曹事見者皆指為公輔之器公嘗與修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乙巳晉右春坊中允嘗與修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事公諳於當世之故諸所供事不為曉曉辨而思致獨遠攷覈必精同事者以公可否占得失退戚嘆服歲時詞林為會分韻倡和公多首或和多先成眾隨響應詞采盈卷內江趙君贈公詩有季子文章伯王孫忠孝家之句時以為知言己酉晉大司成力以師道自任教先器識嘗念諸生性逸難制宜懸格使不犯乃署為二十二條執行之雖親貴關說弗聽至遇貧喪出粟為助人咸德之辛亥晉春官少宗伯上崇興右文視禮言於列曹加等今少傅華亭徐公為大宗伯而公左右之事咸得當嘗請行柅景府冠讀禮從之壬子 上命之舊邸所建元佑宮安神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七 曼山

祭告重孝思也公奉使惟謹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
供治甚具公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惟聲徹數
千里襄鄧間黃河之役民多菜色道遇荷鋤者停輿
問疾苦因述爲古詩數章遺守臣守臣亟下賑恤之
令御史績溪胡君爲鐫詩于石曰仁人之言利自溥
也癸丑竣事還改天官少宰無何以毋愛去伯子又
道喪公歸二喪執禮如喪忠烈公時廬墓茹素足跡
不履城市人罕覩其面撫按薦疏踵至丙辰徵爲少
宗伯旋改少宰公樂道人善察可用卽以白太宰不
欲其人知也視金帛雖毫末若將浼已人素信之故
秋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九 吳山館

如一日視屋漏如明庭對妻孥如大賓教諸子以身
爲訓嘗曰士立身務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
忘先烈毋墮家聲乃吾子也故諸子仕未仕讀書外
無他念若不知家人生殖計者孫氏雖宦族而忠烈
公以清白遺家獨貧公衣哺食淡一無所欲功名之
際每退讓不敢居交遊海內簡直寡合非其人不得
親然寔能容絕口不談人短又重義好施貧賤之交
後多賴公者同年翰撰韓君早卒公爲理後事撫嗣
子最厚嘗白於當事立坊著名以畢其志與華州王
君友善王君以地震卒公聞之太慟亟收其遺文叙
秋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九 吳山館

以傳王稿多訛夫惟公得其真能辨之古曰施恩於
不報公心行多類此公於六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
靡不究心爲文典實有體法兩漢詩宗漢魏其爲近
體法盛唐尤宗杜氏今傳詩文二千卷嗟夫德足風
世言能明志公之死而不朽者其在茲哉距生弘治
辛酉三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配韓氏贈夫人繼楊
氏封夫人子男五長卽鑣丙辰進士今任兵部職方
司員外郎次卽鑣癸丑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次鈞
戊午舉人次鑣官工次鑣尚幼

宗伯尹洞山先生臺傳

胡直

洞山先生尹氏諱憲字崇基吉永新人也其取號以居左有石山空洞故咸稱洞山先生云母劉太淑人夢神人饌美珠白粲始有姪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五歲受小學誦至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語作而指曰至言也聞者異之甫亂侍父少宰公某司訓吳縣業已慕故相王文恪尚書劉鐵柯二公心自負束髮又隨往潛嘉靖元年公卒于潛哭幾不生居喪如禮以孝聞戊子舉鄉書明年入南雍名震白門乙未登第肅皇帝御覽子大夫列十二卷者命與一甲並

欽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 洞山

梓行世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故相顧文康張文忠二公屢簡先生文與內江趙公更相雄稱二雋云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為力解諷令遣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脩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覲先生儀節迄不敢言饋事使竣登衡嶽窺金簡上祝融慨然思禹功而詠歌之追尋朱張軼步割俸建二賢祠辛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癸卯請乞終養三年劉太淑人即世又哭幾不生既襄事猶粥食大宰鄒

大司成兩文莊宮贊羅文恭數勸勿滅性始肉戊申除舊官乙酉同修大明會典庚戌復充會試同考試官策問及重臣權臣 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為之感動繇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能者進讒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中心怨次骨矣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彙裝器先生既分俸助又諭於嵩曰趙襄甚司業有衙舍馬皂願先趙嵩笑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中允管國子司業督六館生首在端習所獎拔多為名士辛亥

欽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洞山

以舊官兼翰林修撰回坊專理誥勅先生曰是所謂代天言也故其言務古雅不為偶麗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憚虜欲以款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鑿曰有如上怒逮君柰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壯之進卮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 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為對乃令庶臣世蕃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確辭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

年陞南祭酒嵩舉卮酒曰何以別不殺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願相公勿貽 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爲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謂嵩以請嵩諾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謀諸鄂懋卿鄂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猶知王抹楊竟莫知出先生也甲寅過家見邑士五科弗舉會文廟火乃相邑西廢署徙之捐百金贊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橋起五年歲舟玄潭期鄒文莊羅文恭三公及郡搢紳士無遠近咸集盡聽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

文淵閣

某代拜祭孔子廢臣以金花纓帶一與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其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弗憚乃論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爲畫無所之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乎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 莊皇即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爲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 上命同閣臣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二

文淵閣

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
 察與太宰王公黜陟惟允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
 方面朱君薛君為郎時以與嵩有郤部欲罷之有附
 嵩者部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會次
 當祝 萬壽節既至 上降溫旨賜銀綺復念舊直
 之勞出內帑緋羅衣一襲銀十五兩賜焉嵩迎上意
 故欲留北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詣闕進階通議大
 夫贈父祖如其官詔舉邊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曹
 公邦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為名臣癸亥陞南禮部
 尚書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及臺省諸司先生以
 狀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四 吳山館

非典裁之是時新政府與先生及趙公皆時昔同志
 相翼已而以事與二公異議黠者構蜚語間之內寅
 秋先生將以南尚書三年赴考御史王某乘風遂誣
 奏沮其行奉旨為民然有識者知為讒中相與愕曰
 清朝乃有是耶而言者亦竟以是取誦 今上元年
 詔起原任不允所辭介行與親族決曰吾感 主上
 知遇出即還耳未暮再疏乞骸骨遂歸先是嘗割腴
 田三百畝入社備賑復歸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
 四百畝給來學蓋先生早極崇信紫陽躋泰和羅文
 莊公獨至中年因有寤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

二公語合晚年益以明學術為首務讀書至老不倦
 為文槩主六經而體裁一半西京蓋自廷對已然詩
 歌儕建安天寶間無辨四方謁文者充戶所著詩文
 及永新志凡若干卷暇則借田畷野老談笑或乘筭
 與棹小艇夷猶江畔說者不知故上卿也已卯秋感
 疾既革無情容晨興櫛髮瞑目而薨年七十有四
 胡直曰吉郡昔繁甲第盛勛節乃若儒學則與自正
 嘉間蓋踔偉無前矣于時有子邑羅歐兩文莊安成
 鄒文莊吉水羅文恭永豐莊貞襄永新則有大宗伯
 洞山先生相與上下羽翼洙泗人謂吉郡後伊洛而
 狀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五 吳山館

盛豈不信哉直最晚出恒終以文字謁先生教訓履
 焉及丙辰乃出門下方文場啓彌封時先生目雖瞶
 佇說有直名則為忻躍揖謝房考者曰得士得士蓋
 先生為國憐才推轂海內士為世名卿者不鮮若尹
 秉衡劉顯武士中錚錚者耳先生亟為引重不遺餘
 力曰世所需也先生豈私樹人哉伯子參軍某又與
 直子締構因屬狀先生行事不敏狀之又懼文蕪不
 足傳乃著其大者為傳祝狀不能十之二三猶擬之
 耳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庭機神道碑銘

許學遠

公諱庭機字利仁別號肖泉林氏當五代時自洛陽
閩家濂江公會大父觀有隱德大父元美由制科刺
撫州俱累贈南京吏部尚書加贈太子太保工部尚
書父瀚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納母黃
累贈一品夫人母朱累贈夫人文安公舉九子皆貴
其仲為司空少保庭機其季為公公幼而敦敏年二
十舉于鄉三十成進士迺 肅皇帝臨軒選入讀中
秘書授檢討預修大明會典充甲辰春秋同考官已
而遷國子司業遷南京祭酒遷太常卿遷工侍改禮
侍遷工書改禮書以致政去公平生渾樸簡重澹然
寡嗜恣其於世之機變智巧非但不為而若不知雍
雍肅肅無繁縟之禮無伎葉之言確乎古之君子也
嘗在史局時伯子燦亦舉進士官檢討而邸第聯分
宜相君未嘗一私調或風之不動及為司成不數月
移奉常陽尊而陰抑之出分宜意公視之蔑如也今
制史官鮮煩以刑名錢穀水衡之事公兩任司空無
倦色居留都十有三載以考績三入京師會 穆廟
初基改秩宗而公從歸途乞骸骨如鴻翔鳳舉不復

可籠狎矣先是振武營軍變戕殺少司空于蔡街人

心淘淘銓部舉戶箠屬公公一鎮以靜不為隄防衆

亦寧帖諸郡國轉粟留儲屬邑一不至則不遣若稽

滯公救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竣即遣四方便之

京倉近水者易輸運爭事請託至露積充溢于外而

遠者或銖粒不入守空庾公置籌手自探之得偏及

諸主吏感泣曰微是吾屬餓死矣內府歲供器皿及

織造 御服費鉅萬計公稍裁其濫溢中貴人斂手

不敢爭工曹之權稅蕪關者多闕茸弊滋甚公請擇

才望給符檄郡邑廉辦吏為主進歲增額二萬餘諸

賦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七 曼山

所張弛厝注不動聲色而利國與民大都類此蓋公

曾次光潔信理而行無贖顧拘牽之態其績効反出

才臣上願世莫能盡知也公既請老杜門屏跡蕭然

如寒士時從賓客飲酒賦詩為歡未幾則伯子燦繼

公為宗伯會丁內艱謝不起公奉詔進階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父子八座完名全節海內榮焉伯子燦疽

卒公始忽忽不樂仲子煙因亟解組還侍庭闈甫數

月而公逝 天子賜祭葬如儀沒之日有巨星隕于

郊光芒燭天或者以為公之符也公性至孝友年十

四執文安公喪稱過戚事朱夫人最恭謹與其兄司

理貢士同居二十年門庭穆如撫孤姪無異已子濂
 江祖居煨特營構一字以收族人在宗廟不能婚葬
 者必力為周卹視人有急若蹈湯火雖涉嫌疑援之不
 避居未嘗彈射人而亦未嘗責報於人取與然諾一
 本至誠人靡不敬信之者姚江孫文恪嘗曰不技不
 求惟吾友為然莆田康司空同在史局額其齋居曰
 學林其為賢者所崇仰如是所著有世翰堂稿藏于
 家金陵許符卿先生論序甚悉大抵其文簡質而該
 涵春容大雅與近世蹊徑絕異詩遍盛唐不為鈞棘
 凌駕而典則雄渾趣自深長讀其詩若文可以想見
 其為人也公生正德丙寅五月初四日卒萬曆辛巳
 六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配李氏封夫人以孝
 謹慈惠稱先公七年卒賜祭葬子四長濂南京禮部
 尚書謚文恪次燧廣西按察司副使次光官生次拭
 庠生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 曼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璧東林公士章墓誌
 銘 于慎行

公姓林氏諱士章字德斐璧東其別號也上世為福
 清人出唐九牧之裔中葉有諱安者遷於漳浦之烏
 石山謂之烏石林氏人文蕃盛稱浦望族大父諱竦
 考公諱峰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大母柳母蔡皆贈淑人蔡淑人之姪
 公也所居寢室有赤光時見之兒時沉默聰穎志意
 不羣稍長博聞善記為文有大雅風嘉靖戊午舉於
 鄉明年已未升於秩宗廷對賜一甲第三人及第授
 翰林院編修當世廟末年詞臣待詔金馬多以供奉
 承恩公獨閉戶下帷沉潛經籍修飾矩度謝絕汎交
 意晏如也壬戌丁內艱歸丙寅除補故官先以宗人
 備計避不入闈至戊辰會試乃為分考得偕為多出
 則擢國子監司業大司成豫章王公公之座主也同
 為國師士侈談之王公務持大體而公佐以嚴密考
 課繩糾無所假貸諸生交心服焉己巳丁外艱歸壬
 申服除以久次起家南京國子監祭酒癸酉改北公
 為大司成繩矩如前而濟以敦大如王公法崇雅黜
 浮粹然一軌於正兩都人士蒸蒸嚮風矣念大學諸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 曼山館

生卒業而歸格於里選疏令從其省試欲請京兆所
司檄遣士多成就至今使之甲戌陞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故事從太學轉部少選乃兼北門
至公兩銜並拜時謂特恩其後率以為常矣丁丑改
左兼官如前時上旬御經筵公補講官重修會典為
副總裁公雅志獻納既列經緯思以啓沃自效早夜
訂正講義先期肄習齋宿祇畏如在御前入館考証
古今損益時宜史臣多受成焉請練朝典明習星曆
堪輿諸書在部六年朝堂陵廟日有修舉謀畫居間
諸司之政較如指掌有所主議吏人祇服會相國居
戎役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受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道中再疏陳情甚力得旨以尚書致
仕公故居邑城厭其喧囂乃卜郡郊東北之長橋風
氣淑美相而樂之因築小塢其間為池梁臺榭可以
遊觀潮汐往來林木映帶居然一名勝也平生被服
朴素儉於儒生亦無聲色之娛客至盤飧相對徜徉
山水談說古今有東臯栗里之風氣骨矯健精力過
人年幾八十飲啖步履有踰強壯立談縱縱常至夜
分蓋澄神習靜佐以調攝非獨得天厚也懸車高臥
可二十年士林羨之萬曆庚子卒卒之前期地震三
夕人以為異距生嘉靖甲申春秋七十有七矣守臣
侯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受山館

以狀聞 上為悼惜遣藩臣稱制臨祠者再中書舍
人持節治葬皆備物也

姜尚書寶小傳

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同兄案力學及遊荆川唐先生之門所聞益進荆川深期許之會試第三人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除編修時嚴相當國趨附之人昕夕如市廷善獨與同志數人約不時會聚相見各以身心世務相與請求切磋期于不負此日權門惡之出為四川提學僉事轉河南叅議陞福建提學副使其兩任提學敦尚行誼崇雅黜浮士風文體皆為之一變在河南處伊庶人事潛消不逞洛人賴之陞南太常少卿改右通政尋轉國子祭酒申飭

儀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

姜山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秦公鳴雷行狀

張鳳翼

公諱鳴雷字子豫別號華峰其先閩人也唐大順間徙台之黃巖東岡再徙臨海遂占籍為臨海人高祖世珙曾祖宗傳祖彥彬初宗傳未舉子適青島築庭下遺二卵遂生二子其小曰彥彬生五丈夫子長大參文次僉憲禮次樞次樹次侍御武僉憲娶包為南部郎時生公于公署公夙遭閔凶未滿月而失母甫五齡而喪父當是時大叅無子其配楊岐巖公遂子之公髫年即遊郡庠未幾而居大叅喪哀能成禮大

欽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

姜山

春為司寇副郎鳴夏為青宮中允楊夫人每舉以勗公公亦用自淬礪至癸卯會直指使者舒公江督學使者孔公天胤後先試士皆首公且遠大期之其秋遂領鄉薦甲辰成進士廷試閣臣擬公第七及 肅

皇親閱卷則首擢公次日以例調分宜分宜曰吾不敢貪天工君蓋 天子門生也因出御劄示公于是知平津不得專美于前云是年即授翰林院修撰泥金至台觀者填道而楊夫人亦用是以自慶無何楊夫人卒公奔訃哀毀一如所生不知其非所出也丁

未服闋仍前職是時 肅皇方事玄脩分命史官撰
 玄不次擢在位多染指焉公序當首推特先期請假
 戊申充同修會典官已酉充內書堂教習官庚戌充
 會試同考試官冬充冊封河南徽王副使王有江都
 膠西風不可以禮見公獨以得使職稱辛亥以六品
 考滿進授儒林郎母道得贈安人壬子順天鄉試京
 兆擬公副主考 肅皇指公名曰此吾所取狀元耶
 其蒙眷注如此丁巳春以九載考滿陞左春坊左諭
 德戊午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己未充廷試讀卷官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壬戌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事夏
 秋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午 吳山館

陞禮部右侍郎癸亥進左時 肅皇以顯廟產芝改
 廟名瑞芝設提點官應給開防有旨照太行山式鑄
 印局查無太行山式惶懼不知所為公令取本處文
 移摹認知為提點太行山關防即易以瑞芝廟字覆
 題稱旨僚屬相顧以為不可及長陵神道橋圯巨璫
 請改建計費十萬餘金中多謀自潤閣臣以陵寢大
 事未敢可否第擬旨禮工二部相度舉工大司空引
 物料工匠為已事而以經始屬公公唯唯率眾量基
 羣璫色喜計得矣已而命臺官擇日報日年月不利
 興造須二三年後乃可羣璫喪氣失色無可誰何司

空廉知公授旨臺官也歎曰翰林有人哉由是大宗
 伯每事多咨公其裨益良多類如此乙丑充會試知
 貢舉官公先後兩握文衡二典成均號稱多得士其
 彬彬顯當世者未暇枚舉若家宰陳公有年宮保梁
 公夢龍司馬王公一鵠太史習公孔教皆其甄拔而
 大學士王公錫爵尤所稱賞以大魁天下期之者也
 其藻鑑類如此丙寅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總枝 永樂大典尋推教習庶吉士適言官有承望
 風旨者詆辭侵公公即亟疏求去朝右多惜之而公
 怡然就道歸構白雲精舍以研書鴈詠自娛未嘗通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午 吳山館

一讀當路辛未以按院撫臺交薦起家南京禮部右
 侍郎未行陞本部尚書先是太醫院欽天監四夷館
 等員每歲屬禮部考校黜陟因之然多請要人關說
 不如意則媒孽生謗故掌院者多寢閣不行公獨為
 鎖部嚴試之試畢即率僚屬校閱不踰時而案成中
 外翕服無容訾議是冬以入賀行壬申復任適 穆
 宗登遐典禮叢省臺省畿輔來就質者旁午于道公
 稽古援今舉莊脩墜時論允協故事南京聞詔後禮
 卿率百僚上疏慰安一如北京例公言南都聞詔已
 匝月既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比輦轂下哭臨時禮力

主罷識者避之明年 今天子踐祚改元其祖考以
 覃恩得贈如其官妣配俱夫人公慨然以知足自命
 上疏乞休未報會省中復有侵公者公求去益力遂
 得賜允然所論公特以影響家宰楊公博覽疏有一
 時偶與時違遂成多口其以直道不合去榮可知矣
 抵家矢口不言其故有問之漫應之曰四時之序成
 功者退蓋不欲人知以江陵故也丙子刺史君約獲
 雋京闈是年冬趙夫人卒以疏請得 旨全給祭葬
 丁丑冬克輿事已卯春參軍紳以乞得補廩方是時
 公優游家食乘肩輿遊覽山水間若齊雲巖石梁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六 吳山續

大姥皆寓日焉癸巳春命駕武林與家宰張公選勝
 西湖飄然神仙中人也歷長夏猶強健能飛鷲為卜
 夜歡至是稍作寒熱竟逝悲夫公天性孝友以所
 生事所後而又未嘗以所後後所生舉凡祭掃封樹
 之費皆身任之一不以累其族人事三兄篤友于之
 愛至賻寡嫂撫猶子尤致意焉嘗曰孝弟豈必盡如
 臥冰泣竹灼艾同被哉盡心焉耳方刺史之再射進
 士策不中也公馳書趣令調選云士貴奉職盡節官
 下豈必一第為光榮刺史由是就銓領州遵公命也
 而參軍亦次第受所應得官蓋身既退而復以宣力

報國責之後人矣公居鄉樂易不為城府若無有科
 名爵秩者子孫有過微示顏色如萬石君不苛責也
 至減獲罪慝亦務捨覆之風敦友誼而于我曠之義
 尤篤若經紀何君琰喪其一徵矣嘗肩輿入市有塵
 扉礙車蓋者其人趣下之已而知為公曰吾以為他
 宦若秦尚書固可無下渠不我誼也蓋以寬厚孚里
 中有素矣公自處甚約而周人之急則弗靳自奉頗
 儉而宴客必期于豐既翔貴仍諸生時居而于先塋
 則務飭豐碑饗堂輝映雲日所謂豐約適宜者非耶
 親友里吏誦未嘗輕為執事筆及遇凶歲則汲汲以
 賑濟平糶調租請不特出私廩以給待哺作備粥以
 起溝瘠而已公自少至老奇徵異兆神乩人夢種種
 奇中至石移星隕尤聳觀聽特恐冒左氏好誣之嫌
 不縷述然生為嶽降沒為列星公非其人哉訃上聞
 天子為之嗟悼予祭二壇勅守道大參吳公獻台
 行事制曰射策大廷本 肅皇之親權弭彤中禁綜
 昭代之舊章又曰正席兩朝作模多士敦正已率物
 之規收以人事君之效階八座以延登決一辭而勇
 退絲綸之出諒非虛美立朝大節槩乎有徵矣公博
 綜羣籍自黃炎而下涉歷代泊國朝故實鈎引貫穿

舉大包小文宗兩漢詩宗晉唐皆直舒性靈不作鉤
棘語書法師心而適勁自具意態所著集若干卷行
於世卒于萬曆癸巳之七月七日距其生戊寅二月
二日享年七十有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終

庚子

卷三十一

終

焦山